三集文汇编

二〇〇六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一册目錄

史地類

名臣別傳

增訂歐陽文忠公年譜一卷……清　華孳亨撰　昭代　一
司馬溫國文正公年譜八卷末一卷遺事一卷……清　顧棟高輯　求恕齋　三七
吳次尾先生集傳年譜一卷……清　劉世珩編　貴池先哲　二〇七
王文簡公行狀一卷……清　王壽昌等撰　雪堂　二三三
楊文憲公年譜一卷……清　簡紹芳編次　古棠書屋　二四九
介山自定年譜一卷……清　程　封改輯　屏廬　二六五
金剛愍公表忠錄一卷……清　金頤增輯　屏廬　二八三
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八卷……民　金　越重輯　郎園　三二一
石林遺事三卷附錄一卷……民　葉德輝輯　郎園　四八七
左忠毅公年譜定本二卷……民　馬其昶纂　集虛草堂　五四五
袁崇煥傳一卷附錄一卷……民　張伯楨撰　滄海　五七三
南海康先生傳一卷……民　張伯楨撰　滄海　六七三

官吏別傳

鶴皐年譜一卷……清　祁韻士自撰　山右　七一五
趙客卓先生年譜紀略一卷……清　呂元亮撰　百爵齋　七二五

尹楚珍年譜一卷……清　尹壯圖自撰　雲南　七四七
忠文靖節編一卷……清　尹佩恩續編　昭代　七六七
張義潮傳一卷……民　羅振玉撰　雪堂　七七五

增訂歐陽文忠公年譜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輯

增訂歐陽文忠公年譜

無錫華孳亨葦軒著

公諱修字永叔先世居長沙太子率更令詢詢子司禮卿通顯于唐通曾孫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廬陵吉州首縣十六傳至公之祖偃始居吉水之沙溪鎮至和二年析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隸永豐遂爲永豐人曾祖郴字可封南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贈代叢書 丙集補 增訂歐陽文忠公年譜 卷三 十 世楷堂藏板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累封楚國太夫人祖偃南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太夫人考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人

丁未眞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寅時公生

時鄭公爲綿州軍事推官而前五月丙申朔此當是戊申月乙卯日戊寅時

庚戌大中祥符三年公四歲

鄭公終于泰州叔父煜時任隨州推官煜字日華終郡官員外郎太夫人攜公往依之嘗謂公曰兒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似爾父也公雖幼己知母言之悲與叔父之親矣自是家于隨州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于衣食嘗以荻畫地教公書字嵌鄭公之卒年五十九而太夫人始二十晒日修疑鄭公尚有原配晒是其所出與公年正相若往隨之日晒又安在也公與韓魏公簡云秋門集不聞有前母若晒爲太夫人所出與公年正相若往隨之日晒又安在也公與韓魏公簡云秋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與皇考焚黃祭文云謹遣兄之子尚陵縣尉嗣立以告又公與十二姪通理十三姪奉職書諄諄告戒如父子此二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增訂歐陽文忠公年譜 卷三 二 世楷堂藏板

人非同生不知誰爲嗣立亦不知人之父爲誰姑識所疑以俟知者

辛亥大中祥符四年公五歲

葬鄭公于沙溪之瀧岡

丙辰大中祥符九年公十歲

在隨家益貧常借書抄抄未畢而已成誦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公多游其家于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至晝夜忘寢食爲詩賦下筆已如成人叔父見之謂太夫人曰兒無以家貧子幼爲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

日必名重當世

癸亥仁宗天聖元年公十七歲

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曰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鬬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己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丙寅天聖四年公二十歲

自隨州薦名禮部

丁卯天聖五年公二十一歲

試禮部不中

戊辰天聖六年公二十二歲

攜文謁胥學士偃于漢陽胥公大奇之留置門下

冬攜公泛江如京師按公與才翁純書叙感胥公以文章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迎于陳氏公舊譜每歲列其著述考文詞之先後今所傳譜係郡人胡柯編次皆刪去惟目錄于每篇之下題所撰年月或據漏或訛茲詳閱本文參稽史傳倣舊譜之意存其什一始于是年以前此俱不可考也智蠙上人游南嶽五言律會聖宮頌伐樹記

壬申明道元年公二十六歲

二月同楊子聰張應之陳經秀才游嵩山秋行縣視旱蝗九月通判謝絳希深奉詔書御香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公與楊子聰分攝而尹師魯王幾道適至遂約同游十二

已已天聖七年公二十三歲

日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十三日至緱嶺尋子晉祠陟轅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十四日五鼓朝服行禮遂謁新宮拜眞宗御容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卻車徒輕裝以行登太室中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觀蔽巖壁遂窺玉女窗搗衣石逍遥至八仙壇憩三醉石日昃抵峻極上院踦封禪壇下瞰羣峯向所跋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夕宿東峯頂上會幾望大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閒慮五人者相與岸幘襥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夜分少就枕以息十五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十六日訪石堂山紫雲洞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險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見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疑古蒼薛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問道士及近居之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十七日緣伊流陟香山上上方飲于八節灘上自峻極中院至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閒者十有四處

題十一首五言古　伊川獨游　嵩山十二首
雨後獨行洛北五言律　陪府中諸官游城南
緱氏縣作　又行次　河南王尉西齋　張主簿東齋　和游午橋莊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五言排律　游龍門分題四首五言絕　送陳經秀才序　送楊聖俞歸河陽序　叢翠亭記　書梅聖俞稾後

癸酉明道二年公二十七歲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　三月還洛　夫人胥氏卒年始十七時生子未踰月　九月莊獻劉后莊懿李后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　十二月進階承奉郎鞏縣初見黃河七言古送楊子聰戶曹序　送廖倚歸衡山七言古

序　李秀才東園亭記　東齋記　上范司諫書　與郭秀才書　與張秀才第一書　第二書

甲戌景祐元年公二十八歲

三月西京秩滿歸襄城　五月如京師會前酉守王文康公曙入樞府薦召試學士院先是公在河南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曰勘兵士何謂未知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不須疑公不可一夜文康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及文康召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
遂有是薦　閏六月乙酉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
三館祕閣所藏書多脫謬七月庚辰詔委官編定
倣開元四部著爲總目公預焉　是歲再娶諫議
大夫楊公大雅女春日獨游上林苑後亭見櫻桃
五言律一絕至香山憶謝學士　送王汲宰藍田　罷官西京同寄河南張主
簿　雜彭婆値雨投驛汝驛同寄張九屯田司錄
行至樗澗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夏侯
武陟尉伊川獨游　苔西京王相公書　投時
相書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代楊推官
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謝

世楷堂藏板

權勸啟　尚書職方郎中
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乙亥景祐二年公二十九歲

七月公同產妹之夫張龜正死于襄城謁告視之

九月夫人楊氏卒年始十八　十一月詔錄五代及
諸國後時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介未至論朱梁
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坐罷公貽書責中丞杜公衍
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
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
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黜介而他舉亦必擇
賢夫賢者固好辨又有言則又黜而他舉乎如此
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杜公不能用與石
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上杜中丞書　推官
襄州燕龍圖惠詩啓　謝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謝
丙子景祐三年公三十歲
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落職知饒
州公過司諫高若訥于余襄公靖家若訥非短范
公以爲宜貶公歸貽書責之謂不知人間有羞恥
事若訥怒上其書五月戊戌貶峽州夷陵令既而
余襄公尹師魯皆連坐被貶蔡襄君謨爲四賢一

世楷堂藏板

不肖詩以美公及范尹俞而譏若訥都人傳寫洛
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于幽州
館公自京師沿汴絕淮泝江奉母夫人赴貶所有
于役志　十月至夷陵與尹師魯書有云昨日因
參轉運使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
時師魯簡中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懼責人太
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五六十年
來沈默畏懼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竄
謫老婢亦相驚怪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之但問

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亦是不慣見事人也然吾輩亦當絕口不及前事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黃楊樹子賦初出眞州泛大江作七言律詩冬至後三日陪丁元珍游東山寺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丁元珍初至夷陵苦無事因將五七言排律百韻寄呈江行瞻雁七言絕句追述夷陵事姑附于此三月謁告至許昌聚蘇子美見寄五言排律百韻送之後公十八年卒累官至尚書屋部員外郎知蘇州先春亭記封岐國太夫人薛簡肅公墓誌銘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謝希深文集序

丁丑景祐四年公三十一歲

正月有書與師魯約分撰五代史明年與李淑書云收拾綴緝粗若有成首尾頗倒未有卷第嘉祐五年知制誥范鎮奏取公五代史付唐書局繕寫上進公辭云往世藏板

任夷陵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詮次未成云以此知公撰著五代史始于是年公于宋祁尚不忍沒何況師魯知實未分任也

張舜民芸叟嘗問公曰學者之見先生皆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狗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以夷陵荒遠孀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係此

戊寅寶元元年十一月改元公三十二歲

三月赴乾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夭送京西提點刑獄張

己卯寶元二年公三十三歲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出守鄧州梅聖俞將宰襄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往會聖俞旬日而還

月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自乾德
奉母夫人特次于南陽　冬暫如襄城薛質夫墓誌銘
庚辰康定元年二月改元公三十四歲
春至滑州會范公復起經略陝西辟公掌牋奏時
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
四時有所施爲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
士之樂從者眾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
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公與聖俞簡云
安撫兄辟不行非催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
害奉親朋黨蓋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

召當陵奏遂不去矣公
荅范公書亦見此意
閱校勘修崇文總目　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
同修禮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詣通進司上書爲三策
以料賊情又言四五十萬之人連年坐食關西已
重困一旦水旱必起爲盜謹上便宜三事一曰通
漕運二曰盡地利三曰權商賈三術並施以足財
用而紓西人然後賊可圖書凡四千餘言　是歲
子發生　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興廢文物旁及天文地理不悉究宮至殿中丞宋史附公傳後　贈杜默

五言古　送任處士歸太原　通進司上皇帝書
縱囚論　原弊　怪竹辨　荅陳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荅吳充秀才書　與王景純學士書　與陳員外書　張子野墓誌銘　祭謝希深文

辛巳慶秝元年公三十五歲
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許之　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罔依舊供職　十一月丙寅祀南郊攝太常博士引終獻　十二月加騎都尉　己丑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哭曼卿五言古　送孔秀才游河北　聖俞會飲七言古　釋惟儼文集序　石曼卿墓表

壬午慶秝二年公三十六歲
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　三月丙辰御試進士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首指陳時政之闕
賜敕書獎諭　四月丙子復差同知禮院　契丹
追泛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
危之公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
五月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書言三弊
五事力陳當時之患　八月請外　九月通判滑
州　十月至　荅朱宋捕蝗詩七言古上書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本論三首　爲君難論二首　釋祕演詩集序
送曾鞏秀才序　御書閣記　畫舫齋記　翰
林侍讀學士給事
中梅公墓誌銘

癸未慶秝三年公三十七歲

仁宗思廣言路增諫官爲四員擇用端鯁公首被
其選三月召還癸巳轉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七月上言參知政事王擧正懦默不任事范仲
淹有相材請罷擧正而用仲淹從之洎范公與杜
韓富同輔政公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既而仁
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又開天章閣召見使

其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謝亦上當世之務十餘
條及安邊十三策公復上言仲淹等所奏必先絕
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恐姦邪
時有讒沮則事不成宜力主張勿爲浮言所奪
九月戊辰賜緋衣銀魚　已同詳定國朝勳臣
名次　丙戌同修三朝典故　十月戊申擢同修
起居注　公上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徧知
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中選强
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
者及老病不才者皆以朱書于姓名之下其中材
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仲淹弼因請詔
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使皆兼領按察卽委使
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罷之于是張昪
之王貴沈邈施昌言李絢等皆與其選　淮南轉
運使呂紹寧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納以彰
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姦吏刻剝之意　杜杞爲京

西轉運使與蔡稟同治賊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
若不相叶同各出異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
成敗誤兼聞稟處置多未合宜恐別致生變乞早
抽回從之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　澧州進柿
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
太平之象又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
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
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
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　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
誥公辭辛丑有旨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
諫職賜三品服宋知制誥不試直授者楊文公陳
文惠及公三人而已公既典制誥

九務敦大體初作勸農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　丁未同詳定編敕　立春祭西太一宮爲獻官詩例賜紫章服　張美人方有寵因生皇女染綫羅八千疋公言當此苦寒破冰染練供應艱辛況枉費財物不過支散與衆人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廣散何益又內降張氏親戚恩澤太頻皆可減罷極陳近年女寵驕恣以致禍敗欲愛惜保全張氏宜常令謙儉不至驕盈皆人所不敢言者　是歲元昊上書請和公力言不可許如乞集百官廷議乞以五問詰大臣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不當稱兀卒華言祖論元昊來人乞不賜御筵乞不令朝臣館伴乞令龐籍與元昊力爭所占延州侵地乞密諭邊臣以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絕其顧望早爲準備論狄青使公用錢乞不根勘今用人之際如青忠勇材武無二兩人豈可因些小公用錢白將青等爲賊拘囚又言方今急須良將及軍中白可求將之法因事論列章十餘上大抵言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小人但欲偷安無事因進其邪佞蔽亂聰明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惟斷自宸衷決定大義則社稷之福若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若通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患轉深若北戎攬爲已功過有邀求是暫息小患于關西復生大患于河北不若勿和之愈　又奏言禦盜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時陝西用兵久京東西盜賊羣起中外騷然仁宗銳于求治公自入諫院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每入對必爲上分別君子小人切切無頼避人疾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額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七言古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論北虜暗入文字劄子　論江淮宮吏劄子　論西賊宜如裁損劄子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劄子　論元昊來人張范仲淹富弼等行市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朝廷劄子　論美人張氏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劄子　論元昊來人張范仲淹富弼等行市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朝廷劄子　論美人張氏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劄子　論元昊來人張范仲淹富弼等行市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朝廷劄子　論美人張氏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劄子　論元昊來人張范仲淹富弼等行市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朝廷劄子　論美人張氏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劄子　論元昊來人張范仲淹富弼等行市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朝廷劄子　論美人張氏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畫像記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謝知制誥表　王彥章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甲申慶曆四年公三十八歲

正月荆王元儼卒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公言儉葬古人之美節今避儉葬不可節費置喪而待有物之年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言之太過今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于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且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仁宗然之有旨節減浮費而葬　前公乞選差按察使糺舉州縣官吏而朝廷重于特遣惟詔諸路轉運使兼領按察轉運使多不才不能舉職按察空名久而寖廢公奏言臣之前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以救民急病譬農夫治田蒿萊蕪穢必先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力行澄汰待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糺舉今特遣之使如从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異事也謹條陳

凡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　王堯臣爲三司使有爲無名詩中傷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絶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敕出賞錢官爵購募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敕榜出自此遂絶以上二條奏狀目錄註慶曆五年詳味本文當在是年未奉使河東之前　慶曆聖德詩有曰羣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斥夏竦也竦深恨之遂與其徒造爲黨論目公與范杜等爲黨互相煽惑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然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治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鼓院　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生辰使御筵于都亭驛　己亥命公使河東計度廢麟州及盜

鑄鐵錢并罷課斛額利害時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遂請廢麟州或請徙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公奏曰麟州天險不可失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爲孤壘矣往時賊猶在二三百里外五寨廢則夾河對岸皆其巢穴泛舟踐水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州縣豈得晏然今若不減寨卒只于建寧置一千人鎮川中堧百勝各留五百餘兵徙屯清塞堡此堡最在近東屯兵可就保德軍請糧不煩輸運過河供饋有警呼集則四寨相去百里亦不失應援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麟州遂得不廢　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竝邊民田始潘美患虜時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自後虜盜耕不已請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一二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饑飽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虜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己沮撓人之其後卒如公請　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如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　七月還京師　八月甲午保州軍叛天子念非公不能定契丹盛兵雲州聲言討西夏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癸卯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諫官蔡襄孫甫請留公不許陛辭上面諭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上曰但言之勿以中外爲間　保州賊平總管

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等亦往往效之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勘亮恐懼立令送出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之上下務在姑息公乞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　九月三朝典故書成以公嘗預編纂賜詔獎諭　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守居園池七言古　晉祠　再至西都七言古　水谷夜行寄子美　聖俞五言古　終論張子野恩賞太頻劄子　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厮囉劄子　論葬荊王一行事劄子　論葬荊王劄子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城事宜乞保全劉滬劉子再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劉子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劉子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劉子請耕禁地劉子傷毀近臣狀再論按察官吏狀劉三媿事狀論禁止無名了州學記與尹師魯第四書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乙酉慶曆五年公三十九歲

正月眞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初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公適移鎮與富公遇于內黃富公夜半屏人以告公曰禍莫大于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免奈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事既參差則必生變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鎭州必不從命遂止時富公方大閱河北軍情千是京師禁兵亟專權自作威福已收河北之兵譖者因曰富弼擅命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敏公力沮殺降之議禍且不測然則公一言不但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于大禍也公外制集

序云明年秋余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榜知成德軍事按朱史慶曆四年八月以富公遇內黃當宣撫使五年正月罷以此知公與富公實錄公本傳以宣撫使爲夏竦恐在是月也神宗不可從朱史田況傳言平保州況功最多以坑降卒晚得無子之報即公所云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者也

契丹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治谷地界公上言銀坊險要若爲其所侵則我腹背受敵此兵法必爭之地也況違誓約彼曲我直何故不爭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憂懼名近而實殊憂者深思竭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措置多失其機由

懼虜之意過深也臣謂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合則必爲我患此深可憂宜舉材擇能早思禦備之策至于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虜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湯則亦聞四而未敢殺朝廷宜速降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旦夕之閒機不可失　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理財產所出兵糧器械教閱陣法一一別爲圖籍譜四路之事如在

貳陸壹册88版

目前或問公曰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職吾所媿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數邊州賴之于磁相二州置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乃一一條列偏貽書于執政將大爲經畫未盡行而公罷去　三月以杜范諸公相繼罷政慨然上牀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爲朋黨則可盡逐大臣已被主知蒙信任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竊爲陛下惜之用事者深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法竄正前妻之女四歲失父公妹鬻之以歸既笄公以嫁族子歐陽晟至是以失行繫獄諫官錢明逸因以劾公下開封鞫治府尹楊日

嚴觀望傅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劾實無他安世曰不如鍛鍊就昭明正色曰上令某監劾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公遂得免猶坐用張氏奩中物貿田立歐陽氏券八月甲戌落龍圖閣直學士左遷知制誥知滁州

十月甲戌至滁州　是歲子奕生

林間鳩寄內五言古　留題鎮陽潭園　常寺丞班班

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七言古　初伏日招王幾

道小飲　永陽大雪　席上送劉都官字仲純太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省府推判官等狀　論契丹侵地界狀

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契丹侵地界狀

滁州謝上表　外制集序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

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

丙戌慶秝六年公四十歲

滁地僻而事簡公因其俗而善道之其設施井然而與民不擾滁人愛公若父母焉州南百步許有山曰豐山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名引泉爲池作亭其上號豐樂亭州之西南曰琅琊山巖谷深遠有溪自兩峯夾流而下曰釀泉公自號醉翁作亭于泉上每暇日或獨游或攜賓客觴詠于

二亭滁人望公若神仙焉公之生滁人已爲立祠及州守王禹偁張方平曾鞏蘇軾至今猶在浙琅琊山五賢祠祀公而琅琊山五賢祠記讀徂徠集幽谷亭秋晚凝翠亭題滁州醉翁亭歸七言古幽谷晚飲送章生東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菱谿石記偃虹隄記岐與曾鞏論氏族書菱谿大石

碑銘

丁亥歲秋七年公四十一蒞

游琅琊山有詩曰洞門常自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右歸雲洞空山雪消谿水漲游客渡谿橫古槎不知谿源來遠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

近但見流出山中花右琅琊谿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我來攜酒醉其下卧看千峯秋月明右石屏路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閒來興盡歸右琊春亭公于斯時悠然自得會心獨遠非惟負謗謫官不足爲公累而胸中浩然如此宜發爲文章雍容敷愉而筆力高妙覽當年高致猶宛然在日也　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是歲

子棐生棐字叔弼邵康節先生高弟實覽強記能文詞二十一成進士公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公自作也知襄州崇州皆有政聲官至朝奉大夫右司郎中坐元祐黨籍廢宋史附公傳後

重讀徂徠集五言古拜赦言古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紫石屏歌七言古贈琅琊山六題七言絕三首判官幽谷梔花送張生七言律琅琊山六題七言絕豐樂亭小飲希顏堂手種菊花十月始雨祭漢高皇帝文豐樂亭游春

戊子慶秝八年公四十二歲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二月庚寅至郡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禮按醫書述病症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不如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疏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愈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施設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而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揚州故大郡多事公至數日事十簡五六比三月衙齋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簡者不爲煩碎耳議者以爲知言（後歷南京青州諸郡皆然）建無雙亭于城東以州有瓊花一株天下無雙也建平山堂于城西北據蜀岡臨邗江名勝爲淮南第一左右竹樹參天坐者忘暑公嘗携客堂中遣人走邵伯折荷花百朵插四坐以花傳客飲酒往往載月而歸後數年公過揚州賦朝中措詞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蓋不勝今昔之感云（揚州亦有公生祠）

谷見寄七言律（答謝判官閻游別滁七言絕）海陵許氏南園記　尹師魯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連處士墓表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己丑皇祐元年公四十三歲

正月丙午移知潁州　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湖之勝將卜居焉　值歲凶奏免黃河夫役得全者萬餘家修陂溉田民賴其利　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　八月辛未復龍圖閣直學士　是歲子辯生

庚寅皇祐二年公四十四歲

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　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　是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聚星堂紫薇花五言古　竹間亭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　寄聖俞七言律　新雨曉過湖上七言古　謝上表

茶譜傳　茶李大臨學士書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辛卯皇祐三年公四十五歲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來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蜂起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由是造爲語言達于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閒得俚語謂公爲照天蠟燭還奏之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七言古　東園記　蘇氏文集序　潁州

壬辰皇祐四年公四十六歲

三月壬戌丁太夫人憂歸潁州　四月起復舊官

公固辭許之　是歲有與十二姪通理簡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竝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

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闕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

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　蘇內翰軾題其後曰凡人勉強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一簡云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騖者初官宜少安之　聚資政范公文

癸巳皇祐五年公四十七歲

八月護太夫人喪歸葬瀧岡胥楊二夫人祔焉二人誌門人徐無黨焦千之秉筆　是冬復至潁州七賢畫序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甲午至和元年三月改元公四十八歲

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　六月癸巳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矣爲小官時則有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且未要去　七月甲戌權判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奏請汰內臣以激眾怒判銓甫六日有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嘗救之私也

戊子遂出公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爲公辨明
不報知諫院范鎭一再極言上悟會參知政事劉
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公遂止　八月丙午沆
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　上問公翰林學士有人
未沆曰見商量上曰歐陽修不止一好差遣亦好
翰林學士便可替曾公亮九月辛酉拜公翰林
學士壬戌兼史館修撰又差勾當三班院上嘗問
公以唐學士院鈴索故事將議臨幸其于眷待之
意甚厚　十月乙己朝饗景靈宮天興殿攝侍中
捧盤取水　十二月庚戌臘饗孝惠孝章淑德章
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送徐生之澠池七言古
陰固而有威七言律　謝宣召入翰林表　送徐
無黨南歸序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
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
道碑銘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
君墓誌銘

乙未至和三年公四十九歲

仁宗嘗閒行舉首見御閣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
作左右以公對卽悉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
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
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
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內官梁宴嘗爲公言春帖子
詞云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
法新春及濕成皇后閤帖子云君王念舊憐遺族
常使無權保厥家宮中人人能誦之　三月同孫
抃考試諸司諸監人吏　六月己丑上書論宰相
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
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留公七
月戊午復領舊職　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夫充
賀契丹國母生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契丹主
殂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以往契丹使其貴臣
陳留郡王宗愿惕隱大王宗熙並封契丹北宰相蕭
知足蕃官中最高者尙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太皇太后弟　來
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公名重故爾送伴使邱律元
寧言自來不曾如此一併差近上親賞大臣押宴

十二月庚戌宿虜界松山風吹沙七言古　奉
寄子華舍人持國延評七言律　自代對月
未蒙聽允書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謝
賜入學士行兵部尙書西京留守判臺諫官言事
晏公神道碑銘　尙書吏部員外郎張君墓表

丙申嘉祐元年 九月改元 公五十歲

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錄　公未使北時河患方急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陳恭公當國主其議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罷新宰相用李仲昌議欲開商胡入六塔河公復上疏爭之武臣掌樞密而得軍情不惟于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寺知陳州

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今六塔功大難成雖成欲其久遠不決必無是理況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必橫流散溢濱棣德

博齊州之界咸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不聽河纔成而決（按通鑑河決在四月溺兵夫漂

朝謁眞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　九月

辛卯大慶殿行恭謝禮爲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

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

十一月賈昌朝爲樞密使公言其人好陰謀陷害

良士小人朋附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

以聞其復來望風長恐乞早罷還之舊鎭　十二

月押件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于都亭驛　鳴蟬賦　酢參

吟琴操　贈沈遵七言古　吳學士百屏歌

車圍寄題梅龍圖溝洫圖七言律　送王介

甫論水災疏論狄青劄子　論修河第三狀　議

史蘇君墓誌銘
祭程相公文

丁酉嘉祐二年公五十一歲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
磨勘轉右諫議大夫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澁之文
號太學體公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去
嚚薄者伺公出聚譟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
之習從是遂變文格漸以復古公之力也是歲進
士若蘇軾蘇轍曾鞏皆以文章名天下程顥張載
朱光庭呂大鈞竝爲名儒貢舉得人之盛獨絕前
後而禮部奏名御試賜及第出身有差不復黜落
亦自此始至今永爲定制
韓子華翰長王禹玉珪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
知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八
耆相與唱和爲古律詩歌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
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至此新
八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
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荅云昔時叨
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間思十年事笑
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
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
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濫墨題名
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
爲詩友余嘗贈以蛤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
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
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勁敵也前
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
者歡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眾製交作筆史
疲于寫錄僮隸奔走往來閒以滑稽嘲謔形于風
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
未之有也　三月癸卯爲狄青發喪葬中牟縣
卿　六月丙寅福康公主進封兗國公主七月壬
午命公攝禮部侍郎以印綬冊使乙未兼判尚書
禮部上言人之常情莫親于父子陛下向雖未有
皇嗣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深宮之
中萬幾之暇誰可與語言承顏色宜因此時選宗
室材賢可喜者使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以慰悅聖

倩未即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太子之降生今其時矣　九月己卯兼判祕閣祕書省　十一月辛巳權判使館

丙申權知審刑院候胡宿回依舊辛丑免　十二月辛亥權判三班院　癸亥權奉安明德元德章穆三后御容于啟聖院車駕行酌獻禮充禮儀使

是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于都亭驛答俞莫登樓七言古　荅聖俞飲酒　思白兎雜言　戲荅公儀鸛之作　戲荅聖俞　贈沈博士歌　于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　戲書七言律　和出省有日書事　和較量

戎戌嘉祐三年公五十二歲

正月壬午上幸興國寺及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攝太常卿　二月癸卯契丹遣使告其國母哀命公館伴　三月辛未兼侍讀學士以員多固辭不拜　癸未充宗正寺同修玉牒官　甲午同陳旭考試在京百司等人　六月庚戌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前尹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舍所長強其所短以狗俗求譽我不能也既而都下事無不治至寵貴犯禁令多求內降苟免公上奏論列乞今後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送朱職方提舉運鹽五言古　送宋次道學士赴太平州七言古　歸田四時樂分得春夏二首　浮槎山水記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己亥嘉祐四年公五十二歲

正月奏府界瀕開孟陽新河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其莊宅屋宇累世安居一旦毀拆全家路坐寃痛之聲聞于遠近殃及幽明可憫可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下原高仰水勢難行且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必有決溢之虞乞差朝臣相度未開三料更不開掘卻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之人與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

昧朝廷並下開封取勘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
有司以常例張燈公奏言上元放燈不出典禮
況方正旦日蝕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立
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薪炭食物
其價增倍乞特罷放燈所有供擬游幸及修道路
寒凍兵士並乞放罷以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從
之 二月戊辰免開封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 是月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善經
二字 四月丁卯奏告今冬太廟行祫饗之禮癸
酉孟夏薦饗並攝太尉行事 丙子兼充羣牧使
六月甲申刪定景祐廣樂記 九月丁酉奉敕
祈晴相國寺 十月壬申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
祫饗太廟並攝侍中行事丁丑加護軍食實封二
百戶 是歲奏近年史館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
一弊在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
聞又自古人君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副本
進呈則事有諱避又承前積滯相因纂錄者追修
累年前事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若不革其弊史官

元 世楷堂藏板

永無舉職時矣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
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編次除日並須
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貶某職者坐某罪
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
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歲終
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檢點有不勤其事隳官失
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録等並乞更
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從之 撰毛詩本義成其
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
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
末也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
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又曰先儒于經不能無
失而所得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始爲辨正不
當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于先儒也 以卷首公自
題官知在是
年 自唐太宗詔名儒撰定九經註疏號曰正義
學者奉爲宗師公病其書駁雜因奏言識緯之書
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
削去之以無悞後學仁宗命國子學官取諸經正

義所引讖緯之說逐旋竄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
主之竟不行公劄子不注年月呂氏家塾記云公在翰林日建言姑附于此
直講病暑賦　夜聞鳳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
直講五言古　鳴鳩七言古　蒼聖俞白鸚鵡雜言
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子華七言律　再和明妃曲　唐崇
下第乞與尹構一官狀　有美堂記　論史館日秣狀　送王平甫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大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
王公墓誌銘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
軍唐君墓表　肅吳公墓誌銘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將

庚子嘉祐五年公五十四歲
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　癸未梅
聖俞卒聖俞與公交最深元年以公薦補國子監
直講既歿家貧公醵錢于諸公得錢數百千置
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公于故人子加意
構孫明復子大年皆以
振掖尹師魯之子
公薦授官不獨增也　爲之作詩集序惜其不得
用于朝廷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乃徒發于蟲魚物
類鳥獸愁歎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
將老低徊惋惜情文兼至公于聖俞力所能及豈
有靳哉王荊公哭聖俞詩云貴人憐公詩雨睥吹

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
餔以刺當時用事者或乃云此語爲公設誤矣詩序
云今年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是聖俞尚在也
後又云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一篇之中自相矛盾
何耶公于舊作多所改定疑後人編輯偶失檢點
取原本與改本誤合爲一日錄注慶曆六年則皆
非也　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
賞轉禮部侍郎初奉敕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
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
刪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爲前輩且
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于是一無所易書成
奏御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
宋公于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于
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丞相庠聞之
歎曰古文人好相淩掩此事前所未有也其于
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禮樂
達于天下後世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五行志
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異傳會之說皆出前人所
未至　八月奏言今之爲政皆因唐制而爲少于
唐者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今其地沒入蕃界

惟河東嵐石之閒及汾河之側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若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往年因奉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閒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卻議行廢罷又宜不惜金帛以招誘蕃部若券馬利厚來者必多于其多中時得好馬然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乞特遣官至邊訪問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 九月丁亥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已七年大夫相語以富鄭公眞宰相胡侍講眞先生包孝肅眞中丞公眞翰林學士時謂之四眞 十月庚午下元節車駕朝拜景靈宮天興殿朝謁眞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侍中

十一月辛丑拜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甲寅同修樞密院時政公在密院與曾魯公亮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之法兵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閒機務寢理先是朝廷置均稅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議者多言不便公奏言均稅非以規利本以便民蓋只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于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卻別生令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又聞澶州諸縣將祥符景德以前遠年椿管虛數竝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竝一例均攤與稅謂此雖不可耕種尙可煎鹽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業賜恩卹放行鹽不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令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民之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民何以納也伏望特賜指揮將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竝與放免未均地分竝且罷均無使俗吏貪功希賞爲國歛怨 十二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于都亭驛奉荅原父九月之作七言古進新修唐書表再論許懷德狀入日見過會飲論茶法奏狀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

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卽定矣不由宗實受不受也仁宗沈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八月遂降詔書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初公擇日旁十字請仁宗點之其最下一字卽今名甫半載而仁宗大漸中外帖然微公與韓公協定大計禁中夜半出寸紙宗社安危未可知也九月戊申文德殿奏請致齋攝侍中奏中嚴外辦已酉朝饗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竝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己未進階正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　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閣召輔臣觀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羣臣公得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修仍于絹尾書翰林學士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羣臣屬和遂宴羣玉殿庚子再召近臣及三館臣僚觀三朝瑞物太宗眞宗御集次赴寶文閣御飛白書賜公金花牋字復宴羣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謝　是月押件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于都亭驛集古錄目序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癸卯嘉祐八年公五十七歲

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是日韓曾二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公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遂皆引滿劇飲詫爲一時盛事　二月乙亥奉敕充沈貴妃冊禮使三月仁宗崩不及行禮　四月壬申英宗卽位甲戌奉敕書大行皇帝哀冊謚寶甲申尊恩轉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乙酉奉敕篆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五月戊辰爲皇帝祈福于南郊攝太尉行事時帝有疾未親政曹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帝疾益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一日公與韓公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韓公曰此病故耳病已必

不然子疾毋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公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毋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公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韓公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帝疾至七月始瘳公與韓公彌縫毋子鎮安內外卒復明辟兩宮睦然公之危言密議忠力爲多　樞密使闕人公以次當拜一日待漏院中見韓曾二公耳語公覺其意問曰得非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諒陰毋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爲之耳今如此則是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服天下二公大然之遂起富鄭公爲樞密使後鄭公與張康節昇同罷樞密英宗復欲用公公力辭不拜　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弔人使御筵于都亭驛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泣然有感七言律

跋永城縣學記　書荔枝譜後　跋石鼓文

甲辰英宗治平元年公五十八歲

四月甲午奉敕祈雨社稷　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侍郎公固辭不允　八月辛丑奉敕祈晴太社

內侍任守忠于仁宗季年建議欲援立昏弱及

帝有疾又離間兩宮司馬光呂誨交章論之帝納其言翼日韓公出空頭敕一道公已簽趙槩難之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韓公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貶新州安置取空

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韓公意以稍緩則中變也
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十二月壬
子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于都亭驛　是歲
有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于逐
路每十人解一人者公言國家舊制不問東西南
北惟材是擇糊名謄錄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
誰氏之子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不可易之
制也今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不知四方風俗
異宜人性各有利鈍東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
少西北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但論進士則多
少不等若以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耳今東南
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蓋已痛裁抑
之西北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
比之東南十倍假借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
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
東南之士初選已精故至南省所試多合格西北
之士學業不及東南初選又濫故至南省所試多
不合格令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合格而

原書闕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增訂歐陽文忠公年譜　卷三　三七　世楷堂藏板

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尙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六月孫長卿除河東轉運使臺諫論奏不已上曰已行之事何可改公奏曰臣等不爲已行難改若果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亦是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爲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寃受黜于理豈安故難行也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公奏曰此則爲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爲言事若使默然卻是失職苟以言事爲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　八月以雨水爲災待罪三上表乞避位不允　十四日獨對崇政殿上面諭曰參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同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

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公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然公天資素剛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雖屢被謗讒而勁正之性終不少貶　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成詔名太常因革禮賜銀絹　僧官闕人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其事公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爲小事但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啟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前世常患難于防制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以謂爲上親信朝政可週外邊威勢不小矣若後有大事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反成怨望不若絕之于漸英宗欣然嘉納　十一月庚午車駕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　是歲奏西邊事宜言邊地東起鄜府西盡秦隴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路分爲州軍者二十四皆須列兵而守

吾兵既分雖多亦寡而賊常舉其國眾合聚爲一而來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我欲合而出攻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進不能攻退不能守此往年已驗之失也今誠能反其失則我當先定出攻之計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于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眾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至諒祚之者爲其父母報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朞益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于所後故宰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以爲萬世法者也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于以爲後乎聖人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眞絕之與是非人情也迫于義而僞絕之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嫌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

錦堂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丙午治平三年公六十歲
正月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時論以謂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謀也于是呂誨等劾韓琦專權導諛指公首倡邪說公奏言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朞益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于所後故宰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以爲萬世法者也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于以爲後乎聖人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眞絕之與是非人情也迫于義而僞絕之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嫌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

議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乞下詔明告中外以釋羣疑公又三上表求外任不允孫謙益云公力辯英廟本無固必第以一身而當衆怒深得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此語似知公而未盡盖公貢以稱親爲不可易非知其過而吝于改也

太尉行事　九月奏言近年進賢之路太狹朝廷用人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是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于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而館閣人無員數無有闕時是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罷差遣除一路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因命韓琦曾公亮趙槩及公各舉五人皆令召試琦等

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其後中選者往往在清近多至大用按奏事錄此係二年八月十四日崇政殿面對然公有劄子在奏議集則非止面對也綱目編三年九月今從之　十二月甲午奉敕纂皇帝尊號寶其文曰體乾膺秝文武廣孝皇帝之寶　乙巳押伴契丹賀正旦入使御筵于都亭驛　三月赴宴口占七言律　蘇主簿挽歌　乞補官職劄子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　議濮安懿王與禮劄子　爲後或問二首

丁未治平四年公六十一歲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特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　二月第三子棐登進士第　御史蔣之奇以飛語汚公先是公婦弟薛宗孺以罪被劾公言不可以臣故僥倖乞特不原宗孺坐免官而憾公切齒造帷簿不根之誚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公杜門請付有司按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二人詞窮皆坐黜帝遣中使朱可道賜御札慰安公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尚書

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　閏三月
辛巳宣發書駐泊公事陛辭乞便道過頴少留許
之　五月甲辰至亳郡齋書事寄子履七言律
罷政事第三表　亳州謝上表　歸田錄序　仁
宗御飛白記　贈刑部尚書　薦司馬光劉子　乞
故霸州文安主簿蘇君墓誌銘　歸田錄序　仁
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祭石曼卿文　祭尹師魯
戊申神宗熙寧元年公六十二歲
八月乙巳轉兵部尚
書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　九月丙申至
青　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　是歲築第于頴昇天檜七言古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端明殿學士
蔡公墓誌銘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己酉熙寧二年公六十三歲
三月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
合又遞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刊定也　冬
乞壽州便私計不允　是歲奏寬沙門島刑名設
法減其人數賴以全活者甚眾　蔣之奇兄之儀
知臨淄縣爲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意公必憾之
奇因以屬公公察其實無他力保全之公每自言

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于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其三言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以上則夏料青苗錢令于秋料送納秋料于次年夏料送納然年歲豐凶不可定若連遇兩三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纔遇豐熟卻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今乞令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及無力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年一料錢始免積壓拖欠及失陷官錢之弊其三言朝廷降指揮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散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勢使然也今乞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其所俵錢取民情願不須盡數亦不須合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五月復奏言白俵青苗錢以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然夏料錢于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以爲惠政尚有可說若秋料錢于夏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多取于民所得不多耶固不可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與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奏既上令本州權停頒給以俟朝命有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予放免公上表陳謝 七月辛卯改知蔡州 九月甲寅至蔡是歲更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于其閒是爲六一 自爲傳以刻石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序 續思潁詩序 峴山亭記 瀧岡阡表

辛亥熙寧四年公六十五歲

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例一旦勇退士大夫莫不驚歎曰近古所無也 七月歸潁賦 宋桑子詞十首述西湖風物之美 趙康靖槩與公同在政府相得甚歡公被誣密出辯理至欲納

詰救以保公而不使公知聞公歸頴白雇陽單車來訪年八十矣呂正獻公著守頴爲設宴于西湖資主稱一時之盛因題其堂曰會老堂　八月將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成賜衣帶器幣牲餼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江鄰幾文集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壬子熙寧五年公六十六歲

閏七月庚午二十三日公喪于汝陰之私第天子震悼輟視朝一日士大夫聞公喪皆出涕相弔　八月丁亥贈太子太師孫男四人惷寔恕恕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　詔頴州守取公所撰五代史進御　公歷三朝數十年開以文章道德爲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爲表暴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　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喜奬引後進賞識之下率爲聞人篤于交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歷七郡守以鎭靜爲本視民如家人察其所欲知其疾苦大獄心于訟獄非盜賊大獄不過終日吏不得留滯爲姦非已殺人而法可

出入者多所全活曰吾先君之志也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力闢非聖之說其文章天才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筆札精勁自成一家有得其片紙必寶藏之平生于物無所好惟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自娛因校正史傳之失其所著述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書簡十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又奉敕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附　東坡六一居士集序云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又云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又雜記云頃歲孫莘老識歐陽公嘗乘閒

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
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
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
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又跋公帖云
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脊潤無窮後
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煜如也

公詩文有不注年月與什一附記于後以俟博古者雖注而可疑姑摘其尤者

送唐生五言古 寶劒

詩僧惟悟 讀書戲寄

子聰荅聖俞月夜見寄

荅錢寺丞憶伊川舊廬頻進趨煜如也

三南游 晚步綠陰 病中閒梅二南

美李太傅知冀州 太白戲聖俞疑

食鹿糟射民春生 戎泉操亭日本刀歌 寄謝唐山翠 南

孟子履游泗上雀 之都官知蜀州家園 應作題 送僧悟聖俞 送王公學士知幽州判官 送劉 後張 夜秋門試歌者二 子鸚亭立 秋

有箕 聖俞泊鵝螺 七山戚 寄藏世楷板 古西蘇子園 馴惠卒 和楊十 別聖俞 江上彈琴三 拜呈學士 彈琴效賈島體 贈學

舟中曉李 荷作寺池樓 菴 曹隱戚亭竹 閒 試歌者二 院 意郊晚 題家器 聞判淨 晚鵝 望聞寄 五矣聖 泊鵝岳鵝七 言琴俞 詞言 寄 陽 作 春律 聽 送和平 齋上同 送上清師 送上作溪禪 馬晚 送金陳 山舅 七

純寺中曉李 荷作寺池樓法山翠 南 安 曹隱戚亭竹 閒 試歌者二 院 子鸚亭立 秋 有箕 聖俞泊鵝螺 七山戚 寄藏世楷板 古西蘇子園 馴惠卒 和楊十 別聖俞 江上彈琴三 拜呈學士 彈琴效賈島體 贈學

者學寄詠酬葉 夜秋門試歌者二 子鸚亭立 秋 有箕 聖俞泊鵝螺 七山戚 寄藏世楷板 古西蘇子園 馴惠卒 和楊十 別聖俞 江上彈琴三 拜呈學士 彈琴效賈島體 贈學

士送劉 後張 夜秋門試歌者二 子鸚亭立 秋 有箕 聖俞泊鵝螺 七山戚 寄藏世楷板 古西蘇子園 馴惠卒 和楊十 別聖俞 江上彈琴三 拜呈學士 彈琴效賈島體 贈學

行藏友昉西家器題意郊晚 院 子鸚亭立 秋 有箕 聖俞泊鵝螺 七山戚 寄藏世楷板 古西蘇子園 馴惠卒 和楊十 別聖俞 江上彈琴三 拜呈學士 彈琴效賈島體 贈學

雲春人秀征聞判淨 晚望聞寄 五矣聖 泊鵝岳鵝七 言琴俞 詞言 寄 陽 作 春律 聽 送和平 齋上同 送上清師 送上作溪禪 馬晚 送金陳 山舅 七

塢南才道爭官慧送行 五矣聖 泊鵝岳鵝七 言琴俞 詞言 寄 陽 作 春律 聽 送和平 齋上同 送上清師 送上作溪禪 馬晚 送金陳 山舅 七

和新下 中席泛大客 言琴俞 岳鵝七 言 寄 陽 作 春律 聽 送和平 齋上同 送上清師 送上作溪禪 馬晚 送金陳 山舅 七

謝居 題送上清師 送上作溪禪 馬晚 送金陳 山舅 七

三 寄金陳 山舅 七

學詰子 山舅 七

士龍門曉望

魚月鶴

梅聖俞詩集序 鄭荷改名序

陶序 孫子後序 帝王世系圖序 總序 送王

記 荅祖擇之書 記舊本韓文 契侯廟災

後雜說三首 跋唐薛稷書

甲寅熙寧七年八月謚文忠 樞密副使吳充撰行狀

文常狄言公有商朝定策之 以牒太常太常初謚曰

忠從之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撰謚議

乙卯熙寧八年九月乙酉二十六日葬開封府新鄭縣旌

賢鄉墓誌銘太師魏國公韓琦撰朝散大夫宋敏

求書神道碑諸子以屬蘇軾軾鄭重遲回久

而未就双後三載其弟轍始續成之時崇寧五

年去公之葬已三十二年公四子獨棐猶在

庚申元豐三年十二月贈太尉以子

發恩

乙丑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

丙子哲宗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兗國公 以子棐

舊譜載此附錄又載蘇軾祭文有維元祐六年歲

次辛未昭告于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

云云則兗國之封 揩恩

疑不在紹聖時

甲申徽宗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 皆以子棐

癸巳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 遇郊恩

跋

韋軒先生世居梁溪南門外研精經學立品端嚴著有詩經旨言韋軒詩文等集郎其增訂歐陽文忠公年譜謂鄭國公年五十九而薨國太夫人何以年止三十且舊譜稱公有長子晒疑尚有元配又據文忠公與李淑書知撰次五代史尹師魯實未嘗分任其識見高出舊譜及胡氏柯本遠矣翠嶺沈楙惠

司馬溫公集古譜

丁巳仲冬

武陵袁卅99版

南劉求齋
氏林恕刻

自古名儒大賢靡不有年譜以稽其學力之先後出處之事蹟然多出于門人子弟編輯成書其次則年代遼遠而景其遺風者往往因其文以譜其事如昌黎廬陵年譜凡有數家今所傳呂汲公洪興祖及胡柯孫謙益諸人皆是也溫國文正公距今七百餘載而年譜獨闕凡公敷陳之章奏往來之書牘無由合諸正史攷其本末讀者病焉宰輔公集中篇目之下題所譔年月而其要者或反闕遺閒不能無差誤竊不自揣量輒因公篇目之散見者合諸行狀神道碑及宋史本傳通鑑綱目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使有聖人者作收而置之德行政事文學之科吾知其不取彼而取此也譜凡分八卷其事迹散在書冊而無年月而始成既成而自公髫齡以及沒齒粲然大備覽者如執几杖于公之旁而親公之謦欬談笑也庸敢拜手以紀之曰公通籍垂五十年歷事四帝凡朝廷大議無不與然迹其爲相柄政出生民於塗炭厝宗社於奠安者自元豐末年至元祐之九月一年而已中閒力爭大計而牴牾者有三初與韓魏公爭刺義勇繼與歐公爭濮王典禮最後與荊公爭新法皆章奏至六七上或至中書面白甚且上章乞罷以去嗚呼荊公偏拗不

足論至如韓公歐公皆天下元老而不能虛心采納卒至貽一時之患負百代之謗其故何哉韓公天才揮霍而自信太深歐公忠愛有餘而讀書多泥又不能無已見好勝唯公忠厚質直根于天性學問所到誠貫金石自少至老沈密謹愼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

浣後學棟高謹書

昔讀開有益齋讀書志知無錫顧君震滄留撰溫公荆公二年譜心嚮往之迄未能得去年五月海豐吳仲飴侍郎自津寄此二譜來受而讀之喟然歎曰天下國家之盛衰豈不在乎當國之一人哉溫公於天禧三年己未十月十八日生於元祐元年丙寅九月初一日薨於相位荆公於天禧三年九月二日生於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薨於金陵年均六十有八歲兩公生死同在一年而其學術之異同政事之得失朝廷之用舍人材之進退宋室之盛衰合兩年譜觀之粲然在目其有功於

讀史者匪淺矣震滄撰自雍正初年取明萬厤中涑水十八世孫露及焉纘編輯年譜補其疎略舉熙寧元祐兩朝之事詳悉無遺又與溫公之消長實惟荆公因獨拗之與溫公年譜相埒而書亦並傳嗚呼國家至百有餘年豈無隳壞缺失有待補苴而況强鄰睥睨用度侈靡有大力者足以振廢而起懦挽弱而爲强豈不甚善若以祖宗爲不足法以天變爲不足畏以人言爲不足信傅會經義別拗新法阻排異已汲引小人開邊而兵折於外蘊利而財積於上瘡痍滿目謗讟盈野國家危殆自不待言而已亦不能安其位矣溫公柄政民氣稍蘇章蔡得君倡言紹述而社稷已亡舉族北轅歸獄首禍非荆公而誰乎後之人輕言變法不至覆國不止今有鑒於此兩譜不禁漣洏不已也歲次强圉大荒落孟陬吳興劉承幹序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范忠宣公集
參訂書目
宋史本紀　楊龜山集
宋史禮志　邵氏聞見錄
宋史河渠志　范蜀公東軒日記
宋史宰執表　程鉅夫集
宋史列傳　錢牧齋初學集
續資治通鑑　倪鴻寶集
續編目　元懷挹掌錄
文獻通考　蘇軾調謔編
鄧元錫函史下編　俞文豹吹劍錄
王瓊山大學衍義補　馬永卿嬾眞子錄
宋名臣琬琰集　張淏雲谷雜紀
宋名臣言行錄　王暐道山清話
傳家集　程棨三柳軒雜識
稽古錄　俞文豹清夜錄
徽言　費袞梁溪漫志
朱子文集大全　朱弁曲洧舊聞
朱子語類大全　蔡絛鐵圍山叢談
歐陽文忠公集

日錄
卷一
起眞宗天禧三年己未公生
至仁宗嘉祐五年庚子公年四十二歲
卷二
起仁宗嘉祐六年辛丑公年四十三歲
至　嘉祐八年癸卯公年四十五歲
卷三
起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年四十六歲
至　治平二年乙巳公年四十七歲
卷四
起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公年四十八歲
至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年五十歲
卷五
起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公年五十一歲
至　熙寧三年庚戌公年五十二歲
卷六
起神宗熙寧四年辛亥公年五十三歲
至　元豐五年壬戌公年六十四歲

卷七
起神宗元豐六年癸亥公年六十五歲
至　元豐八年乙丑公年六十七歲
卷八
起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六十八歲
至　是年九月公薨
卷後
起　元祐元年九月公薨
至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從祀孔廟
遺事一卷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象

溫公自題寫眞

黃髮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可市朝住
乍相天生林野人

朱子題溫公畫像贊

篤學力行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
拱徐趨遺像凜然可敬船海夫

方正學先生題公贊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唯公一人始末可爲萬
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儿民之心唯久乃安欲其
即從聖人猷雖亦獻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
服用衛相欺唯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溫公自題寫眞于傳家集見之因欲訪求其遺像
後閱名臣言行錄中有模印者則面方而腈微胖
與公所自題絕不似邑先輩泉南先生謂予曰其
少時曾見先叔所購溫公眞容係名人筆貌清癯
眉間有三皺紋其蒿日憂世之心可見當時寶若
拱璧今未知誰屬矣乃訪其孫某令善丹青者以
墨筆鉤得之而併識公詩及朱子正學先生二贊
於後以誌區區景仰之意云棟高謹識

凡例共二十條

一公年譜向無底本其歷官自諫院以前凡十五任綱目通鑑俱未載遷轉年分次第俱于公詩文內參互得之此外如敘清河郡君卒年六十繫元豐五年壬戌推算到公之娶妻爲年二十歲公子康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四十一歲見范太師祖禹所譔墓誌中推算其生年爲皇祐二年庚寅公年三十二歲俱用細字旁注其下非敢杜譔憑臆也一公文章篇目下識年月最詳而如祔廟議配天議禮志考之仁宗祔廟爲崩之本年嘉祐八年癸卯十一月二十九日配天明堂爲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季秋大饗宗室襲封注云時在學士院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二年詔祖宗之後世襲補外官公時以翰林學士建議中有去年閏十一月之文則當在熙寧三年無疑也考據最確精于史學者自知之

一公生平於國家典禮政事無不關預故譜公者必與史相表裏如祔廟配天二議均可爲百代法祔廟則議僖祖親盡宜遷于夾室雖後來朱子非之而議禮者必以此爲公案配天則謂不必泥孝經嚴父之說宜仍以眞宗配明堂爲便禮官孫抃執議不果行而其理自精當不易今于每條下附載當日施行如何幷同時禮官及後儒議論亦附載一二以俟折衷

一公文體似西漢其奏議當不在陸贄之下故于論刺義勇及爭新法其指陳利害痛切處不嫌多載非特使專之原委瞭然而文氣古雅深厚學者讀之亦可資長筆力

一公與人書牘懇懇款款紆餘反覆其入情理而善悟人處亦與長公兄弟相伯仲故與介甫三書撮其尤切要者著之外如與景仁論律呂書繫樂中公案與范夢得書則一部通鑑之發凡起例也故亦多采錄焉

一公爲相知民情識利病重改作愼法度益自弱冠侍天章公杭幕時器識已見一斑其代作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時方二十二歲錄之以志公相業所自始狀下不誌年月但云先公知杭時爲作今以史攷之知爲康定元年元昊反叛劉平敗績朝

延議刺弓手之後時母夫人喪甫踰年明年天章
公歿公論義勇疏有云臣于康定慶曆間丁憂在
陝備見當日鄉弓手事益此二親繼喪時也
一公簉仕與西夏相終始大指謂當用長算謹條教
蓄財穀明疆界完城堡爲務不宜規小利起事益
息先于至和中爲龐穎公建議修屈野河西二堡
以兵官恃勇堅進而敗上疏申明其事熙寧初爭
橫山言誘納叛臣爲非計未後言朝廷雖得六谷
終喪永樂得不償失乞不拒絕夏人請地以息邊
疆臨歿猶惓惓焉錄之以見公籌畫西事始終精

審持重并以識有宋馭邊之大略焉
一仁宗世多事姑息公每上疏力陳其弊言赦者害
多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言凶年而寬刑辟是教
民爲盜其勢不至多殺不止蓋不獨登州許遵一
事與荆公爭執已也錄之以誌公之爲治識大體
不矜小惠云
一公由龐潁公薦拔故集中書牘及龐氏傳誌爲多
其生平交契則范景仁呂獻可二人最爲莫逆故
一則爲誌其墓一則爲作生傳至晦叔則謂其慎
默太過蓋臨終重以國事相付託也錄之以誌公

生平游從之好云
一公與荆公平生相善同年生同爲羣牧判官脩起
居注同爲翰林學士其薨也亦先後五閱月爾荆公
薨于元祐元年四月初五日公薨于是年九月初一日相距凡一百四十五日汴宋之天
下荆公壞之而公補之天若生此兩人爲勝負者
公嘗與荆公書云忠信之士一時離韙可憎失勢
後必徐得其力詔諛之徒將有賣公以自售者及
荆公薨時公已病折簡與晦叔云介甫無他但執
拗耳今日宜從優厚以振起頹薄之風節錄前後
書牘以誌公之盛德如此

一公生平學問用力一誠字與二程康節相切磋往
來其所作子絕四及致知在格物論精微深造能
自道所獨得處故伊川謂公平生用心甚苦堯夫
云君實腳蹋實地人又曰九分人也一時門人如
范夢得劉元城輩承公指教故能更歷顛沛卓然
爲元祐完人誌之以明涑水學派
一公退居洛與文富諸公爲洛陽耆英會圖形妙覺
僧舍雖慕倘白傅而動名德業實過之公又作真
率會詳著其爵秩年齒以志有宋一時巨公碩德
彙在里閈風流盛事炤耀千古讀者良起執鞭之

武查書册㊣版

一公集中多自稱景祐五年進士東坡譔公行狀稱至和三年仁宗違豫考之于史景祐無五年至和無三年卽寶元元年也蓋寶元以十一月改元嘉祐以九月改元史臣編年追改而當日臣子未改之月猶稱舊年號諸集皆然今于改元之年兩存之而下注云某月改不唯于公集符合而凡讀宋人集者俱有所考正焉

一公于詩非所屑意而生平事蹟有散見于歌詠及贈和之中者摘錄一二隨其年附入以當紀事蓋散者合之斷者聯之血脈聯貫宛若公之自譜匪欲詮多止求據實云爾

一瀛州治河公奉飭相視者再于上前極論者三四而公全集中不載獨載乞優賞宋昌言劄子耳蓋上前面奏之語公未嘗退而存錄也今據宋史河渠志補入

一公生平仕宦久歷任多于凡用兵刑獄議禮定樂河渠水利貢舉學校舉官選士靡不歷有條奏而同時意見有不同者如論貢舉須逐路取人與歐陽公不同瀛州治河置上約韓魏公以爲非是正見當日諸正人輩而不黨處今撮略兩公議論而附以後儒折衷閱有鄙見亦附一二

一是編以坡公行狀爲藍本而質以正史附以他書其闕缺略者補之如登第後行狀不載華州判官及至和元年不載爲羣牧使鄲州不載典誥舛者正之如云蘇州任未上丁太夫人憂之類而公之出處無遺漏矣

一公歿後元祐之贈封賜謚紹聖之削奪仆碑靖康之追雪建炎之配享以及易世而後金皇統之毀杏示異元皇慶之從祀孔廟另錄爲卷後亦以見邪正必不相容而秉彝百世不泯彙著之使讀者易于攷見

一漢書于王莽楊雄傳俱分上下卷其奏疏文字連篇累牘者俱詳載不遺後來朱子祖之作張魏公行狀錢牧齋作孫高陽行狀俱不下數十萬言今譜亦倣此例分爲八卷每條揭其綱于前而節錄其語于後庶詳毋略首尾完備并使四朝典故粲若列眉于讀史之功良有裨益

一凡年譜俱列于全集之首無單行者故詩文俱止錄其篇目而公集自明代已稀罕靚學者不見本末故每篇俱芟繁舉要務使大意撿括明白易

曉奏疏存什之七書牘存什之三他書及正史補
入者什之一二而公之精蘊盡萃于是使委巷小
生卷帙不多獲窺全豹于以廉頑立懦通達治道
於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意未必無小補云

余編是譜蓋在癸丑之秋冬嗣後凡遇藏書家輒
訪求溫公事蹟殘編隱牒靡不搜采聾就正四方
有道君子增易改竄易稿凡六七矣獨以未得公
誕生之月日爲憾至訪諸皇士家不獲閱四年丙
辰爲

今上龍飛之首年余應鴻博試入　京師而吳君大年
亦以是年春成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洎相見
出一帙授余曰頃得一祕牒當以相贈視之則明
萬曆中涑水馬君纘所輯公年譜也余得之狂喜
馬君爲公鄉人又經公十八世孫露校定宜可信
不誣則公生之月日與營葬天章公及樹碑之月
日干支俱載諸余所未及覩者恨其書疏略且譌
舛者不啻什三四如公服除授官編在慶厤五年
乙酉公年二十七歲以公詩自序攷之明云慶厤
甲申公時年二十六歲生子康編在慶厤八年戊

子公年三十七歲以范太史祖禹選康墓誌銘攷
之康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四十一逆數之其生
年當皇祐二年庚寅公時年三十二歲與王介甫
同爲羣牧判官係至和元年甲午公年三十六有
宋史介甫本傳及歐陽脩安石劄子及言行錄可
攷也馬編之慶厤乙酉與武成軍判官同歲殊不
知公在武成歷二年而後歸京師中改大理評事
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至三十一歲受麗莊敏公
之薦召試館閣校勘因知太常禮院在太常歷三
年除史館檢討改集賢校理又二年而始與介甫

同官相去至十年之久而併歸之初起官之歲無
論崇卑相懸且判官與羣牧使內外隔絕是蓋約
略意擬草率填入其爲譌謬益甚如此等類不一
而足蓋雖子孫及鄉里之後輩或就傳聞及他書
訂定未嘗以公之自著及誌銘之年月細加推算
反不若數千百里之遠疏逖後進之爲攷覈得眞
也謹詳加參校凡余所未備者補入之馬書之譌
漏者訂正之就兩書參稽益精核而是編可以盡
先生之生平而無憾矣蓋出余區區用心之勤苦
而馬譜之獲自吳君則實有佽助其功尤不可沒

云乾隆元年九月中浣棟高又書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七 求恕齋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出自晉安平獻王孚
衍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
鄉子孫因家焉曾祖政伯五代亂不仕以公貴
贈太子太保祖炫舉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
耀州富平縣事卒贈太子太傅父池事眞宗仁
宗爲利州路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尚書
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歷知廣翔河中同杭虢

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號爲名臣贈太子太師曾祖
母薛氏祖母聶氏並贈溫國太夫人司
眞宗天禧三年己未十月十八日公生於光山官舍
母夫人聶氏祕閣校理震之女生二子長諱旦字
伯康丙午生長公十三歲公其次子
涑水紀聞公父池爲光山令十月十
八日生公于此葉侔之譔公縣學內有司馬井世
傳公生時汲井水以浴之後人建涑水書院祀公
舊記有云光雖僻陋而生司馬溫公則光之爲光
也大矣見明一統志公生光州因以爲名黃氏日鈔

天禧四年庚申　公年二歲
天禧五年辛酉　公年三歲
乾興元年壬戌　公年四歲
二月仁宗卽位
天聖元年癸亥　公年五歲
公嘗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書胡桃女兄欲
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
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何之曰
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邵氏後錄
天聖二年甲子　公年六歲
始讀書　公爲兒時凜然如成人性不喜華靡長者
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時天章公監
安豐酒稅因家於壽之安豐
天聖三年乙丑　公年七歲
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
涑水紀聞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八歲
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
天聖五年丁卯　公年九歲

天聖六年戊辰　公年十歲
天聖七年己巳　公年十一歲
天章公爲牧判官與龐頴公籍張尚書存數相往來客至酒果止梨栗棗柿乔止脯醢菜羹公時以童子侍側龐獨器異公後贈公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及知鄆州并州皆辟辟公門佐張公遂以女妻公
公後有祭龐頴公文云念昔先人久同僚案越自童齔得侍坐陽撫首提攜愛若子姓甫勝冠弁遽喪所天唯公脊憐過於平日既釋縗服還鄉鄰儕

聚首朝端蟬嫁公是賴爰加振拔俾出泥塗讎校祕文討論前載逮公出牧兩郡後典祭張尚書文云在昔先公與公同省閤來問訊延就中堂光時弁髦立侍左右蒙公一見許以成人不卜不謀遂妻以子皆實錄也
天聖八年庚午　公年十二歲
天聖九年辛未　公年十三歲
送曹序云余生六歲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
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
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追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家塾記
明道元年壬申　公年十四歲
明道二年癸酉　公年十五歲
公于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行西漢風大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

是年謁孫之翰於華州
公書孫之翰墓誌後云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
馬譜云公辭蔭補官事在未第之先未審的在某年故總附于十九歲之下據此條明道中已補齋郎爲公十五歲時無疑
景祐元年甲戌　公年十六歲
天章公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府
景祐二年乙亥　公年十七歲
景祐三年丙子　公年十八歲

景祐四年丁丑　公年十九歲
景祐五年戊寅　公年二十歲
三月舉進士甲第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
可違也乃簪一花
有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親序篇末識景祐五年
十一月故秀夏
猶稱景祐也
改奉禮郎華州判官
時天章公知同州同年石昌言除同州推官公以
吏事時往省覲與昌言遊處尋龍興寺李德林撰
隋文帝碑吳道子畫壁

按坡公行狀及宋史本傳俱不載公爲華州判
官事然公與昌言詩自敘最悉云昔年三月浪
鱗翼化雲雷竹箭流俱上芙蓉幕對開注云釋
除同州推官光華州判官灉泉揚沸渭泰華聳崔嵬捧檄容
歸省飛觴復屢陪時先人知同州光以吏事時往省覲復得與昌言遊芬
芳蘭芝室嘉慶侍蘭階吳壁評殘筆隋碑讀缺苔同州龍興寺即隋文帝故宅寺有李德林撰
碑閻公吳道子畫畫或未就而止云以俟後之能者　滿陰依玉樹和氣樂春臺薄宦俄成別私
門忽遇災一朝捐緦服五載泣靈柩其文炳然
可據意坡公以爲無關輕重而略之宋史亦因

之而不改耳
范淳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
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
識其意淳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
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山谷冷齋語
是年娶夫人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也夫人時年十六
按公敘清河郡君云夫人年六十卒又云十六
歸于司馬氏時元豐五年公年六十四歲是夫
人少公四歲十六來歸故知是年爲公二十歲

寶元二年己卯　公年二十一歲
作顏太初雜文序序云在同州得其所爲題
名記蓋此時已離同州矣
天章公由同州徙杭州公辭所遷官求錢書蘇州判
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行
按公送李子儀序云寶元中從事在蘇子儀僑
居州下得從之遊送丁浦江序云及壯侍親之
吳與此所云未上者不合蓋坡公誤也公後有
奇不得報劬勞自注云光仕始
周歲二親繼喪故知爲是年也
公喪母夫人在二十一歲以公詩自序云光仕
始周歲二親繼喪知之又東坡撰公行狀云太

夫人服未除丁天章公憂則是內艱將滿再丁
外艱知爲二十三歲也又公詩云五載服麤衰
自二十一至二十五恰好五年二十六補宥馬
氏譜謂二十二歲毋夫人錢塘縣君葛氏卒公
時鐵署平江軍節度判官事以內艱去任據云
依龐莊敏公撰天章府君碑敘修姑兩存其說
以俟知者

康定元年庚辰　公年二十二歲

公侍天章公于杭州時元昊反劉平敗績朝廷議刺
鄉兵兩浙路亦議添置弓手置指揮使節級等名

目公代天章公奏狀極陳其五不可
略云西戎梗邊三方皆聲人心易動當務安之一
旦詔書大加調發擾甲執兵學習戰陣吳人輕怯
易惑難曉以爲欲傚河北陝西沿邊鄉兵謂國家
以權計點之假名捕盜漸欲收爲卒伍成守邊防
至欲毀體捐生竄匿山澤雖復明加告諭而眾情
鼎沸不可戶說人心搖動不可一也吳越素不習
兵以故常少盜賊不過聚結朋黨私販茶鹽事訖
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銳利兵器爲害尚輕今
若避差點者竄匿無歸必至流爲寇盜加以弓矢
刀戟之類許其私置是假之利兵供其剽劫以及
私販茶鹽之徒皆有器械抵拒吏士益難擒討積
微至著漸不可長不可二也姦吏貪鄙唯喜多事
今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州比率大凡有幾
縣皆里長于茲相處止規自潤豈恤其他雖朝廷
嚴爲懲禁而利之所在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誤
戶口異同毫釐不當互相告訐決追呼無時獄訟不
止是民未暇爲公上給役而先困于貪吏之誅求
不可三也民皆生長獻畝所識不過耒耜加以吳
人爲姻天下所知一旦使棄其所長學所不習徒

煩教訓終無所成就使有成不堪使用則是虛有
煩費而與不添置無異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前
世服于楚自申公巫臣教吳乘車射御其後楚人
戎車歲駕以至吳亡自是以來號稱輕狡遠則劉
淵近至錢鏐其開承風倔強無數豈唯其人之跋
扈亦由習俗之樂亂也幸賴祖宗以來訖于陛下
柔服疆暴變移無迹今忽無故黷玩威靈狎侮危
事示以逆德畀之凶器生姦回之心啟禍患之兆
臣恐非國家之便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旱稍
寇未至流殍闔閭無事盜賊不添縱使有之隨發

擒討甚有餘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與役有害無利臣職忝密近官備備方不敢默默伏望陛下特令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須過防舊人太少則乞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及閤習諸事眾情大安別無生事

觀公此條奏後日太平宰相規模肇于此矣治平中與韓魏公爭刺義勇大指略同公識慮精審洞悉利害蓋自少年時而已具大抵點習鄉兵教習戰陣無論兩浙陝西均爲有害無利觀公前後諸疏可曉然矣

慶曆元年辛巳　公年二十三歲

冬十二月癸未天章公以疾終于晉州之安靖堂壽六十有二公繼丁外艱借兄旦泣護旅櫬歸于故鄉

前編譜天章公之喪亦係此年但無月日可考

慶曆四年甲申　公年二十六歲

天章公服除錢書武成軍判官編在二十六年

按宋史地理志武成軍舊係滑州領縣三白馬韋城胙城

馬氏譜以公服除錢書武成軍判官編在二十七歲乙酉今以公詩自敘攷之明云慶曆甲申

余適延安過太行山相思亭下又武成致齋有

辰辛巳兩年閒事耳坡公行狀云公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無德州則或係虢字之訛也

慶曆二年壬午　公年二十四歲

作十哲論　四豪論　賈生論　讀蘇騏驥墓誌銘

秋八月癸酉葬天章公于涑水南原之堯村以從先塋先夫人曹氏母夫人聶氏祔偕兄旦泣從兄里請龐莊敏公　籍　撰隧碑冬十月丙辰建石墓道

此條亦照馬氏譜增入依龐莊敏碑修定也

月日確然可信不誤但母夫人聶氏以前又有先夫人曹氏豈係公前母耶公集中從未之及當存以俟考

慶曆三年癸未　公年二十五歲

慶曆四年甲申　公年二十六歲

天章公服除錢書武成軍判官編在二十七歲乙酉今以公詩自敘攷之明云慶曆甲申

按宋史地理志武成軍舊係滑州領縣三白馬韋城胙城

馬氏譜以公服除錢書武成軍判官編在二十七歲乙酉今以公詩自敘攷之明云慶曆甲申

七歲乙酉今以公詩自敘攷之明云慶曆甲申

余適延安過太行山相思亭下又武成致齋有

奉酬吳沖卿詩亦在慶厤四年甲申又乙酉冬
公罷武成幕來京師有詩自序云去歲與東郡
幕府諸君同遊洞亭望太行雪以三事參考則
公服除補官在甲申不在乙酉明矣馬譜蓋誤
也

按公謝校勘啟云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天降之
禍服纔五年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知己卯
至甲申中間隔五年也

公詩自序云上郡南三十里有相思亭在太行山
之麓二水所交平皋之上往來者徒習其名莫詳

其義慶厤甲申余適延安過其下于時夏虜梗邊
征戍未息竊感東山采薇之義敘其情而憫其勞
因作五詩庶幾不違周公之旨且以釋亭之名耳
武成致齋有奉酬吳沖卿寺丞太學宿直見寄二
首

慶厤五年乙酉　公年二十七歲

改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韋城縣事

有豢龍廟祈雨文

作機權論　才德論　廉頗論　龔君實論
河閒獻王贊　不以卑臨尊議　史評十八首

述國語　送李揆之序

是冬罷武成幕來京師

公詩自序云去歲與東郡幕府諸君同遊洞亭
望太行雪飲酒賦詩今冬罷歸京邑悵然有懷
蓋在武成幾歷二年矣

慶厤六年丙戌　公年二十八歲

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

按公送李子儀序云寶元中光從事在蘇子儀
僑居州下得從之遊是爲寶元二年己卯閒二
年子儀升進士第是爲慶厤二年壬午又五年
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蓋是己丑校勘
之年矣公居是職歷三年也

慶厤七年丁亥　公年二十九歲

祀南郊有禮畢賀赦絕句案公稽古錄是年十一
月戊戌上祀圓丘大赦
是年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龐籍公籌爲樞
密副使公有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略云貝州軍士愚過而驕自求速死蚤晚之閒終
就屠滅若兵久不決萬一城中之寇未卽伏誅而

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則憂未可弭也不則自知罪惡無狀降首無由擁其徒眾盜取庫兵收載寶賄獜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眾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易以旬月擒也愚竊以爲宜發近郡之兵壁環其郛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貨募人入城焚其積聚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以重臣奉明詔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頭可致于闕下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計破者非計之得者也

按書中所云蓋恐如明季流寇之事耳時朝廷用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百姓劉文慶等約爲內應夜乘細引官軍入城數百人賊率眾逆戰官兵不利復縋而出明年閏正月從南城爲地道入破之伏誅

慶曆八年戊子　公年三十歲

作名苑序

皇祐元年己丑　公年三十一歲

麗顏公籍爲樞密使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有謝校勘啟　又謝麗參政啟

是年爲貢院屬官取鎮州進士劉恕第一公十國紀年序云皇祐初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光爲屬官間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黏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嘗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嚴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

秋八月皇帝臨策賢良方正及武舉進士公與范景仁受詔讎校策卷寫直于景福殿東廡凡三日得詩十三首有讀武士策詩觀試騎射詩

按公後有與范景仁書云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爲民之始生無不秉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嘗欲私出鄙意論之因循沿沒卒不能就于今二十五年矣

蓋是年爲元豐癸亥公年六十五歲距皇祐己丑爲三十五年也

皇祐二年庚寅　公年三十二歲

公同知太常禮院

是年告歸過家有諸兄子字序凡十四人

京字元宗亮字信之亮字從之元字茂善育字和之良字希祖富字希道齊字居德方字思之爽字成德袞字補之章字晦之奕字襲美裔字承之

按此十四人公集中不更見獨司馬富于元祐元年十月提舉公葬事

印賣

閏十一月朝命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公與范景仁皆與考正有與范景仁論樂書

先是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商大是臣强君弱之象乃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其法與李照一律自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鐘拿而直聲變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有心腹之疾已而果然遂復命詳定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謂嘗得古本漢書志其說以志所云于穀秬黍中者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一而非以一黍爲一分者乃九十分之一是謂以律生尺志所云子康生先是生二子竜堂皆早至是生康康字公休天

按范太史祖禹撰康墓誌云康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四十一歲逆算其生年當在是年庚寅馬氏譜以康生子戊子爲公三十歲今攷范太史撰公休墓誌數之的係庚寅非戊子馬氏蓋誤也

公又有元日示康廣宏詩廣宏皆公之兄子而前此十四人中未有蓋皆庚寅以後生也王荊公有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宏爲伯康之子范忠宣公撝生子朴靖康中使金

後儒不知此乃欲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非以律生尺法非是范景仁是其說公與之書略云蒙示房生尺法云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于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常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盛稱此論以爲可以正積古之謬光竊思之有所未喻敢布陳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于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舊矣生所得書不知傳于何時而相承積謬由古及今更大儒甚眾曾不寤也又律管至小而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積一千二百黍實管中乃求其長何得謂

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景仁曰度量衡皆生于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于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其聲度其長而知其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皆所以佐律而存法古人制四器以相參校以爲三者有一存則其餘從可推又謂後世器有壞而物之形不變故借黍自然之物以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夫量有虛實

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則是律不生于尺而生于子量也量與度皆非律律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必欲責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庞空不滿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

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一較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千度法止于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分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千二百黍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

元球恕齋

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

皇祐三年辛卯　公年三十三歲

公同知太常禮院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略云竦于謂唯名與器不可假人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使之鼓吹簫鐃炬赫道路是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伏乞追寢前命

五月論修築阜地祇壇

略云壇制卑陋平沒無城不與禮興相應今圜丘之制極爲崇峻宜于方丘有所闕略乞下有司依唐郊祀錄制度增修

八月論劉平招魂葬不合典禮

略云案晉世袁瓌賀循等議以爲非身無棺非棺無柳苟無喪而葬招幽魂氣于德爲愆義于禮爲不物當時詔皆明有禁約今劉平沒身虜廷子慶孫等所請招魂葬不可聽許

十二月奏乞移高禖壇

略云壇處勢下就彼填塞功費甚大兼夏秋淫潦未免浸蝕謹按北齊之制高禖爲壇于南郊壇旁乞依此制于其旁一二里踰行高燥地修築爲便

論張堯佐不當除宣徽使

略云伏見臺諫官以張堯佐事守閤請對陛下堅

元球恕齋

拒不納昔漢元帝欲用馮野王爲御史大夫恐人謂私于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自散郎至宣徽使其爲聖德之累不小前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天意昭然有如告語伏祈陛下克謹天戒亟召諫官杜塞竈倖則天下歌頌盛德于無窮矣

皇祐四年壬辰　公年三十四歲

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故集賢校書

按公謝檢討啟云俄承之于聲宗送參革于天祿所處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辦所見所聞之實則自太常禮院隔兩年始薦

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

拜茲職也

爲郡興宗作賢良策問一首

八月作龍圖直學士李公墓誌銘諱某字公素公同年進士

作秀州眞如院法堂記　有祭郭侍讀文

皇祐五年癸巳　公年三十五歲

譔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至和元年甲午　公年三十六歲

公于皇祐至和間名猶未甚耀赫呂正獻公曰若

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于朝用爲羣牧判官

歐集內薦安石劄子亦云至和中此云公與同

官故知當爲是年也此條坡公行狀不載今補入

譔玉成縣君楊氏墓誌銘

是年龐潁公籍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辟公典學

公敘清河郡君云始余爲學官筒中衣無幾一夕盜盡卷以去時天向寒衾無纊絮客至無衫以見余不能不嗟歎君曰但願身安財須復有余賢其言爲釋然

譔王內翰贈商雒龐主簿詩後序

敘云始平公先君子贈中書令至道初爲商雒主簿時中書舍人王公諲官商州贈以詩至和元年始平公以前相國在鄆從容出王公詩示光曰爲我刻于商雒以慰吏民之心光退而序其事並詩往刻焉

通判鄆州事　行祭黃石公文

按行狀云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而公誌鄆州處士王君則云至和中光從故相龐公鎭鄆州公命光興州學敘清河郡君又云爲學官則公之興州學爲有據矣然按祭黃石公文云鄆土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唯神救民之死赦吏之罪敢不祇率所部以承事神則又似通判之職而非學官所有事也豈一年中先興州學旋卽判州事耶姑存以俟考　又按爲羣牧司時壯丹盛開則當在三月中爲學官時云天向寒則當在九月十月祭黃石公文云曠冬無雪則到是年歲盡矣一年中凡三易任據公文約略先後如此

至和二年乙未　公年三十七歲

正月二十四日與東阿張主簿書

略云先君蒙丞相辟署來此官朝廷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到官以來縞觀諸縣中賢者無如足下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勉修之而已

按公集中編此書下識嘉祐二年正月按是時公在并州東阿非并州所屬其爲謬誤無疑考地理志鄆州領東阿縣則當在是年通判鄆州時也

是年龐穎公籍除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事辟公通判并州

至和二年乙未　公年三十七歲

嘉祐元年丙申九月改元　公年三十八歲

公在并州

公通判州事

時仁宗始違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范景仁爲諫官首發其議公聞而繼之上疏言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則令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

九月因公事至絳州私歸拜墳不敢至夏縣而去題

其二付中書

與范景仁書

略云光向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赶樓探虓之計奏聞朝廷自夏及秋囊書三上杳然若投沙礫于滄海之中此必所言涉于里之遠慮九閽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是敢輒取所上奏稿獻于左右伏冀景仁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默默而無所告語今光宦于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而景仁朝夕出入禁闥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光皆在景仁光所言止于是而已

與李子儀書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作聞喜縣脩文宣王廟記爲馬寺

張共字大成序爲越州張推官作

嘉祐二年丁酉　公年三十九歲

公在并州

五月五日管句麟府軍馬公事郭恩爲夏人所襲殺于忽里堆賴公坐貶節鉞言者欲并及公上書請獨治臣罪朝廷不許

行狀云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貢苞貴羅而民疲于遠輸麟州窮野洵西多良田與夏人接界疆場不明虜盜耕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顧公命公按視公用知麟州事武臣議謂宜乘虜罷兵時築二堡洵西以禁耕者且爲州耳目募民有能耕窮野洵西者長復之如此耕者必眾官雖無所得而羅自賤可以漸紓洵東患顧公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于五月五日夜醉引千餘人渡河時虜兵已復聚恩不爲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顧公罷節度使知青州

公讓銅公墓誌銘云初武臣建議請乘虜罷兵時築二堡于洵西以禁耕者且爲州耳目光還以告公從之既與管句軍馬事郭恩走馬承受黃道元率兵不滿千人涉窟野之西至忽里堆不爲備遇伏恩道元皆殺戮脫走得歸初戰之往也虜兵已復聚戰不敢興役及敗乃言其日行視堡地爲虜所掩以至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爲名移幕府取文書公以築堡之事光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檄光之書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公擅築堡于邊以敗師

徒又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鉞知靑州事未
守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許公
又上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

有晉祠祈雨文　謝晴文　祭晉祠文

并州學規後序

夏六月公離并州收太常博士尚書部員外郎直祕閣
判吏部南曹

與夏祕丞倚書

略云光初離并州一驛留于遞中領所賜書以道
遂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

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爲開述虜侵漢
地事體本末及二堡不可不築之故而氣燄方張
不可鄉邇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乞分取諸君之
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
日與諸君謀議本末令朝廷明知是非夫邊臣欲
自于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
帥則後來者所爲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

論窟野河西修堡狀

略云河西一帶田土積年爲夏虜所侵臣詢訪本
州官吏以虜侵盜日久諭之以理則不肯退縮逼

之以兵則動成戰鬬召之重定界至則偃蹇不來
如何區處可以不戰而得所侵之地宜吏皆言州
城之西臨窟野河自河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
堡障斥堠以此虜得恣耕其田虜騎直至城下而
州人不知今城乘虜騎退散之時急于河西二十
里左右增置一堡每堡不過十口可成比至虜中
再行點習此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爲害如此則麟
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所
侵之田虜皆不能耕種矣臣心亦以爲虜侵耕至
河則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爲麟州耳目藩蔽

于事誠便遂具以所言白于龐籍籍用臣言卽牒
麟州令脩築二堡因欲乘閒故不取旨俟報但
會奏知而已不期牒到之後元來興修虜已復大
集兵官但齋酒食不爲戰備以致喪敗此乃諸將
特勇輕敵之所致非修堡之過也況自元昊納款
以來麟州修建堡寨及出兵過窟野河西者前後
非一次雖與虜遇未嘗敗北則知今日之敗在于
無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今議者乃悉歸罪于龐
籍臣豈敢晏然不言苟求自免雖不肖義不忍
爲伏望陛下獨治臣罪以正典刑

第二狀

略云先曾奏陳爲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未奉
俞旨今竊聞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
伏自念修堡之事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今籍等先
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況臣
在并州日龐籍凡處置邊事無一不詢及于臣臣
以知慮淺短上爲朝廷之憂下爲龐籍之累復不
即重誅罪戮愈重不容于死伏望察臣前後所陳
本末嚴賜誅譴以正刑書

九月二十四日答明太祝忱書　答陳祕校充書

作迺書序　功名論　知人論　古文孝經指解
序　進古文孝經指解序表內云臣幸得補文館
觀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傳注遺墜殘缺以文史爲職竊
所聞爲之指解則知當爲直祕閣之年注云元年
者蓋誤也

馬氏譜據長編云至和元年十一月丁未公上
古文孝經詔送祕閣按公以至和二年六月離
并州始改太常博士直祕閣判吏部南曹則當
元年方在并州外任如何云以文史爲職得見
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傳注乎馬譜與長編俱誤
也

譌程夫人墓誌銘夫人爲二蘇之母
以四月癸巳卒

嘉祐三年戊戌　公年四十歲

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

按是年公乞虢州狀云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
未嘗得近鄉里展省墳墓近方欲上煩朝廷陳
乞家便一官爲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所以未
敢陳請今知已降敕命授臣開封府推官伏望
聖慈矜察云云是知判吏部爲嘉祐二年開封
府推官爲三年也

八月二十七日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假使其眞
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恐爲遠人所笑乞厚
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

有交趾獻奇獸賦　作朋黨論

嘉祐四年己亥　公年四十一歲

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

按公乞虢州第三狀臣自去歲蒙恩除開封府
推官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兩曾乞知虢州不
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
就職以來已踰半載今竊知已降敕命除臣判

三司度支句院是知與開封府推官隔一年當爲嘉祐四年也　馬氏譜編在五年庚子公年四十二歲者誤

誤石昌言哀辭

辭云余與昌言同年登進士第遊好凡二十年又云前年光自晉陽歸昌言延我于中堂酌滑臺暑醪以飲我則知公離并州在嘉祐二年六月而公爲杜君作誌亦云秋光在京師也

誤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庚子　公年四十二歲

判度支句院

按公論財利疏有云臣到判度支勾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發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則是己亥庚子二年也

誤贈太常博士吳君墓誌銘　諱元亨公之從母夫也

誤贈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　公再從伯父子里登進士第宋史有傳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嘉祐六年辛丑　公年四十三歲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命同判尚書禮部

按公辭狀云臣向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句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卽時就職臣意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辭之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辭差修起居注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聽許臣乃追自悔恨嚮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況臣與安石相去遠甚今乃與同被選擢比肩並進據宋史仁宗本紀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安石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直集賢院明年除同修起居注安石辭狀云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涉五年知爲是年七月無疑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六月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是月壬子朔由壬子數至丙子當爲二十五日此云七月者蓋朝命以六月下公入院辦事則在七月也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釣魚有奉聖旨次韻御製詩

五月二十八日上日食遇陰雲不雨乞不稱賀狀

略言欽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覩近世以來厤官先具日月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不滿分數百官皆奉表稱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應著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厤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臣職在禮官掌奉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是歲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至六月一日果食四分而雨不復稱賀自後遂寢以爲常

七月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按公于治平二年七月六日辭龍圖閣直學士狀云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涉五年知爲是年七月無疑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六月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是月壬子朔由壬子數至丙子當爲二十五日此云七月者蓋朝命以六月下公入院辦事則在七月也

上三劄子

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姬煦姑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是爲人君之仁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是爲人君之明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是爲人君之武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有所敷奏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萬一有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勿以日月積久而置高位勿以

資塗相值而居重職勿以名行賞而天下得僥名以求功勿以文行罰而天下得巧文以逃罪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行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書一冒中一下中書一下密院

八月十五日論赦及疏決

略曰古之赦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是使猾吏悍民亡匿不過周歲則晏然復出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赦致愚慤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

志滿氣揚又祖宗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皆遇降一等近歲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此所以使百職廢慢姦邪恣睢者也

十七日進五規

一曰保業　二曰惜時　三曰遠謀　四曰重微

五曰務實

二十五日論舉選進士

乞天下諸州府軍監任內舉德行經術一人大藩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舉三人兩制以上歲舉一人舉狀送下貢院擇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本

貫敦遣赴闕試經義時務策各一道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美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若犯私罪及正入已贓舉主連坐不以赦原若因勢要而舉之及爲人屬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以枉法論又明經一科少有應者蓋緣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乞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但能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已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者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以已見穿鑿雖文詞辯給亦降

爲不通凡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
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
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
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
閏八月八日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
略曰今之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
是以官愈多而事愈廢欲治而清之莫若于舊官
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宰相第一兩
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
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
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
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數若
上等有闕卽于次等擇才以補之
十三日辭免北朝國信使
略云臣緣名犯北朝諱所行文字雖可改更竊慮
臨時語言不能記憶或有觸犯又臣體羸多病性
不耐寒兼不經館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
訥恐辱王命伏望聖慈別賜差官專收
差人

免驅車涉沙漠尙容載筆侍宣溫之句
二十六日入對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
果斷力行仁宗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
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
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
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
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韓
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
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
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
送中書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
見公達此意耳
是月同范鎭赴崇政殿覆考應制舉人
試卷內圖毬兩號辭理俱高絕而毬所對事目有
瘡落公與范公議以圖爲第三等毬爲第四等考
官胡宿力請黜之公言毬所對于四人中最爲切
直若不蒙取錄恐天下謂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
科而日後將以直言爲諱乃復收入等圖蓋蘇軾

卷蓋蘇轍也後子由有挽公詩云少年眞猶箭射策本鼇疏欲廣忠言地先收眾棄餘蓋指此

是役也王介甫亦與有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詩介甫是時知制誥不肯撰蘇轍制詞韓魏公改命沈遘爲之蓋此時氣類已徹分矣

九月公復上疏臣向者進說陛下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

判宗正寺

論荒政

略曰今歲淮南兩浙因今歲水災乏食民往往販鬻私鹽至有持兵刃與官軍拒鬬相殺傷者此大盜之漸不可不禁止蓋由利之所在有司推之太急故抵冒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

十月初二日論蘇安靜不宜充內侍省押班

十一月十四日論張方平不宜任秦鳳路經略安撫使

略云方平知秦州日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

境慙擾失度移牒鄰路索兵自救仍飛奏上聞致
朝廷疑憂已而按官皆無事實身爲元帥乃怯懦
輕易至此萬一疆場實有警何以待之伏望嚴加
譴謫更擇明知沈勇之人以代其任
二十五日乞懲勸均稅官吏
有答劉太博恍書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
銘
十二月十四日論復菅豐州
略云豐州地勢孤絕外迫蕃境向有永安來遠保
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自元昊攻陷州城三寨蕃
族盡爲所虜今所存唯正墟草莽而已若建以爲
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
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此所謂徇虛名而受
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嫌其踞外乃于其
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疏惡難守今既修
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不若徑遷堡
于豐州故城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
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
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其蕃庶如舊然後升以爲
州未晚也

嘉祐七年壬寅 公年四十四歲
公知諫院
正月十二日論上元遊幸
略曰上元觀鐙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與百姓
同樂爲太平之榮觀去歲諸州多罹水旱有司不
明大體務修故事不稱陛下子惠元元之意又連
日遊幸在于聖躬亦爲煩勞伏望停止以安養聖
神幸甚
十九日論以公使酒食遣人刑名
略曰聖王之教尙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
本既醉行葦美燕好之相樂禮有幣帛饗餼行于
邦國贊獻飲酒施于鄉黨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
以微文刺舉苛細至于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
累成過抵以峻法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百
司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
臣請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
者並須臧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及以飲
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
論諸科試官
略曰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

所解諸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唯國家本設六科以求通經之士竊唯去歲貢院出題曲爲奇巧或棄令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去設科本意甚遠是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學者從此益棄本原殆非崇經術之道伏望朝廷委官覆考仍敕貢院將來科場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仍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將諸處考試官行詞則彼皆無辭而人亦不以爲駭異謂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可畏憚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觀法四方昭示來世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另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闕仍敕公主若屢違詔命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

二十八日論上元令婦人相撲

略曰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資臣竊以宣德門乃國家之象魏而使婦人竊戲于其前陛下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汚瀆聰明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望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令後婦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眾爲戲

二十八日論李璋知衛州

略云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璋出知衛州充國公主入居禁中璋母楊獻其兄璋之宅家人悉令散遣伏以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兩露之

感悽愴之心乎宜且留李氏徐以義理曉諭公主
庶幾回心易慮復歸本宅若公主必無復歸李氏
之主者則瑋既蒙斥逐公主亦不宜全無貶損
詔公主降封沂國

判檢院權判國子監

三月除知制誥力辭章至九上乃許
有上麗始平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
五月十一日有上殿謝官劄子
六月二十九日上讌習疏

略云頃年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得以便
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改河東一路總二十
二州軍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之權不能過也將相
大臣典州者多以貴據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
舉職又朝廷務省事前行姑息之政至于胥吏譴
譴而逐御史中丞臺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
而獄不窮奸澤加于舊軍人罷非犯階級疑于用法其餘有一夫流言于道路
而爲之疑法推恩者多矣凡此皆非所以習民于
上下之分也朝廷如是四方效之于是元帥長偏
裨偏裨異將校將校異士卒紊邪怯懦之臣至有
簡省教閱使之騙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
法使之縱恣誠皆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無所
不至于是士卒翕然譽之一或不然則怨怒讒于
其身而禍亂生長此不已日滋月益豈有異唐之
季世乎

七月上財利疏

略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養其本原而徐取之
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官凡
天下金帛錢穀隸于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

總計使皆統之歲終則會其出入之數若入寡而
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
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二分之一以爲備禦
不虞之計凡三司使副判官特運使及掌內藏奉
宸等庫之官皆察其能否而黜陟其詠賞或謂宰相
論道經邦不宜領錢穀不知治體者之言周禮以
冢宰制國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自古
及今皆宰相職

按仁宗末患在財匱公此疏所云亦與荊公以
宰相領制置三司條例略同矣但公意常主省

國家之用而荊公則欲稱天下之利其用處自
不同耳
八月二十七日乞早令皇子入內
略云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
之富首尾十月其賢于人遠矣然臣等竊以臣子
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
凡宣召皇子內臣皆乞賫降且以大義責皇子守
必入英宗遂
受命
九月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
官奉慰定謚行冊禮事給鹵簿公上言董氏名秩本

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唯皇
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唯唐平
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章
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
十二月論壽星觀御容
先是本觀有眞宗時所畫壽星內臣吳知章稱是
眞宗御容欲張大其事遂更畫御容爲壽星服以
易其像改爲崇先觀知章又請別建更衣殿及請
屋宇所費鉅數十萬公上言祖宗神靈所憑依止
在太廟木主未聞別有象設漢氏始爲原廟已爲
違禮者所譏況畫御容于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
之服其黷禮益甚知章妄希恩澤興造事端乞下
所司明正其罪厥有創漆厚守乞一切停止
二十二日論后妃封贈
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
上言禮之所慎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益引
御製夫人坐正爲此耳或謂外延兩府皆贈三代
妃正一品不可以後之此又不然夫禮內外異宜
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爲臣俱贈三
代不足爲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
此尤宜分別名器以防僭差者也
二十七日奉和御製龍圖等閣觀三聖御書
進瞻彼南山詩表
略云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再幸天
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及先帝御書
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并御墨紙筆以賜
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
比罷而龍其酒醪看敕羅花金器多出禁中于二
十七日仍面諭羣臣前日之燕辦于造次未盡厥
心故欲重與卿等爲樂今天下方無事無惜盡醉

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于前其所以
勞來存撫羣臣莫非出于陛下之志是以羣臣喜
沐寵光渝肌浹髓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臣願
推此心以被天下將見四海之內無不沈酣于茂
恩饜飫于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瞻彼
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

嘉祐八年癸卯　公年四十五歲

公知諫院

春正月己酉公同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三月戊申故相龐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

是月仁宗崩四月朔英宗卽位得暴疾詔請皇太后
同處分軍國事

四月十三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
于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
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覘盛德大臣忠
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
辟奎者當信之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
勳者當疏之遠之則天下服

十五日上遺賜疏

時仁宗遺賜金珠直百餘萬公所得近千緡乃率
同列上疏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常用乾興
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
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
氏義不藏于家

二十七日上皇帝疏

略云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選擇陛下于宗族之
中授以天下恩德隆厚踰于天地漢宣帝爲昭帝
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有天下
自以爲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
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
之願陛下深以爲戒杜絕此議勿復聽也

上山陵擇地劄子

略云大行皇帝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
遣使按行山陵未知定處或欲于永安縣外廣求
吉地臣以陰陽之書使人拘忌而多畏向以謹于時
日之故堅用八月大斂自後聖躬有疾至今未廖
其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葬永安已百有餘年宮
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唯更須創置民

力弗堪亦恐大行皇帝眷戀祖宗未肯卽安于新
陵也
五月二十一日論御藥院內臣中職任最爲親近祖宗朝
略云句當御藥院內臣中職任最爲親近祖宗朝
恐其名位寖崇則權勢太重故常用供奉官以下
爲之若轉至內殿崇班則令出外此誠防微杜漸
至意近歲頗隳舊法往往閒理官資久而不去深
爲不便今踐祚之初宜革積弊乞自今後凡轉官
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遭祖宗之制不
得仍留內廷差遣

是月有祭龐潁公文
六月一日上祔廟議
略云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
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
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倘在三昭三
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
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
主瘞于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
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
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以太祖未正東嚮
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
并昭穆而爲七也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
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于夾室高宗祔
廟又遷宣皇帝于夾室皆祔六世此前代之成法
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
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
祖親盡當遷于西夾室于先世典禮及近世之制
無不符合矣
議旣上禮官孫抃等以爲廟數未過七世而遷之
古無其比寢不遷至英宗祔乃遷藏熙寧中安石
當國復言僖祖廟比穆契不宜毀廟而下祔于子
孫宜還廟享韓維孫固等議言太祖靖大難垂統
百世宜爲宋太祖僖祖仰尋功業未見所因似未
可引契稷爲比神宗頗主維固議而安石持之堅
卒奉僖祖爲始祖東向而太祖居第四室政和中
蔡京祖之爰立十室紹興南渡建太廟于臨安凡
九世十二室董棻王普等上疏熙寧尊僖祖居東
向而太祖退處昭穆之位上無以當天地神祇顧
歆之意下無以答億兆臣庶尊仰之心速宜正厥
違誤詔下禮官集議不果行至孝宗升祔鄭僑等

據以爲請諸儒樓鑰陳傅良等翕然附議相汝愚主之于是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始正太祖東向之位如公議矣時朱文公熹獨主安石之說與汝愚爭辨謂僖祖神主遷于治平末及數年而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元祐大儒程頤議論與安石每異至論廟制則深以僖祖爲不當祧議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以變亂穿鑿得罪公議遂堅守二百年之說並安石當取者而廢之惑已益禮家聚訟從來已久然考之典禮終以公之說爲正卽文公亦未盡合也

是月壬申謚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諱籍

又謚大理寺丞龐之道墓誌銘籍長子與公二十二日上兩宮疏

略云皇帝與皇太后兩宮相恃如頭目之與心腹自後萬一奸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

七月十四日論夏國入弔

略曰陛下繼統之初四裔之人皆欲奉望天表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覩朝故輒敢禁黠今誠卽殿廷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謁瞻仰陛下神武之姿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蠻蟻之眾心服氣沮此上兵伐謀之道也

二十六日論進賀表恩澤

略云諸路轉運使下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等官各過親屬進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一例推恩或所遣不係親屬者亦除齊郎此蓋承五代姑息藩鎭之弊撰之于理誠爲太濫況朝廷以近日官吏繁冗特減諸色奏蔭若如此則向所減省恐爲虛設乞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授以一官其不係親屬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

略云人君之職一在量材而授官二在度功而行賞三在審罪而行罰伏見國家舊制如三司鞫一有吏開封府補一廂鎭之類往往皆須奏聞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今日誠傷煩碎乞概從簡省

陛下養性安身以前念人君之三職幸甚

八月癸未謚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諱閑字雲夫父野有大名

九月二十三日論趙滋宜落軍職

略云臣先曾上言趙滋爲人剛愎不可管軍近聞

盛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編以先帝深
于生民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契丹約爲兄弟
自後和親垂六十年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
小勝以挑强胡臣恐釁隙一開朝廷未得安枕而
臥乞蕩軍職毋使爲國生事
二十九日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
略云大行皇帝在福寧殿自啟殯以來每日裝飾
尼女侍于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
類戲劇兒者無不駭異乞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
發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

類者悉宜撤去
十一月三日論慶祭當親行禮
略云庾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前以木主未
至京師塗中不可一日不虞故權使掌臣攝事今
木主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倘如塗中代攝
于敬慕之情有所未盡今至卒哭倘有三虞乞陛
下親行其禮
再論醫官宋安道宜斥去
略云臣曾上言醫官宋安道等方術無驗乞別擇
良醫未聞施行竊以爲聖體已安今親陛下不親

虞祭乃知殊未痊復竊聞安道等奏皇太后及請
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疾狀如此
其面諛亦可知矣又聞朝廷選擇醫官皆試以難
經素問夫醫者得之于心未必皆讀方書而徒記
是以展轉相仗雷同附和而久不見功也又聞病
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悄良藥而不受者病在
內拒之也今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卻醫
不御則病益深矣不更求名醫弭進良藥縱陛下
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
七日論張茂則
略云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
除張茂則年止四十八歲恐此例一開內臣攀援
求進不可禁止陛下踐祚伊始尤宜謹守祖宗法
以示天下至公者也
二十六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竊聞皇帝向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
擇左右一一上聞致殿下不能堪忍兩宮微相責
望方今仁宗新棄天下天下危于累卵豈可效常
人之家爭語言細故況皇帝自藩邸以至踐祚孝

謹溫仁殿下所親見偶嬰疾沴亂其本性言語動作不自省記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爲怪殿下于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耶乞精擇醫工治皇帝之疾嚴戒左右皇帝有舉措言語不合常度者不得以聞殿下惟和神養氣安靖國家俟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

是日又上皇帝疏

略云臣于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嘗上疏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閒向以聖體未安舉動言語不能自省而左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豈可使天下聞之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開克己自責以謝前過溫恭侍養過于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慊悅宗社永安古之孝者雖不悉之母猶能使之感悟況皇太后聖善著聞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禱神祇憂勞困悴陛下豈可不思有以安慰之乎

十二月二日論後宮等級

略曰前代皆擇良家于充後宮位號祖宗朝猶有公卿大夫女在宮掖者皆須年十二三以上曾工

診視防禁甚嚴近歲頗寖舊制等級寖多監勒牙人使之僱買至有軍營市井婦女雜處其間深爲未便今陛下卽位之初嬪御未備宜乘此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後宮共爲幾等等幾人未足且虛其數已足不可更增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垂之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也

十五日乞延訪羣臣

略云凡人臧之外則目不見里之前則耳不聞天子奄有四海若不問之于人何從知之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值資善堂夜則宿于崇文院以備不時宣召又云爲國之要在審察人材周知下情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渾淆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廢蔽則萬幾乖戾百職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

讓諫院題名記

略云古者諫無官人無不得諫者自漢以來始制官居是職者當置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

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天禧初眞宗詔諫官六員
貢以職事慶厤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
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
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
愼哉

乎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盛今祔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詔從抃議

三月上皇帝事皇太后當如濮王疏

略云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曲盡名之役殊非中外所望逆禮傷孝靈財勞人徒使矣今國喪之後帑藏空虛百姓罷敝乃復興此無僧徒妄求恩澤臣竊爲朝廷惜之

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

略云中書送下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乞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

十七日乞車駕早出祈雨

略云陛下踐祚已踰朞年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暴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王者以四海爲家何必信讐史之言選擇時日而不急百姓之急哉

二十四日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

略云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蓋見刑部格

加則無以致治也長編

夏四月上出宮人疏

略云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其後宮下陳盡放之出宮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癸未放宮人三百三十五人長編

十四日論永昭陵建寺

略云竊聞中旨于永昭陵側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于墳側置寺陷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至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若云資薦求福則仁宗皇帝寬仁恭儉恩治四海何待別置一寺

秩及刑統百姓有犯惡逆以上州縣量事貶降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又因朝廷務行寬政失出概罷不問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官吏遇此等及毆詈尊長者專務掩蔽唯恐上聞止從杖罪斷遣蓋避自劾之恥遂使頑民益無忌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當善善惡惡未聞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也乞今後除去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專令內外大僚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隱蔽不依正法斷遣者並糾舉聞奏以故出人罪論

五月十八日論爲治所先

時皇太后還政于帝公首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隨勢傾移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廢紊臣謂治國莫先于公者此也

十九日論皇太后取索

略云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台同文字于諸司取索立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若皇太后一一須待木閤使臣申牒候得御寶乃供籍處行遣往復太爲迂迴萬一欲得藥餌什器之類有司懈慢不能應時而至有傷慈母之心乞令兩府再議凡皇太后所取一如聖旨立應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

二十五日乞后族不推恩

略云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

許又聞聖旨推恩與皇后本家臣愚以爲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寖進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于毋黨二則示人君卽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私椒房之親于聖德益有光榮矣

二十八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率土臣民莫不稱頌但道路之口皆言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于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使之疑惑恐懼而不敢自親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過疾之際必有讒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搆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于殿下之耳殿下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于眾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愧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今殿下歸政皇帝臣恐讒人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興殿下之計也願殿下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毋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潸泣拜伏感激

推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往來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自得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內外無患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二者得失相去遠矣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孫塔今日爲舊民父母孰云非殿下之力固宜撫存愛念以終太惠不可追數得疾之時以爲罪咎至皇后自章孺之歲朝夕游戲于殿下之懷分甘嗜果撫循煦嫗

有恩無威今正位宮中恃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于殿下或有求須不時滿意則愾懣怨望不能盡如婦姑之禮殿下責之固其宜也事過之後則不宜憎疾如仇讐方今宮闈之內殿下骨肉至親止于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于殿下何有哉夫貴莫貴于爲天子之毋富莫富于四海之養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由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心非木石惟

望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
七月十八日論任守忠十大罪乞正典刑
略云臣竊聞內侍省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
珠數萬兩獻遣中宮仍受中宮賞賜伏以守忠蒙
先帝賞拔日侍左右專以諛諂諂媚求說媚罪
總領近侍子奪自恣援引親黨排抑孤寒罪二
資性貪慳老而益甚珍寶溢私室第宅甲京師罪
三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
雖有瑕疵糾訐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罪四
濮王之薨守忠監護喪事因包奪不滿意誣長子

宗懿以不孝使被譴責感憤成疾以死罪五先帝
屬意聖明守忠沮壞大策希圖倉猝之際擇立昏
懦以邀大利罪六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
日于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罪七及陛下
纂統不幸遇疾守忠增飾語言撰造事迹交搆兩
宮遂成深隙計其深謀無所不至罪八及皇太后
菻還大政守忠陵異炎涼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爲
今日讒皇太后之辭使皇太后終日涕泣恫怏成
疾罪九皇后正位尙新天下聳觀今德守忠輒爲
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

藏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
已收其重利罪十也伏乞明示四方斬於都市
拔此皇后卽宣仁后也三疏中所稱不無于宣
仁有礙而宣仁卒爲婦德之冠元豐末首起公
爲輔相倚任略無猜嫌豈非臣主俱美哉抑或
初正位中宮時因公言而弼成其德者實多歟
又皇后求須必稟于皇太后則公前疏所稱內
廷賜予中宮勿有所專者朝廷已行之矣公之
調停骨肉功爲不小而當日之昌言不諱尤稱

盛事云

論內侍差遣

略云臣向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
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奏陳以爲非便今任守
忠恃此權勢至罪盈惡極幸賴陛下神斷斥而去
之然不收還威福之柄則去一守忠生一守忠也
伏望自今以後一應要切公事並親加選擇必擇
其人忠勤有功者不職則立加貶退不必一一勘

會資序格壽體例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略云勘會嘉祐三年五年七年三次科場內開封

府國子監並約四人五人中取一人及第而西北
河東陝西及近邊糶利等路至有全無人及第者
蓋緣每次所差試官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
卽成風俗淵源漸染文采自工而使僻遠孤陋之
人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豈可大段不均如此國家用人之法
非進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不得及
第而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致使四方
學士老于京師自開藏開科以來遠方舉人憚于
往還只在京師寄應妄冒戶貫比舊尤多朝廷雖

重爲科禁然以美官厚利誘人于前而以苛法空
文禁之于後必不行矣今柳材所請逐路糊名與
在京各以分數裁定委得均平允當或又謂諸路
自以文藝疏拙理宜黜退是大不然國家設官以
待賢能豈宜專取文藝四方之人雖于文藝或有
所短而其餘有益于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豈可
盡加棄斥耶乞隨其文理善惡每十人中取一人
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
不取如允所奏乞下貢院施行

參知政事歐陽修力言其不可者有六略云言事

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
得少故欲改法殊不知四方風俗異宜東南好文
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尙質故進士少而經學
多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多矣若必論
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不可一
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
西北卻須多減東南今東南進士取解者二三千
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裁抑之
矣西北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
取一人已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

增西北則是裁抑者復裁抑假借者又假借不可
二也東南初選已精故至南省合格者多西北初
選已濫故至南省合格者少今若一例十人取一
人則東南必多屈抑而西北必多謬濫至于他路
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者多亦限以十一落之
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
者得合得者落取合顚倒不可三也且朝廷專以
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謬
濫只要諸路數停不可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
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必爭趨而

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法出而姦生不可
五也廣南東西路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
冀作攝官朝廷以北人不使嶺外煙瘴因亦許之
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其謬濫又非西北之
比不可六也臣謂宜且遵舊制不問東西南北混
合爲一唯才是擇又黏名謄錄而考之其無情如
造化其至公如權衡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
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藝耳
安能必取行實之人哉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吉城經齋

按分路取人公與歐陽公各執一論端臨馬氏
以歐陽之說爲是然南人之優于北者文藝耳
朝廷取人固不專尚文藝況宋鉅公碩德多
出西北故有祖宗朝不用南人爲宰相之言則
又似公之說爲允也

二十八日論程戡施昌言

略云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不可不備伏見鄜延經
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
昧皆以斗筲罷懦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一旦警
急必敗大事乞早擇智勇以代其任

九月三日乞日御講筵不宜于重陽後罷降

十月十日論除盜

略云竊聞降敕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委是家貧
偷盜斛斗者與減等此大不便周禮荒政十有二
皆拓寬大之恩獨于盜賊愈更嚴急頃年州縣務
爲小仁凶年小加寬縱必至盜賊公行或死或流
然後乃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則是勸民爲盜也
恐始于寬仁終無酷虐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伏
望收還此敕嚴責州縣多方擘畫救濟如有一人
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捕捉依法施行

論備邊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吉城經齋

略云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來致祭高宜押
件入京語言輕肆致使者自訴于朝臣當時與呂
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不以爲意今諒祚攻圍堡
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朝
廷乃更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若
更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審將何以待之伏望博
延羣臣訪以馭邊之策不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
患

論蓄積

略云近歲宮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一有水旱則

無以相救欲開倉振貸則軍儲尙猶不足欲括取于蓄積之家則富者又將告匱又使民閒不敢積貯儻凶歲復至更于何處取之臣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而向時有司豐年不肯預爲收貯直至凶歲更行收糴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則搜括無異寇盜緣此穀價益貴伏望敕下災傷州軍見今收糴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之處盡數出糶振貸并諭諸積之家許行起息借貸與人候豐年官爲理索委轉運使相度豐稔之處價賤者廣謀收糴價平則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卽于他

處那移應副論者必謂官無閒錢臣見沿邊州軍凶歲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豐歲可糴一石臣不知有司何故于凶歲則有錢供億至豐歲則云無錢也

十一月十五日論軍中階級

略云祖宗鑒唐末姑息之弊立軍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有敢違犯者罪至死近歲主兵臣僚好施小仁務行寬貸遂使偸惰慢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是活一人之命而軍法不立漸至下陵上替所繫乃億萬人之命也伏望申明階級之法敢有輒行寬貸者嚴加罪譴

二十二日乞罷陝西義勇

韓魏公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稍加簡閱卽唐之府兵也陝西事當一體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陝西諸州籍每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公上言此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國家無分毫之利何謂于民有世世之害河北陝西河東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色役並上等有力戶充其下等人戶除二稅

之外更無差徭自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于三路八戶不問貧富但有三丁之家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强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募將陝西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正軍其河北河東稍緩遂只刺手背皆爲義勇比于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成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羅壞販賣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數頭寧無敓掠是于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

若果然無害于民則民皆樂從又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況陝西于歲麻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捉矣今又取其次丁充義勇不較之河北河東而更甚乎且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必隨而補之是使陝西之民世世子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于國無分毫之利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眾可以立具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姻族平居相

與拍肩執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平居無事聚集教閱則上有行陣旗鼓關弓續弩坐作叫噪一聞敵寇大入邊城不守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風聲鶴唳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逃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臣故曰于國無分毫之利也又曰今建議者必曰卽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閒台于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閒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眾矣萬一敵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卽歎美以爲眞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鄉聚戲閙敵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閒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

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又曰臣于康定慶曆閒丁憂在陝備見當日籍鄉弓手事始者明出敕牓云但欲使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曉猶未收而已盡刺充保捉指揮令于逐州屯戍完當此之時自陝以西號哭之聲滿野盡室逃避官中豢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鞭朴流血臂脛刺面之後人皆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糈不足以自贍須至取于私家或至屯戍在邊則須千里供送而又財產已銷可鬻以至于孟況其平日所習唯桑麻耒耜至于甲胄槊矟日加

教閱不免生疏而又資性愚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卽思退走不唯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復歸處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今朝廷雖云止剌手背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朝廷號令前後失信已多雖復家至戶說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萬一諒祚大舉入寇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取諒祚之笑而已凡六上劄子五進狀不聽

公復至中書與魏公辨魏公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榮籠使驅閩谷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公曰兵貴先聲者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下離析之時則置一國之年于上而以朱書諸國之君及其元年繫于其下從而數諸國之年則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爲五卷命曰歷年圖後注云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并論序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

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魏公默然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公慮

按稽古錄是年十一月乙亥詔刺陝西農民爲義勇無慮十四萬人

十二月五日乙賜降黜

略云臣以論陝西義勇事不當上意乞賜降黜夫蒙施行蓋謂臣一言不從未可遽求引去然臣非獨爲此一事而已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比于臣未作諫官之時無分毫之勝豈可不自媿恥尙竊

寵榮云云

是年進歷年圖五卷

稽古錄序云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舉其大要集以爲圖每年爲一行六十年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其天下離析之時則置一國之年于上而以朱書諸國之君及其元年繫于其下從而數諸國之年則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爲五卷命曰歷年圖後注云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并論序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

年所進不可考其月日故附載于此

治平二年乙巳　公年四十七歲

公知諫院

正月十日論陳述古宜加重辟

略云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曾因巡邊妄奏西鄙寧靜後因副總管劉凡稱西人將入寇怒其與己違異摘移凡知鳳翔府未幾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數千人亦不發兵救援朝廷止勘其奏狀不實及擅移劉凡以爲罪不至重臣竊以熟戶蕃部及弓箭手皆生長邊陲習于戰鬬國家賴以藩蔽招募之兵及千人特遷一官以此冗兵愈衆國力

述古自避讎覆之辜抑遏將官不許救護致委數千戶于虎口恐後日諸路皆不敢于極邊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爲害不小乞投之荒裔以謝邊民

十一日論皮公弼不宜權發遣三司判官

略云伏聞皮公弼所在以貪鄙致富在京師造請不倦近降詔書權發遣三司判官九年之內擢爲職司是開此僥倖之門以爲佞邪躁進之途也伏望勒歸本任

十三日論王廣淵不宜除直集賢院

略云廣淵雖薄有文藝而善進取稱爲第一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紹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紹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悉力趨奉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以文章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

二月五日論招官

略云臣聞朝廷于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處又招飢民以充廂軍竊唯西邊用兵之時廣加招募之兵及千人特遷一官以此冗兵愈衆國力

愈貧見今府庫殫竭倉廩空虛不知何苦更復召募是蓋只取虛數不論疲軟況飢民止因一時乏食若刺以爲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伏望罷招禁軍據所有斛斗救濟農民俟豐稔仍復舊業幸甚

二月蒙恩給假至陝州葬黃夫人感懷紀事詩蓋自皇祐二年庚寅書歸至是十六年矣有十六載重歸順塗歌式微之句又辭憤詩一首自序云嘉祐元年通判并州因公事至絳私歸拜墳不敢至夏縣而去于今十年有十年一展墓旬浹復東旋之句遊三門開化寺有我來何所得聊此濯塵纓之句

十五日宿魏雲夫山莊
詩有云不惜煙霞地暫容韁鎖身明月空回首白
雲應笑人
登平陸北山回瞰陝城有奉寄李八丈學士詩相
望依仁域棠陰接故園懷歸聊露請予告辱推恩
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硤石山中今方盛開馬上口
占一絕云西望飛花千樹暗東來芳蕊一番新行
人不惜泥塗倦喜見年光兩處春
四月十九日論錢糧
略云臣今蒙恩給假至陝州硤石縣見緣路諸州

倉庫空乏至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支給
其餘臣所不到處可知窘竭如此何以爲國伏望
明諭中外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糧利害者並
許上書自言擇其材幹出羣者爲轉運使副判官
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撮計天下錢穀盈
縮以行升黜
與翰林學士王珪等上濮安懿王典禮議
時英宗已大祥初公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
事言漢宣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
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既而韓琦等

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
有司集議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
制以上議王珪等相視莫敢發公獨立議云爲人
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敬愛之心分于彼則
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
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
泥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
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祇
承天地之意于宗室眾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
業陛下今日所以宜展端冕子子孫孫萬世相承

者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謙國太夫人
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改封大
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珪卽命吏具以光手劄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
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
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
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爲期而不沒父母
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
稱皇伯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之道請下尚書集議

五月十二日論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不宜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

略云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熟戶番部叛亡幾盡宜加譴責豈宜更授以重任乞改前命于遠小處責降

六月二十八日論北邊事宜

略云近聞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竊以國家當戎狄附順之時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益使戎狄有輕中國之心近者西戎之禍生于高宜北狄之禍起于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便其官司自行禁約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

七月初六日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

公辭狀略云臣準閤門告報已降敕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到今已涉五年國朝以來居此官未有如臣之久者與人立敵前後甚衆朝夕冀望解去不意更加奬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既荷寵祿則猝無得去之期禍敗必不可免伏望聖慈憫其久在諫職使得息肩于外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所除龍圖閣直學士敕告更不敢祗受

狀三上尋得旨免諫職餘依前降指揮

八月十一日上疏論三事時京師大水

略云近日水災之變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覩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皇太后鞠育聖躬在于襁褓陛下有疾皇太后于先帝柩宮之前叩頭祈請願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于陛下不幸爲讒人離間遂介然有隙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之中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于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希冒省視今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十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愁

憤怨若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此
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厭倦萬幾遂以天
下之事委之兩府陛下卽位益事謙遜凡有奏請
不肯予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肯不能去知
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
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蔽
蔽大臣裁定政事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
自以聖意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
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是陛下獨取
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以君相之重而

欲以賤臣校其勝負是以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
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伏願于此
三者皆留聖念行以至誠勿謂空言人心旣悅天
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豈不美哉

十四日乞節用上殿

略云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復遇大災非痛自節
約無以應答天意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
乘輿服御之物下至頒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
損出六宮冗食之人罷後苑文思苑所造淫巧服
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
浮費一切除去羣臣勿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
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亦令有司參
詳減省臣聞凶荒殺禮事天貴內誠而賤外物故
器用陶匏席用稿秸況于儀仗之類何爲不可減
乎此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唯在聖
意斷之而已

十七日論滑安懿王典禮

略云向者詔羣臣議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
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而政府獨
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辭說惑誤聖聽臣請爲陛

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卽出繼之子于所生稱父母之明證臣按禮法必
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
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光
皆稱其父爲皇考夫宣帝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
皇考而卒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至光武名雖中
興其實創業卽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
其謙遜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而
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乎設使仁宗

尙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

歐公言行錄公嘗自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于弟書院中几閒有之因取讀見爲人後者爲其父齊衰杖期云云其意與修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據此歐公于禮經實屬鹵莽此語乃其從實供招而復云得之多則仍是護前如此大事豈容以護前取勝也

乞改郊禮

略云國朝之制三歲一郊仍于其閒改用禮者甚眾非奉天之意有倦略事有不得已者也今暴雨爲災圜丘之側流潦尙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加以寒冬將近諸營漂沒屋宇敗壞衣褐俱盡臣謂此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隨時損益于九月十月之閒于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無便于此

十月乞經筵訪問

略云臣備員勸講見陛下好學不倦然未嘗發言有所詢問恐未能宣暢經旨乞自今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

十二月十七日乞令選人試經義

略云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流內銓試詩賦論或五經墨義十道近來多乞試詩就使詞采高妙施于治民亦無所用乞今後試孝經論語共三道仍面加詢問使之口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並與家便差遣庶使公卿子弟皆向學知道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四十八歲

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正月辛酉從兄太常少卿里卒于乾州官舍公作墓誌

十三日論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

略云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大統尊其父爲皇者自漢哀帝始其後安帝靈繼之今陛下法漢之昏主不足以爲榮仁宗德澤在人海內所以歸附陛下者以親奉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加尊號于濮王亦復何益此王孰不解體不足以爲利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于濮王于濮王亦復何益此蓋政府欲文過遂非不顧于陛下之德有所虧損也又聞欲託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豈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

進通志表

略云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去其要爲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伏遇皇帝陛下留意藝文講求古訓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于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

二月八日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不宜出外

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奉敕修纂類篇

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奏今脩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脩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脩纂久之洙

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祕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見類篇後記）

三月二日論傅堯俞趙鼎趙瞻不宜出

時三人新使契丹還上疏乞與諫同貶

十一日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

略云臣于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尊之事及政府請議典禮陛下令候過

大祥臣與傅堯俞等六人即白政府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禮官詳定臣又獨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今堯俞等皆已遣逐而臣蒙恩除龍圖閣直學士同罪異罰有累公朝臣實降無顏尚居故位乞一例責降

夏四月辛丑詔編歷代君臣事迹

公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學者不能綜況于人主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凡關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以爲法惡可以爲戒者依左氏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約戰國至秦二世爲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續其書置局祕閣公又薦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有史學乞同修詔從之

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

此據續通鑑所載案公作十國紀年序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同修公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當精史學臣所知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與此所稱翁源令稍異

公與劉道原書云近因修南北朝通鑑得細觀李延壽書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朝正史無煩冗雖稅之詞猶謂可亞陳壽恨不作志使數代制

治平四年丁未　公年四十九歲

公任龍圖閣直學士

春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卽位

二月公知貢舉

公率同列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榜長編

宋初承唐五代每歲一行貢舉至眞宗天禧三年改爲四歲一行至仁宗嘉祐二年改爲閒歲一行至是始定三年一貢舉之制百世不改案稽古錄云是年十月丁亥詔自今三年一開舉場

參知政事歐陽修疏薦
略云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純正學
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議言嘉話著在兩朝
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聖體稍安輔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
年間未有定議最後光數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
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
子實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益以
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
由是言之光于國有功爲不淺矣而其識慮深遠
性尤愼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今雖侍從
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忝在政府
詳知其事不敢不奏
按公以濮議與歐公齟齬爲不少矣而歐之薦
公不遺餘力古大臣之用心如此未幾歐罷參
知政事而公遂駸駸大用
三月除翰林學士固辭不許有辭免翰林學
士狀二劄子一
帝面諭公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
唯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
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
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曰不能四六何
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堰公受告拜而不受
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
懷中不得已乃受行狀
閏三月議祧遷
略云臣先于嘉祐八年仁宗祔廟時已曾上言僖
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爲然朝廷遂從眾
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是以前代帝
王于太祖未正東向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
僖祖于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臣愚以爲
仁宗祔廟之時僖廟已當遷于夾室今大行皇帝
祔廟顧祖當遷于夾室臣既承詔旨與議不敢不
盡所見以對
是年英宗升祔始遷僖祖于夾室後踰年六年
王安石復用元絳之議謂若是則子孫得以功
德加其祖考乃復僖祖還太廟爲始祖王俾曰
其矣禮之難言也宋興創業垂統實自太祖而
始祖之奉乃捨本統之所因而推追尊之所自
是豈合于禮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

也至今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按伊川謂畢竟介甫所見高于世俗之儒朱子因之遂力祖安石議而細韓維孫固及公之說與汝愚爭辨夫程朱大儒豈後世所敢輕議然公此議畢竟允協後之議禮者自辨之

夏四月除御史中丞

初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班爲跋扈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爲過言詔陶爲翰林學士而公爲御史中丞兩易其任奎又言陶排抑忠良不黜無以貴大臣展布陶

遂言奎附宰相斌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奎亦罷知青州公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誠過然自頭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候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于陶今與陶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請且留奎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帝並從之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略曰臣蒙恩備位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言先以脩身治國之要爲陛下陳之此太平之原本也脩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臣爲諫官時即以此六言獻之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五月十二日乞留韓維呂景

略曰二人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于臣僚中最爲難得一旦俱從外補臣竊爲陛下惜之必若不可留乞于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員內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

二十二日乞節省御史條約

略曰伏見國家近選御史官拘定資序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苟資序相值則又未必賢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乞自今減省條約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

二十四日上聽斷書

略曰近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讎敵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已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紛紛日鬬而未有已也人君當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乞自今後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惜言者言者所陳果當

不必曲徇大臣位無高下言無先後唯是之從若其人固有爭執陛下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于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是非顯然而其人彊很不已雖加乞不更責降王陶

初陶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

略云竊聞政府以王陶謝上表語言狂率恣爲詆毀欲乞重有責降臣伏見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爲太重今若又以表文爲詆毀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議于此乎在伏乞于宰臣進呈之際論以疑人之言不足深責前已斥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則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讒切朕躬不無過敢之語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必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耶此非欲保全王陶欲使臣僚知陛下英武他日大臣偏有恣妄臣下敢言之耳

按公疏中口口不滿魏公豈非以其刺義勇事太固執耶然王陶謂魏公跋扈實出小人傾險覬居重位非姻唐子方于文潞公之比但魏公遠斥以保全大臣豈可謂之阿附哉乃公于王陶則曲爲寬假于魏公則責賢者備詖邃魏公大度于公始終無嫌閒若荊公當不免虎口矣

六月三日論王廣淵

略曰臣待罪憲府受任以來于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姦邪交結近侍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已而以舊職出知齊州仍賜章服公言如此乃是賞之非斥之也乞依臣前奏并去比來章服

論郭昭選等不宜除閤門祗候

略曰國初草創天步甫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日近遂踵爲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概超遷謂之隨龍夫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又聞因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此尤不可陛下之于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爲置權柄當快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預陛下亦不當聽從

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且不許況爲他人求官職乎

六月十一日論高居簡不宜仍句當御藥院乞加寬逐

略曰祖宗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至內殿崇班即令出外蓋以日月淺久官資稍高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慮至深遠伏見高居簡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宜亟行竄逐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此特以待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者則可爾豈所施于閽閤小臣彼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豈宜離去伏望陛下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

按宋之法制如此豈復有明季宦官之禍況宋制內官極品不過云內殿崇班而明乃有司禮秉筆之柄以稱綸之柄寄于閽寺之手紀綱安得不倒置哉

六月十七日言振贍流民

略曰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給河北經過流民大人一斗小人五升仍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恐朝廷此舉有損無益何則民之去來視乎利害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口舌所能告諭今京師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未流移者聞之亦且誘引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饑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夫民非樂去其鄉直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上下偷安莫爲久計一遇水旱則索然無以相救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民不聊生攜老負幼襁屬道路無所依進退失據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以臣愚計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監司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先振土著農民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麻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之日官爲理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而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縣縣皆然豈得

復有流民哉臣向謂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于目前者此也

按公此疏則貧民舉債富民取息官且代爲清理是勸富民積蓄而使貧民有可生之路也荆公乃惡其兼并而欲以青苗代之夫使民與民交易雖兼并不至甚病而況又有官法以持之若使官與民交易則有州縣之抑配吏胥之侵剋里正之追呼官府之敲朴如以石壓卵其勢立碎患不可同年語矣且官出印厭則富民不敢重取利貧民亦不敢不思償又此止行于凶歲非如青苗之法歲歲必欲取四分之息也其利害之相去不較然遠哉

本朝上蔡張沐爲內黃令歲饑勸民富出貸令俟豐熟日出息以償未幾富民爭出粟縣遂以濟張清恪公伯行救荒事宜亦云勸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日償還如有姦猾之人不肯償還者官爲理索追比不令遞欠是近世名賢猶有舉行公之遺意者

七月二十七日論王中正不可句當御藥院

略曰伏見陛下盡罷寄資近臣高居簡等令補外中外欣然莫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句當御藥院是去一居簡也中正素與姦猾顛好招權又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羣臣能否夫陛下有腹心耳目股肱之臣天下之事何患不知今乃深處九重之內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哉甚邊邪得以逞其憂悕而陛下爲之受其譖謗也聞中正差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臣恐天下將與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此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

論王中正第三劄子

略云伏奉手詔王中正等事得之何人臣蒙恩擢御史中丞凡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賓客前後非一人至事之有無唯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戒

八月八日英宗靈駕發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公奉

敕充山陵儀仗使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充盤纏
二十九日降中使賜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充盤纏
三上章辭從之
九月八日論石椁
略曰永厚陵皇堂卷葬石四重其二重並寄枋木
之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爲枋木終歸朽腐異日
石隕墜于梓宮非便毀自聖謀欲爲石椁而修奉
山陵都護宋守約鈐轄張若水乃敢百端沮難令
石匠作頭供狀稱進入梓宮後連夜造作計二十
四時辰方得了畢如別差人定奪能先得了當者

甘軍令不辭是致日期皆曾改移臣目覩內臣黃
懷信用夷牀經牀等下梓宮數刻之間安厝已畢
乃知守約等欺罔挾詐乞嚴行責降遇赦不原黃
懷信宜優與酬奬
論衙前
略曰近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
積穀求致厚產令中外臣僚詳定利害奏聞考臣
見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改置鄉戶衙前又以
諸鄉爲戶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數選物力最高者一
戶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及增取二分以備水

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
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抉以爲衙前矣況敢益
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愁焉傷之安有聖帝在
上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伏望特下指揮令州縣
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
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庶令百姓敢營生計
此荆公僱役之法所由始也其法分民之貧富
爲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
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先是州縣雇
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及增取二分以備水

旱謂之免役寬賸錢

當時以衙前爲重役當之者無不破家竭產緣爲江南東西路安撫使復爲五則衙前奏行之民以爲便及爲三司使首建議除鄉役及斗手與鬬除外其餘並出錢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刑公頒條例司深以爲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他役上下皆以爲便范忠宣獨憂之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錢今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豈不便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過三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于官矣民又坐食于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捨所有而征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爲便窮民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眾民愈不勞今若出錢免夫雖三分之二亦可取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掊克之吏則爲民之害無甚于此

九月二十四日論橫山

略曰臣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壞側欲以橫山之眾攻取諒祚朝廷許令招納臣竊睚諒祚雖時有僭窺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恐邊事之興由此而始壞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迄今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安有虜中全不覺悟寂無誅討者臣竊疑其內挾詐謀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愚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爲以

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弱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若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壞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愿反側不安欲藉大國之威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蓋亦自誇以求售實未必然借令實能舉兵以敵諒祚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眾南奔中國諒祚懲其境內之民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

移所能解臣恐朝廷不唯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嚷側也若嚷側餘眾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側餘眾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為中國之患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今內郡無一年之蓄左藏無累月之財民閒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為流殍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教閱稍頻則益懟怨望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破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國勢如此乃欲挑陛下何從知之臣恐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非國家之利伏乞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

論張方平不宜參知政事

略云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姦邪貪猥眾所共知兩府係國安危苟非其人為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緘默

復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時朝廷遣將神謀發兵迎之取綏州得戶萬五千兵萬人費六十萬萬貫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西方用兵自此始

拔行狀及綱目通鑑皆云西戎部將鬼名山此云輕泥嚷側小異

二十七日論不得言赦前事

略云伏覩手詔中外言事按察官司不得以赦前事舉劾臣唯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劾平民禁之誠為大善至御史言事之臣恐難一例何則御史主于糾摘姦邪姦邪之狀非一日所為國家數下赦令一歲或至再三若赦前舉不得言則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朝廷誤用姦邪之臣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非國家之利伏乞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

論張方平不宜參知政事

略云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姦邪貪猥眾所共知兩府係國安危苟非其人為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緘默

復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初公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故罷公中丞仍還經帷通達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帝曰所以從光者

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

是月王安石亦除翰林學士

按行狀不載論張方平事蓋方平素與蘇洵游故公爲之諱也

十月一日再論張方平

略曰臣近上言張方平事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譖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加美職未曉所謂伏望察臣前言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祗受

温公日錄云延和登對論張方平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猥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況陛下新卽位萬一用姦邪壅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

初二日乞免翰林學士不許

略曰臣奉聖旨令讀貪治通鑑其書卷帙尙少須日逐編修史籍繁多恐難應奉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宣諭但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唯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素餐孰甚于此伏乞遂其私願只以侍讀學士崇修貪治通鑑材器稍宜職業無曠不勝幸甚

甲寅初赴經筵讀貪治通鑑

帝預製序文面賜公令候書成寫入又賜頫跡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温公日錄云甲寅予初赴經筵上手書貪治通鑑序以授光光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美久之

壬申譔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東坡續集之母

十二月上類篇四十五卷

序云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共處夫字書之于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凡字之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凡字之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盡之以其聲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乃曲盡蓋景祐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之書既而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不可以得于集韻于是又詔爲類篇凡累年而後成以流文爲本而其例有九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每分上中下總

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九重壹二萬一
千八百四十六
熙寧元年戊申　公年五十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言行錄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北中接伴問副使狄
詠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詠曰今爲翰林兼侍讀
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
二月丙午公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
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
方正今爲何官名爲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初公罷

御史中丞契丹因問公著以公何不爲中丞公著
歸告于上故上知之編
公方登對時上問曰召還韓維如何公曰韓維陳
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
皆中正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范忠宣言行拾遺
謝賜資治通鑑序
略云蔑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慮臣不
能自信陛下一賜指陳渙然冰釋至于博而得其
要徧而周于事與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
人克堪斯詔

三月二十一日辭免館伴
略曰人之材性各有能否昔講讀經史纔有可采
而應對賓客實非所長向以多犯北朝諱元不曾
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面加以羣性
昏憒恐言語之際必有過忘差錯或漏洩機事或
抵觸使人恐貽朝廷之憂伏乞于兩制中別差人
館伴貴無闕誤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
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于母服內與聶阿大定
婚後嫌聶阿大夜闇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令弓
手到問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阿云遂
從實招刑部大理寺皆作謀殺已傷當婦絞遵上
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
減二等不當絞詔下公與王安石定奪安石以爲
遵議是後朝廷竟從安石議
公上議略云凡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不得已
致有殺傷者作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其直
犯殺傷更無他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
不可首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欲以謀爲所
因之罪得以首原乎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

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
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打勢不獲已方肯招陳
情理如此有何可憫遵更爲之伸理欲令今後有
如此之類並作滅一等斷遣稱恐賊殺橫行良民
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許遵所奏不可聽許臣與王
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乞朝廷特賜裁酌
施行

權知審官院

七月十七日請不受尊號

宰臣曾公亮等請上尊號公例當答詔上疏言尊

號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原非令典先帝治平二
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詔臣建言
則重增煩擾且羅之亦無所得上曰已令濬五十
萬石矣對曰瀛州損百五十萬今所濬僅能補三
分之一上曰然則奈何對曰水所不及州縣頗稔
可羅又泛流未絕可多濬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
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
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
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對曰天下三百餘
州擇之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各擇所部知
州知州擇所部知縣則得人多矣不可但取資敘
及酬奬爲之上又問兩府辭郊賚干事何如對曰
臣已有奏狀乞更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

復受尊號

八月九日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

時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雨將
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
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乞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
刺史以下皆減半

十一日邇英奏對

八月十一日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公
對曰饑年難得者唯穀若降金帛令配賣以收糴
則重增煩擾且糴之亦無所得上曰已令濬五十

萬石矣對曰瀛州損百五十萬今所濬僅能補三
分之一上曰然則奈何對曰水所不及州縣頗稔
可糴又泛流未絕可多濬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
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
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
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對曰天下三百餘
州擇之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各擇所部知
州知州擇所部知縣則得人多矣不可但取資敘
及酬奬爲之上又問兩府辭郊賚干事何如對曰
臣已有奏狀乞更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

同對曰臣獨有愚見他人皆不以爲然上曰朕意亦謂當聽其辭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不若盡聽之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公與王禹玉王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于延和殿公言節用當自貴近始宜聽兩府辭賚介甫曰昔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今郊賚所費無幾惜之徒傷國體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不猶賢于持祿而固位者乎國家自眞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介甫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再經

論降敕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于臣所知此兩人似堪其選兼史館修撰

十一月奉敕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隄利害是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掃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使言當用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顧

禹玉曰司馬光王安石各執一見言俱是唯陛下裁擇上曰朕意亦與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日邇英講讀罷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甫參知政事

是日舉諫官

略曰臣今日面奉聖旨使采訪可爲諫官者臣退自思忖言事宜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再經

甲午公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卿未可去也長編

熙寧二年己酉　公年五十一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權知審官院

春正月公入對請用郗水監丞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瓣水令東侯東流漸深北流漸淺卽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宋史河渠志

初商胡決河入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決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東至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公入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强用人力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不唯無成仍敗舊績臣慮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況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并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流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隄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侯至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宋史河渠志

議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堯俞之祖

夏四月公復與張鼎李立之采昌言呂大防程昉等行視上約

時北京留守韓琦上言今歲兵夫數少向日緣二股及嫩灘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湍怒又無兵夫脩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況恩深州所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東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敵兩難捍禦望速遣近臣至河所集議帝在經筵以琦疏論公命同張茂則再往相視宋史河渠志

再使河北有詩云桑麥青青四月初皇華使者向金鑾坐讀書燕又朋車爲臣豈得辭王事只向金鑾坐讀書燕

此時正以翰林學士脩通鑑也

公入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得河行但所進方

武陵壹册99版

鍭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
後仍作蛾眉壩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遷隄當加葺
治所脩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
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謂二府曰韓琦
頗疑修二股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攻其事實故

耳宋史河渠志

五月譔右屯衞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六月論召陝西邊臣

略曰臣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
上章言其不可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爲

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餽戍朝廷謫降諤等以
謝夏虜方能得其桷臣復奉舊約今使者尚未返
命聞陛下復召諤等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爲
夫匹夫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於王者臨撫
四夷前日种諤棄百年之信興兵掩其不備僅能
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饑虜萬餘人今地則歸之虜
庶民則逃散略盡其爲失策豈不昭然況日今瘡
痍未復憂患未弭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
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爲前日所爲臣恐其兵
連禍結不可救解非獨邊鄙之患也伏望陛下深

念

撰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譚某公從母之夫

論風俗

略曰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竊
見近歲士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
及後生口誦耳剽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
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
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
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其科場舉
人發口秉筆動言性命流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
荒唐之詞以此獵取科第祿利所在如水赴壑若
不嚴加禁遏用此舉選臣恐向去任官之士皆何
晏王衍之徒而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
望戒勵中外仍指揮禮部貢院先曉示進士若有
辭經妄說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
庶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按所謂好爲高奇喜誦老莊者則荆公其人也

一出而已敗壞風俗若此所謂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者歟

八月五日上體要疏

略曰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因此道也竊見陛下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不遑日昃繼之以夜雖古之聖王有不能及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設內外百司以相統御使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夫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職若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陛下當責之兩府至於錢穀條例此三司之事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圉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圉苑不屬三司提舉使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必委之本路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因此道也竊見陛下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不遑日昃繼之以夜雖古之聖王有不能及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設內外百司以相統御使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夫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職若百官之長非其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非刑賞大政失其宜陛下當責之兩府至於錢穀條例此三司之事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圉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圉苑不屬三司提舉使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必委之本路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因此道也竊見陛下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不遑日昃繼之以夜雖古之聖王有不能及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設內外百司以相統御使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夫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職若百官之長非其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非刑賞大政失其宜陛下當責之兩府至於錢穀詢采若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閻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麤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仍不知事之利害與人之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則更當擇賢者以代其任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媢嫉沮壞唯恐其成借使使者規畫盡善當職之人必不肯協力以成其事返命之日必從而敗之曰竭力成功於我何有此所以不如毋遣之爲愈也況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其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

其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妄然後別遣使
者案之若案得其實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未
必但遣使者往治其任而於當職之人無所利亦
無所廢是又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而在外之
官卑無所用也若此之類臣恐似未得其體也今
朝廷之士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臣竊以
爲未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國之大事
當與公卿議之而不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
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
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
乎尚爲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至矣今陛下好於
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
劾或非次而遷官或無故而廢罷外人疑駭不知
所從自以爲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臣竊以爲過矣
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其當與否皆有迹可
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
使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
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況詔中所
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西北禁羌官邊藩將帥省府
職任諸路監司或姦邪貪猥之人陛下向日所明

知而斥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
則威福之權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必欲威福在己莫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
者與之公議事之是非與人之賢否陛下清心平
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擇其賢者
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
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
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
恐似未得其要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
獨漢世有大政令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天
子稱制以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羣臣
厭然無有不服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此誠善
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尚勝者以巧
文相攻辯口相濟反覆再三無有限極非嘉事也
夫人主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法令近者登州婦
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中材之吏皆能立辨
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
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
再命兩府定奪者再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
舍一婦人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終於棄

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
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
類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崇人所私議竊歎而
莫敢明言者臣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言之唯聖
明裁察

元年春二月王刑公參知政事創制置三司條
例使議行新法荆公與宰相陳升之領其事遣
八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又定謀殺傷首
原法故公言及之

復奏救同張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相度閉
塞北流利害後公罷行
獨遣茂則

先是七月中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
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俱已無虞東流勢漸順
快宜塞北流除四州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
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退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
淺復於邊防大計有利歲減費不可勝數唯是東
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宜預備望選習
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龍公行茂
則奏二股河東流已及八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
八月己亥公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
費未易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
溢是移患冀深瀛之患于滄德等州也宜俟三二
年東流益深閉隄防稍固北流淤淺薪芻有備塞
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公曰兩地皆王
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唯當併力護
上約則東流曰壅北流當日減耳帝曰上約安可
保公曰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隄腳已牢復何慮
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絕
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一流何時當
有成功公曰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
于國家亦無所害何則水勢分則害小鞏等急欲

塞北流此皆自爲其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
曰防拜兩河何以供億公曰分二流則勞費減半
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何不可帝曰卿等至
彼視之時東流已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
意嚮之公以爲須及八分仍須待其自然不可施
功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
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龍公行茂
則奏二股河東流已及八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
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賜詔獎諭公仍賜
襲帶馬集中有
謝表

按元年冬十一月相視二股河及是秋八月公入奏方略集中俱未載今據宋史河渠志補入

公始則排眾議不創生隙專主上約後則謂不宜預塞北流宜待其自閉半年之間其言無不售者此因勢利導大禹所謂行所無事也一時異議者非憒則躁憒則未見成功撓於羣議躁則急欲集事僥倖受賞識不定持之不堅也魏公能任大事者而亦爲此言彼未嘗親歷不免爲羣言所惑耳

續文獻通考曰熙寧元年六月河決恩冀瀛州

二年浚二股河以導東流葢司馬光請用宋昌言程昉之議也韓琦以爲不可惟光力主之七月二股河通大河東流而商胡河北流稍塞葢東流者自滑恩經德滄入海之路北流者商胡乾寧入海之路

十一日論責降劉述等

初公與王安石爭許遵議踰年不決文彥博富弼多主公說帝方嚮安石卒從之至是遂著爲令凡謀殺已傷案問自首者減罪二等知雜御史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并率御史劉琦錢顗共劾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害天下詔述差官取勘琦顗降監酒稅中外駭愕

公上劄子略云謀殺已傷自首猶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違眾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來者皆鉗口側目以言爲諱威福移于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伏望赦述等更不取勘劉琦等別除一差遣庶稍息羣議

撰仁和縣君潘氏墓誌銘皇從姪右武衛大將軍遂州刺史令超之夫人

九月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公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公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大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公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

十月陳升之同平章事帝問公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公對曰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帝曰第言之公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

政皆楚人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
更得淳厚帝曰方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公曰但
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
之人統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問王安
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
事又執拗耳帝又論羣諫大子耳曰公對曰陛下
當自擇人今有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
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
卿更爲擇其人公退而舉陳薦蘇軾等四人同上

二相二參政考績輔委熙寧二年曾公亮陳旭

同平章事曾公亮係泉州晉江人陳旭建州建
陽人皆閩產也二參政謂王安石撫州臨川人
唐介江陵人皆楚產也夫介甫之執拗與二公
之不協物望誠不免于譏至唐子方之忠鯁與
介甫議論不合至疽發背而死而公乃以二楚
人並稱何也此未可解　按舊接旭即升之

遷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
不變可乎公對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
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
帝法紛更之益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

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
卿進讀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
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
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前日光言
非是其意以諷朝廷月譏臣爲條例司官耳公曰
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諸侯變禮易樂者
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
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
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
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

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宰
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
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誠公
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
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
賜坐戶外帝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帝曰朝廷
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
之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
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
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

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征河東立和糴法時斗米十餘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臣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苦乏若坐倉糴米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狠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俱病帝曰然公趨出帝曰卿得毋以皆病宋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職也帝曰然公趨出帝曰卿得毋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不敢行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鬱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斷合得著道山清話

七日再舉諫官

略曰昨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任諫官者伏見龍圖直學士陳薦忠厚質直史館蘇軾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志操堅正居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平居悱悱遇事剛勁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緬謂可備諫職

八日乞優賞宋昌言

略曰臣去冬奉敕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兩岸置立上約擗水令入東流候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斷北流放出衛河胡盧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瀍四州以西水患臣等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同列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毀謂必不可成不如併力脩生隄賴聖明剛斷必使修置上約今秋擗攔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壅以閉斷雖頗漂損近東滄德等州然恩冀深瀍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昌言不可謂之無功矣今若與向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恐無所沮勸設使向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哉望與復舊官外更別加酬奬

十一月撰華陰侯仲連墓誌銘

撰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差知審官院

正月公子康以明經登上第康時二十一歲

與王禹玉范景仁宋次道之子同時登科公有和景仁瓊林席上偶成詩

念昔瓊林賜宴歸綵衣絲綬正相宜將雛雖復慰心喜負米翻成觸目悲殿角花猶約勝火樽前鬢自白如絲桂林寂寞有新枝續舊枝康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雍州富平縣主簿公奏留

師親姪聯布年四十五未爲衰老一旦別無罪負徙置淮南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鑒者也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虛設禁兵亦爲無用萬一邊陲復有警急必更求益兵廣加招募是棄已經教閱經戰之兵而坐收市井畏畏之人欲減兵而冗兵更多欲省費而大費更廣非計之得者也伏願且依舊止禁軍減充小分復不任者放充百姓聽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尚占名籍人情既安於事爲便

二月六日再乞資蔭人試經義

略云臣先曾起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試孝經論語大義三道未蒙施行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試詩一首實爲無益無論假手於人就得沈宋曹劉有何所用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卽未能踐履亦使知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

十一日乞不揀退軍置淮南

略曰臣聞朝廷欲揀禁軍年四十五以上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就食臣唯禁軍皆生長京

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帝感悟下其章執政諭令罷法安石遂稱疾求去帝命公草答詔有云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遠事任退處便安在卿私謀固爲無憾朕所屬望將以議誰安石抗章自辨帝命呂惠卿諭旨復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失於詳閱今覽之甚媿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

冀慰良久乃復出而持新法益堅

十二日除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初上欲大用公訪諸安石安石曰是爲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遂有是命

二十日上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略曰臣近蒙聖恩除樞密副使竊唯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其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陛下亦安用之臣見今日建書之臣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及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州縣又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提舉諸色實前散青苗錢臣竊自疑習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書之臣使行之益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言者鼎沸然所言大率皆止論今日之害而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活雖苦樂不均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貸民富者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官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復恐以逋欠爲累必使貧富相保貧者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則獨償數家所負春償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幸遇豐稔則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豐

凶常無休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何哉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凡粟帛軍需之類將從誰取之且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也國家每遇凶年專賴此錢穀以振濟飢民今一旦盡作青苗錢則豐年將以何錢平糴凶年將以何穀賑贍臣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糴本今無故盡散之他日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使庫物常如泉源無有窮竭則可矣若皆取百姓膏血以實之安可不加愛惜而用如糞土哉陛下若不宵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後富室既盡常平既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十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戎車塞路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而爲盜賊將何之矣此時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今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非一事也欲計畝牽錢僱人充役決汴水種稻澆溉民田及欲浚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大小遑遑不安其生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永無休息之期矣陛

下誠能昭然覺悟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

二十二日辭樞密副使劄子第五上

略云臣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全無報效是以乞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爲內府若言無可采臣獨何顏敢當重任

貼黃

近傳聖旨諭臣以樞密本兵之地官各有職不當更引他事爲辭臣今若已受敕告卽誠如聖旨今未受恩命則猶是待從之臣於事無不可言者況二事並是向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命非爲侵官乞聖明裁察

二十七日公與介甫書

略曰光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終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識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

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今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介甫亦皆聞其言而思其故乎光不敢苟避譴怒請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誠毀介甫之甚者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姓各得其職委任而責成功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道于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有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誠小人耶則唯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而又不次用人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攘臂還觀衒鬻爭巧各出新意以就功名其爲害固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雖皆選擇才俊其中亦有輕佻狂躁凌轢州縣騷擾百姓于是農商喪業訪議沸騰怨嗟行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

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聖人無過周公孔子然周公未嘗無過孔子未嘗無師今介甫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合則喜之不合則惡之賓客僚友謁見論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詬詈黜逐明主覽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介甫于天下之書無不觀一旦爲政矻矻窮日力繼之以夜徒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

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也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先被旨批答見上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非明主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辭雖樸拙然無一事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頗相督過上書自辨至使天子手書遜謝又使呂學士

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是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明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唯騄駑大恩不可不報故輒敢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介甫爲意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能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

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介甫誠能進一言于主上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于目前于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然敢一陳其志以終益友之義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必欲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

之大計哉夫忠信之士于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願適之快一旦失勢將有賢介甫以自售者介甫復書

甫將何擇焉

介甫復書

重辱示諭知不見棄外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蠲邪說難于人不爲拒諫飾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大計于荷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竊欲出力助上以拯之則眾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有怨者民也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以度義而動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容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詞彊而辨然文章之妙則至矣

與介甫第三書

重辱示諭知不見棄外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蠲邪說難于人不爲拒諫飾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遷都而臣民有不從者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

辭樞密副使劄子第六上

略云臣近曾上疏乞罷二事未聞朝廷少賜采錄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僱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恫恫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伏望陛下

出臣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共決是非若臣言果
非乞收還敕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
公謂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公固辭乞早收還
敕告上遣劉有方諭公以依舊供職公入對曰臣
自知無力于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
反者何事也公曰臣言條例司不當遣又言不宜
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
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公
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
敕不令抑勒公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

諷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唯陳留姜潛張敕
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自給之卒無一人來
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敦諭再
三公再拜固辭上曰當更思之會安石復起視事
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
還詔書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曰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職許之
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
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光一人
韓魏公聞公初除樞副辭不受以書與潞公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
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公公曰自
古被遣殷官曾引壞了名節爲不少矣魏公聞
之云君實作事當求之古人
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
猶相欽慕在北門與公書云多病寢劇闕于修
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
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
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
暇非手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曾問宰逢閤

於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
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
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
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馬氏鬱曰三書見東萊
詩話世所行魏公安陽集遺此故雖縉紳間亦
罕有知者所博雅君子搜訪全文刊入集中亦
百世一快云
按公以襍議與歐公齟齬而歐力薦公以刺義
勇與韓公爭辨而韓傾倒至此昔賢心事可想
三月二十八日擬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王時

前言于上以爲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西策目以此三事質于所試者范景仁後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爲策目矣遂削之明日禁中出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于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蓋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爲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言與衆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祖宗之法不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爲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時詩書陳迹不可盡信耶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敢知先儒之辭或未得其旨耶願聞所以辨之

通鑑帝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帝曰陳薦言外人云卿以爲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惜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試館職策問意指此三事安石默然

公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帝留公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珍行也公曰公著平日與僑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公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朝廷委公著舉嘗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今乃復言其非此所以可罪也言行錄

安石未知名時以韓因爲巨族藉之取重乃深與公善及執政患臺諫多橫議薦爲御史中丞既

而公著言條例不便帝又使公著與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誠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安石積怒會帝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罪貶知潁州且命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數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溫公日錄及通鑑

荊公與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爲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益孫覺等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

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悉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見聞錄

申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尙何言公作上曰公著之罪也公

五月二日論李定

初李定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劾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

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使入對由是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等執奏不已

歐陽永叔大臨封還制書詔諭數四卒等執奏不已並坐格詔命落職

公疏言朝廷知大臨等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爲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自非偷合苟容之人皆不得立于朝矣且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俟其功效顯著然後進用何必今日與臣下力爭勝負

二十一日作四言銘

六月上宗室襲封議

先是二年中書樞密院言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以繁衍而親疏未有等殺請參酌典制聞奏議定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補環衛官以奉祭祀不以服族盡故殺其恩禮其非祖免親不賜名授官許應進士明經十一月甲戌詔曰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族之既竭洎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宜依中書樞密所奏祖宗之後世襲補外官非祖免親罷賜官授名

議曰臣等竊原聖人制禮必使嫡長世世承襲者所以重正統而絕爭端也古者諸侯生立世子死則襲爵無則立嫡孫無嫡孫則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此皆爲始薨之時應襲爵之人也國朝故事常封本宮最長者一人爲國公陛下以爲非古故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敕稱三祖之子皆擇其後二人爲宗又稱非祖免親更不賜名授官禮院參詳既言擇一人爲宗卽與日來事體不同合依禮令傳嫡明矣又閏十一月五日奉旨祖宗之子並令傳嫡襲封諸宮院已封公者見今且依舊將來更不承襲臣等詳觀兩次詔旨皆欲以復古禮而襲正統也今據禮院所定諸王後合襲封人內秦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克繼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承亮楚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世逸韓忠彥欲立其庶長孫從式魏王之後眾禮官皆欲立其嫡孫同母弟宗惠臣等看詳三王見今自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並係旁支若此三人襲封則子子孫孫常居環衛與國無極其正統子孫祖免以外更不賜名授官數世之後降爲皁隸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統何罪而絕不唯與禮令乖違亦非聖詔所謂爲宗傳嫡者也所以然者蓋緣禮令據初襲之時定爲嗣之人今日子數世之後定當爲後者事體有殊而前執令文所以有此紛紜也案忠彥等以爲令文與古稍異若無嫡孫而有嫡曾孫則舍曾孫而立嫡子同母弟若無母弟又立庶子不論旁支常以親近者爲先不知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蓋言嫡子嫡孫百世相繼不絕唯不幸而絕則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非謂有嫡曾孫舍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晉庾純吳商王儉范宣諸儒所論並言嫡統不絕則旁支無繼襲之道必若忠彥等所云但以行尊屬近者爲嗣則國家故事取本宮最長者一人封公已足遵行矣何必近日更有改作乎臣等謹依古禮及令文并去年兩次聖旨揩揮重行定奪秦王之後合以克繼襲封楚王之後合以世逸襲封魏王之後合以仲蒼襲封其餘並如眾禮官議所定

公自注云時在學士院朝廷以爲非是兩制議者省贖銅三十觔禮院各追一官　六月丁丑

封宗室秦魯蔡魏燕陳越七王後爲公

九月辛丑乞差前知資州龍水縣事范祖禹同修資

按宋史九月戊子朔辛丑是月之十四日

前已辟劉敖劉恕與祖禹共三人及公歸洛詔驛

以書局自隨而二公在官所獨祖禹在洛公專以

書局委之故是書祖禹致力尤多

公貽范夢得書云夢得今來所作議日方是將實錄

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于

逐事下訖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

始有靖傳傳自鎮告變事須注在隋義

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薛舉滅薛舉時斬輔公祏須注在武德四年

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他皆倣此 自

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

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

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實

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于其月

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

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氏傳稱初鄭武公娶于

申之類及為某事張本起本

者皆附事首者也

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入世之後

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卽位而言其得官得人不失

伯業因衛北宮文子聘于鄭而言禆諶草創子產

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大槩王為棄谿氏

注云傳終言之之類皆附事尾者也 有無事可

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如左傳子

罕辭玉之

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如宰相有忠直姦邪事無

處可附者則附于拜相時他官則附于到官時或

免卒時其有處可

附者不用此法 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卽注之過

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

時者但與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時雖

別無事迹可取亦可

以證異同考月日也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

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

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脩長編至哀帝禪

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禮位已後事于今來所看書

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

空一行許素紙以備翦開黏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

後者與道原令各脩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

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

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

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

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

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

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

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

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

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于其下仍為

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書云

某書云今按某書

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爲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爲文章詔誥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于怪誕詼諧止于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竄竊恐非宜嘉宗時李淑誦黃臺瓜辭詔諸有所戒諭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因之以羣臣之議論加以褒貶之類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何罪其詔文雖非方或因功遷官

亦須存之或文繁多妖異有所警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悉取要切者可也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識記如李瀚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竟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曰此爲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諛者僞造或實有而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徵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愼矜攀龍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並存之須也詼諧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石野豬謂諸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

于繁無失于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即據長編錄出者其長編已寄還道原恐要見式樣故也

奏彈王安石表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臺上疏參知政

事王安石妄生姦詐熒惑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書戒作福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啗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議論加以朋黨親舊蝟據重任專制威福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其爲禍不小矣臣職居御史身爲諫官臣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如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甘蒙鈇鉞伏望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順皇太后之意下慰億兆人之心

則臣等就退誅戮無所復恨

按公以治平四年四月除御史中丞九月罷復還經幄自後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至是年出知永興軍中間凡四年皆供翰林之職遷英進講而此表猶書中丞職銜且云身爲諫官此豈其兼官耶又通鑑前列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荊公于是年亦有答司馬諫議書則諫議中丞之官公固始終兼攝矣

癸丑罷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

公入見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公曰
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公著輩者皆毀其素履中
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
石執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
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帝
乃許之

拔宋史神宗本紀是年九月癸丑作東西府以
居執政癸丑係月之二十大日荊公集有十月
七日公與諸宰執俱遷入新府謝上表是時荊
公方得君銳意改更戊法置將官行保甲募役

市易諸法明年遂同平章事公既奏彈安石故
不崇朝而卽去也

十月辛酉撰贈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公從兄諱某
字公生纔二年男京以天章公蔭入官至是年七
月壬寅夫人龐氏卒于墓公
爲之表

十一月二日朝辭進對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免役錢
略云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紱州供應諸般科配
近復有環慶市宜加以今年元旱五稼不熟人戶
流移者已聞不少伏見宋所散青苗錢貧破百姓
今又聞欲令州縣出免役錢若果行此其爲害必

又甚于青苗何則上等人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
休息今歲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戶
及單丁女戶等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
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錢少則不足以僱人錢多
則須重斂僱人不足則公家闕事重斂于民則朘
心憨忠且受僱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
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爲姦事發則挺身逃
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
云若僱召人不足卽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僱
錢若僱錢可以了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今既無人
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
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以富庶之域猶
不能堪況當陝西彫敝之時乎伏乞特免永興軍
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兼秦邊費其餘則
緊自朝廷裁酌

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剌充正兵
略曰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揀剌陝西義勇臣
累曾論列以爲無益于用近聞環慶路用之與西
賊戰鬬望風奔潰致主將陷沒其不可用已顯然
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守

護鄉土猶千人情不至大擾若發以成邊或加慶
厥中刺充正兵則眾人覩環慶之敗譬如無罪往
就死地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鬬以
絕其命是驅良民使爲盜盜賊也彼爲官軍則惜生
故望風退走彼爲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
恐今日教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爲盜之資也廟堂
萬一行此詔下之日臣恐論列不及今當遠離朝
廷不得不先事言之

按宋史是年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順城環慶路
鈐轄李信等敗績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
于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九月癸丑
詔環慶陣亡義勇餘丁當刺者悉免則其餘正
丁仍不免刺矣公與魏公爭論者未及十年而
其言歷歷若左券

乞留諸州屯兵

略曰臣竊聞永興路所管十州屯駐禁軍至少皆
是沿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爲上下番一半在逐州
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抽去逐州更無守把
兵士臣竊惟事必須思患預防萬一大羊奔突閒
諜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
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宜逐州各添一指揮永
興爲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
以差撥乞于沿邊就糧兵士內撥留在逐州屯駐
邊上更不得句抽庶幾緩急有備

按三疏俱于朝廷日奏請公未至永興而爲地
方熟計利害懇懇款款如此眞仁人之言哉

知永興軍謝上表

略曰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唯此咸秦昔爲畿甸論
其平時誠爲樂土在于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
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腐黑而無收羸老懷
溝壑之憂姦猾啟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
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殖
則自然蕃滋

十二月一日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皺飯狀

略曰準宣撫使節文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
勘如見在床數不多卽一色變造皺飯光窳計義
勇成守之時每人日給米二升半一月口食共七
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械器衣裝恐一人之
力難以勝任又須差配百姓不無騷擾竊見慶厤
年中議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後

所在堆積盡成朽腐今公私困竭而復造此無用誠爲可惜且國家倘邊上有成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乾糧皺飯徒使遠近驚駭謂國家又欲出兵不爲便穩光已指揮令停造更聽候宣撫衛指揮

是月丁卯荆公加同平章事

熙寧四年辛亥　公年五十三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爲永興軍安撫使

奏授子康守正字

正月一日上疏諫西征

略曰近見朝廷及宣撫司指揮欲分義勇作四番于沿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閒里惡少爲奇兵造乾糧皺飯布囊力車以備饋運悉取歲賜兼常之物散給緣邊又調內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只如永興一路所發人馬用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盌六千枚追以軍期急于星火民吏驚駭皆云今春將大舉六師以討秉常之罪若此言果實臣竊爲陛下危之豈惟無功必有後患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爲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倘將來歲騎入寇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曾上言閱家當先修舉八事然後可言用兵今八者無一又關中十室九空盜賊紛起乃欲輕舉大眾以挑猛敵豈不殆乎或又云未討

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此尤不可捨有罪之弱寇誅無辜之小族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將無以復號令外蕃矣伏望悉令停罷明下詔諭曉以朝廷不爲出征之計愛惜財力以備振救飢窮實唯國家之福

三日罷修膜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略曰伏緣營造樓櫓須藉城基厚闊方可安置今解虢兩州城壁皆稱闊處只及四五尺須是先貼築城基方可興修非大段興功無以辦濟今廂軍全闕差使官庫亦少見錢又去年饑饉人戶流移若更如此必須煩擾況永興一路州軍盡在膜裏去沿邊絕遠若蕃賊入寇亦未能便到城下其樓櫓修下數年不用不免損壞伏乞特降指揮所有膜內州軍城壁樓櫓並候將來豐熟修葺其器甲且據不堪數目逐漸依程課脩所貴公私皆得辦濟

尋得旨依奏自後永興一路獨得免

八日乞不添屯軍馬

略曰大凡添屯軍馬先須約度本處糧草可以贍養與否今關中饑饉倉庫空虛贍養舊軍猶恐不

足更添新者何以支吾雖朝廷更發左藏庫內藏庫添助支費亦不免令州縣配賣于百姓轉增貧困況糧草是重滯之物不可從遠處興販必須本處土地所生今饑饉如此何由可得況即今人戶流移至二三月必轉更饑乏若國家坐視不救竊恐死亡轉眾盜賊轉煩夫戎狄擾邊手足之疾百姓離散乃腹心之憂豈可重外輕內逐末忘本哉伏望更不添屯儻以邊鄙未寧不免量添即乞分散往諸州軍就糧委逐處兵官精加訓練不須聚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

十九日奏乞本路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略曰伏準差莊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訓練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縣民事至多實無餘力同監教閱又不可常委趙瑜獨行訓練又永興軍舊管兵士向來並係鈐轄劉斌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句今新添兵士只令趙瑜與臣專管訓練所有舊兵士未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既在永興駐泊本路兵官豈可卻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服舊兵官舊兵官不應副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乞令本路兵士

不令敢意益一次災傷民閒未至困窮請苗錢倘許倚閣豈有連併兩次災傷舊來積蓄既盡新穀又復不收卻令將何物可以輸納州縣見司農寺有此指揮不問有無嚴行督促使貧民何以自存為民父母必不肯如此混災傷倚閣自稅賦并借貸過斛斗並候豐熟日送納如更過災傷亦權住催理何故青苗錢獨不許重疊倚閣耶臣已指揮本路災傷地分永興軍河中陝西同華耀乾解八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更聽候朝旨是年鄧綰

判司農寺

次日乞判西京留臺不報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略曰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
提舉常平司乃依見今饑年貴價將本倉陳次斛
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每陳色白米一斗紐作見
錢七十五文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
五文足麥每斗四十文足則是貧民于正二月間
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要納新好小麥一石
八斗七升五合粟要納三石若送納見錢卽又須
賤糶以償官中本利于正耗之外更以巧法取之
臺不書月當在是年判西京之前無疑

夏四月癸酉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先是公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留臺不報至是又
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
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
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
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
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
重于鎮或寘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得請

始卜居洛陽
溫公自熙寧四年辛亥四月
離開記云
十有五年
四月八朝凡居洛至元豐八年三

自是絕口不復論事公初到洛中書懷詩云三十除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逐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閒閒鶴髮翁范景仁曾約居洛既而卜居許下公和景仁卜居詩云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斑拂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閒他年決意歸何處便兒交椅厚薄朋

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舉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菴以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朋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比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于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龐元英文昌雜錄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公作墓誌銘

獻可屬疾一日手書託公以墓誌銘公亟省之已瞑目矣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迴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遂書之仲通又陰嘱

中有云道不媿心名高天下壽天不校餘復何言知我之深見于臨歿今茲永訣文不逮情

壬申議禮部尙書張公墓誌銘諱存字誠之公夫人之父有祭張尙書文

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加公上柱國

熙寧五年壬子　公年五十四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判西京留臺

子康監西京糧料院遷大理評事

正月讀殿中丞辭府君墓誌銘諱儀字式之奏遣書局于洛陽

十三日答李大卿孝基書

作投壺新格

略曰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晏息以養志游神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寫其教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則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余今更定新格爲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八月二十九日作呂獻可章奏集序

邵氏後錄云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公諫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言以獻可能盡歐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公無得以怨歟抑以歐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公爲邪反以歐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議一書揣與獻可甚矣

答呂由庚推官手書論之

略曰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兩朝所上章疏光以身今尚存難將諫草納授史官但答云事多涉機密不敢錄上伏乞朝廷下史院修纂若子孫之書密院檢尋如有可采乞下史院修纂若子孫之于祖父又似不同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唯于慈壽乞增永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泯沒矣

熙寧六年癸丑　公年五十五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臺奏授子康檢閱資治通鑑文字

是年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始闔獨樂園

公自言兩任留臺四任崇福未知崇福始于何年按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謝提舉崇福宮表云仍再領于祠庭遂十更夫歲籥蓋此時已經十年追溯至前當以熙寧六年爲始又花菴

詩序云時任西京留臺解舍東新開小園無亭榭乃構木插竹爲遊涉休息之所作詩有猶恨縉紳未離俗荷衣蕙帶始相宜之句蓋此時尙有職掌未得遊賞自如至是年提舉崇福始閒獨樂園故下序云迂叟讀書多處堂中則崇福決當爲是年無疑也

記云六年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戶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于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擁北爲亭命之曰灌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泉茂密常若不得見乃于圃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輾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在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倘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泥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公居洛買園于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遊簪日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簪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隄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其一曰拜罷歸來撫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

便是林間一野夫其二曰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
笻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又穿岸柳飛
康節和云冠帶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
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閒有丈夫又云風背河聲
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煙外將下
沙頭卻背飛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
曰富韓公待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
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
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于天
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
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耳程氏遺書

有諭衢州僧若訥文

熙寧七年甲寅　公年五十六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四月十八日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略曰伏讀二月三十日詔書喜極以泣未知中外
臣寮曾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爲陛下別
白言之者臣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頃以衰疾
居易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
無也今有司立法唯錢是求民值豐歲賤糶其穀
食祿不敢避當塗怨怒塞默不言竊見執政獨任
己意惡人攻難任所親愛爲臺諫官又使詢訪四
方利害驅迫州縣承其旨意皆言新法至便經久
可行又更增條目務求新巧各事更張又令使者
督責所在監司州縣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
力則謂沮壞立行停替誤有違犯皆不理赦與犯
贓罪同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
之又出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
古聖帝明王之政果如是乎臣唯今日之闕政其
大者有六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

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
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官物
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
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
水利勞民費財而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
大何則力者民所生而有穀帛民可耕桑而得至
于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自古農民不過
出力役稅不過穀帛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
居易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
無也今有司立法唯錢是求民值豐歲賤糶其穀

以輸官至凶年無穀可糴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害者皆斂錢之咎也今天下北盡塞表東傍海淮南踰江淮西及邛蜀連歲亢旱種穀不入民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之命州縣方督迫青苗免役錢斛筥縲紲唯恐不逮婦子遑遑如在湯火呼天號泣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則攫起爲盜賊瀰漫山野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時力議除去新法亦何益哉事勢如此而廟堂方晏然自謂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謂痛心疾首忘寢與食者也今陛下詔書已知前日之失而于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其薪終何補乎伏望斥遠阿諛收還威柄靑苗錢勿復散其已散者分數年催納不收利息盡除免役錢復差役如舊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權本罷拓土開境之兵息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懽

之不爲外物所遷則皆當爲賢子弟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天下其修身治家動有法度子弟習而化之蓋亦不言之教矣又申之以詩章俾其諷誦警策則宜其子孫世有令聞苟倘不能自修而入于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弘予之子婿持公詩求序于余余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熙寧八年月日高平范祖禹序（見范忠宣公集）

是年春二月荆公復起爲同平章事

熙寧九年丙辰　公年五十八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二月濮鄧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諱某字
是年冬十月荆公再罷相以使相判江寧府
熙寧十年丁巳　公年五十九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是年春與景仁同至河陽謁晦叔館于府之後園既
去晦叔名其館曰禮賢夢得作詩以紀其事後一
年公作詩繼和呂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
三朝侍從之臣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東萊詩話）
四月與吳丞相充書

按宋史充字沖卿濮城人子安持安石壻也充
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
中立無與欲相之及安石去遂代爲平章事充
欲有所變更乞召還公及呂公著韓維蘇頌等
公亦以充可告語乃與之書
略云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齒及姓名或云亦
嘗有所薦引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
年垂六十精力衰耗豈容復圖榮干進但以從遊
之久今日特蒙簡記知己之恩不敢不報竊見國
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民困于煩苛迫于詠

元豐元年戊午　公年六十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有六十寄景仁絕句
和景仁七十一偶成絕句
按景仁長公十一歲公薨于元祐元年丙寅年
六十八景仁以七十九誌其墓又二年至元祐
三年戊辰景仁薨年八十一

又元祐元年詔起蜀公天下望公與溫公同秉
公辭表有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也
而復來豈云中禮是其年之證也
正月十六日答程伯禹書
略云昨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
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唯子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
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

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
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欲誄其
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誄也今
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
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
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
淳謙遜博謀及子發陋不敢不盡所聞以獻唯伯
淳裁擇而折衷之
附龜山先生跋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謚議

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
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實
藏之以傳後學
按龜山集中有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下注
云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于此今按公傳家
集其載此書但無年月曰可考而龜山所藏帖
末有云光再拜伯淳大丞座右正月十六日款
式詳備當是公之眞蹟而編集者脫去龜山去
溫公時未遠猶當及見其手澤耳橫渠卒于熙
寧十年丁巳十一月廟去洛千餘里遽明道致
書而公裁答自當在明年正月則此書爲戊午
正月無疑
九月譔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略曰道原垂死口授其子義仲爲書屬光使譔壙
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
鎭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爲人譔銘文已
累年所拒且數十家不獲承命悲媿尤深故序平
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書以傳來世
元豐二年己未 公年六十一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十月坐蘇軾詩案罰銅
知湖州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侮慢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舒亶等雜治之且今多引名士欲置之死詩案引及公謂司馬光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作詩寄之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也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曾言新法不便終當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卻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

言擊新法因併以陷公也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軾遂得輕貶坐詩案黜罰者自公而下凡二十二人公坐罰銅宋鑑兼詩林長編

東坡嘗簡公曰軾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細故所能塵垢然軾思之不翅芒背耳東坡尺牘

溫公在西京葺獨樂園坡老作詩寄之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龔杖屨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

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全才德不形所貴知我窮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辭名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胡仔漁隱叢話拔公開獨樂園在熙寧六年癸丑坡公與之詩至是歷七年矣而姦黨猶以詩末句陷公是時金陵已食祠祿四年然小人牢金陵爲頭目凡指斥新法者皆目爲謗訕後來京卞諸姦皆託名紹述則欲不以金陵爲亡宋之罪人不可得矣

五月十七日作四言銘系述
十一月二十七日答孫長官察書諱之翰從子
略曰蒙貺書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誌唐史記令光爲之碑以紀述遺烈光自幼接侍周旋今日得附以不朽何榮如之但伏自唯念凡刊琢金石必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愚陋如光恐羞汚人之祖考而殄其德善功烈遂止不敢爲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倘獨爲尊伯父爲之其取數十家子孫譏疾當何如哉雖然竊有愚意今世之人既使人爲銘納之壙中又使一

人爲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誌隧外者謂之碑必使二人爲之愚竊以爲惑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他人誰能加之伏願足下止刻歐陽之銘植于隧外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于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爲來之法不亦美乎

十二月書孫之翰幕誌後

略曰歐陽公言自初任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

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乃光親所覩聞可謂實錄而無媿矣公名高于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滋久恐後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佾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故敢冒僭越之罪嗣書其末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略曰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藁于笥盥手然後啟之謂家人曰凡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爲江東轉運使行部輒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增損改易未嘗去手會守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于沼中屋上公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嘗從公借觀公但錄姚崇宋璟論興之況他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于是書朝廷先取之留禁中不出恐遂散逸不傳于人今錄以授子光得之驚喜顧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異日或廣布于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煌千古庶幾亦足以

少報乎

元豐三年庚申　公年六十二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三月十日作先公遺文記

略曰玉藻曰父殁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楊子曰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殁則畫像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爲深切哉

七月詔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文公先廟碑

是年元豐官制成帝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

人雨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其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皆珪啟之 宋史王珪傳

八月與王樂道書

元豐四年辛酉　公年六十三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八月二十七日辛巳進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

序略曰國家毫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榮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貫凡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三者而已于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臣閤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刪其繁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

按稽古錄內十七卷至二十共四卷自宋太祖建隆之元至英宗治平四年公自注云臣于神宗皇帝時所進百官公卿表大事記而不著年月日考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四年八月辛巳公與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是月爲乙卯朔由乙卯至辛巳爲二十七日無疑但宋史止稱公卿表無大事記之名又云十卷與錄內四卷不合則史臣之脫誤耳案公乞寫稽古錄表云臣于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是于神宗時受詔修百官公卿表者一而已其大事記則公自爲之故不言受詔也

是年書儀成

按公書儀十卷無序文無跋語年月不可考但據首卷表奏首行內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書劄子據詳定官制所修到公式令節文則知公書儀成于是年無疑也

元豐五年壬戌　公年六十四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正月作洛陽耆英會有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時爲多一日潞公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于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尙齒不尙官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不得與坐席爲恨貽書潞公願寓名其間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與于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尙宮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衞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三

太中大夫張問字昌言年七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

閒見錄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富韓公以司徒致仕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尙齒不尙官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不得與坐席爲恨貽書潞公願寓名其間其爲諸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與其會年皆七十餘宣徽使獨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辭以晚進不敢潞公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于是與會者凡十三人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以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艾居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隘觀之潞公以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

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生也亦繪像于資勝
院其後溫公與潞公又爲眞率會有約酒不過五
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
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
潞公遊龍門光以室家病不獲參陪獻詩十六韻
二十七日始作疑孟
壬子晦夫人清河郡君張氏卒于洛陽
二月辛巳晦葬夫人于涑水先塋
公敘清河郡君略曰夫人卒年六十自十六適司
馬氏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撫甥姪莫不悅而安
之御嫡妾寬而知其欵苦故其沒也自族姻至于
厮養無親疏大小哭之極哀久而不衰近世墓皆
有誌刻石摹其文以遺人余以爲婦人無外事有
善不出閨門故止敘其事存于家
是年再與范景仁論樂
先是元豐三年神宗詔景仁與劉几楊傑定樂景
仁曰定樂當先正律乃作律尺籥台升斗豆區鬴
斛欲圜上之訪求眞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
照樂用四清聲樂成詔罷局賜資有加景仁謝曰
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
之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下一律有
奇書中邈公至潁昌就觀當在是年也
答景仁書
略曰近于夢得處連得所貺兩書云周鬴漢斛已
成欲令光至潁昌就觀之以家兄約非久入洛不
可捨去然竊有愚見願薦之左右周室既衰禮闕
樂弛典章亡軼疇人流散重以暴秦焚滅六籍自
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億度古法牽于文義拘
于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于無形
之域訟于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
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鬴出于考工記事非經見
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爲王莽爲之
就使其眞器尙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制度
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耳
景仁復書
略曰周鬴漢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
五種蓋由橫黍縱黍所爲而不稟于律是以卒不
能作樂止用舊聲終唐世無變改者至周王朴始
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爲黃鍾太祖皇帝患
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

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瑗所置銅律鑑神御前然
李照以縱黍累尺與今太府其律尺應古樂而鐘
磬才中大蔟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樂若
實已詳知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拔太常鑄鐘皆
有大小輕重非三代不能爲然最大者今爲林鍾
而仲呂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後言
者相符雖經鐫鑿倘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
其正又用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
蔟商聲宋子京所謂若實寄于臣管是也是大不
可又況十二律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
異而以薦郊廟可乎考工記世以爲漢儒所爲漢
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某亦于二書深疑之近
因隙觧考其制作無復疑矣又知大府之尺與權
衡皆古之稟于律者唯量出于晉魏之負政與律
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以爲論此者今世無如
吾二人講求難問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實來協同
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
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邀候歸陝歲首垂訪春中
卻同入洛幸也

六月丁丑譔揚雄太玄經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
績作釋失旨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
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
宋維翰通爲之注泰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
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太玄而讀玄自
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
餘年訖不能范其籓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
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
取焉

按公生平不信孟子獨尊信楊雄是年作疑孟

而敘太玄眞不可解

秋作遺表自注云吾若語塞疑爲中風之候恐朝夕
疾作猝然不救作遺表自書之常置臥內
俟旦死以授范堯夫范夢得使上之六年三月七
日宮車晏駕此表無用留此示子孫欲得知吾事
君區區之心耳

略曰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祚以來銳志求
治得一王安石任之不疑雖古周公管仲樂教諸
葛孔明亦無以過而安石既慤且愎足己自是肆
其胸臆變亂舊章與害除利搶是取非其尤病民
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
重賞强散息錢朘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

守空藏實無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强應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使農家捨其穀帛與力而尚貧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不得半價盡糴所收未能充數若値凶年則又無穀可糴人人賣田無主可舊遂使殺牛賣肉伐桑醬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僱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爲姦急則逃竄處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庶募長征兵賦農民穀帛以養之今穀帛稍如故又復使事戰陣是一身二任矣又罷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獻畝之人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又奪其衣食使無以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誘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其四曰市易造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餬僧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于民恐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蓋破產十有六七凡此四者皆逆人情違物理安石乃以峻法驅之有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其所犯重于十惡盜賊又有種穉粹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倖輕動干戈輕慮淺謀發于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于曠野資仗巨億棄捐于異域失亡狼籍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媿畏更蒙寵任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宗廟社稷危如累卵而陛下深居九重日聞諛臣之言以爲天下太平之功十有八九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乾斷罷苗役廢保甲以寬民農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退欺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得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擅兵而兆亂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朴之化使眾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于存死榮于生矣

九月二十六日朝命敕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柩赴闕

謝提舉崇福宮表

略曰臣被遇三朝忝塵二禁紆天光之顧問侍經
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
敢叨居剖竹雍都蔑聞于治効分臺洛邑幸養于
沈疴仍再領于祠庭遂十更夫歲籌填自受命先
帝俾刊舊聞逮陛下之繼圖發德音而繼至而臣
以簡策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座縻廩祿久去班
行尙或無厭復求自便豈謂陛下大德包荒曲垂
開可懇顧愚之無狀容僥倖以滋多臣敢不深戒
晏安祇勑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按公四任崇福此年當爲第四任矣逆溯至前
當以熙寧六年爲提舉第一任此後再滿三十
箇月至元豐八年二月此任方滿公前後提舉
崇福凡十二年有奇八年二月再乞西京留臺
未奉朝旨旋于三月七日遭神宗皇帝喪赴闕
入臨則是熙寧六年以前至四年四月當爲兩
任留臺也

十二月十三日書心經後贈紹鑒

元豐六年癸亥　公年六十五歲

公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作子絕四論

略曰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本于意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源惡矣自而至哉或曰毋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無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意為善豈有意乎聖人

執禮義以待事不為善而善至矣或曰然則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耳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燄既而復掩之則乃晦矣深而不滅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治其心以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則不復然矣所用

按朱子以意為私意公竟謂聖人無意于善此孟子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論最深徹

作致知在格物論

略曰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貴汨其智貧賤驕其心故也唯好學君子為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粱肉臨之以鼎鑊如芷蘭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土如此則視天下之是非善惡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按程朱訓格為到為窮至事物之理其說精矣至矣然公之說亦自有不可磨滅處

與范景仁第八書

略曰來諭云以中和作樂未可置必是非有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筆舌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子絕四及致知在格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于理處更望景仁攻難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

景仁復第八書

略曰皇祐中與君實官太常同議大樂阮天隱胡先生深詆李照非是最後景庶來又言二八者亦非是何則以尺而起律也又謂王朴之樂高五律已而依庶之說今制尺律篇三種而律才下三格與李照同是時朝廷特授庶一官罷歸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然君實初與胡阮同非李照者今復主之豈未之思耶王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干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仲更嘗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揮又下三律然君臣民事物皆

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與范景仁第九書

略曰聞景仁欲奏所爲樂此大不可恐爲累非細光寧可爲景仁屈服景仁所論爲是光所論爲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論果是但存文字傳于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汲汲自薦于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范蜀公東齋記事云君實與余莫逆交也唯議樂爲不合往往在館閣時決于祠舍不能決遂弈棊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爲

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懼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耶將戲謔耶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耶

按二十年疑當作三十年益二公初官太常時論樂爲仁宗皇祐二年庚寅爭論未決至神宗元豐三年庚申復詔景仁與劉几定樂而劉几用李照四清聲樂成賜費而景仁自以意更造請太府銅爲周補漢斛遍年乃成比李照下一律有奇邀溫公就觀公更與辨論蓋在辛酉壬戌兩年上距皇祐庚寅蓋已三十四年矣若云二十年則當爲熙寧三年庚戌公方在京師爲翰林學士未得云西京留臺也

按宋世論樂異同者有和胡阮李范馬劉楊八人而自元祐五年劉几定樂之後復詔蜀公詳定樂成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蓋當元祐之三年溫公不及見矣

夫樂之得失非後儒所敢輕議然蜀公謂前所奏樂以太蔟爲黃鍾宮商易位爲非是元祐以後係蜀公所定而自後姦邪執政君弱臣強馴

有靖康之禍豈樂與治不相應耶抑蜀公所定未爲得耶後當有辨之者

是年作眞率會

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口號成詩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紈衣絲鬓且相暉范忠宣行狀云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詩以爲盛事

作河南志序

略曰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爲兩京記近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爲河南長安志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鎭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開編粲然如指諸掌其博物之書也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顧因公刻印以廣之使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覩潞公命光爲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不敢辭

作此瞻堂記

略曰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復命公爲太尉留守西都于是公尹洛者凡三矣天子仍賜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此瞻公洛人因相與搆堂于資聖佛祠肖公之像于其中名之曰此瞻又二年河南進士某某等以書抵光請書其事于石光曰光僑居洛邑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治洛其規爲施置何如眾皆曰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光曰諸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自古爲人臣者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若夫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于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彌千百年無幾人其唯公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是其備也眾皆曰然遂爲之記

十一月一日序賜禮

元豐七年甲子　公年六十六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著葬論

略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
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
錙銖入于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
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
于陰陽則可矣安得艮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
有張生者艮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
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
過千錢聞之大喜見吾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
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
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

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
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七十九以列
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
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
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
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常病陰陽家立邪
說以惑眾爲世患于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
禁天下葬書嘗時孤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
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
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答雨浙提舉趙宣德帆書抃之子

略曰承辱示先大資少保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
不爲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前與孫
令書敘不可爲之故頗詳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
酹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泣自擗必欲使光作墓
誌光特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爲今若獨爲先
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于其中也仰違尊命
畢戾實多伏望大君子垂恕

作韓魏公祠堂記

十月三日作中和論

十二月戊辰進資治通鑑有序

略曰臣嘗患史冊文事繁多欲刪削冗長舉撮機
要取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私家力
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睿智文明思歷覽古
事爰詔下臣俾之編集仍命自選辟官屬于崇文
院置局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古莫及不幸
先帝遽棄羣臣陛下欽承先志纘以冠序錫之嘉
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隕身喪元未足云報會差
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穴官陛下曲賜
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

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
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
繼之以夜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校計毫
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
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
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諸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
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
今始成臣之精力盡于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
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懋稽
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
則臣雖委溝九泉志願永畢矣
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
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褒諭賜帶如二府品
數

薦范祖禹狀

略曰臣于熙寧三年奏范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
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十有五年由臣頑
固此書久而未成致祖禹淹回沈淪祖禹安恬靜
默如可以終身者臣誠孤陋所識至少誠見祖禹
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
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
衣于士大夫中罕遇其比今所修書已成緝爲朝
廷惜此良寶伏望陛下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
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
衷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三人
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
道原唐迄五代則范淳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
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李延
壽南北史太清記亦采建康實錄以下無議焉柳
芳唐曆最可尊唐以來稗官野史暨百家譜錄正
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
高氏緯略曰通鑑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正史
之外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致堂胡氏寅曰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
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
而公行義無可訾者乃倡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
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
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
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公于是嚴課程省人事促

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帥盈積浩于淵海其間牴牾不可勝舉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長有由也公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爲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顧忠之志而檢攝細夫願謂容懇匪頒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臆度君子類皆如是

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盈兩屋黃魯直聞之嘗謂此公所謂平生精力盡于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此書者如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徧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見文獻通考

元豐八年乙丑　公年六十七歲

公任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正月十九日作無爲贊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身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在大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二月再乞西京留臺有狀

略曰臣先于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敕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不敢自保今謂其書益自唐不合辭執政而不爲甘就冗散長有由也公以議論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但臣前後提舉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求匈實月心媿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處有職業伏望聖慈特于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

癸巳神宗疾甚三省樞密請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旦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

二十九日答韓秉國中和書

三月七日神宗崩哲宗卽位

十五日答韓秉國第二書

略曰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無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于外哉荀卿太學所謂虛靜定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不以怵迫亂其志不以得喪易其操豈得寂然無思慮哉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

語默飲食起居皆在于中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
留意采其言乎
尹和靖曰温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著心處
明道伊川嘗歎其未止一日温公謂明道某近
日有箇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温公曰只
有一箇中字著心于中甚安樂明道舉似伊
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卻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卻
不知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卻似省力試說與時
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的是何二程
外書

十七日乙卯神宗皇帝喪
略曰臣前奏陳乞于留臺國子監內除授臣一任
未奉朝旨旋于今月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
棄天下臣哀荒擗絕無地自處即欲號泣奔走徑
詣京師展臣子萬分之一但念國朝故事未嘗有
近臣奔喪之例遲違未敢今已于十七日起離西
京赴闕隨百官班入臨聽候指揮
行狀公起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
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相天子活百姓
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惟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
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道使勞公問所當先者
二十二日太皇太后遣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宣諭邦
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沖幼同攝國政公歷事累
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逮
公謝宣諭表云臣懷先帝盛德奔赴闕庭止欲一望
梓宮少展臣子之哀即退歸洛邑復就冗官不意
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加奬飾待以耆舊許
之盡言臣本何人克堪厥任但冀天下由此議陛
下之心嘉言響應正論日聞斯乃四海羣生之福
豈伊微臣獨爲慶幸
三十日上乙開言路劄子
略曰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下情壅而不上通上
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于下而上不得知明主
憂勤于上而下無所訴此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
知歸怨先帝今日所當先者莫若廣開言路不論
有官無官在京及在外州軍並委主判官晝時進
入不得強有抑退陛下乞賜省覽其狂愚鄙陋者
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唯所
欲爲無不如志矣
四月十九日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略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

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復于後序言之大行皇帝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所言莫不本此三者今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臣復以修心治國之要爲獻蓋天下治亂興亡安危之道無易于此伏願陛下留神幸察

是月太皇太后有旨散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年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

二十七日乞去新法病民傷國者疏

略云臣向在朝廷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爲罪仍蒙寵擢置之樞廷臣以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悟先帝知臣爲國不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何日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醉梱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悟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望罔乞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爲新法若新法不動臣尙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議論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苦憂社稷之阽危中夜之間未嘗不失聲撫心也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言事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調壯之卒止御前造作及臣歸西京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愼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甲年限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小臣稽慢罪當萬死然尙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釐革所宜先臣今別具狀奏聞議者必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然此謂無損于民無害于國者耳若病民傷國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

元年卽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
等法天下困弊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
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賓客省拘滯四
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
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
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
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
治而羣下競爲紛更此乃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
也況今太皇太后陛下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何憚
而不爲哉唯聖明裁察

乞罷保甲狀

略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出車一
乘閒民甚多不妨稼穡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
夫爲之無侵漁之患今籍鄉村之民三丁取一爲
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特置使者專切提舉一
丁教閱一丁供送名謂五日一教而保正保長以
泥堋除草爲名日聚之教場得賂則縱是耕耘收
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國家承平日久民不識兵
革一旦驅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以
爲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
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
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貧
民豁家所有無以供億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
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臣不知設保甲于農民
之勞既如彼爲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
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
戍邊境征戎狄則平日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
似嚴整若必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
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當此時豈不誤國事哉
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
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
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至敢白晝公行入
縣鎭殺官吏官軍追討終不能制三路未至大饑
而盜賊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
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其爲患可勝言哉今
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
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
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每五十戶置一弓手但令
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强惡賊人者各隨
功大小遷補職級務在優假使人踴躍然後募本

縣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必多應募或武藝衰退者
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于舊卽令充替
一縣之中其壯勇者皖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
盜亦不能爲患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者長壯
乞罷將官狀
略曰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
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兵吏未嘗不兼同
管轄蓋知州卽一州之將知縣卽一縣之將故也
元帝欲征伐四夷思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于是

議者請分河北陝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
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
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
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
官臣愚以爲職事脩舉在于擇人苟得其人雖總
管等皆能訓練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此非
徒無益兼復有害爲州縣及總管等官而于所部
士卒不相統攝有如路人雖許差將下兵士而將
官往往古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羣盜猝
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
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況我狄傾國
大舉長驅而來者乎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宜
于沿邊腹內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餘
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他往悉罷將官其
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調舉教
閱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
衞城邑討捕盜賊力足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
其棄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按通鑑熙寧三年十二月故諸路更成法初太
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

畿以備衞衞分番屯戍以捍邊圍于時將帥之
臣入奉朝請犒賞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榮驚恣
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
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
制天子之衞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
諸州之鎭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于戶籍
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
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
是議者以更成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
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

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請暨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冶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乞開言路狀

略曰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維新之政今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

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謂乞令依保馬原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博士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聞之惺然失望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忠臣解體直士挫氣太平之功未可期也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論事無可取者寢而不問庶幾言者猶肯源源而來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今于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爲越職然臣若不言則亦無所用于聖世矣

五月詔公起知陳州且令過闕入見

十五日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

略云臣今月十五日平明接到御前劄子一道令臣早赴闕廷者臣狂瞽妄言宜從誅譴曲荷開納并以臣羸老過形矜恤屢蟻命微無階報謝臣專候陳州遠接兵士到即起發赴闕次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二十三日到京師乞改除諫詔書

時詔百官言朝廷闕失牓于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詔語中設六事以禁過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

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詔草示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唯不言言則入六事矣

略曰臣昨奉聖旨令入見于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中間所云六事臣以爲人臣唯不言言皆可以六事罪之其所言或于羣臣有所襃貶則可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徵有所涉則可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

則可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憫則可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求諫而終于拒諫也伏望聖明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二十日所奏頒布天下

二十七日詔除門下侍郎力辭不許元豐五年官制行下平章事爲左僕射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郎尙書左右丞公所授蓋次相之職也是日中使梁惟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兎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家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

對上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侍郎切冀與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辭第二劄子遂止不上

初公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兄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公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公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宋史列傳）

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

二十八日請更張新法

略曰王安石不達政體變亂舊章陛下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四表則人情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臣向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眾先宜變更捨非取是去害就利計無急于此

六月四日乞以降拜先後立班

略曰臣于前月二十七日準告身授臣守門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班次等外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班次等並以除拜先後爲次今月四日延和殿進呈錄見張璪等奏乞推臣在上臣以不才誤蒙朝廷拔擢置之執政之末已爲忝竊況超越倫輩特出其右在臣愚何以克堪伏乞以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爲序在安燾之下

十四日乞申明求諫詔書

略曰前詔書止榜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臣愚

欲望聖慈除去中間一節仍乞徧頒天下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卽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取其可取者用黃紙識出再進入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略曰光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于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忽忽事多久不脩報明恕必察其非疏懈也伺承就移憂帥既踐世宦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更祈節慎不宣

七月二日看閱白公著所陳利害劄子

略云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臣自公著到京止于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無異唯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爲朝廷既知其爲害于民便當一切廢罷臣續奏聞與公著劄子同封上

時公著入自揚州爲尚書左丞舊日參知政事之任

三日乞罷保甲劄子

略曰讀登極詔書戒敕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近者羣盜王沖乘保馬行劫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句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上大亂之源漸不可長有害無利較然明矣乞斷自聖志盡罷諸保甲使歸農依舊置看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保馬量給價錢分配兩騍騸院及諸軍其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收拾逐縣弓手內許蔭本戶田二頃免其二稅若本戶田不足聽隔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

是月罷保甲

十四日乞降臣民奏狀

八月八日乞降封事錢帖

乞不貸彊盜白劄子

十四日乞不貸故鬬殺劄子

九月三日乞省覽農民封事

十五日與呂公著同舉程頤

略曰臣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十月十七日乙巳斷政事劄子

略云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事無大小皆委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唯是之從則羣臣莫敢不服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權盡歸執政人主不得而專也

二十四日上議可劄子

十二月二日進孝經指解劄子

略云臣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于仁宗皇帝竊慮藏久遺失不存今繕寫爲一冊上進伏乞

少賜省覽

四日上革弊劄子

略云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神宗皇帝以幽薊雲朔淪于契丹靈夏河西專于抵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爲恥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于是邊鄙武夫自謂衞霍不死千有餘輩未有不及此數事者而猶因循不知改轍讓者謂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

馬使賣耕牛市駑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各置將官捨祖宗教閱舊制競爲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賠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民又設措置河北羅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妄動深入曾未足威服戎狄而中國已重困幸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凡征伐開拓之議皆已千有餘事未有不及此數事者而猶因循不知改轍讓者謂革弊不可倉猝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略云光閒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仕以榮進之心分當委任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挂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

意留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于常義難力辭職勉就職故事多所遵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貞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久望深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于堯夫不敢望于他人者也

宋景濂題司馬公手帖後云右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仕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眞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遺此書從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頴昌之命亦遽下矣可以諗常儛觀之也

十二日神宗祔廟禮畢遷公正議大夫

公自以不與顧命辭不敢當五上劄子辭謝詔不許

是年范堯夫爲左諫議大夫公以親嫌爲言章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沖太皇太后同聽萬幾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公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眾望不可以臣故

妨賢者進臣請避位九劾
不退
拔此乃章惇假託故事以阻撓正人之進耳使
非宣仁獨斷烏由致元祐之盛哉

元祐元年丙寅　公年六十八歲

公任門下侍郎

是年公作徽言

序略云余少好讀書老而不厭然昏耄日甚不能復記暇日因讀諸子史集采其義與經合者錄而存之苦于秉筆之勞或但撮其精要注所出于其下欲知其詳則取本書證之命曰徽言留諸左右

時取觀以自徽且詔子孫涑水迂叟時年六十八

陳氏曰司馬光手鈔諸子書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鈔書然舉子所鈔猶其詞余所鈔嫉其意舉人志科名余志道德迂叟年六十八蓋公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塡委且將屬疾而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謹百世之下肅然起敬

眞跡藏郡康節家其諸孫迂守漢嘉從邵氏借刻攜其板歸越今在其郡從姪遵古家

公始得疾

正月十四日癸卯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

公謝表云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迫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艱難朝請殆廢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朝夕爲眾目所觀啟處無措躬之地敢謂陛下特虧舊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欲辭則力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蹙踖心悸戰兢汗流

二十一日庚戌請假將治

二十三日壬子朝廷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宋有章揚文蔚陳易簡等每日到公家診視公上劄子辭免

二十四日癸丑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

略云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困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唯務多斂役錢積寬賸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

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
擇可任者僱代唯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
法陪備既少富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
乞如舊于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
貧富以差出助役錢俾虛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
同乞詳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
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
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
初章惇取公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
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于

是蘇軾言于公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公曰于
君何如軾曰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
二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農出
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
能易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
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公不
以爲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色忽然軾曰昔韓
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靜之甚力韓公不
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謝
之范純仁謂公曰差役一事當熟講而緩行不
然滋爲民病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公持
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娼公以
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公又謝
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唯衙前用坊場河
渡錢僱募餘悉定差
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
府蔡京獨加約悉改幾縣雇役詣政事堂白光
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編月
時蘇子由爲右司諫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云
惇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

事節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詳議雷同衆人
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既已行下然後論列可
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若使因此究窮
利害立成條約使推行更無疑阻猶或可原今
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
劄子施行卻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此
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
爲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又
乞罷察京開封府狀云朝廷原限敕到五日內
具利害畢書申本州本州限一年聞奏奏到各

隨宜修改並無限定日期差撥令開封輒敢差
人監勒于數日內驅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
法尙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
爾必致紛紜爲害不小又乞罷蔡京知眞定府
狀云京以臺諫劾奏乞請外任而宰相曲加庇
蓋除京知眞定府眞定天下重鎭是宰相上欺
朝廷下固臺諫云云此時宰相蓋指韓縝溫公
亦在內按章蔡用心本同欲因差役一事未便
致民情怨恣得有隙以破壞元祐之政耳特章
以權位相埒故敢忿爭蔡以官職尙卑惟事諂

媚而溫公不悟喜其順己此亦如介甫之喜惠
卿陰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被子由一一指出此
蘇氏智識過溫公處

言行錄役法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僱役爲
便公與荊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爾
按公不知僱役之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誠不
免如蘇范二公所議然議者謂保甲僱役百世
通行荊公之法未嘗有弊則非也保甲僱役今
日誠爲善政而荊公所設則斷斷不可行何則
今日之保甲蓋不過如古比閭族黨相保相任

議賓錄賊使不得容留匪類耳而荊公則使之
披甲執兵教習戰陣在家有供億之苦前途有
死亡之禍蓋與今日之爲保甲者散萬不侔矣
至吳中盛行僱役蓋亦聽民間之通融計置或
其人自能充當則可不費一錢或本年安然無
事雖憃愚亦可幸免未嘗預計一年之力役若
干而一概斂錢且使貧弱下戶助之出錢也荊
公之僱役蓋于兩稅之外刱取庸錢耳豈可謂
之無害哉

二十八日供奉官劉永年傳宣司馬光見慮在家特

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謝恩

公上劄子辭云朝廷進以高位加之寵命榮動搢
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沈痾不造王庭
坐受圭組候臣愚稍痊日止依十四七日所降

指揮減拜入謝

二月三日壬戌上論西夏劄子

略云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爲臣下所
囚興兵致討收其邊地建米脂等六寨皆孤僻單
外難于應援然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爲
害頗多是以必欲得之前年嘗遣使者深自辨訴

請臣服如故其志止欲求復舊境于今爲計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大子卽位蕩滌瑕穢小大無遺誠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際曠然推恩盡赦前罪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豈得不鼓舞扑蹈世世臣服者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茶菜百貨皆出中國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歲法禁疏闊私市日夕公行西人雖不獲歲賜而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今責其累年之罪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公私困弊彼自屈服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乞不禁絕私市先赦西人

略云臣前上言西人未服中國不能無憂妄上二策一者禁私市何謂禁私市凡大子卽位蕩滌瑕穢小大無遺誠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際曠然推恩盡赦前罪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豈得不鼓舞扑蹈世世臣服者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茶菜百貨皆出中國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歲法禁疏闊私市日夕公行西人雖不獲歲賜而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今責其累年之罪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公私困弊彼自屈服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乞不禁絕私市先赦西人

略云臣前上言西人未服中國不能無憂妄上二策一者禁私市何謂禁私市凡大子卽位蕩滌瑕穢小大無遺誠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際曠然推恩盡赦前罪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豈得不鼓舞扑蹈世世臣服者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茶菜百貨皆出中國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歲法禁疏闊私市日夕公行西人雖不獲歲賜而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今責其累年之罪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公私困弊彼自屈服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乞不禁絕私市先赦西人

略云臣前上言西人未服中國不能無憂妄上二策一者禁私市何謂禁私市凡大子卽位蕩滌瑕穢小大無遺誠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際曠然推恩盡赦前罪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豈得不鼓舞扑蹈世世臣服者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茶菜百貨皆出中國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歲法禁疏闊私市日夕公行西人雖不獲歲賜而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今責其累年之罪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公私困弊彼自屈服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乞不禁絕私市先赦西人

略云臣前上言西人未服中國不能無憂妄上二策一者禁私市何謂禁私市凡大子卽位蕩滌瑕穢小大無遺誠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際曠然推恩盡赦前罪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豈得不鼓舞扑蹈世世臣服者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茶菜百貨皆出中國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歲法禁疏闊私市日夕公行西人雖不獲歲賜而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今責其累年之罪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公私困弊彼自屈服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議晦叔愼默太過若此際不諍國事蹉跌則人彼朋矣願愼旃愼旃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囑于晦叔矣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略云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于三司一文一勻他司不敢擅取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自改官

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等三監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五曹及內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關預今之戶部尚書猶舊日三司使之任而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也譬如人家有財使數人主之互相侵奪人人得取而用財有增益者乎今雖未能大有更張且令尚書並領左右曹侍郎諸司支用錢物不見戶部符不得應付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天下之財可得而理矣

隨乞宮觀表辭位不許

略云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假將治已及月餘日來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自料筋力完復近亦數月遠則半年豈有執政大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養病于家之理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伏望聖慈早賜開允

閏二月庚寅湖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舊日章事之任蓋首相也三日壬辰朝命呂公著爲門下侍郎

公以病未任入謝三上劄子辭不許

時荊公已病弟和甫以邸吏狀示公適報司馬公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聞見錄

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無生事開邊隙神道碑

公作相日親書牓子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罷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

訟佩服改行至于祭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千
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
若在私第垂訪不許語及光再拜若白
追贈清河郡君張氏爲潁川郡夫人
焚黃祭文云夫人門白德門無祿早世久同困約
不與顯榮朝推恩渥追錫嘉命魚軒翟茀燭耀重
泉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十二　求恕齋

是年改葬先令于洛陽
到墓祭文云闕塞之陽伊川之湄地形爽塏水脈
厚深唯靈去故就新永寧茲宅不震不圮保固億
年
按公敘清河郡君云葬涑水先塋則公之祖父
皆葬陝州夏縣今祭文云闕塞伊川則爲遷葬
洛陽無疑後公與子康卒又俱歸葬陝州不從
先人墓次則不可解矣
葬潁川郡夫人
敬祭祭文云旅宦飄零家無常所權窆未瘞久寓
西郊登時之艮遷就佗岑撥撰云始取道有期撫
事恨然益增感悼
按清河郡君于元豐五年二月葬涑水而此云
云意當時或是權厝耳
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
略云臣于去年九月奉旨令范祖禹及臣男康將
資治通鑑副本重行校定又奉旨送國子監鏤板
竊緣上件文字稍多范祖禹近差充修實錄官恐
日近校定不辦竊見祕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
有文望特差令同校定所貴早得了當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十三　求恕齋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
略云臣先于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
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
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麻年圖
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于神宗皇帝時受詔
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
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于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
于國史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
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

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旨令范祖禹等校定臣所修資治通鑑伏望并上件稽古錄送到本局繕寫校對以次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

進稽古錄二十卷

表文略云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策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惟皇帝陛下富有春秋敕命方夏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觀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窴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有本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鑒觀之主日不暇遍攷用斐夷略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厥年圖自六合爲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以來悉從論纂皆有憑依總而成書名爲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玆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慮

此篇傳家集中不載見于稽古錄弁首後署銜云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臣某上進則當公居首相時元祐元年閏二月後也又文獻通考所載陳氏說亦云元祐初所上今案錄內分三種十一卷下帙至十六卷則自周威烈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公自注云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年所進厤年圖十七卷至二十卷則自宋太祖建隆之元至英宗治平四年公自注云臣于神宗皇帝時所進百官公卿表大事記首卷至十一卷之上帙則自伏羲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自注云臣今所補總名爲稽古錄撮錄簡而明論序雄深雅健上匹西漢朱子嘗刻于長沙欲面奏取進充宮僚進講又曰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其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又曰小兒讀六經了畢卽令接續讀去亦好

論振濟

略云臣竊惟百姓流移之後散米煮粥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速行振濟乞更令指揮縣令佐體量鄉村人

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
直行振貸仍逐戶計口出給麻頭大人日給二升
小人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
月一次齎麻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俟夏
秋成熟日據簿麻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
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亦聽從
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

三月乙巳撫納西人

衙尉丞畢仲游子公書

略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在不足故
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
役錢變鹽法者是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今
但廢罷諸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切埽去則向
來用事于新法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
動上意雖石人猶將使動則向之廢罷者將復行
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
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
之用數年之閒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于曉然知
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然後
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

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
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
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
之可爲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閒其父
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公得書蹙然忞忞不爲慮

四月六日癸巳王介甫卒于金陵

按宋史哲宗本紀荊公薨于四月癸巳是月戊
子朔由戊子至癸巳爲四月六日

公與晦叔簡曰介甫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
喜遂非遂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
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更詆毀百端光
意以爲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
以爲何如

十三日辭接續支俸

略云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
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
支給臣自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牀朝假至今
不啻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
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

僚豈敢廢格伏望住支候參假日依舊

按公以正月二十一日請假連閏計至四月十三日爲一百十二日

十五日壬寅朝命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與同上合兩省爲一疏

略云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國家設官分職張立綱紀所以經緯庶務統理群生也自古及今未之或改也況我祖宗法度尤所當守而比年以來頗有變更或因人而立事或隨意而改官或官職繁冗欲革而正之或法令疏闊欲張而大之或政事過差欲損而益之或恩澤未洽欲推而廣之或刑罰失當欲輕而重之或賞典無章欲增而減之或因事而興或因言而罷或因人言而興或因人言而罷或因人言而興或因人言而罷或因人言而興或因人

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非有故曰聚爲故事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

略云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于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精力疲敝而于經國之大體不暇精思而熟慮非朝廷責宰相之意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欲乞今後凡有詔令及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者特那錢過尚書判準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敗判事之可否皆決于本曹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若白或上殿取旨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

略云舊例只是前官所行豈足永爲後法近歲三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攀援體例希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條無條方許用例前例若非即宜釐革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

略云法貴簡要近歲法令繁多六曹條貫至有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諸司敕令格式亦一千餘卷雖強力精敏者不能徧觀覽況于倉記而必行之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看詳本曹條貫有全無義理防禁太繁難爲遵守者盡令刪去唯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者作木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請科場仍用經義及設經明行修科

略曰隋唐設明經進士兩科而進士日隆明經日替所以然者以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有司務離經析注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腐朽爛舌虛費勤勞至于賦詩論策取進士專摘其落韻失平仄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爲進退是致舉人專尚詞華不根道德其中或游處放蕩容止輕

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自劄子尋得依元

僞言行醜惡者不能無之神宗皇帝深鑒其弊于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但考核文學不勵德行此其失也今國家大議科場制度臣以爲莫若以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春秋止用左氏傳公穀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皆須習孝經論語又每歲委升朝文官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注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大概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不肯就王荊公特令士子就經文作大義蓋于其中發揮義理不previously記誦較詩賦則爲近本原較明經則更發揮有文采即今日八股所自始誠百世不易之法也荊公加優異如此舉人皆尊尚經術旁覽子史而又能有行行豈不賢于今日之所取乎今乞復詩賦者指向日老舉人不習經義故爲此說動搖科場至明法一科若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曰誦徒流斬絞之書令爲士之日已習成刻薄殆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伏乞以臣所奏委他執政詳定施行

按唐宋明經不過帖書墨義端臨馬氏云曾見呂許公夷簡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其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注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大概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不肯就王荊公特令士子就經文作大義蓋于其中發揮義理不previously記誦較詩賦則爲近本原較明經則更發揮有文采即今日八股所自始誠百世不易之法也荊公加優異如此舉人皆尊尚經術旁覽子史而又能

温公俱同此見

又按温公不喜孟子故集中有疑孟此云孟子

止列諸子更不試大義蓋猶此志也范堯夫謂
溫公曰孟子恐不可輕黜亦猶六經之春秋矣
溫公從之
二十四日舉張舜民等充館閣
略云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
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
弘贍行義無缺久滯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
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于進取其
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罪
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

儉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自警
龔深之言公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人問
曰公擇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
急于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
息貪吏聚斂掊刻之心同上
公爲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
皆與眾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
以受其惠也范祖禹上哲宗疏
五月二日戊午尚書省劄子光所患己安唯足瘡有
妨拜跪不候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

許乘轎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
按本紀是月丁巳朔
第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略云臣伏覩今月二日聖旨開命震恐無地自處
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
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于數日
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
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
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
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于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

劄子辭免未蒙開允方俟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
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瘡可日與諸執政一
例供職
按公自正月二十一日請假連閏計至五月初
二日爲一百三十二日
四日庚申又蒙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
門告示許屬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
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
辭入對小殿劄子
略云臣奉今月二日聖旨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

今于四日又奉聖旨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如此則禮數太重尤不敢當竊謂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故特制此禮豈臣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于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臣即日上下馬不得及定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許權乘小轎子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并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

三省同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于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

十二日戊子于延和殿入見辭免左僕射之命不許辭男康章服劄子

略曰臣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特許令臣男康上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略曰臣近奉聖旨許乘轎子三日一次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議去歲曾有指揮遇暇日有公事許于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于近南更開一便門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以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洩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于皇城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向書省回嘗特臨幸嘉歎瓌規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賀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

閤勢連雙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閤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也石林詩話

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三年庚戌九月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石林云元豐益誤也詳在荊公年譜中中書居東府門下居西府是時呂申公爲中書侍郎而公爲門下侍郎故欲于兩府近南開一便門以通往來也厥後公薨于西府此時蓋挈家移入荊公有遷人東府謝表云輟車府之旁率載其餘重移甕牖之宮制衙以鼓歌郎此可見徽宗崇寧以後京卞執政宰相例

賜第京師兩府又成虛設矣

二十日乞不帖例貸配

略云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吏合刑部檢例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夫既稱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反在有司也欲今後命官犯罪大理寺定斷委刑部看詳具狀申中書省百姓犯大辟罪大理寺定斷委刑部看詳具狀申門下省俱不帖例委中書門下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取特旨施行

行

六月十二日乞進呈文字劄子

略云臣今月十八日台至都堂遇其日垂簾乞許臣隨執政趂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隨入遇拜時扶掖仍乞自今後準此

中使徐湜傳聖旨且令入都堂尚書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令卻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官劉恕一子

略云臣受敕編修資治通鑑首先舉恕同修恕博

聞強記尤精史學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自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臣等皆蒙天恩獨恕一人不得需預良可矜憫乞如劉攽等所奏除恕一子官使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

略云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何則鄉村無賴子弟乍入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

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羣行攻劫州縣不能制父兄不能禁所以數年來年不甚饑而盜賊縱橫大縣鎮殺官吏僅不幸遇蝗水旱將若之何以臣愚見莫若盡罷保甲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名與免戶下租稅差徭務爲優假使人欣慕多置節級及指揮使等名目以爲賞功資級每捉殺到強盜一人即以次遷一級如此則本縣勇健之士見前出官之望應募必多勇健既充弓手其餘懦弱者雖爲盜亦不足患又凡爲強盜者不肯于本管地分作過蓋恐累及本地捕盜

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捕盜人往往莫肯發舉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摘捕又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共爲掩覆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賠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益無忌憚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捕盜官被更不立三限科校只以摘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隱蔽從重治罪又每州各借官錢數十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當日支給卽移牒出

賊州縣捕盜人科以不覺察罪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其尤強惡賊人朝廷特于常法外多立賞錢者不在此例若果行此法則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勇健之士見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竄無所容身稍冀蹔息矣

七月乞設十科舉士法

略云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況于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眾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乞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正方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許銓轄以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亦以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術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鍊習法令能斷請獻科舉有官人應侍從以上每歲于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才執政案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効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得旨施行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案所部官吏

略云一路一州官吏眾多優未指定合覺察事件

致寬則一切不問急則濫及無辜又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慈二曰公直三曰明敏四曰廉謹按察四條一曰苛酷二曰狡佞三曰昏懦四曰貪縱凡監司州縣于所部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略云臣于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具劄子奏乞隨執政于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厚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實內自媿懼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

勢亦似更減步履比向時稍輕欲乞于今月八日隨執政于延和殿進呈文字取進止

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

略云臣近具劄子奏乞于今月八日隨執政于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封回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于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有州有牒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此遽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卽位西人慕順之際赦其罪戾無何臣在

病假不得面論遷延至今虜已遣使直求侵地辭意寢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然陛下爲天下主寧爲百姓屈已少從所請以舒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端何則盡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旣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謂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于今日乎竊慮進呈之際羣臣猶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爲國家無窮之憂伏願決自聖心爲兆民計

是時文彥博范與公台會及主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

八月六日辛卯詔常平倉依舊法罷青苗錢

略云常平倉法豐歲添價收糴凶歲減價出糶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三代良法也熙寧初執政盡將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哲之坐此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作常平倉本依舊法施行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乘有

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其南方卑溼地難以久貯者候價稍增卽行出糴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將十年以來斛斗價分定三等若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糴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糴人戶並取勘施行如能用心及時糴糴者量與酬奬所貴官吏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閒可使物貨流通

八日癸巳薦鄆州處士王大臨除太學錄

乞約束州縣不得抑配青苗錢

略云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爲利民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句集或排門鈔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僞請去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命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卻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令欲續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今後州縣只將常平倉錢穀依舊法趁時糶糴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所舉孫準有罪乞自劾

略云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于臣爲貢舉非其人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律科罪雖

見爲執政亦須降官示罰豈可身自立法而首先犯之乞如臣前所奏施行所貴率厲羣臣審愼所舉

八月二十一日丙午辭大禮使

略云臣先奉敕充明堂大禮使臣自去冬患腳膝無力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幸蒙聖恩每次朝見許臣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陛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伏望聖慈別賜差官充大禮使

按公以正月二十一日請假此云首尾八箇月連閏計已到八月二十一日矣公薨在九月朔日明堂禮成不賀則此時距其薨之丙辰僅十四日辭明堂宿衛

日耳公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歟

二十四日辭明堂宿衛

略云臣先奉聖旨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稱賀陪位止令宿衛在于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加然臣近日患左足掌底腫痛全然履地不得趾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將來明堂宿衛亦恐祇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乞恩不已懇懼無地

辭提舉修實錄

略云臣自受命以來以衰羸多病罕曾到局供職近又患左足腫痛不能履地日甚一日未有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實錄伏乞別賜差官提舉

九月丙辰朔公薨于西府

時兩宮慮已以聽公爲政公亦自見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孔明食少事煩以爲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歿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

當世要務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輟視朝三日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爭遣人購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

公病垂絕肩輿見呂申公議政都省臨終牀簀蕭然唯枕冊有役書一卷故申公爲輓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談圖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

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郊陝洛閒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昏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

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諸日三卷書儀一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益有意復用公也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

毛球恕齋

嗚呼若神宗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若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行狀

公所服之衣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其衾之首及寢疾西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消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復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于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爲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于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舊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爲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惟至誠故也范澤夫撰布衾記

黃文獻公撰白雲許先生墓誌曰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于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義也

元祐元年丙寅九月丙辰朔公薨于西府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泣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腦水銀以敕賜謚文正見行狀

范忠宣公純仁祭文二十九日甲申見休集

烏虖天胙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有其一足以成名公兼眾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沈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寶圭大裴望之肅然冬陽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煌煌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苒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赫赫神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嚴嚴翼翼言有未用不敢愛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泪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舉元豐之末國有大

事穆穆文母佑我聖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重千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塵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慄寒養其飢羸無痛于肌無莠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唯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非人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某以不才辱公知人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唯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固義好正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業春敷脩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從環環嘉言有銘在躬朝聽過實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遽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薦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走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永違不見一面人生有死如日暮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一或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我每念此紓心之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烏虖哀哉

蘇文忠公軾祭文見休集

烏虖百世一人千載一時唯時與人鮮偶常奇公
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
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毋子之閒莫如孝
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
仁義輔以詩書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
禹之姿我若言利葬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
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
石唯公所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
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
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畬既留投種末粒

矧穫而吹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
帷天爲雨泣路人垂涕畫像千家飲食必祠矧我
眾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決寧
復來思歌此蒭章以侑一卮烏虖哀哉

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遭命從
官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至涑水
相地卜宅此照錢牧齋初學集中所載當必有據而坡公行狀則云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與此小異存參

十月甲午掘壙

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上方百工爲葬具復

命公從子富提舉之

十二月丙戌墓成

元祐二年丁卯正月辛酉葬公于陝西陝州之夏縣涑
水鄉

元祐三年戊辰上敕翰林學士蘇軾撰神道碑文文繁不錄

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曰忠清粹德之碑

范蜀公鎮誌其墓文全載　見名臣琬琰之集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時渾然如成人至既沒其
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已上墓誌
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惟載去行狀所載公
論交黜貢舉獄事及論青苗法等六七事皆行狀
生文故不復載錄獨錄范公所序而銘之銘文

從事非永世法充媛董氏追贈非令典并言太皇
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酉戎遺使致祭邊臣
生事及言用宮鄉者直非平日法等六七事皆行
狀生文故不復載錄獨錄范公所序而銘之銘文

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俱鎮所目
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
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
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爲迂叟而親隸書以
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過古人能不欺而已矣
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于民天下所以期公
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爲之傳後當

作銘公則爲鎭傳矣鎭未及爲而公薨烏虖鎭老矣不意爲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孫元孫温公前人是似率其誠心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世一心有從有違咸卒用公公之顯庸自我神考命于西樞曰予耆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帝獨賢公欲使並存公退如避歸居洛師帝徐思之既克知之知而不以以遺聖子唯我聖子協帝神毋人事盡矣天命順矣如川之迴如水之開或蹈其機豈人也哉公亦不知曰是唯天二聖臨我如山如淵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符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定公亦不留龍衮蟬冠歸于其正公之在朝布衣脫粟唯其爲善唯日不足生既不有死亦何失四方頌之豈唯茲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偏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盛器之重十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閙以壅乃于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諠諠險詖憸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眾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慢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眞乃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佐乃公前人是似率其誠心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世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一心有從有違咸卒用公公之顯庸自我神考命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可于西樞曰予耆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帝獨賢公觀日親萬幾勤勞百爲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幾月援溺蹈火渴事無巨細惡究本末利興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黑白耆哲俊乂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符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良輔烏虖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溯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論淡不可遏也烏虖公兮時既得矣道既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于斯哀哉哀哉

此蜀公初所作銘也其辭峭峻公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遂易今銘並見碑跋

集

按公薨日正當宣仁秉政羣賢彙進之時而坡公之言已如此蓋當創鉅痛深之後也然銘文之體自可不必

是年又命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起樓于墓之東南
樓之大制甚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
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城複閣周于碑迴廊環
于閣繚垣四起爲之廠徧凡七月而畢事土木金
石材瓌丹艧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所損之
數稱是

宋史本傳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
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
止

元祐五年庚午六月丁酉公子康卒

康自居公喪居廬蔬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
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
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學積于充積
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
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
爲矣年四十一而卒見琬琰集范太史
祔禹所撰墓誌

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范淳夫手一日謂公休曰
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淳夫曰請試爲
之當爲改竄一再撰成已可用淳夫喜曰未有如
此子好學也公事無大小必與淳夫議至于家事
公休亦不自專問于淳夫而後行公休之卒淳夫
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見氏
落語

十一月甲申葬陝州夏縣文正公墓次

朝廷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監丞張淳督運木
就護殯葬官給錢百萬還中使問妻子賜錢五
十萬又賜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內侍問行
日賜白金五百兩助襄事

康卒子植幼宜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郤伯
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實海植曰溫公
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

不懈卒有立于世宋史郤
伯温傳

紹聖元年甲戌夏四月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

惇之被召也陳了翁瓘時爲通判道謁之惇聞瓘
名邀與同載詢以當世之務瓘因問曰天子待公
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
于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厲色曰光
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
何瓘曰元豐之政本冀熙寧則先志固已改而行
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每改于之說行之太遽所

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網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辨淵源議論勁正悖雖忤意亦頗驚異留瓘共飯而別見言行錄

張氏無垢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沒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王太傅云張無垢撰劉元城盡言集序

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瓘中介甫一傳而秋七月尊公及呂公著贈謚

時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睥道逆理詔光及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于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欄及倒碑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記奏

三月詔中書舍人綦序辰等編類公等章疏

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詔讁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至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等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攟拾附著纖悉不遺

群昌林自乞毀資治通鑑板

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

訓于是林自駭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解屈媿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士晉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四月又追貶公爲朱崖軍司戶參軍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徽宗卽位

五月追復公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崇寧元年壬午復追貶公等四十四人官

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點創案籍俱存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公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

公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時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公及文彥博呂公著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

崇寧二年癸未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思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俱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

崇寧五年丙戌正月毀黨人碑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除黨籍學術之禁

復贈公爲太師還賜謚

建炎元年詔配饗哲宗廟庭詔罷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以公代之見文獻通考

紹興十五年秦檜當國

七月禁私史公曾孫司馬伋遂言陳水記聞非公論著之書時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

理宗寶慶二年圖像于昭勳崇德閣

度宗咸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廷宋鑑

皇統八年戊辰夏邑令王廷直建祠修復

廷直自記曰紹聖閒仆温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
復公官爵欲追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雍之深
土毀滅朽漫不傳于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枝
于碑座龜趺之側蟄枝屈盤春花夏實廷直以皇
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眞訪得舊
本于公曾姪孫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穴
隙不可鐫磨碑陰碎裂閒實以土葢初仆時自趨
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又無大
葬時朝廷物力公爵姪孫作曰不若橫碑作小段
而模立之則龜趺不損後之人知其異焉因斷碑
而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率闔邑僧院咸
出貲助之圓眞又出私帑于墳院法堂之後設堂
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温公神道碑堂見通
志

按皇統金熙宗年號八年戊辰正當宋高宗紹
興之十八年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矣
元皇慶元年壬子平章政事察罕縮圖并修復之碑使
廣平程鉅夫爲
序

序曰公之墓碑仆于羣悛之口而斷碑之隙有杏
生焉金皇統閒夏邑王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
百餘年矣曰雲翁家與之鄰益封殖皇慶之元翁

爲平章政事出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鉅夫
序之鉅夫序所謂夏邑令王者壽春王廷直金皇
統閒夏邑令也曰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見程鉅夫集老
杏圖
詩序

按皇慶元仁宗年號是年壬子距宋紹聖元年
甲戌仆碑計共二百十九年
皇慶二年癸丑詔從祀孔子廟廷距公卒時元祐元年
年丙寅共二百二十八年

按公從祀于宋度宗咸淳元年是時宋方播遷
元一統不遵宋制至此乃復從祀

明天啟二年壬戌錢謙益得公石碑于長安肆中有記

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記曰天啟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于長安
肆中紙敝墨渝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甚行于
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篋
衍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温公
墓碑老杏圖詩序復于通志得金夏邑令壽春王
廷直所自記云斷碑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余得
此碑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斷碑爲四之說
符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余所存者四石而已

其額與跋皆不可考然而是碑也仆于宋復于金
顛趺之僅存老杏之封殖鬼神護持而余乃幸而
得之又豈易哉見牧齋初學集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玉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後

公幼時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公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宋史本傳）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公曰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

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公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日錄下同）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已成即當逐之耳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黨敵他日得毋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判公者（元城語錄）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朴之其人反顧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媿謝（聞見錄）

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潁公辟爲太原

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院君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潁公知之對僚屬容其言二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按公通判并州起至和二年乙未至嘉祐二年六月離并州凡二年半蓋當公三十七至三十九歲此而于康生于元祐二年庚寅爲公年三十二歲此云通判太原時尚未有子非也或更在庚寅以前

公居恪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轘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屑與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愼之哉

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役公各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過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于雇役十年賦役所出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

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公不以爲然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縣雇役之法爲差役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君何患法不行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尙何講

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則臣所謂宜因茲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終莫肯改穎濱遺老傳

熙寧二年介甫初參政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于崇政殿而司馬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于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慊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眾皆喜子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趨

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若在侍
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温公曰
與兄伯康尤愛尤薦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
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
不善之迹似傷恩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
事更改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
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
乃腹心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願可緩耶語未竟闔門
吏抗聲退班乃趨而去温公退自經筵歎坐玉堂終
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寖有傳其章疏者往
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

然然後前日之議者始媿仰歎服以爲不可及温公
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
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劉諫議集
韓子華絳入相繼王荊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
夫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
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考
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爲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于韓子華
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韓子華行狀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韋惇呂惠卿輩皆
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閒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

可不慎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公與兄伯康尤愛尤薦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
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
不善之迹似傷恩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
事更改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
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晁無咎言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耳
伊川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
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人盡言

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初温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

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
許募代甚苦之呂公令一切聽募民情大悅呂申公家傳
公薦元城充館職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
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
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客有言子公范瀍甫在言路必能協濟公正色曰子謂
瀍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范太史遺事
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范忠宣公曰舉人
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
徒令求舉未必有益公從之

公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鍾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公集中有和范景仁綏氏別後見寄求決樂議詩云至樂存麥渺失易求之難昔從周道衰瞽人曠其官聲律久無師文字多缺漫仁皇憫崩壞廣庭集危冠紛紜鬬筆舌異論誰能殫或欲徇陳迹竅厚潛鏤剜或欲立新意妄取舊史刊古今互齟齬大抵皆欺謾景仁信其說畧守不可干賤子欲面從誰與擾膽肝此求必議決深谷爲崇巒何如兩置之試就中和看又有和韓秉國招范景仁飲景仁不至云方作書與光樂論詩云小桃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佳李實如拳西湖盡服鋪芳蓮景仁不從鄉賢飲爲此論樂方窮研周衰官失疇人散鍾律要渺誰能傳近人欺眾出私意最可憫笑房生顛如光初不辨宮羽是非得失安敢喘每煩教諭累百紙頑如鐵石不可鑄王李阮胡相詆毀各出所學何妨偏景仁家居鑄鼬斛欲除民癘恐未然要須中和育萬物始見大學之功全又有景仁新鑄鼬斛次韻寄呈云裁箇累黍久研精況復新修鼬斛成豈校忽微爭口語本期潭古變人情既言樂律符今尺但恐簫韶似鄭聲若欲世人俱信服鳳皇再集潁川城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鍛化何如耳且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教他們自做末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溫公而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慶糟破裹叔孫通也自是時時譏伊川他日國忌禱子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于贍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其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于是范純夫舉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司馬溫公辭副樞密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才浩然歸

聖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卽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益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溫公諍臣不得不退處先生有贈溫公詩云二龍鬪臥洛波淸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子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敢死後欺君乎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

二公始終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子後龜山文集

陳氏曰司馬光撰書儀前一卷爲表章書啟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詳爲又居家雜禮一卷司馬光撰四家禮範五卷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于金陵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自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曰溫公本諸儀禮最爲通古今之宜

程子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自有救之之術又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衰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何如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干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

爲廷魁曰溫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婿見舅姑條下注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于禮爲稍略而宋文公遂以爲惑于陳鍼子先配後祖之說故以婦人拜祖先爲未然此禮當考按鍼子所譏自謂鄭忽當迎婦時不先告廟注家引公子圉吉莊共之廟而後行爲證卽非婦入門時事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于禮爲太遽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注文但略言而不詳述蓋練

而祔公所不取故耳大槩溫公誠篤之學嘗咨詢古禮世秀才書公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已上

宋文公與鄭知院書曰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稿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待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盡溫公所以顧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才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縣取索投進否

然不必及鄉姓名恐罪累之迹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

子諱諸公共白之也朱子文集大全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竊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劾旣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云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元發拊掌錄

東坡公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猶侮諸公卿率有標目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論免役差

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蘇軾謂編

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好一僕被東坡教壞了輟耕錄

金人入洛傳令軍中無得驚動司馬太師家黃氏日鈔

溫公不好佛謂其徼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旣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荊門上元當設醮乃請洪範錫福章以代之俞文豹吹劍錄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

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劇
燒舂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對舂磨燒
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
溫公之任崇福舂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
爲小人爲罪人也同上　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籤上書
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黏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
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煠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
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

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
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公享之如太牢旣畢復前
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
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
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
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
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
公聞之不介意馬永卿嬾眞子錄　都人奔走競觀卽以相公目
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

樹騎屋窺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
馬公耳至于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
及葬京之民罷市而往弔襲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
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
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告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
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
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于首頂以
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藏
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葬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皆不

肯售至于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
息人之賢不肖于人心得失一至于此兒童誦君實
走卒知司馬溫公蓋千載一人而已張溟雲谷雜記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目一日步行見牆外暗雍竹
籜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
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盡
去之王暐道山清話
暐又記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亡後嘗忽忽不
樂時至獨樂園于讀書堂危坐終日作小詩云暫來
還似客歸去不成家按公子康以皇祐二年庚寅生

時公年三十二歲夫人係尚書張存之女亦非裴姓公年六十四喪清河郡君六十七而復召明年九月薨其歸居在家之日甚少所記皆謬說也後世謂溫公無子由此特筆于此以志其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誤觸燭幕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同上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同上

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曰前見司馬光作王昭君古風甚佳如宮門銅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高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公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同上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

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同上

余嘗謂近世鉅公歐陽文忠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伯玉王荊公似王夷甫蘇文忠似司馬遷程棨三柳軒雜識

諡之美者極乎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有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大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之而朝論迄不可 費袞梁溪漫志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耶 王求恕齋

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朱弁曲洧舊聞

元祐黨籍凡三等僕家舊有元祐姦黨碑其文曰皇帝即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庶有佚罰乃命有司夷列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命書而刻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之臣戒又詔京書之將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聖神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紹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記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彥博　韓宗彥　范純仁　劉摯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孫固　曾布　鄭雍　范祖禹　傅堯俞　范柏年　胡宗愈　黃履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張商英　蔣之奇　劉安世　馬默　孔武仲　范祖禹　孫之翰　賈易　呂陶　楊畏

曾任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蘇軾　趙君錫　趙覺　周燔　王鞏　張舜民　晁補之　黃庭堅　劉安世　馬默　孔武仲　范祖禹　王欽臣　顧臨　范純粹　孫之翰　賈易　呂陶　楊畏　晁補之　黃庭堅　劉唐老　王仲游　湯鵬舉　常安民　程伯雨　任伯雨　蘇嘉　呂希純　曾肇　李清臣　劉奉世　趙瞻　韓維　劉摯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孫固　曾布　鄭雍　范柏年　胡宗愈　黃履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張商英　蔣之奇　劉安世　馬默　孔文仲　吳安持　趙彥若　王汾　周燔　李之純　王鞏　張舜民　晁補之　黃庭堅　劉唐老　王仲游　湯鵬舉　常安民　程伯雨　任伯雨　顧臨　范純粹　王欽臣　鄭雍　范祖禹　傅堯俞

乙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八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蓋紹聖初章蔡得志凡元祐司馬諸人皆籍為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世每得罪于諸人者駸駸附益入籍至崇寧開京悉舉不附己者籍為元祐姦黨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開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議者謂其開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典遂有詔甄別之

以上皆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餘官一百七十七人曾任宰臣二人通計四項凡二百五十五人合諸三百九人之數尚少四十五人乾隆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余在江西德化縣于唐東窗案頭見宋搨黨人碑又有武臣一項但字多殘缺不可讀當求善本補足之

按元長以書法名世世所傳蘇黃米蔡蓋指京也後以其行穢惡易以蔡襄其實君謨之行輩高于蘇黃不宜反置蘇黃之後小人品不端并其文藝亦不傳可為至戒余所見宋搨黨人碑蓋元長眞蹟也何時得善本讀之一則可補足三百九人之數一則可識蔡京手書眞本豈不猶欽實錄哉

丁丑六月下浣一日又書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辨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卩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像而歎曰朱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卩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後金兵入汴見鑄鼎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實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平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百二十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禍君子者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

彼此集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祐元璐題元
黃定者于紹聖間有以牛冤事質司馬溫公公因作冤
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犁而
臥乳虎騁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
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
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
已遠牛具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杖牛
牛不能言而奔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
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
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

悟虎之害己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于
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
以見夫天下之大甚于捍虎忠臣之功力于一牛嫌
疑之情過于伏體不悟之心深于熟寢苟人主或察
焉則忠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殲而棄酒上存
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于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
夫客有因牛冤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
牛冤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
而不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馬純陶
朱新錄

按公以元祐元年丙寅薨至九年甲戌始改元紹

聖是時宣仁已上賓公之歿已久矣此蓋勢局大
變之後論者為公不平假設為公言以發其憤耳
其所謂冤牛者殆即以況公也歟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
公聞新事即便鈔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
事莫告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吳郡皇甫庸近峰聞略
溫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而不至乃作一約以候
之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瀠回林閒高閣
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至和其韻云君家梁
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為罰誤君凝望久萬花
深處小車來
熙寧閒荊公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溫公爭之不得
賦春遊詩云人物競紛華驪駒逐鈿車此時柄與相
不及道旁花
紹聖閒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潛使至隨眾迎謁潛
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來欲按汝何不亟去
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
不已潛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
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潛乃微笑曰然
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

曰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已上俱無伸舒處出外紀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之閒始命文上褒贊功德刻之于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藉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于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于壙恐古人自有深意于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

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散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熱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朱子語類

義剛曰温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同上

子思所謂誠包得温公所謂不妄語者温公誠在子思誠裏同上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卻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得未善卽是道司馬公之失卻不是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何如處置因舉易云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同上

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卻如何捨命爭同上

温公爲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爲人豈非自見熙寧之事故也韓公眞難得廣大沈深同上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卻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遥而歌卻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子依舊是要做他底同上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同上

范蜀公作温公墓誌乃是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銘多記當時叅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曰小人掘了同上

諫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爲非温公書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温公手書藁本安得謂非温公書某編入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爲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己則不能也同上

温公省試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爲活其說以爲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温公集中自有一段如此說也說得好卻說他人以生爲生育之生者不然拘論如此某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盡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監看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同上

正獻爲温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學也同上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卻是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爲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

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爲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卻是太峻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同上

司馬氏家譜曰公子康生三子曰植曰威曰槩威無後植生二子曰興老世孫俱早亡槩生二子曰佑曰伋皆從之未幾卒子行寓卜葬山陰之亭山因家焉東部公贈開國伯實爲山陰始遷之祖子孫弗克北還明錄其後百凡繇差使不與編氓伍周程張邵司馬朱一也訪之夏縣無

人焉迺移文于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孫竹上請立廟專祀蓋始有瞻依矣伋數傳而以八音紀名至相則從木而八音始盡上距溫公凡十有五世卽今見存食指在紹興及改遷廣右桂陽者不過百數計相字邦柱別號菲泉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過夏展墓後終河南按察司簽事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公曰何爲不仕劉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公說安世從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忻然告之無倦意久之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名臣言行錄

同上

元城先生曰公于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灌花事自比唐晉閒人以救其弊也元城語錄

洛俗春月放園囿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呂直納公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之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要錢後十餘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黃氏日鈔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本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參歎曰眞溫公之役也后山談叢

公在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公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景仰撮書

公爲康節買宅富公爲買園康節所藏契約猶以二公爲戶故昔人詩有云溫公宅子富公池併入堯夫戶

不知洛陽風俗之美可想

獨樂園有讀書堂釣魚庵采藥圃見山臺弄水軒種竹

齋燒花亭公賦七詠以紀之自擬于董仲舒嚴子陵
韓伯休陶淵明杜牧之王子猷白樂天之列元城先
生謂公自比唐晉閒人以救時弊蓋指此也傳家集
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紳帶笏出朝服乘馬用皮
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聞見錄
洛陽園記獨樂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
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兒山臺
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者又特結竹梢蔓
草爲之所以爲人欽慕者不在于園爾
莊也名臣言行錄稱公居洛兄旦居夏縣皆有園池
勝槩然夏之園池卽此地耳舊有小祠祀公壁閒嵌
方石刻公子諫議君詩題曰康寒食上冢至洞瀾莊
追公祖烈感而爲詩其詩云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
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里尊寵無慚萬石君花
滿一川紅蓋亂渠環千頃翠波分高門駟馬留餘慶
當見吾家世有聞公休集世失傳特記于此嘉靖十
年知縣鍾恕恢拓其祠刻石既成然猶襲稱獨樂園
蓋未深考耳又縣東南五里地名赤峪入山一里許
有石洞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俯瞰谿流清靜可愛石

吳汝綸尾生先生傳

傳

明史本傳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鋮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無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為留都防亂公揭討逆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鋮得志謀殺周鑣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鋮聞急遣騎捕之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康熙池州府志人物志忠節本傳

吳應箕字次尾號樸山貴池人明季文士閎冗應箕奮起江上高節間目獨以古學倡天下繼東林翔立復社為文章出入史漢韓歐眉山二蘇間以經學佐世務尤工策論灑灑數

萬言引繩批根所謂論皆中當時之弊為人魁閎骨鯁由生員為國子監監生憤當世冠亂日亟時時以一書生與公卿貴官論議國家大事激頗柱頰辨難鑿鑿起虬髯飄拂侵客面一語不合輒矯首與爭大學士范景文尚書鄭三俊以下皆嚴重之阮大鋮者逆閹魏忠賢遺孽也崇禎時屏居南京聲金圖起用勢張甚諸無識者漸與關通應箕憤甚即徵治詩古文詞時時口李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闕甚與太學生顧杲陳貞慧倡留都防亂公揭大鋮懼至不敢出氣時論韙之弘光立大鋮輒貫修舊郤陷周鑣於獄應箕三入獄護視大鋮刊章捕之跳而免順治二年江南既下應箕與休寧金聲倡義聲承唐王制得便宜拜官監軍進道秩屢致扎以管樂屬萬比之應箕募士治衆推官監軍進道秩屢致扎以管樂屬萬比之應箕募士治衆復建德東流三邑聲敗失援退保歷氣培被執至石灰沖一卒馳論來降應箕叱曰吾不死於卒手爾官自持刃來且巾

幘漢服也吾不去此以見先帝於地下官從其言頭入郭門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諡忠節

劉城吳次尾先生傳

吳次尾諱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曰益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故稱次尾先生甚著次尾世貴池興孝鄉人父某隱耆家故習儒然鄉之人知舉子藝耳次尾少即徵治詩古文詞時時口李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闕遠絕不達國事次尾則喜遊通都聞鉤致京朝興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人好曲謹拱揖問答咸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己意人恭講曲膝而或踞坐目若或解襪繫旋搔也又高言指斥辭氣湧射屏一座人人指目狂生率辟去以是數者聲

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十餘人者尚名誼擯逆節同而次尾好讖訶特甚又其後杜亦不無濫觴也僉人切齒謀相傾勢及次尾賴學使蔡公金公聖皆國士之不及禍然次尾四顧儕偶人材下中居恒無一差強人意者咸竊科第去而已顧旅進諸生中也愈憤悱悄怒又見國事日棘中外大小臣碌碌取充位無一能辦者既摩切慝訞之遂好訐計畫策門雜進武夫介士身釣奇度務不復經生自處言當世事益急動止益自抗視鄉里中踐如也怨家用是益深相嗾使持梃刃來欲殺之不可得次尾亦恨甚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署謝詩於壁曰韓亡子房蒼秦帝魯連恥帥義兒門徒州合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衆以計連復建德東流縣聲甚振時欽州金聲首倡義舉奉隆武朔擢都御史得

承制專拜牒次尾署池州推官監紀軍事且云將晉道臣秩也次尾勢始張而金先中閒敗頗失援乃益勵有死之心矣身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多恨且愧者鄉人怨家咸爲耳目偵聞百輩戰敗遂不得脫既被執不屈與兵官偕縛先跽上坐自稱必曰木道兵官亦敬重之不加害未至郡十餘里有必欲殺之者馳諭指乃以卒來捽次尾叱曰吾不死於卒手爾官自持刀且巾幗漢服也吾不去此不得無禮我兵官從其言以頭入郭門如生歷三日色不變人異之次尾雖貢高慢世顧善與豪人才一端之美揚之過量士實賖以得名族子皆其成就者余遭子鑾師之得其指受爲多黑面瘦眸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伎娛樂不肯一日鬱鬱作窮悴狀云子二次尾死時長孟堅十一歲次穉圭十歲所著樓山堂集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今天下知有徽邑則以次尾與余哉余自顧不敢當次尾也方其矜己蔑物不謂非過其舉事疏脫亦嘗有所規要其人材求之今日可再得哉景毅沒歯於元禮王成刻志於子堅玉痛在心倘焉莫解悲夫

温睿臨南疆繹史吳應箕傳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辭意氣横厲一世復社領袖也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以下咸加禮異視其臧否爲榮辱先阮大鋮在南都應箕集諸名士出防亂公揭誅逐之大鋮弗敢較然憤甚欲得而甘心焉後周鑣下獄應箕入視大鋮急捕之乃乘夜亡命去左兵南下獄始解南都不守起義旅應金聲攻池州復建德東流數縣大兵逼戰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將戮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王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乃仲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卿以下視其臧否以爲榮辱阮大鋮在南都應箕率諸名士噪而逐之大鋮不敢較然憤甚欲甘心焉弘光立應箕亡命走他鄉乙酉起兵攻池州復建德東流及十月而兵潰逃入婺源祁門界爲黃總兵所獲不肯屈將戮於市應箕曰不可遷至於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伸頸謂總兵曰以此煩公遂死

汪有典史外吳副榜傳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 王

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皐冒襄爲之序曰嗟乎余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手奉史傳歎故禎之際文章明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致歎四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致於殺身成仁不待傳檄號召如虎符合也嗟乎海獄精靈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鶱感直昌時代醞釀三百年培養氣運雖盡而繭蔽日月之光兼總英雄之略者受命挺生電策雷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家殉君國不辭膏斧甘心斬絕此宋唐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十年輪囷離奇變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千里命駕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獵舊京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勝踰於北而諸生以禮相見或珠槃玉敦推執牛耳會者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與乙刑牲而盟告之天地父母倚蓋終身

砥礪期許大江以上爲吳樓山劉伯宗演貴池大江以下爲楊雒叶吳縣張天如溥太倉而雖場上下必開絡繹八省鄰合吳楚則余與鄭超宗玄揚州梁湛至于淡揚州以影園爲都會樓山之爲人卓犖淹通豪傑負大志一貧諸生揮金帛娛賓色好面折人過與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難緩急如不及至於經史證據國家關係時勢安危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守攻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扼腕長嘯唾罵痛哭而後已余與樓山交在癸酉夏一見莫逆時先大夫課余考功署下第遂別至丙子館樓山而受業則吏部許琴公焉同余與劉伯宗沈眉生青民城陳則梁海鹽張公亮明洲金壇呂霖生光龍金壇劉魚仲蒲張芑山自烈袁州顧子方果毅錫侯雍睛峽曾定方密之智以桐城孫克咸楓城沈崑銅士林蘆楓陳百史名夏深陽麻孟璇三衡涅陽梅連之熾城萬年少青根徐州劉湘客湘陝西周勒卣立勳華亭李舒章雲臺華亭

顧偉南開雍華亭徐闇公孚遠華亭宋子建存標華亭陸子元慶曾華亭諸君數爲大會姚北若潛嘉興國門廣業其一也雲閒夏舜仲允彝華亭年伯李存吾待問陳臥子子龍華亭以公車不至乙亥留都防亂揭出倡之者樓山子方陳定生貞慧而一百四十餘人誓驅逆黨逆黨者懷寧也阮大鋮魏忠節公大中嘉善死懷寧手忠節中子魏子一學濬刺血上書請斂始定城旦丙子子一以陰入南雍懷寧欲甘心焉余大開桃葉寓館挾子一大會事死同難諸孤兒爲左子正國棟子直國林子忠國柱子厚國材縲采室虛白江陰周子潔茂藻吳縣子佩茂麟周長生廷祚吳縣顧玉書驥生常熟高永清忠憲弟無錫黃太沖宗羲餘姚李膚公淵江陰同余共一十三人陳則梁長歌末句有獨恨楊家少一人以應山公子不至爲恨觀者如堵子一出血書疏稿及孝經共展詩畫淋漓齊聲痛罵懷寧意沮樓山大快蓋重余爲防亂驅逐後勁又與諸君

共佐吾師吳橋范大司馬景文送茅止生元儀湖州父子勤王時芑山僑寓生子貧甚共醵金會湯餅至數百金芑山峻謝當時友生咸集勵經濟修名節嚴取與如此豈復以區區功名勢利爲念哉閱歲丁丑過梁谿陽羨余與樓山子方定生重定心交樓山子方合刻倡和詩己卯夏雪苑侯朝宗方域歸德來南雍朝宗甫踰二十雄才灝氣挾萬金結客首與樓山定生勤亘芑山密之梅朗三朗中宣城惠連姜如須埭萊陽錢開少邦芑江及余相見執贄殊隆定生攜髮覆眉之才子陳其年維崧宜興來貧交樓山門下維時杯酒論文江山生色父子師友松柏芝蘭而公亮捷丁丑令揭陽伯宗魚仲以薦舉眉生出疏論武陵不報還里咸不至一日樓山貴余不援同郡湯薦元廷璋寶應之難余既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者適袁臨侯繩武宜興先生出獄特擢兵憲揚州樓山相過數言袁公語學使免褫

革送入閩樓山之爲友又如此時年伯周仲馭(鼎金壇)以謝疫來南都樓山諸君左右之日於高座寺收門生五百餘人余在禹才所商不合去樓山不以爲忤也是科密之售朝宗擬第三下第辛巳半歲先君曰粵調衡永又調甫破之衆賜監臨南單余往返萬里上書萬言得救先君子二百萬殲賊三十萬騎兵中皆同志力是年密之聯捷尊先生(孔昭)以楚撫遂下獄陳子育(谷陽常州)尊先生撫偏沅諱荆藩因賊中與余同子亍苦辛密之子育兩不得當也壬午夏秋余從方孩未先生(震澤桐城)楊機部(廷樞江)錢殿求(朝彥浙江)魚仲穆(皇士清生長洲)孟長人(慮春仁和)和洗心詩送黃石齋先生(道周漳浦)戍五溪同魚仲蔡懷直(忠毅金陵)拮据行李送吾師范大司馬內召時樓山馬石齋先生閣人於浮海寺於司馬多所條陳又同樓山子一李子建(權泰興)看懷寧燕子箋於魚仲河房復大罵懷寧竟夜多側目樓

山者惟余知樓山五獄在胸鐫目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奮袖激昂或戚聲大嘆卧鄰女旁擂鼓罵坐皆三年後死事張本也是科唯子一售余已入教與樓山雍睡舒章宋轅文(徽溆四川南充)華亭夏仲文(金陵吳玉隨錦衣)副榜京兆金楚畹先生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致慨特刻題名叙齒二錄詎知南國賢書之竟以是終也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鳥獸散矣甲申崩坼南都建立吾邑劉肅興平又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懷寧翻案驟用放手叙吾黨修報復余靜卧一小河房聽之樓山定生以救仲馭南來定生下獄樓山跳而免校尉屢及余門不納或曰劉誠意(孔昭青田)力余不解也余時以獨子歸待兩親走鹽官轉徙驚憂瀕死更生還里之後三奉萬曹扶病告籲始得免時在乙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盡節死江上其後兩年之閒

諸君無不死即生者咸大半棄妻子散家產去鄉里或以僧死或以歸死嗟乎烈皇殉社稷自閣部以下殉主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與魏璫殺戮忠義種子殆盡何以奮義竭忠死者如徵之表甄逢父與昌黎書云天下大亂死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自刃難矣哉若甄生弁晃不加於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辭在古與今百不得一今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晃不加祿食不進死者僧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何啻霄壤又議者謂崇禎閒處士橫議擅操國政要挾公卿皆漢亡國事試思我朝廷綱樞乾綱朽壞與朝廷似有閒乃一聞國變同毀棄身家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浩然不顧以報二祖列宗教養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羣居確然切磋礪礪安能以天下己任綱常名教共肩一至於

此小東林樓山首倡之其制義詩古文詞高古不必論讀其廿三史史論與東林本末酌朝刺夜錄庚辛至癸記讀書種子諸書其刺促寒窗塵埋八股時根究治亂尚論千古至萬目時艱於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手鈔存之夾袋其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矣冒襄之序如此方大鋮之必欲叙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大鋮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范滂所笑哉會左良玉稱兵聲言清君側而　大兵已逼獄乃解公歸起義戰敗被執就刑語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談笑而死受命處血跡至今猶存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羅九經廿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與亡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墳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

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爲餌公則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羣犬吠怪理固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背飛繁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余次公傳錄冒氏之文以附見焉誠不忍其淹沒已也

計六奇南畧吳應箕傳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少則猶治詩文詞意氣橫厲爲復社領袖崇禎壬午鄉試副榜時國事日棘應箕好奇計畫籌門雜進武夫介士不復經生自處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君有以自見矣暑詩於壁云云帥義兒門徒糾合奉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衆以計連復東流建德時歙州金聲倡義奉隆武明擢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署應箕池州推官

監紀軍事勢始彰而聲先敗失援自縊卒深山飛檄郡治諸皆醵誠發偵聞百出大兵環戍源祁門界被獲不屈與兵官偕職踞上坐亦敬重之及加害一卒以刃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毋去吾疑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其就刑屢血跡洗之不去頭入國門却生慿三日不變人咸異之

黃太沖吳忠節小傳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十五年壬午副榜崇禎九年京師有警公與無錫顧果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諸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阮大鋮得志誅殺周鑣公夜七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徬徨懷憤晚就死按公事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鋮以附璫削

讀其甘一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剝復庚辛壬癸記讀書種子諸書其根究治亂尚論千古苟非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安能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哉樓山集共二十卷今刻十八卷

吳山嘉復社姓氏吳應箕傳略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少則猶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顧杲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十五年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禮異後大鋮得志謀殺周鑣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鋮聞急遣騎捕之應箕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

陳貞慧吳貢士應箕貫

水尾號憐貧氣節其讀書有本末平居酒酣感慨袒裼劉啸斜髻颯颯未嘗不在受降風雪間也詹仲連欲烹醢梁王滉夫痛罵程不識而頭顱老大齒舌不平氣亦以是不振乙酉之死而次尾何以死也次尾又何得不死嘻次尾之志也

賓曰郢人運斤伯牙流水乾坤歷歷何限餘子

通者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蠶蟻
糞溷爭恩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稿
子方殺然首倡飛馳數函昆陵爲張三無金沙爲周仲馭雲
閒爲陳臥子吳門爲楊維斗浙則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
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臥子極歎此非爲仁者之勇猶雒
井報書以鉞不然之厄無俟衆溺如吾鄉逐顛栗謙呂純如
故事在一鄉攻一鄉此輩寡無所託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
論有書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
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楊與顏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
而相互揭遲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意此事仲馭主之然始
謀者絕不有仲馭也而鉞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啟視就使
者焚之鉞銜之刻骨揭發而南中始鰓鰓知有逆案二字爭
嘯嘯出恚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裹足與絕

鉞氣愈沮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嗣昌逮遠不果
上鉞遂有酬誣瑣言揭語雖鵲起中實狼藉至已卯試跡
邦谿相君幕中酒闌歌過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
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凄向相君泣立大鉞身雖在陽羨山中
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有閒青谿道上察余往來如
織時余寓朱憲副園中同人枉顧鉞多爲相圖也且悸且恚
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尚之裹馬馳突廬兒崽子
焜燿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鉞腐心咋齒日夜思所以整
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谿再召竊心喜鉞得閒
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亡何甲申弘光
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貪緣官兵部尚書以迎立福邸首
謀即翻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周鑣雷演祚於獄發
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我名姓輒詈而

初見其拘票首余次吳應箕次仲駿弟周鍚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示梅錦衣惠連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蹤跡詭祕以無實跡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快快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澍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咸輔臣吳甡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泊其子方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宸諸君子凡號爲清流者惴惴懼重足立矣四月左帥良玉衷甲東下意清君側王九江南都震恐大鋮以爲雷周所搆不除之爲內應不已詣貴陽甚指薄慕往語至違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諸大臣靖者尚借爲風雨尋有五月初八之事清流之禍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

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吳應箕貴池人舉兵應金聲屯師泥湾諭降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二年

賜謚忠節

吳先生年譜

縣後生劉世珩謹編

先生名應箕字風之更字次尾明南直隸貴池縣人曾大父椿林曾大母陳氏大父國珍亦名琇字藍田以文學名於時大母李氏陳氏父思周字玉山布衣任俠傾產從諸賢豪長者遊日購書以遺子孫宗族貧而文者捐槖贍之不能嫁娶者賑給之見袁州張芑山自烈吳氏譜序母李氏唐氏兄應斗應秋應參弟應閏先生未冠孤事太夫人最久詳后夫人姓李氏爲同邑李首川先生之女李男蛾時之始集中有祭外舅李首川先生文蓋先生之師也先生舉崇禎十五年副榜明唐王授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兵敗不屈死年五十有二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

明神宗萬厤二十二年甲午先生生一歲

是年九月十一日先生生於貴池縣興孝鄉高田里

案劉徵君城撰先生本傳不詳生卒年月今從其家譜得之先生正命之日他處未見紀載若其生朝則樓山堂集第二十卷禿筆賦自序云余春秋三十族子諸文學觴之既醉卧齋中欲起而攬筆據文顧視其豪則已禿矣感爲之賦遇注遇爲先生之族子見集中是年爲天啟癸亥以此上推則先生實生於萬厤甲午也又二十五卷九月十一日生辰七律首二句云嗟我虛生忽此辰每逢初度感風塵又先生誕生月日之確證

萬厤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十六歲

始應童子試於句容不售歸見許旌舉未分上下於句容

萬厤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十八歲
丁太公憂
萬厤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歲
應禮試補博士弟子員（是年上江分設池州提學考於池州）
萬厤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二十二歲
始至南京赴南都試未入場而歸
時事 梃擊案起
萬厤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二十四歲
時事 黨人借京察黜王之宋東林門戶之禍始此
萬厤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五歲
至南京應試不第
案留都見聞錄言是科以主考失期初九日始入闈又自言戊午至己卯歷場屋者凡八次此爲先生應試南

都之始作南都應試記一册神宗崩在後年萬厤科場止此故集中己卯述歸賦云惟神皇之季厤兮余奉檄而觀棘又云遽一試而輒靡兮蹇余放乎中流又云次家舍而交承慰藉兮父老告余以盛年皆指是年初試事也臘月案集讀書止觀錄自撰小引
時事 大清兵克撫順 加天下田賦
萬厤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二十七歲
時事 紅丸移宮案起 神宗崩光宗嗣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案集中弔忠賦云鼎湖再位皇神深拱蓋熹宗時方十六歲也）
昌元年踰月光宗崩熹宗嗣位詔自八月以後稱泰昌元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八歲
再試南都不第是科主試者爲黃立極黃儒炳
時事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 魏進忠矯詔殺王安

著述 按先生存詩始於辛酉按年編目故未錄入僅錄文之可考歲月者
案集中己卯述歸賦云余志遁而遭下分奄再試焉猶不捩又七言古吁嗟行云吁嗟我生二十餘學書學劍空踟躇前年上策不得報今年流落復如初皆指是年報罷事也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二十九歲
時事 大清兵克廣寧熊廷弼王化貞俱論逮
天啟三年癸亥先生三十歲
九月十一日先生三十初度族子諸文學觴之先生因著禿筆賦
時事 魏忠賢提督東廠
著述 賣柑說 禿筆賦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三十一歲
七月至南京三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者李標姜逢元
時事 魏忠賢專政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旋削籍黨禍始興 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案是年春吏科給事中缺阮大鋮次當遷高邑謀於應山梁谿卒轉魏大中大鋮憤甚乃附忠賢與閹黨爲死友東林諸君子絕大鋮自此始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二歲
時事 封疆獄起逮楊漣等下獄死熊廷弼亦棄市 榜東林黨人姓名於天下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三十三歲
秋冬遊中州訪王乾純先生於汝寧遂留署中度歲
時事 作三朝要典 逮周順昌等六人下獄死高攀龍自

沈於池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三十四歲

歸自汝寧秋至南京四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者陳其
慶張士範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婁東張天如吉士溥與張受先大令采始倡復社之
會於吳中江以上則先生及劉伯宗徵君城江以下則楊
維斗解元廷樞夏彝仲考功允彝陳臥子黃門子龍皆預
焉一時目爲小東林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三十六歲

毀三朝要典 邸贈死璫禍諸臣 陝西流賊大起

大清兵入洪山白克遵化薄京師遣督師袁崇煥率
盧錦兵入衛未幾詔下獄 定逆案 罷錢龍錫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七歲

秋至南京大會復社名士又與同里劉伯宗舉國門廣業
之社五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爲姜曰廣陳演

大清兵東歸 增田賦 殺袁崇煥逮錢龍錫下
獄遣戍

李行季詩序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三十八歲

東遊吳越有詩自前東遊草

江南弭盜賊議 江南平物價議 上郡守孫公論
考童生禁名書 小試單騎詣虞廂論

先生著兩朝剝復錄至南北二京察止

大清兵入洪山白克遵化薄京師遣督師袁崇煥率
盧錦兵入衛未幾詔下獄 定逆案 罷錢龍錫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七歲

秋至南京大會復社名士又與同里劉伯宗舉國門廣業
之社五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爲姜曰廣陳演

大清兵東歸 增田賦 殺袁崇煥逮錢龍錫下
獄遣戍

李行季詩序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三十八歲

東遊吳越有詩自前東遊草

江南弭盜賊議 江南平物價議 上郡守孫公論
考童生禁名書 小試單騎詣虞廂論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禮部主事周鑣疏論不當專任閣臣宦削籍歸先生聞
而壯之遂訂心交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四十歲

夏至南京再應國門廣業之社主之者爲楊龍友文瑩方
密之以智秋謁陳少保于廷與陳定生公子貞慧冒辟疆
公子襄訂交六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爲丁進蔣德璟
冬丁大夫人憂

上嘉善錢相公書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四十一歲

夏再遊吳越有詩曰後東遊草新建蘇堰爲之序爲書林
刪削房牘數月始歸

流賊自陝西分犯江南江北湖廣

崇禎甲戌房牘序 歷朝科牘序
私社書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二歲

家居自癸酉葺園於舊宅萬山中至是始成自題曰暫園
流寇至江北池州戒嚴致書當事論防守事宜 是年長
子孟堅生妾陳氏出陳氏南京人

流賊陷鳳陽屠江巢縣無爲州圍攻安慶桐城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兩書 復王乾純先生書

暫園記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四十三歲

春服閣夏至南京主衆國門廣業之社主者之嘉興姚北
若常訪周仲馭於茅山不值晤張受先秋與冒辟疆陳定
生顧子方吳大會閶難死事之諸孤十三人於桃葉渡館

惟應山楊公子未至時懷寧阮大鋮因避逆來寓居遂起留都防亂之議七試南都不第是科主試者爲李建泰王錫袞擬進策凡十事又草兵事策時務策周仲馭爲之序同里劉伯宗舉賢良伯宗上書當道舉先生自代力辭不許　是年次子稚圭生李夫人所生也

時事　大清兵入昌平喜峰口八月東歸　虞象昇敗流賊於滁州

詩文　擬進策十篇　兵事策十篇　時務策七篇　今文士試騎射對　上鄭太宰玄獄先生書　與顏徵士書　國門廣業序　詩經程墨文辨序　書木末亭酒閒話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四十四歲

夏三遊吳越自新安抵杭州遂溯湖州嘉興至蘇州之虎邱凡數月歸有詩曰丙丁集劉伯宗爲之序

時事　流賊犯安慶

詩文　陳百史古文序　崇禎丁丑房牘序　杭州書某孝廉事　虎邱書禪僧講經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五歲

夏六月東遊梁谿主顧子方家凡兩月遊錫山謁道南祠與子方合刻梁谿倡和集周鑣爲之序時陳定生亦至示以沈眉生劾楊嗣昌奪情疏遂及大鋮於是先生與子方成留都防亂揭八月至宜興主陳定生家約遊南岳以十五日往看月四日歸有南岳看月記留一月溯毘陵華陽歸里

時事　大清兵入牆子嶺下畿輔城四十八宣大總督盧象昇戰歿

詩文　與田令公論鄉中糧穀事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與孫碩膚職方書　與徐虞求通政石麓書　與金天樞侍御光宸書　道南集序　梁谿唱和集序　南岳看月記　陳定生書畫扇記上下　題交遊書牘手卷後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刊播留都防亂揭先生應科試於池郡安慶就試者方密之等同至郡中先生與羅季先劉德輿集而觴之有池陽郡邸分韻集之刻先生自爲序　伯宗同集畫云伯宗於戊寅入都應薦辟試在真如寺庚辰合而持之伯宗於戊寅入都應薦辟試在真如寺庚辰四月出都無由己卯正月在家之理蓋因先生有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一語誤以爲伯宗而不知爲德輿也　夏六月到南京與歸德侯公子朝宗方域訂交時四舉國門廣業之社主之者先生與陳定生凡揭中之一百四十餘人大半入會中周仲馭亦至焉於是留都防亂之揭傳播南中大鋮欲求解於侯公子不得遂與社中爲仇秋八應南都試不第是科主試者爲張維機楊觀光陳定生之子其年維機來受業冬汎舟而歸著東林朱朱成定攖山堂初集周仲馭張芑山烈爲之序又有詩曰己卯集陳子龍爲之序

時事　大清兵下山東十有六城旋由青山口東歸　楊嗣昌督師討流賊

詩文　上金楚畹督學書　復顧子方書　答陳定生書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四書大全辨序　池陽郡邸分韻序　述歸賦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四十七歲

夏遊南京歸在暫園避暑作園居賦冬至郡邸度歲著嘉朝忠節死臣傳成自序

時事　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詩文　園居賦　木山蜂房賦　憫亂賦　旅中除夕賦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四十八歲

與劉伯宗謀移家夏至南京又旋貴池留當塗度歲

時事 李自成陷河南殺楊王常洵　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楊嗣昌自殺

詩文 老娼賦　雪竹賦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九歲

春自當塗至南京夏社中人先後並集時漳浦黃幼平詹事道周謫戍過南京寓石城橋先生謁之過從半月六月至丹陽送周仲馭北上凡十日而返九應南都試中副榜是科主試者爲何瑞徵朱統鍊副榜得人最盛冬歸貴池留里中度歲

時事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張獻忠陷廬州連陷舒城廬江含山巢無爲六安南都大震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　李自成決河灌開封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五十歲

春自貴池至南京時左良玉兵東下南都震恐熊大司馬明遇請侯公子朝宗馳書止之而阮大鋮揚言謂侯實召左兵侯即去適李孟閭尚書邦華內召過九江檄告良玉兵遽旋楚先生止其東下並檄九江補缺餉十餘萬良玉兵遽旋楚先生仍留南京度歲

時事 夏　大清兵出口　張獻忠陷武昌　李自成破潼關遂陷西安

詩文 與袁臨侯開府書　劉伯宗癸未詩序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爲明崇禎十七年二月真定守臣降李自成先生移家歸貴池居山中三月十九日聞賊陷京師明帝殉社稷

五月初三日始聞變與劉伯宗哭於野福王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爲督馬士英以定策功入閣薦起廢籍阮大鋮六月定北都從逆諸臣罪案周鍾預焉大鋮追憾揭事將按揭中姓名盡殺之八月逮故禮部郎中周鑣下獄先生時在山中聞之亟走南京與陳公子定生謀救之留一月獄日急傳言大鋮且將甘心於先生及定生先生方視仲馭獄中大鋮遣緹騎捕先生先生跳身出走而定生已爲緹騎縛致鎮撫司獄先生又會侯公子朝宗於燕子磯謀救仲馭及定生侯歸揚州先生亦溯江歸貴池仍居山中

詩文 答客問五篇　公討從賊逆臣檄　書筵弟篆刻圖

後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爲明弘光元年先生致書袁臨侯勸解四月左良玉率兵東下以討馬阮爲名馬阮謂周鑣實召之遂誅從逆諸臣周鑣雷演祚賜死獄中良玉兵至板子磯爲黃得功所破良玉死其子夢庚舉軍降於我　大清克揚州史閣部可法死之先生時在山中爲文三篇仗江南京降弘光帝出走南都亡先生聞之哭於野祭仲馭而哭之閏六月金正希御史聲起兵於績谿先生亦起兵池州以應之時公奉唐王紹武正朔承制授先生池州推官監紀軍事秋攻郡城不克退駐泥灣以計復建德東流等縣九月金公敗於績谿執至南京不屈死十月大兵攻泥灣兵潰走山中遂被執行至距郡十餘里之石灰沖賦絕命詞弗去巾幘從容就刑時十月十七日也持其首入國門如生屍三日不變受刑處血跡雖經風雨不去

夫人李氏殉焉二子長孟堅年十一歲次稚圭十歲爲劉

伯宗所匿而免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按先生家譜孟堅孫乙爽生維圭丙子生先生生於明崇禎乙亥維圭年十歲與劉伯宗先生作傳伯次尾死時孟堅年十一歲維圭年十歲至合孟堅於康熙壬辰序徵社姓氏清時年九十有八更可確證也

漢光武中興論二　晉元帝中興論　唐肅宗中興論二　宋高宗中興論　祭周仲馭文三篇

先生夫人李氏妾陳氏二子孟堅稚圭孟堅陳氏出稚圭李氏生孫六人本忠銘孝銘節銘義銘道銘德

貴池高田吳氏世表

椿林　國珍名思周號玉庵　應賀字孟堅　本忠字伯　永準字

殊號藍田支州田以文學名於時　張芭山諸生　字次尾自烈序崇禎十五年副貢生　玩號小丹諸生　公

大鄉飲賓　永謙字自牧

稚圭又字　銘孝字仲達諸生　銘義字孝上諸生　永寬字弘度

永重字任公諸生　永振字開兆　永強字賜臣　永長字奕升　永澤字風存　永嘉字備

銘道字德古號古巖古雪山民　銘德字明新　永亮字履中諸生　永勁字力士　永禮字太爽

永定字千一　永讓　永直字質公　永慎　永鼎字定維　永範字洪公

永年字千秋　永勇字一軍　永威字鳳羽諸生

吳先生所著書

國朝紀事本末　案此係未成之書　貴池二妙集本

三大征本末　案吳錫疇撰劉延鑾序　三大征本末未見他書

東林本末三卷　案吳孟堅編目作六卷　貴池先哲遺書刻本

故楨兩朝剝復錄十卷　案黃太冲傳作兩朝剝復錄卷七或別刻本

熹朝忠節傳二卷　案傳載故楨兩朝剝復錄卷七或別有單行刻本故吳孟堅編目及縣志均另載之

留都見聞錄二卷　縣志作留都見聞錄卷數未奧尊聞居詩話作三卷吳孟堅編目亦作三卷誤　貴池先哲遺書秋浦雙忠錄本

復社姓氏二卷　吳孟堅編目及縣志均未識案嘉慶丙辰復錄編目卷十點將錄下載此書名今得此本仍附於後以成完書　貴池先哲遺書秋浦雙忠錄附刻復錄本

讀書止觀錄五卷　案吳孟堅編目作六卷縣志作讀書止觀錄誤今存五卷　貴池先哲遺書秋浦雙忠錄本

續離不離錄二卷　案居易錄曾引之又吳孟堅編目作傳後並云得離不離錄不離朱榮貴憲制忠節死臣列未見縣志作後離不離錄誤

友鑑錄二卷　案劉延鑾序作友鑑拾薪又吳孟堅編目作友鑑錄安徽通志縣志作友鑑誤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單行本

庚辛壬癸錄四卷　案黃太冲傳作庚辛壬癸紀錄又吳孟堅編目作庚辛壬癸錄今從劉延鑾序作友鑑拾薪又吳孟堅編目縣志作友鑑誤

讀書鑑二卷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單行本

讀書種子二十卷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單行本

漢書書後二卷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單行本

樸山堂集三十七卷　案明史作四十七卷或二十七卷之誤又明史藝文志作文集二十卷入卷而吳孟堅編目作全集二十七卷甲乙潰詩一卷或以此爲二十入卷康熙池州志作二十卷乾隆貴池先哲遺書秋浦雙忠錄志作四十七卷咸豐池州志之譌又道光光緒貴池縣志沿明史之譌又有樸山堂藏文七卷注云見本書今存二十七卷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單行本

貴池二妙集本

後東遊草　見藏書紀事詩序

丙丁詩　見劉城序

乙卯詩　見陳子龍序

吳顧倡和詩集　見周鑣序　以上均有刻本現散編入全集

樸山堂遺文八卷　縣志作文集七卷

南都應試記一卷　案見聞錄科舉小序作一卷誤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秋浦雙忠錄附刻本

宋史五十卷　以上二種縣志未載見吳孟堅編目

國璋集　見陳其年湖海樓集

盛事集三十卷　舊志作吳應箕同劉延鑾編

吳孟堅所著書

一草亭讀史漫筆二卷　案華黃題識作一草亭隨筆陳錦雁字詩跋作讀史詩斷即是此書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單行本

偶存草二卷　存文十六篇縣志作偶存集誤又別存偶存詩賦賦目一葉今案目錄一冊附刊於後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單行本

雁字詩一卷　己刻　貴池先哲遺書單行本

逸民心略　紀顯子方陳定生沈耕畊梅惠連張芑山劉存宗沈崑銅閻古黃宗羲九人附吳嘉三湯岩夫李燦仲三人

南都紀略　序見偶存草縣志作南渡紀事撰

舊語

和梅花百韻詩　以上見偶存草所載各序

宋史編年斷略

故吾集

桂海詩集

河根詩選

楚聲
千秋盛典
離離詩草
一草亭詩騷
學古篇縣志稿載集以上均見縣志
銘心錄
南游草
柳齋新詩
湘澤行吟以上俱見陳繼雁字詩跋
繫星辰詩編皆復社中詩人哭虞總其之作孟堅錄訂
吳銘道所著書
復社姓氏補錄一卷別刻次尾先生復社姓氏後縣志已刻
浦雙忠錄中剡復錄本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七

樓山堂文集原目
樓山堂全集二十七卷已刻
甲乙遺詩一卷已刻
未刻文集
讀書種子二十卷
兩朝剝復錄十卷
攷鑑錄二卷
東林本末六卷
漢書書後二卷
讀書止觀錄六卷
留都見聞錄三卷
庚辛壬癸錄四卷
南都應試記二卷
續觚不觚二卷
熹朝忠節傳二卷已刻
遺文八卷
宋史五十卷缺
於戲余先子乙酉殉節後生平撰著盡散兵燹余時甫九齡同亡弟稚圭流離他鄉危卵孤存癸巳歲袁州張爾公先生寓陵陽蒐訪先子遺集捐橐合四方友人少資授梓集成二十七卷行世然猶有遺稿數十卷未梓者今方掇遺補卷圖重錄而未逮此余所以黯然悲也況三復遺編知先子一生重君親篤友誼提挈人文留心家國以天下爲己任節義文章兼而有之者也雖所遺殘編斷簡存什一於什百讀者其亦重有感矣

不孝男孟堅稽顙百拜書

孫本忠　銘孝
銘節　銘義
銘道　銘德

按右目當在康熙中葉所記以孟堅有子姪六人矣縣後峯劉世珩謹注

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用刺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閒多曲佞死難者謂其乞哀載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案諸疏恆苶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翻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鄒南皐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除給事既又以言事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紊倒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譏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髯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余是編所由成也而余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曷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丑仲淹曰仲尼述史堵史三焉書詩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尚求之三百篇止矣古先王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相聘間稱詩論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大氏工歌詩也而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狩之禮不講詩無復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楚蓋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讒諂之蔽明怨邪曲之害公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讀其詞知南風之不競也今屈氏生當仲尼時仲尼采楚詩無踰此者故騷非屈氏之書而楚之史也余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也其史易見次尾之詩猶夫騷之爲史也其史隱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言長威如孌從懷如流以懷思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千百世下遺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固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天子明聖旦暮得志即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請修舉國史補三百年缺失吳氏之史姑充家乘藏名山勿出可也金沙周鑣譔

吳子傷世莫知哀其詩古文板行於世以嘗屬張子序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譏亦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而已張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與時落落而交吳子甚睠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讀古人書務適用喜利害若指掌過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輕當世苟且拱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轢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舉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頗嘗簡余余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余讀而大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此吳子謂余曰彼房琯樊英誤天下豈朝夕哉甄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余曰非也世易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事而吳子寡所著見視鄉所自云爾刺謬甚乃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羈

騏驥之足坐曰此非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耶以余觀吳子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同甫其究业不幸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過雖陽開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之憂患難宜頡頏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天下益壞壞患不能為不患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來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深沈不概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即不能用吳子吳子可無憾又況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既望艾山張自烈序

樸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為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鳴呼使其言而可毀則采

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之余雖始不知終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即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旧星即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嘗斷頸絕脰以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樸山矣雪苑侯方域題

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歐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狠五季之陋而蘇子序其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事歐陽子之功為多夫後世之言文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原性師說表狀而下歐自正統朋黨論春秋本論童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答詠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為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為而功加於當代耶獨觀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易耳吾師次尾先生崛起秋浦年三十抗顏高論聞者亡智愚皆吾師次尾先生無事而樸山集多矣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顏色所至載刺盈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藝外發憤為古文上陳王霸大略下該近今之務他

人揣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慮得之他人囁嚅躊躇首鼠而不敢盡者或乃衝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援經傳未嘗有憑臆之言其紋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誣諛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爲審時勢畫治安正風俗未嘗以捭闔短長厠其閒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斯矣通者天下多事彊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豪末而魁閎骨鯁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黨聲氣中孰爲之倡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即不爲韓歐得乎二日諸弟子旅進曰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掇巍科高第者衆獨古文辭尚多秘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司輒所撰曰文編曰文數以示知已者書至今傳先生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先生曰然然余亦猶是贈答詠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刊樓山堂一集其別纂國朝紀事本末庚辛壬癸錄讀書鑑續觚不敢錄友鑑拾新諸書不與焉諸公既先後爲之序又使燮校讐敘錄如左云崇禎十二年孟夏月朔同邑門人劉廷燮謹拜書

昔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士多才士少士而無才猶愚賢聖而聖之何謂也知幾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蜕秋吟蜉蝣出以陰言其有感必有應也次尾徒以文詞勝人乎哉瀕水陳名夏撰制藝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士民多蔣花種樹壘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大故則不絕簫

故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皆遊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不多要皆有爲而作余聞吳越之士多能詩至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無焉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憫俗之旨者惟孫太初一人然太初故關中人而遊於吳越豈其地士民獨有天幸外無寇盜之警內無衣食之虞而又遭世太平求所云良士瞿瞿者蓋皆逐於安樂而共忘之耶乃一二遊士則反當其佳麗之勝怵然心目見於詩詠如太初者流不乏斯又何耶次尾負用世之略將旦夕有所發攄與太初之終於遊者不可同日語而其憂則深以遠矣其爲詩精於辨體不襲古人不趨時尚真朴澹老惟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且又行起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也刻成命曰後東遊草蓋歲在辛未次尾遊吳越先有詩行於世云崇禎七年新建蘇垣撰後東

次尾詩先有刻者不盡此其丙丁間作然次尾論詩之指亦近日始著云其言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述志意心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傳韻財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間況復資之掇拾專尚華靡哉其失也僞是謂無詩言生平不爲擬古強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之論如此其於詩似爲一家然余固心韙之是集篇什不多相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矣吾觀次尾負王霸之略希世度務磊落恢奇蓋其人在王猛祖逖郭元振張建封之閒天下方多事次尾目覽心籌閱時病俗而傷世不已知無相與推挽之者則功名不得以及物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本性情述志意宜無他假者信矣次尾豈欺我哉讀丙丁集者謂足盡次尾詩

小可同里劉城撰丙丁詩序

余友吳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大略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余酒酣細論其言曰弘嘉諸君之失也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也則寧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余以爲後有善論者不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己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即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善詩未有加於次尾者也雲閒陳子龍撰己卯詩序

士見乎世世所以徵士言行二端而已其言是其行非士於是乎取譏其言非其行詆顧有是而世反惑之於是益受士之患而士亦益爲世所輕余所以重有感也余鄉自顧涇陽

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辭胡陳王四君子後輒僕指陝之馮吉安鄒梁谿顧高云士不幸不能生同其時猶幸生同其地千百世之下千餘里之遠聞兩先生之風思兩先生爲人其言吾之言行吾之行也而況爲時非遠受地甚邇顧非兩先生言將奚言非兩先生行將奚行其言兩先生行兩先生則其人又可知也其不能兩先生言不能兩先生行陵故事天子念書生無他且能爲朕守名教其無責又念大臣重廉恥宜自裁於是眉生初上疏弗予封再上疏予封留之此猶吾顧高也唯唯敢不益勉已送之瀕江道上相要歲夏以前來茅嶺秋以後余往敬亭如是者兩人終其身也及余歸而次尾子方以梁谿倡和集問序遣書適至夫子方涇

陽先生賢從孫夾之先生之肖子也而次尾好與遊是所謂
不忘兩先生者次尾江上賢君子也子方言必稱之此亦涇
陽先生所有事矣今天下不患無才士驕而善傾人闇而不
知取衷則冥貴焉二子聲相若謙謙而相下顧既紹其先人
吳亦能遠而就其鄉賢者之後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
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二子之謂矣雖然二子其亦益自勉
須哉 而經天下使後人士亦益知言二子言行二子行則
余與眉生其猶及聞且見之也周鑣撰吳顧頡和集序

先生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
崇禎中預慮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
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
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十六傳一卷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
聽聞失實死者有知謂當世何於是條次其本末而爲之傳
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明史用爲藍本但事蹟加詳耳若繆

忠節公著作最富流傳絶少此八傳與續觚不能守錄余丁丑
應禮部試得於家文正公雙槐書屋惜非原本敘謂恐後此
聽聞失實死者有知謂當世何於是條次其本末而爲之傳
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明史用爲藍本但事蹟加詳耳若繆

如熙安之鼎環佩之琴出沒莫測往往獲見於異代豈英靈
不滅默保於承肩藉足引炊拭穢之餘以待有心者爲之脉
續邪抑文字因緣結於吾輩邪舫乃亟乞補之又謹假於觀察
觀察慨然與之旋召胥鈔旬日而畢錄之以原册歸觀察錄
本存大令大令率諸公子奐如瑟如子瓚與補之又吾弟芳
舟訂正而施之手民先生大節文章昭著天壤舫何待贅一
辭只陳此緣起以志大令接續之盛心云爾同治四年歲在
乙丑仲夏之初高安朱舫序於樂安學署之東偏夏燮重刻
樸山堂集序

稱善本不至如吳明可之所歎非易事也嗛甫大令先生一門著述當代通儒公餘之暇手不釋卷舲客冬奉教江城得窺大著中西紀事撫時感事表忠勵節洵爲傳信巨手頃復校刊明吳忠節公兩朝剝復錄先以所訂敘例寄示循讀之下知此錄不啻存紀載之實補逸案之闕而及其坿錄遺事竝當日追蹤田光之奇氣力反魯陽之苦心殆彷彿遇之案忠節與周金壇詩云功名富貴吾自有丈夫須令千秋傳讀此忠節之志可知矣然傳之不得其人猶弗傳也若大令者信其人也夫忠節著有梁溪倡和集見乾隆禁毀書目又著有國璋集迎陵稱爲經術暢茂搜輯詳雅無何觸機陷故此書不傳云云以坿錄遺事未載故及之同治二年八月初六日高安朱舲書於古懽齋 書夏樊校證兩朝剝復錄後

詩

貴池 劉世珩 聚卿 校刊

讀樓山堂遺稿有感二首

沛縣閻爾梅古古

憶昔金陵歲在壬秦淮鼓集同人登堂獨曳蟠頭鼈垂帶雙飄折角巾常恨四朝多醜類不平三案殺貞臣挑燈夜讀樓山稿影墾眉若有神

復社東林事杳然清秋旅次獲遺編束芻江上雲遮路聞笛山陽月滿天老友追成亡國恨孤兒竟廢舉哀篇烏衣巷裏雄談後不願金鋒三十年

樓山堂集參訂姓名錄

編纂宜春張自烈芑山新建陳弘緒石莊宣城沈壽民耕岩
如皋冒襄樸巢鶴錄樂安孫弘吉仲吉山陰吳一鳳羽君南
昌陳澔公霖嘉善魏允枏交讓宜春張世埥■■遵化周肇
■■溫陵黃虞稷俞邰江寧倪燦閶公宜興陳維崧其年如
皋冒禾書穀梁冒丹書若如桐城方中德田伯方中履素伯
孫吳小武發源李夏非夏郝門陳希昌秉文宣城麻乾齡天
爲沈埏公厚太平邵晃黎夫和州戴本孝務旃戴移孝无忝
青陽徐文烜又章劉襄祚天章羅夢旗維藩銅陵余心傳曾
唯石埭胡來聘以時沈朗汝雋沈巖野求沈恪寅公沈濊士
其登建德孔尚鏞仲石孔尚梓人初孔尚大德載孔尚貴白
生孔尚坤以厚江桓武子江桐稚圭鄭思遠靜公鄭思祖目
如鄭允迪吉士檀允熿蔚公東流檀明易无過貴池丁煜暘

柯丁耀丹石丁耀紫芳紀國珍彥席汪漢西京鮑可大功甫
鮑士源先河陳亨嘉林宗姜可久又久胡瑞彝效曹晟集孔
曾風扶三楊國琪其玉劉廷鏊幼濟劉漢系王孫舒廷詔巢
友李時男蛾李颺寅公李特卓生僧性琦心冰校讐弟應夢
發若應鑾緒倩應銓漁又履嘉元禮彥幼美非山賓姪過子
相男孟堅子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七

留都防亂公揭　貴池二妙集第一

顧杲　吳應箕　魏學濂　黃宗羲
朱隗　左國材　張自烈　徐郴臣
陸符　錢禧　陳貞慧　姚宗典
吳易　黃正色　邱民瞻　錢嘉徵
黃文旦　劉汧　周茂藻　王都俞
沈士柱　錢泮　鄧履右　徐世溥
朱鎰　姚宗昌　梅之熉　荊良
羅萬藻　方文　左國棟　麻三衡
許元溥　顧紹庭　左國林　徐孚遠
魏學洙　馮悰　江浩　鄭敷教
李雯　馮晉舒　周岐　沈壽民
梅朗中　周茂蘭　陳子龍　朱有章

彭賓　黃家舒　侯岐曾　巢鳴盛
吳嗣辭憲繇　賀王醅　朱健
范邦贍　李調鼎　劉斯禎　萬日吉
宋存楠　潘檟德　鄭元勳　金漸皋
宋元貞　顧樞　陳正卿　顧應生
周鎔　劉明翰　龔九疇　馮京第
蕭雲倩　朱灝　萬壽祺　吳國杰
錢繼振　周景濂　陸慶衍　徐纘高
高世窒　宋存標　周錫成　顧開雍
孫永祚　顧宸　趙初浣　吳允夏
鄭鉉　虞宗玖　嚴渡　黃淳耀
唐德虎　陳名夏　劉曉　姚彥
華渚　蔣思宸　劉曙　杜長源
惲日初

陳驎 龔興孝 吳文英 金光房 顏埈
華時亨 朱茂暻 吳聞禮 趙自新 王家賴
陳元綸 劉敷仁 戴重 蕭聲 繆畯
鎏湘 吳伯裔 李寔等謹合詞具揭

按先生右本與吳鼒復社姓氏錄校對一過吳本一百四十二人先生本多三人不同三人周鍾胡士瑾葉履春吳本無陳子龍巢鳴盛顧應生戴重鎏湘五人靜志居詩話謂南國諸生百四十人具庶幾腰領苟全足矣矧適來四方多故聖明宵旰於上諸百爲捐軀將虎爲國投豺留都可立清亂萌逆璫不遺餘孽里鐘伐鼓以答昇平事枭等伏見皇上御極以來躬戡璫兇親定逆案則凡身在案中幸寬鉄鉞者宜閉門不通水火以也忠臣共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後愈肆凶惡增職惕厲於下猶未即覩治平而乃有幸亂樂禍圖度非常造立語言招來黨類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搖通都耳目如逆黨阮大鋮者可駭也大鋮之獻策魏璫傾殘善類此義士同悲置爪牙而又奢驕記人曰吾將翻案矣吾將起用矣所在有司信爲實然凡大鋮所關說情分無不立應彌月之內多則巨萬少則數千以至地方激變有殺了阮大鋮安慶始得寧之謠意謂大鋮此時方可稍懼禍矣乃逃往南京其惡愈甚其欲愈張歌兒舞女充溢後庭廣廈高軒照耀街衢日與南北在案諸逆交通不絕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爲搖惑即有賢者亦噤不敢發聲又假借意氣多散金錢以至四方有才無識之士貪其餽贈倚其薦揚不出門下者蓋寡矣大鋮所以怵人者曰翻案也曰起用也及見皇上明斷超絕

千古以張捷薦吾純如而敗唐世濟薦霍維華而敗於是三窟俱窮五技莫展則益陽爲撒潑陰設凶謀其講張變幻至有不可究詰者姑以所聞數端證之謂大鋮尚有一日容於聖世哉丙子之有警也南中羽書偶斷大鋮遂爲飛語播揚使人心惶惑搖易其事至不忍言夫人臣挾邪行私幸國家有難以爲愉快此其意欲何爲也且皇上如何主也春秋鼎盛日月方新而大鋮以聖明在上逆案必不能翻常招求術士妄談星象推測祿命此其意欲何爲也枭等即伏在草莽稱見皇上手免冠丹墀在旁無敢爲煬竈叢神之奸者而大鋮丹墀人亡涿州能通內也在中在外吾兩人無不朝發夕聞其所以刼持恫喝欲使人畏而從之者皆此類至其所作傳奇無不誹謗聖明譏刺當世如牟尼合以馬小二通內春鐙謎指父子兄弟爲錯中爲隱謗有娘娘濟君子灘末底欽案

有饒他清算到底糊塗甚至假口爲兇鳴失聞隴住山河飲馬曲江波鼾睡朝元閣等語此其意抑又何爲也夫威福皇上之威福也大鋮於大臣之被罪獲釋者諫攘爲己功至於巡方之有薦劾學之有升黜無不以爲錢索在己呼吸立應如乙亥瓜江之變知縣吳光龍縱飲宛監生家賊遂乘隙破城殺數十萬生靈光龍奉旨處分大鋮得其銀六千兩致書淮撫巧爲脫卸只擬杖罪盧江人心至今抱恨又如建德何知縣雨袖清風鄉紳士民戴之如父母大鋮使徐監生索銀二千兩於當事關薦何知縣窮無以應大鋮遂暗囑當事列參褫職致令朝廷功罪淆亂而南國之吏治日偷至於挾騙居民萬金之家不盡不止其贓私數十萬通國共能道之此不可以故舉也夫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梟獍之人日聚無朝招納亡命晝夜賭博目今闖獻作亂萬一

伏開於內釀禍蕭牆天下事尚未可知此不可不急為豫防也跡大鍼之陰險叵測倡狂無忌罄竹莫窮舉此數端而人臣之不軌無過是矣當事者視為死灰漠然深慮者且謂伏鷹欲擊若不先行驅逐早為掃除恐種類日盛計畫漸成其為國患必矣夫孔子大聖人也聞人必誅恐其亂治況阮堙之行事具作亂之志負堅詭之才惑衆誣民有甚焉者而陪京之名公鉅卿豈無懷忠報國志在防亂以折衷於春秋之義者乎臬等讀聖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動義憤言與禍俱但知為幽余汗下情以身賈禍若使大鍼罪狀得以上聞必永重譴鎖槌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鍼果有力障天威能殺士臬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而況亂賊之必不容於聖世哉謹以公揭布聞伏為戮力同心是幸崇禎十一年八月日具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七

文簡伯申府君行狀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加二級紀錄十次
賜祭葬謚文簡伯申府君行狀

嗚呼痛哉府君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府君自壬辰歲遭先大父喪扶柩旋里今夏服闋入　覲荷蒙　召對　上謂府君精神强健不似年屆七十之人不孝等亦竊意府君神明不衰步履如少壯方幸愛日正長可致期頤之壽孰意患嗽數日調治已痊適逢冬至陽升忽汗出不止竟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辰刻棄不孝等而長逝嗚呼痛哉泣思府君襲累世清白之業荷　兩朝知遇之恩靖共之節著於　大廷著作之書傳於奕世不惟爲海內所宗仰同官所推服抑且見重　九

重學問品行　天語親褒不孝等惴惴焉懼墜　國史採擇謹和淚具狀如左

爲罪滋大用敢茹哀泣載以備　國史採擇謹和淚具狀如左

府君諱引之字伯申號曼卿姓王氏先世居江蘇蘇州郡城明初始遷高郵五世祖諱開運治尚書有聲　國初爲高郵學生員高祖諱式相博通五經中康熙十七年副榜貢生秉性方正貧而好行其德不樂仕進以所學授弟子卒老於家曾祖諱曾祿爲名諸生試輒冠軍雍正元年選拔貢生理學淵深氣宇和粹學者從沔甚衆祖諱安國康熙五十六年舉人雍正二年會試第一　殿試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吏部尚書贈謚文端崇祀鄉賢祠　國史有傳父諱念孫乾隆三十年恭逢　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以大臣之子迎

新吾先生小兒語府君於日用閒卽仿而行之童時爲制義經籍紛綸以古人爲法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明年入都侍先大父因入成均年二十一應丙午順天鄉試未售明年歸而侍先大母於里中因從事聲音文字詁訓之學取爾雅說文方言音學五書讀之日夕研求越四年復入都以所得質於先大父大父喜曰是可以傳吾學矣由是授受一庭無閒寒暑焚膏繼晷中夜不輟當夜分讀書有倫兒入書齋竊什物以去而府君不知覺也其專心致志如是府君沈潛古訓而不廢舉業自庚戌入都後從德州相國盧南石先生游時以文呈先大父大父有所指示則退而易之至雞鳴不輟促之歸寢仍必續成之而後

就枕乾隆乙卯府君應京兆試建昌彭文勤公兵部左侍郎長白玉崗峯先生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無錫鄒曉屏先生典試事諸城劉文恭公爲同考得府君卷曰理法精純根柢深厚合觀二三場博通古今知爲續學士遂以官生舉孝廉府君原名述之榜後始改今名是科策問五經小學古均部分異同府君條對所及恒出發問者意表榜發知爲先大父嗣咸歎援證詳賅斷論精確有自來也年三十四己未成進士總裁大興朱文正公長沙劉文恪公吏部左侍郎長白文遠皋先生今相國儀徵阮芸臺先生同考大理寺卿歷城汪東序先生及　廷對受

仁宗特達之知　欽定一甲第三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陽湖孫淵如先生觀察山東遺書府君以樸學受　知爲賀謂足以鼓舞向學之士時人以祖孫鼎甲三代詞林傳爲科名佳話辛酉散館後　簡放貴州正考官元和吳玉松先生副之府君初主文衡兢兢業業唯恐屈抑人才盡心校閱得士翟錦觀等四十人皆黔中之俊癸亥大考　欽命題擬潘岳藉田賦府君爲古賦以進　欽取一等第三名擢侍講陞陳恭甫先生遺府君書謂是名儒分內事不足爲不朽千秋者異特以是鼓舞天下之人使不疑賈孔無文章亦斯道之仔肩也尋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甲子二月　駕幸翰林院與詞臣效柏梁體聯句

府君與焉又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爲韻賦詩　御製東字音字二首其餘字　命儀親王以下三十八人各分一字賦詩府君分得竭字蒙　恩賜宴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九家集注杜詩及名茶文綺箋絹硯石諸物　上還宮　特頒　御製幸翰林院賜宴禮成復得長律二首　命諸王及分字諸臣和韻府君復賡和二首翌日府君暨王大臣等詣　闕謝　聖駕臨幸翰林院禮成恭紀頒册嗣恭纂　皇朝詞林典故府君充纂修官書成進御　上以卷帙繁多纂辦完善奉　上諭交部議叙是年又奉　命繕　御製詩　賜緞一端是年翰林院保列一等送吏部三月奉　旨准其一等六月授右春坊右庶子旋湖北正考官黃縣賈東愚先生副之府君詳愼遴拔得士張文圮等六十九人得人最盛撤棘後聞先大母棄養即星奔喪所哀毀骨立迄今數十年時以未親湯藥視含殮爲憾乙丑奉先大母喪自山東濟甯旋里時未卜葬地府君親歷山崗凡數閱月始卜地於安徽天長縣之南原擇吉營葬焉丁卯年四十二服闋入都五月補原官七月仍充　日講起居注官八月簡放河南學政是年考試試差府君以未補官不與試例不開列銜名　簡放學政蓋異數也府君請　訓

諭曰爾往河南嚴密防範認眞去取如聞地方官聲名平常密摺具奏府君抵任後訪有某某證
命新任豫撫按治皆得實豫省民風涵厚學問稍乏根柢府君
謀於中丞阮芸臺先生捐廉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貯各屬
學宮俾諸生鈔讀至今中州人士猶曰士子知務實學皆王宗
師教云中州字音近古爲韻語往往不協律府君手訂詩韻一
册令諸生揣歸動肄任三年而豫中士子鮮不諳韻律者府君
試士必公服澄堂皇披覽試卷竟日無惰容俟諸生散盡而退
三閱寒暑無少間戊辰年四十三五月轉左庶子十二月晉侍
講學士明年轉侍讀學士秩滿旋京適先大父以河溢罷永定

河道任府君遂迎養於京邸增築漫口例應賠格十之四先大
父分賠二萬七千兩有奇日以無力完繳爲憂府君謂　國家
經費有常豈容懸宕吾家世受　國恩不敢效流俗所爲意存
觀望遂稱貸親朋次第繳庫閱十餘載未嘗貽先大父憂辛未
年四十六分教庶吉士旋　派隨　屈木蘭庶和之
作甚多既至灤京奉　命無庸進暫留駐熱河敬編　避
暑山莊所藏　高宗純皇帝　宸翰自乾隆六年
　　豁幸避暑山莊至嘉慶三年凡五十八載　宸翰三
千餘軸編次既竣蒙　賜文綺又蒙
行宮　頒鹿脯至灤京以　恩自木蘭
賜府君皆有紀

恩之作明年授通政使副使府君以銀臺專司各省題本
吏兵二部奸胥舞弊每賂令壓擱抵任數日廉得某省一本時
日皆逾窮治之而壓擱之風以絕是年　命稽查右翼宗
學癸酉八月授太僕寺卿十月轉大理寺卿時綫輔歲歉窮民
乏食而京城米禁嚴府君曰米之例禁出城也原以防京兵之
乏食及杜囤漕之弊非禁民食也我雖無地方之責而事關民
瘼不敢不言遂具疏以請是摺　留中後萬載辛筠谷先
生更有是請米禁遂寬是秋教匪林清犯　禁門冬間有議修
莊　園明園宮垣加高培厚者府君聞之具疏切辯更陳所見
蒙　召見　溫諭久之謂爲忠誠爲國府君退而焚
草其事其辭不孝等不之知也甲戌　簡放山東學政請
訓　上命速行　諭以整飭士習並
諭東省大吏某聲名平常前往密查具奏府君之任卽廉其事
以　聞復奉　命查實再奏證　旨覆入
上遣使往按得實以此知府君忠實可大任又山左州縣不
能和其生監生監亦數數干公事前使者或袒生監或庇州縣
府君曰庇州縣則吏不畏法袒生監則士不立品吾平其曲直
吾治吾士暨吏治其吏於是士習端而官方亦肅先是林清滋
事教匪多山東人府君澄任首以正風俗爲務每於澄學講書
後進諸生教之曰爾等身列黌宮讀孔孟之書孔子以攻異端

爲戒孟子以正人心爲本爾等受　朝廷教養優於庶民必正
己以正人斯不愧謂之士會
愚頑府君因撰闡　訓化愚論其略曰凡人躬逢堯舜之
世卽當仰遵堯舜之化生長孔孟之鄉卽當謹守孔孟之教當
今乃　堯舜之世也
皇上厚澤深仁教養兼備牖
民覺世　訓諭周詳無非貽百姓以安全納百姓於純正
爲百姓者若不改過遷善何以仰承　堯舜之化乎山東
乃孔孟之鄉也孔子大聖極言異端之害孟子大賢有距邪說
之功無非防左道之惑人救愚民之陷溺爲山東百姓者若不
棄邪歸正豈不虛生孔孟之鄉乎夫邪教之不可習也有二一

曰人所共憤二曰法所必誅何以言人所共憤也盜賊之徒夜
聚曉散今邪教之會也亦夜聚曉散則盜賊之行也禽獸無禮
牝牡混淆今邪教之聚也亦男女無別則禽獸之行也人倫由
此而敗壞天理自是而消亡甚至結黨橫行謀爲不軌則罪大
惡極覆載所不容倘有餘孽竄伏正百姓所當除惡務盡亟欲
剪除者也何以言法所必誅也恭讀　大清律曰一應左道
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
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新例載凡妄布邪
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者斬立決爲從者皆斬監候又辦
理白蓮八卦等邪教凡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傳徒惑

衆者爲首者照左道異端煽惑人民律擬絞監候爲從者發新
疆給厄魯特爲奴是邪教惑人法所不宥一經發覺斷難倖逃
乃愚民受人哄誘遂至陷於罪而不知以爲可以求福誰知福
未受而禍已成以爲可以謀利誰知利甫得而害已至甚至結
黨滋事悉被誅除今試問定陶曹縣之教匪有獲倖免者乎
國法昭章難逃顯戮此山東百姓所共見共聞者自今以後曾
經習教者可不悔過自新乎未經習教者可不率由正路乎至
於上年滋事之要犯奉　旨緝拏尚未伏誅爲山東百姓
者若能訪知要犯潛匿之處縛以出首則可謂尊　君親
上效順急公不但可以免株連之累抑且可以邀獎賞
之恩矣若夫士爲四民之首生員身列膠庠讀書明理其沐浴
於　堯舜之化也最深其講求於孔孟之學也最久誠能
仰體　聖主化民成俗之意申明古人黜邪崇正之言爲
之剖辯是非指陳利害勸以毋習不法之經卷毋傳不良之符
咒毋從八卦教之淫邪毋爲一炷香之愚妄毋學金鐘罩之拳
棒毋效鐵布衫之伎倆毋結虎尾鞭之惡黨毋連掖刀手之兇
會躬行孝悌忠信以爲之先講明禮義廉恥以使之化庶鄉里
愚民知正路之不可棄悟邪教之不可從相與遷善改過以遵
　聖天子蕩平正直之　訓使天下知承　堯
舜之化者惟山東爲最醞釀孔孟之風者惟山東爲不愧此則

督學使者所厚望也若夫坐視同里之人陷於邪術而不救是
謂之不仁任邪術之橫行而已亦受其害是謂之不智　國家
建立學校培養英才安用此無用之腐儒耶書曰皇極之敷言
是彝是訓山左諸生尙其凜承　訓諭風勸而感化之哉
又撰見利思害說其略曰古之君子見利思義所以安於止而
不入於邪也下此愚昧之人縱不知義之爲義獨不知利之有
害乎見利思義固不易之經也見利思害亦保全之道也卽如
邪教之惑人甚矣爲百姓者或甘受其愚而深信之則誤於好
利之一心而未嘗思其害也蓋愚民未聞禮義廉恥之節但知
財帛之可以謀衣食而免饑寒也則汲汲圖之而不恤其他彼

爲邪說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誘也於是借斂錢之說以邀之其
入教也則已之錢入於人手其入教而又傳教也則人之錢入
於己手展轉傳教則展轉斂錢愚民信以爲生計遂相與從之
馴至持經習咒結黨滋事惡極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豈非
見利忘害以至此哉夫天下之利原不禁人之自謀而合義之
利有利而無害不義之利有利而卽有害此不可不辨之於早
也今使爲農者耕耘收穫以取其利爲工者備物致用以取其
利爲商者市賤鬻貴以取其利自食其力自養其身非不謀利
也而以之爲身則身安以之爲家則家安不聞危亡之禍起於
一貪者惟其利之合於義而還於害也若夫八卦教之淫邪白

蓮教之兇惡持避刼之說作斂錢之計此天下不義之利之最
大者名爲謀利而實欲驅百姓於敗亡之途陷百姓以誅滅之
罪彼夫定陶曹縣之邪教亦嘗斂人之錢暫肥囊橐矣乃不轉
瞬而身遭擒戮妻子伏誅昔日所斂之錢今安在乎然則斂錢
之舉利一而害十此不辨而自明者人非至愚亦何苦舉身家
性命以徇區區之小利乎自今以往爲百姓者誠能見利而卽
思其害無害者取之有害者拒之則心不至於陷溺身不入於
姦邪雖有習教之徒欲借斂錢之說以相誘吾知爲良民者審
於利害必羣起而攻之惟恐或緩矣若夫奉
要犯萬一潛逃來而留之則有窩藏之罪執而獻之則邀
獎賞之恩山左素矢效忠之忱常切奉公之誼諒不肯使逆
亂之徒少延殘喘以虧大義而受株連之禍也並恭繕進呈

乙覽奉　硃批發還粟布以曉愚民丙子冬任滿旋
都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府君遇外省京控案詳酌輕重以定
奏咨每遇奏案反復推求必將情事切要處指明陳奏京畿道
所擬不當者恒手改之或於　召對時敷奏　仁宗
以是深許府君明敏有爲焉明年丁丑　派充會試知貢
舉未入闈會閱省署龍溪令朱履中誣李方伯濱芸受賕事總
督某劾方伯罷其任既對簿事無左驗而案事者持之急方伯
不能堪遂雉經事　聞　仁宗知府君特立不阿

命偕少宰熙昌往治斯獄府君未入境卽廉知方伯淸直
有聲至則悉心推鞫悉得其情乃抵朱履中等罪獄遂平反李
方伯之官於閩也所在皆有惠政府君抵閩士民林光天等牓
擧方伯惠政呈請捐貲建遺愛專祠案既定府君因據情入告
上以斯民直道之公得 旨允行又奉 旨
交辦賴乃鴞及鄒讓觀控案至七月而事未竣旋擢禮部右侍
郎戊寅年五十四轉左侍郎二月與 重華宮茶宴恭和
御製詩 賜硯墨茶甌是年
科 命充浙江正考官長安李保初先生副之府君以浙
水人文淵藪仰體 求賢之意詳愼遴拔得士徐士芬等

九十餘人所取皆知名之士明年己卯春 命偕大庾相
國戴可亭先生如皐兵部尙書戴紫垣先生長白那文毅公充
會試總裁得士希哲等四人費庚吉等二百二十二人自嘉慶
戊辰以後科目文字競尙詞華士子轉相倣效以儷靑配白堆
垛餖飣爲工是科府君與同事諸公督率房官別裁僞體一以
淸眞雅正爲宗此後文體遂爲之一變試竣 命兼署兵
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秋 派充武會試監射大臣武試
貴能挽强武擧於應試時多强增弓力見長及覆試不符每致
停科府君監射令所注弓力必以持滿爲度故中選之士覆試
無不符者尋以 慶節前迴忌辰不請 旨照常素
服未合例左遷通政使十一月復授吏部右侍郎明年庚辰充
朝考閱卷大臣是年秋七月 仁宗駐蹕 避暑山莊
龍馭上賓府君驚聞 遣詔撫踊哀號席藁伏哭
梓宮旋京日與 廷臣齊集擧哀祇領 頒賜 遺
念諸物追懷 知遇之恩輒嗚咽流涕是冬恭修
仁宗實錄 上夙知府君學行 特命充總裁官府君率
纂修各官恪恭將事敬謹編輯閱四載而書成二十五年之
神功聖德炳若日星焉明年辛巳 皇上龍飛紀元
特頒恩詔凡應繳官項子孫代賠者查予豁免時府君代繳
先大父賠項已完至二萬有奇矣其餘蒙 恩豁免府君歸

告先大父大父感激流涕而府君亦自此負累始輕夏畿輔及
山左旱蝗 上軫念民依令所在督撫飭屬急行搜除府君
具疏言捕蝗一事胥吏一經奉票卽按畝派夫及率人捕撲則
又故踐禾苗卽無蝗地畝亦復肆行蹂躪藉端索費是爲民除
害之事轉至貽害於民恭讀 欽定康濟錄捕蝗必覽所
載捕蝗十宜以設廠收買爲最要之策其法或錢或米捕蝗一
斗給以若干使百姓捕蝗而得賞則不假胥吏之催促而趨之
若鶩非惟收效甚速且免作踐騷擾之患請 欽定康濟錄頒示直隸山東大員令其相度機宜倣照
捕撲疏入 上以設廠收買立法簡易遂如所請以行秋值

今上元運初開　恩科廣額復奉　命持衡浙水武進吳伯新先生副之府君輸軒再澄盡心校閱如戊寅澄浙時得士徐廷策等一百二十六人八月充　國史館副總裁十二月充　經筵講官二年三月轉左侍郎四月充　殿試讀卷官　朝考閱卷大臣蒙　特賜　實錄館總裁內庫鍰器府君與焉八月署刑部左侍郎府君以吏刑兩部事務皆繁而刑部事關民命仰體　欽恤之意雖暫時署理每日兩署皆至經數月之久不懈也明年癸未　命偕欽縣瞽文正公山陽汪文端公長白今協辦大學士穆鶴舫先生充會試總裁得士海樸等四人杜受田等二百四十人四月以　實錄

黃綾本進呈　上以在館諸臣恪恭將事辦理妥速　恩賞紗卷旋奉　命教習癸未應吉士冬又　派武會試正總裁明年春充　經筵直講大臣四月　實錄全書告成　賜宴禮部　賚鞍馬銀幣　召對時　優獎勤勞謂總裁中惟府君一人始終其事　賞延於世不孝謹昌得卽日補官十一月署戶部左侍郎明年乙酉充　大考翰詹閱卷大臣是年先大父距　賜舉人之年已周甲矣例當重宴鹿鳴京兆尹以　聞　諭曰原任永定河道王念孫係吏部左侍郎王引之之父年登耄耋蔫薇榜重逢洵屬藝林嘉瑞著加恩賞給四品職銜重宴鹿鳴以光盛典欽此府君詣　闕謝　恩蒙　召詢先大父歷官事甚詳府君對至永定河漫口事　上有數奇之嘆先大父與晏之日府君恭奉杖履以侍一時傳爲佳話以爲人子能養志者莫府君若也是年不孝謹同考取選拔貢生府君曰汝得此寸進倘老人重宴鹿鳴之年可博考人歡心汝益當敦品勵學以承世德明年丙戌充覆試閱卷大臣　殿試讀卷官　朝考閱卷大臣六月充乙酉科拔貢　朝考閱卷大臣丁亥府君年六十二蒙　恩擢授工部尚書凡侍郎升尚書皆由總憲升轉府君以忠清亮直上結　主知由侍郎徑擢尚書一時驚爲　召對　上諭之曰朕之徑擢汝尚書者爲汝人好非祗爲汝學問好及侈深也府君仰承　恩遇圖報之思殫切先是先文肅公在　高宗朝曾任是職後先大父又歷官水部諸瞽府君稟承兩世遺規任冬官數年鈎稽必嚴察核必至素精算術在署治事嘗取奏銷册親行覆核所用帑無慮數十百萬府君執管以計日不移晷而畢僚屬皆驚異又河工工程名目歲修之外又有另案廳員率藉此自肥而所修新工或反遜舊工堅固先大父官河道六年所屬不報一另案府君隨侍任所習知其弊故官工部有請　旨嚴東南兩河另案工程之奏奉　旨允行時值淮黃不治航海轉漕關孟二瀦方興挑濬淮艧積累常課不供不孝等見府君博延衆議考古籌今

夙夜拳拳無時或釋惟常蒙　獨對凡有獻納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故　宣室所陳不孝等莫由知其概焉七月充武英殿正總裁　武英殿總司圖籍因康熙字典內　列聖廟諱　皇上御名未曾缺筆有　旨修葺府君於召對時奏曰　聖祖仁皇帝欽定字典一書蒐羅繁富爲字學之淵藪惟卷帙浩繁當年成書較速纂輯諸臣迫於期限於援据閱有未及詳校者應考据更正　旨細檢原書手自校訂凡更正二千五百八十一條輯考證十二卷分條註明各附案語恭繕進　呈　欽定是時同事諸公皆推重府君學問謂有府君校訂可以無俟他人故更正之條出自府君手者十居八九十一月　賜紫禁城騎馬是月不孝彥和以恭辦　萬年吉地工程仰蒙　恩旨以直隸州知州卽選府君率不孝彥和詣　闕謝　恩歸而諭曰州牧民之父母不易爲也爾當思　皇上之天恩祖宗之家法百姓之疾苦仁以馭下儉以養廉其體此行之明年署吏部尚書府君謝　恩歸尙書充　朝考閱卷大臣庚寅調禮部尚書府君謝　恩歸諭不孝等曰昔我祖文端公任大宗伯十年清操亮節炳耀人寰吾今復居此職其何以紹前徽而爲報稱地也履任後見署中有先文端公楹聯云松筠存質直日月照心清府君緬懷先德亦撰聯語云夙夜惟寅承祖德靖共爾位答　君恩擬懸於先文端公聯右後以憂去官不果是年不孝彥和由戶部主事題升員外郎中府君謝　恩歸諭之日爾一月兩遷爲部曹者豈易遂此爾應知好事不可多逢當更勤愼盡職勿自懈也明年辛卯復署工部尚書是冬北地嚴寒異於往歲先大父年屆九旬畏寒食減府君延醫調治終以年高服藥罔效府君侍疾晝夜不解帶逮壬辰正月府君恐貽誤公事乃具疏陳情乞假蒙　賞假十日並蒙　召見垂問先大父病源且諭以服人蔘之法又　問先大父年齒生辰府君謹對訖　諭善爲調治明年便是九十　聖恩優渥府君歸告先大父先大父伏枕謝　恩且云人子事親如府君者可謂至矣先大父棄養府君年已六十有七居憂三年童眞孺慕無一日或釋諸懷先大母以甲子棄養歷今三十餘年矣歲時祭祀未嘗不泫然流涕蓋孝思純篤出於天性者然也先大父所著讀書雜志凡八十二卷府君官至正卿祿人稍優因次第付梓至辛卯始克竣壬辰夏更輯先大父箸作之未梓者附於雜志後名曰志餘並采以傳世初先大父病篤謂府君曰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汝母葬已三十年窆穴不宜輕啓如有朽損傷子孫之心且死而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之何益汝其識之府君奉先大父柩歸里遂卜葬於江蘇六合縣之北郊遵遺命也府君在里嘗吟止齋銘中語曰行年六十官一品

也是人生合止時因諭 不孝壽同曰吾年將七十正古人致仕之年惟祖孫父子四世承
恩安敢乞閒自吐安逸乎甲午夏服闋入都舟經袁浦聞洪湖淤塞欲至高堰一觀後不果往易簀前夕猶言及此事諭 不孝壽同曰吾備位正卿 國家之事何一不當講求以備 顧問高堰之行未果吾至今悔之在里時聞海塘坍卸曰事關浙右民生 國家財賦吾當講求其利弊爲 皇上敬陳之時集前人籌議海塘諸書參考而得其要以疾革未果上蓋公忠體 國之懷無時或釋也十一月十二日拜署工部尚書之 命越五日奉 命卽眞謝 恩歸微患痰嗽然起居服食一如常時延醫調治至二十

日痰嗽漸愈而飲食稍減醫者謂脈象平和惟右尺脈大證由腎陽不藏因服納氣歸腎之劑至二十二日嗽已全愈飲食復加二十三日府君諭 不孝壽同婉請再息數日府君以職事不可曠因疏請事 不孝壽同曰吾食進嗽安今日可入署治給假手自屬稿繕畢親加校對令工部於次日入 奏二十四日丑刻 不孝壽同侍立牀側府君寤而謂曰頃夢至一處案册山積百司紛呈皆待我判定何其繁也隨進燕窩粥一盂仍復安眠至卯刻頭頰汗出旋止辰刻又復大汗遂諭 不孝壽同曰吾荷 兩朝厚恩由翰林洊躋卿貳擢任尚書方資倚畀茲聞溘逝殊爲軫惜著加恩照尚書例賜卹所有應得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照例具奏欽此旋蒙 賜祭一壇 遣禮部尚書汪公守和致祭於私第 頒祭文一篇 賞全葬銀五百兩 予謚文簡 頒墓碑文一通 賜墓碑銀三百五十兩 不孝等望 闕謝 恩焚黃泣告而府君感 恩圖報之語竟不可復聞矣嗚呼痛哉府君性極方正而善氣迎人事

持已以正待人以恕接下以謙服官四十載凡有陳奏不自留稿密勿所陳雖子弟不告徧歷六官領部務垂二十年無日不詣署嘗曰事無論繁簡一日不治則積積多精神不能周徧則今雖無病而汗出不止將不久於人世汝等異日其各竭心力以報 天恩繼吾未竟之志汝兩兄遠宦竟不能一見汝可以此寄語知之遂口授遺疏令於屬纊後上之言畢氣息漸微遂棄 不孝等而長逝嗚呼痛哉 不孝壽昌憶隨敬少農奉使江南事畢後請假歸里叩謁府君及蒙 恩簡放知府又請假回籍省親見府君精神強固私心竊喜 不孝壽和在鬱林任所府君於十一月十六日猶賜手諭教誨周詳如常時 不孝壽同日侍慈顏方謂寢饋已安得以常承色笑孰意天降鞠凶音容從此永隔耶 不孝壽昌壽和含殮未親 壽同侍疾無狀皆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府君遺疏入 上心軫悼奉 上諭工部尚書王引之品行端謹學問素優由翰林洊躋卿貳擢任尚書方資倚畀茲聞溘逝殊爲軫惜著加恩照尚書例賜卹所有應得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照例具奏欽此旋蒙 賜祭一壇 遣禮部尚書汪公守和致祭於私第 頒祭文一篇 賞全葬銀五百兩 予謚文簡 頒墓碑文一通 賜墓碑銀三百五十兩 不孝等望 闕謝 恩焚黃泣告而府君感 恩圖報之語竟不可復聞矣嗚呼痛哉府君性極方正而善氣迎人事 君以誠持已以正待人以恕接下以謙服官四十載凡有陳奏不自留稿密勿所陳雖子弟不告徧歷六官領部務垂二十年無日不詣署嘗曰事無論繁簡一日不治則積積多精神不能周徧則

察稽疏而弊竇生矣故彙綜他部時日赴兩部不以事繁而或
曠也吏部總司銓政案例有兩岐者書吏輒上下其手府君任
少宰八年吏不能爲奸後奉諱在籍有吏部書吏向親串中詢
府君起居者曰是亦可以少休矣爲若輩憎惡如此則在部之
燭奸蠹弊可知至於議定公事不爲兩可之言不存從衆之見
府君爲少宰時大宰某公議以官員遇生祖母之喪父故在先
本員爲庶長孫者令承重離任丁憂三年府君力持不可議未
定而府君奉使典試浙中持議者遽奏行之府君還議以孫之
於祖服止齊衰一年嫡長孫父故在先遇祖父母之喪則持服
三年蓋以承父之重與祖爲體宗祧大法於是乎在其於祖母

從同者一本相承敵體之義也至庶祖母非祖敵體不得以承
重言乃具疏更定前議云臣部前奏請將父故之庶長孫爲生
祖母服喪三年乃推廣孝思之意惟是情有所伸禮有所屈即
如次子三子其受父母之恩與長子同若其身先死而父母後
歿爲其子者不能代服三年之喪且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服
喪三年爲本生父母止服降服一年庶長孫之分原止儕於諸
孫生祖母之恩不能加於父母蓋緣情則罔極之恩即終身持
服不足以言報制禮則承重之義斷不能加於支庶請仍令其
治喪一年許其離任奉　旨允行注文端公官禮部尚書奏
題缺主事新例名實不符請催查更正事下大學士軍機大臣

吏部會議府君獨然其說疏言官人之道以量才稱職爲先我
朝定制於內外官分設題缺選缺循名責實題缺以勵人才
選缺以敘資格二者判然不同亦復並行不悖溯查乾隆九年
欽定各部郎中員外主事題缺令該堂官於屬員內揀
選保題而吏部銓選例內亦載明各部郎中員外主事題缺令
該堂官揀選題補　成憲煌煌至今未易迨四十八年清
書則例告成忽於除授門內增纂題補主事統較行走先後一
條因訛成誤遂與揀選門本例大相矛盾今以後起訛誤之文
謂可仍舊揆之於理未爲允協總之題缺不論資格方與　國
家簡賢任能之意相符若以題缺主事獨與選缺同較行走先
後而繁簡不分資愚無別於整飭部務鼓勵人才之道均無裨
益至謂恐開奔競之門則各部院堂官於題補郎中員外皆不
慮其奔競獨於題補主事慮其奔競此不待辨而自明者請仍
照乾隆九年原定章程題缺主事令該堂官於屬員內揀選題
補以符舊制使題選義例分明庶人思自奮賢才不致淹滯而
部務亦日有起色德州盧相國見府君之議而韙之遂列名與
府君合詞另爲一議以上蓋不敢徇衆以自欺也在部時接僚
屬甚謙而公事是非之必詳持之必力故屬吏畏而愛之莫
敢干以私嘗論居官之道謂清慎勤三者清勤皆從慎出宜以
慎爲主任學政時秩滿之京餽贐有成例府君婉辭以謝曰我

眷屬少養廉足以自給出使各省所至絕供帳餽遺同官屬吏皆服府君清操凡兩任學政四主鄉試再充會試總裁悉心衡校試藝而外兼重經策經生名士一覽無遺以故所取之士學問經濟皆彪炳一時焉政事之暇惟以箸述爲事自庚戌入都侍大父討論經義凡有所得即筆於篇過庭所聞亦備載之迄庚寅成書凡三十二卷名曰經義述聞不爲鑿空之談不爲墨守之見聚訟之說則求其是假借之字則正其解熟於漢學之門徑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初入都時因許氏說文屢就古人名字相因之義發明古訓因作周秦名字解詁一書皆就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成是書時年甫二

十有五官山東學政時因錢曉徵先生所釋太歲分太歲太陰爲二義有不安攷明漢志太歲在子爲在寅之譌因於試士之暇爲說二十八篇以正之名曰太歲攷與周秦名字解詁皆合集於經義述聞中又因小學之書皆釋名物實義若經傳語詞小學書釋之者如爾雅嘏子爲曰之類所載無幾自漢以來說經者或以助語而釋以實義或不知助語有二訓三訓而皆釋以常解語義未明而經義反因之而晦雖以毛鄭之精猶未免此誤府君因博攷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發明助語古訓分字編次爲經傳釋詞十卷以補爾雅說文方言之缺府君說經無所不究尤精於轉注假借之字幼承庭訓精通於先大父

古均二十一部之分於九經楚詞諸子之有韻者剖晰精微又熟於篆隸遞變源流因聲音以審文字因文字以察詁訓凡漢唐諸儒就借用之字望文生義而未安者府君釋以本字無不冰釋理順退食之餘侍先大父卻以考訂爲承歡之具先大父所箸廣雅疏證末卷即命府君爲疏讀書雜志十種亦多列府君之說而府君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亦謹載先大父說芸臺先生謂當代通先生謂先大父府君之學過於惠戴二家恭甫先生謂當代儒箸述惟先大父府君與讓堂老人爲最醻由其審訂精確左證明通先於本書前後洽熟然後旁取他書一文一字靡不鉤稽該貫合於古而即愜於心故爲諸家所莫及顧千里謂近代

通儒程徵君經學錢少詹史學汪明經文章先大父府君小學天下五人而已皆知之深也劉文清公贈府君楹帖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聰顙特達文而又儒論者謂非府君不能當之府君不惑於二氏之學居大父母喪不令僧道懺悔曰俗謂此可以祈福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豈祈之可得謂爲此以免罪則是先自誣其親也又不信術數陰陽拘忌之說星家言而或中曰偶然耳又曰十干十二支自人名之以紀時曰十干十二支之分配五行亦自人合之烏可以其生克言吉凶哉居大父喪陰陽家有以回煞宜避之說進者府君泣曰是何言也吾親果來是人子慢見愾聞之所願望見顏色者也安忍避哉又世俗喪

事凡親賓來弔者奏鼓樂府君以爲非禮命設而不作生平篤
一本之誼族人之貧者歲時皆有贍恤冬有衣費應試有路費
置田數十畝以所入爲資助族人之用終府君之身如一日賦
性直樸一言一話無不表裏如一與人交不設城府要於忠信
過事蹇諤未嘗有所阿比亦未始以清節陵人於聲色紛華澹
然一無所好服官數十年不畜妾媵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屬
不求精美寢室中古書數架無玩好之設居恒以盛滿爲戒故
位登極品清約如寒素晚年稍喜蒔花然不求精貴僅市中草
花位置庭中謂聊以取生意云爾官翰林時購貂裘一襲服二
十年未嘗易迨官卿貳得
賜庫貂則命速成之曰我將服

以紀 恩也馭下最寬臧獲有小過多容恕之而約束仍不
稍縱奉 使各省家人輩無敢侵擾毫末至於教 不孝等甫
有知識即以朱子小學及養正遺規示之 不孝 昌 任部曹時
府君時教以勤慎及隨 欽使獄事畢省府君於丙舍府
君曰余備員正卿汝等非如寒素旋都時其勿受贐儀迨任知
府府君訓之曰知府有表率之責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事
上官以禮待屬下以和論公事則貴允當馭奴隸則必嚴肅遇
應提之案勿瞻顧情面致民隱莫達有示審之事勿改易時日
致民累久延方爲稱職 不孝 昌 皆謹識而遵守之 不孝 彥和
選授廣西鬱林牧府君訓之曰直牧有撫字催科之事而又有

表率僚屬之責爾須思所以爲民父母之道正己率物勿墜家
聲 不孝 彥和 亦謹識而勉爲焉 不孝 書 同 考取拔貢生府君訓
之曰此向上之機爾毋自廢棄況祖宗有以選拔有聲者學問
人品曾爲一方之望爾當勉力以繼前徽 不孝 書 同 亦謹識之
不敢忘嗚呼自今以後欲再聞府君之訓不可得矣痛何如哉
府君自通籍後疊荷 恩恤 頒賞不可勝記如 重華
宮茶宴則有字畫三清茶甌玉盌天然葫蘆茶盞 歲賚則
有 御書福字荷囊麅鹿果品午節則有香囊扇絡 特
恩則有人蔘貂皮紗綺瓷瓶鹿肉 慶典則有文綺鞍馬筆
硯書籍之 賜至於 三朝奎藻則有

皇帝聖訓 仁宗睿皇帝聖訓 仁宗御製詩文集
詩文餘集 御製全韻詩 平定教匪紀略 養
正書屋全集 御製初集 午門 受俘詩之 賜其
他 欽定書籍如全唐文 大清會典康熙字典之類不
勝枚舉府君奉爲世寶與先文肅公所承 賜書一同什襲
珍藏今則 褒卹重申飾終 恩渥而府君音容已隔攀
溯莫由矣嗚呼痛哉府君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寅
時卒於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九府
君高祖父曾祖父皆以文肅公貴累 贈光祿大夫禮部
尚書高祖母李太夫人曾祖母車太夫人並 贈一品夫

人文肅公官禮部尚書時以己
父母後以府君貴　誥贈先祿大夫工部尚書府君祖母車
太夫人崑山徐太夫人並　誥贈一品夫
人先大父官吏科給事中時
晉封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先大母吳太夫人先　誥
封恭人以府君貴　晉贈一品夫人府君官翰林時以應得
封典　貤贈外祖父母後累　授光祿大夫工
部尚書原配吾母沈夫人廩貢生同邑諱業廣公女孝謹德讓
勤儉持家歸府君逾年而歿累
贈一品夫人繼配吾母范
夫人原任雲南布政司經歷　貤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大興

諱鍾公女孝慈勤儉侍養先大父數十年凡大父一飲一食皆
手治以進府君自爲諸生至官卿士從不問家事而吾母范夫
人綜理家政內外秩然府君奉
使中外受　命即行從
不貽府君以內顧憂治家有範而能恤下僕婢無不畏而知感
教　不孝　等最嚴苟有過不稍假以顏色叙珥不務華美雖膺極
品之封而家居衣猶補綴親族里黨盛稱之先府君八年卒累
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　不孝　書昌應順天鄉試癸酉戊寅
兩科挑取謄錄道光元年正二品廕生補戶部主事洊升河南
歸德府知府娶廣西桂林府知府代州郎諱錦騏公女繼娶戶
部郎中金陵陶諱澐悅公女次　不孝　彥和應順天已卯乙酉兩

科鄉試挑取謄錄以　萬年吉地議叙選廣西鬱林直隸州
知州娶同邑生員胡諱道傳公女繼娶奉天海寧縣知縣平湖
沈諱學詩公女次　適朋早歿次　不孝　書同道光乙酉科選拔貢
生入旗教習候補郎中娶已未進士光祿寺卿前湖南巡撫興
縣康諱紹鏞公女女五人長適甘泉附貢生徐諱玉華次早歿
三適癸未進士刑部郎中大興史名致蕃四五皆蚤歿孫七人
恩溥　恩淇　皆　不孝　書昌出　恩溥　聘候補主事仁和韓諱綬章公
女　恩來　恩沛　恩洽　皆　不孝　彥和出　恩來　聘己卯進士詹事府右
春坊庶子平湖徐名士芬公女　恩沛　聘廣西龍州同知望江倪
名良耀公女　恩洽　聘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名秉綬公女　恩

澤　恩首　皆　不孝　壽同出俱業儒女孫八人　不孝　書昌出者三長
字岡縣舉人曾兆鼇次字錢塘邵延棟三字武進周榮桂　不孝
彥和出者三　不孝　書同出者二　不孝　等尚昏啓語無倫次詮
叙百一挂漏實多惟冀　當代大人先生賜之傳誌銘誄以彰
先德則　不孝　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孤哀子王壽昌彥和壽同泣血謹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保前　文淵閣領閣事　經筵講官
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庚辰會試大總裁癸酉戊子辛卯
順天甲子浙江甲寅山西鄉試正副考官河南學政翰林院編

修忠表兄虛陰溥頓首拜塡諱

王文簡公行狀

王狀

二十七

文憲楊先生升庵年譜從先生居滇西畧倘紹芳於先生歿後所編次也他書載有李卓吾藏書一篇蓋幸用西畧語而割裂其文　國朝康熙壬子新城尚書王漁洋使蜀猶及讀西畧原本其後四年丙辰爲昆明二府江夏程石門改訂呂先生取黃安人與移漢王褒金馬碧雞碑文歲首錯誤考之升庵集確有指証第西畧與升庵游其取妻或偶疏於記憶至移王褒文則升庵屬西畧隸書後題嘉靖某年不應自爲倒置如程所言然則石門改訂者或係卓吾藏書一篇非新城所見之本與又石門稱先生大節壯議礼因梁書畧事及上疏論救先生諸人是也顧於嘉靖四年不及先生考石齋相國之削職爲民則於世宗之所爲恨先生白頭斥死戍後詩衣卓祓驗手足形猶遣中使剖棺驗視何先生得罪世宗之深而世宗怨毒先生之甚至於如此固尚未爲先生分明大書特書也竊案世宗嘗曰志尊本生父興獻王而石齋欲其考孝宗援宋儒程頤濮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內顧私親由是忤旨罷歸同嘗尚書喬宇大學士毛紀石瑤修撰唐皋何孟春諸人皆本之上書力爭既不得而先生迺率羣臣伏闕下撼奉天門三日哭必欲信石齋之議然後已蓋謂成父志固所以尊國體定國是即所以報親恩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倘世宗翻然改悟錄用先生並及與議諸賢一宏君人之量其爲有明中葉朝廷豈小補哉嗟乎唐虞五臣周京十亂人才之生自古蔡難世宗迺以一言予違之故得罪斥謫者一旦二百二十餘人其才雖未必俱可大用然其補袞拾遺欲成就天王盛德遂致批鱗折檻甘就僇辱而不辭是其心皆正人君子之用心矣世宗舉而等諸草芥寇讎廟堂之善人不於是一空乎石門改譜雖具論列然當推原濮議而後所謂先生大節者始異乎眾人之節焉至若先生謫戍至滇後上書請宥先生並及諸臣者無歲無之而世宗獨悍然不顧卒之先生不遇而窮荒瘴癘中先生亦不死轉得著書立言雄視一代以大篤發其豪傑難艱貞之氣迄今先生往矣一若敬愛先生如西畧者爲作年譜石門修飾改爲復因先生詩文刺取當事若朝撰杖履而夕於其側迺知世主威權能阨先生之生前而不能抑先生之身後也能困先生於一省而不能尼先生以千秋也又嘗考先生壯遊事文彩風流散見於漁洋尚書隴蜀紀聞野獲編諸書石門改譜亦弗及載錄茲校梁升庵全集擬以年譜附入如近日錄

黃集因亟爲增訂其篇具論先生文章大節本諸忠孝允答君

貳陸壹册98版

親知一代科名因人而著不昌科名傳人誠謂先生非尋常詩文之士可得齊年而語也然則斯譜之作當亦海內大雅君子許詳爲論述而弗責其僭者也夫後學孫鉌敬譔

古歡書屋

升庵先生小像

升庵全集贊像

古歡書屋

嘉靖辛酉遺以吾盈之寵滛爲予幸免辱身而已

升庵先生自作像讚

臨雖利不敢逢無補於平昔事人義不敢愛終餘太平日業求見藏安顧畀邊歌詠擊壤萬古冲冲

簡紹芳西昌編次　程封石門改輯　孫鎤野史補訂

宏治元年戊申

冬十有一月初六日升庵生　初石齋艱嗣嘗禱於神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畀君他日夢神送五代忠臣夏魯奇魯奇後曾祖度使死蜀事至石齋曰武臣也神佐吾中胄十八章旦先生生於京師之孝順衙嘗新都令西安施忠者亦夢神授以巨樓丹書文曰朝廷之寶蜀縣之光令以告於公祖少師晉耕謹識之先生兒時又屢夢躡文二山梱上後辛未狀元級第大節幾與之齊嘗書立言為一代傳人焉　案王穎誌狀元江西寶慶人也六世祖世賢元末避兵徙居湖廣麻城再避紅巾兵入居焉之首陽山壽山生玖二遷左氏

春秋書法寔啟陽率更體取文郎生子二遠政部蚤卒續取於蜀生子三伯春是為升庵祖考仲惠季哲玟吾貢士起家初仕令貢州永寧州吏目卒於官遠政不年惠哲亦先一載洁馮氏二娶楊熱孺人幸子春掌春卿員遺骸歸葬新都成化幸丑春由鄉貢成進士授行人累官湖北提學僉事提學化幸丑春由鄉貢成進士授行人累官湖北提學僉事會生七子長廷和石齋次廷平能山戊午鄉舉次廷儀瑞虹己未進士官兵部左侍郎次廷冏未有室殁次廷宣龍巖辛酉舉人吏部主事次廷冏子監生次廷中縣學生側室王氏出廷和生天順己卯西蜀成化十四年戊戌先其父春終一弓年十二呂神童舉於蜀成化十四年戊戌先其父春成進士由翰林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輔相兩朝有平內難定策功事詳明史生子四長郎升庵名慎字用修黃夫人出夫人天順閣官雲貴提學副使循山黃明善女維室喻氏內江人亦出次惟序庵癸未進士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次楨貞庵承旨中書舍人擢大理寺二人俱側室蔣氏出廷平生子愷癸酉舉人佈縣學生廷儀生子悅悔丙戌進士婿安知府悅新州長史惟本邑諸生

二年己酉

是年升庵弟惇序庵生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是年升庵弟恤貞庵生

七年甲寅

是年升庵七歲入學母氏黃夫人教之句讀授以唐人詩輒能成誦又以椽筆管芝泥印紙令書字於中曰長如此則筆正筆正則楷法自正矣

八年己卯

升庵八歲與其弟惇出就外傅　案先生年七十弟序菴歿祭文有云八歲就傅雙筆一硯戲嬉偕止出入隨肩飲啖讓果莊步共磚不惟時事可徵亦可想見先生友于同氣之篤

其天性然也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十一年戊午

升庵年十一　案遺集先生是年賦詩有一盞孤鐙照玉堂之句石齋見曰句則佳矣第憾太孤寂耳

十二年己未

升庵年十二　春丁母黃夫人艱繼聞祖母葉太夫人之喪隨石齋守制回蜀少師留耕授先生易象句讀兩旬而洽不遺一字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月照蒼苔之骨之句仲父瑞虹亟稱之又擬過秦論少師庭詫諸子曰此兒丰骨不凡殆吾家賈誼也

十三年庚申
升庵年十三 里居 案遺集是年春先生與愐忱二弟世
耕莊賞棋賦詩其詩曰玉棋縣春鐙照北花下酌只疑棋枝
奇句也 今詳是詩遺集未確指幾年惟曰先生嘗事考
之當係十三年考作若明年則陽厥考石齋入居都門矣
十四年辛酉
升庵年十四 春石齋服闋詔趣入閣先生隨侍北上過咸
陽有弔馬嵬詩 至都習四書文受業於閻之鄉貢士魏浚
秋偶作黃葉詩尚書李東陽讀之喜曰若可爲吾小友也
迺晉之門下令擬武鄉侯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東陽
以爲不減唐宋文人
十五年壬申
升庵年十五 居京師

十六年癸未
升庵年十六 居京師 有招張愚山詩愚山與升庵交始
此後爲鄉榜同年
十七年甲子
升庵年十七 秋作鴈來紅賦
十八年乙丑
升庵年十八 春詔太常張元貞副大學士楊廷和知貢舉
升庵從入閣同考官劉武臣房中有崔銑卷式臣呂其刻深
未錄升庵呂之呈石齋遂擢魁詩經銑知而呂小座師稱先
生累官至南京祭酒時升庵呂議禮被謫上書論救罷歸
夏五月辛卯孝宗崩 壬寅武宗即位
正德元年丙申
升庵年十九 春同蜀王安人來歸年二十一 安人禮部王
事王濟之女

見升庵集王安人墓誌銘

謁劉景宇陳啟充諸人爲麗澤會有倡和詩
秋與卽墨藍田永昌張舍同鄉馮天柱夏邦
二年丁卯
升庵年二十 秋應四川鄉試擢易魁初督學劉南峯丙面
試先生奇其才曰吾不能及廬陵歐陽修得士迺如眉山蘇
軾嘗論呂爲知人 冬十有一月升庵計偕入都經過驪山
有秦始皇陵詩
三年戊辰
升庵年二十一 春三月試禮部是科摠裁爲王文恪公鏊
升庵文已列首選矣夜復取閱其卷爲燭花所爍故遺而升
庵下第詩迺有空吟故國三千里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嘗
人亦不呂爲然會推入國學爲諸生祭酒司業周玉類試而
奇其文曰某天下士也

四年己巳
升庵年二十二 以祭酒轉禮部從事尚書劉宇見而問曰子
爲誰對曰西蜀楊愼宇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
既而見先生詩文迺稱譽不輟
五年庚午
升庵年二十三 從事禮部
六年辛未
升庵年二十四 春詔學士靳貴大學士劉忠知貢舉先生
會試名列第二 夏五月殿試策進士鄒守益楊愼等三百
五十人問創業呂武守成呂文先生援引經史數對宏博讀
卷官李東陽楊一清稱之曰海函地負大放厥詞共慶朝廷

得人賜狀元級第授官翰林修撰喜聞石齋轉不懌久之語賀客曰父作宰相子魁大庭盛滿已極酒闌人散吾不知說駕何所矣後卒如其言

七年壬申

升庵年二十五　官翰林修撰

八年癸酉

升庵年二十六　官翰林修撰　夏四月丁繼母喻之艱公卿同館世好賻贈一無所受學士劉節稱之曰禮不忘乎口誦義毋絕乎幣交臺閣諸老以先生爲知禮且謂石齋於是乎有子矣　王安人同扶櫬還蜀桐杖葛屨徒行五千里踰冬始歷里門

九年甲戌

升庵年二十七　里居　蜀賊藍廷瑞鄢本恕亂作新都城中朝夕戒嚴一日有賊徒數百詭稱官兵來助城守門者將入之先生止之使轉詰賊二語詰迺遁

十年乙亥

升庵年二十八　春三月石齋自蜀還蜀　冬十有二月先生服闋由水駈入都舟至嘉定黃閣碥幾覆久之始濟　四川布政使司伍符入覲與先生聯舟下嘉陵征途閒有倡和詩

十一年丙子

升庵年二十九　復入翰林充經筵展書官校文獻通考

子耕生旋殤　側室生子咳名恩二彌月側室亡

十二年丁丑

得人賜狀元級第授官翰林修撰喜聞石齋轉不懌久之語賀客曰父作宰相子魁大庭盛滿已極酒闌人散吾不知說駕何所矣後卒如其言

七年壬申

升庵年二十五　官翰林修撰

八年癸酉

升庵年二十六　官翰林修撰　夏四月丁繼母喻之艱公卿同館世好賻贈一無所受學士劉節稱之曰禮不忘乎口誦義毋絕乎幣交臺閣諸老以先生爲知禮且謂石齋於是乎有子矣　王安人同扶櫬還蜀桐杖葛屨徒行五千里踰冬始歷里門

九年甲戌

升庵年二十七　里居　蜀賊藍廷瑞鄢本恕亂作新都城中朝夕戒嚴一日有賊徒數百詭稱官兵來助城守門者將入之先生止之使轉詰賊二語詰迺遁

十年乙亥

升庵年二十八　春三月石齋自蜀還蜀　冬十有二月先生服闋由水駈入都舟至嘉定黃閣碥幾覆久之始濟　四川布政使司伍符入覲與先生聯舟下嘉陵征途閒有倡和詩

十一年丙子

升庵年二十九　復入翰林充經筵展書官校文獻通考

子耕生旋殤　側室生子咳名恩二彌月側室亡

十二年丁丑

升庵年三十　官翰林　石齋服闋詔趣入閣　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是何星也眾不能對升庵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咮也鳥喙也音呪南方朱鳥七宿柳爲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則上復入閣服其博辯　夏四月充殿試掌号官得舒芬策呂呈閣老梁儲芬得首選　五月上始微行至石經山玉泉亭數日迺還　六月朔上微行出得勝門如居庸門至昌平　丙寅上夜出得勝門如居庸　辛未上幸宣府修撰抗疏切諫不聽尋引疾乞養　秋七月壬安人卒　八月上還自宣府　九月升庵將返蜀有燕臺九日詩（燕臺九日罷登臨節序蕭條入楚吟關塞驛騎迷去路朔風鴻鴈滯歸音仙游宿山川遠白露清霜日夜深雲際倒身愁北望天涯懷抱可能禁）詩人忠愛之誠殆溢於言表焉

十三年戊寅

修撰年三十一　春正月上幸宣府　秋七月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揔督官朱壽巡邊　八月上返蹕入居於宣府　修撰里居自序云八月十三日夜夢王安人驚泣而寤憶去年丁丑是日杜東師安人未明興告予曰今日趨朝不可如常日之宴蓋其日警蹕適新狩還也今遇是日感其賢淑又小子恩二週二歲之睽蓋兒母蚤亡安人引爲己子也有詩紀事　九月九日龍門登高　冬十月一日壬申葬王安人於龍門之恩波阡作古詩三首　案是年升庵續取遂甯尚書黃簡肅珂之女工詩見先生誤黃母聶夫人墓誌文

十四年己卯

修撰年三十二　里居　秋九月九日有登高詩

十五年庚辰
修撰年三十三　秋八月作劒州鐘鼓樓記　九月九日聞金鶴卿張惟信有彭門之會病不克赴作詩寄懷　冬十月復入都補官翰林

十六年辛巳
修撰年卅四　春三月丙寅武宗崩於豹房無嗣大學士楊廷和請於皇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興獻王長子自安陸藩邸入卽皇帝位是爲世宗明年改元嘉靖　夏五月昌修撰楊慎充殿試受卷官　六月開經筵詔修撰爲講官進講尚書舜典金作贖刑言聖人設贖刑適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昔大瑞張鋭于經皆得罪先朝論法當死或言進金獲宥先生故首及之　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

王稱號　戊午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毛澄等謂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興獻大王疏入世宗謂事體重大宜再博議　秋七月壬子張璁桂萼上言陛下繼統非繼嗣請尊崇所親而立興獻王廟於京師　八月二日修撰復侍講有經筵紀事詩　冬十月以李東陽所授東坡石鼓文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藏之齋閣

嘉靖元年壬午
修撰年三十五　春有事於太廟　帝既吕去年秋內張璁桂萼疏追尊本生父興獻帝母興獻王妃爲興獻后王是語內閣與獻帝册祝文殷宜稱孝子會清甯宮災楊廷和等因奏五行火主禮今清甯之災上天示戒昭然興獻帝后議世宗迺暫輟　二月命修撰楊慎代祀江瀆及蜀藩

主宋儒程頤濮王議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世宗滋不說廷和復引古誼抗章求退遂詔許致仕　廷和既去張璁桂萼再上疏請以孝宗爲皇伯考武宗爲皇兄興獻帝爲皇考下部會議　夏六月修撰楊慎等三十六人疏言君子小人正論邪說不並立臣等學術與張璁桂萼不同乞賜黜退有旨諸人奪俸一月楊慎兩月　秋七月乙亥諭禮部改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曰聖母皇太后郎吕下各官上言尊號不當去本生二字疏入留中　大學士毛紀石瑤再疏　戊寅羣臣以前疏未下詣左順門候旨會上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皆慈懿太后薨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

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壯今日王元正等遂遁置羣臣於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壯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於內上使司禮監諭退不從命錄爲首者吕學士熙豐給事中張翀八人詔獄楊慎王元正迺撼奉天門三日哭羣臣亦三日哭二聲震闕上大怒命逮楊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　己丑獄已有處分有爲世宗言朝罷羣臣復欲上疏者於是廷杖楊慎及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王旹柯張元二死杖下旹中元後弟二日也上怒不已越十日復廷杖慎等七人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舟由澠河而南　初石齋當國策立世宗斥革京營錦衣冒濫官錢暨江彬諸員私人及是伺諸途將

賊修撰修撰知而備之至臨清始免於難故先生戍滇紀行詩有荒邨聚豺虎夾岸鳴蛟鼉之句爲是發也仲冬底洞庭有江陵別內詩

四年乙酉

修撰年三十八　春正月謫戍至滇　元日行次新添館有喜晴詩上日氐雲南扶病馳驅萬里巖僊特甚旅館中方謀就醫藥而巡撫黃衷復趣之行先生力疾涉險至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力爲存護迺得卜館於雲峯而居之

夏五月巡按江西陳洪謨上言禮大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誠爲有罪然揆之於禮亦有所本況何孟春豐熙操慶淳固宜寘左右吕資啟沃吕柟楊慎論思有體宜列禁闥吕責後效張元毛玉死無吕

五年丙戌

修撰年三十九　春正月吏部及科道上疏請錄用議大禮建言諸臣張璁桂萼吕己之得罪清議也亦交章請不聽三月修撰壯戍所傳聞石齋家宰寢疾病篤短衣匹馬開道疾馳十九日底新都石齋喜而愈　秋七月修撰攜家就永昌有于役江鄉歸經板橋詩（滇海盈二一水迂解載明日問歸程）冬十有一月壽閻土舍安銓變起　十有二月武定土舍鳳朝文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修撰嘆曰此迺羣臣効國之日也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人往援木密所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守禦明日賊來攻城甯州土舍兵戰城下修撰趣城中兵出助之賊大敗去修撰復歸永昌

六年丁亥

修撰年四十　春正月錄先年被譴諸臣惟議大禮者不與夏安銓鳳朝文合兵攻圍雲南會城同知吕下官吏死者十有三人修撰作惡氛行紀事又作戎旅賦其詞有云悵圭纕之駿逸兮逾四紀而迄今則先生感嘗事而益思深憂患矣

七年戊子

修撰年四十一　春正月詔兵部尚書伍文定討安鳳之亂嘗疫大起修撰徙居洱海與金鶴卿書云戊子春月忽中末

疾閉門抱影越歲蹤昔又伏枕行贈嚴應階有愼也投荒今五年揭來臥病左足偏之句會疫息仍返居雲峯高嶢水莊黔國公沐紹勳兵尚伍文定鎭守大監杜唐同來問疾　夏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部臣言前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戮市姑削職爲民秋八月高太和來滇聞大理寺二副用良弟之喪先生祭文有云維弟之生後予六齡又云乖絕岷滇五年於茲盍時扛謫戍禁不得歸哭故也然不詳用良卒日

八年己丑

修撰年四十二　夏六月前大學士楊廷和卒　秋八月修撰壯戍所聞訃湖泣述情爲書奔告滇巡撫歐陽子重曰不肖不天歿迎我先考一跬聞訃五內摧裂會不得喟嘯蹢躅於側曾不得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屬杜胄嗣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逾歸返役襄事甯因惟情與慮實兩兼之卓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私門之故未可以賊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於左右子重以其情入告修撰又爲書謝杜旨許歸襄事終制不許　冬十月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疏論救修撰鎭海衛安寘　十有二月修撰還戍滇黃安人賀蜀

九年庚寅

修撰年四十三　春至自滇有再過板橋寺千里長征且未心樓遥客檻東望樓碧對軒學樊圃辨義井悠然亭今皆無攷然因題署想見先生才人也而棟理學人矣

十年辛卯

修撰年四十四　居永昌高嶢　夏賦漢京篇送王子推給事還秦中　冬十有二月御史喻希禮石金因建醮請覓議諸臣罪部臣下詔獄　除夕飲潘郎酒賦金斗歌

十一年壬辰

修撰年四十五　春正月雲南左布政內江高韶聘先生輯滇黔通志館於城中武鄉侯祠鄉大夫士有欲宦顯於侯傅友德後以覲世爵者升庵不可嘗張羅拏復相與士故內戚也流言欲中傷升庵升庵遂去武侯祠臨水莊　他日又賦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一）　秋八月內子朔有星孛於東井　冬十月輪修楊名以星變上疏論救議禮諸臣拷訊謫戍　兵部侍郎復疏救楊名並詢問調外任

十二年癸巳

修撰年四十六　居永昌高嶢　春黃安人寄先生詞曰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二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　夏張禺山來永昌館於霽虹橋先生與之游大理點蒼諸山共題名刻詩巖壁別去（案禺山集有萬峒樓歌孟夏酒二癸巳會也）　秋病三塔寺地多檳榔螢飛緯夕修撰感東山之詩及唐人賦烏賦流螢篇　除夕杜大理有將還滇雲罷別槩

十三年甲午
修撰年四十七　春還自滇築室華紀聞楊升庵先生杜滇嘗出游乘一木肩輿僅容膝狀如升所謂升庵也庵前題一聯云士到東都須節義地當南月風流楊慎光合筆先生與人游無問貴賤酒闌吟次嘗命聲妓侑之舞裙歌扇笑擁頭曰　秋代撰雲貴鄉試錄序又撰臨安總贊詞已　納妾周氏新喻人　除夕杜臨安城訪名士臨安賦詩有去年除夕築檢澤今年忽杜臨安城斜名士飛騰意正合天涯淪落情之句

十四年乙未
修撰年四十八　夏六月八日四子同仁生有答韓適甫述甫兩表弟詩

十五年丙申
修撰年四十九　寓點蒼山為韻機著六書轉注　張禺山北上為序其親征集　秋七月夢中作宮詞一首　冬十有一月上御殿肆赦

十六年丁酉
修撰年五十　春二月刑部錄上文武官坐事謫戍應赦者寂寥空館昔則是年正月先生杜貴州也　二月領戍檄還馬理而下一百四十二人有旨馬理呂經馮恩楊慎王元正劉濟盥照邵經邦不宥餘放歸田里　夏五月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下詔求直言　秋七月科臣田濤陳弼宏三事請禁宥馬理楊慎等八人不允　是月修謙齋御史李元陽游石寶山刻禹碑於大理賦禹碑歌

十七年戊戌
修撰年五十一　春于役歸蜀始寓居滇嘗醉作雙髻插花昌脂粉塗面門生舁輿諸妓捧觴游行城市王元美中丞聞之曰此老不堪壯心牢落故耗磨之耳　冬十有一月給事中顧存仁上五事內有一廣湯之恩世宗昌存仁援廷杖議礼諸臣謫戍口外　除夕修撰杜榮經度歲有贈徐令詩

十八年己亥
修撰年五十二　白瀘奉戎檄入黔有醵別彭子充程邑道兼寄余懋昭詩瘴癘鄉中難具陳夜郎天外迥無鄰一醉故園二千里獨送窮荒十六春四面已逢開網祝孤臣猶是向隅人曉君亦有泥沙困誰汲西江起涸鱗　冬十有二月修撰領戎檄回蜀于役重慶張licr山贈以詩曰年少東都客臨危不愛身投荒十六載今兒獨醒人

十九年庚子
修撰年五十三　重慶役事竣至白遂寓人撰黃夫人壽文　秋七月歸新都　九月復于役黔有魚兒嵓關詩魚兒今日是陽關九度長征九度還何補干城與心膜空教留當老衰顏　冬十月朔至滇代撰雲貴鄉試錄序文

二十年辛丑
修撰年五十四　案升庵集辛丑春正月詩曰貴筑逢新歲寂寥空館昔則是年正月先生杜貴州也　二月領戍檄還蜀為巡撫劉大謨東阜屬修四川通志專主藝文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柳莊敏碑於黔江先生酒參之舊志復采諸家擇其精華視其繁重支郡底邑各昌乘上博選約載為卷尚盈七十凡名宦游士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附載蓋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右見升庵自序　夏五月作央二謠悉蜀蝗災也　秋修撰還滇至

瀘疾作昌兵部尚書漢陽張公巡按四川至遊成都與梓谷黃崔洱江劉大昌游青城山　孟冬返滇劉東阜中丞錦江餞別贈歷一塊一塊。凡百本見明制有詩答謝

二十一年壬寅

修撰年五十五在永昌　著六書索隱　秋八月納邁宝曹氏

二十二年癸卯

修撰年五十六赴永昌　鎮蒙段事畧爲雲南紀載案滇中文獻常道將壞南中志後惟先生一身兼之然則先生之久於滇雖曰世宗以主濮議有恨於先生一身亦大意有以啟之荒南人文教也　夏六月修撰復領戎檄於蜀有答重慶守劉嵩陽書　秋九月刻唐宋文貞梅花賦於石　冬十月返滇有別江陽親友詩　十有二月至自滇子甯仁生修撰黔國公沐紹勳與當道士夫咸詩畢賀　歲除又領戎役於蜀

二十三年甲辰

修撰年五十七　春復入居於瀘與少岷曾嶼游九十九峰　夏四月還戍所　案張閬山古梁州詞曰有客泛舊古梁州二十一年鄉國異海山風月又逢秋又廿年蹤迹徧雕題身到重游洱水西然則先生還永昌當壯是年秋西畧以爲夏四月者誤也

二十四年乙巳

修撰年五十八　春正月十有一日先生由高峽徙居大理宿祿豐賦詩寄邱月渚楊溪山案詩云客星無定影驚鵲又遷枝避地仍多阻遷家未有期想見先生不皇起居之狀與古詩人豈不懷歸哉此簡書者藏同而憂思更深矣　二月至大理與友門董西羽楊宏山諸人酌倡和詩　夏四月簡紹芳隸漢王襄移金馬碧雞文　二曰持節使者敬移南庭金精神馬影影碧雞處南之荒裔駱冏谷北土之鄉歸來歸來瀟灑無羈寓宇唐虞譚配三皇黃龍見兮宅中有可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重刻於羅漢寺之崖褒文自詩雅而修撰所爲頌土思周忠愛感身世惜放廢知重有感於斯文焉　秋九月修撰復還永昌　張閬山簡書云吾少以子爲詩友老與子立詩禁不意禁復克自禁也　案太白詩題神音友張子容光自童召至白首與下走共爲詩　李升菴

二十五年丙午

修撰年五十九　壯永昌　存貴安人寄先生詩曰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鐶約何日金雞下夜郎滇中士夫一皆傳誦也　冬大理推官吳宗撥署安甯州欲權州民牛鑒以先生言於當路而免　除夕高嶠水莊度歲有述懷詩

二十六年丁未

修撰年六十　壯永昌　世宗以修撰父子前議大禮主濮議使已志會所親不誣信故惡之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老病對帝意稍解修撰聞之益縱酒自放日與同人結詩會遊昆明池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蠻婭歌女以箋素率詩亦欣然命筆不吝爲忤也　秋游華亭寺作三絕

句寄劉南坦司空　冬十月復之臨安訪前臬使樊景麟暨
葉雨湖游石屏諸山

二十七年戊申

修撰年六十一　春由臨安至晉甯與侍御唐錡池南游海
寨蟠龍生佛諸勝　撰楚雄定遠縣學記　河南道御史王
士翹上疏論救議祀諸臣有謫戍可原者亦宜分別輕重竟
釋吕廣朝廷宥過之仁意杜先生也疏入不許　夏館西嶺
作高嶢里謫仙橋記橋越今數百年藉先生名不朽西嶺亦
附驥吕傳忠孝感人之深有如此

二十八年己酉

修撰年六十二　居高嶢　夏秋之交與葉兩湖胡杜軒游
昆明池　案居易錄楊升庵先生杜滇有張牟谷舍遣從之

游皆謂楊門六學士吕比黃秦晁張諸人牟谷即愈光其餘
則楊宏山士雲王純庵廷表胡杜軒廷祿李中溪元陽唐錡
池南又有吳蕙愍高河爲七子吕擬廖則署升庵謂七子文
藻皆杜滇南爲一時盛事是也當時先生流離顛沛困處荒
逖而遠近爲人企慕如是何殊東坡惜後身歿南中不及如
玉局之生還耳

二十九年庚戌

修撰年六十三　居高嶢　夏爲雲南巡撫吳興顧應祥巡
按御史莆田林應箕作海口修濬碑記文

三十年辛亥

修撰年六十四　居高嶢　深有廢心樓小酌憶張陽山詩
冬十月三過易門龍口洞有詩紀事

三十一年壬子

修撰年六十五　居高嶢　春二月有武井委祭海口詩丁
未六千督往疏濬曰剔稍食利者民皆苦之或爲言於修撰
修撰曰洵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何復疏濬之爲迺致
書巡按趙炳然罷其役　秋九月復丁役蜀至滇石歸途始
發易重作滇雲萬里征鴈途却喜九秋時一節歷二記行店
鳥蒙溪霧群眸火　去程詩韻上聞猿孤枕淚壁閒見蠏故鄉情
相對江花眼倍明

三十二年癸丑

修撰年六十六　居滇　秋內江喻梓先生寓錄絕句詩
辨體

三十三年甲寅

修撰年六十七　居滇　春正月六日途簡西嶐同鄉四川通志
古蜀書屋

滇西嶐蒙人蓋楚才也案西嶐蜀稿其先出滇徙湖南瀕江
祖宇峴陽之鄉游滇中與修撰交最篤升庵謫滇集西嶐爲
之序也或曰西嶐滇產章新恰人未詳所據　他日又有東林懷西嶐詩　秋冬久
雨苦霧淞詩

三十四年乙卯

修撰年六十八　春居滇　夏自滇返永昌　秋八月得簡
西嶐書以詩答答凡三十韻　冬復自滇于役蜀

三十五年丙辰

修撰年六十九　居滇

三十六年丁巳

修撰年七十　居滇　春正月上元有與韓貞庵觀燈詩
夏五月五日大暑作江山平遠樓在滇池山谷書詩有獨立蒼茫
吟思苦孤臣白首望長安之句　六月長子同仁卒　秋八

同諸新郎前序此年　冬十月爲季子甯仁取瀘縣恩官公
爲詩　是時巡撫游居敬遣四指揮於蜀楚修造戰永昌
　九主作七十行戎樹有過水陽峽寺　逆流比舊巴蜀歲
頓縛水決穿江　錦慣向江門宿　又有三題板橋詩湖
白往復漁二　雲十四圖二詩帖詞可感令人
生也　十有一月十三日修撰永昌復居尚曉有耆老二
十餘人烹豚煮酒慰存修撰以爲漢谷之厚也　又有
病宿廣心樓話感詩　落實虫蓬下有人七句衰病命逐巡藤
幾首語雨露感盆向地兒星辰元　深笋猿猱穴癘瘴南山史務鄉枯木
夫幸過眼孤日寂寞寒炊也望春　蓋自是先生終老戎役矣

三十七年戊午

修撰年七十一　居永昌高曉　春正月人日有病起擁鑪
詩

三十八年己未

修撰年七十二　杜永昌高曉　春與劉虛湖對白石鴉畫
舫亭有七十二年老遷容騎鳥復走滇雲間之句聞者哀之
　又有永昌感懷詩七十餘生已自願卧江陵陳大賓建三
本非明士高卿羅乃中經人課坡公泉下傷心也哭洪
園先隱史女　夏六月遷疾賦詩永訣
李中溪張牟谷唐湘南三　十七年感
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　十年
南史此意非指謫與傳此先生經筆也故今
與諸詩有異例不載本人全什今諸年
修撰論定後作品事蹟大半由存疾
尚久者　秋七月六日翰林修撰楊慎卒
詳之

無官矣年譜其官且冠於卒年上者隱先生之論非其
罪也　初修撰嘗自稱博南戍史詩僅
自題云二兒前像讀至是疾篤又續書其後曰死於不孝至

亦不喜生順死安可謂云爾死於此葬於此斯已矣師友相
厚故及此積善有報壯諸子　修撰既歿訃至江陽黃安人
帥子甯仁爺崔滇前仁欲成喪安人不可止之曰幸而謫終
天威尚難測律昌春秋大義自當奪葬前仁迺止撫何世宗
遣使啟櫬見壽衣布袱使還昌聞帝感動賜還原官又四年
冬十月庚申附葬於家宰石齋墓側　四十五年丙寅十有
二月帝疾甚還乾清宮庚子崩次日頒遺詔內有云百即位
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兒監者即行釋放
復職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錄建言得罪諸臣通政使樊
深等三十三人由陳瓚而下各除原官者十四人又第建言
諸臣爲三等戮死者四人贈蔭諭祭次廷杖死者十三人復
職贈蔭次繫獄戍邊斥死荒服者凡二十八人復職贈官楊

慎復職翰林修撰贈光祿寺少卿謚莊介天啟中改謚文憲
□夏五月復大學士楊廷和官贈太保謚文忠

贈錄後　隆慶時雲南巡撫江陵陳大賓建三賢祠於金馬寺側
祀漢諫大夫王褒僉事劉慎　萬歷昔謝云
南布政富順劉之龍建太史同於碧雞關之左　太史詞於碧賢寺之右其扯我
華遂太　入敗昔明玉南按察使成都羅
國翰康熙十一年壬子則滇昆明知縣江
生家得修撰自題像贊爲改輯年譜上敬
用兵而止丙辰雲南按察使太原來陵左
布政眞定丁浴初攜監道太衆部胄提學
即茶道西蜀何敬鵬雲南知府周東彭可
太史同祀升庵春秋有司昔時
致祭滇滇水早災疫亦有志焉升庵先生年譜
程封石門改輯得文憲亦有序焉
升庵先生年譜書後
志略書急借一觀得簡阿臨所述升庵
也海陽陳王叔序云用修先生歿十年
一編其遺書偶得先生年譜於友人朱秉器
收其譜例編年簡而核直書味斯言也玉叔
又云升庵從子行人采先生年譜而屬予序近海內學

楊文憲升庵先生年譜一卷

先生爲予丈先生之平事實見聞未詳往往漏失傳不能無憾倘後之人復有好事如予取予訂而增訂之者則予又前日之簡而後人又今日之予也

介山自定年譜

王介山年譜自敍

凡今世士大夫歿其子孫必爲之行述以求誄言之贈夫子孫豈不欲稱其祖父之善而忍揚其惡哉乃稱之而且逾其實甚至以無爲有諸美畢備雖周孔有所不如者噫亦過矣哉今余將與世辭而恐子孫之亦然也乃自定著其年譜凡一生之美惡皆無一隱焉大易言凶少而言悔多蓋聖人望人以改過也余蓋多過者過而幸能改耳今年逾八十已謝絶一切人事惟候死耳幸而得其死是天之所以成余也於是乎書以付兒孝

演俟余歿併計於親友諸公凡欲知吾爲人者即是之不必求誄節留此本以示子孫俾能如余改過庶余無怨恫於地下矣時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二月初三日書

介山自定年譜

余初名日杜後易今名又樸字從先別號介山世居江南之京口有宅在江中之洲擅蘆荻利人稱爲沙洲王氏者也明末以兵火遂散徙他處余曾大父亦繼外家盲翟姓來維揚而家焉及洲沒於江而沙洲之王無問在揚者亦竟不歸暨余大父美鬚髯寡言笑遇人樸誠能哭虧忍辱揚故都會匪人競以黠巧相高而大父獨恂恂若無一能由是人皆稱爲長者有丈夫子五人長當 鼎革時即走失次爲余父雍正元年 勅贈徵仕

郎例 贈朝議大夫叔父三皆無出余父以家七遭祝融之災赤貧無以爲二親養遂棄學業賈依宗人於天津余生於揚州府之儀徵縣六歲來北父以胥翟姓已歷三世而王氏斬焉因令余歸宗已即隸北籍爲天津人并揚郡亦不得歸矣

先君子於康熙甲子乙丑間由河陽至津假宗人資開設解庫亦居積米粟油麵各貨歲可分百餘金寄南奉甘旨外餘盡以假鄉人之貧乏蓋死無棺婚不能嫁娶凶歲饑寒無以自存活或不盡其券有告之無弗

給然多不過三五金度可濟其急卽已有持十金外券
來者輒斥之曰吾豈放債營利者乎其所假則多係貧
不能償之人而亦不責其償然有求其恤則又靳不與
居寧曰譬門難開吾非鉅萬資敢任施濟名耶所假不
誌則益市牛酒爲親舊歡有勸其殖產爲子孫計則曰
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吾與若亦求永此
朝夕耳且吾以辛苦所獲供兒享奈何隳其志慮爲兒
果能力學致身亦何用金吾清白可師更可教之封殖
乎如此十五年家故無絲毫積而宗人亦因罷官死家

累需所資以逐仕一者抽川殆盡解庫遂大耗嫂之得
鄉人丐出所資衣物若干數皆先君子憐其寒而未收
其子母者宗人遂大訴立案其償先君慨然自書千金
借券不少悔由此失業家貧值僕皆散去父自擁篲
糞除庭內母亦親操井臼然尙勉余學如此數年并不
過所負而問亦不告余以姓名若固貧也者至丙戌冬
易簀時母檢其故物得一篋扁鑰甚嚴啟之得紙數百
幅皆負者手書券計有三千餘金呼余曰兒可無告試
追此必有濟然愼勿索其息也余遵命蹤跡之則皆或

死或逃開有存者貧皆如乞丐顧余欲嘘曰郎君幸再
假以活余乎余乃延問曩所與父同事者余抵腕曰向
亦沮之不吾聽不然汝何至貧如此然此外無文字者
更多矣尙安追索爲余始聞而訝繼而思終焉而悟蹶
請於太恭人前曰此皆父所施而兒索之失父心願焚
之可乎太恭人喜曰向亦大怪汝父不吾告今汝能如
是是吾心也吾憐汝故不言耳余乃悉取而燕於火蓋
先君子不言而躬行陰德類如此
先君子性故豪邁而檢身則極修潔所居室常白灑掃
瓶鑪書册諸物位置皆有常處不少亂衣履無纖毫泥
垢及坐臥摺疊痕嘗有一葛袍十餘年如新製憶余弱
冠時出無衣特命著之而歸而當肩處穿矣又嘗飲於
外盡數十巨觥而語言動止無違度及抵舍始覺醉連
呼茗飲之卽就寢蓋端凝謹飭天性然也
先母太恭人姓朱氏外王父故郡中名宿以授徒世其
業太恭人幼時熟女誡能誦詩皆外王父口授然不令
識字曰節解此足矣盥用作女學士乎年十四歸余先
君子家數被火奩中衣物盡以燬布裙出汲婆如也余

父以覓食養親嘗出外母獨與翁姑俱雖貧能得其歡心余大父病篤母侍湯藥不暫離大父時患泄痢以久病不愈療甚不能起輒遺床第間則自外投竿取所污衣自滌而易之經十數日無倦色余姑母一爲之即不支矣然余生也晚不及見吾祖獨祖母爲父迎養於津時繞其膝下得所含飴爲樂祖母性頗嚴每飲食小不如意輒怒嘗時見吾母以所親和羹溺泣跪進於前也太恭人自歸余父凡十孕而皆不育最後得不肖憐余幼懼子特無手足助乃爲父置妾已又無出又更置妾謂京口俗者亦失其名字并所卓錫地矣

劉氏遂以乙亥年生余弟又新此雖穆木斋斯不是過也太恭人仁孝固出天性然亦外王父有以教之於早丁卯余七歲就外傅師山在文在塘先生初僅識十二字次日倍之又次日再倍之已增至二百五十字但一再指授即可背誦師與父執皆謂余聰穎可喜然余實性淫所誦者轉眼輒不復記憶矣且幼而嬌癡好嬉戲無節父雖嚴督之嚴而母則以獨子愛甚多爲隱蔽寬縱之計一歲余在塾止以日計耳以故從文師五年而四子書猶不能周文師雖歷年辭父頗篤信嘉之至壬申歲始準辭從浙紹視師一載視僅課書法屬對而已癸酉余年十三已學作時藝從顧勉旃先生游顧以老貢

京口俗高行能前知大母奉爲師出見姊與余師曰好好惜女數短耳撫余曰此兒不第永年且當貴普視之而余姊果週甲四年卽天兄亦早歿獨余煢煢于六歲來津先父母以余多病欲邀福佑於三寶座命爲僧將雛髮余哭泣以死誓遂不薙僅記名於河北獅子林有江南醫嚴姓者善太素脈知人壽夭貴賤先君子命診余脈賀曰賢郎四十歲始發跡身長大如公恐或過之也比鄰姜丈亦不以凡兒視余今歲與美皆卽世而所謂京口俗者亦失其名字并所卓錫地矣

丁卯余七歲就外傅師山在文在塘先生初僅識十二字次日倍之又次日再倍之已增至二百五十字但一再指授即可背誦師與父執皆謂余聰穎可喜然余實性淫所誦者轉眼輒不復記憶矣且幼而嬌癡好嬉戲無節父雖嚴督之嚴而母則以獨子愛甚多爲隱蔽寬縱之計一歲余在塾止以日計耳以故從文師五年而四子書猶不能周文師雖歷年辭父頗篤信嘉之至壬申歲始準辭從浙紹視師一載視僅課書法屬對而已癸酉余年十三已學作時藝從顧勉旃先生游顧以老貢多爲外之問字者批閱文值文期出題後即出館外往

余輒輒求鄰人代作顧師亦不之豈也二年余僅能爲半塾至乙亥余年十五從本地文學靳元公先生靳師即假館鄰人姜丈舍者始完篇靳師雖講讀勤而余以頑劣不知學日惟竊讀小說戲文至文期則逼促成文鈔錄塞責而已甚至鈔及靳師亦不問且評以佳語如此相謾余故業不少進徒以聞見功與夫稗官野乘勦說荒談以欺人人輒奇之以上係余六而念人生品誼蓋棺後定身未即死設一失足萬事將瓦裂書此何爲也遂停筆今則將就木或其不辱君子四乎續之

丁丑余十七歲娶婦劉氏當年十四五時余情竇甫開慾心甚熾每欲盜一婢爲其母所覺而止又有所悅一婦已乘醉鑽穴以就之忽悔悟父母知之急爲娶婦然屢年賴與同筆硯友吳子存仁相砥礪吳善攻吾過余極嚴憚之故於家室閒得寡慾然吳性頗卞急嘗洶余代鈔文余爲鈔一頁亦自錄一頁積數十餘頁矣偶於所鈔一頁中落數字吳怒輒裂余所自錄者碎之甚橫中余適歸舍未之知及來塾而吳亦已歸余時憤甚亦將裂其書籍并毀棄其筆硯諸物以爲報既而思如此則必大爭勢且鳴之師師扑彼亦將扑我未足以洩忿也思所以處之者不得時則心氣少覺平忽曰不如借之勿校以媿其心彼如人也必且自責勝我之責之也於是心氣大平矣復思曰彼雖甚無禮然我亦不合失檢至落字我則不忠何尤彼爲既而吳來見余不爲動乃出櫝問曰兒乎曰兒矣何爲不怒余曰子已誤我奈何效之不過再費幾日工夫重寫耳吳面乃大赤亦自碎其文并擊頰數十掌自呼其名詈曰某眞小人也某眞小人也余時爲之大快甚矣反己自求行無不得聖賢之言不我欺也余自此識得一如字及入庠後偶宿一友齋大醉題壁以鵬自況而謂世皆蝍蛆也其地爲余親串胡子澗所假授徒館見而惡之乃和余詩極其醜詆傳示友朋友有爲余不平者嗾余必報余思非醉後狂言何以致其然彼言雖加甚乃我自取辱耳爲謝之胡後知亦自慚也時共服余爲能容然余家世嘗虧忍辱祖德如此且經云忿思難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聖有明訓眾皆習而不察余獨能記得耳

戊寅生子不育

己卯余以寄籍入學時使者爲江南武進楊公大鶴於其錄科所取也

庚辰余二十歲先君子以解庫母銀耗盡家漸貧余亦以所從師無益遂與吳子存仁肄業蕭寺是年歲試余取一等補廩生子天　辛巳

壬午生女至十五歲未許字而天是年余以錄遺鄉試友人田子行助偕余訪謝友穀時謝與孫子嘉俸俞子天作劉子生白子子宗瀚號五才子高言危論目空一世余見謝神文數首示之謝略一披覽瞠目視余曰始以君爲才乃今庸妄人耳文污吾目矣余自負所學亦富且試輒高等謝孫輩考次多後何至是因白言所爲文實山古文來君勿易視也謝曰君且不知讀書何論文爲不必言其他第取金聖嘆所批水滸野史讀數十過能知其解再來與余談可也時田子傍倪以其言過傲甚爲余不堪余則恬然面受其斥不爲怒歸而思彼等雖狂然皆閉戶讀書余但涉獵耳或所言有故乎因如其言讀之繼之以莊子史記及先正時文及歲試錄文示孫孫大愕然曰君何陡變至此余昔於謝子處見

君文大不然相謂非十數年功力不能回今何其急也余曰古云士不見三日當刮目相待君何輕人如是孫曰然子今試將不能前列矣余曰誰可首者孫曰劍水仍當如故于蓋先屆歲科兩試冠榜者也問故孫曰于文甚假世皆葉公之好龍耳余問兄今何如曰余向考皆劣今當高然不能過于也余曰兄文亦假耶曰余何假之有但向皆筋骨今羽毛生矣君文純骨是以知不能前列也既而榜發于果一等第一孫第五余居三等之首謝則通州學不同棚也自此深服其學識之高凡詩文皆就正之是孫謝非但友而實余師也然余因讀莊見其近禪遂學坐禪一年後遂覺心空如水處一切事無不天高海闊不似向者之拘泥牽滯當其坐時此中浩浩落落自謂孔顏樂處不過如是然從此於夫婦昧第絕如冰冷甚且忘至友朋漸及兄弟幷至父母止覺一點虛明爲我之實一身形骸皆非我有不有其身何有於生我身者幾欲作汗漫遊脫然於塵世之外矣癸未余悟學佛之非不復事禪然大道茫茫亦不知何處措手也

甲申生女後適同邑受業門人孝廉劉振家余原配劉
恭人以病卒先是東村郝輔公以農丈人識余招致同
其壻朱子墀肄業余爲郝丈器重特深遂以其甥字余
卽余繼配馮恭人也時年尙幼余以不能主蘋蘩不可
强之蓋郝丈必欲與聯姻以爲快當原配甫歿之次日
卽來通殷勤求勿壻他姓然丈家自適朱外別無他女
也朱曰將選之族戚必得人以配君耳余曰世有無女
而先求壻者哉亦異矣既而余父母允之弟以其幼婚
娶之期故遲遲

乙酉仍以錄遺鄉試其資斧實出之郝丈仍館其家
丙戌仍館東村如故冬先君子卒余始辭郝丈求授徒
以養母
丁亥館樊氏余友吳子存仁以疾殁吳子與田子行助
皆余執友田過信余吳輒爭之曰王子泄氣亦香耶往
往余有織芥失吳卽面責之甚且欲分席絕交數數矣
夫士有諍友終身不失令名如吳君者後豈可得耶
戊子仍館樊氏至冬杪服闋馮恭人歸嫁娶之資皆出
之郝丈丈既爲余兩姓聯姻復任此時諺曰做媒可怕

管娶管嫁遠近傳之以爲佳話焉
己丑館於玄帝廟
庚寅三十歲生子天
辛卯仍以錄遺鄉試是年秋九月余偶同里人李丈兄
弟赴鄉買菜爲友人留飲皆醉過一亭子李丈兄弟拒之閉爲其所毆鄉人憤集衆訟於監司劉公榮劉怒大加呵斥衆益憤時直督趙公有恩於余鄉鄉人恃之又素憎嫉此商之橫以劉之怒置不問也欲甘心焉致罷市聚不逞徒幾千人擊碎豪商門洶洶不可止余母

聞之憂悸至一日不食至夜余歸舍知之詭告曰事已矣母始進食是夜余憂甚然事屬驕虎不可下再四籌計乃擬爲危言激劉公竟稱其得賂袒商不察恤民隱或庶幾一得急起覓火草牒就適天曙不告母知闖至道轅值捕官正在收發公牘余詭言所具條陳公事得收進余歸則外閙閧甚爭求余詢狀既知其說衆亦無可奈何聽之而已乃劉公竟心動數日後檄下學師訊余商賄若干數何人過付余曰實不知但人言藉藉余一子弟豈有聞而不一入告者耶乃自錄供以進劉公

性極暴衆皆爲余危之余曰事由余等起釁奈何動衆致失業爭此不測禍余寧一人任之而已既數日劉公出示飭商具呈閉店徹私役與民和時人皆大驚稱余爲有膽奇士爭交識余至有持金幣聘余爲理其訟事者余以貧故手其金以告母母曰汝不憶汝父語耶慎勿代人爲訟牒作損德事此豈可受者余曰兒比年授徒所得館穀不足具甘旨致母饑此尙較豐腆且事已仍有金謝宜若可爲也母怒曰吾寧甘清貧必欲爲此吾先縊死矣余悟急出謝之又余原配歿時友人朱吳

輩欲喚妓以慰余母聞而怒斥止之余又以嬉戲買琵琶一具母見大喜余立碎而付于火母雖甚愛余然所爲必督之以義方如此不一事徵母教余幾非人矣

壬辰里鄰姜丈延余爲記室生第三女後適京邑庠生朱念源卽余執友朱君之季子也

癸巳恭遇 覃恩加科余鄉試中副車館執友朱君舍

七年

甲午生女天

乙未太恭人卒 丙申 丁酉

戊戌生子夭

己亥余信道不篤偶爲人誘得非分財百金以致喪志棄館走山左求富幸不得欲回羞見鄉父老不能寢食者數日幾欲捐生矣已忽悟急歸時則歲除矣內而室人之謫外而債主之嘵嘵余爲若不聞見者譬如鳥獸音之過耳爾如是者數月乃已念太恭人如在或執友吳子不死當不致此甚矣余之失足也

庚子四十歲余但見親友里人卽愧謝曰余向大誤今將另換一王從先見君耳於是埋頭課讀至秋試獲雋憶赴山左時在都下之闕帝示兆曰汝是人中最吉人誤爲誤作損精神堅牢一念酬香願富貴榮華萃汝身復卜則又曰與君萬語及千言總欲提撕雪爾寃訟則終凶君記取試於清夜把心捫嗟乎神不棄予如而告語余亦從此洗心滌慮得成進士今雖官未大顯家亦非豐然曾列清要罷官林下布衣糲食黽勉粗足天之所以成余者不亦厚乎是年春夏余艱窘特甚至數日不舉火已拚與首陽二老同歸矣心念幼時有兆皆謂是歲當發今如此局望焉忽於秋七月之杪里郵解庫

王君復宇者遣人來要余見余以平素落落執不可其人則跪請不得已往見之則急詢余何以不赴省試故余以病爲詞王君曰何病貧病耳所需若干幸語我當爲君治裝余私計已矢餓死倘乞人憐耶爲力辭王君作色曰余非禦人于貨者特一市估耳原不敢與士人伍如不以余金爲非義則持之去不然亦不敢視君也余無奈愧謝受之則大喜爲留飯余既醉飽懷金歸入門則粒米狼戾于地砌又貯錢數千詫曰此物奚宜至哉婦告曰王公遣使畀至君不知耶蓋又慮爲內顧憂也詰旦門未啟聞叩戶聲急出則王君自來促行矣至中秋又饋瓜果錢物余一家得不死此豈意計所及哉然此行亦竟中式與昔神人所預示者無所爽則信乎人生有命且余非急返正則墮入下流何以至此經云自求多福良非誣也自此余道心日生而克伐怨欲皆漸以銷滅矣

辛丑余以向星士言無進士命不欲赴公車同人強之行果試不第歸仍授徒于執友朱君舍自分舌耕終身不復妄意希冀入仕途也是年生子天

壬寅余大病數月至秋始愈從此漸衰矣

癸卯是年雍正改元　覃恩加科秋當會試余決計不行友人龐子叔兌適自都中來爲言　上任賢圖治擢高安朱公軾爲總憲朱公亦正開閣求士士蒸蒸皆彙征君奈何自棄耶余告以星士所定懼徒往無益也且朱公以大賢居要路所言能動　主有一事何不言顧亦循循默默曷賢爲龐曰君何不見朱公言之朱公門無闇人拒止一童子但有求見者見之惟恐後雖吐哺不異也余與語忽心動私計何不藉此行爲言儻得請於公亦屬一快人生何必自爲計哉次日即邀張子舉同行乃抵京而朱公已奉　命謁　陵矣爲待之及回又入閘主試余無聊賴只得入場草草出乃不自意即由是種因畢生事皆基此哉榜發余中第二十五名而所謂朱公者爲余座主師矣余急入都謁見時余曰今　上庶政維新第有一事未見行然非老師不能言也公曰云何余即舉其事以對且袖一册呈公請曰師如不言余即欲於策問中獻之可乎公笑受之不答已而　廷試余謁公求示前所請者公曰此事　上亦心

厭汝且不必入對自有其時耳及余改銓曹日部廳中
條示某月某日奉　上諭停止捐納欽此余時快甚蓋
所謂一事者卽此先是公在闈中得余卷極賞首藝前
二中比謂爲通場無兩以幅過短不可擬元故抑之及
見余又妄啟事遂結契於公卿閒卽說項不置見余同
鄉先達輒曰公鄉中有一楊椒山者寔識之乎問之則
曰王某也當是時余名大噪都下一時士大夫爭下交
而同鄉先達且皆以不知余爲媿要之往見者無虛日
杜詩云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當不過是然余亦愼

之不敢僕僕也自是之後凡入館及改銓部分虧皆公
左右之媿余謝劣無一足酬知己九原茫茫淚涔涔曷
能自已耶余又憶十三歲時所從顧師索余造命一星
士推之據云法應十七歲得婦十九歲入泮家計卽中
落將二十年至無立錐地其不饑死者倖矣二十四歲
剋妻二十六歲剋父三十五歲剋母必四十歲始舉一
榜此後止溫飽二十年無官祿其四十歲前雖生子皆
不育過此添一丁骨肉親族無一可倚者常人命也余
遇星者多矣無如此歷年皆奇驗者豈人生果一二皆
前定耶然惟言余止一孝廉無官祿余且成進士歷官
數任又未言余壽數然言四十後止二十年溫飽則余
當年六十而止今又過二十年矣所言又不符何也或
曰陰隲爲之然余幼壯時初不修德至四十歲始返正
然亦數月耳無一事可稱是果何如哉意者焚券一則
耶此假稱貸以濟貧乏實余父爲之卽焚券亦以無可
著追且出母意余何有焉蓋由祖父之德蔭及之耳余
一寒微得入清貴之途後世子孫不可不深思祖德也

居續榜亦一異事歷來止鄉試有副榜會試無所爲續
榜者蓋特典云間張之祖父三世積德張亦至孝爲人
直諒樸實其後爲令得不測禍其事甚于余至擬城旦蓋亦掊克者恤之殺人聚斂以爲己計也然後竟得
雪復其官今亦壽望八旬人皆以爲積德之報其生平多與余相似云
甲辰生子孝演余已四十四歲矣果成立向者星士之
言信不誣也是年之冬余未及散館奉　旨改授吏部
文選司主事嗣卽隨冢宰朱文端公赴江浙勘視海塘
余得便道過揚一省祖墓焉
乙巳差回余見仕途艱險此中人事多有與書傳所不
合者堅欲謝病歸期舌耕以終老已具呈矣爲少宰本

房師沈端恪公近思論留俟冢宰朱公回都再行可也
時公由海塘之役赴江西本鄉省親夏五月始來余於
道左接見後數日幷不得再見陳此情及在部得見則
河東分司之　命已下矣公執不可勉之行且曰做過
翰林吏部貴甚懼爾不能折節以事上官也余愕然不
知所謂時蓋滿冢宰隆公以元勇之尊見者皆跪余以
非禮不爲屈隆公銜之公故云然此行公實保全余也
然余自惟福薄今入廛場必不終懼甚第無如何惟
祈大病減算以抵折耳未四載果被劾罷且重以無妄

之追逋歷二十餘年始脫然憶亦危矣哉當　特授河
東分司時以四品官例得謝　恩請　訓旨　陛辭曰
上諭曰清愼勤卽是好官廷臣多有言爾者朕亦知
爾老成安當是正經人此去鹽政運司如所行不合宜
爾當規正他如其不聽卽來奏朕豈無官與爾做令
爾委曲在彼耶欽此跪聆之下感激無地自容隨蒙
賜　上所親書　睿製喜雨詩勸農詔册黨論墨刻及
貂皮紫金錠余叩頭謝　恩以山窮念余以新進小臣
驟蒙　知遇如此高天厚地何以爲報第鹽官祗職徵

輸餘無所事然商卽民也若朘削其生以求一時之利
非　上心也惟潔己不擾多方以養其力富而教之以
禮義爲　國家培千百年之命脈庶少竭臣衷耳抵晉
適運長朱公一鳳來有同心二載閒商漸寬然有起色
無何而掊克者來代未期年而陡加賦二十萬以致商
大困聞今皆漸次逋逃誰爲厲階以至于此可哀已
丙午署河東鹽運使司凡四閱月是年生女後適靜海
邑庠生元昱
丁未余職任督修池牆渠堰蓋自漢唐以來解之鹽池

卽係蒲解二州所屬十一邑丁民力役之征例於歲首
分司查有牆之缺者堰之圮者渠之淤塞者檄下各州
縣照額提夫分段疏築工竣驗其尺丈如式堅固始放
歸農而吏役因得操縱其權甚且上下黷索猫鼠同眠
而池牆不整理者以數百丈計渠之淤者以數千丈計
堰亦多損無一堅完者然民力已不支矣先是陝督年
公羹堯兼管河東鹽政時已請于額定鹽引外另發餘
引十萬道至乙巳歲頒到商已請領無餘此十萬引鹽
除正課外亦照正引例商別輸爲公費合巳午兩年計

之當有六萬餘金貯庫此未有公項動用也余言於直指請以此項動支雇募民夫修築而於十一州縣舊額之丁夫概行免役民既不擾而工又歸實在則兩益也直指可之入　奏准行而直指即委余領辦余寢食工次與徒役共甘苦事咸集是年生女後適江南新安國學吳廷訓

戊申余以工竣報銷直指委朱運長勘驗朱畏葸甚乃爲兩端之詞以詳既而朱調兩淮去余又署其篆以俟新運長至至則楊公夢琰也甫履任輒大言此時做官非殺人與　國家加增數十萬金錢官安得起余應之曰是有命在楊曰君眞阿獃也余曰謂余獃固然然使公言即信殺人聚斂以求官余亦不忍爲也且視吾君爲何如主楊哂之已而楊勘驗余所修工竣余出迎勞之楊顧余曰君好大膽以十萬金之工乃以三萬五千金了之是焉得佳是時鹽使一差皆以陝之藩臬兼

歲一來查盤庫今湖督碩公色適以臬司兼其任值其來余與楊並謁時楊欲加增安邑鹽引以增賦余力折其非與楊爭碩公急問楊曰分司所修工有無浮冒楊

項商自領辦余幷未出具印領止以纂輯之故混詳爲余挪移直指亦未之察遽即入劾恭蒙　聖恩察其無罪　勅令督撫鹽政查明平日居官如何出具考語送部引　見欽此是年生子天

庚戌五十歲核減工程賠項始完赴京引　見奉　旨發陝以運同相對品級或運同以下等官委署試用欽此到陝時碩公已陞藩司仍管河東鹽政知余被累久擬余署府余辭又擬靖邊丞又辭乃自請倅扶風公曰是止養廉六百金此外無一有君甚苦何請此爲余曰

職有疾扶風地頗煖誓藉以調理俟痊後受恩不遲也公不得已允之余蓋以時正不利務鞫斂以自晦也是年生女後適山東國學馬仲稱

癸丑余在扶風三年郡守任君晟謢易無禮時或挾氣陵侮余余但以理遣情恕不爲校久之任亦自慚復修好偕余勸捐修考院卽委余督工事竣余已倦遊以病力求歸冬始得報

甲寅自陝歸津

乙卯豫學使者張公考聘余入幕　丙辰　丁巳

戊午自豫回津

己未時乾隆改元之四年恭見　新政寬大乃以病愈赴復引　見奉　旨仍發陝以通判用欽此

庚申六十歲到陝署西安府丞奉委督修省城余懲先任鹽池之役受創鉅力辭不可復命理事丞常君德同州府大荔縣令沈君曰俞副之

辛酉城工竣督撫　題補漢中府倅留委協理關中書院事

壬戌奉　旨召　見是年歲除登程

癸亥引　見奉　旨仍回原任欽此蒙江督尹公繼善奏淮帶往江南酌量　題補秋署兩淮都轉鹽運使司泰州運判事當卽會　題補授部議以與通判品級不符駁不准是年兒孝演娶婦李氏

甲子仍在署任奉委督修串場河

乙丑督撫會　題補授江南廬州府江防同知部議仍以品級不符兒駁奉　旨著照督撫所請行欽此嗣蒙

鹽使者吉公慶摺　奏請以同知銜借補泰州運判奉　旨鹽政從無題留屬官之例以非甚要缺也不准行欽此是年冬得代抵廬丞署別駐所屬無爲州江岸不在郡城也

丙寅奉委督開無爲州臨江運河以舊河爲建禦江第六壩之地自春徂夏工竣奉委署池郡守一月又委署徽郡守以營度第六壩情形未就次年春始往

丁卯在徽郡署任十月有餘閉門不見一客上官以余爲矯然余以增家休寧兒之連襟亦居歙而徽俗極重堪輿凡鹽典木三商皆聚族斯地宗祠墳墓在焉凡有侵尺地斬艾寸木者卽興訟俗又極喜賄官求勝且多

信訛言一有訟事勝必曰某某所囑余恐爲兩家累匪
戊辰自徽回署建鎮奠江患土星祠余有文記之又奉
委署本部合肥縣事辭不就
己巳余以衰老請告致仕卽先遣眷屬回津卜居楊村
先是署運司任內有商人公用項內運使楊混詳著追
銀六百一兩奉部檄行江南任所追繳此案未完余不
能歸又以江患甚烈求所以經久計者不可得雖以私
意揆祠希神助事屬渺茫而人事必須盡計土木工旣
難施則惟用石耳查對江卽繁昌縣有山石可採而州
事之日沈之江共九閱月成大小支水二在祠上者僅
得十有四丈祠下則更減蓋金錢無多盡其數而止然
居民已競言江已停溜漸壅沙矣州人倪光復爲文記
之祠中焉州人又藉余力勸捐修學及城東開濬新河
與築文成壩諸工役事咸略就緒時已二載有餘矣
庚午七十歲在無爲州
辛未秋回至揚郡謀所以清完追項者余年丈洪翁徵
治素篤義任俠力爲左右其閒竟荷淮上諸君子代完
捐資募夫少爲增飾幷覓一僧居停其地爲募緣修建

者普公過之果問幷招余詢其工費余以二萬金對公曰何以人言非十萬不可耶余對曰是在人耳公先自捐二千金以試已得其概乃諭商捐如數即留余爲之余亦以舊日未了事不辭也

癸酉泰堤自春興工至秋七月報竣核所費在二萬數內尙節省千餘金普公臨視大悅立具奏留余在淮鹽補用以便辦理歲修事奉　旨知道了欽此余既蒙公諄留亦以堤新築欲親加幫一次度可久然後辭歸補官則非所願也是年次孫霍齡生

甲戌普公調廬鹽去任前使者吉公慶復來雖知余然於此堤爲普公先著鞭以功不自己出爲憾殊無意歲修事余遂辭歸

乙亥三孫恆齡生

丙子馮恭人卒是年淮鹽吉公丁憂回旗普公復自長蘆調淮心念泰堤未堅久留札諭余覓便來揚酌辦余遂於秋月買舟携兒赴約

丁丑時　翠華南幸普公無暇及他至夏秋間始入洪文言前後兩委工員偕余估修而委員亦憚其艱如昔日逡巡未敢即興工普公已又調淮關收稅直指高公恆來余晉謁時與言合又讀余史記讀法大加贊賞竟欲執弟子禮公以貴戚世胄乃能樂善忘勢如此何其賢也求之近世不可得已

戊寅春正月高公檄飭工員剋日興修仍命余督之工員勿敢違遂于月內興工至秋竣公既委運司勘視復自親臨命商厚賚余歸竊念高安朱文端公軾仁和沈端恪公近思合河孫文定公嘉淦兩江制憲尹公繼善江蘇中丞陳公弘謀數君子外公亦生平一知己也

己卯

庚辰八十歲靜念余生平所未了者止河東三取書院未及延師訓課以作興故鄉人文耳于是年秋呈請蘆鹽運長王公諭商捐資興城內問津書院一事蒙報允尙未竟行懼余不及待則有望於後之鄉君子也又余自幼從學止涉獵皮膚幷無專精之詣雖亦虛心就正有道而終無所自得年至四十始鍵戶謝客一意尋討取向之所爲盡棄之其或偶有見聞隨手雜錄特以工力淺不敢問世至七十歲爲濡人力請刊行余亦以

所遇有道甚寡欲遠求之通儒而苦無書寫手不如刻本可以及遠或世有喜余者余因得聞過而改亦一策也遂節次刻有易翼述信中庸總說讀法史記七篇讀法孟子讀法董子春秋繁露訂求晴雨一則暨余自著古今文雜纂詩集等書其大學原本明辨錄雖已刻復燬以時有同學謂與論語廣義二書余說多誖者尙在修改未敢即出以示人也儻天假之年得竟卒業余雖歿世有能指駁其非子孫必從而正之九原有知則慰藉曷窮已至于尊所聞行所知余亦惟守此一恕字死而後已者哉死而後已者哉

介山自定年譜

金剛懃公表忠錄

金剛愍公表忠錄敘目
上諭二道
諭賜祭文一首
御製碑文一首
國史本傳
壽州奏建專祠疏安徽巡撫福濟
天津專祠奏列祀典疏直隸總督李鴻章
祭文安徽巡撫福濟
行狀吳縣吳嘉淦
傳略二篇烏程陸長春當塗夏燮
傳贊歙縣汪宗沂
墓誌銘吳縣馮桂芬
壽州專祠碑記壽州孫家懌
天津專祠聯額合肥李鴻章
挽聯八聯

族先剛愍公殉咸豐捻匪之亂於壽州戰歿沫河口
迭沛 恩綸仰邀 厚卹入祀京師及本籍與陣亡
地方昭忠祠並於壽州天津縣先後奉 敕各建專

祠天津專祠越三十年乃落成以公之本支後人患難流離終未歸里故也祠成後會蒸錄 文宗顯皇帝 御賜祭文碑文及 國史本傳刊印傳布用以銘 君恩而揚先烈已而公嗣子頤增字養素又搜集各文彙錄成帙名曰表忠錄刻於南省墨本流傳無多養素旋歿養素之子志鵬字摶九當宣統元年追錄咸同以來忠勛後裔由應襲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 特恩賞直隸州知州選授四川忠州牧未數年摶九亦歿竊念公之嫡嗣既已無傳繼嗣兩世又皆不永年今者接武乏人遺書日久恐將廢墜公之

舉舉大節固已具載典册而遺聞曲致亦未可任其就湮爰取表忠錄合以天津專祠刻本稍事釐爰重加編訂并增吳公嘉淦所撰行狀陸公長春所撰傳略汪公宗沂所撰傳贊授梓行世汪公之贊於公所以被難之由言之特詳並引吾賢宰謝忠愍公致死之原與公遙遙相對同爲勝保忌功所陷害此實當時諸公雖心知其事而未肯筆之於書者汪公獨慷慨正色言之在公以身報 國視死如歸況復飾終

之典至優極渥　九重軫悼萬眾謳思忠節流光於奕禩芳聲揚溢乎寰區英靈在天當無遺憾惟是後之修史者得汪公之贊藉與其他紀載相參證庶可徵實而論斷焉嗚呼綜讀傳狀碑誌之所述則公當時之聲威才略舉可想見李文忠公謂鄉非中折則皖北軍事之所屬也然則以公之才設克竟仲厥志合同治中興諸將帥而觀之其功烈名位亦烏能不與左李相頡頏也哉癸亥七月墅前一日錢敬述

上諭

咸豐七年閏五月口口日奉　上諭福濟等奏請將陣亡署理道員優卹等語安徽署廬鳳道廬州府知府金光筋在正陽關攻勦捻匪受傷陣亡業經降旨優卹所有該員歷任虧短公項著加恩免其追賠並准其於壽州地方捐立專祠以彰忠藎該部知道欽此

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袁甲三等奏陣亡道員援案籲請建祠並給予封典一摺安徽署

廬鳳道廬州府知府金光筋於咸豐七年閏五月攻勦正陽關捻匪陣亡業經降旨照布政使陣亡例議卹並准於壽州地方建立專祠茲據袁甲三等奏稱該故員歷任州縣興脩收昭力保危城武功尤著援案奏請褒奬著照所請金光筋准其於原籍天津縣由本家自行建祠隨同陣亡之勇目呂祥邱常章貴黃悅祁視祁和周洪姚山等一併附祀並給予該故員祖父母父母兩代二品封典以昭忠藎該部知道欽此

朕維成仁著節盡臣抒報國之誠賜卹推恩隆禮備飾終之典瑤筵肆啟珠綍爰頒爾原任安徽廬鳳潁兵備道金光筋勤慎持躬剛方秉性奇才夙裕奏循績於花封峻秩崇遷翬英聲於鷹牘屬以么麾肆虐用勞弧矢揚威擘畫宏資示信勵熊桓之勇頭銜聿晉爲倭叶鴻吉之占洎克堅城益隆渥眷方冀狼煙風靜膺懋賞以酬庸詎期虎帳星沈矢孤忠而效命重臣入告寵卹優加爵以椒漿榮之芝檢於戲勳垂竹帛彌彰篤棐之丹

忱氣達馨香永播徽猷於彤史英靈來格芬茁其欵

朕維熊軾宣猷報國勵成仁之節龍章渥寵飾終循葬憲之文既展祀以薦馨遒摛芬而樹碣青珉式勒丹悃彌彰爾才優敭歷誼篤忠勤克懍官箴報最而時覲皇扃遂遷牧守邀榮而蚤晉哲鶯柯驥展材長豹韜績著爲儀叶吉既懋賞之頻膺敵愾同仇更嘉名之肇錫方冀殲渠奏捷用攄偉略於干城何圖授命捐軀莫作中流之砥柱艱勞可憫寵卹爰頒貞隆儀而啟靈筵賜令聞而稽策府諡之剛愍象厥平生於戲懷篤棐以常昭芳流彤史播休聲於勿替彩煥黃壚異命欽承豐碑永峙

金光筋直隸天津縣人由監生捐通判分甘肅道光二十七年署巴燕戎格通判二十八年改捐知縣分安徽二十九年補建平縣知縣咸豐元年調定遠縣知縣二年署壽州知州三年正月粵匪陷湖北武昌順流東犯逼近安徽　上命工部左侍郎吕賢基回籍偕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安徽巡撫蔣文慶會剿吕賢基以光筋勤於緝匪上　聞得　旨交蔣文慶周天爵差委尋賊陷安慶壽州戒嚴光筋會集紳團修城練勇爲備禦計

二月定遠匪陳霞林踞壽州於合肥定遠接壤處聚衆焚掠光筋帶兵駐定遠之荒僻橋先布開諜以散其黨進攻莊木橋擒陸霞林父子及其黨四十餘人戮之經周天爵奏保　宣戴花翎以知府補用四月賊竄臨淮擾鳳陽懷遠等處州民震駭光筋於兩河口東立水營八公山北布疑陣稽察出入獲諜及逃兵斬之越數日賊遁五月賊復由六安撲正陽關距州城六十里光筋訓練勇二千駐三十里鋪令千總黃鳴鐸堵兩河口水路自督兵赴關迎勦殲賊渠二人賊黨二百餘人餘

匪遁竄五年署廬州府知府六年三月實授十月巡撫福濟奏保光筋堪勝道員得　旨記名十一月署廬鳳道會淮北捻匪竄固鎮光筋督兵截勦斃賊三百餘獲牛車器械無算賊還攻勢益張光筋不爲動三分其軍擊之以八百人破賊數萬七年二月賊復掠正陽關光筋偕蒙古副都統德勒格爾等帶陝甘兵渡河截擊斃八百餘人追殺七十餘里將擒其巢至霍邱得六安復陷報還扼正陽關時賊已至馬頭集賊援復水陸麕至光筋恐賊襲壽州折回州城賊果悉衆來撲光筋連戰

皆捷賊以地雷轟城不克乃密授機宜分道出斫賊營鄉團接應之賊驚潰乘勢追勦斃賊千餘圍立解捷入　賞按察使銜四月率水陸諸軍乘勝進勦燬賊營四十餘處獲船百餘艘復正陽關論功　賜鏗色巴圖魯名號自三年軍興以來安徽土匪與粵捻諸匪互爲聲援光筋疊勦巨匪季學盛於壽州于家圍殲馬四馬五於壽州東南鄉斬王亮彩鄧三虎於合肥界軍聲始振七年閏五月捻匪復回逼正陽關踞河西適　欽差大臣勝保馳至關之八里垛光筋請夾擊於沫河口建浮

橋先渡馬隊率勇麾旗鏖戰四時骸中矛傷墜水而歿
事聞　諭曰按察使銜記名道安徽廬州府知府金
光筋勇敢素著屢著戰功茲於廬州道任內攻勦正陽
關捻匪身受重傷猶復麾兵督戰河深溜急舟覆陣亡
實堪憫惜著即照布政使陣亡例議卹以慰忠魂尋
賜卹如例　予謚剛愍入祀　京師昭忠祠並本籍及
陣亡地方昭忠祠又准立壽州專祠　賞騎都尉世職
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十年漕運總督袁甲三

以光筋歷任州縣興誦攸歸力保危城武功尤著奏請
褒奬　諭曰金光筋准其於原籍天津縣自行建祠隨
同陣亡勇目呂祥邱常章貴黃悅祁視祁和周洪姚山
等一併附祀並給予該故員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以
昭忠盡同治元年　穆宗毅皇帝御極追念死節諸臣
各　賜祭一壇光筋與焉子厚增江蘇候補直隸州知
州襲世職

壽州奏建專祠疏　　安徽巡撫福濟

再署廬鳳道金光筋因攻克正陽關後復被賊撲忠憤
尤切奮不顧身每日進攻督戰甚力本月初四日在沫
河口出隊擊賊追至河畔被賊矛傷墮水力竭捐軀由
鳳陽府轉據該家丁稟報前來查該署道勦匪勤能威
名素著本年委赴壽州正陽一帶督辦防勦屢立戰功
雖餉匱兵單萬分棘手乃能身先士卒竭力支持此次
接仗陣亡以勤死事士民飲泣痛惜殊深懇恩　天恩
將按察使銜署廬鳳道廬州府知府金光筋照道員陣

亡例從優議卹所有歷任虧短公項免其著賠並於壽
州地方捐立專祠以慰忠魂而垂不朽理合附片具陳
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天津專祠奏列祀典疏　直隸總督李鴻章

再據藩司裕長詳稱天津縣人原任安徽廬鳳潁道金光筋歷官皖北卓著循聲咸豐七年在壽州正陽關督兵勦賊陣亡欽奉　諭旨賜卹予謚入祀　京師昭忠祠並本籍及陣亡地方昭忠祠又於壽州建立專祠欽奉　上諭金光筋准經前漕運總督袁甲三　奏請欽遵在案茲查本籍其於原籍天津縣自行建祠等因欽遵在案茲查本籍專祠告成自應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彰忠烈等情請　奏前來臣查金光筋當軍事擾攘之際政

聲義烈皖民至今稱頌允足矜式鄉閭除飭該地方官遵照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敕部知照謹　奏

光緒十六年九月　日具　奏

祭文　安徽巡撫福濟

維咸豐七年歲在丁巳閏五月辛巳朔越二十五日乙巳太子少保兵部侍郎頭品頂戴　賞戴花翎安徽巡撫福濟謹致祭於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　晉贈通奉大夫按察使銜　賞戴花翎鏗色巴圖魯署廬鳳道金公濂石之靈而言曰嗚呼我來自揚聞公政聲癸丑之冬羣寇縱橫公捍於壽一州如斗巨鎮隱然敵衛而走巖巖專城鎖鑰北方以其餘威飢蝨抑強若防制水厥功爲大長淮左右半壁是賴昔也始至民猶未親公弗寢食以思以詢孰飢無飧孰呻孰嘆孰寃不理累牘盈案孰爲民蠹簡根之螟羊很狼貪習與性成育之煦之手摩拊之筏之石之搏而磔之猶盜涵仁婦孺感誄謂公父母孰敢違令我軍復廬徧體瘡痍欲善其後舍公而誰遠近慕悅良二千石洪洪其聲以式百僚霜落之林豪鷹儁鸇萬鳥逃避獨摩蒼天卓哉循良非徒武酷天下大事期公可屬捻孽猘狂敢齮我疆遂棣兵壽陽壽人從之旗纛如雲稽首羅拜復見使君十濫十決重圍立拔三戰三捷正陽旋克　帝嘉曰材命擢

相臺冠以勇號朱紱方來淮右諸將首屈一指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念我撫皖艱鉅曷勝誓滅此賊實賴賢能彼閫不遂騎箕竟去何生之難而奪之遽焉革裹尸亦丈夫事死得其所誰曰非義獨公可哀盪寇才肆其經綸功孰與儔神乎何忍使至斯極陣雲黯昏天雨夜泣訃聞士夫環視酸淒況我於公謬託相知過江以北斯人不偶爲　國家痛匪爲其友沫河怒濤白馬銀袍英靈愾悅助我弓刀殲茲殘醜以雪餘憤魂兮歸來不應齊恨淮山峨峨淮水湯湯功德在民山高水長廟食

千秋公其知否涕洟馳辭以告厥後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吳縣吳嘉洽

咸豐丁巳閏五月按察使銜署安徽廬鳳潁道金公死於難父刺史公既自爲文以哭之又命其孫厚增曰爾父授命行閒蒙　恩卹贈於　國史當入忠義傳使撰述無文何以備史官之采擇厚增乃踵門稽顙乞予爲狀予不敢辭爰詮次其事將以上諸史館焉公姓金氏諱光筋字念直號濂石世爲浙江山陰人明季有官北直薊鎮守備諱士英者殉闖賊之難是爲公之七世祖子世芳隨母徙天津遂家焉會祖承基祖覲父鎔舉人

江蘇睢寧知縣加知州銜公少自刻勵兩應童試不售刺史公分發南河公授徒於家讀書自樂洎刺史公歷宰劇邑公即隨侍來吳佐理得宜暇則留心吏事手輯律例箋注成帙道光丁未署甘肅巴燕戎格通判番回鈔掠鄉里人不安枕公率眾緝捕拒傷左臂後爲刺史公言之猶有餘憾焉戊申改官以知縣至皖候補值大水青陽民以督賦急洶洶思揭竿起令請兵於中丞檄蕪湖道張公錫藩往偵之適公奉委勘災張公稔知公剛直遂與偕往至境先期入城集父老曉以大義並陳

說利害事遂寢是役也徼公變且不測上游由是重公
才欲用之己酉冬補建平令大吏旋以定遠民俗慓悍
檄公往治之至則訪懲著名奸究數人餘匪斂迹凡八
月而履建平任商民有以盜報者立擒之視事八月獄
無繫囚時刺史公解官至建采訪官聲問長官有慈父
母之稱輒爲色喜咸豐辛亥調定遠令縣之西北鄉有
鑪橋鎮巨室富商比戶列居土匪陳小喚子久橫暴爲
患擒治之强抗不服公刃加其體始服罪自是鑪橋之
民夜不閉戶壽州爲定遠鄰境疲敝日甚士民請於大

吏願借金某一年壬子量移壽州爲治一如在定遠時
城中有鬬者詢知釁由州書拘而痛杖之故公所至胥
吏無敢舞文者是冬有旨調赴軍營差遣先是呂文
節公知公勤事緝匪於上前面奏及之故有是命旋
以壽州爲要害之區非公不克守禦而止癸丑正月安
慶陷壽州戒嚴公集紳士修城郭籌團練民心始固定
遠巨匪陸霞林謀不軌於壽合定接壤處聚黨焚掠公
奉周文忠公檄隨帶兵勇立擒陸霞林父子五人並羽
黨陸雙林等四十餘人正法奏聞得　旨以知府補用
賜戴花翎四月粵匪北竄踞臨淮踐鳳陽蹂懷遠皆距
州百數十里居民一日數驚公勤而撫之水路則由兩
河口以東立水營旱路則由八公山以北布疑陣城內
則令紳士稽察出入獲諜及逃兵即斬之越數日賊遠
遁民聞立碑以誌十二月廬州陷江忠愍公戰歿甲寅
正月六安陷壽州益孤立有粵匪數萬人由六安竄至
州城外六十里之正陽關公即調練勇二千駐三十里
鋪令千總黃鳴鐸堵截兩河口水路而自督兵赴關追
勦賊探知州城有備先一日遁去數日後隊粵匪蟻擁

而至公分兩路勦斃黃衣賊首二人賊二百餘人戰方
酣而雨大至槍礮不然賊又突至公歎曰天意也吾何
生爲左右曰公死城必陷萬民塗炭矣乃退守州城次
日賊皆繞道竄去城危而復安者再皆公之力也乙卯
廬州克復當事以公威名夙著奏署府篆丙辰三月實
授時閭井蕭條瘡痍滿目草竊之徒乘閒四起殲其渠
魁無敢蠢動又值歲歉設局平糶民以得生巾丞福公
奏請以道員用得　旨俞允記名十一月奏署廬鳳顏
道時淮北捻匪勢張甚固鎮之戰斃賊三百餘奪獲牛

車器械無算餘賊遁而復回勢益張我軍望之失色公令於軍中曰進則生退則死三分其軍迎戰賊詐棄輜重而走公下令取物者斬賊旋分兩路折回公調中軍合擊之發大礮口稍偏下擊地地陷乃祭礮復發煙燄所及血流二三里賊驚而散我軍急追之賊屍相枕藉是役也以八百人破賊數萬而我軍無一傷者僉以爲有神助云丁巳二月正陽關報捻匪復在對河肆掠時公病未瘳卽與蒙古副都統德勒格爾等渡河擊之斃賊八百餘追殺七十餘里賊粉書於要隘曰畏服君威幸勿窮追公督兵將直搗其巢至霍邱忽得六安復陷報卽星夜旋師扼守正陽賊已至馬頭集而粵匪復水陸麇至轉戰之際恐賊襲壽州遂折回州城公於是時統率陝甘壽春四川各營兵權歸於一矣部署未畢而賊大至蟻屯城下急調兵進城整隊而出連戰皆捷眾

授計於眾軍分道出擊賊營令城外圍練遙作聲援賊出不意自相驚擾我軍圍而痛勦之斃數千人戰至天明賊壘悉平凡守城八晝夜而圍解大府飛章入告詔加按察使銜公於是率勝兵水陸並進轉戰而前先後毀賊營四十餘船百餘殺數千人遂復正陽關 詔給鏗色巴圖魯勇號自軍興以來皖省勦賊視他省爲尤難以有捻匪與粵匪時分時合而土匪復從而響應之公數年間勦著名巨匪季學盛於壽之于家圍殲馬四馬五於壽之東南鄉斬王亮彩鄧三虎於壽合之閒禽猶之自復正陽後勇氣百倍欲進勦六安而北捻復回逼正陽相持一晝夜後路防兵將潰乃暫退關外而賊仍踞河西公仍水陸進攻屢戰而捷而餉匱兵單日夜焦灼未幾勝帥抵正陽關之八里垛公由間道進謁請夾擊之於沫河口立浮橋先渡馬隊身率兵勇手旗而進自辰至未鏖戰四時骸中一矛墜水而亡時丁巳閏五月四日也春秋四十有二公未歿前一夕營之西北隅落一大星流光如彗公在營望見之驚謂左右曰賊百道攻城有勸出戰者公但令固守以懈賊心而密

數日內當折一大將不謂公身自當之也事聞　特旨照布政使陣亡例議卹既入祀京師昭忠祠並本籍及陣亡地方昭忠祠又許於壽州建立專祠予謚剛愍餘卹贈如例娶郭氏封夫人子一厚增候選直隸州知州女二公忠勇性生而臨事以武侯謹愼爲法嘗與人論用兵之道有曰上則操必勝之權次則立不敗之地上雖高於次次實要於上也與士卒共甘苦體恤周至故人樂爲用所向有功臨陣飛礮自頭上過而身不稍卻暇則吟詠不輟時與文士相酬答任州縣時則勤於聽斷案無留牘嘗曰吾一刻閒卽遺誤一刻公事豈好勞哉在壽州時營弁拾匿名書告煙鋪通賊公訊其人有訾否曰無第數日前辭一友耳索其人手書驗之良是立拘之一鞫而服眾推神於折獄焉他如釐關弊以裕榷課設錢局以通圜法皆以其餘力措置及之在皖屢立戰功士民倚賴以自受　國厚恩亟圖報稱至於捐軀灑場銜恨以終宜中丞福公祭公文有爲　國家痛匪爲其友之語也以死勤事公不媿盡臣矣

傳略一　　烏程陸長春

我　國家重熙累洽　德化涵濡民生不見兵革者二百餘年矣守土之吏誠能勤撫字善催科無曠厥官已足報最軍旅之事則未之前聞自道光庚戌粵匪倡亂金田蔓延各省寇氛所至或嬰城固守或臨難捐軀亮節孤忠指不勝屈求其有戡亂之才經世之略始爲循吏繼爲名將卒爲忠臣如金剛愍公者誠不可多得焉公以縣令起家至監司之任居官不過十年上游深器其才畀以重任其用兵也能以寡敵眾英謀勝算決斷如神賊畏之不敢近保障數郡堅若長城　天子將大用之乃奮其神勇力遏凶鋒不避艱危至以身殉用之未盡其才徒使毅魄忠魂含憤泉下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何奪公之速也　褒忠典重贈卹有加　予謚　予祭葬又復官其子孫世世不絕公勳業爛然國史自當有傳其孤厚增恐行事浸久湮沒奉祖命以行狀來乞序傳余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金氏諱光筋字念直號濂石世居浙江山陰縣明季有官北直薊鎮標守備諱士英者闖賊陷薊州殉國難是爲公之七

世祖子世芳年八齡隨母徙天津遂家焉曾祖承基力學好善曾祖母徐氏祖畏安貧守志鄉里稱長者祖母胡氏父鎔勤苦自勵經明行修道光乙酉登賢書授江蘇睢寧縣知縣加知州銜　封贈如其官公生而穎異讀書有夙悟刺史公親自督課寒暑不輟爲文有法度兩應童子試未售乙未歲刺史公大挑一等籤掣南河以家事付公無儕石之儲授徒自給家徒壁立而絃誦自如也越二年刺史公改官江南板輿迎養公由津侍奉來蘇隨任金壇泰賢丹陽陽湖常熟各邑簿書錢穀

佐理裕如刺史公深倚畀之暇則留心吏治手編律例詳加箋註其所剖斷雖老於申韓之學者亦歎服焉公既不得志於有司思有以表見於世乃援例以通判分發甘肅既至委理積案直者予之曲者懲之株連者釋之民無遁情亦無冤獄署巴燕戎格通判其地回番雜處魚肉居民民愬於官悉置不問公以番性悍非大懲之無以除民害乃督役往捕番率眾抗拒刃傷左臂公請兵懲辦事雖不果而忠勇之概已見一斑矣旋以措資回蘇留刺史公青浦任懷才未展戊申歲改官知縣

次年至皖時江淮大水田廬漂沒無算公奉檄至池太勘災會池屬之青陽縣以徵收錢糧鄉民將爲變撫軍檄蕪湖觀察張公錫蕃往撫之觀察諗公能任事挈以行至青陽公先入城呼父老曉以大義並陳說利害民感且畏事遂息是年冬補建平令庚戌正月檄署定遠令定遠民俗慓悍奸宄盤匿號稱難治大吏以公才故有斯任既視事以緝捕爲急務親巡田野訪民疾苦有強淩弱眾暴寡者必盡法懲治不少貸莅事凡八月宵小斂跡民安其生邑本包孝肅舊治時稱孝肅復生焉

十月履建平任治法一如定邑商民有被盜者往捕之賊犯俱獲惟神速故賊未遠颺也辛亥五月調補定遠令邑民聞公重來歡迎塞路公亦以情偽周知翕然一體鑪橋鎮土匪陳小喚子爲暴鄉里羽翼眾多公下車即擒獲猶倔強不服遂手刃之觀者稱快治定遠又凡八月以壽州士民籲求借寇量移壽州壬子二月抵任壽幅員遼闊頑梗之俗強悍之徒視定邑爲尤甚公視獄見繫囚甚眾乃悉心研鞫俱成信讞每更闌燭炧胥吏皆有倦容而公神采煥然猶與楚囚相對旬餘辦匪

案九十餘起先後詳解冏圄一空吏有唆人鬬毆者鞭之幾斃故吏皆奉法兢兢然如行冰上焉先是河南漏網捻匪王某奉　旨拏辦時潛匿州境公獲訊得實將誅之而王猝死人謂其膽裂而然也十二月呂文節公薦於　朝奉　命調赴軍營差遣州人士請於大吏以寇信方急壽爲要害之區未可使之去公遂不果行時粵匪已陷武昌江南北郡縣皆震動癸丗正月十七日安慶失守二十三日壽州閭警奸民以藏券爭集錢鋪取償將因以爲亂公於鄉閭馳歸夜漏已三下奸徒見

公至不敢發皆散去壽獄囚多越垣逸公親執數名于戮之餘俱就獲詰旦集紳士議練剪修城郭爲防禦計有乘閒劫攸者悉誅之民賴以安二月定遠匪陸霞林由安慶獄逃歸糾黨數千人於壽合定接壤處大肆焚掠皖撫周文忠公督兵勦辦檄公於壽境堵截公率兵勇徑撲賊巢生擒陸霞林等父子五人黨目四十餘人解赴行轅先後正法餘黨盡散三境悉平文忠具摺保奏得　旨以知府補用　賞戴花翎仍留壽州辦理團練四月粵匪北竄十二日踞臨淮二十一日陷鳳陽

二十七日破懷遠皆距壽百餘里民一日數驚公諭民無恐水陸兼備由兩河口以東倒植竹籤安置水營由八公山以北雜豎旗幟布立疑陣并於山之要隘分設礮石爲攻守計時壽州巨匪談家寶鳳臺巨匪張茂俱嘯聚數千人橫行無忌公先散其黨羽開誠布公諭以悔悟免死如抗拒則痛勦之二賊既畏公之威復感公之德相繼投誠後皆效死於軍十一月撫軍江忠愍公甫莅任三日賊逼廬州廬壽毘連民心大懼二十七日陝甘舒制軍統大兵來援抵壽舍舟而陸供應周備又

協濟守廬軍需俱無誤十二月十七日廬州陷忠愍死於難壽民愈懼甲寅正月賊勢張甚鄰壽州邑惟六安脅齒相依十八日六安陷而壽益孤矣二十四日賊數萬由六安而北經距州六十里之正陽關公駐軍三十鋪令千總黃鳴鐸伏兵於兩河口賊知有備不敢深入而去二月朔賊又大至公據關爲營隔河迎敵賊愈增我戰愈力礮子集公左右肩而下公屹然不動指揮自如戰方酣雨忽至槍礮不能然賊由旁路突至公敗曰是天意也以死矢之左右曰盍保州城北陣可御而州

城不可失也公然之遂多設疑陣且前且卻聲東擊西賊亦不敢戀戰次日遂向潁上竄去壽城獲全三月巨匪季學盛踞壽定接壤之于家圍聚眾數千人聯絡數十里勢不可制公與參將劉玉豹勒之未克御史袁公甲三奉　命總辦安徽捻匪檄公與候補知府張家駒督兵會勦張意氣豪邁亦一時英傷公嘗與手書論用兵曰上則操必勝之權次則立不敗之地上雖高於次次實要於上也張深然其言會天暑罷兵閒七月朔良議進取附近村落俱被匪佔先悉攻毀遂逼其巢左右

爲營互相策應次日匪三路來撲堅壁不動公窺匪銳氣稍懈親自擂鼓令兵勇迎擊大挫之二十日復進兵匪恪破齊發子落如雨公令於槍隙中手執攬牌蹲伏而進遂破賊巢格殺甚眾餘匪悉竄而于家圍以平御史上其功奉　旨隨帶軍功加一級時又有馬四馬五陳常四汪履祥吳雲程尹傳貴許胖孜任敦化黑魚鑽孜吳三都督等皆著名巨賊蓄黨多且悍負嵎自固莫敢誰何公不憚艱危相機搜捕於甲乙兩年閒一一殲記名維時靈壁一帶捻首張落刑張滌等焚掠村堡殘害居民日厲大吏憂因奏請檄公署廬鳳潁道十二月朔公至臨淮偵知張滌等破固鎮踞王莊撲臨淮已至三十鈁公即日渡河禦之次日黎明抵王莊賊聞風先遁民遭慘殺草色皆殷師旋老幼執香跪道者數十里

公極意撫慰之未數日滌等復擾固鎮公志在肅清統師進勦十二日戰於固鎮斃賊三百餘奪獲牛車器械無算賊又遁去十七日滌等糾集各捻匪約數萬騎馬賊千餘驀擁而至縱橫四十里我軍望之失色公背水爲陣令曰前有勍敵後有大河進則生退則死設死於敵不勝死於河耶眾同聲齊應之遂分三路迎戰斃賊數百人賊愈眾公手發巨礮口微偏下擊地地陷隨祭礮復發血流二三里賊詐棄輜重而走公傳令取物者斬賊旋從左右兜圍勢如潮湧公令中軍分截之賊稍

卻而後隊踵至衝我中軍公又令左右軍合擊之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大敗我軍擒殺及溺水者不計其數是役也以八百人破賊數萬而軍中無一傷者咸謂有神助焉十二月無巢復陷丁巳正月撫軍檄赴桁泉防堵公設計先復巢邑以賊死守不出憤激成病日益劇撫軍令扶病回臨以爲南北要衝慮捻匪之復發也浹旬公病未瘳諜報正陽關一帶有襲得蘇添幅附從張捻肆掠亟欲除之子厚墉諫曰父病少痊未可勞鞍馬公曰賊勢披猖方期滅此朝食敢言病耶遂行

二月初九日渡河擊賊賊退我軍追至賊又退我軍追殺七十餘里所過隘口賊俱粉書畏服軍威幸勿窮追大字蓋公用兵神速恐以全軍蹴其後也至霍邱我軍少挫隨聞六安陷知州金寶樹殉節六安爲正陽營鑰星夜旋師甫抵關賊已至馬頭集矣十六日賊水陸麇至約十餘萬公出戰眾寡不敵更恐賊由陸襲壽壽設有不虞則全淮門戶盡失遂保州城公於是時統帶陝甘壽春四川各營兵在部下者僅千人十八日賊布滿城下公登陴巡視鎮靜如恆次日令勇目李士甲等縋城出斷橋梁毀民舍接仗於南門外殺賊數百人制取首耳百餘奪獲礮位旗槍無數二十一日復戰賊長技乃地雷皆以爲慮公令於城垣下掘深塹留水選浮鑼其上令瞽者聽之如鑼作水漾聲即報之賊不能施正布置閉城中製藥局火起兵民驚惶內變將起公持矛往鎮令有擅動者斬少頃接獲奸細數十八斬之事乃定二十三四日賊攻城益急百道俱進礮聲聞數十里有請戰者公但令虛張示怯以懈其志二十五日夜星光黯澹雲影模糊公曰此戰機也密令兵弁銜枚

疾走潛分三道兜襲賊營預於城外設伏爲應城出不意自相踐踏軍聲大震殺賊數千人餘悉遁去質明賊黠悉平圍城凡八晝夜公城堞弊馳日不交睫士民鼓爲天人是時粵匪自桐城潰圍而來捻匪自霍邱糾黨而至內則驚疑不定外則腹背交攻乃能以孤軍捍拄挫折狂鋒雖古名將何多讓焉大吏以其事聞得　旨加按察使銜公既解壽圍圖復正陽調集兵弁三千八移營進擊轉戰而前四月初九日兩路夾攻山康家店至枸杞園踏毀賊營三座生擒僞將軍吳守剛斃僞先辰至未鏖戰閱四時之久創深力竭噴水陣亡時丁巳閏五月四日也春秋四十有二弁兵陳發科救護公屍屹立河內顏色如生殁之日風雲慘黯皎日無光壽民皆縞素哭聲達閭巷廬鳳之民間知悲號擗踊有迎其櫬而泣拜於道旁者蓋公德之入人深而所生全者廣也公未殁前一夕營西北有大星隕地流光如彗公見之驚謂左右曰數日內當折一大將嗚呼孰知卽公身自應之耶都統暨豫皖兩撫軍先後以公死難事人奏上深爲憫惻　命照布政使陣亡例議卹　賜恤銀兩　遣官讀文致祭世襲騎都尉　賜謚剛愍建立

鋒張定邦楊得應等公時於軍中偵探洞悉賊情遂於十二日進軍三十餘步爲營預令守備黃鳴鐸備戰艦蓼水勇與遊擊成桂由兩河口進勦黃天湖水陸環攻五晝夜共破賊營四十餘座船百餘隻殺四千餘人十六日克復正陽關撫軍保奏勇號奉　旨賞給鉅色巴圖魯公駐關休息士卒將進攻六霍不意粵匪南竄捻匪北回尖河窎直撲正陽其勢猛悍防兵將潰公激厲將士不少退懈陸路雙橋集水路勝負而賊恃其衆負嵎抗拒公

專祠崇祀　京師昭忠祠並本籍及陣亡地方昭忠祠
聖恩優渥　特表精忠公之志雖未畢於生前公之
名足增光於身後矣公天性至孝事親能得其歡心兩
弟思度耀庚皆服官友愛備至訓子厚增以義方居官
廉潔自守門無私謁人皆憚之白縣令以至監司守正
不阿其素所樹立者然也愛民如子牧壽數年事事與
民疾痛相關逢公壽萬家香火尸祝長生至今猶循故
事焉其在軍也食黎藿飲溜泉眠草蓐與士卒共甘苦
臨陣飛礮自髮際耳輪過而神色如常日則簡軍實籌
戰備夜則秉燭畫策手不停披達旦不倦每戰勝回必
愀然不樂歎曰死於鋒鏑之下者皆民也不得已而裹
脅之敢以黷武尚哉尤能持重嘗語人曰武侯一生不
外謹慎戰危事也可輕嘗之乎謀定後戰致人而不致
於人當時能軍者無出公之右暇則揮翰自娛歌詩見
志好整以暇人謂有羊叔子裴帶之風焉嗚呼公才略
如是使天假之年其所建立必有過於此者乃不得大
展其才而徒以援絕兵單一死報　國亦可悲已公夫
人郭氏同邑庠生象謙女子厚增候選直隸州知州襲

職騎都尉歲庚戌刺史公以胡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
養僑寓蘇垣壽以道梗未果歸籍今命厚增扶櫬至蘇
將卜吉權葬乃爲述其崖略以俟採史筆者采擇焉

觀察贈方伯金剛愍公殉難之三年武如大令與燮同官於江右燮識其爲剛愍之胞弟也因相與述公在吾皖之勳業遂及從周文忠維捕捻匪事大令瞿然起泣然請曰先兄之死難也姑蘇吳農部嘉洽詮次其行狀而烏程陸君長春又爲之傳略然其底本都出自猶子厚墉所輯又遭亂離而失之今聞吾丈所述乃有傳與狀之所未及者則猶子語焉之不詳也惟是先兄官於皖十年腓無跋扈無毛爲民除患實於捻匪始終之道

閒捻匪與粵寇合奔命長淮身經數十戰幾幾乎欲左執太行之獲而石搏彫虎不謂得之於粵寇而復失之於捻匪是先兄之放而抱憾於地下者也吾丈博綜故實品藻幽光敢乞爲先兄所以謀不朽者即以爲他日修皖志上　國史之定本予謂傳詳於狀蓋所目擊者若走之所憶十之二三耳結繩累瓦會何足爲公重雖然謳吟遺愛者部民之思也網羅放佚者外史之事也況公之丹心汗青可照奚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公姓金氏諱光劭字念直號濂石系出漢中山王劉氏五代時避錢武肅王嫌名易今姓世爲浙江山陰人明季有官北直薊鎮標守備諱士英者殉闖賊之難是爲公之世祖遺孤入齡隨母徙天津遂家焉諱世芳是爲公之六世始遷祖曾祖諱承基曾祖妣徐皆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夫人祖諱熙祖妣胡皆以公貴　誥贈資政大夫夫人父名鎔道光乙酉舉人江蘇睢寧縣知縣加

銜　誥授奉直大夫以公貴　誥封資政大夫妣田宜人以公貴　誥封夫人公少稟庭訓讀書應試不第值刺史公以乙未大挑一等籤掣南河歷六汛滿改官江蘇公侍養隨任遂留心吏治暇則取律例丹黃而箋注之既援例以通判分發甘肅署巴燕戎格廳番民之不法者以格鬬傷其左臂幾折焉尋以告假歸仍留江蘇道光戊申改官知縣踰年分發至皖是年皖南大水公隨蕪湖張觀察錫蕃讞青陽災民抗糧之獄以恩威消弭之時公方題補建平大府以其才能治劇先檄署定遠凡八月而後莅建又八月調補定遠又八月而壽民請於大府願得公治之遂量移壽州時咸豐元年辛亥也三年粵匪東竄入皖捻匪乘衅而起公從

周文忠公天爵捕其首從陸霞林等遂論功奉　旨以知府用賞戴花翎仍留州任五年署廬州府六年補授寿以廬境肅清奉　旨記名以道員用署廬鳳潁道七年春督師守壽州有功奉　旨加按察使銜尋以克復正陽關　賞加鋹色巴圖魯勇號遂於是年閏五月殉難此公簉仕以來在皖歷官之本末也皖中百餘年來以良吏稱者競推周文忠公而公亞之文忠之治合肥也蔣相國攸銛奏稱其愛民如子疾强如仇則善治捻匪者也惜除疾猶有遺類而繼之者復養癰焉迨其再

至則虎而翼矣公圖捻匪於方熾之日而遇文忠於垂耄之年僅得一當而文忠齎志以歿於是公以一掌堙河獨木支厦旁皇盡瘁又四年而捐其軀抑何皖人之不幸也公之首功在捕捻匪於粵匪未至之前一戰而殲其首從於是合從之局不成迨其後一創之於子家圍再壓之於固鎮三敗之於正陽關然後北捻憤甚乃與粵匪合而謀公予考七年以前公之功在於捕捻匪而即以之捍粵寇迨公死而粵捻且迭爲賓主則未嘗不嘆天之棄皖而奪公之速也方捻首陸霞林之獄也大府欲迫其黨與而稽其典刑遂貽決蹯之禍粵逆入皖首出獄中重囚各給以刀矛令其前驅爲嚮導陸逆尤桀黠而善媚於賊賊既東約以破江宿後悉眾渡江使待於廬鳳聞謀先發焉陸逆首至合肥糾黨劫縣獄重犯一百數十人出寺合黨敢誰何時公在壽州鄉開州民方以持券取錢圍於市姦徒欲因之爲亂遂有獄中悍囚乘閒踰垣而逸值公以漏夜歸悉追而手刃之於是姦民知公有備不敢發然自臼下之陷捻勢益張公不復安枕矣陸逆方得志遂大肆焚掠於合肥定遠壽州亥錯之區而定遠自鑪橋以西狹兔之窟在焉哲與壽爲連界三年三月初五日文忠督師堵截公當其西合肥大令遮其南而自督大隊由鑪橋連營四十五里至靈僻橋盡得其巢穴毀之賊敗而奔西竄壽州之莊本橋公預遣練勇埋伏橋下遂生擒陸雙林陸繼恩等十餘人餘皆鳧水而逸越日文忠追及之握手勞公而公已偵得陸逆父子並黨與六十餘人匿於壽州之甘羅廟公曰是可聚而殲也乃合一州兩縣之兵圍之突於十一日匪等奔圍而出十二人當其先皆

善雙刀縱橫馳驟所向披靡公激厲衆勇且追且戰連
奪其據鎗數十桿匪狂奔十餘里攢矛蝟集徧體鱗傷
遂駢首而就縛焉時陸逆傷重瀕於死公漏夜急取供
詞請於文忠乃以平明磔其父子三人於市並其從犯
十二人皆梟之於是三境肅清是役也文忠奏稱出師
之際大雨泥濘道塗險仄若非金光節力戰於莊本橋
比臣追及二十里外則該逆且游泳而逸矣又稱壽州
爲白古難治之區而臣觀其團練井井有條部伍紀律
肅然整齊請以知府仍留州中督辦團練時有壽之捻

酋談家寶及同城鳳臺之捻酋張茂者各啸聚數千人
伏莽窺覘間隙逆父子死股震而栗謀悔罪投誠公拘
之在日若能立功自贖乎皆崩角而稽首曰願執鞭弭
以從於是公又欲招撫捻黨之爲良者以禦粵寇乃集
紳士謀勇修城郭首嚴清野之令壽民無敢與城通者
粵賊果以四月自浦口北竄踰臨淮陷鳳陽破懷遠昔
去州城一百數十里公令置水營於兩河口以東樹旂
幟於八公山以北壽民接堵是年冬十二月江忠烈公
忠源殉難廬州壽民兇懼踰年正月六安陷壽民愈懼

時公駐營於三十里鋪又伏兵於兩河以
敢深入二月賊以大隊至距州六十里之正陽關公據
關爲營隔河迎敵礮子穿過中其左右肩公屹立不動
指麾軍士開礮相持俄而大雨如注火藥盡溼公嘆曰
此天意也退守州城賊不敢追亦不敢入遂北竄潁上
去初公之在壽也呂文節公賢基薦之於　朝請調赴
大營用資臂助以州民攀留不果行既從周文忠勦捻
文忠欲大用之未幾文忠薨於軍文節亦相繼殉難會
袁副憲甲三奉　旨督辦皖豫捻匪聞公名乃檄公與

候補知府張家駒會勦于家圍之賊于家圍者壽定接
壤之區捻首吉學盛踞焉嘯聚數千人聯絡數十里勢
且不可制四年夏公與參將劉玉豹合兵勦之不克以
天暑罷兵閏七月復謀進取先毀其占踞之村落進逼
其巢越日匪分三路來撲公令堅壁不動賊勢稍懈公
掩其不意鼓而進大破之次日再攻其營匪等閉伏牆
內而別鑿空心礮眼三面注攻公令軍士于執攔牌蹲
伏而進遂毀其巢于家圍平焉五年冬和提督春克廬
州巡撫奏請公署府篆公在壽凡四年壽民思其功立

生祠祀之又勒碑紀其政績及其去也攀輿臥轍拊之不去乃以宵分輕騎出城論者比之陸清獻之在嘉定云白巡撫移治廬州遂爲首郡例得揀員調補六年奏請公實授是時和提督乘肥水之捷克復三河遂進攻巢縣廬江舒城無爲州皆下之於是全郡肅清而公以安慶桐城未克恐餘捻之復挾粵寇以謀內應也值是年夏秋大旱赤地千里公設局平糶賑恤災黎時有捻之餘孽王亮彩鄧三虎者乘饑倡亂公親督勇捕亮彩焚其村莊手刺三虎墮馬姦徒斂戢民賴以安公自三

年以來威名著於淮南捻黨畏之悉眾北渡一時北捻之首有張落刑張滌者自靈壁一帶糾黨肆虐謀復擾淮南大府以爲非公莫當值公已晉擢監司而廬鳳頴道張光第方督師援全椒遂奏請檄公署理趣督勇赴臨淮相機進止公自以用兵之捷速者堵不如勦守不如戰若長驅渡淮擣其巢穴則南北廓清可俟也刻期辦嚴以十二月朔抵臨淮時已偵知張滌等破固鎮踞王莊去臨淮三十里公即日渡河禦之次日抵王莊賊聞風先遁民遭慘殺草木皆殷聞公至跪迎道左具訴

殘害狀公曰吾不早到乃爲賊所先是吾過也十二月公督隊迎勦敗賊於固鎮十九日滌等復糾大股報復連營四十里騎馬之賊千餘我軍望之失色公背水爲陣令曰進則死於賊退則死於水然吾見有殺賊而不死者矣未聞有馮河以求生者也乃三分其軍深入陷陣眾皆殊死戰賊不勝詐棄輜重走公亟呼曰是餌我也有取物者斬已而賊果分兩路折回公調中軍分應之賊稍卻而後隊踵至公又調左右軍合擊之初發大礮口稍偏擊地地陷公祭礮再發烈燄飛騰血流二三里於是我軍呼聲動天無不一以當百是役也公以八百人破賊數萬我軍無一傷者僉以爲有神助焉七年春正月大府以無爲州巢縣復陷檄公赴柘皋防堵未幾鳳頴之捻勢復熾再檄公回臨淮公往來奔馳一病幾殆市月諜報正陽關一帶有張捻之黨龔得蘇添幅肆掠民閒公力疾星征以二月初九日渡河擊之追殺七十餘里所過隘口賊粉書於壁曰知公威名幸無逼我留爲他日相見地蓋懼公之一戰而殲旃也然是時北捻自度非公之敵創深痛鉅潛與粵匪通謀將合從而甘

心於公焉和提督之至江南也皖北一軍悉以付鄭提督魁士秦提督定三時大軍左次桐城頓兵不進突於是月桐城之賊潰圍而出官軍敗績於三十里鋪賊遂自舒城謀襲合肥不克西竄六安而北捻自公追後豕突於霍邱公乘勝窮追欲草薙而禽獮之甫接戰不利謀報六安陷知州金寶樹死之有頃又報霍邱之捻黨復折而東將與粵寇合以窺壽州公曰壽六屬蔚也六亡則壽將及矣乃星夜旋師疾趨正陽關而是時北捻已闌入馬頭集與逆酋破關門水陸麕至公乃督兵退守壽州以扼全淮之門戶壽人方以事急馳告公求援忽聞公至驚喜交集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公乃督壽春及陸廿四川兵不滿二千人語黃刺史元吉曰十則圍之何況倍焉此不可以九地之守泥也宜急出奇兵以撓之彼固烏合耳敗其一道則其餘可從風而靡張遼之於孫權謝元之於苻堅皆以一擊十先發而致之未聞其專致人也粵捻既合遂以是月十八日先後距壙軍三十里鋪令守備黃鳴鐸調集戰艦水陸環攻凡五晝夜踏賊營四十餘座焚賊艘百餘前後計殺賊四千餘人遂克復正陽關捷聞奉　旨賞加勇號公即欲乘

城公以器聽法迭破其計二十三四日賊扛大礮攻城聲震數十里將士皆欲一戰公曰我挑彼戰彼無備也彼挑我戰彼有備也我即有備而眾寡不敵不可以戰二十五日之夜雲霧迷漫公曰賊之暮氣見矣密飭眾軍分爲三道銜枚自東門出遂乘霧襲賊營賊遽見火起不辨東西自相驚擾我軍喊殺聲震平原凡一夜而平其賊壘死者枕藉比天明則城上有烏矣公既解壽圍遂圖復正陽關維時粵捻潰散分道而馳捻匪奔竄三河尖粵逆仍思退踞關門以圖報復公督兵及孫姓大族之練丁分道抄擊敗之於雙橋集又敗之於康家店時賊已在正陽關迤東之枸杞園札營三座將以邀截公而公轉戰數十里卒毀其營壬刺僞將軍吳守剛斃於陣前又斬其僞先鋒楊得應張定邦等於是賊之敗者悉幷入正陽關扼要死守諸將請暫退州城公曰關門不克則州中未能一日高枕也四月十二日再進

勝進窺六霍值勝都統保自河南奉　命專剿北捻敗
賊於三河尖追至沙關拔之公聞大兵至謂捻匪可日
夕平也不意北捻再謀合從於粵寇行至中塗聞粵賊
敗走相與謀曰官軍之所懼者獨粵寇耳粵寇去則彼
將併力於我矣不如乘其疲而襲之於是糾大股回撲
正陽關公當關禦之再戰不利突聞後路防兵已潰公
知關不可守整軍斬退關外賊疑公有伏亦駐軍於河
西不敢入公乃督水陸之師與之相持互有勝負適聞
都統自北來師次關外之八里垛公乃開道馳詣指陳

用兵機宜都統壯之公曰捻勢未衰某恐奠匪之復合
也請與公合擊之時都統隔沫河而軍公議方舟以渡
詎料橋未成賊以大股來撲乘其半渡而擊之麾下兵
之集者不滿千人公自辰至未鏖戰四時賊橫矛刺公
受傷落水河深溜急弁兵陳發科急救水搶護而公已絕
然猶屹立河內顏色如生壽民縞素迎公喪入城相與
泣曰天之存公以存壽也公死吾亡無日矣公陣亡之
前一夕有大星自營之西北隅乍落流光如彗公咨見
之驚語左右以爲數日閒當折一大將不謂公身自當

之哀哉勝都統以公死事聞　上爲之震悼　詔晉公
布政使銜卽照布政使陣亡例從優賜卹　予諡剛愍
續經安徽巡撫奏稱金光筋爲國忘家身後一無所有
請將歷任短虧公項加　恩免其追賠尋又據壽州紳
民呈請建專祠於州城木籍親族呈請建專祠於天津
俱報可予謂公之功在於皖而皖之北淮界也淮之重
鎭歷代建於壽春自五代劉仁贍守其城周世宗攻之
三年待仁贍死諸將始以僞詐降故壽春之徙其州城
自五代始也公之守壽實以一身係南北之安危自粵

捻之合以敝吾皖淮泗之閒鮮有完郭而壽州歸然至
今存者非公之力與且足違爲九省之通衢公以守壽
州者捍其西羽書絡繹未嘗稍滯公死未及二年定遠
不守而壽州亦岌岌矣然則公之存亡豈但爲吾皖之
輕重哉公自少出入於兵刑家而善師其意不拘拘於
已成之法爲治主猛而未嘗不濟之以寬臨事貴勇而
未嘗不將之以愼其論治捻匪也曰用兵之道莫善於
以毒攻毒誠得捻之投誠者教而用之以捻攻粵以捻
攻捻東南不足平也又其論兵法也曰凡善戰者必先

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所謂不可勝者先自立於不敗之地而已故求勝者有時而敗不敗則勝可圖也嗚呼公以我戰則克之長而無吉過其實之弊迹其所論雖古名將何以過之而卒不免以久勝之師犯兵家推鋒屈力之忌是則天之厄公而未可以是爲公戰之罪若夫公之在壽民撫香勒石以榮其生巷哭機悲以哀其死一時從公而戰歿者大半以著名巨捻洗心革面生備冤官中休之選死爲田橫島客之依然後知公之於捻未嘗不勑撫兼施恩威並用而不謂冥頑之巨憨焉不喜越日而烽火驟至時金氏諸女曰大姑公之大功妹也曰倉姑曰全姑公之女也曰領姑曰愛姑公之猶女而吾友式如大令之女也皆待年在室聞賊至相與毀面跣足匿於山徑之蹊閉賊旣去五女相聚而泣刺史公顧之憮然曰吾受　國恩死無所恨惟此羣弱息力不能庇其生義不忍視其辱爲之柰何於是五女環跽泣而請曰覆巢之下必無完卵不及今死異日有求死而不得者兒輩請得以清白之軀從父兄於地下五女相率赴梅灣港曰以次投水刺史公目送之而不言曰吾以全諸女之貞也家人有趨而救者則大姑倉姑尙未絕蘇而恚曰是愛我以址姑息也吾不能靦顏苟活人閒越二日賊又至乃與公之子姊葉氏謀葉氏之夫及子女僑寓蘇城不欲貽公以內顧憂迫聞公死則曰吾兒移孝作忠死亦何憾惟是粵捻之寇未平不獲酬　君恩於萬一而徒重以身後之榮吾負國矣公之歿也值南北道梗刺史公命孫厚墉迎公櫬南歸權厝於蘇城外之梅灣越三年而吳門難作子聞其事乃知忠義之靈固有默啟於地下者方事之殷也刺史吾新婦之速也倉姑兩人水不死自縊亦不死然亦終未遇賊蓋許字合肥殉難張贈守文斌之第五子祁昌公謀以帑免以公之丙舍去城十八里一抔依山將瞑

者豈公之靈爽有以默相之與其時也公母年六十有八聞娥猝至經公之子厚增扶掖竄旁近山谷閒久之察知俱遇害刺史公痛曰吾老矣吾見捐軀報　國大節凜然今吾孫又死於賊是天之絕我抑數之不可逃耶於是刺史公以公無嗣命式如大令之子頤增承繼爲後年方十齡公之猶子也是役也當咸豐庚申之四月予讀公傳未竟式如走告予曰昔歐陽公序五代史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五而以爲忠義之節多出自武夫戰卒不聞有被服之儒者又念上不自愛

其身而忍恥以偷生因舉五代小說所記王凝妻李氏斷臂之事以媿之夫脅且不可汚何況其身禮義廉恥之防未有不始於士大夫而後親戚及於閭巷惟公以忠義倡其一門一時婦人女子身被刑于之化耳濡正氣之欽馴至臨大節於呼吸之頃芝焚玉碎百折不回斯在淦人見者靡不爲之彈指泣下而謂綴辭之士有不聞而拊心者乎今公之戰功著於　國史公之遺愛傳於壽民而天不佑忠良一門婦孺繼公而殉者遂使家毀鴟鴞身葬蠻蠻　旌門之典尚闕金石未刊祔祀

之請無間祭殤不及予獨慥焉仿史家合傳之例附記於公之傳末庶幾他日有能爲廬陵之文者此其稗官說部之張本也夫

夏公燮謹傳略及焉公桂芬謹撰墓誌中所載之詳學盛即　國史本傳與公嘉淦謹行狀陸公長春謹傳略中之季學盛因季後以吉此鉞開之剛愍公之從子榮軒先生所述榮軒乃得之公嗣子養素昔年回津時面言之也癸亥十一月鉞注

傳贊

懿維剛愍正氣所鍾佐周攀呂共事奏功百戰不挫小挫輒窮倉皇一機乃隕公躬湖民牧之能使民戰侔金公者其謝公宰公之邑里用公之邦族竟以沮賊勢而賊梟雄先後一軌蹈刃罹凶時耶命耶隸帥則同率制忌克陰撓內訌論官佐則有司不如大帥之崇書勇敢則大帥不及有司之忠夫惟不忠是以不終文人紀述在當日或例參曲筆今則公道昭著日久論定安可不考公戰歿情事以少舒怨恫謂公兵少孤城拒攻謂公

勢危實無回師謂公特勇謀略精通易進易退公在舟中從來用兵最忌試鋒躍登猛進嘗公初裹千人其命廬戰四時之久彼遊河上者竟不遣一卒回還從快賊憚進委公當衝公勝擾績公敗潛蹤趣戰則急坐視則仁以武則不逮以量則難容合擊不赴鑽矛刺舂騰章上告謂公舟覆其伎倆一出於欺蒙使賀蘭而早知有死詎成就乎張許之褒封冀冀廬志紀公勳厝今讀傳狀鑒公心胸放言發臆以警頑頓嗟乎循吏弗隆儒將罕逢限於資格困於雕蟲展才見娛易若明農

勞勞鬱鬱嘯訊蒼穹

粵賊所至旁近數百里閭輒自亂自潰如蜩螗沸羹而賊亦旋至汔於不守雖吳越馴弱之地皆然矧江之北淮之南民風剽輕平時所稱盜藪哉乃癸丑之變劇寇蔓延幅於四境羣盜蜂起獨能以偏閉展轉枝梧五年之久廣袤千餘里中屹然不可動搖者誰之功與曰故署廬鳳額道天津金公諱光筠字念亭號灌石系出漢中山王劉氏世居浙江山陰縣五代時避錢鏐嫌名爲今姓七世祖諱士英明季官北直薊鎮標守備殉闖賊難子諱世芳入贅隨母家天津遂占籍焉再傳至曾祖諱承基曾祖母徐祖諱昶父名鎔道光乙酉舉人知州銜江蘇睢寧縣知縣母田三代皆　贈封如公官公厲困童試家貧授徒自給封公官江南公奉朝太夫人就養廨齋留心吏治優注律例成帙爲法家所服尋以例得通判發甘肅署巴燕戎格通判往時回番爲民害官率不問公獨往捕之傷於臂蓋公愛民嫉惡以知府用既而城連陷隔淮鳳陽懷遠皆距州百餘里民一夕數驚公令兩河口以東植竹籤置水營八公山迤北雜張旗幟嶺腰林杪皆徧爲疑兵山隘分列礮石

賊難子諱世芳入贅隨母家天津遂占籍焉再傳至曾祖諱承基曾祖母徐祖諱昶父名鎔道光乙酉舉人知州銜江蘇睢寧縣知縣母田三代皆　贈封如公官公厲困童試家貧授徒自給封公官江南公奉朝太夫人就養廨齋留心吏治優注律例成帙爲法家所服尋以例得通判發甘肅署巴燕戎格通判往時回番爲民害官率不問公獨往捕之傷於臂蓋公愛民嫉惡以知府用既而城連陷隔淮鳳陽懷遠皆距州百餘里民一夕數驚公令兩河口以東植竹籤置水營八公山迤北雜張旗幟嶺腰林杪皆徧爲疑兵山隘分列礮石

安慶獄逓出糾黨數千大掠於壽州合肥定遠之邊撫部周文忠公親勦之檄公堵截公率勇丁賊巢擒酋覆林父子五人其黨四十餘人送行轅迎謁文忠突出抱持公號其通易以花翎藍頂冠曰好朋友公大驚文忠日設林巨慈吾慮其南逓粵匪爲大患故舉夜督兵來告乃探囊取之吾何憂遂專疏薦舉奉　旨賞戴花翎以知府用既而城連陷隔淮鳳陽懷遠皆距州百餘里民一夕數驚公令兩河口以東植竹籤置水營八公山迤北雜張旗幟嶺腰林杪皆徧爲疑兵山隘分列礮石

州匪談家寶鳳臺匪張茂皆嘯聚數千人公降之後皆效死是冬廬州陷江忠愍公死之四年春六安繼陷州於是乎四面皆賊距城六十里有正陽關爲自南而北之門戶賊大舉犯關公據關爲營迎擊戰酣雨大至火器不爇賊又一軍自旁來公曰天也欲死之左右曰公死城必陷今退入城城陷死未晚公然之多設疑陣聲東擊西且前且卻遂退經一水無舟不得渡頃之居民孥小舟來曰小人有母妻及子買此舟以避難也子號哭不行而止天殆遣此舟以渡我賢父母平遂全師而

濟賊疑有伏亦退賊先後凡五犯關公輒截之大軍攻廬州無後顧憂者公力也于家圍匪吉孚盛集衆數千聯絡數十里儼然巨寇公先後七閱月督兵再舉始殲焉時又有馬四馬五陳常四汪履祥吳宗程尹傳貴等在州境及定遠六安霍邱合肥境者不下數十股皆劇賊蓄鬻千百計前年申公不分畛域次第討平之次年大軍復廬州大府選公爲守壽民請留公皆分輕騎出城廂鑑火熒熒見公去多泣者公亦爲之淚下一日抵暮廬城火起公馳救令曰譁者斬一人譁擒之次指跋

足婦四令並擒之皆賊諜合肥匪顧四匿城中公丙夜潛出署至其處誅之無知者民咸以爲神六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公設局平糶下其法於新復之無爲巢廬諸處全活以十萬計勦巨匪王亮彩鄧三虎三虎尤悍煽飢民爲亂公手刺之馬上既誅威震遠邇姦民無復遑者撫部福公濟列治行以聞奉 旨以道員記名冬署廬鳳潁道至臨淮張捻等已破周鎮王菲犯三十鋪公渡河賊遁無何賊數萬騎千餘大至縱橫四十里公背水爲陣令曰進則生退則死死於敵不勝死於水耶衆

曰然遂分三路迎戰公手燃大礮誤謂發礮復發血流二三里賊佯走公傳令勿追賊旋從左右兜圍公令中軍截擊之賊後隊踵至又令左右軍合擊之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大敗死者無算是役也俘云起事來未經此大創公兵纔八百人無一傷者衆以爲有神助頃之無爲巢縣復陷其明年春撫部檄守拓皋拓皋廬之屏障也會疾作檄回臨淮二月襲捻雖大掠正陽關左側公扶疾出師追勦半日行七十里至霍邱與賊戰於郊援賊大至呼城中弁力不應乃退未幾

霍邱陷桐城賊突圍出破六安水陸並進直抵關眾議多寡不敵守壽州恐不支不如退保臨淮令廬州後路公曰是怯也城且輕我必守壽州賊必懼我軍躡其後若不支有死而已遂入壽公是時已統帶陝甘壽春四川各營兵而在部下則僅下人民望見公旌纛迎呼聲滿山谷公曰無恐吾與此城存亡耳入城賊圍之數市城中知公至皆擾惰登陴偷惰糧治守具不令而集令勇曰李士甲等繼城出賊方食饁而乘之敗賊南門外眾以城地當衝憂公用地聽法應之果驗地聽者掘深

塹置水甕浮銅鈲其上令瞽者伏聽之賊穴城外即銅鈲作水漾聲始見墨子蓋古法云一日藥局火公從容偵獲數十賊謀斬之賊攻城多死公令城上多列旗幟而數易之時募死士夜入賊營取一二首級賊輒夜驚有聲公曰懼我矣圍城之八夕星暗雲迷衙枚出師設伏八公山為應分三道襲賊營賊驚逸而入公山火起賊自相踐踏轉戰終夕賊壘悉平遲明見積尸滿野遺屨百車敘功加按察使銜公遂進攻正陽白唐家店至枸杞圍毀賊營三擒逆首吳守剛張定邦楊得應等進師三十鋪令知縣劉錫齡守備黃鳴鐸遊擊成桂古昌率水師會於黃天蕩毀賊營四十餘殺四千餘人淮水盡赤水陸環攻五晝夜三登三卻不旦復登遂復正陽關賞鏗色巴圖魯勇號無何張捻等自三河尖東犯公沿淮拒戰互有勝負粵賊偵公在外潛師復陷正陽公聞馳還至沫河口屠家窰見賊營四一鼓下之直擣北關屢戰屢勝會都統勝公保師抵八里垛隔河而軍公晉謁議造浮橋渡騎兵未成賊突至勝公檄公迎戰公在舟中左持矛右握轡一躍登岸兵凡千人自辰至未戰不利左右奪公門請走公不許轉戰渡河而歿時

咸豐七年閏五月四日也公生於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春秋四十有三公尸屹立水中顏色如生弁兵護之歸壽民皆縞素哭失聲前一夕營西北行大星隕公曰不日恐折一大將乃自應之悲夫州有童謠云小將不如老將勝西風吹斷壽陽橋及是果應事聞上嘉悼命視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世襲騎都尉謚剛愍祀昭忠建專祠公忠孝本於天性嘗謂弟心箴耀庚曰時事日棘吾必死雙親春秋高侍養事汝二人任之矣

言訖淚下又謂幕賓汪君榮桂曰吾自英夷兵起便以
身許　國何待今日哉節儉廉潔守正不阿軍興廳事
不設讌妻子或彌月不相見在軍食蔡蓏藉草與士
卒同甘苦編一切陋規所至卻供帳曰我取於彼彼取
於民民方倒懸不救之轉累之乎大帥行營距不百里
不通一柬以是失大帥心在壽州某觀察巡河從者求
站費公欲罪諸法乞哀乃釋之初至廬廬新復大兵未
去或奪民財公懲以法卒結隊入城公亦率兵與悉戰
卒不能勝始服罪翼日負荊大帥門大帥笑謝之舉僚

屬極愼曰中人以下無不以得失爲心稍靳之使有所
詼斯可盡其力用兵善持重多勝少敗賊畏公比之黑
虎追賊正陽關外所過隘口賊皆粉書畏服君戚幸勿
窮追宇公之入壽州賊酋陳玉成間跌足曰事不濟矣
令其下裹糧而宿夜聞風聲輒起視云其論兵有曰
上則操必勝之術下則立不敗之地上雖高於次次實
要於上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上書
大府論時弊略言大兵宜攻不宜守地方官宜守四境
不宜守孤城時皆以爲名言戰勝歸輒愀然不樂曰死

者皆民也甘心爲賊者十之一二耳軍暇賦詩見志有
古名將風愛民如子壽民感之誕日萬家香火以爲常
丹旐出臨淮五河送祭者凡數千人蓋功德人於人心
有如此配郭夫人津庠生秉謙女子厚增候選直隸州
知州襲世職女二長字張郁昌次未字先是封公侍朗
太夫人寓蘇州道梗未北歸厚增奉公殯至蘇卜以口
月口日葬於吳縣某原以祖命齎行狀來乞銘墓余子
芳緝與厚增爲僚壻表章忠義又夙志也不敢辭乃撰

次甫竟厚增倏罹庚申之難及蘇州既平公嗣子頤坤
將於同治九年三月十二日遷葬公於吳縣西五都八
圖木字圩興福塘之鳳凰山趾而以郭夫人祔銘曰
雕悍之俗崇遠之區豺虎一縱先之羣狐沸騰煽熾蔓
不可圖碌碌金公倣若有餘指揮料敵苗瘼髮梳博碁
九子轉之覆盂握蛇騎虎曰蓼口茶隻手楷柱五戟崎
嶇在坦有寇井里宴如功在江淮豈惟鳳廬壽城十雉
箕稷空虛焦炊戶汲梁欄松芻薰以穬火偵以瓶壺凡
八晝夜法墨窮輸閒關延敵起痍奮呼戚戚正陽雄絕
當途懸布一躍拉朽摧枯婪婪羣兇嫉公剝膚蜂屯蟻

聚有億其徒鞍圍鋒林雨矢星珠彼淮之陽萬隊貔貅
霽雲喘指援鬬刀孤張矜慄慨盪決先驅在險彌亮臨
危不渝佻身飛鏃誓命清渠大星宵隕陽曦晝糊街號
巷哭幼攜老扶公之矢志與捧檄俱龍淵太阿謂汝知
予雙門並擬乃白不朱長城既壞　至尊悼吁飾終之
典常儀有逾北行道弗營窆姑蘇九龍蜿蟺環護幽墟
忠魂毅魄詎安厥居英風萬古重我三吳

壽州專祠碑記　　壽州孫家懌

古者不朽有三立功居一凡興利除弊扶世翼教均足
以炳耀當時流播奕禩而況禦侮折衝捍患拯災於
乎皖北自咸豐癸丑粵逆猾旋相滋擾全省幾無完
區而吾壽界江淮間夙稱富庶尤爲賊眾所垂涎丁巳
二月粵逆既陷鳳懷蒙廬六諸郡縣遂圍壽壽雖有鎮
標兵而承平日久訓練弗精又倚粮缺乏士無鬬志民
閧間警倉皇失措署廬鳳額道濂石公者係直隸天
津人乃升任廬州守而前攝壽牧者也公牧壽三年除

蓼安艮不畏疆禦既擢廬守去邑人攀轅泣留如失長
城之恃然公身雖在廬心未忘壽壽爲廬鳳額道轄境
公既握道篆尤於壽之安危益加眷眷方賊來撲壽時
正公率勇援蒙之日中途聞壽急因以援蒙之師援壽
公以寅刻入賊以巳刻至公授兵登陴百姓聞之歡聲
雷動既乃出奇制勝閱七晝夜而城圍解賊退踞州西
南之正陽鎮公追蹤之而前殲斃僞前軍吳守剛僞先
鋒張定邦楊得應等五月杪　欽差大臣勝保馳抵正
陽公未論渡河進勦於沫河口鏖戰四時賊鋒已挫不

料大股援賊開道蜂擁而至寡不敵衆公骰受矛傷猶
負創登舟大呼殺賊乃河深溜急舟覆身殁雖大功未
集而公之心貫金石忠炳日星詎不足以垂不朽歟初
公以戰功　賞戴花翎加按察使銜並給鏗色巴圖魯
勇號赴義後大吏聞於　朝得　旨照布政使例議卹
　賜謚剛愍三代均給二品　誥贈並　詔於服官之
地及原籍建立專祠嗚呼公之所以報　國者出於至
誠而　國之所以酬公者亦恩榮備至矣憶公初去壽
時壽之人思公德以豐備倉分建祠宇爲公設長生祿

位屬余作文以記之誠欲公膺厚祿享大年而後快乃
公年甫四旬未及半遽爾蒙難邑人方且爲公悼余
曰無以爲也公之舍笑於地下者即在此取義成仁之
日然則俎豆千秋視膺厚祿奚若耶馨香百世視享大
年奚若耶況昔之供祿位不過部民私情今之建專祠
乃爲　皇朝祀典於是即以公之生祠爲公之專祠公
不雖死猶生乎其同時陣亡之勇目六品翎頂吕祥邱
常六品軍功章貴黃悅祁親祁和周洪姚山等並得附
祀公祠同享血食彼雖名微位卑而揆之執干戈衛社

稷之義誠足爲臨難苟免者媿公解壽圖時余適在壽
防局與參末議及其追賊正陽余弟家龍襄其戎幕邑
人既成公祠將勒石以垂永久以余見聞較確仍屬余
執筆故運前事而復爲之記

表忠錄　三　屏廬叢刻

天津專祠聯額

危亂識奇才天若假年名績豈甀八州督　馨香留近輔我爲寫奏悲歌猶動五陵豪

風聲凜然

天津金剛慈公咸豐初起吾皖定遠令牧壽守廬泛權鳳潁並在皖北當賊衝戰功治行赫然有聲呂文節周文忠累疏薦之一時推爲奇才獨非中折則皖北軍事之所屬也天性高抗才氣橫逸不可一世而獨善余相值兵閒危言深論豪若感激

日光如炬心特敬之別未幾而聞壽州之殉矣今年秋公之從子五品封職王妾以　敕建本祠專祠告成請奏列入祀典余既爲楹聯復取唐元和中獎高沐詔語以志於楣事越三十年猶恍然與公對談聲隱几案時也光緒十六年十月李鴻章

挽聯

意氣吞縱橫長劍談兵笑我無才先失足　烽煙猶黯淡大旗落日問天不語賦招魂　孫家泰引田

死已千秋呼渡河者三沒齒常存留守恨　生經百戰想背城借一傷心重制大思仲　孫家穀稼生

仙飛鳧馬氣撼豸冠莅茲十六年來慕夫思忽見長淮渴碧血　星指旄頭塵瞻馬首計從戎三月推恩忘分

常教小草泣青山　孫家鼐變臣

公雖歿猶存祠宇森森還像貌堪驚賊膽

報長淮滾滾傷心何處哭忠魂　前人

借寇福蒼生傷心虎幄風寒百戰威名留草木　依劉

憨白屋回首烏臺雲黯萬家悲咽繞淮流　郭效侃

香火祝三生萬姓呼號齊墮淚　艱難拚一死長淮砥柱更何人　王尚辰誠齋

報國復何言惜平生壯志難酬拚教鶴唳風聲憤填淮水　招魂猶有恨嘆百里妖氛未靖還盼霓旌雲馬默捍嚴城　壽州士民

福曜喜重臨溯當年遺愛常留試看枌社棠陰歌呼生

佛　危城濱再造悵此日招魂未遑忍聽風聲鶴唳悲
咽長淮鳳臺縣士民

烏虖　顯考先剛愍公殉節於今三十餘年矣　不孝
頤增　幼遭喪亂且生也晚　先剛愍公偉績豐功言
行政事罕所聞見家乘行述以疊經烽火蕩焉泯焉
至　頤增稍長竊欲搜羅舊事表彰先德又以困苦流
離四方奔走卒無所就不亦痛哉回思自　先剛愍
公見背後遭家不造死亡相繼患難環生僅留　頤增
一綫之傳而承三房之祀此中人事之至變略爲追
述其椎心泣血爲何如也慨自咸豐丁巳　先剛愍
公既殉節於壽春長兄厚增奉　祖命扶櫬至姑蘇
先是　先大父在巷公山大挑知縣官江蘇凡八任
繁劇卓著循聲以　先曾祖妣胡太夫人春秋高陳
請終養僑寓於蘇至是道梗不得北歸乃爲　先剛
愍公卜居於蘇鄉之梅灣無何粵逆東竄蘇城陷
先大父侍　先曾祖妣並率家人趨梅灣以就居焉
未幾賊逼梅灣長嫂龔恭人及二姊三姊四姊先期
投水死長姊投繯投水死而復蘇者再　先大母田
太夫人與長兄厚增俱遇害時咸豐庚申四月也
先大父罵賊不屈刃傷及額幾瀕於死適長兄外舅

葉公秋蘋遣舟來迓因徙居光福鎭八月　顯妣郭
太夫人病歿姪女荷姑亦殤至是一家廿餘口死傷
過半何其酷也何其酷也初　先大父因侍　季父炳齋公從公江
北至是來迎　先大父因侍　先曾祖妣就養泰州
同治改元　先曾祖妣見背　先大父哀毀骨立送
得疾癸亥蘇州平　季父奉合肥相國檄辦釐務
於是侍　先大父旋蘇明年　先大父遽爾棄世又
明年　季父亦繼歿　先本生考式如公初宰江右
奔喪來歸服甫闋亦棄養於是金氏僅存　顧增一人

方及髫齡嫂嫂在疚曾奉　先大父遺命令承重且
兼承祀三房待有子再爲長兄立後烏虖痛哉嗣
顧增乃奉　先本生妣沈太宜人居蘇州孤苦客丁
門衰祚薄惟賴　先本生妣教養兼施操持家政時
自　先大父以次十三柩未安窆　先本生妣心
曾無知識　先本生妣乃昕宵憂念寢食爲勞後經
覓得蘇城胥門外鳳凰山趾吉壤於是脫簪珥勉
營葬事　先大父　先太母既合葬　先剛愍公暨
郭太夫人亦安葬於玆邱以次亦並祔葬　先靈既

安而婚嫁事又紛如既遣大姊歸於張　叔母張太
孺人亦旋卒所遺弱妹二又　庶祖母所出之幼姑
一以次遣嫁繼乃爲　顧增　授室於馮　先本生妣心
力且已交瘁又棄不孝而長逝矣烏虖痛哉伏思　顧
增以不孤之身遭逢坎坷至於斯極自以區區一官
羈遲皖省中朋或更轉徙就食他鄉北馬南船汔無
安處　先人手澤以及當時名公所惠文誄雖至多
且夥已零落略盡其所幸存者惟馮公桂芬舊作墓
誌銘夏公燮舊作傳略又曾過壽州得孫公家懌所

譔事祠碑記過廬陽謁王公尚辰又復出示所譔輓
詩聯幷舊鈔各稿若淮門徵獻詩邑志忠節傳皖志
名宦傳搜輯更非一日撫部福公祭文一首則尤得
之於敗麗者也鴻文重覩寶若琳瑯用亟錄存付諸
剞劂彙訂成册以闡潛德而發幽光使世世子孫珍
藏勿替至　先大父愛廬遺稿若干卷庚申之難俱
已散失嘉言懿行渺不可知惟嘗聞丹陽則有生祠
一區歸然猶存蓋曾宰是邑邑民所建亦可略知
先大父之政績矣至　先剛愍公本籍專祠蹉跎未

建崇報缺如負疚於懷者久之幸從兄玉夔文彥義深追蓮茂崇嘉制遂於石橋衙西南隅拓地數弓道旨籌款建立四閱月甫落成因請李傳相奏入祀典并恭錄御賜祭文碑文 國史館本傳俾上彰 國憲下慰 先靈并陋增所有志未逮而賴兩兄之有大造於吾家者次年文彥舉於鄉僉曰先剛愍公默有以呵護之忠魂不泯千載彌光當亦含笑於九原也嗟乎陋增歲月虛馳顯揚未遂私衷抱憾痛何可言茲謹校刊 先剛愍公誌傳碑記暨

屏廬叢刻

詩文輓聯既竣慨然興感追思家難略記如右和血濡墨不知其涕泗之何從也僭蒙 大人先生垂哀先君子錫之銘誄以光泉壤則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矣不孝陋增 謹附記

宋忠愛趙周王別錄

錢塘吳慶紱題

長沙民編

刻繫

宋忠定趙周王別錄目
卷一 世系 宋史宗室世系表
史傳 宋史列傳 隆宋人文集行狀神道碑墓誌銘
卷二 詔制 御筆
卷三 仕蹟 遷轉 政績
卷四 黨禁上 宋滄洲樵川樵叟慶元黨禁
卷五 黨禁中 黨籍考證
黨禁下 黨禍始末 攷道學之人史傳事實
卷六 雜事
卷七 詩文題跋
卷八 附錄 忠定五代事實
別錄目 一

國家之治亂繫乎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當夫君子當國盈廷皆正士侍講筵者以啟沃君心爲進忠列臺諫者以糾彈邪佞爲盡職其時主德清明上下安宴熙熙然有治平之象而二三小人所圖不遂日夜狙伏以伺其傍一俟有隙則彙緣以進因是潛布黨羽多方以惑主聽使昔之汲引衆君子如不及者一旦轉而疏遠之且不獨疏遠之將以摧陷之惟恐其一朝之復進用雖其間有主調停之說者維持保護冀得消患於無形卒之身且不保同歸于竄徙流亡而後已觀於南宋慶元黨禁之禍是固可爲太息痛恨者已當甯宗之初立也趙忠定有定策之功其時

道學諸公先後相繼登用海內相望以爲中興之業將光復于三時不幸與韓侂胄共事一廷咸福爲其竊弄履霜堅冰馴至遭其傾覆竄蘺衡州羣小乃益快志而當時道學諸公亦一網盡矣論者謂有宋一代前有元祐黨碑之立所以速成南渡之偏安後有慶元僞學之禁所以開邊釁武致天水之緒不復再振然則君子小人之進退其繫如此是在有國者所當引爲前車之鑒幸毋蹈此覆轍焉耳光緒三十有四年戊申中秋前一日葉德輝序

世系

宋宗室世系表 宋史卷二百二十四 表十五

漢王漢王郯王建國西頭關太尉追封善應汝愚崇憲必愿良杰友忠

謚恭謚懿謚勤公謚供奉師濟

憲元恭允孝宗懿恭宣士封申國公追封申公求

佐升憲仲仝慮

崇範必銳良淑
良淡

崇楷必峻良源友樞
必肅

崇樸必佑良弼
必同良傚
必習良輔友箴
良意
良轄
必珂良竣

崇度必悌良淳友傳

崇範必銳良淑
良淡

崇楷必峻良源友樞
必肅

崇樸必佑良弼
必同良傚
必習良輔友箴
良意
良轄
必珂良竣

崇度必悌良淳友傳

崇寬必棠良□
必輯
良簒
必楠
良嶷
必撰良勲
必抃
良悫
良倣
良備
良添

崇襲必揆良惠
必撫良心
良勲
良□
良思
必悰
必怡
必恬良孟
友儀
友健
友仞

按表中宋史有傳者父善應干崇憲均附忠定傳崇憲子必愿自有傳四百十三崇度孫必悌子貟涪入忠義傳四百五十一余家藏宋史爲明南監本表中人名字間有與武英殿本不同者惟缺文同缺茲以監本刻稍近古故并傳引據云

史傳附宋人文集行狀神道碑墓誌銘

趙汝愚子崇憩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

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饈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甯諸君樂飲時耶眾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它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子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

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日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甯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穆壽官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

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扑招權預政出扑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閫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庶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政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

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二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爲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

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師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大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稟諫繼入閤門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三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寧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伯圭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胄奏

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閤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闕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丙日上視朝汝愚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奏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難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

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難而吳琚素畏愼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江部尙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

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屛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它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衞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日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

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揚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而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

列再拜甯宗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慙忿簽書樞

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擠汝愚汝愚爲人疏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果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慊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太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憸和附疾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

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頴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辠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劻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

蔣偉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受鼎假夢爲符責竄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甯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

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鎡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省郎時寒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甯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卽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既貶死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眾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意俄

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衊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旣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辜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襲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乃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肆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

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厤所卒以重修龍
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
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秘書郎辭弗許尋爲著作
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閱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
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
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
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奬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媮安取
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
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
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
弄之漸察姦憸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請外知

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於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
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緡十
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
行視舊價幾倍蒞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
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
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
及帥漕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
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寢移
爲它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
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張
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
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
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崇憲請
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瓌守非才激黎
峒之變乃劾去之政辟能者代其任蘿蔓峒者仍歲寇鈔
爲暴竇民何鄉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緡付小校使繫
以來竇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
鳴鼓召眾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
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各縣半之崇憲
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
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爲邊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
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

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
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
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
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爲宰輔四國流言
而周公不免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周公之德
而啟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闕於王者之
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
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實係於茲不然周其殆
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
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

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甯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爲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寃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於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宋史三百九十二

留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　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

慰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卽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旣而趙汝愚以內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它日必難處論旣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卽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正爲大行攢宮總護使甯宗卽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爲言上親札遣使召正還　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　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明年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

實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甯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宋史三百九十一

公言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孜孜國事殆不多得王希呂緩急可當一面彼小廉曲謹雖無瑕可指卻恐誤事上曰如趙雄汝愚希呂皆帥才也宋樓鑰攻媿集九十四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　中紹興十八年進士年十八貢於鄉　甯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　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

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閒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甯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惘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　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言政和中嘉王事乞加貶竄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旣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宋史四百二十九道學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讓趙汝愚　朱熹以上疏見細龜年上疏求去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龜年丙祠慶元二年以呂祖謙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　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甯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忠肅宋史三百九十三

授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汝愚定公將漕公以書言月椿錢病民趙公因計爲緡錢七十萬而無名者强半皆出於苛斂趙公首取其最甚者如宜春麴引之類先罷之乃以聞　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胄奏牘

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寖以出入兩宮始有竊弄威權之漸公極論之且乞去　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與趙丞相言政和中嘉王事乞加貶竄於是追三官勒停

攻媿集九十六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

徐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襍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穪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

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 甯宗卽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眾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撰事願因皐陵訖事以去甯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東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

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起守江州移知建康府兼江淮置制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後謚忠文 宋史三百

光宗疾孝宗崩又不能喪公憂憤嘔泄卧責趙丞相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穉之類與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趙公問策安在公以知閤門事蔡必勝授之使同爲知閤韓侂胄固請於太皇太后禪之旦嘉王竟立獨侂胄既得

志則驕恣公面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十年不復用 宋葉適水心文集二十一實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章穎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 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 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爲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 侂胄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

延和殿上歎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誣從實上之丙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宋史四百四

樓鑰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 隆興元年試南宮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 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聞其耆老當此隆冬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返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

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璩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位兩府者五年屢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宋史三百九十五

時臺諫誦言故相定鼎乘龍之夢有禍心衡恨者對公云云公曉之曰趙嘗夢孝宗召入禁中取御爐金瓶授之曰朕之用卿如此湯瓶又夢立班殿下見白龍升天未幾上以線服御極其夢兆止此爾而便謂定鼎乘龍可乎某親聞諸趙公不可誣也主人唯唯同僚有並坐者退而言曰某代爲公汗下　趙丞相之子崇憲奏雪其父冤朝廷令兩省史官看詳公與今吏部尚書汪公逵等言紹熙之末

宰執惟乞建儲孝宗升遐留正引疾而去人情洶洶汝愚始決大計翼戴聖明正位宸極天地宗廟實臨之橫遭讒誣卒以貶死十餘年間是非貿亂賞罰倒置權臣既誅汝愚諸子始敢有請今當亟與辨明立碑賜額等事次第而舉檢會韋奏誣以叛逆者泯絶其迹正趙師召乞斬汝愚之罪重蔡璩漏洩幾事之責毀龔頤正所箸續稽古錄板皆所以昭雪故相之誣也從之宋袁燮絜齋集十一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

秣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　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知潭州　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

郡　甯宗卽位兼侍講知閤門事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抶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侂胄誅卽召見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宋史三百九十三

初趙丞相登政府汪義端爲監察御史力攻之不得遂罷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公又駁之改吏部侍郎蓋兩以言事得此官竟不拜除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攻媿集九十八

簽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正惠林公神道碑

何異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

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康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　宋史四百一

孫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　丞相趙汝愚既罷侂胄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興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侂胄至扈從者卻入斂板甚恭逢吉曰旣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閤職逢吉卽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

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丙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宋史四百四

劉光祖　劉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幼出於外祖賈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　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卽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　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白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　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

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　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觀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宋史三百九十七

公以乾道五道對策庭中天子親擢第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置班列　公次公安聞孝宗疾日浸篤而車駕省謁不以時則致書於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三事其一謂宜與群賢并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上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於私第其二謂林陳二

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至朝門會襄陽闕守乃除公右文殿修撰以行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未行改荆襄制置使明年後條上邊備之當急者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州府　在潼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殿提舉崇福觀明年復上章告老俄以疾薨享年八十有一嘉定十五年五月贈光祿大夫趙忠定當稱其諫激烈似蘇文忠戇惻似范太史人謂忠定爲知言眞德秀西山文集四十三劉閣學墓誌銘

呂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　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

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冤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白是天下有常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舉也故凡勸導人

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嘗御於飄陟慶置之際聞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復見臣因李祥獲舉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舉戾哉實以士氣積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束擔待舉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舉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舉當誅竄逐已爲覽恩會樓鑰講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舉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眾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

年卒詔令歸葬（宋史四百五十五忠義傳）

葉適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留正）曰上疾而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閤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

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于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啟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

之且薦樓鑰邱崈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

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宋史四百三十四儒林）

曾三聘　曾三聘字無益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

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鄂州會韓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　侂胄誅諸賢遺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謚忠節（宋史四百二十二）

游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一見卽知敬之　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卽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

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覘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之矣凡阿附宰官本冀官爵此人沈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

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　未幾曦誅參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宋史四百

李祥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　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主管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

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宋史四百

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無主留正棄印亡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言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固留公併得罪水心文集二十四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　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

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　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授敷文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致仕卒贈正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恩補將仕郎登奉大夫宋史四百七

趙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　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宋史四百十三趙汝談字履常太宗皇帝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甲科周必大見其文異之趙汝愚定大策多與參訂罹黨禍斥出國門依祖墓以居者累載因得肆志於學問

獨廟議請從朱熹捐節鉞與韓侂胄俾居外汝愚不以爲然未幾汝愚去國汝談與弟汝讜昌言侂胄之非於是並罹黨禍斥出國門依祖墓以居者累載因得肆志於學問

詞章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六十七

趙汝讜　趙汝讜字蹈中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爲之畫策惑亂天聽爲斥使去國坐廢十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宋史四百十三

汝談之弟以祖蔭補承務郎韓侂胄逐趙汝愚時汝讜監左藏庫上書乞留汝愚斬侂胄由是侂胄使其黨再攻汝

愚以汝讜兄弟爲言首坐是廢斥者十年後登嘉定元年進士（咸淳臨安志六十七）

袁燮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　寧宗卽位以太學正召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論去自是黨禁興矣　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後謚正獻（宋史四百）

淸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反覆極論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不能用

學首　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徒商推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地矣（眞西山文集四十七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黃度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隆興元年進士　倪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倪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倪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沖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祕閣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謚正肅（宋史四百）

佑薇歸養　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謝病丐去遂以煥章閣

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宋史三百九十三）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禫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直龍圖閣知靜江府　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宋史三百九十三）

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水心文集十五詹體仁墓誌銘）

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垂簾爲援立聖明之地其爲諸賢倚重於此（眞西山文集四十七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體仁行狀）

吳柔勝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架閣文字遷國子正　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祕閣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謚正肅（宋史四百）

楊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爲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歷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抶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眾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衛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

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觝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己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耶陛下勵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概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察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罔邪

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衛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端朝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久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範自有傳宋史四百

呂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　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與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瀆之乃詣登

闕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自强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臚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柟爲之具棺斂歸葬焉 宋史四百五十

五忠義

徐範　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與兄同舉於鄉入太學丞相趙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置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尙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

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　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宋史四百二十三

黃裳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　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及疾革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賜資政殿學士嘉定中謚忠文 宋史三百九十三

尤袤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袤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袤成之　孝宗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蘭亦望收召上曰然　除禮部尙書兼侍讀上 按此光宗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遂卒年七十轉正奉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嘉定五年謚文簡 宋史三百八十九

倪思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　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

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褒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觀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宋史三百九十八

毛自知之父憲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事因諗葉曰頃聞倪公不見知于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爲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

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爲執政未幾說書崇政殿公當制詔旌奬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五月公自溫陵召歸倪胃方排壞異已意圖節鉞以公昔嘗與陳君舉章穎不咸將使再掌內命先遣弟仰胃從容伺公意公艴然曰上初卽位當惟賢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既而劉德秀又誅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不肯輕附尙爾之從耶倪胃知公意鄉不回然後公直學士院至是人始知公之心益不苟于隨者予聞葉公之言瞿然興敬魏了翁鶴山文鈔二十八顯謨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

余端禮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　興州帥

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　孝宗崩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淮涕遜避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謀泄而汝愚遂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　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

擁護善類然爲侂胄所制壹變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宋史三百九十八

王介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　孝宗崩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　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　知慶元府兼沿海置制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宋史四百

韓侂胄以戚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徙兩諫官違己者公時爲學官深憂之會有詔求直言亟上封事力言紀綱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感寤實紹熙甲寅冬也及丙寅開邊釁侂胄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上疏公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宜宣諭大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侂胄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上疏牽姚愈前論公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爲學官與袁燮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斥明年兵敗侂胄伏誅朝廷思公言驛召入對會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乞令彌遠終喪東宮得副本觀之且咋舌危公公不以爲忤數日徒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

陳駿　陳駿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　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駿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卽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爲右丞相駿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駿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　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駿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二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宋史 九十 三

李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　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遺孟傳按視江池鄂大三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還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璹與侂胄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　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宋史 四百二

張詔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紹興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　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益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面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以郭杲代之宋史 四百二

應孟明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　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

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宋史四百二十二

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登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邦滔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入爲祕書郎兼監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迕丞相史彌遠劾罷　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　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　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宋史四百二十二

羅點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第寧宗嗣位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趙汝愚嘗泣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讜被勸賞顧有獲罪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爲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之福兼國史院

編修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趙忠定公將漕江西公往見之相與語因及獄事云部內有訴貪殘者會某官鞫之而薦之曰得其情則與劾薦公曰斯人之罪已知之否曰未也公曰眞僞朱可知而以利誘之是示之已意而欲鍛鍊其罪也無乃不可乎趙公悚然曰微君言吾慮不及此　免喪之後遲遲其行既入都未嘗干進止欲從吏部選尚書鄭公丙力以館學薦之趙忠定公時爲天官貳卿語公曰前任既再考矣自陳可改秩公謝不敢

陳峴　公字壽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於郡城曾大考懿通直郎致仕大考楠事高宗爲禮部侍郎終祕閣修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科賜第丞相王公淮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甚古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爲浙東安撫司幹官丁內外艱除喪擢太社令太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啟倖門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侂胄已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祕書省正字進對言陛下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讜被勸賞顧有獲罪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爲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之福兼國史院

編修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公爲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　久之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懇辭嘉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八（眞西山文集四十四顯謨待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蔡元定　紹熙甲寅秋七月皇帝卽位首召朱文公于長沙拜趙忠定公爲右丞相一時名勝多聚本朝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憑藉外戚出入兩宮丞相倚魏公之裔同心國事弗之疑也文公獨知其微每於經筵造膝極言之文公既去國從官有繼論者侂胄始自疑好進之士或陰附之稍易置臺諫而丞相亦罷矣言者指丞相爲權臣指道

學爲僞學引繩批根而侂胄專政矣十餘年間臺諫之議論非攻道學不談小臣之自鬻非攻僞學不售然莫敢誦言攻文公者久之其間欲有速化者爲言事官乃上書抵文公且及其從游最久者西山先生西山先生謫道州二年得疾以沒諸孤奉先生喪歸葬後九年主上奮然英斷誅侂胄治亂政天德清明枉者悉伸又三年始贈先生迪功郎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姓蔡氏其先弋陽人上世仕唐有爲建州建陽縣者因家焉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次敘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爲多年四十不就科舉淳熙戊申太常少師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以律厤薦於朝廷下郡津遣赴行在先生以疾辭紹熙癸丑

西游湘漢循淮渡江經建業京師城朝之名勝無不傾倒嘗與太學生王滋遊西湖聞諸公欲薦之於朝而留行者即日命舟而歸慶元乙卯築室西山將老焉文公貽書有臨風引領似已聞采薇歌之語時僞黨論興先生知不免聞學者劉礪云化性爲僞惡得無罪明年命下方自里中赴道眾皆疑懼或曰緩行先生曰獲罪于天可逃乎至營道未幾學者漸眾先生憂之曰神人惡眾至殆不免乎明年八月寢疾一日謂其子沈曰合謝客且安靜還造化舊物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傾之而逝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宋劉爚雲莊文集十一西山先生蔡公墓銘

蔡必勝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爲温州平陽人　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知閤有闕至是遂召知閤門事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私念曰儻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趙公汝愚往還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閤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參語因知省闥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彦逾戒郭杲飭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　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

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寧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侂胄恃功專恣立黨論爲傾者方因之而知閤劉弼又內忌公即脅說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參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由是疏公出爲池州公歎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事屬安定何妄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祕前事侂胄果爲蜚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而公連刺外州黜默以卒悲夫水心文集十七蔡知閤墓誌銘

陳葵　叔向名葵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第進士　教授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君別蘊之爲諸生市書略具焉又

教南外睦宗院趙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併以崇飲飾游爲戒趙公矍然受規薦審察中吏民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水心文集十七陳叔向墓誌銘）

王聞詩忌王公十朋既沒三子守其家法諱聞詩字興之者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丞審察登太理爲司直主軍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州易知光州自請華州雲臺觀召爲考功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固求去提點江東刑獄卒年五十七（水心文集十六提刑王公墓誌銘）始公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所進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

素行不以爲黨也林復紹興癸丑故相忠定趙公以吏部侍郎知貢舉將出院矣點檢試卷官彭公龜年偶得落卷奇之以示忠定忠定讀不釋手至策卷以剛健中正爲君德至論漢威靈事以寬恩特貸於貂璫峻法獨施於善類爲君德不立之過忠定拊卷曰場屋有人焉卽命更考而前考官御史也莫之敢擢忠定手批其卷擢置前列既揭榜視姓名君也蓋忠定帥閩時既聞之矣故益以得君文爲喜士亦以先觀爲快御史滋不平卽上章劾忠定黃公艾時在後省復以御史爲不公繳奏之故以進士起家而名動朝廷未有

往畏匿改事獨公不磷不緇如趙公在時毀趙公者熟公（水心文集十六提刑王公墓誌銘）

若君者而黨論亦自此起君諱復之字幾叟一字亦顏其先大梁人君少嗜學所從遊必嚴師友試鄉校及國學多占上遊廷對擢第七調筠州教授丁內艱服除仍往前闕戊午秋校文廬陵時黨論已熾士大夫頗有陷者君以民心士心天心發策其中及列聖之事讀者爲之悚慄尋有旨索考官名銜人爲君危之君曰吾言無愧庸何傷未幾又有傳時相欲處以掌故者人爲君喜且勸通書君笑曰吾向不敢辭其禍今安敢倖其福秩滿授潭州教授甲子邊釁開君校文於衡又策諸生以權臣輕用人言動勢之故張公孝伯位樞府君貽書張公張公識其意一時消平黨論激昂人物之功爲多（宋劉宰漫堂文集三十知潮州侍左林郎中復之墓誌銘）

趙希懌　公諱希懌字叔和藝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世孫也以淳熙丁未進士調福州司戶參軍用薦者陞從政郎初爲戶椽郎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薦其才始公在閩受知於忠定公忠定既以謫死讒波滔天士大夫能詆忠定爲不忠者踵相躡進用一時知名士坐黨論斥逐無虛日凡權臣意指所鄉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之子今江西漕崇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不足以動其中而易其所守維忠定公裁力國事庶幾乎正惠平生每以前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眞西山文集四十五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劉爚　公諱爚字晦伯建陽后山人乾道八年進士知福

州閿縣帥守諸臺連章論薦秩滿至都時朝多君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陞擢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以歸上新受內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寒熱一旦解散卽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不自覺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益指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艱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受代入對時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閿縣之政吾知之然眞是僞學侂胄誅自強逐遂以公提舉廣東常平茶鹽事嘉定二年召入對除吏部郎中句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爲國子司業進對言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眞西山集四十一工部尚書劉文簡公神道碑

李璧　公字季章省之丹稜人以詞賦冠類省賜第于廷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衞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試館職對策凡五千言除正字開禧九年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侂胄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畀郡以殿中侍御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平二年令自便三年復元秩奉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秩仍罷祠越四載乃復明年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明年引疾求奉祠報可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于家年六十有四初趙忠定鎭蜀輯國朝奏議爲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鋟以進御蓋深有補於治道云眞西山文集四十二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李訏　公諱訏字誠之世居濟之鉅野今爲晉江人公以養親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歸時劇寇沈師旣平而他寇相挺於鄰壤公被帥檄爲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趙公以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而當路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黃州趙公再帥閩謂公曰黃邊江賈舶至困于重征而舟無所泊多以風濤壞盍求所以爲泊舟之所會歲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內澳六百丈民不告病而商

民以濟治以最聞眞西山文集四十二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四品銜吏部主事加三級長沙葉德輝編輯

詔制 依歷官先後 附王孫必愿除右司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敕朕退朝之餘務學爲急開迪英之閣肆求經史之遺言對無逸之圖慨念祖宗之美意正有資于勸誦顧何憚于增員具官某秀出天支粲收儒效擅開平之譽久宣出藩入從之勞條晁董之言尤見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于選部實領袖于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于通鑑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于寶訓之書爾其因事進規盡忠無隱矧是宗盟之彥首陪經幄之游尚服異恩以稱公選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敕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輔政厥由聲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祿爵曾弗仕于外廷後雖并用親賢亦無踰于法從茲開宥府蓋得宗英具官某派出天潢望高國器早隨寒畯首冠于儒科出任藩宣久臨于蜀郡侍經帝幄選士貢閽皆故事之所無在爾身而兼備爰以樞機之寄托之肺腑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固私于異渥將深慰于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舉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壯維城之勢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東頭供奉官士處贈太子少保

敕國家親睦九族本支蕃衍侯王使相寵祿相望然雖在近屬無子孫贈典之文惟爾孫曾進秉事樞追榮之恩上及三世有宋以來實自汝始豈不榮哉具官某胄出熙陵慶綿漢邸生長承平之日涵濡信厚之風不顯其躬以盡于後本兵之任我得宗英推迹本原寵之宮保密章之渥貴爾九京

曾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敕士大夫遭時遇主致身兩地必有慶源之自仍多內助之先矧在吾宗可無異渥具封某婉嫕之質幽閒之度克相夫子寖大其家孫又生子起爲公輔既錫會門之寵併推婦爵之崇惟沁水之名邦實河東之沃壤以示廟祧之寵以增屬籍之光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敕唐之宗室大用者九人而李適之爲稱首追榮乃祖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咨嘆著于史牒今爾之寵□古過之具官某稟資甚賢爲善知樂雖事功不見于世而隱行實侔于天是生聞孫首致樞近既嘗逮事當揆所元用推黃壤之恩爰授青宮之傅三錫之命尚其未央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成甯郡夫人

敕惟晁氏世有名士在濟北號稱華宗女教既嚴壺彝可

紀剋來歸于天族乃深篤于義方宜有後人克顯先世具
封某結縭之訓葢自家傳采蘋之儀實遵禮度相夫以道
躬德曜齊眉之勤有子甚仁兼仲由負米之養三遷之敎
燕及元孫一命之榮胙之大郡是爲陽報尙服殊恩同上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敕躬行之實莫著于隱微天報之昭殆同于影響苟能用
一日之力何必活千人而興惟深仁厚誼有以過絕于人
則陰功隱德終當暴白于世具官某生長富貴遭罹險艱
菽水僅充而事親有臥冰躍鯉之孝伏臘未給而於人有
解衣推食之仁片言可質于神明一飯不忘于君父敎忠
之訓既著生前篤行之名遂彰身後朕方命爾元子貳吾

西樞察其許國之忠想見過庭之學寵之師範冠彼儲僚
豈惟禰廟之是崇抑亦宗盟之未有尙其英爽式謹敬承
同上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敕朕顯登樞筦既以崇趙氏之祧加賁幽原其可忘孟母
之訓具封某生自名閥歸于賢宗秉志靜專與少文而協
趣處家約素爲彭澤以忘貧一門相勉以孝慈奕世俱傳
于淸白是有賢子爲予輔臣爰開順化之封用示追榮之
寵毋重杯棬之感庶寬霜露之思同上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敕朕並用親賢延登宥密雖曰家傳之懿如麟趾仁厚之
風亦惟閫助之良有雞鳴警戒之道宜與偕老胡不永年
用加寵榮以賁冥漠具封某天資柔淑婦德慈祥冊府道
山才及見夫子英游之際副笄翟茀傷不逮小君命服之
榮獨惟南渡以來久寓楚東之近始封此郡尙慰爾靈同上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敕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擢專兵本豈以日月而
爲功式隆磐石之宗益聳維巖之望具官某仙源有自天
分數高發之以場屋之聲名博之以師友之問學論思禁
路其有靜臣之風填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
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
器頃爲儲宋已知許國之忠茲貳機廷尤見愛君之篤俾

陞右府之長密贊中宸之謀增衍眞腴併昭異數噫三軍
五兵之問雖未至于廟堂一日萬機之繁正有資于帷幄
朕方越拘攣而圖任爾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旣厥心同底
于治攻媿集三十七外制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士盧太子太保
敕我有宗臣進長樞筦雖循牆而避寵終出綍以疏榮貴
震一時恩及三世具官某分暉帝胄履善家庭九族懿親
曾不登于膴仕百年隱行乃有見于後人惟爾曾孫旣登
右府亞于宮保已賁幽原爰加再命之崇遂列三孤之重
前無舊比歿有餘光同上

曾祖母高平郡夫人龔氏文安郡夫人
敕位尊任重必有家傳積厚流光亦由閫政恩既加于曾
廟封宜進于小君具封某以柔淑之資嬪信厚之族雖中
饋之職無顯于外而內則之懿能肥其家逮三葉而益昌
祖太子少傅不求太子太傅
敕紫樞元臣方隆于同姓詩宮亞傅嘗寵于大家位既加
崇恩亦宜稱具官某奕奕帝王之眉恂恂儒素之風遺子
以經至孫而貴鳴珂佩玉雖不見于生前矧紱重圭乃追
榮于身後進登一品以慰九京同上
祖母咸甯郡夫人晁氏濟陽郡夫人

敕世冑高華本由濟北之族慶源流衍實自召南之風具
封某躬蘋蘩之勤遵圖史之訓功容俱備典則不踰教子
有方能甘啜菽之養撫孫甚愛眞有含飴之歡茲爾元孫
劬予興運頃嘗頒夫沐邑俾載益于郡封爰分廣濟之名
式慰謹終之意同上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少師
敕眷我維城固多將相侯王之貴惟爾有子遂爲股肱心
舊之臣可無寵光載篤餘慶具官某家法有自天資尤高
及見太平猶記開元之際結交前輩尚聞正始之音躬曾
閔之孝欽慕閭平之儒雅爰謹家庭之訓遂傳樞府之賢
乃進宮師以彰陽報其祗明命益啟後昆同上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敕愛君憂國繫我本兵之良媲德旋賢可後榮親之渥具
封某稟資柔懿植藻幽閒以澤底之名家師天潢之嫡派
案澤底一本疑底字誤因缺之玅唐李璧國史補以澤底李與岡頭盧士門崔並稱可證其不訛中閨甚
肅不辭舉案之勤令子著名端自斷機之訓云何不淑其
後遂興洊啟博陵之封以示冥途之寵同上
妻鄱陽郡夫人徐氏通義郡夫人
敕大臣許國有光麟趾之宗夫人起家無媿鵲巢之隱值
悼亡之已久宜追遠以加榮具封某生自儒門嬪于皇族
身能全于婦道生弗永乎天年追夫子之登庸嗟室人之
冥漠視其爵秩貴以恩光易番水之舊封貴眉山之新渥

尚惟靈爽式克欽承攻媿集三十八外制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士慮少保
敕朕祗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邇臣共濟萬幾之務爰因
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宅慶璇霄聯芳寶牒少而從
宦雖官政之莫施孝以宜家諒躬行之無媿侈厥餘福流
于後昆進參宥府之崇嘗貴儲寮之峻茲疇故典遂陟孤
卿用昭寵光以慰冥漠攻媿集四十一外制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人
敕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曾門之光
具封某生于儒家嬪我皇族動謹珩璜之飾克共蘋藻之

儀爰及諸孫進居兩地遂啟封于大國以錫命于小君陰
報可知寵光未艾同上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傅
敕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斂福實均其政之臣爰
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稟資粹和生長承平
及見累朝之全盛始終信厚遂臻後葉之繁昌進秩青宮
申命黃壤茲以湛恩之布徑躋亞傅之榮尚惟不忘其克
祇服同上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敕惟時近臣胡予初政厥有霈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稟
嫕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湯沐

載啟濮陽之號益崇石窌之封是爲異恩以詔幽穸同上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
敕維予冲人嗣大歷服無疆惟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皆
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歟具官某孝友實根于
天稟躬行無愧于古人爲吾宗盟之表善言善行稱于搢
紳卽世之後隱然不忘是宜其有子也寵及泉壤遂冠六
傅茲以周官貳公之秩以告于第且以慰雨露之感英靈
不昧其尚寵嘉同上
母饒陽郡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敕大寶嗣守賴茲臣鄰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封某克遵
壺範能謹婦儀四德備全協山水之高趣三遷垂敎爲廊

廟之鉅賢屢錫恩封以昭寵遇乃開申伯之國載益饒陽
之封以寬吹棘之思庸示漏泉之澤同上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敕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助之恩具
封某婉嫕自將柔嘉可度克相夫子遂爲當代之名卿乃
嗇天年不見機廷之異數亶歎寵渥豈間幽明用崇涇水
之封載徹眉山之舊尚惟英爽欽此卿章同上
慈福太皇太后冊寶書冊文官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
愚轉大中大夫
敕
迺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朕帥中宮從以婦子朝於重華
獲陪親尊上顯號於玉冊永惟一朝四世非常之休則亦
三三股肱克相孝治以輯威儀可無茂恩昭示褒律具官
某任重而道遠經明而行修贍言明刻修下空一格缺瞻言二字據宰輔編年錄補
累朝篤敘同姓然自熙寧以進士對策而卿始以讜議
冠羣英自治平以儒臣本兵而卿始以雅望位三事卓爾
大雅百年而復見之朕甚嘉焉屬茲成禮盡圖爾功維昔
太任儀刑姜姒功在十亂德在二南於是周公推本聖子
作思齊之詩以歌之而仲尼定爲六藝傳信萬世朕今逮
事過於成王緊卿特書明刻緊下空二格缺卿特書三字又緊誤作翳今並據宰輔編年錄改補曾不在周公之下酬勞進秩寶應經誼噫繼自今卿其
家人明刻繼自今下衍爲字空四格缺卿字其家人四字今據宰輔編年錄補
觴顧不偉歟可止齋集十四外制

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輔朕初政備宣忠力茲奉孝宗大事厥功茂焉褒崇之典所宜優異正以卿素執謙沖避遠權勢凡有追擢辭遜過禮或至迫而後受故尤思所以處卿者初拜右揆已授此官還以畀卿是不爲過毋復牢辭朕必不爲溪汗也攻媿集四十二外制

按此爲知樞密時與孝宗喪禮辭恩轉一官詔不允標題未詳以集載此詔上有余端禮辭免轉一官詔不允故省此題文也

賜文武百寮宰臣趙汝愚等上表請皇帝還內不允批答省表具之朕遭家多難懷乎懼不足以當大事賴天之靈

宗廟之祐迺者壬寅獲與同軌祔烈祖於思陵而遣車徂東虞主未返仰止稽山明發不昧皇皇望望未知所爲也公卿百辟其何以慰朕而欲循故常之請還廣內乎方將稟命于上皇以供養仍几虞侍兩宮爲事所請宜不允止齋集十內制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皇帝還內宜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會朝之嚴讙非所以示下宿衞之暴露非所以持久朕豈不熟慮此與但以任姒之養未忍違離阜陵復土葢亦宿留是用卻前請而勿聽也今承命三宮皆曰爰及曾孫篤生賢哲然則取漢上之詩以名其國爲君夫不可百辟卿士又懇懇以爲言朕惟捨獨見以從眾允徇大權而勝私誼自古后王鮮不由此顧予沖人其敢咈親

尊之意抑臣庶而弗省乎所請宜允同上

右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七月丙子拜

曾祖士慮二字元缺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太傅

敕昔周公位冢宰成王爲之作魯廟宣王中興則命召虎亦有秬鬯圭瓚以告文人我相同姓葢周道也推本其先以致美報可無褒典以應經誼具官某曾祖具官某躬行對於古人譽處聞於公族然夷考其世於漢恭憲王爲裔孫於建國公爲嗣子葢屬未疏也而僅綴逍遙之班以其靖退足見所存夫屈於名者申於實不獲乎其身者遺其後是生曾孫迄爲上相則追錄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種德之報朕敢忘周道乎晉陞帝傳於禮固宜可止齋集十五外制

曾祖母龔元缺據樓攻媿集三十六同知樞密院趙汝愚初除封贈制補氏贈申國夫人

敕昔元缺從陳用光刻本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周召二南本之衽席以是爲內助之賢德在鵲巢功在采蘩也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公姓身爲建國婦以奉漢祀於是浸微而不病其夫子之不遇世無風人無所著見爰及曾孫篤生賢哲然則取漢上之詩以名其國爲君夫元缺君夫二字從陳本人俾世世享亦二南之意歟可同上

祖不求元缺二字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太傅

敕朕既質之六藝醻勞報本以褒吾相臣之祧則嗣有令德燕於後昆申命四休庶幾周召並建五廟不亦宜乎具官某祖具官某以王公之胄而有學士大夫之習非富貴

之階而官不達也集善爲祥聿生孝子載篤其慶發於聞孫詩不云乎藝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忠孝之門豈一日積哉我儀圖之宜爵公傅爰錫命書以賁幽壤可 同上

祖母晁氏贈 缺國夫人

敕詩人之頌婦德必本其家世曰是齊侯之子東宮之妹也是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也具某官祖母具位晁氏葢濟陽之晁也濟北諸晁族望甚偉以其父兄子弟風流儒雅名滿天下則爾以閨門之秀求嬪吉人克敎其子得名篤行至於奕葉遂聞兩社掾之風雅無愧在昔大邦美號饗此後福非以爲生葢德之稱可 同上父善應 元缺二字據宋史宗室世系十一補贈温國公

敕朕聞之周以魯孝公訓國子 元缺據周語補而漢亦謂劉德謹重使爲太常以率宗室赫然著於史傳豈非以帝繫之餘世祿之及而篤行者難其人乎具官某父具官某踐脩厥猷益自力學被服造次必於仁義而事親之孝庶幾曾閔縉紳先生爲之起敬卒於小官法不應謚而相與誌其墓曰宋篤行君子也尚論周漢豈非其倫肆其嗣子致位三事朕於是稽經據古尊爲禰廟作邑於湯以寵嘉之積善之報足以不朽可 同上

母李氏贈 缺夫人

敕以高帝子孫而再世婚姻不於勳侯貴戚而於書生是宜有子蔚爲名儒度越故事以宗人相具官某母具位李氏又故丞相文正公七世孫也代有家法及爾不違克相其夫力行孝友聚族百口曾無間言躬自勞苦以成永圖一簪一珥先人後己是宜發祥萃於吾相夫能使其夫稱於沒世而御不及百兩能使其子冠於多士而養不及萬鍾追錫懿章晉封大國我有異數非爾曷堪可 同上妻徐 元缺據攻媿集初除封贈制補氏贈衛國夫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示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丞弼顧其內助晚不同休可無懿章以賁泉壤具官某妻具位某氏雖嬪王族實寒畯也晁李二姑舊琚之望奕世載德誰其嗣之而爾承休襲美無愧在昔克相夫子遂爲名臣夫與之處約於雞鳴櫛盥之初而不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儻徵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者乎鄱陽小邦未足言稱晉封於衛庶幾碩人以配二姑永永廟食可 同上

右丞相趙汝愚明堂恩贈三代并妻 二字元缺據目錄補

曾祖士慮 二字元缺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太師

敕朕觀成王踐祚肇稱盛禮而歸美辟公相維穆穆文武宣哲燕及皇天朕甚慕焉屬茲受釐無德不報益周道也具官某曾祖具官某積有善祥覃及來裔是生耆哲爲吾相臣維周公孤並建五廟賜嵗歸胙洽有寵嘉資爾曾孫共輯熙事而周制亡失何以崇報爰頒異數晉陟師垣庶幾醻勞無愧在昔可 止齋集十六外制

曾祖母龔氏贈陳國夫人
敕周之祭澤至於既醉盛矣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則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於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克相夫子行脩閨門聿生曾孫聞我兩社朕惟周人推恩孝思慰滿椆元誤祖从陳本內於茲初禋佐佑乃辟實維爾孫則綏以寵光胙以大姬之國朕敢忘周道乎可同上
祖不求二字元缺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申國公
敕朕宗人之譜蓋因侍祠追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孫致位三事而後及此者具官某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寒畯也克世其宗濟以清約是生良弼簡在兩朝如周諸

姬如唐諸李於是度越凡例及於茂恩矧惟肇禋澤及四海爰錫公爵作都於申其視宗牒不有光歟可同上
祖母晁氏贈吳國夫人
敕維昔宗婦不少概見而衛有碩人魯有令母於周諸姬獨著名於六藝豈不盛哉具官某祖母具位某氏以濟陽之晁來奉漢祀迺生孝子名在薦紳迺生聞孫功在清廟肆肸祭澤洽比幽明申命於吳增大爾邑蓋與衛姜魯母相望千載亦足爲宗婦之勸矣可同上
父善應二字元缺據宋史宗室世系表十一補贈曰國公
敕朕讀史至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公卿位者而坐酎金奪國動以百數未嘗不慨嘆也於是既祠純用周政策

以命汝其世世享以綏後人可同上
妻徐氏贈益國夫人
敕魯人之頌僖公至於閟宮享祀不忒及其令妻以是爲內助之賢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嘗與吾相臣共隱約躬定省想夫蘩藻之共俎豆之飾以薦時事無或不虔也日者合宮而爾夫有駿奔之恭無跛倚之色推本內助賢於魯人我錫贊書晉封於益奚斯作頌侯邦之私孰如爾名藏在王府可同上
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卿進專國柄總領眾職無所不統固無待於兼官也國家以史事爲重故必擇其尤重者屬之上相疊畀三組既已

再命而又欲辭其一何耶會要之書故實所萃諸儒載筆坐總宏模兼人之才豈復憚此其祇成渙以訖奏篇 攻媿集四十二外制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膺丕緒肇祀合宮賴天地之靈儼百神而顧享嚴祖宗之配綿萬世以承休惟時大臣贊我嬪禮肆頒祭之鍾愛遂紹于重規卿亦蒙丹扆之異知寖基于大任惟推心而相勉念圖報之尤難三年之喪服勤敢怠七月而葬宣力居多因山爲陵得丘原之爽塏稱天定謚極寶冊之鋪張逐吉仗以來歸奉太宮而班祔誠信無悔哀禮有餘仰慰在天之靈實由同德之助是用超文資之峻徑授三階衍井賦之腴幾盈萬戶勉從遜牘少屈恩綸於戲明德懿親既居金紱黃耳之貴勞謙終吉僅登銀章青綬之

恭修大饗上稽皇祐之故典近遵慈極之宏謨致精三日之齋虔奉九筵之制惟辟公之顯相厥有賢勞顧熙事之備成敢云專鄉增多采邑併衍眞畬以隆巖石之瞻以壯維城之勢於戲載貂蟬而展采固宰路之所同被袞繡以侍祠實宗盟之未有惟親賢之并用于邦國以增光其服渙恩益圖治績 同上

賜告口宣有敕卿爲時上相贊我盛儀是宜與邑之多用見疇庸之渥其祇成命毋事謙辭攻媿集四十五內制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聖人因親敎愛蓋本于躬行大臣以道事君莫先于協贊朕方遵皇祖之訓形四方之風眷我宗英相予孝理

聯益成廉退之名尙副倚毗之意 同上

賜告口宣有敕卿祇奉阜陵爰加賞典班既高于百辟位明顧欵熙事備成顯相之力也賦以多邑具有故實既免亦次于三公其體眷懷亟祇成命 攻媿集四十五內制

告廷之禮何事循牆之避 攻媿集四十二外制

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朕祇事總章懼弗克堪卿以端揆寶專使領天地並貺神卿以肺腑之戚爲社稷之臣胡戴眇躬輔相初政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職足以斷眾志之疑倚毗方隆引去何速雖有議者亦無異詞遂釋台符往分帥閫極祕殿之殊寵實

累朝之舊章事君以忠卿既全出處之致退人以禮朕當篤始終之恩尙冀告猶毋庸辭命攻媿集四十三外制
提擧臨安府洞霄宮趙汝愚辭免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大臣進退之宜固知有義人主始終之遇尤當示恩矧爾
宗功祈解機政念忠愍之素著曾倚注之未衰歎然賦歸
若此勇決闖山舊鎭既被寵之甚堅書殿隆名豈升華之
可已諒還寓里暫佚眞祠其體眷懷毋爲多遜攻媿集四十三外制
紹興嘉泰二詞　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
家居嘉泰末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慝
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盍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
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四朝聞見錄丁集作士大夫注云一
汝愚附奏節文
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良久方定浙江閩廣
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爲
變異非小伏見景祐熙寧及太上皇帝紹興中皆嘗以地
震下詔許羣臣言事若聖意勿欲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
用祖宗故事祇以手詔詢問闕失同上
薄黜妄奏汝愚者御筆淳熙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既降親札付汝愚以慰其意前日妄爲奏者亦當薄黜之
與郡正所以革風俗明是非也卿等以爲如何奏來此卻
進入
回奏
臣等恭奉御筆既降親札付汝愚以慰其意前日妄爲奏
者亦當薄黜之臣等仰見聖心在於革風俗明是非俾分

閩於外者獲以展布四體以從王事不虞橫議之及誠非小補臣等省記得去夏二二臣僚乃是因旱求言應詔疏中及之與無故上書不實者頗異今汝愚既已安職應詔者倘蒙優容是一舉而兩得之伏望聖慈更賜裁處所須宸翰議復進入同上一百五十一奉詔錄六

賜進士出身四品銜吏部主事加三級長沙葉德輝編輯

仕蹟上　遷轉

正字乾道以後三十一人趙汝愚五年五月除六年六月

爲校書郎宋陳騤中興館閣錄八

校書郎乾道以後二十人趙汝愚六年六月除七年七月

爲著作佐郎同上

著作佐郎乾道以後十九人趙汝愚字子直玉牒蕭國梁

榜進士及第治詩賦七年七月除八年五月知信州同上七

按本傳作遷著作郎知信州

趙汝愚淳熙七年六月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九月除祕

書少監仍兼八年三月除權吏部侍郎升兼右庶子九年

五月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宋中興百官題名二東宮宮寮題名

少監淳熙五年以後六人趙汝愚七年九月除八年三月

權吏部侍郎宋陳騤中興館閣續錄七

實錄院修撰紹熙以後四人趙汝愚三年六月以吏部尚

書兼中興館閣續錄九

提舉實錄院紹熙以後五人趙汝愚字子直開封人乾道

二年蕭國梁榜進士及第治詩賦五年十月以右丞相兼

同上續錄七

提舉編修國朝會要紹熙以後五人趙汝愚五年十月以

右丞相兼同上續錄七

孝宗　淳熙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辛卯福州地震詔帥

臣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十二月庚戌朔帥羣臣

奉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册寶于德壽宮推恩如紹興三十

三年故事甲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四川制置使宋史本紀三十

五

光宗　紹熙二年二月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

發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令追停九月詔知福

州趙汝愚爲吏部尚書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率

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

書舍人黃裳皆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吏部尚書趙汝愚亦

因面對以請帝開納宋史本紀三十六

四年三月辛巳以葛邲爲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

騤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甲申監察御史汪義

端奏汝愚執政非祖宗故事請罷之疏三上不報辛卯義

端罷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余端

禮同知樞密院事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同上

五年二月乙未趙汝愚余端禮以奏除西帥不行居家待

罪六月戊戌夜壽皇聖帝崩先是丞相留正知樞密院事余

趙汝愚參知政事陳騤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聞壽皇聖

帝大漸見帝于後殿力請帝朝重華宮皇子嘉王亦泣以

請不聽至是丞相正等聞壽皇聖帝崩乃率百官聽遺詰

于重華宮同上

甯宗　紹熙五年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主寅宰臣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請代行祭奠之禮從之丁未宰臣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越六日奏三上從之明日遂擬旨以進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慮事歲久念欲退閑七月辛酉留正以疾辭去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見正去乃遣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嘉王之意請于太皇太后不獲遇提舉重華宮關禮侂胄因其問告之禮繼入內泣請於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乃悟令諭侂胄出告汝愚命殿帥郭杲夜分兵衛南北翌日禪祭汝愚率百官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不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安人心乃奉御批八字以奏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卿當奉行汝愚曰內禪事重須議一指揮太皇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會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帝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太皇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出以宣諭帝帝因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詔太上皇后汝愚卽喪次請召還留正已巳以趙汝愚兼參知政事庚午召祕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行在乙亥以趙汝愚爲右丞相參知政事汝愚辭不拜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八月癸巳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等爲之丙辰留正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以趙汝愚爲右丞相九月己巳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冬十月己丑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閏月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趙汝愚力諫不聽臺諫給舍交章請留朱熹亦不聽十一月庚戌以宜州觀察使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彭龜年上疏言韓侂胄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乞黜之以解天下之疑詔罷彭龜年進侂胄一官與在京宮觀趙汝愚請留龜年不聽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

慶元元年二月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罷趙汝愚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己卯雨土庚辰兵部侍郎章穎以黨趙汝愚罷甲申謝深甫等再劾汝愚詔與宮觀三月甲寅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黨趙汝愚罷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坐上疏留趙汝愚及論不當黜朱熹彭龜年等忤韓侂胄送韶州安置庚申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以上書留趙汝愚章穎李祥楊簡請黜李沐詔宏中等各送

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上疏救之不聽五月戊子呂祖儉改送吉州安置戊戌詔戒百官朋比六月丁巳復留正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眞僞以辨邪正癸酉以韓侂胄爲保甯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秋七月壬辰加周必大少傅丁酉落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罷宮觀十一月丙午以監察御史胡紘言責授趙汝愚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同上

二年春正月庚子趙汝愚卒于永州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引用僞學之黨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罷宮觀二月辛酉詔追復趙汝愚官許歸葬以中書舍人吳宗旦言罷之秋七月戊子量徙流人呂祖儉等于內郡戊戌

以韓侂胄爲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八月丙辰以太常少卿胡紘請權住進擬僞學之黨十二月監察御史沈繼祖劾朱熹詔落熹祕閣修撰罷宮觀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同上

三年春正月丁巳以大理司直邵褒然請詔大臣自今權臣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詔下其章九月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僞學之人十二月以知縣州王沈請詔省部籍僞學姓名同上

四年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張釜請下詔禁僞學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己酉詔禁僞學同上

五年春正月庚子樞密院事省官蔡璉訴趙汝愚定策時有異謀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力爭之于韓侂胄事遂寢張釜等復請窮治詔停龜年三聘官二月乙酉張釜劾劉光祖附和僞學詔房州居住九月庚寅朔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同上六年二月乙巳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三月甲子朱熹卒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逐陳自強等以周必大代之詔杖祖泰配欽州牢城同上

嘉泰元年二月癸巳監察御史施康年劾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周必大首倡僞學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五月乙亥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韓侂胄上疏請致仕不許免允中官冬十月丙戌起居郎王容請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從之同上三十八

二年二月甲申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同上開禧元年六月壬子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用本朝故事以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戊辰贈趙汝愚少保同上

三年十一月甲戌詔韓侂胄輕啟兵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密旨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誅韓侂胄于玉津園同上

嘉定元年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
詔史官改紹熙以來韓侂胄事迹 同上三十九
紹熙四年癸丑趙汝愚自吏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十
月壬午趙汝愚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知樞密院事
仍追封開國公五年七月己巳兼參知政事　五年七月
癸未趙汝愚自知樞密院事除樞密使八月丙辰趙汝愚
自樞密使除右丞相慶元元年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
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 宋史宰輔表四

仕蹟下 政績

趙汝愚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某疎賤之蹤已試無效誤
蒙陶鑄俾承乏於天台勢不獲辭扶老攜幼已於此月二

十日交割郡事郡中府藏殫竭逋負上供及諸司錢物與
夫官吏俸給之屬幾二十萬緡凡利源所入不過三事酒
稅與折苗耳去冬所在豐稔朝廷寬大之澤不許州縣拆
納苗米海舶自閩廣來者皆爲浙提舉以私鹽捕送括蒼
禁勘其情猶未竟也餘者悉鑿舟溺貨而去望風不入天
台之境者凡數月矣然則財賦所賴惟有榷酤耳今環城
內外私造酒麴者二千餘家三務監官六員終日所收本
息纔數十千不充官吏之費習俗澆競綱紀蕩然不存稍
更張之則怨謗交興姑息不問則曠敗難免日凜凜然若
履薄冰之上而進退惟谷也某蒙國厚恩不敢自愛亦欲
竭其夙夜之力以圖報稱然念非朝廷力賜主張有如么

宋林表民赤城集二

州城　按舊經周回一十八里始築時不可攷太平興國

三年吳越歸版圖隳其城示不設備所存惟繚墻後再築
慶厤五年海溢復大壞部使者田瑜以聞詔新之乃命太
常博士彭思永攝州事命縣令范仲温等分典四隅從事
蘇夢齡等總其役三旬而畢明年元守絳至迺因新城增
甓之作九門捍外水之怒十竇窗疏內水之壅又鑿梁貫
城厮爲三支閱歲訖工是秋水不爲災至和元年復大水
城不沒者數尺孫守礪再加增築嘉祐六年大水復壞徐
守億謂城南一帶當水衝用牛踐土而築每日穴所築地
受水一盂黎明開視水不耗乃止熙甯四年錢守暄又鑿
以密石且慮水齧其足遂浚湖以其土實之乾道九年火
及閩淳熙二年趙守汝愚又繕築焉先是郡有壯城遇水

患令司其役已乃屬役於士庶吏誅求不屬則捃摭鞭箠至有殞於非命者公從州士請歸其役於壯城民用以寧三年秋大雨城又幾墊尤守袤極力隄護事竟復修城城全邦人歌之按故基東自小鑑湖循清心嶺而南縈抱舊放生池直接城山嶺古通越門土地廟處蓋今湖昔地皆閶閻中物也後乃徙而之西縮入里餘眾謂起元守絳今按元雜記但載修城無徙入之文後按汪泌共樂堂詩慼欵城事有外遺數百家室屋鱗參差之語意其爲錢守暄也呂成公祖謙修城記云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不得騁怒齧隄足生聚凜凜恃城以爲命距海餘百里連亡剔俠之所遭惡戚輒睚盱洲澨睥睨郛徼警者不敢弛柝故閉修之政在是郡爲首務蓋所以遠畜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厲之水幾不爲郡元章簡公絳來守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伯居閭虛棄入突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帥屬吏士延及郡城堵顓聲勉徑蹤無禁菑氣未格民譌不盬閒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日循行廛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蔽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欵塞從時之倒豈非城閈之欵閉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者耶況壯城之卒月廩歲帛凡以爲此蓋共廩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是事判官薛延齡受役要司帑楚金穀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裁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地守傳眾力庳增所眞塗塞御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窒曰與善曰豐泰曰括蒼修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正曰延慶起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閒九月戊辰案日積工凡一萬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閒民願鄉工一萬七千九百貸以貿計米以石計者合四千六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綰理之故公兵財十之二鍛斫鑪鑿鉏鍤斧鋸之用積二十一萬七千九百貸之無美費人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慼而時殷雨遝作勩來之冏相及於道其材瓦有質之厚酬之不欲勿強會其數賦役而興而近郊之吐觀壞隳興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未嘗釋隴畝也始侯之至詔奉朔南半歲而贏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緒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力於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成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跡泯一墾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委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詒台之君子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二

先聖廟　臨海　廟在縣西南二十步景祐四年令范師道即廟建學崇寧中學徙於州後廢廟經乾道九年火淳熙二年趙守汝愚復新之同上四公廨門一

淳熙二年二月十六日改信州趙汝愚三月二十一日以左奉議郎自信州改知番陽人有惠政大修城壁十月二日除江西路轉運判官紹熙中拜右丞相謚忠定**同上九秩官門二**

制六科題　制六科題舊以四通爲合格淳熙四年李仲

信之弟塾季修復舉賢良方正南士頗嫉之而近習責瑞又恐制策之或攻已也共搖沮焉會台守趙子直舉宣教郎姜凱信守唐與正舉迪功郎鄭建德吏部侍郎趙粹中舉毫州布衣馬蕆頃應詔上問輔臣故事召試賢良當有黜落者否執政對曰昨來召試只李厓一人他日若試數人須有優劣**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十三**

孝宗乾道元年詔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仍具詞業繳進

先是翰林學士汪應辰以眉山布衣李厓應詔上覽其文稱奬命依格召試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爲上言之始依元祐獨試故事命翰林學士王曮起居

舍人李彥穎考試參詳厙六論上喜曰繼自今其
必有應詔者矣十一月上親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
等復御殿引見賜制科出身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
第一甲例謄寫爲冊進御及德壽宮幷焚進諸陵宮熙四
年李厙之弟塾復舉賢良方正而近習又恐制科之攻已
共搖沮焉會台州趙汝愚舉姜凱信守唐仲友舉鄭建德
吏部侍郎趙粹中舉馬萬頃應詔上問輔臣召試賢良故
事有黜落者否對曰昨李厙正獨試若數人須分優劣既
而監察御史潘緯言制科不過三事一繳進詞業二試六
論三對制策而進卷率皆宿著廷策豈無素備惟六論一
場謂之過閘人以爲難若罷注疏而復以四通爲合格則

與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乃詔增爲五通其
年始命官糊名謄錄如故事所試六論後二日試院言文
卷多不知題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盡有僅及二通者
上命賜束帛罷之舉者周必大等皆放罪　自李厙之後
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永康何致者爲郡守陳纘館
客續入朝薦之有旨召試後爲臺諫論其進論中言伊尹
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爲天下問凌犯之端之語爲詆誣坐
罷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三十三選舉考賢良方正

麴引錢　麴引錢者湖南路有之紹興令鄉村有吉凶聚
會者聽人戶納錢買引於隣近酒戶寄造酒麴不得非理
抑配法非不善也然時方用兵而敷大軍月樁錢于諸路

湖南諸郡兵火之餘賦入鮮少所樁不能供十之二有劉
摯者知衡陽縣始令人戶請買麴引以助月樁自是旁郡
邑皆效之後四年當紹興十八年經界法行遂以人戶田
畝分爲三等上等輸三千聽造酒十石中等二千造酒七
石下等一千造酒三石最下輸五百文造二石若二石以
下則例輸百三十錢皆隨夏秋送稅官自田二十畝而上
無能免者袁州江西湏郡也其地西北與長沙接自初科
月樁時漕臣韓球與郡守趙士瑗不叶所科偏重無所從
出亦于麴引乎取之每人戶稅錢一千則科二百文八十五陌
其爲錢五于四百餘緡乾道三年王次張爲湖南漕始請
禁戢戶部莫如之何第行下依現行條法而已會乾道新

書行刪改紹興納錢買引舊令于是麴引錢暫罷旋稍復
行迄不能禁也四年湖南提刑趙思恭又乞將衡山等八
縣隨宜裁酌均于上三等戶黃仲秉爲副漕奏言本路三
十八縣不皆待此而足歲計闕乏者獨十餘縣望朝廷稍
減月樁之額以寬此十數縣之不足則麴引之禁可力行
于一路之間而九州三十八縣之民皆被惠澤矣淳熙元
年袁州言自乾道新書行月樁始大不足戶部勘當欲權
依紹興舊法許之四年張定叟知袁州復奏江西始以稅
額均月樁則一路皆輕而袁州獨重既復麴引以補月樁
則一路皆無而袁州獨有既未能減月樁之重而反增麴
引之苛非所以示公于天下趙子直爲小漕會本州所賣

翹引之入歲爲三萬緡今本州與漕司各認其半而翹引遂罷獨湖南如故云余嘗論今之天下多有不可爲之縣而未有不可爲之州間有不可爲之州而未有不可爲之漕若長民使部者人人如定叟子直之心則翹引征眞可免矣（同上集十五）

公使庫　苕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爲西江漕凡四三萬石以給其役而俾民分五歲輸之或謂作隄捍水決潰隄則十萬緡皆爲虛費矣前人之智非不及此也子直銳爲之會上以旱故避殿減膳命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陳闕政（十月七日丙午）萬元亨爲司農少卿應詔上言成都之火于守臣何害聞蜀帥乃欲撤百年之堰以從一己之規模民情易搖當以靜治好作爲者可得而恃哉當

以厚化善惡大明則無所措矣輔臣奏事次上出文字一紙示之乃錄元亨封事中所云也上又云章林說成都火災甚大又云事出偶爾于政何傷凡文字意要相應不當如此乃命子直審度經久利便及具因依費用錢物聞奏子是詔下十日矣後五日陳子榮大諫入對併論二事以謂汝愚所奏與臣僚所論延燒數目大段不侔汝愚于先後之間必不敢自爲異同假使巧爲之辭以塞詔旨則又重有欺罔之罪而況撤堰築堤之役既出汝愚亦必妄爲興利爲言孰肯究思後害以自沮其說也二者使其自行開具士論不敢以爲然望詔本路監司從實體究以聞被火之家則必取見的實築堤之役則必指陳利害盡公體

（編次於此者以忠定採修時爲始也）

丁未成都火　淳熙丁未夏五月成都大火所燔七八千家府有綦盤市俗言孔明八陣營也居民櫛比一燎無遺時趙子直爲帥守盡出公錢貸民而予其貧者未數月自錦江而北繩引綦布巷陌一新洞達疎明無復向來之舊矣火之始作也子直奏所焚千八百家時章德茂爲吏部侍郎言于上曰蜀人有以書抵朝士者云火作自某所至某所延燒幾萬家災亦甚矣事出不測于政何傷忠實如

國毋得狗情庶幾遠方事幾無所壅蔽子榮素不樂善類者也故因事攻之上方眷子直然重違子榮翊日有旨令本路監司同趙汝愚從實開具聞奏七月二十一日辛酉是時梁卿互第云所燔主戶近二千而僦居之家則以萬計易堰爲總爲小漕吳卿宗旦提點刑獄吳越與余皆世舊他日余偶適吳卿所治密以奏意問之吳卿曰火事未免爲之囘提一作乃李宗丞建議劉秘書從而和之決不可耳劉德修時爲丞參議官子直聞之殊不懌奏上會子榮以憂去是年九月事遂已子直因力求去上自塘遞封還奏牘批其尾云遺火修堰事朕已察其浮言卿宜安職以寬顧憂時張德象守漢嘉爲政苛急宜之與之連姻會德象除轉運判官子直奏

其罪坐鐫免宜之以不按刺併罷十五年四月十日及子直得政元亨年六十餘卽告老遂守本官致仕未幾子直得罪宜之自龍舒召爲右史再遷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德象自祠官中起爲監察御史累遷吏部尚書元亨以何自然之言起爲江東副漕召遷爲工部侍郎蓋自有成都以來未嘗有此火也子直在蜀中有威風知大體然書事貴直近見柴與之作子直行狀其言火事頗牴牾失實故備著本末俾後有攷云與之行狀云兩司追于臺臣風旨躬屨徧陌視之迄如公奏蓋二司回互云爾非其實也行狀又云上曰近漾沙流火半日僅焚二百餘家儻成都焚萬餘戶非三四晝夜不可此必王渥所爲蓋汝愚近嘗言其受老馬事也以史攷之此年六月二十日實蓮山火非漾沙流又臣僚上言有云延燒雖未得實數姑無慮五七百家則成都城之火亦不止二百家矣況所謂延燒萬家者安德茂卦事德茂漢州人宜得其實何待汪巽澤之言也私家文字難據大抵如此同上乙集九

蜀帥聘幣不入私家近歲蜀帥之聘幣不入私家者趙子直德老楊嗣勳三人而已子直以覭細民之焚室者同上乙集十二

選人三考外零日不許受京削舊法歷任三考以上者許薦舉改官卽循至修職郎雖未及三考亦聽薦舉其後勢要子弟之初官者率以零日受薦寒素者患之淳熙十四年慶壽覃恩舉八下將仕廸功郎無不循資者其年八月蜀帥趙子直建言舊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爲一任舉其成數而言今于三考之外未罷奇零日內甌敢並緣干請已非法意今又該遇覃霈盡行補轉若一併

許于二考之外聽舉改官竊恐干進之徒與夫勢要皆得預爲他日計而孤寒安分廉恥自將者欲脫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將選人一例許於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不阻寒畯之路不報未幾光宗卽位乃舉行之又詔未成考人不以罪去者於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初任未成者勿聽著爲令同上乙集十六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蜀帥例得薦士中略趙子直繼之獨薦劉德修同上乙集十一

孫嵓老樊允南恬退孫松壽字嵓老鄞縣人力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至乾道初猶未改秩剛中廉潔不求人知環堵蕭然衣食僅給淡如也居官決事多用經

術嘗守漢嘉甚有惠愛范致能趙温叔相繼薦於朝皆不起趙子直入蜀復奏嵓老挂冠勇退凡二十年內行素飭終始不渝乞賜褒表以厲風俗詔除直秘閣紹熙二年二月庚寅也 同上乙集九

成都府義勇軍　成都府義勇軍者淳熙末趙子直帥蜀時創也其始黎州皆以西兵出戍卽有邊事卽調綿子所駐大軍討之地遠不時至淳熙初范致能爲帥言所教成都禁卒謂之飛山軍者今已可用仍命五百人往戍之及胡長文爲帥又摘西路非並邊九路禁卒千人駐于成都以代西兵出戍謂之雄邊軍時五年冬也然西州之卒率怯懦不可用靑羌入寇或潰或死遂廢之十二年春留仲

至始采衆論募黎州土丁二百謂之防邊義軍月以錢七千給焉十四年子直又招西人五百屯之成都捍之庚戌亦謂之義勇 同上甲集十八

京仲遠將命執禮　十五年蜀帥趙子直以疾求去上諭大臣曰汝憑召赴行在京鎧人才磊落可除待制四川制置子直聞之謂人曰鎧望輕資淺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 同上乙集十三

雜藝出身不許任子　紹熙初有伶人胡永年者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趙子直爲吏部尚書奏永年雜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爲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三年三月己亥也余謂此等事非遇子直則

他人必且放行遂爲弊法矣但永年本伶倫而官極正使前後遷補乃無論列之人亦未可曉 同上乙集十六

兩淮會子　兩淮會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戶部印給二百萬緡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八年秋已交子壞始出易行在會子收兌紹熙三年夏議者以淮上鐵錢多欲革其弊會子直爲吏部尚書與從官陳進叔羅春伯謝子肅等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百萬貫付兩路每貫鐵錢七百七十淮東二分而一分依湖北例　三年一對更不申奏事下兩省台諫議議者尤延之等以爲可遂施行之其會子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許尤轉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鎭江府興國江陰軍界內行應用兩淮上供及戶部

錢物並權發物見錢三年令淮南漕司椿管而松江八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交子通融起發子江淮東西所椿管焉 同上甲集十六

蜀鹽　蜀鹽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爲八十萬緡紹興二年秋趙應祥總計始變鹽法盡權之倣蔡京東南東北鈔鹽條約置合同場以訊其出入每斤納引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六十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爲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休兵後數減之今就存三百

餘萬始趙應祥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產稅而已然鹹脈盈縮不常久之井戶月額不敷則官但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壞井戶既爲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以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廢絕沒之井許人增其額以承認小民利于得井每界遞增鹽課既益多遂不可售而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刱紐相尋公私皆病紹熙三年夏趙予直爲吏部尚書奏言趙開鹽法最爲精密今井戶多鑿私井務以斤重多寡相尚故鹽日多價日賤而其法大壞乞下總領所參照舊法施行從之（同上甲集十四）

祕書省　祕書省在天井巷之東紹興十三年創以殿前司寨爲之中有殿曰右文淸熙中陳叔進樞密爲祕書少監始葺廣之後園頗華麗紹興末趙子直欲以爲泰安宮會上皇不欲遷乃止（同上甲集二）

宗室知貢舉　紹熙末孝宗有詔宗室不許注學官（七月丁未）乾道中師垣者廷試中甲科自言于上以是許注甲科（八年）淸熙中既詔宗室省試上人取一吏部尚書周洪道（五月丁亥）乃請許充學官及考試從之（六年十一月壬午）紹熙中遂命趙子直知貢舉而外郡至今不差試官蓋有司循習之故也（同上甲集十二）

宗室差試官　自熙豐以來宗室不差試官淸熙六年十一月周益公爲吏部尚書始請宗室充學官及考試八年正月遂命趙子直爲省試別院考試官紹熙四年以子直而不知新旨焉（同上甲集十三）

宰執恭謝德壽重華宮聖語　（首略）紹熙四年春樞密有闕壽皇欲用趙忠定既出命矣而察官有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者上謀之壽皇遂命宰執召當筆學士申諭聖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折秦檜之姦謀故荅詔有云若乃紹興之故實蓋有爲而言況我壽皇之疇咨欲播告於衆蓋爲是也是時大臣恭謝者多不得對壽皇欲見忠定乃因葛楚輔胡子遠陳晉叔入謝相繼宣引後三十餘日忠定始入謝壽皇曰卿以宗室之賢爲執政乃國家盛事卿（同上甲集九）

在蜀時所進奏議甚善朕常觀此書可與資治通鑑並行（似指續通鑑同上乙集三）

國朝服涼衫紫衫　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同上甲集九）

當喪罷祭廟　紹熙五年明堂　孝宗未卒哭時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而上獨祀明堂（同上甲集二）

永阜殯陵議　高宗之葬也趙子直時守蜀手疏論會稽殯宮淺薄可爲深憂宜復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　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　孝宗將殯子直爲樞密使建議以殯宮本非永制實居淺土蔽

以上宮初期克復神京奉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徒循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爲然時日官荆大聲已卜地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近例神穴深九尺按行使趙德老以爲土肉淺薄不可用子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爲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爲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于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爲覆按使還言當少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上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況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

葬子赤山慈懿皇后則殯于南山淨慈寺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四此據吳志伊明抄宋本次之然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孟子廟配饗從祀後今刻本無之陵類引全文同知其書在元時猶未缺也則殯于南山淨慈寺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四此據吳志伊明抄宋本次之然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孟子廟配饗從祀後今刻本無之陵類引全文同知其書在元時猶未缺也成穆成恭二后則先殯于赤山慈懿皇后則殯于南山淨慈寺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四此據吳志伊明抄宋本次之然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孟子廟配饗從祀後今刻本無之陵類引全文同知其書在元時猶未缺也

翁謂以禮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可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疏入不報其後卒定永阜殯陵于會稽子直請如故事建陵臺諫同列又以後喪蹤前喪而止故永崇亦因之若

昭慈永祐顯仁永思永阜永崇六殯宮永思陵亦在會稽紹熙末將營永阜陵趙子直以思陵之旁土薄水淺議卜于臨安之中軍寨朱晦翁亦乞子近畿改卜眾議不同復祔於會稽之域同上甲集二

山陵非宰相護送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仲至未葬而仲至遘右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爲總護而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導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子直遂得罪同上甲集二趙子直匡宗卿楊嗣勳不欲吳氏世襲虞丞相既沒朝廷復命吳挺爲興州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充利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紹熙五年夏卒于軍于是楊嗣勳總

領財賦先是白朝廷乞擇重臣鎮蜀乃以巨宗卿爲制置使宗卿未入蜀而聞捷病甚恐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事帥臣闕以轉運使權至是楊虞仲少逸爲利漕宗卿欲重其事乃先令嗣勳往興州攝帥上許焉以爲朝臣出使非例聞一作制聞所當令不欲行而宗卿以聖旨移文嗣勳重傷其意卽請少逸權州事而已遥領安撫使未幾併以印送少逸就權人以爲得體先是吳之季歲聞一作開外羣盜縱橫皆縱而不治少逸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邊人讋服挺之死也光宗已屬服不之信趙子直在樞筦用巨楊之議更遣張詔代之服其遠識同上

利州分東西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也紹興十四年鄭亨仲爲宣撫副使時吳武順璘在興州楊襄毅政在興元郭恭毅浩在漢陰欲令三帥一體乃奏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東路治興元西路治興州而浩兼金房開達安撫使遥制夔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併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內安撫司元年夏武順改判興元朝廷以其遥制西路軍馬爲不便乃權合東西爲一路以吳爲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吳薨不改淳熙元年吳武穆爲興州統帥李叔永守興州會湯朝美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荆廬揚七路各置文武二帥叔永方申明間而朝美得罪事遂寢五年復

如德老所見特淺耳同上集十　近歲郵置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中略金字牌中略淳熙二年尚書省又置緊急文字牌中略然率與嘗遞混淆故行移稽緩紹熙末趙子直在樞筦乃改作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推督歲終校其遲速最甚以議賞罰四年十月二日指揮同上乙集九

郡守銓量　故事諸道守臣皆臨遣淳熙末上以領蜀道遠始詔川廣知州運見居川廣合闕到半年前奏事人及係見闕去處並令詣本路轉運司稟事淳臣精加銓量人材委堪任使非昏繆老病之人結狀保明申尚書省十年十月東子然諸道罕常舉行紹熙末言者論漕司之權比制司爲

輕而責亦不若制司之重權輕則不敢有所廢黜責輕則不暇詳于顧計州縣不治職此之由請一付之制司權重則雖廢黜之多而有所不憚責重則顧計利害之深而不敢苟且如此則昏老疾病之人不得冒居而州縣無不治矣趙子直始爲政遂白行之 五年十月辛卯同上甲集六

外官除次對 祖宗時自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學士知制誥之外未有侍從職事官故邊帥積勞者率以直龍圖閣除天章閣待制元豐官制後惟實歷權侍郎以上乃得之淳熙中吳茶馬總程舍人叔達皆自外除待制蓋殊命也趙子直當國言者以爲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爲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莫無以異當時諸儒韓持國輩辨之不從熙甯丑年十月戊申同上甲集三

太廟以尊 僖祖自是無敢復議者紹興五年八月董舍

改慶元 同上甲集三

太宗正東嚮之位 國朝自 太祖追王四親以來每遇

禘祫 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王介甫用事以

爲 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 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

無以異當時諸儒韓持國輩辨之不從熙甯八年夏禘于

太廟以尊 僖祖自是無敢復議者紹興五年八月董舍

人弁爲吏部員郎始請正 太祖東嚮之位 上命以秋

後議之明年春王侍郎普爲太常丞復以爲請趙元鎮爲

相白行之下侍從臺諫禮官集議 上謂元鎮曰 太祖

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嚮之位合于禮文必無異

議而諫官趙霈者乃謂 上皇在遠宗廟之事未容輕議

事遂寢淳熙末尤延之尚書爲江西提刑復建此議紹熙

初入爲宗伯遂申言之詔待從臺諫兩省與禮官同議其

後亦不行時丘宗卿侍郎在奉常亦以爲言而議終格逮

趙子直得正遂決行之 同上甲集二

九廟七廟之始 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甯初蔡

京秉政始取王肅之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

壽康宮進香 上始受禪趙子直議以祕書省爲泰安宮

已而不果乃以 慈懿皇后外第爲之會光宗不欲遷因

舊福甯殿爲壽康宮而更建福甯殿 同上甲集一

年號 五年上繼統趙子直爲相銳意慶元祐故事乃

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于蔡京也紹興中徽宗祔廟以爲與哲宗同爲一世故無所祧及升祔欽宗始祧　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爲一世亦不祧由是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一室及阜陵復土趙子直爲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以九廟爲非子直不從元晦議遂格（同上甲集一）

紹興至慶元臣僚論太祖東鄉之位　國初倣前代之制立親廟四及仁宗祔廟太廟始備七世八室蓋祖宗爲一世故也治平末英宗祔廟乃祧僖祖熙甯初王介甫用章子平議復僖祖爲太廟始祖而祧順祖司馬公韓持國諸近臣皆言太祖勳業當爲廟之始祖介甫爲上言本朝

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持國欲奉祧主于西夾室介甫笑之伊川先生時方布衣爲人言亦以介甫之言爲是及神宗祔廟又祧翼祖元符末哲宗祔廟輔臣李邦直議兄弟曰及哲宗不自爲世故無所祧崇甯初蔡京入相復以哲宗爲世當祧宣祖而宣祖乃祖宗之所自出京意難之因議依唐制立九廟還翼祖于是凡九世十室紹興初董令棻爲太常少卿建議太廟世數已備而奠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則太祖居東嚮之位有旨侍從臺諫與禮官同議既而學正王尊又請依唐興聖故事藏祧主于天興殿趙忠簡主之六年正月議于尚書省侍從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俟劉甯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禮官何慤楊晨莊必强李鼎直皆以爲是未幾將作監丞趙溳面對又乞酌漢太公立廟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四祖禘祫燕嘗並行特祀上大以爲然擢溳監察御史棻中書舍人（溳五月除棻七月除）而右諫議大夫趙霈公時素與忠簡異論乃言上皇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事遂止溳熙初溳之兄子粹中爲吏部侍郎又伸前議請爲四祖別建一廟否則藏祧主于天興殿或藏于夾室遇祫享則設幄于夾室之前乃命禮官討論久之未上（元年六月丙辰降旨）其後尤延之上宗卿等又繼言之先是欽宗祔廟已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爲九世十二室紹興末孝宗升祔趙子

直嘗國用前議欲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孫從之首上疏請正太祖東嚮之位議者皆以爲可鄭愚叔尤主之朱文公在講筵獨見上論禧祖皇家始祖不當毀其廟上納焉文公議當以禧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爲昭英宗爲穆與眞宗並主藏西夾室神宗爲昭哲宗爲穆高宗爲昭孝宗爲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其一爲世數眞宗以下至于孝宗凡九世十二室于是給舍樓大防陳君舉言未見朱某本議如何乞付出議狀子直不報遂祧

二祖神主更立四祖殿于廟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文公時已得罪遣子直書曰相公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邸人之妄議毀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美以永國祚于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爲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尙虛文公以爲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爲九世十二室云

同上乙集四

時宰臣趙汝愚既以安石之論爲非異議者懼其軋己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以得罪遣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

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妄議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美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宋史禮志六十

慶元趙忠定祧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朱文公極力辨其不然非惟翼順宜無夾室可藏主其實凡人主心牀葉垂統尙有積功累仁非一世之所能自致朱說爲長

魏了翁師友襍錄

何自然論薦舉　趙子直秉政引用所知多自外徑除館學者何自然爲中執法以其廢壞壽皇成法當上疏言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六

元年六月己卯已而有旨除甲科及經擢用人外須歷知縣有政績諸司薦舉乃得除職事官用矯其弊命下自然復言若此用人必有二弊一則其人政事雖無可述而有勢力可

元年十一月庚戌

宛轉移書遍囑剡奏鼎來一則諸司之中苟有强有力者爲之主張則他司莫敢違拒寒畯之士無由可進請詔諸司取實有政績者連銜以聞仍關御史臺照會若有不公許本臺覺察從之自然雖有是言然終不能革

同上甲集十

提舉太史局　提舉太史局者舊率以近臣兼之熙豐間趙子直之政而不詳考也

提舉太史局　提舉太史局紹興五年初置以命權戶部侍郎薛象先蓋祖宗時有提舉司天監如司馬公錢彥遠

沈存中王和父輩皆有爲之趙子直秉政用此故事其後言者指摘之蓋勿深考耳

同上乙集十五

慶元黨禁序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均爲一體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羣臣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間近習竊柄一罅弗窒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綱紀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可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

別錄四

滄葊乙巳至日滄州樵川樵叟序

按慶元黨禁一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 四庫全書採自永樂大典始有傳本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中刻之舊本無撰人名惟自序題滄州樵川樵叟攷樵川爲邵武別名南宋時邵武軍隸福建路本忠定與朱子宦學之邦書中推崇道學與李心傳道命錄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同一宗旨蓋自忠定殁後朝廷已詔復官許歸葬及侂胄誅死凡黨禁諸賢死者追錄生者次第擢用魏眞諸賢繼起用事而道學之統益尊終宋之世忠定之是非大明朱子之教澤流風濡染於其鄉者至深且久觀於是篇可以得其始終本末矣

慶元黨禁
首末僞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饒州
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泉州
王藺 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 盧江
周必大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吉州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建州
徐誼 權工部侍郎 温州
彭龜年 吏部侍郎 温州

陳傅良 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温州
薛叔似 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永嘉
章穎 權兵部侍郎兼侍講 婺州
鄭湜 權刑部侍郎 福州
樓鑰 吏部尚書 明州
林大中 吏部侍郎 婺州
黃由 權禮部尚書 平江
黃艾 權兵部侍郎 臨安
何異 權禮部侍郎 臨安
孫逢吉 權吏部侍郎 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郎兼侍讀 蜀
呂祖儉 太府寺丞 婺州
葉適 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 温州
楊芳 秘書郎 汀州
項安世 校書郎 荆州
沈有開 起居郎 常州
曾三聘 知邵州臨江軍 筠
游仲鴻 軍器監簿 果州
吳獵 監察御史 閩州
李祥 國子監祭酒 常州
楊簡 國子監博士 明州

別錄四

趙汝讜 添差監左藏西庫
趙汝談 前淮西安撫司幹官
陳峴 校書郎 温州
范仲黼 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 成都
汪逵 國子司業 信州
孫元卿 國子博士
袁燮 太學博士 明州
陳武 國子正 温州
田濟宗 正丞兼權工部郎官 南劍
黃度 右正言 紹興
詹體仁 太府卿

蔡幼學 福建提舉 温州
黃灝 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周南 池州教授 平江
吳柔勝 新嘉興府教授 宣州
李壇 校書郎 蜀
王厚之 直顯謨閣江東提刑 紹興
孟浩 知湖州 袁州
趙鞏 秘閣修撰 知揚州
白炎震 新通判成都府 普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都統制

別錄四

范仲壬 知金州
張致遠 江南兵馬鈐轄 南劍

太學生六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衛
杜仲鱗
蔣傳
徐範

士人二人

蔡元定 編管道州嘉定三年奉聖旨特賜迪功郎

呂祖泰決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已上竝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秀巖李心傳朝野雜記所編攻僞學人

京鏜右丞相 洪州

何澹樞密 處州

劉德秀諫議大夫 洪州

胡紘御史 處州

倪思尚書 湖州

李沐正言 婺州

施康年正言 通州

姚愈大諫 平江

陳賈兵部尚書 舒州

楊大法侍御 婺州

張釜大諫 鎮江

錢象祖參政 台州

葉翥尚書 虔州

許及之樞密 溫州

張巖侍御 揚州

陳讜侍御 與化軍

傅伯壽侍郎 泉州

汪義端中書舍人 徽州

高文虎直院 明州

張伯垓察院 秀州

廉師旦吏部侍郎 平江

趙善堅

林采監察御史

沈繼祖監察御史 興國

丁逢川秦都大 常州

邵褒司直 秀州

王沇衡州守

錢叡衡州守

余嘉新州教授 漳州

趙師召迪功郎

張貴謨 虔州

黃掄

鄭丙宣照間吏部尚書 福州

林栗宣照間兵部尚書 福州

王淮宣照間丞相 婺州

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自謂於太皇太后爲親屬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侂胄復入使諭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繇此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召四方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

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得
爲本宮講官踐阼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於長沙熹在先
朝累召不至至輒不留至是卽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爲憂
於免牘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
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
復塞未幾內批逐首相留正熹至上僥聞之益有憂色暨
對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
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啟私門則羣枿
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

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白發侃胄之奸適龜年出袖使
客侃胄益得爲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
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
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
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

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稗制臨決則不惟近
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明
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臣老病之餘寒齋
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踪不敢自保竊恐
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疏入侃胄大怒陰與其
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
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爲戲褻惑上聽熹時忌於致
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侃胄之計遂行
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
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熙五年
甲寅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

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日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卽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駉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兼侍讀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驟懇懇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讀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爲閤門祗候喜卽前日效熹爲戲者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不

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旣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爲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後患請劉子翬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大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旣而內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吳琚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會書樞密院羅點慰解之徐誼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使人諭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疏直不虞其奸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騤忽奏曰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內批除謝深甫御史中丞益侂胄與騤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眾侂胄下內批令用中司舉者德秀旣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

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工部尚書趙彥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遣達意於殿帥郭杲事定亦冀汝愚引己同升己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於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黃裳卒裳潛邸舊臣上所倚信點旣卒侂胄又極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葦儉附和視正人如寇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遂擢其黨將作監

李沐爲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言李沐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奠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宣押是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忘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啟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乘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卯權兵部侍郎章顥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罔下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

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愚冒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匄寢其福唐之命令其職名奉祠杜門省咎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竝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不當逐語侵侂胄四月戊午詔呂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驲封還錄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薛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略曰陛閒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羣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做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胎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卽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如沐所言則以爲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譁然以爲沐內結權倖

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論天下扼腕氣將奚伸其氣燄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爲利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李沐輒以爲言悚脇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昭露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察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上書其略曰陛閒自古國家

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興開有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僚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駭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詔馹依已面諭施行未幾馹罷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遽捕諸生押送貶所宏中衡仲鱗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其說之便已揚袂奮臂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眞僞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龔茂良等十一人上疏論偽學之人也於是檢王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廉潔好修者皆僞人也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贖放肆乃人眞情其有因爲道學以媒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贖放肆乃人眞情其說之便已揚袂奮臂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眞僞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龔茂良等十一人上疏論偽學之人也於是檢王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廉潔好修者皆僞人也於是檢王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

傳信州人傳久居學校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其屬輩同日李沭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五月十三日命下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白得之于自得乾道聞以不受曾覿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禁人疎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至是伯壽草詔以詆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袁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貢闈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貢授鹽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貢闈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

更進迭諫以爲必至貢禹嘉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
蓍決之遇遯之同人嘉默然取奏葬焚之因更號遯翁遂
以疾匄休致二年正月御史中丞何澹同知樞密院事二
十四日甲辰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
引僞學以危社稷僞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庚子趙
汝愚致於衡州汝愚既貶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爲守臣錢
象祖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寃之時有迪功郎趙師召者上
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僞胥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訃聞
有旨復原官許歸葬二月省闥知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
論文弊上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

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
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夏六
月乙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釜言通者僞學盛行賴陛
下聖明罷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
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心堅守勿變毋使僞
言僞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尚左郎官中書舍人
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
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
六日甲戌御筆今後給舍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
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送別州
編管二十六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
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

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熹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巳子服獨爲之泣涕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於道州熹爲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搉之嘗輯其講論之詞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語其歿也祭之云以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講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辨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論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是時有朱熹唱僞學蔡元定實羽翼之之矣也二月丁巳大理司直郎袁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大夫廝糇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曰新而慝戢孼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與奸乖流言間發將以領

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名試經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變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送郴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非僞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沇乞嚴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舉關陞及

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吏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論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沇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朕竊唱僞學蔡元定實羽翼之之罪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靖與士大夫廝糇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曰新而慝戢孼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與奸乖流言間發將以領

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疹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與將狃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愈

上此奏侂胄大喜之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中丞秋七月己未直寶文閣都大川秦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爲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鐘何澹大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己未正月詔彭龜年追

三官勒停會三聘追兩官蔡璉補進義校尉用璉誣告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囚之上卽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竄歸輦下用事者聞之以爲奇貨乃使璉排日供且誣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凡往來賓客所言七十餘紙文書旣就乃議送大理時侂胄之黨欲捕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袖錄黃見侂胄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爲當一以魏公爲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文之獄故爾侂胄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鐘劉德秀實主其事侂胄取錄黃藏之遂格旣而諫官張釜陳自強御

下不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蓄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厮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謂周筠者乎其妄自尊大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眚後五日丙子內批旨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奸妄送連州拘管台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讜皆言祖泰有當誅之

罪今縱不殺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旨送之臨安府從杖一百眞決免刺而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尚書公孺之五世孫也寓居無錫縣性疏達尚義氣既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侃胄猶憐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襲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侃胄計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爲章者平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廷中聞之悚然有歎息者時有太學生題名中削去何澹名以其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謀於京尹因其出使不

逞者與之閧遂捕治之太學生敖陶孫者爲詩以弔汝愚而侃胄未得其名俾其人並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蹇傷姬旦魚腹沈淪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於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謨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俟乎繳駁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僞之徒呼嘯朋侶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不悛負固不服者必重置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己未朱熹寢疾諸生惟葉賀孫蔡沈等九人在側沈元定子也辛酉解大學誠意章此爲熹絕筆甲子卒於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幹主喪禮冬十一月葬於建陽之唐石時僞黨禁嚴守則侃胄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期以一日聚於信上送僞師朱熹之葬臣聞僞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夜三鼓聚於一時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或吟哦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遇夜則入

至曉則散又如奸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說祕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爲鑄錢司主管官沿檄檢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羞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僞學之徒餘孽未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

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白蒸
獲罪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
禁姦貪狠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紜竝起塡塞要塗士知務
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
者屛伏匪堅依阿倾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
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
少輟時多勸熹以謝絶生徒儉德避難者熹笑而不答與
學者黃幹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眞僞難辨今郤得朝
廷如此大開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混淆夾雜之徒不須大
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嘉
者上書政府乞斬熹右丞相謝深父語人曰彼何罪及熹

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佗胄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素不
齒於名教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己斥去於是橫身以任其
責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僞學之禁爲佗胄斥
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鏜澹德秀皆江西人鏜寓
熙中以檢正報謝北廷固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
汝愚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
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
時爲刑部尚書亟納交於佗胄繼擢執政自是爲佗胄謀
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德秀自重慶府守入朝不爲
時相留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請爲之地
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

寺簿德秀怨仲黼薦己不力併憾之佗胄既除德秀監察
御史遂爲佗胄鷹犬丙辰春既劾正四大罪遂併仲黼罷
之胡紘甲寅冬纔爲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汝愚時奪職
居餘干佗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次年六月十
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祕書郎十一月八日除
監察御史後九十日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佗
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
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藁授
沈繼祖澹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
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
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

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
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政止除
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佗胄乙卯夏五月遂
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
月三日紘罷吏部侍郎七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書
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鏜以左丞相死於位獨澹
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魁儉盡去
佗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
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佗胄以爲然嘉泰二年壬
戌春二月朔詔責帥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竄
因眾論嘗挂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

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與州或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逾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復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僞學禁稍懈然宗師既亡義禮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權爲當然而恣其所爲小人以無恥爲常事而恬不知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趙汝愚趙汝讜趙汝談薛叔似同作補遺皆爲善於侂胄之門者矣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作補遺皆爲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

書既而逾二年不遷乃開見侂胄叙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胄惻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爲吏部尚書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開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侂胄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眞田野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於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後師睪坐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既多

率掣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益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二人謂之月課始者猶及麤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寢及屬官曹椽最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擾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栗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茶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爲儀同擊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擊茶一甌而已餘無與也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以來未嘗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閫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

都求爲掌故自強對眾厲聲曰外閒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眾爲之踏蹤後旬日竟除掌故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囘造化耶其人卽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倪閤命設褥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倪閤徐曰先生老儒殊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爲祕書郎入館半年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繇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倪閤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詬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貪鄙

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生無以爲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啟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慚沮丁卯歲侃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自强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算師旦者平江書佐侃胄頭爲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侃胄滿歸復還府下匕宿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侃胄知閤門事師旦因甚往依之侃胄置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師旦歸竄名藩邸吏士內用隨龍恩得官侃胄以其辨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陳自强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梅以秀慧聞於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遷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子陳韓總蜀計爲建景蘇樓於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陳自强拜右丞相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侃胄家蒼頭亦冒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吳賀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侃胄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爲諸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亥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侃胄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二日壬子宰執陳自强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侃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强等再奏五日庚申侃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辰兼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淮源詣金獻闕外四州求封爲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會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印冬十月二十九日丙子金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酉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於興州二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侃胄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誅之蜀中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而侃胄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宮大臣定計侃胄伏誅御筆韓侃胄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善堂翊善建去凶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

錢象祖李壁二月甲戌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審彌遠往其府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鎗仵刀斧護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請對自强至漏舍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驅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胄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卽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侂胄自强竝罷爲醴泉觀使五日丁丑責侂胄爲和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自强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强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籍沒家財自强送韶州竝安置有司簿錄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司相等卻撥殿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東憲臣蒞其刑妻子編置周筠決脊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

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褒錄上書六士楊宏中徐範張衛各循以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傳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尙知享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

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既
聖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紹定三年
庚寅秋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端平二年丙寅八月詔汝愚
配享甯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月詔汝愚追封福王
嘉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
列於從祀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
聞內禪爲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
朝廷設施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
之權決之於己袁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爲
僞學橫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流行凶燄日熾交通
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於掖庭創鑿

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
僭擬宮闈凡除權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斯役蘇師旦
之口己所欲爲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
機速房於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遺發未嘗
關白方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
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時錫宴內
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更相
酬錯竊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燄薰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
以下匍匐走趨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
我王除太師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
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皐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
超羣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祕書郎因其誕

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
詞贊其用兵則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由是人疑
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
君之謀輕動干戈圖危宗社盛夏出師泛江赤子骨肉流
離肝膽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
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
叛蜀人盛傳金封侂胄爲吳王又謂侂胄與曦分吳蜀之
地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圜寢
用龍衮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眞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
爲察其本心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不足以謝天下殛死之
日京師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

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爲
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閒葉適吳
獵之出爲恨云
左綿侯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
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
罷兩府而魁儉盡侂胄圖恢復而意向移君子之墨既削
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侂誅不止爲君子謀守儉德
之初心固阨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爲闔闢吾惟益堅其
理義之壁以俟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
動其彈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
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皐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

不得遂者一旦舉而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爲社稷也而子之而翼之可不可也

文公夢奠語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未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解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儒西山身死於謫雖曰天不慭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

之也長隄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眞足爲天下福師儒眞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眞酷且深也予既以其首末遺帖竝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五

賜進士出身四品銜吏部主事加三級長沙葉德輝編輯

黨禁中 黨籍考證

慶元黨禁依上原書名次 按宋李心傳道命錄七下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六據原稱爲僞學逆黨籍

首末僞黨共五十九人道命錄無此行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饒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韓侂胄黨以爲僞學黨首又

按道命錄朝野雜記五十九人均不注府州籍貫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泉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韓侂胄黨以爲僞學黨首又

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永嘉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傳稱其爲葉時論謫又按道命錄朝野雜記多提舉太史局五字

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溫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三十儒林 以言朱熹罷宮觀削秩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無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銜朝野雜記作兼侍講直學士院

彭龜年吏部侍郎 溫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以同朱熹劾韓侂胄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無兼侍講三字

樓鑰權吏部尚書 明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以奏留彭龜年奪職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無權字

林大中吏部侍郎 婺州

徐誼權工部侍郎 溫州

王藺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 盧江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韓侂胄黨以爲僞學黨首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吉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韓侂胄黨以爲僞學黨首

章穎權兵部侍郎兼侍講 婺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四以論留趙汝愚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作兵部侍郎

鄭湜權刑部侍郎 福州

按道命錄注無權字又按洪邁容齋三筆載忠定罷相湜當制有褒詞免直學士院詳後卷六雜事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建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二十九以劾韓侂胄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無兼侍講三字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 以疏留彭龜年抹呂祖儉黨
禁者
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
按道命錄注無權字葉適水心文集二十六有其父
黃雲墓誌銘云吳郡人由字子由次甲進士自裕
熙五年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
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
黃黼權兵部侍郎臨安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 以劉德秀論劾黨禁者又按
道命錄注無權字
何異權禮部侍郎臨安

按宋史列傳四百一 以趙汝愚黨禁者又按道命錄
注無權字
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四 以論留彭龜年朱熹黨禁者又
按道命錄注無權字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蜀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 以僞學黨禁者又按道命錄
注無兼侍讀
呂祖儉太府寺丞婺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五十 以趙汝愚黨禁者又按朝
野雜記作軍器監主簿
吳猊監察御史
雜記作軍器監主簿
游仲鴻軍器監簿果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二 以趙汝愚黨禁者又按道命
錄注作知潁州
曾三聘知郢州臨江軍
按宋史列傳四百二 以趙汝愚黨禁者又按朝野
雜記作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
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温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三十四儒林 以趙汝愚黨禁者又
按道命錄注作太府卿朝野雜記亦作太府卿仍
有總領淮東財賦字
楊芳祕書郎汀州
項安世校書郎荆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七 以朱熹黨禁者又按朝野雜
記作祕書省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常州
按葉適水心文集二十一 有有開墓誌銘云常州人

字應先王父復考松年皆中進士第以留丞相薦
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官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
兼侍講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嘉定五年卒年
七十九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七以朱熹黨禁者

李祥國子監祭酒常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以疏爭趙汝愚去國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無國子監三字朝野雜記無監字

楊簡國子監博士明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七以上書言趙汝愚忠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朝野雜記注無監字

趙汝譚添差監左藏西庫

按宋史列傳四百十三以趙汝愚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作淮西撫幹

趙汝談前淮西安撫司幹官

按宋史列傳四百十三以趙汝愚黨禁者

陳峴校書郎温州

按朝野雜記作祕書省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成都

按道命錄注無兼銜

汪逵國子司業信州

按宋史附見舒璘傳四百又按道命錄注作司業

田澮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

按道命錄注無兼銜

黃度右正言紹興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三以趙汝愚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無監字

詹體仁太府卿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三以趙汝愚黨禁者

蔡幼學福建提舉温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三十四儁林以朱熹黨禁者又按朝野雜記作福建提舉常平茶事

黃灝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按宋史列傳四百三十道學朱氏門人以朱熹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無常平茶鹽公事六字

周南池州教授平江

按宋史附黃度傳三百九十三以御史劾黃度俱入僞學黨禁者又按朝野雜記作池州學教授

吳柔勝新嘉興府教授宣州

按宋史列傳四百以趙汝愚朱熹黨禁者又按道命錄注作嘉興府學教授

李壘校書郎蜀

按宋史附見李壁傳三百九十八又按道命錄列項安世名後

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

按道命錄注無直顯謨閣四字朝野雜記作直顯
謨閣江東提點刑獄
孟浩 知湘州 袁州
趙霆 祕閣修撰 知揚州
按道命錄注無祕閣修撰四字
白炎震 新通判成都 府普州
按道命錄注作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都統制
按宋史附見韓侂胄傳四百七十七 後以附侂胄開邊
兵敗謫死道命錄注無制字又按宋周應合景定

建康志二十六官守御前諸軍都統制司下皇甫
斌武德郎權發遣楚州事紹熙五年二月十
二日改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二
月二十八日到任任內轉武翼大夫武經大夫閏
十月七日差充都統制至慶元元年二月罷又按
宋史三百九十三 詹體仁傳云侂胄建議開邊時皇甫
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竇屬謂斌必敗已
而果然
范仲壬 知金州 江南兵馬鈐轄 兼劍南
張致遠
按宋史列傳四百二十三 有其名云南劍州沙縣人宣
和三年進士官終顯謨閣待制紹興中卒此別一
人又按朝野雜記江南作江西道命錄七下云張
致遠武舉進士也何澹言其嘗乞趙丞相兼樞密
使又云姚愈疏劾其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
太學生六人 道命錄朝野雜記並蔡元定呂祖泰題士人八人無太學生六人題
楊宏中
按宋史列傳四百五十五 忠義 以疏抹趙汝愚黨禁者
周端朝
按宋史附見楊宏中傳四百五十五 忠義 以疏抹趙汝愚
黨禁者
張衛

按宋史附見楊宏中傳四百五十五 忠義 以疏抹趙汝愚
黨禁者
林仲鱗
按宋史附見楊宏中傳四百五十五 忠義 以疏抹趙汝愚
黨禁者
蔣傳
按宋史附見楊宏中傳四百五十五 忠義 以疏抹趙汝愚黨禁者
徐範 道命錄於此下注云並太學生
按宋史列傳四百二十三 以疏抹趙汝愚黨禁者
士人二人

蔡元定 編管道州嘉定三年 奉聖旨特賜迪功郎
按宋史列傳 四百三十 儒林 以朱熹黨禁者又按道命
錄無注
呂祖泰 決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 特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按宋史列傳 四百五十 忠義 以趙汝愚朱熹黨禁者又
按道命錄無注
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道命錄無此一行

先是大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有
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自稱幼習易讀程氏
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
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於晦庵再調廬陵錄

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
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
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
之 道命錄 七下
秀巖李心傳朝野雜記所編攻僞學人
京鏜 右丞相 洪州
按宋史列傳 三百九十四 引劉德秀攻朱熹者
何澹 樞密 處州
按宋史列傳 三百九十四 攻趙汝愚者
劉德秀 諫議大夫 洪州
胡紘 御史 處州

倪思 尚書 湖州
按宋史列傳 三百九十八 傳云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
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又云御史姚愈劾思
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甯府皆以言者論去又
按魏了翁撰公墓誌云公不見知於周益公又忤
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侂胄侂胄方排異己以公
先昔嘗與陳君舉章穎不咸將使再掌內命先遣
弟仰胄從容伺公意公怫然曰上初卽位當惟賢
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學也既而劉德秀
又誣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

猶不肯輕附尙爾之從耶侂胄知公意嚮不回然
後公直學士院據此則思非攻僞學之人今特爲
辨正之
李沐 正言 湖州
劉三傑 正言 婺州
施康年 正言 通州
姚愈 大諫 平江
陳賈 兵部侍郎 舒州
楊大法 侍郎 婺州
張釜 大諫 鎭江
按厲鶚宋詩紀事 五十五 云釜字君景綱之孫 三十九 綱

字彥正丹陽人宣和四年上舍釋褐第一高宗朝累官樞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致仕卒謚文定改賜章簡　淳熙五年進士累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又據茅山志錄其送鶴還齊雲七律一首云胎仙誰遣到塵寰盡日清吟伴我閑不作沖天支遁想頗疑攜笻佐卿還欲追鸞駕煙霞上宵處雞羣伯仲間爲語齊雲好看取他年我欲訪緱山又謝啟昆粤西金石略載臨桂龍隱巖石刻滑懋刻張釜詩云以下照石刻原式隨齋先生七詠曾公洞　欲訪眞仙小有天路窮崖絕俯靈泉相君聊試濟川手劈鳳驂鸞盡有緣　棲霞洞雲封霧鎖半天寒短杖攀緣扣玉關見說碧虛風

景別黨容投老寄塵顏　龍隱洞　何年此地盤飛龍石壁蜿蜒倘有蹤爲報龍公莫貪睡郡人於爾卜豐凶　訾家洲　訾洲風物柳州文開口口口口夢魂老去一尊酬望眼淡煙衰草莽連村　水月洞　水際空明月正圓人行月裏水如天道旁聽得人爭指半是當年折桂仙　寶傳同遊登科者數人慈氏閣　千年佛閣與雲齊足力窮時目力移堪笑癡兒誇壯麗那知芥子納須彌　千山觀　小立東風紫翠顛畫屏展盡一山川非關眼界因高別自是人心逐物遷　右遊山七絕錄呈和仲學賓賢友　丹楊張釜行書徑八分　紹興四年秋丹楊

張公來主餉事公家世人物文學議論推重一世而尤精於吏道始至思有以廣上恩蘇民瘼首議朘鹽額於支郡以杜科擾減送使於總司以完漕計次則閣版籍之負教編戶之稚津送落南之孤以出嶺置腰鋪增驛卒鑿井植木以便道塗之往來凡剔蠹榷弊翦奸抉伏無不順民所願欲其厲懇備至疑若日不暇給而公迺從容如平常間則與客登高訪古賦詩飲酒以極其歡懽間亦綴在席末公嘗手書是詩以見遺翰墨芒寒照映圭篆求觀者迨今其未已蓋公之詩精深婉約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如前修

所云者故一言一句人以爭先覩之爲快是用鑱諸巖石以傳示方來豈公以中祕帥東廣去桂蓋踰年云慶元丙辰正月既望門下士雒陽滑懋謹跋眞書徑五分　據此則釜在廣西時似有政績其近體諸作亦略見高懷不知何以甘心於慶元諸君子殆小人之有才者耶

錢象祖參政台州

按宋史附見錢端禮傳無目三百八十五　傳末云孫象祖嘉定元年爲左丞相自有傳而實無傳但於韓侂胄傳載其與史彌遠同謀誅侂胄亦反復小人也又按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人物門三十仕

進賜出身下云錢象祖字伯同臨海人以祖端禮
恩澤補官歷太府寺簿丞刑部郎官知處嚴信撫
四州江東運判侍右郎官樞密院詳左司郎中
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吏部侍郎工部尚書改兵
部華文閣學士知建康府再除兵部尚書進吏部
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俄以諫用兵謫信州起知
紹興府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再除參知政事知
樞密院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俄進左丞相乞歸終
少保成國公贈少師事見國史據此象祖國史本
自有傳元修宋史時遺之耳宋潛說友咸淳臨安
志四十八 官秩六尹下云錢象祖台州人慶元元年

乙卯三月三日以奉直大夫檢正權工部侍郎兼
知十二月一日除工部侍郎宋曾三異因話錄云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官至太師一時獻佞過稱師
王晚年伏誅錢伯通在政府奉御筆施行都下爲
之語云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
自關象祖打殺師王象祖乃伯通名也繆妄稱呼
至是遂作精對可發後世一笑以上二事可參知
其歷官始末及當時士論惟其字當依陳志作伯
同蓋取鄭小同似祖之義其云伯通則以聲誤也

葉翥 尚書 處州
許及之 樞密 溫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四 以諂事韓侂胄拜參政者
張巖 侍御 揚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六 以阿附韓侂胄誣逐當時諸
賢巖道學之禁者
陳讜 侍御 興化軍
按宋史附見呂祖泰傳四百五十忠義 奏劾祖泰者又
按元白珽湛淵靜語二云韓侂胄爲相時嘗招致
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
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愕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
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嘗改之每誦改
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

跋其後索筆卽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
丹青不及麒麟淩煙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
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
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一
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天下豈
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士才人如水心一等天
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
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讜後
舉進士又按宋詩紀事五十三 云讜字仲甫莆田人
隆興元年進士累官兵部侍郎乞補外以集英殿
修撰知甯國府再乞致仕封清源郡侯莆陽文獻

載其過溪南韓氏宅五律一首云曾覽溪南勝重來四十年樹如人老矣山共水依然香玉紛堆案晴虹對跨川吾廬今咫尺乘興且盤旋又按粵西金石略十載臨桂彈子巖石刻陳讜詩以下照石刻原式遊桂林諸巖洞作　莆人陳讜正仲　地迥山奇怪神仙喜穴居百靈剜洞巧五石補天餘商野幽人夢周南太史書心乎愛丘壑勝處一躊躇乙卯中冬二十六日行書徑一寸許又載題名石刻二一刻臨桂元巖云陳正仲詮訖之官王景醅林亭仲飲餞於此乙卯仲冬行書徑一寸五分一刻彈子巖云莆陽陳讜正仲自三城辟守襄澤就飲訖臺仲子璉侍行

臺府賓佐移尊水東盤薄松關歷覽曾公棲霞彈子諸巖洞同遊者十二人北嶽王宗孟景醅泉山趙庚叔初林子蒙亭仲廣平李正夫頤老廬陵董世儀子羽建安鄭繼勳少周劉褒伯龍臨川楊汝明仲藻西安徐訒叔虞金華宋牲茂叔新安朱權聖與長沙李魯玉伯温時連雨留霽寒氣亦斂景物呈露極驩乃歸慶元改元冬十一月二十有六日真書徑一寸許

傅伯壽侍郎泉州

按咸淳臨安志七十八載傅伯壽題淨相院一段奇軒詩云門外紅塵走利名庵中白髮任浮生羨師

法窟能深入厭我詩壇已畫盟渺渺水光簾萬里離離梅影雪三更何人薦取眞消息試鼓瑤琴一再行宋詩紀事五十三錄此詩云伯壽字景仁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紹熙中官浙西提刑

汪義端中書舍人徽州

高文虎直院明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四攻道學者

張伯垓察院秀州

麋師旦吏部侍郎平江

按明盧熊蘇州府志人物（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七十八引）列傳麋師旦字周卿其先朐山人父鍇字公範登政和

進士第爲確山縣市易務由博士持使節與秦檜議不合棄官去號知止居士師旦年十七登進士第歷高郵西安二縣尉通州南康軍衢州三郡教授知富陽縣易鹽官究心荒政淳熙十三年辟御史臺主簿轉朝奉大夫除祕書郎紹熙三年權刑曹郎官五年知秀州振卹荒災民不告病慶元初以尚書左司郎中召適金國賀生辰使至以顯謨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咸安郡開國侯充接伴使卒年六十累贈正奉大夫

趙善堅

林采監察御史

按咸淳臨安志三十七　云天井在天井巷嘉泰二年
八月建亭殿中林御史采記
沈繼祖　監察御史　興國
按宋詩紀事五十九　云繼祖富川人慶元中御史有
梔林集又據瑞州府志錄其寄題新昌簿廳綠陰
亭七律一首云洛下追收黃耳信林間閒創綠陰
亭千章古樹虛簾接四月清風羽扇停兄弟頭顱
時感歎江湖歲月久飄零對牀夜話知他日幽賞
何如得細聽
丁逢　川秦都大　常州
按咸淳臨安志五十秩官八臨安府北廳倅貳丁逢

又　四十八　秩官六慶元三年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
丁逢以中奉大夫行司農少卿兼知府尹宋詩紀
事五十四　云逢晉陵人乾道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
知郴州蓋逢登進士第起家倅貳官終寶謨閣待
制仕履可考者僅此明周復俊全蜀藝文志錄其
次袁尚書　說友　巫山十二峯二十五韻云半雨半晴
山羣姿濕雲吹風不成癡靡蕪漸徧楚宮碧蒲萄
未漲巴江遲西南大尹初涉境山川效職加瑰奇
翠屏窺窗故娟妙松蘿映柁相參差浮雲擊汰睨
青壁靈君一去今安之吟情浩蕩隘宇宙萬景敢
云騎莫隨當年楚境半天下屏王醉夢方昏疲珊

珊玉佩赤帝女星髻羽蓋蜺旌旗錫符賜策豈無
意侍臣託諷褒幬帷尹今文采繼騷雅夢得詩魂
羞竹枝吾行一百八盤上鑽天但覺雲天低荒荒
野驛虎豹怒陰陰嶺樹猨猱嬉危登險陟倦三伏
口呿背浹嗟胡爲豈知舟行有奇觀山靈祕惜留
歸時青簾白舫夙已具芒鞋布韈將從茲曾中巳
壑未塵土頭上歲月從驅馳雌無勝具逐支許尚
有樂趣同周施何當投劾便歸去登船打鼓清江
湄更催尺一喚公覲同看二六浮修眉常山蛇陣
想魚腹建溪龍焙傾慕頤攤錢畫浪看三老杖藜
晚岸尋名緇昔人汶嶺寄書帖更歌蜀道先吁嚱
其詩筆清麗固不必以人廢言云
邵褒　司直　秀州守
王沇　衡州守
錢銓　衡州守
按銓事無可考惟全蜀藝文志錄其次袁尚書　說友
巫山十二峯二十五韻云文昌仙伯天人姿愛山
尋勝如書癡忽摩台符壓參井麾幢泝峽春遲遲
山林川后總效職萬壑千巖俱獻奇就中巫山絕
雄勝插天紫翠相參差神妃來下佩聲遠駐此名

地相安之峯旋地轉自前後屹立葛馬如追隨兩
山有川幻天巧禹功到此神應疲仰天照眼如匹
練舟行擊電翻雲旗迅帆競惜峯巒過艅艎望眼
裳褰帷懸崖下有欲落石古木上有參天枝龍登
鶴聚仙既集雲昇雨暗天如低從來三峽號至險
高臥穩泛相遊嬉楊雄一覽天下勝詞源倒峽知
優爲嘗聞奇觀天亦惜遇賢轍與因其時少陵寓
此雖窮戚妙語驚人多在茲彫鐫萬象發天悶衙

官屈宋聲爭馳公今曳履星辰上調元妙手行將
施天教來作東道主歡聲和氣生江湄公來頓覺
雪山重青城增氣連峨眉首驅巫陽入新句一洗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四 攻朱熹者

林栗 淳熙間兵部尚書 福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四 攻朱熹者

王淮 淳熙間丞相 婺州

按宋史列傳三百九十六 始薦朱熹後朱劾唐仲友因
擢陳賈攻朱者

黨禁下 黨禍始末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錄眞去僞 取進止七月
十四日奉聖旨依仍榜朝堂 慶元元年上 注五年春孝宗疾
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光宗猶未執喪人
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皇太子光宗批出云歷事已久

思欲廢閣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乞
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
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出趙忠定時知樞密院
事四日忠定遣知閤事韓侂冑內侍關禮以定策白太皇
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彥逾諭指殿帥郭杲五日上卽位
於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
趙公奏徙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彰閣待制侍講
趣赴闕趙公見議卜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間之侂
胄亦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自趙公
得正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
與側目侂胄亦自謂賞不誅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

黃榦

鄭丙 淳熙間吏部尚書 福州

按宋詩紀事五十四 云貴謨字子智遂昌人乾道中
進士嘉泰中直敷文閣知靜江府

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論學術不可偏尚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侂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宋李心傳道命錄七上）

晦庵先生罷侍制仍舊宮觀詰詞（慶元元年十二月傳伯壽行）　注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上亦虛心嘉納焉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切至侂胄大怒是日御批朕閔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固諫侂胄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奏謝仍申尚書省照會遂行

制詞有大遜如僞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初時侂胄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遜牘再上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眞僞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道命錄七上）

陳賈奏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慶元黨禁十五年上）　注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輸當面對遂上此奏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小人

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當時太學諸生爲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道命錄五）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衛國公留正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舉已見於前日臣察之章疏特舉其罪之大者言之國家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見僞學之徒方盛己不能敵反倚爲助縱與鈞致蟠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孝宗禪位之初太上卽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

年驅去復來略無廉恥前歲太上違豫不思保佑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裾扣額者賣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此其大罪二也昨者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撰夢意圖不軌正既逆知其心乃復陽爲道地嘗指其膝以語同列曰此膝拜他不得暨聞趙彥逾建翌戴之議則翌旦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正使汝愚敢爲無禮猶當正色折之藉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貪竊相位有急則逭慈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罹萬幾之意親降御札付之於正正爲首相便當上啟隆忠他人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太上有厭深藏廢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

始吐露陛下正位九五太上御札合藏金匱仍頒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又攜以去至頲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偃然居隆名享厚祿實累國典望將正穢職罷祠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

正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慶元二年）注留丞相既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胄已大用事以丞相疏己有怨言罷羅春伯簽書樞密院事憫解之侂胄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胄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察御史九月十日也十四日彥逾除

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旨侂胄往來兩宮備宣忠力特遷二官爲承宣使彥逾始望忠定引己共政侂胄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以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侂胄答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一官彥逾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劄入辭疏廷臣姓名於上以爲忠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侂胄卽日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興訛起訓動搖人心而罷中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還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

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恨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黃度文叔欲論侂胄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眾侂胄患之乃引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誅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眞情潔廉好禮者僞焉而已爾至是趙丞相已貶侂胄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僞學之罪歸之僞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並進（慶元二年上）取進止八月九日奉聖旨依　注元年二月趙公既免相兵部侍郎章穎茂獻上疏留之詔茂獻與郡右正言李沐劾其附下罔上翌日與宮觀國子祭酒李祥元德博士楊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又劾之祥簡俱罷太府寺丞呂祖儉子約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干里封還錄黃乞賜裁酌國學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靜張衛周叟林仲麟景冲蔣傳象夫徐範孫叟亦投匭上書論其事且乞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冏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

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斥以示寬
容自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
里外軍州編管鄧千里乞改爲聽讀詔依已而面諭書行
是時知名之士罷斥者相繼人情洶洶俛胄患之侍御史
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
訓飭在庭有不如詔重賓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
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燮和叔國子正陳
武蕃安皆罷去司業汪逵季路入劄子辯之德秀以爲言
季路亦罷德秀遂上疏乞考覈眞僞而辨邪正僞學之禍
自此起矣趙丞相既貶永州過衡陽已病又爲守臣錢鎡
所窘遂遂增劇而卒天下寃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

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不行詔聞二十七
日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之門
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斷除之一時善類貶
斥相繼憲聖慈烈皇后聞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御筆今
後給舍臺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偏
建中之意命下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
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始御筆之出也
殿中侍御史黃黼元章獨贊之與同列異七月徙元章起
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爲殿中侍御元章去左史攻除
兵部侍郎實疏之也胡紘者紹熙五年冬纔監都進奏院
寫已具諸生更迭進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
未爲人所知趙丞相奪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鬻紘

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昨
者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倚爲腹心羽
翼驟升經筵躐取次對汝愚既死朝廷交慶熹乃率其徒
白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姻翼之私恩蓋顧朝廷之大義
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儲用之詩
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別有天耶

注晦庵先生謫竄零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
草封事數萬言極諫姦邪蔽主之禍且以明汝愚之寃繕
寫已具諸生更迭進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
未爲人所知趙丞相奪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鬻紘

遞爭乞致仕及已受過次對以恩數加封贈磨勘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貫白知甯國府召爲兵部侍郎疇其言也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閣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毋議洶洶爭以先生爲奇貨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稿授之繼祖銳于進取意謂立可致宰貴遂上此奏初紘試宰還謁趙忠定自敘科第嘗階上游龔規裏列思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先嘗迂道謁晦庵

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鹽浸三四枚共食紘至先生遇禮不能殊紘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雙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會侂胄欲論先生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劉三傑論僞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借人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

卽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朋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輩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娰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風雷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

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聖旨依　慶元二年止

注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侂胄大喜卽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躡躋顯榮假託聖賢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取其罪魁之顯著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

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曰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壽皇養子張致遠受汝

愚指教圖兼兵柄者乎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彼而今僞學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注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罷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遜謂子宜常欲以兵衛皇上過庭號爲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上始得子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峴壽南以爲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芸援韓持國貶筠州例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書詆之疏中所謂授鼎登天乃何澹劾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脩初爲趙丞相所引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爲監察御史劉德秀論罷今天動威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爲幕賓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

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寮本留丞相所引上卽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爲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爲祕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澹言其嘗乞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垓言罷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闢曾孫也中進士第浮湛州縣紹熙二年秋纔監尚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駕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侂胄大喜遷愈兵部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祠去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聽詔書慶元四年五月十三日下
注劉三傑既論留丞相丞引僞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
者又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
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沇言自今曾受僞舉薦關陞及刑法
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蓋前此
已有旨奏改官人並令聲說不係僞學如係僞學甘伏朝
典故沇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
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父
新爲侂胄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爲侂胄言之沇議
遂格至是姚愈又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
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

草詔如所請焉道命錄七下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呂祖泰
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
國也丞相汝愚今之大有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
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
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蹤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
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耳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共
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
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
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
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
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陛
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　注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僞邪
之徒溫人有爲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
無往不復之說感侂胄乃起象先正則典郡象先嘗爲戶
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
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
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宰執京鏜何
澹大然之乃留爲軍器監會直祕閣劉光祖德脩作浩城
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
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學者宜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
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卽論德脩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

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子子約
爲族弟子約既貶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音移筠州居住
四年秋卒于貶所明年僞學黨事作泰然不勝其憤乃擊
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略也陳自強者侂胄童子師也慶元
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
旦者侂胄書佐周筠者侂胄家蒼頭皆補右職徑用爲要
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侂胄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治
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
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黥
面投之遠惡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眞決免刺面配欽
州牢城收管泰然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

教汝共爲章汝試言吾且置汝泰然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康年覺察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必大制降益公爲少保依舊致仕侂胄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婺州求祖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俄改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定四年丁內艱無以葬來都中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死年四十八（道命錄七下）

僞學黨禁　自禁僞學之後劉侍郎珏以故御史免喪入見上言前日之僞黨今又變而爲逆黨且獻策以消之于是自慶元至今以僞學逆黨得罪者凡五十有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右丞相）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王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待制已上十三人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徐誼（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彭龜年（吏部侍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章穎（權兵部侍郎提舉太史局）鄭湜（權刑部侍郎）樓鑰（權吏部尚書）林大中（吏部侍郎）黃由（權禮部尚書）黃黼（權兵部侍郎）何異（權禮部侍郎）孫逢吉（權吏部侍郎）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呂祖儉（大理寺丞）葉適（太府卿總領淮東財賦）楊芳（秘書郎）項安世（秘書省校書郎）沈有開（起居郎）曾三聘（知邵州）游仲鴻（軍器監主簿）吳猎（監察御史）李祥（國子祭酒）楊簡（國子博士）趙汝譚（添差監左藏西庫）趙汝談（前淮西安撫司幹官）陳峴（秘書省校書郎）范仲黼（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汪達（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陳武（國子正）田

蜀張參政岩爲殿中侍御史奏子由雜學士奉祠焉（朝野雜記甲集六）遂降子由雜學士奉祠焉

道學興廢　自熙甯元豐間河南二程先生始以道學爲天下倡其高第門人前有河南朱公掞劉質夫李端伯京兆呂與叔蘇季明上蔡謝顯道延平楊中立建安游定夫河東侯師聖伊川門人後有河南尹彥明張思叔東平馬時中福清王信伯涪陵譙天授中立彥明遭遇靖康建炎紹興之間致位通顯天授入朝于靖康而不合紹道學之說迄不可解甚至以朋黨訟之而邪正幾莫能辨至紹熙末趙子直當國遂起晦翁侍經筵而其學者益進矣晦翁侍經筵數十日而去位子直貶永州何參執淡爲中執法

濬（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黃度（右正言）詹體仁（太府卿）蔡幼學（福建提舉常平茶事）黃灝（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周南（池州學教授）吳柔勝（新嘉興府府學教授）李燾（校書郎）王厚之（通顯蕭閎江東提點刑獄）孟浩（知湖州）趙汝騰（祕閣修撰知揚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武臣三人皇甫斌（池州都統制）范仲（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已上并兄于臺諫章疏者）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傳徐範（並太學生）蔡元定呂祖泰慶元三年十二月丁酉知溫州王沇朝辭入見請自今曾係僞學舉薦陞改及舉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事郎行黃子由爲吏部侍郎建言人主不當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沇故貪政殿學士詔曾孫也五年六月己丑擢沇利路轉運判官時子由權禮部尚書未幾出帥

復上擊道之章劉樞密德秀在諫列又申言之于是始存
僞學之禁矣同上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汝愚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閽正甚急侂冑欲斬其爲首者竇皇祇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衛曰徐範曰蔣傳林仲麟揚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原註後至不能辨亦慘矣）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還復籍于學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

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爲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肯退曰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爲史氏云云恐他日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於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于臺因劾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昉危公稷蕭公燮容陳公虙絜齋袁公燮慈湖楊公簡相與直言於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子曰子今可以披膜呈琅玕矣子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屣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自敘科第嘗階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淩忽若寤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

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採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詬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族先請葉學士（原註水心）胡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瞻子李公閒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冑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於某官某語侂冑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于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爲韓留則力薦紘沐沐遂誣忠定爲不軌紘代擊考亭

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紘文逼柳柳州沐詩文洒脫晚一無晚字著易頗契奧旨其初未必盡出於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鞏粟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鏜自叙其事京對鞏者無異于忠定對紘鞏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紘位近時林一作凌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同上

請斬趙忠定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劭上書盛皇請斬忠

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一作可光祖適師荆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危公稹爲同年嘱危草牘以謝劉公云云今聞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察而並處念交游之讎不同國而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毋之里不可人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室合席之至懽乃有操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蠏且將避之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盛閒于存没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於斯在公焉用劉公得崇模牋儻寘几上卽草檄勒回師劭弟請斬忠定

師劭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同上

朱趙謚法原注忠定遺集其家欲以慶元相集爲目以慶元不一相故未定本朝士大一無大字夫以忠節致死者俱于謚法有愍字趙忠定當謚定字其家于弟自列于朝謂愍之一字實不忍聞遂易謚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謚文正原按丁集初謚文忠此云文正或傳寫之誤考功劉公彌正覆謚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又嘗著韓文考異一書宜特謚曰文且謂本朝前楊億後王安石雖謚曰文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旨從之自後議諸賢謚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同上

吳雲壑　四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校中祕書授徽倅道

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琚原注吳雲壑字居父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微絲多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籯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宇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遊從皆極一時之彥公無他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有操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蠏且將避之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跡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聞矣公所居予舊遊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爲燕坐處樓相直有亭僅蓄賓主四人因城壘石曰南麓麓後高數級登汲于甕泄之以管

淙淙環佩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晝三三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爲嘯臺下有堂依城南楹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自臺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壇圜植碧桃有石可基而一作與坐疑是可坐而基自西行有徑亭曰物表亦光皇賜扁面直吴山又曲折窈轉入茶蘼洞茅頂而圓內揭以鏡曰定巷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抵地僅尋丈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烏啼鶴唳寂如山林公野服麈斧二字疑誤大絛蒲履徜徉其間望之者疑爲仙云公爲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幾之暇即命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疏簾頷聯及之原注時珙已爲直學趙欲待以眞學士吴亦不難之○按憲聖既御簾政趙公此注當在後亦豈無以處吴者句下

汝愚爲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又求提舉中祕書趙公俱難之趙旋一作潛物色韓侂胄憲聖表孫也侂胄奏趙命惟謹雖一秩不以請趙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疏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懽甚一日謂德謙曰哥有大勳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閹官也有此例乎弟弟毋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以爲疑何濬時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繼卽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袖以泣曰弟弟誤我侂胄徐謂曰哥哥放心略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俟罷了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嘗勸忠定既已用韓當厚禮陳

偕猶子崇龜赴貶所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吴蓋吴舊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於天性必不出于侂胄所爲趙公舍宫使提省之職亦豈無以處吴者前注宜在此句下　予聞吴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干趙氏于眞西山粤巖書院西山之子娶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吴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乎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疏寮眞蹟至今藏之時吴公已爲開府而疏寮詩卷首稱之曰僕同予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遇其子歷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爲信原按文義未足似有脫文　同上乙集

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德謙既逐自此內批皆侂胄自爲之矣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實嗾之李初未知所決謀之侂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爲韓姪壻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陷之以美官詞曰屈麕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請宗誅之于論定之後一無二字于字是皆宗室之爲相率蹈譴呵而寘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強隣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趙

武陸 壹册98版

謝之意欲忠定處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
祠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宜早陳謝之建俗用
乳母乳其子初不爲爰兒去乳卽以首飾羔幣厚遺之故
謂之陳謝韓後聞其說笑建俗而心冇之故禍公者差輕
嘉定初號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
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蕆以入卜得遁卦力止先生
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謂其父因韓用兵憂憤殊
甚遺書數千言至以蘗上楊公既致爲臣而歸雖不言事
可也誠有所論何爲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蓋先生友
亦非門人云同上

慶元丞相　嘉定初趙忠定賜謚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
故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爲子孫所不忍聞改愍爲
定原注公爲侂胄所服服然沒其實矣家集欲以慶元丞相爲
名又以慶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趙忠定集其家又列於朝
乞毀甄頤正續稽古錄又以其錄傳播四夷已久乞特削
其官刊定正史朝廷皆從之頤正布衣也名家子家於和
州號稱博洽卓陵朝嘗進元符元祐本末等書上嘉歎偉
階官簿慶元間頤正一作侂胄誤爲太社令嘗續司馬文正公
稽古錄後又循至著廷修史纂進寧皇登位事與其錄相
表裏頤正載忠定事於錄則曰知閤門事韓侂胄入奏太
以甄從間道馳詣德壽宮憲聖殿先是憲聖已召嘉王入
皇太后得旨以諭趙汝愚不知所奉者甄函耳遂至宮門欲上甄
德壽宮殿內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
簾引執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
憲聖諭以甄已寘善所嘉王已卽位汝愚等惶恐稱賀憲

聖遂專擁立之功紹翁竊詳前說與吳趙二氏既異雖襲頤正稽古錄志在詆趙亦不及是當缺所疑以備史氏采擇云（原注續古上）

考異　紹興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儲位以安人心以建萬世無窮之基甲寅留正等再具奏乞立嘉王爲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壬戌正復乞去出國門癸亥知閤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班於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前燒香畢次起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即

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爲太上皇后詔曰門下朕承列聖之洪圖受壽皇之內禪撫有四海于今六年夫何菲涼屢愆和豫遽罹禍變彌劇哀摧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矧國事之重久已倦勤荷祖后之慈曲加矜體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屈□小心未嘗違禮嗣膺大寶茲謂得人朕退安燕頤遂釋重負何止循宅憂之志抑將綿傳祚之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宮播告遠邇咸使聞知尚賴忠良共思翼贊是詔蓋憲聖命樓公鑰所草內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天下稱之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禮陳騤等率百官起居如儀（原注續古）先是甲寅六月丁未宰執劄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乞再入劄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學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乃上所云也留丞相得之始懼丙辰再擬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已未宰執再奏乞面奉處分晚付出封題稍異丞相不啟封付之內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趨啟封返相視牘尾色憂密爲去計辛酉朝臨仆於地是日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愚微及與子意彥逾大喜汝愚乃俾彥逾馳告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許諾議遂決壬戌大祥丞相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肩輿出城去汝愚欲奏太母而難其人知閤門事韓侂胄太母女弟之子也與溫人蔡必勝同在閤門必勝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遂令侂胄以內禪事附慈福宮內侍張宗尹入奏太母素簡嚴無他語令諭汝愚耐煩而已癸亥侂胄再往與重華宮內侍闔禮遇禮問知其謀入白太母言與淚俱下太母歎額久之曰事順則可禮遂簡侂胄以來日梓宮前垂簾引執政日過午汝愚乃以諭同列闔禮又使所親閤門宣贊舍人傳密旨製黃袍時上在嘉邸殊不知方以疾告汝愚簡宮寮彭龜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果與步帥閻仲先分兵衛南北面太母垂簾命闔禮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

親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母覽畢云甚好太母勸上卽位上固辭且願汝慰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羣臣力請遂卽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禪祭禮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諸軍訛言洶洶襄陽歸正人一作士人陳應祥亦謀爲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遂敗朱熹嘗謂上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蓋行權而不失其正云慶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書郎李壁奏命正繳御札八字付史館同上

慶元黨　嘉定改元眞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

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修自好爲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尙同之習二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面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以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竟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孟皇之立趙忠定不用吳琚原注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姪乃召韓侂胄原注慈福表姪而囑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宮籍乃介內侍閤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遺諭忠定其議始定韓自以爲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之卽惕然以爲憂因奏牘示微意一作因免牘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白發其姦彭護金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於北關之外以謝其勤漸以禮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衢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居頃一作未去頃韓諷伶優以木刻公像爲戴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

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旣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未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弟祖泰至點一作刷而竄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詞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自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傅有累歲請慈福召韓入遺諭忠定其議始定韓自以爲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之卽惕然以爲憂因奏牘示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白發其姦彭護金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於北關之外以謝其勤漸以禮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衢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居頃一作未去頃韓諷伶優以木刻公像爲戴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

始陳之詡二年冬十二月癸丑礪職罷祠臺臣擊僞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原注此其位爲某所載爲胡紘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而胡紘草公疏未上會以遷去職遂轉授繼祖故有是命（按沈疏文太長與忠定有涉者前已摭道命錄節錄）初臺臣劾公僅見省劄而掖垣見不敢草謫詞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譜考之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實權中書舍人三月眞除繼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　慶元六年公終於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於朝　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歿聞於朝故有生前之命於是竊禍稍

（一作始）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公琚與儲公行之項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禮（原注陳集有回吳直閣書）初徐誼以忠被遣徙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爲薄誼罪者一日低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低胄發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眾爲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且欲株陷良人人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請琚白太后請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原注水心先生題王大受拙齋藁）然事關宮闈聯畹戚至祕雖韓氏亦不知吳公琚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考韓已漸

前錄又有譙公令憲者偶閱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語落（一作墮）地韓爲一笑（原注其後令憲以江東都使判公之子在亦曰臣嘗讀其父書）當文公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卯歲麗水吳君棣獨躡蹻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爲課文公多所與可公大書思齊二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之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於世嘉泰之間爲公之類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

之游從或未嘗爲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於朝俗謂當路賣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眞每用藥屑以重之故云文忠猶及文公之時時黨禁莫之敢見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盡傳公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同上

考異　劉德秀仲洪爲桂陽教官考校長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撫幹曾樽節夫原注南豐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高足而劉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歡劉謂曾曰倉司下半年文字聞君已覓之信否曰不然撙生平不就人求薦劉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確未嘗屈節於人劉曰然則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與吾事劉至衡陽以

告倉屬一作倉司似誤倉屬曰長官已許曾節夫矣劉曰昨遇之於途而曰未嘗覓文字於人倉屬曰不然曾書可覆也取以示之則詞極卑敬無非乞憐之語劉太息而去曰此所以爲道學也歟及劉爲大理司直會治山陵於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於其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劉卽揖之敍寒温葉猶道卽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席默坐凜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席別坐須臾留相出詹葉相顧厲聲而前一作起曰宜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

年丈未嘗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援故舊則雖遷易梓宮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爲也曰曾曰詹曰葉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僞徒也謂之僞學何疑未幾劉遷御史於是悉劾朱氏之學而盡逐之僞學之名自此始劉之帥長沙也親爲昺言甚詳特記其顚末如此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既而與王宣子辨其事連上三書言頗峻急王帥以爲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當復有餘師原注昺字明遠姓樂氏湘中人愚謂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議本爲社稷宗廟萬年之計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顧豈私於一蔡氏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猶不至亦既罷場

屋而甘巖穴文公嘗招之徜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歸前後名公巨卿所以有考於蔡氏者至公也一樂昜其可異耶朝野雜記亦謂阜陵之議或云晦翁之意似屬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筆者其可爲疑似之論耶自文公以來建之鄉貴卒少薦鄉曲特起之彥窗非懲此乎（四朝聞見錄丁集）

褒昭伊川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頤可特贈直龍圖閣先是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啟上追褒元祐諸臣乃有是詔是月癸未秦檜相矣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侂胄始專政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詆以爲僞學雖劉德秀從臾爲是說然僞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別錄五）

制詞矣　按制詞云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是乃竊借其名以爲身售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僞詆先生云（同上丙集）

嘉泰制詞　慶元黨論之興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慝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盍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士大夫（一作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蓋皆順時好指趙忠定汝愚也愧（一有亦字）云（同上丁集）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事宰相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卽代矣朕第欲卿知其

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一日御批云朕閔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奸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

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皇上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尙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尙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

喫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實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眞能寫出宵宗心事天下誦之 同上十三 元劉一清錢

宋甯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子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齊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同上六 錢唐

慶元僞學之禁凡五十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正 宋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

紹熙內禪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貴妃黃氏有寵慈憲李后妒之至是上宿齋宮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行禮值大風雨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爲獲罪於天且憚壽皇譴怒憂懼不甯遂得心疾歸卧青城殿壽皇知其事輕輿徑至幄殿欲慰勉之直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黃門奏知壽皇在此上矍然驚起下榻叩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懌

自是喜怒不常不復視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九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宮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宮甲申上將朝重華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時陳傅良爲中書舍人遂趨上引裾請毋再入隨上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下李后遣人問曰此是何禮傅良對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后益怒遂傳旨已降過宮指揮更不施行於是臣僚士庶紛紛之議競起矣十月會慶節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乞會慶聖節先期諭旨勿先過宮壽皇御筆朕自秋涼以來思與

皇帝相見所有卿等奏劄已令進御前矣庚申詔過宮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華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還五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嘗藥臣僚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以離間兩宮請罷逐及壽皇疾甚留正請上侍疾挽裾隨至福甯殿泣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宗傳旨令宰執盡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閤韓侂胄奏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宰執入各還第國史趙汝愚傳云孝宗令嗣秀王意令宰執復入非實復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朝臨仆於殿庭傷足正疑爲不祥先是正嘗從善軌革者問命有免伏草雞自焚之象及此謂所知曰上卯生我酉生前語驗矣遂力請罷免出城俟命工部尚書趙彥逾時百官皐隸造謗譎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劉過改之一書

疾聽就內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宰相百官就重華宮成服正等遂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富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數人如李詳等搬家歸鄉者甚眾侍從至欲相率出城於是留正等連疏乞立太子以重國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執擬立太子指揮進入御筆批依付學士院降詔是晚又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以爲初正請立太子今乃有退閑之語何耶會次日朝臨仆於殿庭傷足正疑爲不祥先是正嘗從善軌革者問命有免伏草雞自焚之象及此謂所知曰上卯生我酉生前語驗矣遂力請罷免出城俟命工部尚書趙彥逾時

爲山陵挽行使臨欲渡江因別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豈容坐視當思捄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時持刀去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彦逾曰與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聞上有御筆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寧莫說今事急矣與尙書說亦不妨彦愚曰既有此御筆何以不便立嘉王汝愚驚曰向嘗有立儲之請尙恐上怒此事誰敢擅當且看慈福壽成兩宮之意如何彦逾曰留丞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段事業與知院豈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舉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倉卒亦須擇一好日遂取官厤檢視適是日甲子吉彦逾曰帝王卽位卽是好日兼官厤又吉何疑事

不容緩宜亟行之亦順事也因勸與殿帥郭杲同議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體仁諭意杲皆不答汝愚大恐彦逾曰某嘗有德於杲遂馳告之曰近日外議洶洶（一作洶洶）太尉知否杲曰然則奈何彦逾遂以內禪事語之曰某與趙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猶未語彦逾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某盡誠以告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遂定乃謀可白事於慈福宮者始擬吳琚琚憲聖姪也琚辭或云已白憲聖不許繼用吳環環亦辭於是令徐誼葉適因閤門蔡必勝諭意於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母憲聖女弟也其妻又憲聖女姪最

爲親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國恩託在肺腑願得效力於是往見慈福宮提舉張宗尹曰事勢如此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告以內禪事且云須得太皇主張方可宗尹遂許爲奏知次日未報侂胄懼遂親往慈福宮適値憲聖感風不出侂胄益窘立殿廡垂涕重華宮提舉關禮適至邀問之侂胄不敢言因指天爲誓侂胄遂具述其事禮曰卽當奏知少俟可也禮入見垂涕憲聖問曰汝有何苦曰小臣無事天下可憂耳憲聖蹙額不言禮曰聖人讀萬卷書曾見有如此時節可保無虞否憲聖曰此豈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賴二三執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將誰賴乎言與淚俱憲聖驚曰事將奈何

禮曰今宰執令韓侂胄在外欲奏內禪事望聖人三思早定大計憲聖不語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見吳琚說來若事順須是做教好且許來早於梓宮前垂簾引執政面對禮遂傳旨侂胄侂胄乃復命於汝愚始往報陳驥余端禮及郭杲并步帥閻仲關禮使其姻黨閤門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先是嘉王數日謁告執政諭宮僚彭龜年等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禫祭羣臣入王亦入執政率百僚詣大行前奏請太皇倾之垂簾有旨令韓侂胄同執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詣簾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臣等累入劄乞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繼又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取太皇太后

旨處分憲聖曰皇帝既有御筆相公自當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須降一指揮方可憲聖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擬指揮以進曰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訖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張憲聖首肯遂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壽康宮以任其責遂召至簾前面付之汝愚卽几筵殿前宣布聖旨及詔書訖闢禮張宗尹扶掖太子入簾太皇面諭再三太子固辭曰恐負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侂胄入簾授以黃袍令扶嗣君往卽皇帝位闢禮張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幄傳太皇聖旨令汝愚等勸請汝愚等奏曰天子當

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尙得爲孝乎眾扶上披黃袍上猶卻立眾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傳宣殿帥郭杲閤仲同侂胄一班起居內侍扶導上詣太皇簾前行謝禮次詣梓宮前行禫祭禮畢御史臺閤門集百官禁衛立班起居翌日侂胄侍上詣光宗問起居光宗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視曰吾兒耶先是汝愚諭殿帥郭杲以五百軍至祥禧殿門祈請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駟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它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璽從閒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方自內付璽與之四朝聞見錄云甯宗次日謁光宗慈懿卽位後方取兼璽玉各有職掌安得置之卧內恐非是實先是襄陽歸正人陳應祥等嘯一作誘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爲壽皇發喪爲亂前一夕登極赦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遂奏乞召還留正以輔初政而御史張叔椿則劾以棄國之罪遂遷叔椿爲吏部侍郎正乃復入拜左相汝愚爲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辭不拜乃以特進爲樞密使及孝宗將攢汝愚建議欲卜山陵與正異議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許侂胄以事成日授節鉞彥逾執政既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僅除郭杲節度使彥逾爲端明殿學士出爲四川制置

知成都府侂胄還觀察使樞密都承旨元係防禦使知閤門事至是僅遷一級於是二人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過蒙成耳今既自據相位以專其功乃置我輩度外邪於是始有逐汝愚之謀矣汝愚覺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長沙召入爲待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以自壯然宮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於侂胄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刻木爲熹等像戴冠大袖講說性理爲戲於禁中熹與竉年等屢白汝愚曰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曰彼嘗自言不愛官職何慮之有既而熹進對面陳侂胄之姦繼而正言黃度欲論之而謀泄以內批斥

去嘉又因進講極論之聲色頗厲上怒遂批出除嘉宮觀
汝愚請見乃以內批袖還上繳而求去皆不許於是彭龜
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胄竊弄威權爲中外所附
必貽大患甯宗欲兩罷之汝愚欲兩留之既而龜年與郡
侂胄勢由是益張會彥逾帥蜀陛辭日盡疏當時道學諸
賢姓名指爲汝愚之黨而甯宗亦疑之矣知閤劉弼謂侂
胄曰趙丞相欲專此大功日引虛名之士以植黨君豈但
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禍侂胄恐甚會汝愚欲除劉
光祖爲侍御史侂胄知其欲擊己而上方令近臣舉御史
於是以御筆除大理簿劉德秀爲御史楊大濂爲殿院又
罷吳獵以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韓黨矣先是汝愚嘗

云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陞天又沈有開嘗在汝愚
坐曰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三軍士庶已
推戴相公矣又徐誼語人曰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蓋指
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樓鑰行辭免批答有親爲伯父固
非同姓之卿之語太學生上書乞尊汝愚爲伯父周成子
言郎君不令田澹謂甯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於是右
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
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以
定策自居專功自恣等事遂罷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而
臺臣合奏罷郡與祠於是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
儉等有疏大學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書訴汝愚有大功

也宋周密齊東野語三

道學　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
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爲僞
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
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
旋易衣冠强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
首啟兵釁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

已同上
十一

紹熙五年甯宗舊聞晦庵先生名卽位翌日召爲侍講上
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
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於

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因免牘徼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乞施行纔退卽降御批與宮觀丞相執奏不行內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遂去國宋李幼武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十二 三十四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諸生力諫遂笞之遇遞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于道同上

紹興五年趙丞相汝愚起晦庵侍經筵會忠定有輔立之議使侂胄通意東朝遂居中用事誣忠定貶永州殿院劉德秀何澹交章攻道學榜於朝堂晦翁奉祠草封事欲明忠定之冤門人蔡元定卜之同人乃止宋兪文豹吹劍錄外集

侍郎劉珏目爲逆黨請置僞學逆黨籍凡五十九人宰執則汝愚留正王蘭周必大待制以上則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餘官則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黨禁作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壁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正武臣則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太學生則楊宏中周朝端張衛林仲麟蔣傳徐範士人蔡元定呂祖泰至嘉定初黨禁始解同上侂胄誣趙忠定爲不軌陷道學五十九人爲逆黨雖天地爲人易位越十年侂胄戕於鋒刃而天者定矣同上

學黨五十九人無非端人正士盡入劉珏一網侂胄旣誅史衞生當國一切擢用悉至顯官無一人遺者天地閉塞之氣至此一舒四方憤鬱之情至此一快其於國脈豈小補哉同上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旣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旣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宋岳

悼趙忠定詩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諸生赦陶孫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輦小恣流言（原注一又曰輦邪相煽動諸言）狼胡無地居（一作歸）姬旦魚腹終天弔（一作葬）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原注一又曰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復存陶孫知詩必已爲韓所廉則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捕者與交臂問以赦上舍在否赦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卽亡命歸走閩捕者入閩逮之入都至都以書祈哀於韓謂詩非己作韓笑而命有司復其貫陶孫旋中乙丑第由此得

詩名江湖集中詩最多予嘗以其卷示杜中可杜謂典實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肯效唐風初識南岳劉克莊得其詩卷曰所欠典實爾南岳集中詩率用事蓋取其說後得南岳詩刻於士人陳宗之喜而語宗之曰且喜潛夫（原注一克莊字）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癭翁福唐人（四朝聞見錄丙集）

敖陶孫字器之號體齋長樂人爲太學生題詩三元樓弔趙汝愚爲韓侂胄所捕亡命江湖侂胄敗始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宋陳思編江湖後集十八）

慶元間韓侂胄用事貶忠定於永舟次衡陽泊古鄂一夕而死敖器之陶孫時處上庠以詩哭之曰左手旋乾右轉坤輦邪嫉正竟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詩話宋魏慶之玉屑十九）

韓平原傾趙子直龍政遠竄蒿於古鄂訃聞有無名子作詩大書於朝天門下云兩手旋乾復轉坤輦邪何事肆流言狼胡跋扈傷周旦魚腹衡冤葬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猶賴史長存九原若見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錢唐遺事）

按劉克莊後村集敖陶孫墓誌云趙汝愚死或爲詩託陶孫名題於市樓則此詩乃無名子作信然矣

敖陶孫字器之長樂人贅居崑山有詩名韓侂胄逐丞相趙汝愚死貶所陶孫在太學賦詩弔之有曰九原若見韓忠獻休說渠家五世孫侂胄大怒捕送大理寺掠治體無完膚編管嶺南後登慶元五年進士簽判泉州自號臞翁（周世昌崑山縣志）

附載攻道學諸姦臣史傳

韓侂胄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婁高

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甯軍承宣使侃胄以父任入官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侃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侃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啟太后侃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閤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侃胄侃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卽皇帝位甯宗既立侃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侃胄驍白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侃胄得臯太學生楊宏中張衛徐範蔣傳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侃胄編置朝士以言侃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侃胄拜保甯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臯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它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粲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眾辱侃胄至是逐侃胄未幾寢年與郡侃胄進保甯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侃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弼者襲與侃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侃胄計議弼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侃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侃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蜜諫爾侃胄問若何而可

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侃胄悟卽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侃胄之黨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侃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卽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侃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旣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侃胄得臯太學生楊宏中張衛徐範蔣傳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侃胄編置朝士以言侃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侃胄拜保甯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臯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它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粲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眾辱侃胄至是逐侃胄未幾寢年與郡侃胄進保甯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侃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弼者襲與侃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侃胄計議弼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侃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侃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蜜諫爾侃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侃胄悟卽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侃胄之黨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侃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卽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侃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旣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侃胄得臯太學生楊宏中張衛徐範蔣傳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侃胄編置朝士以言侃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侃胄拜保甯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臯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它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粲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眾辱侃胄至是逐侃胄未幾寢年與郡侃胄進保甯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侃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弼者襲與侃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侃胄計議弼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侃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侃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蜜諫爾侃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侃胄悟卽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侃胄之黨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侃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卽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侃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旣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侃胄得臯太學生楊宏中張衛徐範蔣傳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侃胄編置朝士以言侃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侃胄拜保甯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

有九人王沆獻言令省部籍記僞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
僞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
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
胄拜少保封豫國公有蔡璉者嘗得舉汝愚執而黜之五
年侂胄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
紙侂胄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張
仲藝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
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必大
爲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
僞黨降爲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
等繼以爲請侂胄除平章軍國事蕭達李壁時在太常論
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

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
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寖
解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胄平章國政
侂胄繆爲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胄以勢
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
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
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
胄厮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位羣小阿附勢焰熏灼
侂胄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
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
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
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
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
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
老大臣預爲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
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胄大悅詔中
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傅伯成言兵不可動抵
舉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
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舉編置大
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
等繼以爲請侂胄除平章軍國事蕭達李壁時在太常論
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

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
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
奏稟人莫敢言四年以薛叔似爲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爲
兩淮宣諭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
州召見以弭兵爲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易被
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
矣詔侂胄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
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
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襄信縣
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
唐州奏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

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蔽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上
宰代爲宣撫使侂胄既喪師始覺爲師旦所誤侂胄招李
璧飲酒酒酣語及師旦璧微摘其過侂胄以爲然璧乃悉
數其舉贊侂胄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倬於京口
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貢
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上宗僉書樞密院事
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上宗募
人持書幣赴敵營謀用兵乃薦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
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
兵師旦等安得專密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
金人乃有許意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

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密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
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密坐罷曦反
狀聞與朝震駭侂胄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
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
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
爲界且索犒軍銀几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
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
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會棄疾疏乃以殿前
都指揮使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
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
侂胄意猶未已中外屢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

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
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
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
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
右丞相旨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
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
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殪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
胄京將不善侂胄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盡擊
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強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
日大成上殿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
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

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十
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宅廬無度孝宗嘗出入宮
掖昔恩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
垂涕顏楹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
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儗其勳有稱爲我
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巽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
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
每內宴與妃嬪襍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
尤眾至是論四夫人舉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
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始侂胄以導達中
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琚

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欲假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宛子爲後名珌既誅侂胄削籍流沙門島云宋史四百七十四姦臣傳

胡紘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　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決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箋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渠首汝愚所抵宜各改視同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同上

憤悒不平疏論甚眾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舉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授沈繼祖論之宋史三百九十四

何澹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　甯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黜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同上

高文虎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閱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　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國散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涇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陰譽舛迂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感眾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眾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甯弗汝瑕疹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同聽毋復借疑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同上

趙彥逾　趙彥逾字德先魏悼王後崇簡國公叔寓曾孫也紹興三十年登第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請立嘉王爲皇帝欲倚殿帥郭杲爲用遣中郎將范任告之杲不應時中外洶洶彥逾見汝愚對泣汝愚密告以翌戴之議彥逾大喜力贊其決郭杲嘗被誣彥逾爲白於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杲未及對彥逾急責之杲許諾遂領兵爲衛甯宗即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出知建康兼江東安撫使　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己共政及外除頗觖望乃疏當時名臣上之目爲汝愚黨帝

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六

賜進士出身四品銜吏部主事加三級長沙葉德輝編輯

雜事 依生卒先後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狀元毛自知降弟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造闕後遭論論疑議誤四十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宋張端義貴耳集上

趙德莊誨後進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瑞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襄揚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宋周密齊東野語八

左司郎官趙彥瑞德莊乾淳間名士也嘗宰餘干趙忠定其邑人初冠多士德莊在朝往謁德莊語之曰謹勿以一魁先置胸中可謂名言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八介庵集十卷下

祖宗時宗子無預於科舉神宗始詔有官者許鎖應未命者從其應舉自是宗子始得預進士第自元祐三年戊辰至嘉定元年戊辰一百二十年間已二千三百四十八而大拜者七人而已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開府稟梁文靖克家趙銀青汝愚是也宋祝穆事文類聚前集仕進狀元類

嘉王汝愚皆爲廷對第一彥中以博學鴻詞中選亦可謂盛矣初汝愚唱名時洪文惠适爲右相侍立上側奏言近歲宗子甚好學前舉伯擴握甲科儒林以爲創見今汝愚可久宋韓淲澗泉日記中

逐魁天下可謂瞻前無鄰本朝故事科舉先寒畯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臚傳次序勿令後來居上以見麟趾之盛天顏有喜良久曰姑循故事子見之子文惠所作趙氏家錄跋語因併記之宋張淏雲谷雜記三

宗室狀元宏詞童子舉 宗室爲狀元者乾道初汝愚中宏詞科者乾道初彥中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一

鎖廳人不爲狀元 鎖廳人不爲狀元非故事也祥符二年梁固廷試第一固翰林學士瀆之子景德初已賜進士出身矣皇祐初沈文通以齊郎對策爲第一宰相陳恭公疑已仕者不當爲第一人乃降爲第二其后王昂榜本王楷汪洋榜本秦熺陳誠之榜本黃忠王佐榜本董德元梁克家榜本許克昌蕭國梁榜本趙汝愚鄒應龍榜本莫子純曾一龍榜本許奕皆用此例同上甲集十三

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何僕射 樂史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何僕射趙丞相 汝愚皆二十七同上甲集

王抃與曾覿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簪作郎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抃等及晉臣舍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如葉顒等皆懼陛下左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爲敵陛下察數年以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勢積至此也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紿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爲辭席受國書尋悔之適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

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宋史四百七十王藺傳附傳）

孝宗崩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事后不可已而宰執請如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樞密趙汝愚請於梓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爲皇帝翌日册夫人韓氏爲皇后撤簾慶元加號光祐遷居重華宮汝愚後以謫死中書舍人汪義端目汝愚爲李林甫欲並逐其黨太后聞而非之（宋史二百四十三憲聖慈烈吳皇后傳）

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甯宗（宋史二百四十三光宗慈懿李皇后傳）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

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泣職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樞密使邁致拔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熺爲中大夫知樞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爲特進嬉處之不疑舍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事爲昭文相竦爲集賢相御史言竦向在陝西與

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貼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制乃是經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按國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上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再鎖院以士遜爲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爲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顒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爲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邁當制以新除知樞密汝愚拜相宣麻已閱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宋洪邁容齋三筆七）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騤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辭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爲無典故按熙甯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爲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白有故事也同上九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邵稱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宋張端義貴耳集中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

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爲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爲故事所無按熙甯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如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洪邁容齋三筆十二

趙忠定掄才　忠定季子崇實間因與予商榷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間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於他人之手則難於觀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貴胄遊京幕爲元寮有雋聲而誠實出於天性眞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四朝聞見錄甲集

紹熙五年八月壬辰火星犯房宿占將相憂於是羅點卒次年趙汝愚貶死文獻通考二百九十象緯考五星凌犯

嘉定十一年十一月庚寅袁燮進讀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爲朋黨之論燮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逆黨汝愚豈謀逆者曰此時天下洶洶燮奏曰賴陛下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說既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謂之僞學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陷君子燮等奏誠如聖訓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八十二甯宗玉牒初草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蹊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爲漢禍也後百年眞蹟逸人閒趙忠定得之寶藏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迺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齋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迺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齋山谷范滂傳余前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游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

鋼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眙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閱者敬歎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爲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爲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榮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闉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攜紙匄奇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此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啟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

去官公亦已身雖旣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眞輟君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眞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臨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瑞羣雛擅天網手驅名流入鉤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劉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眞暮旦殷鑒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顏楊端逼眞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甯舊胸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金不當醊此書豈但翰墨設

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甯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爲謗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甯黨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峻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飲罷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鉤眞墨本當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棲戍樓拾遺不逢東道主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煙瘴雨森鐵鉞更值韓盧搜狡兔窟老色上面歡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精神驚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

晝狐亦鳴正氣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蔣亭瘞鶴徒爾爲好刻此書裨廟算牛腰軸雖大詩佳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爲鎮江外frac蓋方鄉用者同上十三

按右二則以事論則當次崇憲事實後以文論則應入詩文題跋類然二事前後聯貫難於離析且以誌忠定得厥之識故錄于此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衛徐範蔣傳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禧間丁大全

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春官并擢高第時議或有異論既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沛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閫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閫帥擢秋官居鎖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部是歲六月正言郭閩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暨紹郡符復兼庾節怪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

刻難安於佐頃觀諫坡造膝之抨彈斥去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辭色益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欲乞特畀閑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愛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職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吉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如此今指其兩部之政謂之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自虛人品固難於槩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而陳疏至四五且

按忠定去國當時六君子不避斧鉞之誅抗疏爭論前遭竄斥以去此自一時直道之公發於中而不已者陳劉諸人豈其倫比今牽連錄之正以辨其虛實云爾

皇朝名臣經濟奏議一百五十卷 右淳熙中趙忠定帥蜀時所進也一君道二帝繫三天道四百官五儒學六禮樂七賞刑八財賦九兵政十方域十一邊防十二總議自建隆迄靖康推尋歲月概見本末忠定自序於前紹熙之末忠定有定策功爲佞胥誣貶久而論定賜謚追王配食甯廟游似誌其神道之碑御篆額曰宗老元勳云袁州本宋晁公

皇朝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丞相沂國忠定公趙汝愚編進時爲蜀帥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五集部總集類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淳祐刊本

朝散大夫成都漕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

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編

趙汝愚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曰臣嘗讀漢魏相傳見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竊維自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相爲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議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者也臣學術淺陋不足仰睹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覩秘府四庫所藏及歷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明切無愧漢儒臣私竊忻慕收拾編綴歷時寖久篋中所

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一事首尾則患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檢閱自昨蒙恩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敷寮友因事爲目以類分次而去其複重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爲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康推尋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路之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然雖廣記備言務存聖代之典若匪旻煩舉要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即作一次投進伏望時於閒燕深賜攷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消麾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之側竊幸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尚書省劄付臣照會

施行取進止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

又序曰臣竊惟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之用捨廢置罔有不得故其國無不邪正事之利害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以之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歷觀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或治或亂俱同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常道無易於是矣恭維我宋藝祖開基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館增置諫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海涵天覆日

貳陸 壹冊98版

終無以感當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尙忍言哉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大臣所能仰望而編類國朝文鑑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略茲下詔臣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書萬機餘閒幸賜紬繹推觀慶歷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於施行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之誠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謹上

福國忠定趙公以宗臣帥長樂政成多暇輯我朝之羣公先正忠言嘉謀稡爲一編彙分臚列冠君道附邊防而以總論脈絡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區別內外之修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罷行官民兵財之機括禮樂刑政之綱目靡所不載至蜀昔成上之乙覽蓋莫茖律呂之相宜奎壁光芒之肖映蓋與皐益伊傅之所陳者閎宇宙同關鍵於以見羣賢之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列聖之大度無我從諫如流者也猗歟休哉忠定尙友古人胸中有全奏議美在其中發於其外砥天柱國雲八荒寘四海其相業之赫實大奠元酒淡乎其味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屬泮宮以繡諸梓久而未就繡衣使者史季溫念其先世同纂輯之勤克相其事郡文學朱貔孫遂鳩攻木之工而學之使前賢憂愛之盛心炳炳如丹抑亦學爲忠定者也希瀞來此鋟板始畢得遂披閱竊有志焉淳祐庚戌九月既望諸王孫希瀞拜手敬書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致之於書舉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傅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後之諫疏也至於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既慇懃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虢叔閎夭有若散宜生太顚有若南宮括倂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蓋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爲法雖五臣之謀謨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尙可想也漢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版之所載一時名臣奏陳未必不萃此書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宜乎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貢諛靡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濫趙蓋韓楊之誅開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爲基禍之主烏在其爲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涪化懿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佞竊窺累朝國論則涪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歷之際矯激起於熙寧之後方其涪厚也如大奠元酒淡乎其味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

朝陽鳴鳳而見者歌舞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濤駭浪而巨石不轉郎諸臣之言以攻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流芳簡册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逮夫紹聖以後議論一反一復鉗天下以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朝名公鉅卿章疏聯篇簡牘未易管窺然要其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鑒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

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曩嘗編類國朝名臣奏議開端於閩郡奏書於錦城亦已上徹乙覽淳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鋟木已燬于兵公之孫尚書閣學必愿繩武出墳嘗命工刊刻而未就適季温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朱君貌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薾室容受忠定之知嘗同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既遂尚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茲家藏此書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二家臣子拳拳繼世之忠云淳祐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

遺非夸飾也凡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學禮樂實刑財賦兵制方域邊防總議十二門子目一百一十四每篇之末各附注其人所居之官與奏進之年月亦極詳核其奏劄自序及史季温序皆稱名臣奏議而此本題曰諸臣奏議豈以中有丁謂秦檜諸人而改其名歟按朱子語錄云趙子直要分門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精義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折散了不見其全意矣云云今此集仍以門分不以人分不用朱子之說蓋以人而分可以綜括生平盡其事之始末以事而分可以參考古今盡其人之是非得失爲論世者計也以事而分可以參考古今盡其事之沿革利弊爲經世者計也平心而論汝愚所見者大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詔令

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趙汝愚編前有淳熙十三年劄子稱嘗備數三館獲覩祕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收拾編綴殆千餘卷文字紛亂疲於檢閱自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因事爲目以類分次而去其重複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爲百餘門始自建隆迄於靖康推尋歲月粗見本末若非芟繁舉要恐勞乙夜之觀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十卷一次投進又有淳祐庚戌史季温序稱其開端於閩郡奏書於錦城是其經歷歲時屢經簡汰乃成是編故其去取頗不苟自稱上可以知時事之得失言路之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其大旨以備史氏之闕

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趙汝愚編以北宋及南宋初
奏議統爲十二門析子目一百一十四每篇之末各附注
所居之官與奏進之年月汝愚奏劉及序皆稱名臣奏議
而此本題曰諸臣奏議或以中有丁謂秦檜諸人後改其
名歟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史部詔令奏議類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宋淳祐刊本　是書除此本外有
明會通館活字本謬誤不可枚舉如卷四十六謝泌論宰
相樞密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再論朱紱士李允
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轍乞募保甲優等
人刺爲禁軍疏存首二行呂陶論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
有之特活字本尤甚耳宋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
三字

國朝諸臣奏議十五卷宋淳熙刊本　按此南宋刊本每半葉
十一行每行二十三字較之會通館所據缺葉較少當是
宋季元初印本卷中有隆慶壬申夏提學副使邵晒理書
籍關防朱文長印陸心源師宋樓藏書志二十五史部詔令奏議類
按宋板明時尚存南京國子監見明王佑南雍志經籍
考當時板片完整未經修補特有宋印元印明印之分
明會通館活字本卽據此本排印其缺文脫葉監本亦
有之特活字本尤甚耳宋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
三字

食治通說一卷　東虢婁居中撰臨安藥肆金藥白者迎
文獻通考引者下無也字有子登第以恩得初品官趙忠定丞相跋其
後書凡六篇通考引作十六篇大要以爲無疫字食治則身治此
上工醫未病之一術也直齋書錄解題三子部醫書類十
趙丞相序略曰君自幼業醫至是歷八十一寒暑矣錢塘
行部多貴人君未嘗出謁卿相王侯之家屢迎之不可致
每旦扃輿至藥肆羣兒已四集悲啼叫號闐然滿室君皆
調護委坐良久徐起枚視之一以至之先後爲序輒爲言
兒本無疾愛之者害之也如言兒下利時此爲脾虛乳食
過傷所致惟苦節其乳食微以參朮薤補其所喪於是胃虛
愛之者曰兒數利氣且乏非強食莫補其所喪於是胃虛
不思字句之不貫不顧文義之隔絕藉非宋本尙存笑從
不能攝化其氣重傷參朮弗效增以薑附薑附不已重以
訂正其誤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十二史部詔令奏議類
金石而兒殆矣胡不以身喻之方吾壯時日食二升

米飯幾不滿欲一日意中微不佳則粒米不堪向口何況見乎予每覩君持藥欲授時必諄諄爲同人開說曰幾欲破又爲紙囊貯藥各著其說於上使歸而弗忘焉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二經籍考子部醫書類

趙忠定集十五卷奏議十五卷　丞相福公撰別本總爲一集亦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八集部別集類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經籍考集部別集類

鮮知者非緣德業之巨器能之偉所以詞華見沒耶文獻通考於篇章則思致清麗逸發雖古今能文辭者有不逮而顧

鮑翁湖李氏書後　丞相餘干趙公秉正履度卽之凜然至

海翰

垂諭謐議曲折深荷

介念區區容

面謝次

趙忠定公奏議一部十冊完全明文湖閣書目曰黃字號第三廚經濟

趙汝愚忠定公集十五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曰宋人集類吳翌鳳注

按文淵閣書目有奏議無集絳雲樓書目有集無奏議其餘各藏書家如山陰祁承㸁淡生堂四明范欽天一閣所列宋元人集極多並其集與奏議均不見則是亡於明末國初矣今僅忠定所編諸臣奏議採入四庫全書而民間所傳惟宋本舊抄流布日少嗚呼如公忠節凜凜著述之富有關政治乃猶若存若亡如此何論詞人小技是則著書之傳不傳蓋有天倖也已

趙丞相行實一卷附錄二卷　知靜江府趙崇憲履常編

集忠定長子也其一時諸賢祭文輓歌與嘉定更化之後昭雪誣罔改正史牒本末皆見附錄

趙汝愚伏審

交鄰修聘已遂

言還

良晤有期豫以欣幸

垂諭曲折備悉餘遲

面敘

右謹具

呈

十月　日光祿大夫右丞相趙汝愚劄子

二月　日光祿大夫右丞相趙汝愚劄子

伏陛下過聽使之待罪秩宗俾典邦禮重惟國之大事無先宗廟今祫饗在即有當先事奏陳者儻猶以攖禍觸諱爲疑喑不一言臣爲曠官竊見先帝未祔廟之時嘗下禮寺集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臣時忝備從臣之末爲故相史彌遠言此無出於趙汝愚彌遠既是臣言而同列異心未及集議遂使廟食乏侑十有餘年陛下始親大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此議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如出一喙亦足見人心之同然此可以決矣而未之決近者游似上書宰相

極陳汝愚決策定亂之大功又無所施行矣夫以甯考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蹈誼卓然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者此瞭然如黑白之辨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知悠悠歲月果何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昭勳閣畫像尚虛一龕若有所待遂之說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始謂彌遠雖貪忿無藝而未必妄意至此迨近日外間傳聞謂朝廷誤識權變之意往往如二臣之說者臣竊惑之臣愚玆中興以來祔配之禮皆是既祔卽配未有虛侑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光宗升祔而故臣如周必大留正小大皆以祖宗爲法而獨於事關宗朝者首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知視此爲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歆也必矣方孝皇憑几之時嘗藥宅憂未有所仗是時力贊祖后決策以授冢孫使神器幾危而復安軍民將亂而遏已者汝愚之力也至公血誠爲乾淳接續氣脈正文直道爲紹熙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爲嘉定藻飾新政汝愚之力也而一旦欲以牽制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黷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蔡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蔡確此公論之所不予者紹聖崇甯之日曷嘗不與享大烝至于紹興公論既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公非不可以勢劫而力操者如此而況汝愚定策宮

省有功於先帝無負於社稷始雖困於權倖及先帝一旦悔悟追崇贈謚錄用子孫歸然爲一代之宗臣蓋有扶日行天之功而無盜權黷貨之罪竊意先帝在天之靈亦必深念之古者賻布之餘以班兄弟之貧釋者曰分死者之所矜也喪之行也必朝于祖廟記者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惟以追述先心爲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舍先帝之所念而徇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頃者陛下欲起袁韶而羣臣爭之欲保全史宅之宇之而羣臣又爭之欲用史嵩之臺臣又爭之然此猶顯木之有由蘖一旦復生足可搔而絕也今乃欲取其根而再植之臣恐此根既植枝葉蕃滋則禍本亂萌皆由此

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祠于大烝則自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宗臣不在茲選事大體重是以先朝必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集議俟眾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陛下出令之誤則在朝廷之臣必將聯章累牘爭辨不置以費陛下區處用敢冒犯斧鉞縷縷言之庶幾息響于無聲絕影于未動所以存全事體保護聖德必不使有纖翳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陛下深思而速決焉

太廟配饗功臣甯宗福王趙汝愚 咸淳臨安志三

昭勳崇德閣寶慶元年八月建自趙韓王普至葛文定公鄰合文武勳臣二十有三人繪像其中端平 年以趙福

王汝愚配饗甯廟併圖於閣 咸淳臨安志六

舊志宋左丞相餘干趙汝愚墓在縣南高峰寺後 光緒湖南通志

案宋史四百十五羅必元傳必元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知餘干縣趙福王府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必元直之據此則王墓不在長沙今墓殆歸葬時過此權殯處也

趙汝愚祠在府城東開福寺汝愚宋丞相爲韓侂胄所忌謫永州道經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鎣所窘暴卒殯此因立祠 明一統志六十四

宋湯漢先賢堂記 衡陽使君王侯有書來語余曰吾州設有五賓三賢之祠而又別祠鄒陳胡趙四公於花光西

湖開福之僧舍散越而弗倫吾爲此懼乃於暇日尚論古今人斷自文正李公而下得十六公之賢爰卽學宮之西偏度室而合祠之序位之別有若丞相李公昉張公齊賢靜春劉公涛之則當爲守臣於是邦者也若龍圖鄭公向文定胡公安國文肅李公椿則家於是邦者也若文簡向公敏中恭簡王公巖叟則其子孫家焉者也若文定李公迪忠愍寇公準忠肅劉公摯元城劉公安世道鄉鄒公浩了翁陳公瓘忠簡胡公銓忠定趙公汝愚則皆謫徙而來或假道而遂終焉者也惟茲先賢皆天下偉人其名聲若日月懸空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烈者也獨龍圖鄭公者則濂溪先生寶公女弟之自出先生少孤隨母氏依公以

學而公期以遠器其命名之義同類於其諸子而使出仕焉夫先生繼往聖之絕學天實異之而毓其萌芽待之于霄蔽日者鄭公益有力焉吾是以奉而祠之使識者之有考也子其爲我記之余詳視其書而竊歎曰士君子之出處用舍豈有常哉要其不朽而存則或以德或以功而一時之得失一身之窮泰不與焉嘗試觀於此堂之眾賢方其進而撫世則功在社稷澤在生民仁風著聞於天下及其退而窮處或託之空言或抱器而不盡用或頓撼流落以至於死而巍巍煌煌至今猶有取光故不特仕於此家於此一旦經行之暫片言流詠之所寄亦足以爲此邦重使人竚瞻鑽仰而不能已雖然學不可以不知本也苟爲

無本而規規焉諸君子之慕吾恐樂其名而昧其實得於此而失於彼未見其有合也衡之士欲知學之本乎則有文定胡公與夫張子之書具存其所以紹濂洛之統啟蘇湖之傳眞間世之師也學者宜盡心焉余請以此輔侯之志侯名亞夫天台人所至以表前哲爲先務其治衡風淳俗美是以人皆願其廉察今遂以直指使本道必有以慰民望矣光緒湖南通志七十五

趙申喬重建趙忠定公祠記　衡陽之有趙忠定公祠也以公謫赴永州道經衡州守臣錢鎣阿韓侂胄意陰中之暴卒殯於湘東開福寺旋得請歸葬而立祠者也兵燹之後祠既不存基地遂侵没於有力之家余過衡陽偕司監

以下往勘僅有隙地數尺眾咸指爲祠基噫豈有儼然曰祠而基祇數尺者乎因囑衡陽張令力爲清釐其受壓以居者則計值以償之地既出乃謀建厥祠張令先捐五十緡余亦勉佐其不逮而祠乃告竣張令奉主入祠且請曰今日之舉非有以紀其事竊慮無以闡忠義而示來茲敢祈以數言勒諸貞珉使先賢廟貌藉以不朽則卑邑榮幸實多矣余惟國家之治亂視乎用人之邪正然正者少而邪者多正者之氣類常孤而邪者之聲援常眾北宋之蔡京南宋之韓侂胄其奸邪一也蔡京謫道鄉於衡州韓侂胄竄忠定於永州其嫉正一也道鄉過長沙而守臣温益逐客不容忠定過衡州而守臣錢鎣陰中以死其黨邪害正氣而又不使其旦夕立於廟堂之上貶斥不遺流離相繼徒快賊臣之志不悟國是之非宋之北安得不南而南安得不亡也余既改建道鄉祠於嶽麓而又重建忠定祠於衡陽二公蒙難一時未嘗不垂光千載則後之爲正人君子者亦可激厲其志氣而毋爲奸黨之所危懼也矣惟是錢鎣之惡浮于溫益似應仿岳墳鐵鑄錢鎣跪於階下日受觀者之笞辱以稍紓義憤並慰忠魂惜前未有行之者而今亦姑仍其舊也公諱汝愚字子直濮恭憲王七世孫居浙之嘉興擢進士第一簽書甯國軍判官召試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太子侍講除知潭州紹興二年召爲

吏部尚書韓侂胄忌之安置永州慶元二年正月卒于衡州公既歸葬故里苗裔未有在衡者是此棟宇之時葺蘋藻之必虔皆有司事也爰書此貽張令俾鐫石祠中以期勿替焉衡陽令張君廷相奉天人實有勞於茲役不可泯光緒湖南通志七十五

詩類

樓鑰送趙子直貳卿帥三山

一蹴登從班人胡謂公遲建牙帥七閩人胡爲公疑公今第一流志操古與期兩州有遺愛江西憺霜威重來長道山批勅乘瑣闥一片憂國志展轉中夜思正色抗危言傳誦滿紳綏造膝有啟沃削藁知者誰此心與天通此意上所知所以名愈尊萬口同一詞進用恐不速小郤成歎咨天語自昭然更欲試望之況彼三山重謀帥皆衮衣茲行豈細事執政不待期登門恨最晚臭味忘賤微自慚空惜歸來語我使君明胸中是非紙上律吾農疾苦年來多公今歸去誰撫摩留公無計可奈何呼兒起舞吾當歌官家神聖似堯禹蠖濩宮深有言路借留誰格向來書猶有民謠能取否或聞朝廷虛柄臣須公經濟難遂巡延英奏對刻易下囊封且說江南貧

按右詩送忠定帥福州

彭龜年別趙運使二首丁酉冬

別不敢留孔殷十連終歙惠居中乃其宜試問行道人但君子豈無欲有欲未足憂百計護此短此心尚可求向來畏人言言者不肯休不畏固未可無言我誰尤事當究本源瑣細不足籌有疾不忌醫膏肓尚能瘳

按丁酉爲淳熙四年時忠定爲江西轉運判官彭龜年送趙使君老父吟

使君朝天驕霜蹄朔風獵獵吹裘衣鉦鐃聒天山谷應旌旗弄日龍蛇飛邦人遮留留不得壯兒截鐙小兒泣老翁數十相扶攜喘若筒吹行轉疾且行且止相歎嗟若怨若慕言紛拏一翁指我門前土向時榛莽今桑麻自言新年年九十舊使姓名多記憶從頭屈指細平章清淨安甯今第一狡胥每欲挑民爭能令衽席生五兵我公平易與民近智巧有盡難施行里中年少號刀筆會向公庭矚消息歸來語我使君明胸中是非紙上律吾農疾苦年來多公今歸去誰撫摩留公無計可奈何呼兒起舞吾當歌官家神聖似堯禹蠖濩宮深有言路借留誰格向來書猶有民謠能取否或聞朝廷虛柄臣須公經濟難遂巡延英奏對刻易下囊封且說江南貧

按右詩送忠定由轉運判官召赴內用

尤袤送趙子直帥蜀得須字二首

射策當年首漢儒去登雲路只斯須飽聞治最誇閩郡已有先聲到益都壯略定羌元自許宗英帥蜀舊來無前驅叱馭休辭遠看取東歸上政塗

帝念西南在一隅簡求才德應時須羌夷種落誇威令秦隴關河聽指呼自古功名多少壯及今談笑定規模玉山舊政人誰記應掃棠陰看畫圖

按二首又載宋方回瀛奎律髓二十四送別類垂載元註云公前夢玉山汪端明次日有帥蜀之命校其出處大略相似且俱以四十七歲入蜀其夢玉山持帚相拜故用東坡送周文儒帥梓棠陰之語成都太守自國朝以來至今皆畫像云玉山汪應辰諱端明趙子直諱汝愚皆狀元出身以宗室帥蜀自子直始後以爲相亦越前此也

趙蕃呈趙叔侍郎子直二首

憶昨纔聞召節趨江湖日月誦除書政途去此不容咫物望在廷誰得知豈但疲民望蘇醒更知寒士待吹噓所期異日施行次不負于今拜獻初

潦倒三年白下官畏途常以此心觀求爲廟令直不易翻入帝城良獨難落落白頭游且倦悠悠青眼刺空漫文章功用知無補保此不渝惟歲寒

趙蕃送趙叔自吏部知福州四首

當年治安策通達如賈誼汲黯不留內似非朝廷美得非蕭望之政事要詳試兩州已有聲刺史還連帥

人從閩州來盡道閩中樂舊穀既年豐今雨還時若公行亦何事重赴三山約我乃願從之微官還見縛

公雖去朝廷祕殿通班在不應獻納忠於爾分內外而況我此州甘棠存蔽芾旱疫苦相仍要當蒙大賚

憶昨過辭公去有湖外役遲遲未能去乃此困艱食湖外

米雖賤早歲貴者多貴多米必貴吾飢其奈何

趙蕃送趙一叔江西漕赴召代成父作二首

憶昨公持使節西迎公曾渡石田溪今公復因召節至送公亦渡石田水公今西來又東去送迎車馬紛無數我雖憔悴不如人倚賴故情靳一顧

阿兄今得太和官買舟同載初不難公持使節豫章郡靳以過公道窘寒公今召節趨日邊我雖失望猶欣然西江恩波千萬里活此枯魚當易爾

趙蕃寄趙信州一叔二首

蓬山辭上直番國喚回舟舊事超千佛茲行奪萬牛未除眞學士且列古諸侯詔旨防敦迫民言願借留

官梅親手種山閣聽僧修

高企勝流蔭荼原有託桑梓近臨州媿我資身拙從公但食謀

趙蕃別趙信州

拍拍桃花水輕輕蓮葉舟生憎衝野馬失喜見沙鷗漫浪端如此飢寒信有不未探懷玉蘊且訪九華幽

趙蕃別趙叔

漢廷無出右天下舉歸心歲晚雪霜辣春餘桃李陰班崇二卿貴椽落五溪深勿謂無回鴈郵傳可嗣音

趙蕃送趙一叔江西漕赴召三首

兩載皇華使江湖得少覽見皆儒雅錄聞絕惠文彈內外

有輕重言行無易難春秋賢者責傾耳向長安
聖朝無闕政賤子有私憂盜賊何多報邊防益弛謀循良
宜擇守德政合交修懷此言無路公今近冕旒
我捧江西檄公乘使者車飛騰今已去留落又何如誰敢
懷離濶惟思讀詔除九州期大庇甯獨愛吾廬 清照稿九
趙蕃挽趙丞相汝愚
五王不解去三思石顯端能殺望之未到浯溪讀唐頌已
留衡嶽伴湘纍生前免見楚書禍死後重刊黨籍碑滿地
蒸藜誰敢哭漫留楚些作哀辭 章泉集二
袁燮挽丞相忠定公
孝皇龍飛策多士宗英第一天顏喜力言萬事實爲原要

與邦家立基址堂堂碩望聳中外耿耿丹心貫終始紹熙
之末天步艱忠臣義士肝膽寒元樞扶日上黃道指顧宗
社盤石安億萬生靈疑慮釋轉移悲歎爲欣懽帝謂忠勞
無與並爰立作相專魁柄大開公道延時髦相與同心究
民病區分玉石殊薰蕕賢人得志險人憂不堪狂雲巧妬
月何憶積羽能沈舟衡陽道上霜松勁日色慘澹風颼颼
行路咨嗟淚相續興懷安靜恩難詶皇情愴然念舊德辨
誣雪謗分白黑誅鋤元惡氣驍掃昭揭殊勳鼎彝勒由來
物理屈必伸況此柱石眞偉人萊公獲譴死海上至今勳
績摩蒼旻中興趙李二人傑亦復身後褒忠純嗟爾讒夫
太無識徒把巧言汙碩德正人摧折不妨榮爾誰羞愧甯

有極早知此事悔難追當年誰敢懷姦欺我作此詩憫忠
烈因爲人間息邪說 絜齋集二十三
戴復古題趙忠定公雪錦樓詩斷句云早晚扁舟會東下
後來謫居 莫占衡嶽問歸程人以爲
之讖云
九鼎重安國勢牢功名易辦謗難逃手扶日月捕雲霧身
向江湖直羽毛雪錦詩成先識兆金縢書啟見勤勞紛紛
論定知忠定不負朝廷兩字褒 宋戴復古
石屏集六
范模哭趙忠定
日月開黃道乾坤奠渾儀斯人今已矣吾道竟何之玉鉉

憂思苦金縢感慨遲仆碑今復立恨不見封彝
黿董青冥上夔龍紫極邊五龍方夾日九虎已當天夷險
丹心直安危白髮卷甲湘人不去何用解膠弦 九引南昌府志云漢字叔
范豐城人有行林類稿
敖陶孫哭趙忠定
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公旦魚
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
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宋孫 四朝聞見
錄丙集
按右詩已引見前卷五黨禁下黨禍始末類考宋元人
所著說部詩話地志已屢引之字句互有異同亦詳引
前卷今世所傳宋陳起編南宋羣賢小集中敖陶孫臞
翁詩集二卷江湖後集十八十九敖陶孫詩二卷均遺
未載錢唐遺事所引此詩全首云兩手旋乾復轉坤羣

無地居（一作歸）姬旦魚腹終天弔（一作葬）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原注又曰休說渠家末世孫四朝閣見錄丙集）

按此詩屢見宋元人說部地志引之已詳前卷五黨禍始末今世所傳宋陳起編刻南宋羣賢小集中敖陶孫臞翁詩集二卷江湖後集十八十九敖陶孫詩二卷均未載據劉克莊後村集敖陶孫墓誌云汝愚死謫所或爲詩託陶孫名題於市樓知臨安府趙師睪承望旨逮捕陶孫微服變姓名去事白登慶元五年進士又云詩名益重晚學後生多託以行有選其贋詩入江湖集者臺臣論之詔毀集鐫一官是則市樓此詩固非

陶孫事卽江湖集詩亦非陶孫作後村與之交好其言必可信也錢唐遺事載此詩首句作兩手旋乾復轉坤（全詩見前卷五）余曾據以撰公廟楹帖云一身繫宗社安危父子能忠更兼死節曾孫五代有人光玉牒兩手握乾坤旋轉主憂臣亦辱辜負救時良相九原同憾詔金牌卽本於此也

趙汝遇次重建神秀樓忠定公韻

戢戢城南樓締創知幾時樓前中津水潮來復潮歸春此雪海區襟帶東西溪圖牒考往事杳杳孤鴻飛傳聞昔蕪城陋若枳棘籬鼎新賴宗袞欲與千年期紀事屬東萊字皆吾師甲子甫一周孫枝繼成規壁壘訪遺迹闔千納

餘暉農隙既閒暇溟波日平夷班春布寬大諭俗無澆漓喬木有世臣惟有乃似之此段信奇事今昨何是非指顧舊觀還略不煩丈移蓍成當元夜月華流客衣前作信高韻新篇寶英詞卻笑峴山語登臨何足悲（宋詩紀事補遺九十二引天台別編）

按陸云汝遇字時可太宗八世孫鄞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官監登聞鼓院軍器監

文類

彭龜年賀江西趙漕啟

祇奉細書出將隆指諸道直使所以舉天下之大綱九重掄才必以委當代之人傑舉國相屬非公其誰窮以本朝

自創外臺以來首以轉漕爲重豈獨權財穀于公上吏不得私亦恐紊賦斂之經常民無所措乃或者不推其本意居是官必浚其利源如向來軍旅之輸多一時權利之制云何月椿之目至今尙存遂使江右之民其生益削既朝廷征取若無藝故州縣因緣而爲奸能趣辦者皆謂之才有遠慮者莫適爲計勢既窮矣後將奈何必得大賢以起斯弊恭維某官學窮根柢德茂本支嘗對大廷以六經爲諸儒之倡謂持此道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向自蕃庭出分便郡復將餉輓之節甚鑾經濟之懷然當俗吏以詩急治財而得賢者柄取予于上人知趣嚮遂令義利較然民嘗困窮始決安危如此以今日施爲之梗概卽異時輔相之

規模某竊以筆楚之官窮居英藩之下行服條教如親見於古人敢飾詠詞漫誰取于執事止堂集十四

彭龜年上趙漕論常平欠折書

照得本州常平係逐年州郡以新易陳遂致折欠雖斗斛出入本無弊病然陳米貯積既久其性已定新米未免作熱所折自多假使自始至今歲率以石石率以升計之數不止此今來銷折之數朝廷計亦知之故干赦文明有除豁之文本州亦已發明申常平司乃蒙行監合干人賠償緣此事窮究從來干涉者眾似聞常平職事暫莅使臺輒敢輕率以告蒙察其本非作弊特與請赦除豁則被賜者非一人而已此非獨爲諸阜瞿地蓋其間多有現管倉場

之人若監繫不已常平未有分毫之補其他已有丘山之損必然之理也此事嘗略申稟故復縷陳賜察萬幸止堂集十

按右二啟在忠定初除江西轉運判時所上

彭龜年上趙樞密論辭免除拜書

昨者西府之命自朝廷達之閭巷莫不交手稱慶某亦以懌平昔所仰望不勝其喜一旦有士友相勉以義勸先生力辭此命以全祖宗二百年典故者某嘗見先生亦略及之及見汪察院數入文字論列某又嘗勸亟出城以伸大臣去就之禮及聞主上必欲柄用先生爲移御史乃慨然有感于中因與士友相評議先生所以合去合就者始知今日去雖不可而留亦甚難也蓋本朝御史若以言宰執於古人敢飾詠詞漫誰取于執事止堂集十四

彭龜年上趙漕論常平欠折書

照得本州常平係逐年州郡以新易陳遂致折欠雖斗斛出入本無弊病然陳米貯積既久其性已定新米未免作熱所折自多假使自始至今歲率以石石率以升計之數不止此今來銷折之數朝廷計亦知之故干赦文明有除豁之文本州亦已發明申常平司乃蒙行監合干人賠償緣此事窮究從來干涉者眾似聞常平職事暫莅使臺輒敢輕率以告蒙察其本非作弊特與請赦除豁則被賜者非一人而已此非獨爲諸阜瞿地蓋其間多有現管倉場

之人若監繫不已常平未有分毫之補其他已有丘山之損必然之理也此事嘗略申稟故復縷陳賜察萬幸止堂集十

按右二啟在忠定初除江西轉運判時所上

彭龜年上趙樞密論辭免除拜書

昨者西府之命自朝廷達之閭巷莫不交手稱慶某亦以懌平昔所仰望不勝其喜一旦有士友相勉以義勸先生力辭此命以全祖宗二百年典故者某嘗見先生亦略及之及見汪察院數入文字論列某又嘗勸亟出城以伸大臣去就之禮及聞主上必欲柄用先生爲移御史乃慨然有感于中因與士友相評議先生所以合去合就者始知今日去雖不可而留亦甚難也蓋本朝御史若以言宰執於古人敢飾詠詞漫誰取于執事止堂集十四

彭龜年上趙漕論常平欠折書

照得本州常平係逐年州郡以新易陳遂致折欠雖斗斛出入本無弊病然陳米貯積既久其性已定新米未免作熱所折自多假使自始至今歲率以石石率以升計之數不止此今來銷折之數朝廷計亦知之故干赦文明有除豁之文本州亦已發明申常平司乃蒙行監合干人賠償緣此事窮究從來干涉者眾似聞常平職事暫莅使臺輒敢輕率以告蒙察其本非作弊特與請赦除豁則被賜者非一人而已此非獨爲諸阜瞿地蓋其間多有現管倉場

之人若監繫不已常平未有分毫之補其他已有丘山之損必然之理也此事嘗略申稟故復縷陳賜察萬幸止堂集十

按右二啟在忠定初除江西轉運判時所上

彭龜年上趙樞密論辭免除拜書

昨者西府之命自朝廷達之閭巷莫不交手稱慶某亦以懌平昔所仰望不勝其喜一旦有士友相勉以義勸先生力辭此命以全祖宗二百年典故者某嘗見先生亦略及之及見汪察院數入文字論列某又嘗勸亟出城以伸大臣去就之禮及聞主上必欲柄用先生爲移御史乃慨然有感于中因與士友相評議先生所以合去合就者始知今日去雖不可而留亦甚難也蓋本朝御史若以言宰執

若姑留而姑爲之則非忠宣之心矣使先生自此十事無一不中人意人猶不以御史之言爲非也苟一九中而一謬則人必以今日不用御史之言爲恨矣先生雖欲不任天下之責其可哉主上眷屬先生之意可謂不薄上之用人純以誠實虛文苛禮一切埽去可謂三王之舉然禮文之間亦有不可廢者蓋君臣相與之情亦因是而見而天下之人爲之起敬起慢牽在此前日先生三請去而不報先生固不以爲虛事也上未有詔而先生俯然就之先生固亮上心無他也然某以是一節推之未敢必先生異日果能無言之不行也則所以答上今日破典故退御史之意將何以哉竊聞先生昨日榻前奉祠侍讀之請亦足

以爲國之重士友聞之無不以爲然者願卒請之已嘗托劉次玉致此意今日聞扈駕方歸度必不可干謁縷縷布此極其愚懽竊幸台照

按右書在忠定除同知樞密爲汪義端疏詆時所上

彭龜年上趙樞密論免過宮指揮書

某昨日僭越輒具手札自知必忤鈞嚴葢忠憤所激忘其爲忤也伏拜鈞翰之賜不以加譴不勝感激竊聞今日宰執開陳上意頗悔若然不如因眞情之動隨而開導之自來日以往或有朝殿之日更不必及他事止以此請比聞聖體違和得之道塗者未可知但數日前在太乙宮作醮今日又聞遣人入山皆有所祈禳若呼其徒詰其所請事意必可知聖體如何因據此以奏自無嫌也此事大臣皆當問不必以東西府爲嫌此豈避嫌時耶伏乞鈞照止堂集十

按右二書在忠定除樞密時所上

陸九淵與趙子直書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鄉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葢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于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卻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皆調撫之秋輸鄉者病于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

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于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而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斂大抵不知面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尙多已穫者亦未得舂造苗限

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糯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眾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脈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及今尙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

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詞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象山集二

按右書在忠定除江西轉運判官時所作

朱熹與趙帥書子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鄰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自任其責行之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

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況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尙有四家今卻只取兩家爲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鄰不容推托若在鄉村人煙星散去處即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疎或密必是互相推托不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鄰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舉或欲請米即須論訴鄰人以爲不申附之罪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搔擾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尙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

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然卽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月之家卽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須四鄰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關防推托遺滯詞訴騷擾之弊然旣如此卽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旣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思意有

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騷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以爲何如熹上覆朱子文集二十七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牓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同上

朱熹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愚煩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餌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爲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僞印圖牓列熹及劉平父名衙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印本因思如此乃是爲實前謗遂報諸人罷其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爲穩便乎向嘗蒙喻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爲之於義既不可於事亦不便益其一則必有騷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一爲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恐急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台意必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朱子文集二十

朱熹與趙帥書與一本作答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已者旣而思之言語過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產鹽錢州縣自合給鹽償之今旣例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權賣議者之言亦未爲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丈入閩正值沈潛罷去王與道任賣之後亦深以此爲疑後不得已竟復權之想亦是別無擘畫處也不知使司今欲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且如此暗行貨賣姑爲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

者若遂相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名之賦自我而始況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援例公行則其爲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乞深思少遼緩之不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手劄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爲然更以書白廟堂諸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狂妄之罪亦惟

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昌士人無禮教官事幾爲要路所擠今日風俗大抵不甚睹是令人憤懣伏想高懷於此必有處也朱子文集二十七

朱熹與趙帥書

熹竊聞究心荒政以爲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

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關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貴無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爲無補也又聞浙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爲收糴以勸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勿勿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算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閣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實也庸闇疎淵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覺其可厭而未能遽已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狂妄之罪亦惟弁覽之也官自運米弊病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欲捃拾發舉官吏乃劉縣葉簿即黃丞之表弟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致雖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似亦可采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頗厚凡百更垂下

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人嘗記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疎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息也諸公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禧輩議論無甚可採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溫公兩篇當爲章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不可以爲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羣小得此蹤蹟豈不爲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似此若迂而切實若小而實大者須

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舊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鑒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攷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意以爲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細請教耳朱子文集二十七

朱熹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爲感又蒙軫其乏絶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爲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爲深憂亟加救接至于如此在熹之義豈

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于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涜台聽不審高明近日以所處劉家典庫事爲如何若熹鄙見則竊以爲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夷虜之道疑于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爲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譴絶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稟報歲晚更乞順時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所望之切并幾台照朱子文集二十七

朱熹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錢價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爲利便但支未官獨員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禾汎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爲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卻無邀阻乞覆之患亦頗安

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爲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舉因循視做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覆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未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注此止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三頁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爲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郡人戶回納息米
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
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
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止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
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爲納交求
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誚而姑爲避禍苟免之計者
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
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
沙常平社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
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做全
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己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
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
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
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
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稍優

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佃戶卽令召人劄
佃則數年之後根本蹙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
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
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
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
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稍優

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
竇竊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
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爲非計似
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
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
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遞去并與部轄
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
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
請更以書曉諸公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
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
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

朱熹與趙帥書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

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疆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朱子文集二十八
十三日

熹窮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戶只在本州界內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見幽遠務從寬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本州四月八日方始被受則吏悟不省察恣行邀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官之故船戶畏憚不肯如期到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點檢欲望使司特賜申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便

內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爲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朱子文集二十八

朱熹與趙帥書

熹適間道左拜違不勝惘惘需文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熹辭免文字度今已到久矣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所復有少稟乃適間所忘記者他禱萬一未遂則望特爲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得從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夕見台施到闕日若已得請則無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葢此一事貧民以爲利而并兼豪奪之徒以爲不便其理甚明故當時臣寮建請而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有異同而諸司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爲是反復論難葢千百言以聞於朝則其慮之已不爲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亦合審其虛實押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爲前卻者此謗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忽忽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寮之言爲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爲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爲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然平時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爲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伉拙奇窶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天竇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爲誦之千萬至望朱子文集二十八

按右九書在忠定帥福州公知漳州時所作

朱熹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合候起居萬福玆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啟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于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

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置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于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于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蘊蓄眞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于輔相之列則所資于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詘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此已屢拜啟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益不敢爲無益之空言也末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朱熹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叩首再拜上復吏部尚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卽日淫雨寒涼伏惟思論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淸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

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于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于明公者也顧今旨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寮中恐不能無可詮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偸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尙

書與之情義不薄昜苦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于
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
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
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
拔于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昜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
于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
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尙書
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于吾之心有不盡者嘗
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于朝
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
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眞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

前日欠人商量失卻事機此眞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
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
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
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
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
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
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腳病至今未能出入
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細弱飲食減少
自度非能久于世者所幸小屋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
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疎愈增罪累
耳閎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

整頓得財賦源流卽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
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眞全軀保位之良
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紓鬱切冀深爲
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朱子文集 二十九

朱熹與趙尙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絶戶官田
此間舉子義莊絶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
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攷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
下催督義莊租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
公政內劄下丞廳亦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絶產田
充義莊卽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

縣絶戶江騿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岡三家田收米七百三
十餘石卽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
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
理則此田日下便爲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
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爲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贍學
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爲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
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幷錄呈其
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絶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
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招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絶
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
置誠爲永久之利周宰亦已有書懇丘侍郎言之但須自

尙書發之彼乃有據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
皇恐上復吏部尙書朱子文集
二十九
後項所稟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江曠江大
受程如岡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
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絕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
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朱熹與趙尙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
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
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
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旣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

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
甚害于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其
他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
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
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
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敎所謂就見行
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
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
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亦正不必固請也今
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
修整乎又況敎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旣已慮之而
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疏濶之策
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
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尙
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于此不
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于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
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
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于上者先責于我使我之身心安
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
琢磨使于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
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
無毫髮之弊然後幷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

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尙書天資高明
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素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
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
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
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于明者之口
也抑其言又有大于此者蓋又皆以爲尙書頗以簡貴自
高憚于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尙書何以得此
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
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
以下猶然而況于南嚮萬乘之主乎尙書誠以天下之事
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

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議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維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朱子文集二十九

按右四書在忠定由福州召爲吏部尚書時所作

朱熹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賜教并示差敕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但鐫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復有祈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爲期非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黽勉冒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葢向

來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毀折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絀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于太廟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之大不明致此疎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夫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于孫婦之

其可得乎言及于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周皇恐之劇專時具稟目盲不辨白黑不爲國自重千萬至懇朱子文集二十九

別幅錄示所擬奏稿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之大不明致此疎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仰稱陛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是採致累聖朝貽災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

再干旒扆自劾以聞同上

按右書在忠定拜右丞相時所作
周必大答福州趙侍郎汝愚啟
茲承被命典藩涓辰開府雖禁路輟直臣而去天意憮然想海邦聞艮牧之來人心悅甚蒸惟某官道窺聖祕名冠時髦正若孟軻切切異端之闢忠如劉向拳拳同姓之親方謀帥之孔艱願在廷而莫可徙得汝卿之望式遄申伯之行既有兵民宜恩威之兼濟寧無政事使財用之頓窺以公之才足辦乃事少須報稱便合賜環某方企聲猷忽勤緘翰其爲欣感交集襟悰周益公集二十六省齋文集二十六
按右啟爲忠定帥福建時所作
周必大劄子與趙子直丞相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清氣燠恭惟知府大著同舍兄台侯萬福某近見謙之方知已遂開藩奉親鄰郡擴及民之惠於千里計有可樂頗聞閔雨後來莫應祈禱否某若所傳不妄則感戴獲大戾今日聞聖恩賜允未審果否若某竊有何以報塞長與農夫歌詠德化眞幸民也因契家趙蕃主簿求書輒附尺牘趙工詩能文但以貧爲病亦知州郡豈有餘力及人渠既專介遠來又不容拒尚望垂念某復有私懇舅家在上饒縣前居表弟王澤監廟旦夕服闋入浙凡百望賜周旋頃在行朝嘗分俸賙之自歸廬陵此事遂廢茲其家不善量入爲出隨得隨盡旦夕欲擘畫百端憂深思遠近世君子忽而不講者也殿司備左翼軍申泉州又捕得賊船一隻尚有餘黨未殄不知果如何小吳十千寄宅庫逐月支與因此便預以布涴僭越知罪餘乞

爲國保重別俟召擢周益公集一百九十一書稟六以下同
按右劄題乾道九年又稱知府則在忠定知台州時所作其稱丞相者蓋編集時舉其官終言之耳
又淳熙三年
某近因李仁甫遺介行寓書必徹台覽卽日台侯何如申審文字想已在道若得賢者來朝遂留華近雖雍志未愿而士論則欣然也誠甫歸草此爲問胸次所欲言殊未能究少卿遺文裒集如何攜至幸甚方歎失此奇士又復哭玉山公殊令人短氣也某尸素益多愧又心志飄零惟切躬耕之念耳未卽晤語切幾保重蔣校尉所寄台翰方到也

又淳熙十年
某辱公劄至慰林生行遣指揮想已到矣海寇旣獲兩船必遂定讞高石勇其選委副延祥更望觀其施設一報人極難知也牛安十二月以母老進狀求歸旣進一等又卻欲歸故官何耶幸諭及曲折然後取旨姑少緩月日自無害也商榮聞是千人敵果否因郵不果親染切幸台照

又
某竊以天氣炎熱恭惟知府殿撰侍郎台候動止萬福某辱五月二十八日書誨不勝感慰海船錢三省卽降旨支撥憂深思遠近世君子忽而不講者也殿司備左翼軍申泉州又捕得賊船一隻尚有餘黨未殄不知果如何小吳

郎林文執之於嵬山界已凌遲處斬彼中探伺異同何也商榮姑留帥司足矣汀守不戒乃向在武昌與善括互論者已審察赴任未敢保也仁甫康强如故三子皆拔解着舊凋零幸有此老耳昨日已對勢須進職奉祠實之經筵史院也筠齋記三復欣歎自比淵明固無愧若以長樂比彭澤則出處不侔矣今夏毒暑不可遏細思閭閻何以堪之二浙亦已闕雨奈何來介未來索書有新常州錄參葉昌言卻來求數字藉手伏謁此乃胡邦衡姻家因以畀之望賜一顧餘乞保重

又淳熙十一年

某辱前月二十七日書誨不勝慰感汀劒之寇如何昨庚

牌所降指揮甚詳前日提刑司所申卻又有兩項頑民入夥恐久則黨附者眾要是民貧思爲盜此日夜以爲憂而時賢所忽爲可慮也四巡檢事只得任之上謂以謬懦被執非唐儉及僑氏子之比難於急取若賊勢就衰未必不全也心氣想無他更宜寬裕以處之如某素有此疾今任四方之重非特一道所謂心地未嘗舒展又非老兄比事宜切須日申諸司節次有文字來耳

春伯所報雖同互聞要路怒別駕甚不免誦言於眾謂方委討賊只當少寬未知竟如何人實難知如云向愛珍禽之類亦宜物色益今時風俗方見主人相向亦鮮肯忠告也又密聞一說云帥司奪盡諸司權大抵人不肯任事見吾曹向前便有此謗亦可觀過知仁矣如不肖被謗又不可聽大抵作事是難

又淳熙十一年

某辱八月初六及十五十六日所惠教不勝感慰訊後惟台候萬福得延憲二十一日將樂報賊首約二十四日出降第懲艾父祖恐未果決此曹要無能爲只憂窮民實繁老兄去冬以來切切欲擇守恤下乃曲突徙薪計或者未必不笑其迂直是焦頭爛額方策勛耳汀贛招軍誠如來諭但壬申贛擾正坐殿司況守令動輒搔擾雖給以錢亦侵移妄用若止招土軍乃可又恐衣糧不繼仍多占破差使耳南劒後來得雨否自吉至廣一帶皆旱廣東罔不

申來而林子方亦無一字疑有相詗處不可曉也三司牧放妄有是事步司反自六合移入湖州傳聞無稽類此如點檢海船城壁蓋十五年不曾覩著緩急將如之何今年多以爲專且云不容諸司措手茲與不肖被謗殆爲一律蓋人欲因循此欲振勵人喜任事之自是自非此則與之辨白曲直人好虛辭牢籠此則盡誠忠告職眞者少公心又加少安得不以獨醒爲醉耶其他左轄必能具道向亦附狀略及一二事想呈徹久矣帥司抽摘新刻之軍初未

知此法旦夕便理會餘乞保重

又 淳熙十二年

某奉九月二十四日書喜承台候動止萬福某病目兩旬猶未全愈作字艱甚所以疏奉尺牘瞻仰可知北方遣接伴賀正使至眞定卻追回而令泗州牒報盱眙謂地遠寒色權止賀生辰使一年莫測其由或恐謀傳授或恐別有事故皆未可知抵掌伊吾必有其人衰頹愚憃者何以任重又相覷伺者極多想薄聞之一身不足恤正慮謀國無術耳孤踪又非老兄典郡比也閫廣皆旱贛吉亦然奈何姜太老既盪平紛紛不足問也虜中信符讖未必不疑乙巳丙午其太子乃留燕京向牒報製造儀衛兩副是以疑

別錄七

其將禪付中原於此子而自處巢穴縱有紛擾不失舊物或留意在茲乎令弟差劄納去此最近閫也令似姻事已畢可喜劉充方到權攝之諭謹悉他乞保重

又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

某近見黨惠云欲航海而歸自詭止用數日故以書畀之未審果能如約否今年寒色異常雪已屢作閩中如何恭惟台候萬福北方事叵測要當自治某才力既短又無助我者未知何以塞責也默檢海船未報何耶功賞文字想已到陶葉亦已復守闕進勇副尉令自效惟先請移軍兵等事于軍旅恐成紛紛又方有從官奏云州郡將兵任責必見指揮此正相戾所以未敢取旨當蒙識察師愚聞頗循良果否崇安爲地者眾今止得近閫倅此天意也暮御札謹拜賜餘乞保重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天氣暄和恭惟知府安撫待制侍郎尊兄盛德鎮南台候動止萬福增秩已拜綸言諒深權慶特辱書翰不勝感戢左翼招軍緣隸殿司須略令勘當卽便取旨惟揀汰一項見用三衙及御前諸軍法恐難獨異耳移寨與施丈再三商量更欲得兩司審訂免他日復轉改此於吾兄獻明未嘗敢少緩或有所疑若亦唯阿則非執事體國之誼是敢盡區區之情儻或未安卻望垂教前此荻廬掣肘致指揮爲虛文今故尤欲審詳不審蒙恕亮否鹽筴上自照知不然眾論豈易遏耶閩中歲事如何浙閒近清明乃有數寸雪臨安城內卻止微霰氣候極寒兩日方和必損蠶麥矣去年贛疫吉旱殊甚林子方亦不盡知王倉卻曾詳奏也北方正是相疑牒報虜主秋間欲復還燕更看中夏間探人回或知端倪爾餘冀若時珍愛以俟召節

又 淳熙十二年夏

某辱此月十一日書翰喜承台候萬福五月八日地震江浙閩廣皆然而閩爲甚今長庚復晝見其將奈何虜中方放殿試秋末葛王當還燕在彼者皆不須問顧在我者何如耳某冒尸重任日益孤危累月商量欲一旦夕須稟旨也富沙薦二將文字方到自古若不妒賢嫉

能何事不成孔子百篇之書以秦誓附典謨訓誥之後茲豈細事也海舟安得不爲緩急之備庚牌循例耳比方白遣王厚之料理遞角正恐將來誤事其病在衣糧不給諭容斟酌與之一書答晦菴望附的便餘乞保重

又

某奉六月二十一日書誨喜承台候萬福累拜牀何未達也勞人送荔枝與侍從館職既非急務兼是創例傍觀以此爲罪亦何不可耶揀汰文字未到葢附遞必遲俟見子細當商量行下盛雄飛好與人往還遂掇此禍然持身治軍苟如此豈爲盡善大抵今時士大夫責己甚恕議人太

過況武夫乎亦未須爲同僚道此恐人心難保也北方不爲嚴密顧我自治何如海舟向來數歲輒一發今久廢弛不得不起出入愆爽者當小懲之馹召諸將上必有恩數如某冒處非據憎嫉滿前朝士掃迹不相過人情可知自去年稟二相欲其兼領樞務偶施聖與堅欲少待遲遲至今六月間覺得不可緩卽對眾納劄子於榻前既而聞臺諫皆有此請時哉時哉若得同舟依跋男子非大幸歟數路同日地震前已寫去聞福與漳爲甚此正老兄所部更宜加意爲備以消弭未形也長庚又晝見勢或經天奈何餘乞保重

又

某辱五月所惠書知前所遣狀一一呈達訖後恭惟台候萬福地震閩浙江西皆同日甚以爲懼在榻前不過奏陰盛防兵動耳朝士方以爲諱或云常事忠簡所存僕何敢任也大石林刓始因肝胎採道塗之言既而漸息日來蜀中復云爾大抵皆虛誕不根好事者遂有縱臾之與獨當鎭之以靜耳今葛王曲赦上京刊石以紀先烈四月間回香草殿納涼秋間歸燕未可知萬一傳授乃可憂也海舟未必用緣數年不講恐緩急費力迨此暇時神而明之如浙東者止令檥岸不曾起發亦省費之一端也黨商奏已進呈功賞文字皆了李雲任數既足不容破例曾行下聞正閎想已見之集議鹽法乃浙東勾提舉乞用少鈔事如

廣西朝廷初止應副十萬緡一次後來再應副一年而歲輸武昌十萬緡亦復不遺一歲間驟得二十萬分在諸州則雖官船何所不可今閒客旅不多往往分鈔令諸州自變轉州以客人請領爲名其實近乎官船官賣以此事亦稍定但林漕與韓鹽方大閙壑鄰耳黨君所謂教軍須令樂戰敢死其說是也老兄謂今諸將能之乎餘非書詞能盡時展筠齋記以慰傾渴餘惟保重是望

又

某辱十一月十日所惠敎喜承台候萬福陽復道亨吉人受祉況惠政浹於編民固宜入奉淸光臨風不勝頌誦鄭丈聞借蕭氏之居極爲宏壯相從當有可樂越上紛紛乃

因施設語言太快啟行時惡少貼匿名書朝陵宮人取以
歸遂成投杼初無一網之說左右佩劍醉醒異觀古今皆
然孔子所以有疾之已甚之戒惟虛心無我乃可耳盛雄
飛案節錄拜呈借使軍用有所乾沒亦武夫常事似難深
責惟二年纔五按教以禁旅送教官爲將如此不可謂之
每事整理不肯放過今當趣刑寺約法一面取旨無使憲
司甘心焉善案必欲近見闕是以留滯已爲奏陳如其所
欲讀兒二月當上到此不欲相就安泊殊不從容東坡所
謂此身應坐不歸田也奏議甚奇他日成書不能無望於
拜賜也邵武教授徐元德高科彌直流落困悴往爲張詔
所按近方到官有書求自通於門下蓋慕名德非爲舉削

計因答書望慰藉之所懷千萬言莫能盡餘惟爲國保重
鄭丈尚書因會告千萬拜意比已附狀茲未果再知丞留
此尚未有所向每與蹇叔相念也

按右十一劄在忠定帥福建時所作

又 淳熙十三年冬

某比一再遣狀想無浮沈得八月二十六日到成都書不
勝慰感田姚指揮想已到奏辟姚史卽批依可卜信任之
意嘉敘蠻獠計已無事向僭易納忠欲得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以矯汪玉山之偏願無忽也右相所苦漸安大
費調理內祠經筵恩禮甚優其他舊吏必詳稟林生方送
公家耶同寅詔語卻無意也只是命分已過精力大段疲
乏難以尸重任適遞月不雨旱勢已成更慚懼終日昏昏

惟乞保重

又 淳熙十四年

某竊以暑威日熾恭惟某官鎭臨有裕台候倍膺殊祉連
得宇宙二近信欣感無已作事之難古今所同硃硃循常
必致誤國稍出意見定遭指目老兄在彼與僕在此內外
雖異其理一也凡所奏請聖上皆主張施行無齟齬者茶
司錢物莫且略知其出入大概百蜀士多謂徑下州府括
賣恐歧而爲二有妨馬政不可不知也交子中界已有旨
目報去更望致審若舉十二萬緡支與軍人作貼頭錢卻
似正當未知可否今歲則無及矣椿積米麥只得徐徐施
行張季長錢引已悉印綿諸人譽之者多決無可疑王履

當與一郡聞其子在此廷試也茶司吏人誠僥幸烏可不
少抑之餘望保重

又

某悚息再拜某才力駑下叨塵過分累月以來憂愧萬端
罔知所措初薦王弱翁只藉其肯相箴警可備三益豈知
弗協眾論望風且沮舉此一端他可知也劉子敏亦宛轉
諭使勿來當以一倅處之其他悉付公議不敢自解素與
昭文無怨只是南北異俗緩急異性今既聯事敢不屈體
降心雖是不學無術豈不力思自克縱未能益國豈忍誤
公家耶同寅詔語卻無意也只是命分已過精力大段疲
乏難以尸重任適遞月不雨旱勢已成更慚懼終日昏昏

如在醉夢中其將奈何去秋得一孫謂可長育少娛晚景數日前復失之老懷極不能堪此亦福過災生也

某悚息拜問隨軒眷集緬想上下均祉赴試船事初豈免云云今已定矣都宰爲朱漕劾罷宰祠歸想皆聞之程歲少二考可以周旋否某悚息再拜

又 康熙十四年秋

某近兩以書付專人想未能遽達太上初感風痰緣聖性好飲冷而醫者用大黃巴豆之類太多瀉動眞氣今已一月尙未向安憂慮不可名言也問祿事想已報來聖上明照萬里保護甚至何以報塞今陳諫議以憂去自可安職以覓西顧某前書嘗及決去之意今則乃未敢啟口之死

塵他亦臣子之常分非敢有所避就只恐衆論不容自當見幾而作耳

按右四劄在忠定制置四川時所作

又 紹熙三年

某辱此月十四日誨答趙永州書亦已拜領併深感慰秋涼蒸惟台候動止萬福某藉朝芘粗遣惟心力疲乏太非昔比年垂七十理固應爾更一月後卽控祠請望於廟堂張本免至再乞若非白覺病軀豈支吾且運氣方惡亦豈敢備禮也二事輒具別紙本欲編作諸府書正以心悸目痛未能下筆數日間專遣謝緘矣湖北水溢波及此間外邑之益陽縣他無可言瀘南七月十二日紛紛甚可駭聞

張帥繼王宗正妄費之後府庫稍充其人性淸而執必是於近例支散錢物之類有所撙節所以致此其人只可爲監司耳餘斬順令保頤卽俟柄用

一賣田事此間僚屬屢勸援湖北例乞免括賣私謂頃年長沙已曾施行義當助國經費不敢有請又見常平使者云已申乞免郴桂武岡三郡被邊去處深贊其知體而不復有云前日渠到此卻云得廟堂書此事寢而不下會收宜章賸瑱申狀謹以封呈若廟堂知其所得之微必欣然從之試問君舉亦須能言何止太山一毫芒也敢望速爲稟諸公只檢會張倉所申畫旨行下非惟快便兼無形迹偶張倉已往邵州

巡按商量不及亟以致懇如姻家戶部方提領此事必可致力得附此介一報庶免迂回幸甚幸甚

一修城事計度又累月初緣六七十年無人問著其上皆生巨木根株牽引更幾時必盡摧墊凡費數月工夫用錢數百千雇人芟斫始見缺陷去處乃敢具稟若朝廷未許十萬則亦不敢輕議今旣荷諸公有意成就卽令屬官更加審覈數日後方敢具奏大意欲得令漕臣提督沿邊漕臣皆帶提督修城飛虎及本州諸軍出力而令兩倅往來監視其錢物亦付漕司某並不干預非特旦夕丐去亦自無心力及此姑發端爲永久之利耳初亦疑費數十萬緡旣見基址可以增陪請貼

乃定十萬之數若得度牒自行變轉或降一半會子
御從行在發往淮西總所截兒所解之錢似亦兩便
今先陳大略續有申明文字拜呈矣過堂能於相參
二樞密處稟及尤幸
又紹熙三年十一月

某數奉尺牘深愧煩懇時勤擲答感愧兼之霜寒恭惟表
儀禁近台候動止萬福某丐祠未允本欲再請緣城壁事
初意就飛虎舊將數人趁時修築又慮去計已定籍漕軍
風力成之既經商量幸廟堂應副度牒而或者乃勸漕大
興工役濬隍增陴規模甚廣具說未必不當然與當時所
料不同其費浩瀚又毀折民居頗多定致紛紛兼迫隆冬

遂未敢下手勢須別更相度緣此須候來春方申前請此
非所計但廬陵子中值歲中連喪兄姊弟三人獨存任數
房百口之責急難莫助心甚不安憂撓殊甚如坐針氈之
上也長沙財賦全藉違法放倍歲稅累任漕臣視而不問
往往卻於其他名色時爲寬恤自某到官首罷此項而已
放者不可復比今尤欲民譽時復降榜往催遂成窘迫獨
幸年豐爾苦節未覩其效先受其害理固當然蓋平生分
定者漕相處極無他前嘗謂賢者過之皆此類也項平父
暫往省親館職豈易得耶桑景詢事子中寫來別紙錄呈
末後一節亦足不朽因實錄載贈官事附小傳於後可也
王氏子恩澤奏已令投下望催趁聊以勸忠效用子弟乞

某比聞大用尋報紛紛所以略具尺書爲賀今審果爲上
眷曲留不勝宗社之慶偶緣病目未愈加之欬痰大作晝

夜牽頓略無少暫欲遣介已累日未能作書今口授小兒拜稟如後

樞密同知素負海內重望今復聖上注意延登力排邪論中外無不懽忭欲報恩知可以遙度更望臨事審重以濟事功一或爲衆議所迫如韓退之諫臣論之類亟思解釋少副僉期卻恐於事稍差莫能盡善蓋廊廟之體與侍從不同耳某偶緣肖病交作心欲有所獻而志不隨也

一某所請宮祠本望四月末到此五月初可歸今猶未聞俞音不知奏劄竟付下否今以病中未能再入文字俟數日間稍可支吾別當布稟

一三郡賣田事張倉再有申狀昨送在版曹未知尚可

提起否

一潭州申尚書省乞截撥四年施利錢修岳廟想密院不欲干預然以廟中施利而修廟名正言順朝廷必不計此一二千緡特本州無從出耳因徐子宜白事密語之爲幸某實以病中未能一一作書

按右劄在忠定同知樞密院所作

附與韓先答尚書元吉 淸熙二年

某庸懦多病豈應麾點班列上恩洊及惶悚不可言有以教督之使免於戾乃幸伯共久不通問其弟小試輒魁書子亦可喜也趙德莊身後極可念昨沈持要懇漏昇諸帥求賜其家以畀趙子直爲置少生事不知尚昔有意否某亦割俸百餘千所恨持要劇去耳同上一百九十三書稿八

按右劄在忠定知台州時所作德莊曾宰餘干忠定冠多士在朝往謁語以毋以一魁置胸中其知遇最早云

呂祖謙答特奏趙狀元啟

黃髮陳編已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修後進之恭其賜則隆於禮爲過法有特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選不足以盡天下之才故九重咨詢常欲多得老成之論請言其始豈專爲恩某人入紓淵謀仰奉大對述先儒之訓故固後學之罕觀陳前輩之典型亦近年之未有以是首選可見上心某有職殿廬無勞衡石頃在父兄之側粗聞耆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前恍如天外不意北方之學復到眼邊

按雲谷雜記汝愚廷對第一唱名時洪文惠适爲右相侍立上側奏言本朝故事科舉先寒畯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臚傳次序勿令後來居上以見麟趾之盛云

云已詳前卷六雜事 故此啟有特奏之稱

陳傅良答趙安撫賀正啟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丈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稟乘乎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遙想朋來之頌燕毛序齒宜遄天揖之班

按右啟在忠定帥福州時所作
陳亮謝趙同知啟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盍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出其才猷遂爲世用踐更多矣聲聞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英流冀其相先善類依以爲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兵國焉惟屏宦則見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飫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于鴻毛公不

我遺脫殘年于虎口況還持于文柄欲稍復于古初捨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略使膺清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光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之勢成披雲覩日之功出類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龍川文集十七

按右啟在忠定同知樞密同父登第時所作

題跋

樓鑰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

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摛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爲家寶末遑勒之堅珉謹齋祓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概于右攻媿集六十九

樓鑰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寘樞府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爲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戒翊戴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巘所草麻刺已行三命而僅終遂牢辭政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

貳陸壹冊98版

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倖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與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相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弁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子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綍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

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鑰爲褒稱大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之長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鑰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數端眞可以爲世範云攻媿集七十六

樓鑰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卿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欲誼起之庶幾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繫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

司勝嘆哉大卿鑰姑之夫也從其孫額之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尚寶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于故舊也攻媿集七十五

魏了翁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仲鴻帖

某久荷游公之知因知公言行甚悉迫奉使東州而公已下世乃言于上曰游某曾發宗社至計於簾闈猶豫未決之初時宰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于譴其時絕勿敢言賚恨以沒乞下本路監司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章疏與劉某所作墓銘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褒錄今歷年而未報天既厄于平生尚終厄于死乎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景仁姑俟之鶴山文抄

賜進士出身四品銜吏部主事加三級長沙葉德輝編輯

坿錄

朱熹爲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于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爲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湫使人奉其書及故荆州牧張侯栻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道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其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爲宋太伯後

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寖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篤于家而聞于邦卓然爲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爲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憲愛有聞于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以賢其父之教也嗚乎其眞可謂爲行君子者矣陳公之日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爲既禮辭不獲命則敬攷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供奉官士盧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冦氏生公公生于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郎八遷至脩武郎歷監季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爲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晷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既殯居廬歠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啟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

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茶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于體者不必華彩聲之悅于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于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

說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卽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游鄂者同寮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于外卽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它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煮藥比瘉或解衣飢者其用心之微密至于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流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閭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寮有會飲者公猶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三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孫無所程督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洒埽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清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間情閱信宿遽無所忤因循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有列者例不得爲吏官故其事業無以見于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又有不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宗室婚姻皆勳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割股以愈其疾公寵崇德歸時冕夫人尚無恙餞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益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既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峰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既爲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愚未仕亦皆斤

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逢維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傅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甲科云嘉聞公之名益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敘德美以貨誄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邸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僭其仁孝不老衰憲不約弛忠不遠忘以昇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皐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忘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趙善應字彥遠漢莘憲玉元佑七世孫也父不求寓居餘

千善應修司馬氏家法合養百口人無間言父母之喪哭泣毀瘠居家於子弟無事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眾陳丞相俊卿爲書其碣曰篤行之士孫居餘干性純孝親病刺勤朱熹表其墓云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二十三饒州人物趙善應字彥遠漢王元佐六世孫居餘干性純孝親病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聞有聲即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恐扣門聲驚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必相待共嘗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俯首柩傍聞雷聲輒起側立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淚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及母以卯生終身不忍食祭亦不用諸肺兔醢爲羞嘗經靖康喪亂聞

四方水旱憂形於色江淮有警報輒流涕不食同僚强以宴會悵然曰此甯樂飲時耶眾爲之罷宴故人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爲子婦有同僚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子以己貲葬焉道見病者爲收恤至躬煮藥餌歲侵減半食以飼飢者懼百蟲游蟄失所夏不去草冬不破壞嘗陵尤褒稱之曰古君子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丞相陳俊卿題其墓曰宋篤行趙彥遠之墓子郎汝愚明部經邦見前錄一百九十三孝義

岡下寒泉水隱隱雷聲起孝思母夫人畏雷彥遠聞雷輒泣下南澗甲乙稿五

崔敦禮趙提宮挽章子直尊人

典型前輩近問學古人深有道祇藏蘊無言自陸沈憂民

塋白首愛主只丹心遠矣平生志松風掃暮林

誠身士君子耆德老先生言行純無玷經書富滿籯蘭階

犖玉秀桂苑一枝榮有後誰公比文盟歷世英宋崔敦禮宮教集三

呂祖謙趙路分挽章

魯衛封雖近原顏室自貧一家唯四壁九族自三春子舍

龍頭貴佳城馬鬣新升堂如昨日南望淚沾巾

晨昏生死際至性極民彝巨孝東都傳劬勞小雅詩固應

爲世表何止秀天枝令子傳遺緒纍然不自持呂祖謙東萊集十一

周必大跋趙善應行實

有關雎之應然後公子有信厚之風有行葦之仁然後人有士君子之行周則然矣本朝奚嫗焉觀子直箸作敘其先人之遺事嘗不概見蓋古耆子孫論撰先世之美明箸之後世雖本於崇孝而終實重其國家溯流求源固非一日積也採詩者出尚有考於斯文淳熙五年六月晦周益公文稿十四省齋集十七

呂祖謙書趙路分行實後

無所歆羨而爲善無所創艾而不爲惡此天下之實德君子也趙侯以諸王孫衣食縣官非搢紳名論所能軒輊而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夫豈有爲爲之哉自

官非搢紳名論所能軒輊而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夫豈有爲爲之哉自箸作君以昌言冠大廷士大夫間稍稍傳誦侯事世或謂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所加損乃若箸作君之所立其資取培益者雖博至於忠愛敦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中有非師友所能預者其所從來遠矣論者則未之見也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馳騁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渟矩凜凜乎直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箸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爲不朽計哉抑將溯洪源景高山晝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

張栻趙氏行實序　戊戌之夏吾友趙子直以書抵予甚哀且曰先君子不幸而沒惟其隱德實行世之人鮮克知之不肖孤大懼失墜皇皇然哀集僅成編願得文冠其首以信於來者予拜受其書伏自念頃歲侍先忠獻於餘干始識子直之尊人見其貌毅而氣平心固知其好義樂善君子也已而子直以嘉言擢上第而官中朝有直聲出而臨民豈弟之實見於行實持使者節風績隱然於是人始攷其源流所自而益知其父之賢今又得是編而讀之慨然如見其人焉予觀其書凡一言一行之細莫不備紀至於其心志之所存亦皆推極其究竟若子直可謂盡心於其親者矣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若子直於其親

之患也邪若子者求所以無墜乎先訓而無忘乎先志凜凜焉每懼莫之任觀子直之爲則亦有感於中焉於是書於其編之首子直名汝愚

張栻南軒文集十四

員德秀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社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大義幹棟我國家勳業巍如周公召奭天監精忠俾其閭嗣實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爲某官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創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廷國朝以來未之有至公又

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嘉見玉色嘉獎再三自是名聞日彰徹雖勤勞中外位弗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風矣公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忠定帥蜀郡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嶽廟方紹興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以寶長西府密贊紫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侂胄竊大權羣憸朋翼遷忠定於零陵未至而薨海內憤鬱公閤門自處誓死守丘壠居數年詔復忠定故官職先友多詣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嘉平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窀

穸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本意則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付三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旨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寢如廷臣公論見得委是誣衊卽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誘旣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錫以廟額用表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璙與大臣爲仇之姦毀襲陷正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

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詔曰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日史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厤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公而除公丞戎監明年丞太府三年除祕書郎辭弗許四年遷著作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年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判官仍兼帥事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初忠定

公旣以文學致大名而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爲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閔雨求言公上封事大略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奬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

察姦敝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後因班對又深
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齒朝之日淺而位不得以言
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
甚衆江人歲苦和糴公之爲守也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
旁郡穀刱廩以儲爲儉歲備至于今賴焉瑞昌民負茶引
錢新舊纍積爲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死則以責其
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葹公嘆曰負茶之
民愈困矣亟爲白之朝乞許以新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
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縣刻石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
嘗白御札令察州郡之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謹及公
繼掌漕事卽摹倉熙詔旨下諸州令上體皐陶德意而先

行於豫章以倡帥之減斛面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
概量輸者常私其餘以出豫章爲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
有事於其上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惸然無所歸忠定之爲
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者得藥與食以無轉
死溝壑歲久浸移爲他用公至討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
以愈疾之多寘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四邑社倉
久弊訪其利病而更張之田里始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
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宣公奏減
之餘人猶以爲病公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
祠以頌公德至於以節用之贏代編氓逋賦在隆興爲緡
錢二萬餘靜江亦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爲館

職時同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遜謝不敢當退而喟
然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人遊說弗答
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然自將不踰階而揖也
後黨緣求見終弗內時其亡而謝之始有旨擢丞寺監公
白宰相願處其最下者在朝垂三載而請郡以十數當曰
欲去者如撼兒齒久當自脫矣後以名曹召公語人曰朝
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唯寘之朝行則非所安耳在
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則改爲幾年）匄祠尤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
才非不足以用世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顧於名位餂秩若
將浼焉豈以素履雖堅完榮途多洪汨鬯舍彼以取此耶
然則士之控搏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己者其眡公何如

也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爲立心之本思
過爲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慶國公
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門之內敬順
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篤孝其居忠定喪
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尤弗
入者久之丙行飭備宗族視以爲榘法其在郡國以勸學
毓材爲首務於九江則新濂溪祠又爲書堂以處學者求
周氏後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防立書
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爲選堂長貳員置書史豐稟給
如所以經紀濂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病汲汲如理家事
在九江修陂塘以廣溉凡數十所城堞樓觀皆繕治一

新始至桂林屬瓊守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劾去之政辟能者代其任羣酋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籬篁峒者仍歲冦鈔爲暴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捐金繒付小校使縶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冦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有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有警輒移統府兵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鎮姦萌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爲邊州重害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强公朝夕以爲憂亟條上其議若干事守辟屬益兵定城等數事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給其弟與他族之

無繼者馬政績壞尋其穴根剔治之歲省民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土丁役使亡斁一切禁戒以絕公所澈率簡讀游閒問遺來嘗自顧其私故斂弗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實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忠簡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爲擇所歸既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必願早顯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爲某官次某官（餘次以敘）四女長適某官（餘以次敘）某年某月某日必願等奉公合葬於雕

張及一旦利害毛髮則相顧氣奪遁走披猖蓋自朱子之歿時事一變而斯道幾於淪亡公之得其傳於朱氏者甚親也規圓矩方擇精而語詳不惟經訓理說可以續遺緒嗣絶響表獨立於鄭公之鄉而其行誼堅正難進易退之節又足以方軌前哲抗浮雲而摩蒼蒼僕昔與公聞之彷徨布衣十年綰郡章而儀朝行不爲不達矣而笥無兼衣瓶無宿糧入唁其家敗幃瓦燈四壁淒涼親黨烝食其羸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必願早顯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爲某官次某官（餘次以敘）四女長適某官（餘以次敘）某年某月某日必願等奉公合葬於雕

連且相好也敢援是以銘文爲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纍至念昔與公從容著庭又當世事鈔爲冦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捐金繒付小校使縶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冦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有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有警輒移統府兵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鎮姦萌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卑所立則偉嗚乎賢哉眞忠定之子（眞西山文集四十四趙華文墓誌銘）撰忠定之子趙華文行狀一卷　文林郎趙山李燔敬子撰

史部崇憲履常也（直齋書錄解題七史部傳記類）

趙崇憲祭勉齋黃寺丞文　嗚呼文儒之士莫今爲昌耳剽聽忖師模其荒貌澤言慧被服先王非不可觀如涼方

宋趙崇憲等浯溪題名　趙崇憲洪友成同遊嘉定乙亥四月廿四日　弟崇尹同姪必益必矩鄉人曹全以舟行越三月繼至　後十二年寶應丙戌九月二十五日崇模被命守桂實繼先兄吏部前蹤道由浯溪敬瞻題墨爲之泫然男必珂侍萬渙之陳定孫萬時偕行　口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崇夏口兄經略親挈家還鄉口經浯溪裴回半日口必樞必柄必爽必口道隆郭樸以下漫漶拓本

按此題名湖南通志永州府志崇夏均誤作崇寬又曹全啟昆粵西金石略嘉定丙子題名誤作曾全

魏了翁答廣西趙經略　某已酉之秋負罪去官舟歷嘉未嘗不願見長者以求一語之誨風雪淩厲蒙頭掩耳所過皆以疾辭是時嘗蒙餽問已竊闚放麑不忍之仁迫涉江淮以後霜威稍戢人意熙然始得與世周旋至渠陽以後則邈然於黜陟理亂之外人間寒暑了不相關得以靜慮澄神事所當事令婭全州與李公父居官日書問往來猶得數聞郎中起居善狀惟是自循愚分不敢以罪戾姓名仰塵几御敢圖台念特枉行李之問於是滋有以見君子所存（魏了翁鶴山文鈔八）

劉燻祭趙經略文　維忠定公爲國元臣如旦在周如摯在殷君爲之子伊陟伯禽謂宜紹格天之功嗣建侯之統扶奠安於廟祏垂光耀於琳琅而乃官止選曹郎位裁桂林伯彼耆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遽奪於斯人嗚呼哀哉君之修身義以爲質正直自恃禀忠惟一其嫉惡如仇其與善若昵其遠利若涔其辟寵若疾思昔從游於羣玉之上春容於杯酒之間開口論心抵掌劇談凡所以發余之忠而作余之懦者眞益友之言距今十年而偉然之正論毅然之勁氣猶若鑑乎其在耳凜乎其在顏也歲月幾何而君茫然而獨逝遂掩恨於泉扃然後知若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之士所以當歎而感慨惜別而傷情嗚呼哀哉善人云亡吾黨益孤我懷之悲豈爲私乎聞君之喪邈在海隅往奠一觴聲與淚俱（劉燻雲莊文集十）

眞德秀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去相位歸臥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汝其熟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眼輒成誦落筆娓娓驚人遇事剖然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緜少洎長不離訓與中涵而飫之日有所滋採而化之月有所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學之力與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與公初授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薨衡陽公

泣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沒伯氏往
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爲詩以餞辭氣激烈弗少顧嘉定初
忠定追復元秩先友多詒書勉之仕始謁選得僉書復判
判官歲久旱有老兵欲自焚以致雨公白守謂狂怪惑眾
不可從開禧邊釁動搖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虜
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添差通判信州
會天子誅權臣簡儉以次紬恩書郵典繼下公與伯氏議
請先直誣枉政謗史不當徒被寵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郡
有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懽服知桂陽軍陞辭請
募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賊北來人田以滅州郡之
盡會郴寇暴作桂陽其唇齒地公疾驅至官民有冤許自

直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峒雖名傜人實與省民錯處
特賦性悍疏在位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
教授選士之有學行者二人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三
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三十年諸峒
皆將化爲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賊俗多不舉子公放忠
宣行於閩者因其俗損益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舊儲
爲石萬民賴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
歲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報至是
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社以杜姦民鳩聚
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囚上者訊之則瘠不能言公
命縣審鞫果得冤狀自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

得死報公取舊牘審閱迺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則
以論于刑獄使者使者爲論于朝得減論提舉福建市舶
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
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買實不給一錢蠙珠象齒通犀翠
羽沈腦薰陸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睨
以爲常而賈胡之銜冤茹苦撫膺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
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郡赤立不可爲及是公以選來余
亦代公守郡相與刻磢前弊罷和買鐫重征者期年至者
再倍一年而三倍矣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
省六曹吏皆饜滿公曰吾不能朘民膏脂以市寵勿遣知
邵州馭諸蠻寬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卒以帖服知西

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可一繩以法其有不率者
始惟教之跌蕩者責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
犯法知吉州入奏留爲右曹郎中都官吏不問何事吏以
成牘進輒涉筆爲書公曰卽若是安用我輩必窮析本末
剖決之舊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部郎主尚書東銓進
對力言贓吏之害以爲財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
則怨結怨結則思亂方其顯貨之始爲害若未遽形又其
積貪之餘貽患遂至莫捄惟明詔申諭內自朝廷之上暨
于百司庶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源外而監司郡
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
節儉正直之風下無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旣息田

野之生理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舉罔民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戢若法當籍者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使爲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淸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爲書以進孝宗嘉歎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于上以爲奏議一書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宮禁以及邊防微而性命道德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隙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蠹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贓濫斥者適詣選公疏其宿負力阻之前從臣李沐乞奉補公謂沐在慶元爲首倡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各侍從不異

非朝廷甄別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綵地援親力請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撫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旣而王師次第集羣盜亦輸款請降而公疾不可支矣旣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出振舉之始至殍殕載塗公命廢郡廒移隣衆選官屬之材者蒞其事雖憊必姜歸承奉郎眞志道孫艮淳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困一椷矻矻區畫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于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習平居自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汚自篤行

公以純孝聞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歿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定居喪時閭者嗟美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公在邵爲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宦游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翠密舊亭于西湖皆忠定棠蔭所在也平生尊慕正學在邵武則建濂溪河南橫渠晦庵五先生祠在邵陽則別像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顧自以名在屬籍惓惓宗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政佳事輒懽快弗自勝否亦鞫歷終日尤惡郡詔士言之卽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遲之不衰自少爲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趣參政溫陵曾公嘗敘其文謂無一點膏粱氣所與賓侶若章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名流有磐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牘節齋聞記等藏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恬迪功郎新江州德化縣主簿必性女必姜歸承奉郎眞志道孫艮淳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葺亭榭菻卉木將退而休勿果至是卜葬於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質節公實似乎其先然而廉不至剡峭不至刻問奚以然曰學之力遺安有室龐公是師咨

爾後人勿替引之眞西山文集卷四十二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劉爚祭趙提舉文　嗚呼維我聖朝天枝蕃衍號爲磐石之宗三百年間英材輩出然德著於家者未有如篤行之行功施於國者未有如忠定之忠蓋父子相承世濟厥美事親盡孝則庶幾乎曾子事君盡道則無慙乎周公惟其純誠大節昭格於上帝故錫以畯明哲艾之嗣軼高陽之八龍公之秉於天者既挺然其特異而自少壯長沈涵漸清不離典訓之中凡師門之指授與家塾之磨礲義利取舍之端必致嚴於抉擇古今成敗之變亦洞究其初終故材之成者日懋而識之遼者頗充節麾累持宗盟載涖介潔自將則冰壺秋月之瑩剛果立斷則太阿龍泉之鋒掊擊姦強凜乎其霜肅惸獨熙然其春融雖憤世疾邪常若過於激烈而尊賢友善則未始不極其温恭凡聲猷之可紀皆學問之餘功環轍雖頻不自悼其鬱握蘭雖寵不自賀其逢惟及物之是期曾靡計乎卑崇早挂冠於神虎獨抗志於冥鴻有冤山兮峨峨有磬湖兮溶溶脟卒歲以優游胡遽罹於鞫凶嗚呼哀哉我昔與公襟期實同辱姻盟之我締永世好於無窮間拂衣而遄返思命駕以相從來申車於北道已洒淚於西風今公之葬莫能躬紼酒之奠徒曰斷乎層空想英靈之不泯冀胖饗之潛通劉爚雲莊

按爚事蹟載卷一眞文忠所撰神道碑宋史列傳四百一

云其受學於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進士後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卒贈光祿大夫賜謚文簡僞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遷國子監司業乞罷僞學之詔蓋公學問淵源本自正大故於忠定父子傾服尤至云

宋張茂良趙公德政碑　廣西經略顯謨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使趙公德政之頌紹定四年秋有詔帥廣西趙公進直顯謨閣易鎮寶婺桂人穆公之久結戀不釋卽無量壽佛宇西偏肖像建祠寓其去思猶以爲未足迺相與頌述善政刻之水月洞石崖此石永存德名不朽公丞相忠定之子名崇模字履規屏翰我邦六閱歲紀政先仁恕鎮靜不擾捐利予

民恩惠周浹本端末整閫境晏清人享和平之福形諸歌頌理則宜然頌曰帝眞區宇粤居南土連帥之尊桂其治所始時桂人憔悴數罟詔公於蕃拯其疾苦宣上恩旨滌以育雨疏別蠲蠹民胥蹈舞喧喧歌謠謂來何莫帝曰嘉哉寬我憂顧賜璽增秩事循漢故維公之德不茹不吐施於有政威以仁寓安民之宏勿庸鈎距耘耨爾代輸屢捐帑貯環堵晏眠吏毋扣戶平價發廩以哺饑阻斂散循環邑有高庾攻堅易朽加惠贊宇有美南軒紹其遺矩吁嗟先賢魁魅是禦揭祠烝嘗蘭藉椒醑風化所繫人心起慕什伍其旅乃搜乃補築室鴈楹蜂屯分部粤俗禨鬼妖巫貙獠發摘窴斥絕其根緒鄰荒民流禍

負藍縷賦粟給廬於時處處樗斂道殣分命緇侶嘯免狸
蚋惠及齒腐鑿石他山康莊坦步虹梁廣濟屹若砥柱南
渠可舟濬堙疏淤潭潭督府匠石斤斧麗譙凌雲鐵甕□
堵篹帶改觀水亭陂墅游刃所及百廢具舉民不知役約
已有裕江閩湖湘跳梁狗鼠踰嶺以南寂然桴鼓莫徭島
居種蔓盤瓠易擾難安頻首爰附爲政以德計效如許稚
耋相告公我父母今捨我去如孩失哺我言匪私感在心
脅俾熾而昌奚斯頌魯公壽無疆受天之祜爰作聲詩摩
崖江滸崖石巖巖昭示千古修職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
張茂良紀（眞書徑一寸五分）

原按右刻在水月洞按宋史汝愚傳有九子宗室世系表
汝愚八子無崇模有崇樸疑史誤也文載小傳趙崇憲弟
崇模字履規亦知靜江有美聲蓋後崇憲二十六年（謝啟昆粵西金石略十二）

按宋史忠定本傳云子九人而宗室世系表祇載其八
無崇模有崇樸謝遂疑史誤非也崇模劉光祖帥荆襄
辟爲機幕（見前卷五請斬趙忠定下）永州浯溪有寶應丙戌九月二
十五日崇模摩崖題名（見前）云男必珂侍則知必珂爲崇
模子史表於崇樸下脫崇模名而必珂上則脫其父名
一世得此可證忠定本傳子九人之實矣碑頌所稱德
政有忠定家風先後與崇憲爲廣西經略尤無愧於難
弟不知史傳何以竟逸其事今幸賴有此碑可以知其

詹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申省免用舊例預解
諸色窠名錢罷開化稅場遷大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詔
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言一
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于閹宦而人或疑于閹
宦雖未必由于私謁而人或疑于私謁雖未必由于戚畹
宗邸而人或疑于戚畹宗邸陛下雖有去弊之心而動涉
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乎此時論偉之三京兵敗邊事甚
亟詔條上守禦之計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
兵救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縻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
北來之眾置鎮撫之使擇帥閫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于
邊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爲稱提之

法必愿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
司郎中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釁禍之刑章制而
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
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閤略於原廟
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
之罪嚴貪夫循國之誅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
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阻非惟縉紳
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又曰毋使人臣以指
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
之兼敕令所刪修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翼日改宗正少
卿仍兼編修檢討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乃兼職且
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陛下作敬天之圖朝
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
幾燬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薨陽之冒曡見
層出陛下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
職仍舊大水上封事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
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致顯覆今之士大夫不能爲國
生財程異皇甫鋪之徒乘間捷出推敲剋削以術相勝鑿
空取辦以計巧取陛下精思熟慮約己愛民必如勾踐之
臥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右侍郎
乞免兼校正從之兼國史修撰時邊事急必愿應詔言宜

救彭大雅領王青之兵以復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
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調
一將助芮興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
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
民船毋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左侍郎李宗勉每
稱其平允暫兼權戶部侍郎兼同詳定勑令請立國本請
親禱雨遷戶部侍郎暫兼給事中先是錢相嘗繳陳洵益
贈節使不行必愿復繳奏曰李韶向爲殿中侍御史疏論
洵益乞予外祠以絕窺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韶不
能自安徑求外補今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超贈洵益又繳
駁不行韶愈無來期矣陛下忍于去一賢從官而不忍于

沮一已死之內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寢洵益節鉞趣詔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辭不許權戶部尚書疏言迕丞相史嵩之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各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聞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勤政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卽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修水政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召入又三辭皆不許卒遭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

卓然可稱云（宋史四百十三 傳中蒐論未全錄 按）

趙必愿重建神秀樓追和忠定公韻 維茲城南樓廢興端有時昔我忠定公樓成旋西歸拜溪循環六十載烏兔驚梭飛吁嗟古雉堞巨浸環蕃籬陶甓既還舊更刱如有期歲事喜中稔度材授工師非敢侈輪奐聊爾遵先規江山展圖畫欄檻倚清輝肯堂久在念及邊作既煩筆吏膽抄館賓點校又至專人送以友誼可今我身任民遵鶴去不返遺墨猶淋漓一時賸篇詠皆表無憾矣此豈今人所難者昔人亦未易得謹復以同字奉而出之登眺惟疇昔未覺此舉非落成燈火夜萬點天心累轉達幸加謹密焉仍屬令綴出所箸之書省往書牘尤移潮生月在浦酒闌風滿衣幸繼前人躅敬和前人詞斯爲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箸方書之類非是辟禍畏威敬怒順命安時義當然耳高明以爲如何（鶴山文抄九）

劉宰同婺守趙告院必愿劄子 秋序將半金氣高明恭

何太明秋山有素期秋水莫問盟力此久病身試上高亭上欲駕扶搖下欲跳清泠手持紫玉簫跨鵬或騎騄駬時吹復時止霄壤隨縱橫回首天上人見和呼友生我言你能許我三百六旬無一日之不秋則我亦許你從此爲逍遙之朋（同上引廣西通志勝蹟）

宋趙必愿浯溪題名 趙必愿假守清湘道出浯溪拜二公之祠敬觀先君吏部遺刻整整一紀歲月易流不勝感慨竹洲洪口成同行寶慶丁亥四月三日（拓本）

宋趙善郊等靈隱寺題名 淺儀趙善郊國安訓夫子美必愿立夫成紀李劉公甫宛陵窦祝和甫開封向士逢吉甫古括朱方叔君猷嘉定十有五年末伏日避暑來遊（拓本）

惟某官千里詠歌九重簡在寄祇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屬歷令聞有年於茲矣頃承闕甥館之問惠顧蓬蓽倒屣迎見此維其時適侶漁樵漫浪山澤既歸則門徑寂然僊駕已不可望矣寄懷簡尺略著勤拳而未見之懷悒如調飢今猶昔也豈期謙德不部衰孱專介鼎來眞翰與腆施俱辱下拜登受感媿裝懷仰惟某官致君事業嗣忠定之傳瑞世文章得頤堂之印亦既宣途歷試固應要路立登上方總攬權綱究心民隱必欲更治民以考功功大者其報宜厚肆遷逸駕三鎮雄藩寶麥委寄之重既甲於京畿而治平之課復爲天下第一旋歸有詔識者數日以冀某少不學老無聞重之以不可掩之疾雖欲强顏與世追逐勢有不可其敢進趨於人主之前以此雖荷招徠縷縷控辭尚丐哀矜賜之容覆使卒免於戾惟是雲泥夐隔邈無侍見之期鄉風惟上體國謹身之祝

按宋史列傳四百一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未幾遷太常寺丞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文集前附傳云年七十四卒

素薄兒義必爲凡可以自於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爲也又淳祐二年王遂序其文集稱其學術根本伊洛云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大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舉初以蔭爲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沈宂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子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諠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榮鰥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眾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屏翰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爲盜所在蠭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眾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眾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秘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其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衙道隆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眾城守夜就芟舍陴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

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眾散元帥不殺汝與是眾號泣散去良淯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淯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閤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眾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淯叱曰我豈逃生者耶眾猶環守不去良淯大呼曰爾輩欲亂耶眾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宋史四百五十一忠義六

大元兵入安吉府知州趙良淯自經死月暈東井

宋史濂國公本紀

德祐二年正月元兵入安吉州知州趙良淯自經死

宋史帝昺本紀

趙良淯字景程號常軒饒之餘干人忠定丞相之曾孫咸淳甲戌長江失守公以月紙書付其子曰盍爲趙氏鬼不作他國臣行年五十有三守土而死節尚復奚憾諸子幸而生考勉旃忠孝書訖付其子友伯遂閉閤投繯而死時乙亥除夕也陳體仁尚書作詩三章哀之曰日慘天無色城危歲迫除孤忠元自許一死不知餘束衽全遺體呼兒受訣書登陴才信宿腸斷正愁予忠定扶神鼎安邦不顧身留孫能致命屬籍豈無人歸骨番江上招魂雪水濱死

生均此念老病泣遺民慷慨君酬國奔逃我喪家陸沈同一壑淵涉渺無涯祈死惟嫌晚餘生只自嗟蒿萊連雉堞落日噪棲鴉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中

元劉麟瑞昭忠逸詠四首之一　浙西提刑徐公道隆湖守趙公良淯太湖殺氣貫天章貔虎如雲壓古杭羽檄星馳徵衛闕牙檣風逆急勤王軍摧鋒鏑鬼猶厲將躍波濤骨亦香更有湖州賢太守細君同壽碧蘭堂

元趙景良忠義集五

道隆字伯謙婺之武義人除浙西提刑大兵寇迫文天祥棄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知州趙良淯莫知所爲有旨令道隆既至取潰卒肆掠者竿其首于市時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橫俱遺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丞相

伯顏軍臨平皋亭山令道隆問道入援不敢輒留時水陸皆有北兵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師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良淯惟倚道隆道隆既去或告趙總領與可欲挾知州以降良淯聞之與婦同縊于州治之碧蘭堂乙亥除夕也正旦黎明追兵及道隆於江陵親從軍三百人與殊死戰船上一軍盡沒長子載孫由船後牖蹈水死道隆知不能脫還入船中端坐繩牀大兵去道隆衣掖至北舟以道隆衣冠置所乘船中曰吾總管說降與乘船還城不降且贏而俘之令我置衣此船須其降而後與有頃得出船馬門持道隆者稍怠道隆亟躍水中死事聞十六日宋朝令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

其子孫越三日兩宮赴北不及矣元無名氏昭中 疑按本此

文忠苔趙履常　文忠眞公嘗與趙公汝談一作汝愚相晤趙公啟文忠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苔以公爲宗臣一作國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一朝廷議事一作論之臣爾趙公自失四朝聞見錄甲集

按宋史本傳文忠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是時趙忠定已薨四年則與晤者必汝談因一作忠定恐人不考故錄而辨正之

募修宋諡忠定追封福王進封周王趙丞相汝愚墓啟

昔者盧植名儒魏武下令以除其墓徐穉高士顧劭入郡而祀其堂拱木已積綿林法師之德音宿草如新贈稽侍中之官尊豈不以鶴歸華表狐死首邱千載以上之陳人凜然生氣百世而下之頑懦興者聞風倘遺跡之未湮斯英靈之不泯何況阽岡欝欝留正氣於乾坤祠廟巋巋有大勳於社稷生則朝廷之柱石沒爲貧冀之星辰赤手擎天挈黃袍而定策丹心貫日扶素幄以朝元斯則柴侯墓前松挺後凋之節鄂王墳畔樹分南向之枝如宋諡忠定封周王丞相趙汝愚者天水孤忠潭州名宦遭慶元黨禁之禍遠竄永州受守臣窘辱之寃暴薨衡郡考其遺冢在長沙妙高峯之傍證以圖經據瀟湘一覽亭之右去國而朝猶列榜事之漸究無南宮復辟之嫌假使龍

鼎之夢難誣羊璦之生有應安知不如武侯之中興漢祚令公之再造唐基何至一汴二杭等殘棋之難收拾十街三市聽秋蟲之亂朝昏而乃羣小盈廷趙鼎易折奸臣秉軸韓盞難敵屈平之放汨羅鴟夷飲恨賈誼之弔湘水鵩舍生災暴薨之耗傳自衡州歸殯之期遠逾湘浦迄今一抔荒土猶傍妙高之峯百尺殘碑誰尋稚子之闕本朱張講學之友魂魄相依嵩洪楊寇亂之餘劫灰未燼玉魚金盌時出人間石馬銅屏長眠壠畔雖滕公槨見鬱居此室以三千年而柳下壟成宜禁採樵於五十步爰乃鳩工大舉馬鬣重封人皆負土之侯芭客豈墮江之王果所冀枌楡父老薦紳先生發思古之幽情表勸忠之令典敢嘗師石萬鈞移蜀帝之碑眾志成城一錢起劉智之廟將見赤黃之氣散作雲霞山水之音時聞絃管霍去病之營冢山擬祁連魯校尉之藏幽地成直瀆長沙之民十萬戶識伍子胥樹檟之墳天水有國三百年留鄭所南畫蘭之土長沙葉德輝撰

重修宋趙忠定周王墓呈善化郭侯詞（郭名中廣貴州人光緒乙亥科舉人）

具呈吏部主事葉德輝等爲重修忠墓公懇示諭事有宋諡忠定贈太師封沂國公加封福王進封周王故丞相趙汝愚者天水孤忠潭州名宦遭慶元黨禁之禍遠竄永州受守臣窘辱之寃暴薨衡郡考其遺冢在長沙妙高峯之傍證以圖經據瀟湘一覽亭之右去國而朝猶列榜事之漸究無南宮復辟之嫌假使龍

有類於元祐黨籍碑權殯而民與立祠祀相沿於天順一統志但魯子敬之墓幾見壞於王伯陽而杜元凱之塋勢將迫於李思順五十步采樵之禁胡乃不如柳惠之賢三千年居室之時終無解於滕公之鬱徘徊東郭何堪封樹荒涼瞻望北邙似有雲旗來往紳等摩挲圓石詳覽方輿義則本之法施事非同乎幽渺爰鳩工而拓石有虎氣之騰霄將見銀繭去而復來石馬嘶而欲動眾擎易舉開山豈待乎五丁赴日成功守墓無須乎百戶保忠骸於不朽神隨岳少保之陰靈取嚴器以重還心奉王宜都之條教爲此公懇　公祖台前賞准出示曉諭凡夫扳桐地著植楯廬居願彼樂施造茲冥福相約草蟲不害守趙篤行之

家風會看竹馬來迎歌郭細侯之德政須至呈者
擬公懇奏請以宋趙忠定汝愚加封列入祀典呈
爲宋室孤忠湘江遺廟公懇奏請加封列入祀典以隆報
賽而繫謳思事竊以聰明正直曰神義垂經訓死事勤勞
則祀禮順輿情有宋諡忠定封周王故丞相趙汝愚葬省
治南門外之妙高峯墓西南隅曰納湖今名南湖港有廟
在焉地望本善化名區事蹟載湖南通志山邱蓬顆片石
蔚然里社叢祠瓣香私祝其由來舊矣嘗考宋史列傳稱
王學務有用忠不慮身本天潢貴胄之親居樞密要津之
地於時兩宮多故儲位久虛太上寢疾而垂危羣僚解體
而乞罷人心爲之騷動國本幾於震搖惟王國爾忘家才
堪濟變奉御批而定策請內禪以垂簾黃袍擁立新君素
幄扶登大寶卒使宗社得安如磐石欑宮永奉乎山陵此
其勳勞著社稷精忠貫天地史傳所稱洵無媿矣然人知
王之功比伊周不知王之學尊孔孟人知王爲救時良相
不知王爲理學名臣時則大儒若朱熹者方以差知潭州
諭降獠洞黃裳以爲學不及而欲進之于宮僚留正謂其
性過剛而恐不宜于直講王獨首相薦引不次超遷俾侍
講于經筵得盡心而啟沃假使內無韓侂胄居中用事外
無趙彥逾盡疏指誣則慶元之新政何難繼述于祖宗崇
憲之象賢並得增光于歲史而乃衣冠黨禁湯鼎謠成熹
既以直諫而去官王亦以流言而得禍始則永州安置示

朝廷有必欲殺之心卒之衡郡暴薨授守臣以合謀死之
意此所以讀考亭學案歎黨禍之亂是非而過長沙故都
景忠靈而深仰企也伏思柳下之壟禁其採樵嚴陵之祠
鷹以行潦矧乃禦災捍患澤被一方立懦廉頑風聞百世
斯固春秋報賽宜俯順乎民心廟祀尊崇非侈陳乎神道
紳等感懷明德取鏡時艱援古人祀社之文彰盛世勸忠
之典爲此呈懇　台前賞准察核示遵可否據情奏請加
封列入祀典俾隆報饗而繫謳思伏候　鈞裁謹具呈以
聞

永

森林

德輝著

遺畫

宣統辛酉秋校刊

石少保公像爲江蘇蘇州府滄浪亭五百名賢畫像之一道光九年長洲顧沅刻入吳郡名賢圖傳贊較家譜及調笙先生刻建康集卷首之像稍爲清癯茲從顧本鉤摹敬刊卷首以顧本出于石刻人所共睹也吾家祖輩畫像滄浪亭者凡七人自公以下有崑山派十八世文莊公盛分湖派二十世尚寶卿紳郡城派二十三世贈光祿少卿初春分湖派二十四世工部主事紹袁大理寺卿紹顯崑山派二十五世文敏公方藹名卿碩輔爲鄉人矜式者皆在吾家益信少保公流澤孔長其賡續興起之人正未有艾也已

宣統三年辛亥八月白露茅園派裔孫二十八世德輝識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登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陽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蔽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

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脩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眾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

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等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眾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

免李彥括公田以點吏告訐籍郊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驆楊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利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金陵總江浙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皐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眾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

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勢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舡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宮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柘皐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

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殘遂平寇五十餘拳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於湖州贈檢校少保

仕蹟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紹聖四年登進士第尉丹徒崇甯元年除婺州教三年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四年遷祠部員外郎五年徙起居郎大觀初爲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兼直學士院二年爲翰學三年以龍圖閣學知汝州尋免提舉洞霄政和五年除顯制知蔡州六年復閣職重和初知潁昌宣和二年提舉鴻慶七年召爲吏書再提舉鴻慶靖康初知潁昌建炎二年召爲翰學拜戶書三年遷尚書左丞資政學士提舉中太乙兼侍讀紹興初以爲

江東帥三年召除建康留守十二年知福州十四年授崇信軍節度使十八年卒於湖州宋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四

石子惠云中書舍人繫紅鞓犀帶自葉少蘊始有舊服色不佩魚後王照請于朝方佩婦人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乃張崇啟請宋姚寬西溪叢語上

中書舍人繫紅鞓犀帶自葉少蘊始見姚令威叢語而石林自記卻不及宋王明清揮麈前錄二

本朝侍從以上得繫紅鞓帶自少蘊始也國初未有繫紅鞓帶者滑州有賈魏公畫像其帶只是黑鞓曾見一士大夫云唐明皇畫像在潞州亦只是黑鞓帶至五代時帶始侈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爲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尚紅鞓者想是時人主已用之又未知果起何代也宋袁文甕

爲編修纔六日蔡京呪薦之召對論自古帝王爲治必先自治其心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貨利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顚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之京謂公曰公言得無意乎公曰此亾所學也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蔡京復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公召對論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及罷之又復之亦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今一大臣進以爲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爲不可作則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于中而不出于己者乎願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則天下治矣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

論朋黨之弊曰朋黨之勝本於重內輕外且今之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況阿附趨佞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夫以內爲榮進之途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于外者人誰不避祖宗時宰相罷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至于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爲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

童貫以左瑞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乃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鎭鎭洮而已少蘊題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

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眠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尙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眠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醜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頗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釋解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爲一去云洞霄在中朝從官常蒞之

京初欲以童貫爲陝西宣撫取靑唐公聞見京問之曰貫以入寶恩除節使已非祖宗法令又以執政之任付之靑唐朝廷所必欲得也使成功則何以處之乎京有媿色既得靑唐公又見京問何以賞貫京沈思未有以答公曰節度使上惟有開府儀同三司不識朝廷遂與之否京曰恐未至是公曰甚幸外人以爲必進此官矣亾憂不能寐前爲節使亾不當制無可言今若進使相萬一亾當制決不敢命辭然亦不敢逃謫勢必過嶺倘相公念之得一善地足矣京笑曰公慮事每過好相戾此人亦何可犯衆窺公者多何不自畏禍公曰幸不至此則已設或有之今日言與他日言其受禍一也何遲速之間

公在朝廷數正京過差京初察其無他間多開納有不然者特以爲介僻不通人情或曰畏懦易動以浮言耳未以爲過也自石公弼附張康國鄭居中等始頗追咎薦非其人然公所薦士固不一非欲爲之黨者京再召公見之問還朝當何先人材孰可用公曰公所以見議於天下者權太盛意太果以喜怒爲賢否以恩怨爲廢置耳方公居位時士以諛說日獻不暇何敢輒逆耳幸今出外踰年公所聞必亦多矣惟虛心平氣求抵於是而已然今有大患自童貫用事天下之權半分於宦者今則盡梁師成楊戩等數十輩踵貫而起宰執用舍多出此輩公不能先痛裁制使國柄復歸朝廷雖公之喜怒恩怨且不得騁況求其是乎

宰相公嘗爲之得失亦何計京改容曰極是積漸至此京不得爲無罪因論俞棗頗力學有志於遠大似與目前稍異京曰厶亦知之既相卽用棗爲中丞而棗首陳六弊無所顧望又發劉炳爲舉子時爲富人竇盥代筆取貸事炳方自拱州道見京敎京盡除居中等黨法度不問是非一切皆復得召爲戶書京方得以爲腹心於是積前事大憾公謂蔣猷曰前爲其屬石公弼今爲其屬俞棗雨敗吾事遂有相惡意而劉炳等從而媒蘗曰夢得盥欲自爲門戶素何嘗以公爲是炳與其弟燠蔣猷翟汝文蔡靖毛友十數人皆居中所逐者相繼召用獨公不召（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歿之但患旣長或來識認爾余爲閱法則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宋李元綱厚德錄三）

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棄小兒爲人收養者於法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昨葉夢得守潁昌歲大饑仍爲空名券坐上件法印板付里胥凡有收養者給其券所全活甚衆乞下州縣鏤板論民通知（元馬端臨文獻通攷十一戶口）

靖康元年十月乙卯以朝散大夫葉夢得復龍圖閣待制知杭州（宋周淙臨安志三牧守又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四十六秩官表）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矣人函人初無大相過也不愼用其術則仁不仁相去遠矣昔王述不肯以女妻兵而薛宣不肯吏朱雲古之士不輕用其深以許人如此具官某失於慥愼不自晦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閒散二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於延閣尙分職於藩符益修厥官朕不汝棄（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五）

建炎元年秋七月甲午龍圖閣待制知杭州葉夢得復龍圖閣直學士（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七）

行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股肱宣力四方實寄藩維之重精神折衝千里允資師帥之良矧吾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篤功來上褒渥可忘具官某蚤以時才揚於禁路粹矣朝廷之表歸然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所居之官大動皆中節故每不勞而功

成比緣蛇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簟竹深阻谿山繹騷迺
據堂上之奇盡服潢中之略惟三仕三已莫明令尹之心
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罪宜還寵數用示眷懷尙加厲
於肚猷庶永綏於遐俗咸淳臨安志九十七
建炎元年秋八月戊午朔杭州軍亂初上之立也遣勤王
兵還諸道杭兵才三百其將得童貫殘兵與之俱軍校陳
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因謀爲變會軍士以衣糧不足
有怨言結約已定而兩浙轉運判官顧彥成行部未返需
其還殺之至是彥成歸宿於城外夜三鼓軍士百餘人縱
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日執守臣龍圖
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兩浙

轉運判官吳昉彥成聞亂亟奔湖州軍士見昂數夢得不
給衣糧之罪昂諭遣之眾乃推通等七人爲首釋夢得而
囚之逼昂權領州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八
建炎元年秋九月甲午初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高
士曈督捕杭寇士曈戚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安撫使翟
汝文奏今浙東軍與經制司槍杖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
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昨嚴賊有倪從慶者止十數輩
跳跂山谷朝廷不責帥臣誅討苟就招安致人無所畏今
杭賊悖甚至於主帥橫死漕臣斷首而反寵以官是誘人
作賊也時帥臣葉夢得但爲賊所拘面誤報已死故汝文
之語如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九

建炎元年冬十有一月辛亥知秀州權兩浙提刑司事趙
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不時支賞遂致紛爭
今已就招請官其徒二百二十人自修武郎至校尉乞降
告身書塡許之給事中劉珏言今盜賊數殘郡縣其勢未
卽殄滅者以招安之說誘人也金陵黥徒既被厚賞錢塘
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
其視殺漕憲守倅若刈草菅然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
之獲紫袍象簡之寵此風一煽人人有富貴之心今之爲
監司將帥者不亦難乎今叔近所乞乃羣盜逼作此奏皆
不可從之事如欲加誅責卽乞留此奏不下或欲令招安
卽乞量給官告三二十道彼見朝廷重於與之當亦有信

朝廷之心御史中丞許景衡亦言官吏無罪而被誅夷羣
卒有罪反受爵命其爲賞不亦倒置乎上用二人言乙
卯寢其命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
建炎二年春正月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提舉
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日歷會要夢得並自待制落職復舊職爲淮學士不知何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二
建炎二年秋七月庚戌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葉夢
得試戶部侍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六
建炎二年秋八月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
戶部於江甯平江府置庫椿管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
擅用者依支封樁法加等科罪時戶部所餘金帛尙數百

言上以北方未甯爲慮數諭黃潛善汪伯彥輩致江甯潛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爲對尚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記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府庫充牣爲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甯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七

建炎二年秋八月戊午尚書戶部侍郎葉夢得爲翰林學士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七月末云按夢得行述按日歷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本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七

建炎二年秋九月庚寅翰林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七

建炎二年秋九月壬辰詔朝議大夫蒲宗鄂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秘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正王覺並令赴都堂審察先是上嘗謂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於是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廷秀等各二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七

建炎二年秋九月甲寅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上曰自朕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獒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以其字多屏狹不能容見別營度上又曰如孟子言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爲對尚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記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府庫充牣爲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甯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

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費日廣竊見昨來經制司酒糟契稅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倘復行之爲利不細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請復之夢得言如賣契紙錢皆出於民之所欲故酒價雖增未嘗驅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追民爲商他皆類此而靖康初相繼遽罷除量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諸

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熊克小歷云臘之亂江浙殘破諸州竭藏而官兵無所資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諸路亨伯亦云亨伯爲經制發運使創比較酒務及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號經制錢者至今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蓋自此始按史與克書皆誤經制之法實建議於陝西後乃行於東南創造之法創於紹興非翁彥國所立彥國嘗爲經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總制錢也經制錢後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未嘗爲總制使也經制事三年十月戊戌總制事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可考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 建

經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亨伯乃創比較酒務百出徽宗命亨伯資政所創也時方臘初平用度及頭子錢頭子錢者唐德宗除陌錢之法也代宗初亦取之以供州用其數甚鮮康定元年始令具數申省不得擅支政和四年又令給納係省錢物每貫取五文及亨伯爲

經制遂令凡公家出納每千取二十三文其口止供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所謂經制錢者其始行之東南後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錢數百萬緡靖康初廢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至行在戶部尚書呂元直翰林學士葉少蘊乃請復之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提刑司掌之仍禁不得擅用十月壬戌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

常平苗役之政自熙甯始建炎初遂罷之其二年呂元直葉少蘊張達明孫仲益在從班奉詔討論常平法元直等以爲此法不可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遂置諸路主管追還雜本 同上

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兵無所給乃詔發

運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靖康罷之至是公言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契紙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弗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爲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酉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臣聞祭有祈有報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冊文蒙旨別撰已爲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敘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爲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則

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爲無補從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試戶部尚書日歷于十一月丙戌載頤浩夢得除命而熊克小歷併陶穀書之按日歷十二月戊午記討論常平事夢得激尚書舊衙當非遷時已上此奏而後乃行之耶按吏部題名頤浩夢得覿之除皆在十二月而激一月閏常排伴麗使則未應已爲中丞必有一誤以臺部後省題名參考之頤浩夢得覿之除有日而無月激之除有年而無日至絢望之除又全不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執政進呈從官呂頤浩葉夢得孫覿張激討論常平事法頤浩等言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夢得請選歷州縣通世務者爲提舉官已而頤浩請追

還常平司羅本皆從之會戎馬南牧未克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有二月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尚書吏部侍郎劉玨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

建炎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

輩因之爲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

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東京委

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說

之辭未嘗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動息於是淮北累有警

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謀知朝廷不戒亦僞

稱賊黨以疑我師上以邊事未甯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

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算料彼此選將帥

明斥堠訓强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

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

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

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謂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

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

以備退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

建炎二年戊申戶部尚書葉夢得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

備不虞又請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金陵總江浙之師以

備退保（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十四年表十）

爲戶書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巡幸上曰自揚至

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尚未晚公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八）

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

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

（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

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御史中丞張澂以邊事未甯請詢

於衆爲禦寇之策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

則每爲難今視去冬又爲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

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

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巋

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

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

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至於過

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

則鄆徐南京西則盧壽和州南則唐襄荊渚各立軍數使

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

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

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

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九）

公言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

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候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詔

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又願取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

則潁壽和州南則唐襄荊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

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虜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

建炎三年春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爲知天長軍楊晟惸奏已折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竢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據行在所錄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益據夢得行述所云當考戶部尚書葉夢得行在錄修入熊克小歷云葉夢得請以赴）即具舟檝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

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

建炎三年春二月癸丑金遊騎至瓜州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逆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敵至皆相抱沉江或不及者金兵驅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貢之以行至瓜州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等敵所驅逐失太祖神主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遮前拊膺大慟上問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

渡決不誤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諸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狠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獨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眾遂退馳詣江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此爲江北聲援不然虜乘勢渡江愈狠狽矣宰執以爲是宰執從人議幸杭州未決呂頤浩及公以首叩地願且留

（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

建炎三年春二月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尚書葉夢得自宜興間道之杭州至是來迓夢得言平江江甯兩府所留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制杭州諸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官吏諸軍券歷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

建炎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顯甯寺爲尚書省先是以轉運司爲升暘宮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遂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慮乃亟命罷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

建炎三年春二月戊辰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卧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

建炎三年二月己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已而皆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一）葉夢得建炎二年以戶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十一月除左丞（宋中興百官題名一學士院題名）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制

朕惟天下之事總於文昌綱維政幾實賴丞轄日者敵騎北乘匹馬南渡政事衡決圖籍散亡朕欲經理庶務舍其舊而新是圖非得耆明博通之士而謀之鮮克有濟具官某精微之學兼明平古今強敏之才不擇乎劇易兩直鑾禁蔚爲詞宗再領版曹實藉心計論思獻納宏益居多朕方深共政之圖宜正類虛之位據發底蘊革弊扶衰以助朕有爲是所望于爾也其體眷懷無廢朕命（宋張守毘陵文集八外制）

建炎己酉以葉少蘊夢得爲左丞纔十四日而爲言者所攻而罷其自記奏對聖語備列於後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對皇祐編勅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訓驚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祟觀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

濶非京師比聖訓曰亦不覺窄但卑溼爾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外當俟將士官局各得所居遷從之人稍有所歸朕方敢遷入寢臣等皆言聖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動車駕始至臨安府手詔郎官以上悉皆許薦人材蓋特恩也一日進呈侍從官等奏狀聖訓諭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並召赴都堂審察翌日復命臣等曰郎官等所薦士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早朝退徧閱諸處章奏未嘗閑今後進膳罷令後殿引見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勞聖躬若陛下不倦接見疏遠搜訪賢能天下幸甚於是再批旨行下

一日初進對聖訓首言陳東歐陽徹可贈一官并與子或
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
之今方降詔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
奉詔言甚善聖訓復曰馬伸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
曰聞伸已死聖訓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
責爲罪之意乃問伸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衞尉少卿聖
訓曰可復召爲衞尉少卿臣等奉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
官及與子或弟恩澤一人並詔所居優卹其家進呈湖州
民王永從進錢五十萬緡佐國用臣等言戶部財用稍集
亦不至甚闕聖訓曰如此卽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卻之或
曰已納其五萬緡令卻之則前後異同聖訓曰旣不闕用
可併前已納還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聖
慮及此東南之民聞風當益感悅一日聖訓諭臣等言過
江器械或散亡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擐甲胄閱武于宮中
以勵衞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搏皆用鐵臂肘幾
不可引以管胸緩急如何伸屈今皆親自裁定損益與舊
不同極便於施行令兩浙路諸州分造甲五十副一以新
樣爲之臣等皆言陛下留意武事前所未講蓋經聖慮此
前史所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出新樣甲
一副示臣等舊制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不利便他
皆類此後陳東歐陽徹俱贈祕撰各又官其二子仍賜田

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相得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是日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並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卞山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初四日留身奏葉夢得方除執政繳旨日何爲遽罷上曰捉領財用亦有例余曰頃在揚州張燾以中書侍郎兼此事至于自作酒肆人以爲非體遂罷上曰數日來尚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其間進士姓閭人及其鬻門其言可駭恐臺諫聞之不使姑罷政事且待降出書本令貶看余曰果如此待他有請却與一郡夢得果請降帥江西尋降出士民所陳三十七書歸堂接此所云與其行述全不同然勝非初相執政罷免無容不知趙甡之遺史稱勝非言夢得議論不協今從之夢得除帥江西諸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指揮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祖宗時婺州貢羅一萬匹靖康閒五萬八千九百十六匹後知婺州蘇遲乞減數葉少蘊爲左丞因奏陳之高宗失聲歎曰苦哉吾民何以堪此令存二萬匹餘悉蠲除議遂定既而曰此等好事每日做得一件一年也須有三百六十件宋韓淲澗泉日記上

建炎三年春三月乙巳勤王所檄至湖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澗堂下召守臣梁端通判州事張燾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楙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爲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俟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肅亦從之會舟師壅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曾紆賈安宅葉夢得事用紆墓誌及紆所撰辦猶係記並紹興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析狀參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一

建炎三年夏四月壬子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葉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十二

紹興元年秋九月己亥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軍宣撫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四十七

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紹興元年七月置寓司建康以江東安撫大使知府兼領葉夢得李光繼爲之光後省景定建康志二十五宮守志二諸司寓治

新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葉夢得辭免恩命不允詔朕惟多事以來厥民塗炭大軍之後所至荊榛日求綏馭之良庶復纂承之舊惟大江襟帶之會實前古國都之餘地關安危勢控南北豈獨賴兵民之鎮蓋將期農戰之修非吾耆舊之英孰任倚毗之大爰頒優詔用畀遽權謂與人而同憂必不日而引道乃形遜牘殊咈春懷其趨屆于提封以毋勤于軫慮所請宜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諸處不許修接文字日下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汪藻浮溪集十四內制景定建康志二十五卷建炎以來詔

令葉夢得除知洪州制

朕惟大江之西爲支郡十悉統于豫章郡葢據九江上流凡由荆襄順流而下有建瓴之勢顧朕時巡建康嚴敕備禦而豫章之地實爲襟喉簡求時髦作我藩翰具官某稽古之學足以濟時應變之才足以撥劇登廊廟而贊經綸之業制國用而斡盈輸之權無施不宜有言底績輟從邇列殿此大邦使隱然長城有以折衝制勝于無形實朕所以用爾之意也祗服朕命往其懋哉宋張守毗陵文集八外制

賜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辭免知洪州恩命不允詔

勅夢得省所奏劄子辭免知洪州恩命事具悉朕惟才能遷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眾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按史今年九月丁酉詔劉光世遣兵捕才丁未詔才赴行在甲辰光世奏止小張俊出兵辛亥又奏才犯濠州十二月一日夢得奏才已諭恩詔相度與淮南一郡甲申才轉官除建康鈐轄丙戌坐夢得奏才不可任淮西首尾葢百餘日今牽聯書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四十九

之士可與有爲而或失之輕道德之士可與有守而或失之緩乃選于眾兼用所長卿學問深博而道德足以鎮浮識慮精明而才能足以辦劇眷南昌之都會實行閫之藩維輟吾重臣殿此南服惟鎮浮而不擾乃能綏靖兵民惟辦劇而不勞乃能鎮服姦暴允穆清議甯煩固辭或遣其行無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宋張守毗陵文集九

制

紹興元年辛亥十一月資政殿學士左大中大夫葉夢得知府事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充壽春府滁濠廬和無爲軍宣撫使景定建康志四十二年表十

紹興元年冬十有一月乙未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閻皐分守要害按師古今年十月已除後軍統制行述恐誤而世清尚未至也先是王才據橫澗山降劉豫遂引僞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統制官張俊自青陽間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於是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如詔旨才遂率其將丁順等三千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留建康頤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爲不可乃詔才自顯武郎閤門宣贊舍人特遷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眾得正兵千餘

餘緡六百萬以授學官使刊六經于學景定建康志十四年表十
紹興初葉夢得爲守嘗求周易無從得蓋當大兵之後舊書無復存者夢得乃省軍賦餘緡六百萬以授學官使刊六經同上二十三文籍志
紹興二年春正月乙未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諜報金國主死尼瑪哈已立劉豫率官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五十一
紹興二年春正月丙申故奉議郎贈直祕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爲立祠名褒忠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五年四月再贈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五十一
紹興二年春二月庚寅初淮西諸州多爲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閭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與僞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褒信縣射士許約收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卽以約知光州約與武節大夫中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僞境往來兼用紹興年號光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爲寨事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卽遣使撫諭卞宏二人皆聽命既而諭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爲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尋復固始縣會豫眾犯二州卞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眾引去彥先維州人也此以夢得行述增修而不得其月日小歷附之此月後日歷三月六日李光奏體問得江東安撫大使司已差王冠知宿州過江前去則冠之行必在二月也又紹興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寇宏申順蕃知宿州胡斌令人賫文字誘宏從僞已行處斬詔特轉一官二年二月十五日葉夢得申王彥先胡斌犯壽春府濠州已差王冠李貴張俊策應四月十二日奏已收復壽春府此皆與行述同但小歷所書以陳卞爲陳辨又云遂復光州皆誤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五十一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閤門祇候權壽春府兵馬鈐轄陳寶爲閤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以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卞等不能御下軍多鹵掠中原人大失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濠州寇宏共取宿州爲僞齊王彥先所逐遂陷壽春卞棄城保南岸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與卞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犒軍爲名襲取之盡滅其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五十二
紹興二年夏四月丙午呂頤浩言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屯鎮江兵冗不練必敗事乞移光世一軍歸闕上不允胡日再請上曰比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可

先犒設使恩信既洽然後料簡光世惟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頤浩歎服時光世招納蕃漢及淮北人民來歸者不絕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之未去也亦招宿州人陸清等率眾來歸樞密院言事體非便詔今後不許招納其後光世言結約到北界七十餘寨請降詔書撫之上

不許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五十三

二年閏四月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春初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略同知壽春府陳辨者始貳於豫兼用紹興皐昌年號知濠州寇宏本羣盜與僞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康大帥葉夢得使拊之辨宏皆聽命因與之錦袍銀鎗之屬既而豫

遣其將王彥先攻壽春爲辨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夢得密令三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來辨遂復固始縣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眾復犯二州夢得遣統兵官王冠等援之豫眾遁去遂復光州　夢得言淮西久苦兵革人心厭亂漸思復業人人皆有營生休息之意如滁州百姓已屢乞除知州其餘可見欲依淮東例除提點刑獄一員申舉政事招誘流亡以安輯之復業之民或量借官本勸之耕種數月之間必有成效

景定建康志十四年表十

紹興三年春正月己卯尚書工部侍郎賈安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右司諫唐煇奏安宅在靖康末嘗欲從莫儔傷敗乃乞休致仕昕受之際葉夢得率

湖州寄居官偕往勤王安宅持不可事見建炎二年三月與富人張子琛交結爲之占田詔安宅勒住朝參令分析安宅自辯甚悉而理終屈呂頤浩庇之令御史臺定奪且命毋得挾情觀望誣人功罪御史曾統等言安宅不曾與夢得偕行且交結子琛有實故有是命煇言不已乃降安宅爲集英殿修撰奉祠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六十二

紹興五年春正月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遁歸皆自陛下聖畫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出羣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具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採眾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事就問老臣乃祖宗

故事於是賜呂頤浩朱勝非李綱范宗尹汪伯彥秦檜張守王綯葉夢得李邴盧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韓肖胄張徵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遠之略令悉條上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八十四

紹興五年閏二月壬申詔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珵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棨新授太常博士張宲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通判潭州王棠並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宮守兄也自詔復十科薦士而龍圖閣直學士汪藻薦度及棠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薦愷及度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薦珵宲棠沈與求爲龍

圖閣直學士薦葉胡交修爲給事中薦愷故有是命已而
復除太府寺丞理除祕書省正字宦除祕書郎葉除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愷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棠知江陰軍中
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八十六
紹興八年夏五月乙酉朔戊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
兼行宮留守司公事章誼得祠日歷不載此據建康知府
公爲留守圖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
題名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一十九

行宮留守　葉夢得紹興八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
置制大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景定建康志留都錄一

其子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虜果使吾叛將酈瓊以輕兵
來犯覺有備乃去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

忠烈廟卽卞將軍廟在天慶觀西晉蘇峻亂尚書令卞壼
及其二子死難南唐保大中始建忠貞亭於其墓北紹興
八年葉公夢得又卽亭之南爲廟請于朝賜額忠烈爲殿
三間位置公像仍列公二子昉盱于右又以稽侍中紹配
食於左景定建康志四十四祠祀

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葉夢得知府
事兼江南東路置制大使兼留守

河南官吏軍民脫身南來事件應往麥渡口不得邀阻渡
錢應官屋寺觀屋宇及賃戶客店差官檢踏分擘週官員
自書扁景定建康志二十一

六經後七年夢得復至詢漢唐史尚未有又捐公厨羨錢
二百萬徧售經史諸書爲重屋以藏名之曰紬書閣而箸
其籍於有司後閣燬于火籍與書皆不可見至紹興十六
年　高宗皇帝親書九經及　先聖文宣王贊刻石于國
子監以石本賜建康今藏于府學之

集之僅存者皆附焉景定建康志二十三文籍

紬書齋在府治東北鍾山樓下紹興初葉公夢得嘗於府
治建書閣榜曰紬書後燬于火閣不復建景定二年馬公
光祖命周應合修纂建康圖志乃置書局于鍾山樓下聚
書數萬卷以備討證故取葉公書閣之舊名以名此齋公
自書扁景定建康志二十一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伻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立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朝臨幸以設廳爲三省便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民至今能道之石林爲從祖姑之夫煇幼及識其風度偉人也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三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橘林敏若子遹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王荊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煇先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三紹興九年春三月丁未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才爲建康府兵馬鈐轄以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其知淮南

利害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二十七

雍熙中有　文宣王廟在府西北三里冶城故基天聖七年丞相張公士遜出爲太守奏徙廟於浮橋東北建府學給田十頃賜書一監景祐中陳公執中又徙於府治之東南即今學基建炎兵燬紹興九年葉公夢得更造學援西京例奏增置教官一員景定建康志二十八儒學二十八儒學置教授　舊止獨員至紹興初石林葉公居守纔建議增置列廡于學之東西其西惟舊莫詳所始其東則自葉創而以盛光祖始焉景定建康志卷十八儒學

江東安撫使始於大中祥符其後省復不常至於建炎江南東路安撫置制合爲一使自呂頤浩始後省制置惟安撫使仍舊紹興初置江南東安撫大使自葉夢得始後省大字止除安撫使至紹興八年又以安撫制置合爲一加大使葉夢得復爲之景定建康志二十五官守安撫司九年　建康府學在州之東南隅自罹兵火城郭鞠爲邱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頹垣敗壁毀壓相藉夢得再至因舊址撤而新之爲屋百二十五間闢門南向以面秦淮既又作小學於大門之東且援西京例奏增置教官一員　夢得垂建晉尚書令卞壼祠在城西南隅墓側請於朝賜額忠烈同上十四年表十

紹興十年春正月丁卯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進一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四

紹興十年夏四月丁未右宣義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隱漏稅賦四萬貫碩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風能吏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政績被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久則民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朝正開封人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五

紹興十年夏五月丙戌江東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奏修行宮欲大慶文德垂拱紫宸四殿規模稍大上恐勞民諭輔臣令從簡儉止營兩殿足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五

紹興十年夏六月丙寅行營左護軍都統制王德至順昌府初上命淮西宣撫使張俊遣德以所部授劉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節度使皆郎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君下今且奮報國君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遂行未至而敵已去德以數千騎入城與錡相見俄復還廬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六

紹興十年閏六月己丑資政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上奏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歷資政殿大學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六

紹興十有一年春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都元帥宗弼既入合肥建節府諜者回報金人已犯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趣裝猶未起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兵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爲金人所得長江不可得矣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爲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讙譟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賊勢甚眾莫敢前德驅之進櫂首先登舟俊宿於江中德率卒眾至城下敵退入昭關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公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九

紹興十有一年夏六月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物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九

紹興十有一年六月十六日癸未建康留守葉夢得加觀文殿學士 先是和州之役張俊猶遲遲未有渡江之意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力促其役於是大軍欣躍俊見軍情勇於出戰乃令進發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柘皋之勝皆夢得啟之也上嘉夢得之心乃加觀文殿學士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十六

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公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無匱未幾以觀文殿學士罷之 國朝名臣言行錄別集四 建康志年表歲下無錢守公作夢得二

字當作領無匱以下一句作由是朝廷益嘉之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宮至尚書左丞在鎮以其子模將數千人守馬家渡金人果使叛將酈瓊將輕兵來襲見有備乃去時屯兵眾歲費米八十萬斛錢八百萬緡權商務所入不足以贍其命夢得兼總四路漕運時江淮多難甚賴之以勞進觀文殿學士（宋李攸宋朝事實十宰執拜罷類）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夢得除觀文殿學士再任　正月乙卯兀朮犯壽春府已未命宣撫劉錡統所部兵二萬人渡江禦之時淮西宣撫使張俊已至行在亟合向建康王戌劉錡至柘皋適與虜會癸亥錡與諸軍合擊之俊大軍繼至虜大敗遂復廬州初夢得園結沿江兵民數萬至是芙蓉堂在安撫司僉廳之後紹興十一年葉公夢得建

呼集分據江津遣其子內機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虜果使吾叛將酈瓊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景定建康志十四年表十）

紹興十有二年夏四月辛巳江南東路轉運使王晫等獻本司銀錢十萬緡兩以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椿收專充奉迎支用上曰若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毫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白是四方率皆獻助矣（福州程邁獻銀二萬兩洪州李迨獻錢五萬緡江東大帥葉夢得獻三萬緡又浙漕黃敦書張澥降詔獎諭池州陳桷轉官所獻未見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四十五）

清心堂在府治設廳後即經武堂舊基紹興十二年葉公夢得建（景定建康志二十一）

紹興十有二年冬十二月庚午少傅新判福州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觀文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時海寇朱明連歲作亂環閩八郡皆被其毒乃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景定建康志一百四十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夢得移知福州（景定建康志十四年表十）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其賀朝會表云槩昔艱難孰測聖人之勇追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宋謝似四六談麈）公帥福建宰執奏公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掊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公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宋宮大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七）

紹興十有三年春二月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掊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令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

余徹明必再叛萬少佺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異議遂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四十八）

紹興十有四年春二月己丑福建安撫使葉夢得乞將見拘留海船與不係籍船戶輪流差使上曰不惟海船一事民間積欠亦可放秦檜曰自來諸州各乞放積欠爲惠不均欲令戶部取諸路之數條以聞上曰善因言朕頃在山東河北備見民間利病如官司鋪吏下鄉催科此適足資其爲姦耳乃詔江浙等路紹興八年以前拖欠並與蠲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五十一）

紹興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丁亥觀文殿學士左大中大夫知福州葉夢得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

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五十二）

紹興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子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告老特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文階改除當降制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五十五）

紹興十有八年秋八月丙戌朔丁亥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崇慶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薨於湖州贈檢校少保（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

紹興十有八年八月丙戌朔丁亥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崇慶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薨於湖州贈檢校少保丁亥爲八月二日也（崇慶二作崇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五十八）

節度使中興諸州陞改節鎮凡十有二其後相承宰執從及后妃之族拜者不一然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呂忠穆張忠獻虞忠肅皆以勳史會稽王以舊趙衛公葛文定以恩執政一人葉右丞夢得從官二人而已張端明證楊敷學倏

卷上終

著述

石林書傳十卷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經部書類葉氏書傳不載卷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石林書傳十卷尚書左丞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羣書强記絶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爲精宋史藝文志經部書類葉夢得書傳十卷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經籍攷同又引中興藝文志云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

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明陳第世善堂書目經部葉夢得石林書傳十卷

德輝按此書世善堂書目外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十七世祖文莊菉竹堂書目范欽天一閣書目祁承㸁淡生堂書目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均不載焦竑國史經籍志雖有之此爲修明史藝文志之嚆矢尚未斷代所列四部大半出之稗販傳鈔不足據也焦志以後不稱引

春秋傳二十卷　考三十卷　讖三十卷　存　遂初堂書目經部春秋類春秋傳不載卷數直齋書錄春秋傳十二卷宋史藝文志作二十卷攷三十卷讖三十卷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讖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讖其序攷曰君子不難于攻人之失而難于正已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讖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于事則攷于義不得于義則攷于事更相發明以

作傳夢得自號石林居士明敏絶人藏書至多博覽强記故其爲書辨訂攷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未可曉也宋志葉夢得春秋讖三十卷又春秋考三十卷春秋傳三十卷通考一百十三經籍考石林春秋考春秋傳春秋讖共七十二卷明文淵閣書目地字號第三厨春秋葉石林傳一部五冊完全菉竹堂書目春秋葉石林傳七冊

德輝按文淵閣書目菉竹堂書目有傳無讖攷世善堂淡生堂天一閣絳雲樓並傳讖攷不載可知此三書在明時已若存若亡傳本絶少幸逢聖清石文穡古異書祕笈應運而顯

四庫全書均已著錄近世所傳如傳則有通志堂本（廣東又重刊）考則有武英殿聚珍本（福建亦重刊）讖雖無刻本而藏書家多有傳鈔閣本重刻此三種而卒未遂其願余終必刻之今恭錄提要列後俾讀者得其顯晦之源流並以記其卷數分併多少之異焉　春秋傳二十卷（浙江朱堯尊家曝書亭藏本）宋葉夢得撰

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夢得以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於廢傳以從經蘇軾春秋集解主於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其書參攷三傳以求經不得於事則考於事更相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文以次檢校尚可得十之八九今排比綴緝復勒成編

其書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初非有所臆測於其間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縱橫而語有本原率皆典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辨定考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詮敘而不錄經文今悉仍舊例其卷第則約略篇頁緝爲統論三卷隱公以下以次編爲十三卷不復拘宋志三十卷之數據夢得自序稱自其讖推之知吾所正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然書錄解題已先列傳次列考次列讖蓋傳其大綱而考讖其發明之義疏也今仍從陳氏之序次於

傳後焉又簡明目錄云春秋考十六卷宋葉夢得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大旨明所以攻駁三傳者在考據周典斷其是非非有所臆測於其間然王朝之制未必同於侯國東遷之例未必同於西京漢儒追述之制又未盡合於左氏公穀所目覩斷以一轍似不必皆確然其言則不盡鑿空也　春秋讞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葉夢得撰是書抉摘三傳是非主於信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駁詰雖左傳亦據傳末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知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爲戰國時人案經有續書傳亦有續書蓋未深考語詳左傳注疏條下昌言排擊如辨諸侯世相朝爲衰世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穆

羨悔過之言皆出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沮齊景公事亦出假託辨墮郈墮費事非孔子本意辨諸侯出入有善有惡辨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非盡屬褒貶魯侯之至與不與亦不可拘牽成例雖辨博自喜往往有翻瀾過甚之病於經旨或合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決獄不聞以決獄之法治春秋名書以譏於義既爲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鞫之目於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儒競視先師之錮習不可以爲訓者耳考宋史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四百四十條今據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條公羊闕六十五條穀梁闕八十四條蓋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略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爲左傳讞十卷公羊穀梁讞各六卷又簡明目錄云春秋讞二十二卷宋葉夢得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說主於信經不信傳多排斥公穀兩家於左氏事迹亦斷其有誣於經義或離或合而詞辨縱橫瀾翻不竭亦可謂長於議論矣

德輝又按通志堂本石林先生春秋傳卷二十後附錄云先祖左丞箸春秋讞考傳三書自序云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以併刊三

書於南劍郡齋開禧乙丑歲九月一日孫散朝郎權發遣劍南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筠貢進士方應　右春秋讞考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甯用事之臣倡爲新經之說既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爲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絕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爲不淺也公之聞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益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開禧乙丑九月一日校勘文林郎南劍州軍事判官廳公事謹書又家調笙先生廷琯有石林春秋三書敘錄云吹網錄六我家遠祖宋

左氏石林先生邃於經學而春秋尤深觀建康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所著春秋傳春秋讞春秋考三書皆極精核惜讞考二書舊本已佚今惟　四庫館從永樂大典纂出之本存焉春秋傳二十卷猶是原書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刻有全帙而第四卷中亦闕二葉無可蒐補傳中論僖公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經文有闕推闡極精今全載其文於此可爲研經之助且一臠之嘗郎堪知全鼎矣　傳曰侵而不服然後人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故以侯執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伯討歟闕文也是則曰畀宋人田不言田經成而亡之也曹衛嘗侵諸侯之田矣晉侯圖霸欲怒楚而求戰先軫乃爲之謀使執曹君而歸諸侯之田晉侯於是侵曹數其不用奚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奪所侵地以還諸侯宋與得焉畀之爲言與也不曰與曰畀與者我物而歸之彼畀者彼物而受之我猶曰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畀宋人田爲闕文歟楚之圍宋在二十七年之冬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是時宋公益在圍也及諸侯盟于宋蓋卽宋之城外以爲會宋人不與焉明年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宋圍猶未解故再見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左氏載先軫始謀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既而公說復言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此語似衛氏初未見是書原帙但從過庭錄中引用其說今則併過庭錄不可得見不審所引是否皆錄全文

朱氏經義考云未見衛湜禮記集說中引凡二百三十七條楸花盦采輯寫藏分二卷

德輝按直齋書錄及宋志以下諸書均不載家調翁有輯存本未刊其敘錄云（攷綱錄六）石林公禮記解書錄解題所無朱氏彝尊經義考嘗載其名而注未見葢自宋末卽不甚傳惟衛湜禮記集說（通志堂刻本）時時引之云石林葉氏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儀鄉飲酒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過庭錄時有論說觀此語似衛氏初未見是書原帙但從過庭錄中引用其說今則併過庭錄不可得見不審所引是否皆錄全文

亦莫考原書卷次篇目體例何如然以視公所箸尚書傳論語釋言諸書全佚無存者所得不已多乎嘗從衛氏書中一一采錄綜計凡二百三十七條所解禮記凡三十一篇多月令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雜記祭法經解中庸深衣冠義凡十二篇視衛氏所言十九篇幾加其半知通志堂所刊衛書原叙不免有脫文矣臆分二卷編成一帙以禮記解舊名還之庶爲先世遺書稍存梗概其詮疏詳善足以羽翼漢唐諸家讀者自明未敢贅論文止此然調翁輯本今已無傳余復從衛氏集說中輯出分爲四卷刊成之亦以成調翁未竟之志云爾

論語釋言十卷 遂初堂書目不載卷數直齋書錄三百四經籍考集部章奏類宋志二百八集部別集類通考二百四經籍考集部章奏類卷數同文淵閣書目黃字號第三厨葉石林奏議一部四冊菜竹堂書目石林奏議一部四冊世善堂書目葉夢得石林奏議十五卷存 遂初堂書目集部章奏類不載卷數直齋書錄二十集部章奏類宋志二百八集部別集類通考二百四經籍考集部章奏類卷數同文淵閣書目黃字號第三厨葉石林奏議一部四冊世善堂書目葉夢得石林奏議十五卷摸宋本按奏議始於官應天尹迄於福建路安撫使有開禧丙寅六月既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跋書中有缺文初爲蘇州黃丕烈藏後歸汪士鍾咸豐初爲仁和胡珽所得卷當卽從模編本影寫丕烈宋本後歸歸安陸心源皕宋樓已影寫重刊行世陸撰藏書志云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卽百宋一廛賦中所謂脈石林之奏議者也世間有一無二汲古閣祕本書目祇有影鈔本四庫所未收也葉氏手跋曰石林奏議十五卷目之曰志姽集夫天下豈無

櫛沐風雨旰食圖功而身遭不世之主橫被非常之知所言僅如是而已心非木石安得不姽姑自識之留以遺子孫庶後世悼其志之不終或有感厲奮發慨然少能箸見者猶足雪其無功之恥而償其未報之恩也

德輝按此書宋志諸家書目均不載蓋久已無傳本矣

石林奏議十五卷存 遂初堂書目集部章奏類不載卷數直齋書錄二十集部章奏類宋志二百八集部別集類通考二百四經籍考集部章奏類卷數同文淵閣書目黃字號第三厨葉石林奏議一部四冊世善堂書目葉夢得石林奏議十五卷摸宋本按奏議始於官應天尹迄於福建路安撫使有開禧丙寅六月既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跋書中有缺文初爲蘇州黃丕烈藏後歸汪士鍾咸豐初爲仁和胡珽所得卷當卽從模編本影寫丕烈宋本後歸歸安陸心源皕宋樓已影寫重刊行世陸撰藏書志云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卽百宋一廛賦中所謂脈石林之奏議者也世間有一無二汲古閣祕本書目祇有影鈔本四庫所未收也葉氏手跋曰石林奏議十五卷目之曰志姽集夫天下豈無

德輝按此書文淵閣書目以下諸書目均不載當亡於元末明初

孟子通義二卷存疑 世善堂書目四書部孟子通義二卷

德輝按宋志諸書目不載未知其所本家調翁石林箸作存佚考云石林奏議十五卷家調翁石林公箸作存佚考云石林奏議始於官應天尹迄於福建路安撫使有開禧丙寅六月既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跋書中有缺文初爲蘇州黃丕烈藏後歸汪士鍾咸豐初爲仁和胡珽所得

德輝按毛晉汲古閣宋元祕書本目有影宋鈔本十五卷當卽從模編本影寫丕烈宋本後歸歸安陸心源皕宋樓已影寫重刊行世陸撰藏書志云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卽百宋一廛賦中所謂脈石林之奏議者也世間有一無二汲古閣祕本書目祇有影鈔本四庫所未收也葉氏手跋曰石林奏議十五卷目之曰志姽集夫天下豈無

調翁誤記也

以上經部

志姽集十卷 通考二百四經籍考集部章奏類石林奏議十五卷自序云進對以來奏稟藏於家者若干篇不忍盡弃乃次序爲十卷目之曰志姽集夫天下豈無

直齋書錄解題載之勝國時吾家綦竹堂陳氏世善堂俱有藏本逮我 國朝其書漸湮諸大家藏書目均未箸錄乾隆中 四庫館開未聞採進世間傳本之少可知近時顧澗蘋先生爲黃蕘翁百宋一廛賦注紀其行數字數以及跋欵且言汲古閣祕本目有影宋鈔本此較勝之惟惜紙板有剝落處賦語所謂脈石林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也蕘翁宋本書後歸三十五峯園汪氏余昔校刊建康集時附輯紀年略一卷每以未獲見公奏議爲歉未幾汪氏藏書亦散此書爲吾族人雲曙閣所得曾假讀一過惜不及採入紀年略矣按文獻通考載公志媿集自序稱以家藏奏稿序次爲十卷是公在

日已有手定之本此十五卷爲第三子模所編刊當在福州歸老以後卽因志媿集增輯而成雖南渡以前奏議概未採入然半生偉略英謨已燦然具備且有足補史事之遺者洵爲考古者不可少之書也雲曙閣藏此數年欲重梓而無力近聞胡君心耘搜刻祕笈遂介余以歸之胡君欣然錄副流布四方以此原本藏諸名山益自開禧鋟板至今閱七百餘年若存若亡而復傳於世亦公之精神蘊結默有呵護其間公自序所云留以遺子孫或有感勵奮發少能見箸者凡在裔姓讀此尙無忘公詒厥之心哉而胡君之樂於表章先哲遺書自謂與公尤有緣並擬集資排印其意良可感矣咸豐五年乙卯春仲裔孫廷琯謹識此跋吹網錄未載

葉少蘊自序並制誥錄 七　遂初堂書目史部本朝雜傳類不載卷數

德輝按直齋書錄以下諸書目均不載益久無傳本

福建盜賊須知　淮南措置事宜　兩鎭還山書稿 七　遂初堂書目史部故事類不載卷數

德輝按遂初堂書目不題撰人家調翁石林著作存佚考列其目不知何據然以書目推之確爲石林事實其書直齋書錄以下諸書目均不載益久無傳本

維揚過江錄一卷 七　遂初堂書目史部本朝雜史類無撰人不載卷數直齋書錄 五　雜史類維揚過江錄一卷

尙書左丞葉夢得少蘊撰通考一百九十七　經籍考卷數同

德輝按此書宋志以下諸書目均不載益久無傳本

金石類考五十卷 七　公自撰避暑錄話云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誤嘗爲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張淏雲谷雜記三云石林葉公夢得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

德輝按此書宋志以下諸書目均不載益久無傳本

葉石林書目 七　遂初堂書目史部目錄類不載卷數

德輝按此書宋志以下諸書目均不載益久無傳本

以上史部

老子解二卷 七　輝輯刊　直齋書錄 九　子部道家類老子解二

卷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肢九竅本韓非解老之徒說通考二百一經籍考子部道家類卷數同　家調翁石林著作存佚考云畢氏道德經考異引八十餘條實從道藏本彭耜道德眞經集注采出

德輝按此書宋志以下諸家書均不載余從明道藏本彭耜道德眞經集注輯出注文全者七十七條注文與他本異者六十五條金趙秉文道德經集解輯出七條與彭注同者四條畢氏道德經考異僅引葉本一條調翁云八十餘條益誤

石林燕語十卷存渾重刊遂初堂書目子部小說類石林燕語不載卷數直齋書錄十一子部小說類石林燕語十卷葉夢得少蘊撰宣和五年所作也通考二百十七經籍考卷數同明文淵閣書目宙字號第二厨史雜類石林燕語一部一冊闕燕語考異一部二冊闕菉竹堂書目子部小說類石林燕語一冊世善堂書目稗史野史並雜記類石林燕語十卷宗室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子部小說家葉夢得石林燕語十卷范欽天一閣書目子部雜家類石林燕語十卷刊本楊武後序淡生堂書目諸子類雜家石林燕語十卷正稗海葉夢得箸絳雲樓書目子部小說類石林燕語陳景雲注十卷宋葉夢得撰宣和五年作

德輝按此書明時有正德元年監察御史楊武刻本商氏稗海刊本楊本源出宋刻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稗海本不及也近時則咸豐甲寅仁和胡珽用　四庫本校勘以活字本排印編入琳琅祕室叢書中家調笙先生又以活字本再校余假繆氏藝風堂藏本並汪應辰辨刻之今　四庫入子部雜家類茲將提要恭錄于後

石林燕語十卷考異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夢得爲紹聖舊人徽宗時嘗司綸誥於朝章國典夙所究心故是書纂述舊聞皆有關當時掌故於官制科目言之尤詳頗足以補史傳之闕與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徐度卻掃編可相表裏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書成於宣和五年然其中論館伴遼使一條稱建炎三年又論宰相一條謂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則書成於南渡之後振孫之說未核矣惟夢得當南北宋間戈甲倥傯圖籍散佚或有記憶失眞考據未詳之處故汪應辰嘗作石林燕語辨而成都宇文紹奕考異以糾之應辰之拔紹奕始末無考嘉定中有樞密使宇文紹節疑其昆弟亦作考異以糾之應辰之書陳振孫已稱未見蓋宋末傳本即稀儒學警悟今案儒學警悟亦南宋人之書不著撰人姓氏間引數條與紹奕考異同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寥寥無幾難以成編惟紹奕之書尚可裒集謹蒐採考校各附夢得書本條之下雖其間傳聞年月之譌繕寫字畫之誤一一毛舉或不免有意吹求頗

類劉炫之規杜預吳縝之糾歐陽修而援引舊文辨駁詳確者十之八九是一朝故事得夢得之書而梗概具存得紹奕之書而考證益密二書相輔而行于史學彌爲有裨矣又夢得之書宋槧罕觀前明有大字刊本摹印亦稀世行毛晉津逮祕書所載脫誤頗多而商維濬稗海所載踳駁尤甚今併參驗諸本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爲勘校訂譌補闕以歸完善凡所釐正各附案語於下方用正俗刻之譌庶幾稍還舊觀不失其眞焉又簡明目錄云石林燕語宋葉夢得撰考異宇文紹奕撰夢得書舊有刊本紹奕書則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合親檢永樂大典鈔得汪應辰辨目於是詳考史鑑諸書

尤詳紹奕附糾或不免有意吹求而援引舊章詳確者亦十之八九相輔而行于考證乃益明焉

文按家調翁叙錄此書云吹綱錄六石林公所著筆記四種玉澗雜書十卷久佚明時僅存所刊說郛一卷餘三種幸存至今石林燕語書成最先所紀朝章國故官制科目當時已重其書後人亦多引用間有記憶失眞考據不詳處是以宋時卽有汪應辰作辨宇文紹奕作考異糾之其後汪辨不甚傳儒學警悟太學俞鼎孫同上舍兄經編引間數條與宇文考異並散見永樂大典中乾隆年 四庫館臣蒐采考異各附入燕語本條之下而汪辨寥寥無幾竟無可裒集矣至燕語板本今所傳商氏稗海收刊者脫誤錯簡不堪卒讀余昔從友人借閱一本差較完整爲正德初御史楊武所刊似卽提要所稱前明大字本者書中硃筆批校出自何學士焯又有近時沈廣文欽韓補校數條因未見宇文氏考異未敢據以爲定本也仁和胡君心耘前年從文瀾閣鈔得燕語一篇以考異所訂尚有未盡知余嘗從事此書諉以校役并屬於前賢論說之足資參考者悉爲附錄心耘續得楊氏商氏初刻未經修改本互勘字句異同復假仁和勞季言司訓所藏沈堉爲吏部叔埶纂修 四庫書時底本覆勘一周考證益密又於京師偕陸修撰增祥詣清祕堂親檢永樂大典鈔得汪應辰辨目於是詳考史鑑諸書參互訂證其事實別編總目計原辨考異外補其已佚增其未糾各若干條分綴燕語本條之下與考異相輔而行益此書自經館臣纂校已視舊刻改觀茲復遇胡君細意紬書得臻盡善洵爲藝林快事矣而余亦得藉手以誦先芬以酬夙願又何其幸歟

玉澗雜書十卷存一卷輝重刊直齋書錄十一子部小說類玉澗雜書一卷載說郛葉夢得著

書十卷葉夢得撰考其中所記亦當在宣和時所作玉澗者石林山居澗水名也通考二百十七經籍考卷數同淡生堂書目諸子類雜家玉澗雜書一

德輝按宋志以下諸書目不載惟陶九成說郛中有一卷十七條又游志續編引三條當亡於明以前

避暑錄話二卷存 輝重刊遂初堂書目石林避暑錄不載卷數直齋書目錄十一子部小說類避暑錄話二卷葉夢得紹興五年所作袁州本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部雜說類避暑錄十五卷右葉夢得少蘊之說也少蘊蘇州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建炎初翰林學士拜戶部遷尚書左丞終於崇信軍節度使自號石林云通考二百十七經籍考子部小說類云二卷宋史志子部小說類葉夢得石林避暑錄二卷明文淵閣書目荒字號第一厨子雜類葉少蘊避暑錄一部二冊闕蒸竹堂書子雜類冊數同天一閣書目子部雜家類避暑錄話二卷刊本淡生堂書目諸子類雜家避暑錄話二卷刊本淡生正稗海葉夢得著絳雲

樓書目子部小說類避暑錄陳注二卷葉石林紹興五年作萬卷堂書目子部小說家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二卷刊本分四卷津逮祕書本稗海本 國朝乾隆時有張海鵬學津討源本道光乙巳家調翁楙花禽刻本 四庫入子部雜家類今恭錄提要子後 避暑錄話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祕書跋云得宋刻迥異坊本亦作二卷則宋代亦即此本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矣夢得在南渡之初喘然耆宿其藏書至三萬卷亦甲於諸家故通悉古今所論著皆有根柢惟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論詩賦一條爲蔡京禁諸史解也王安石罷詩賦解也葉源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至深斥蘇洵辨姦論則尤其顯然者矣然終憒於公論隱約其文尚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顚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詆其所敘錄亦多足質考證而稗見聞故善書竟從屏斥而是編則仍錄存焉又簡明目錄云夢得本蔡京之門客又章惇之姻家故是書所述往往于熙甯紹聖之弊政陰爲解釋殊乖公道以夢得練習舊文又博通羣籍其

所敘述辨論亦頗有稗子考核故仍錄而存之又按家調翁敘錄此書云吹網錄六石林先生避暑錄話宋刻久不可見世傳惟商氏稗海毛氏津逮祕書兩本又有張氏學津討原本卽從毛刻翻雕初無是正故三本一爲孫潛夫依舊鈔善本手校於稗海本上者一爲鈔本而未校者孫氏所見舊鈔善本不知爲前代何人手筆是否原於宋槧其所校稗海本今已不可復覩余曾借得未校之本帙尾有黃蕘翁手跋謂自序一篇商毛二刻所無孫氏據舊鈔本補入此本似卽黃氏所錄孫潛夫校本書中駁誤抉摘良多後又見惠定宇徵君校閱津逮本徵君手跋

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從守約居士俞弁錄本校過一次是書盖吳方山岫家藏也東吳惠棟又錄唐子畏舊跋云正德辛亥夏五月晉昌唐寅借俞子容家藏書於桃花塢之夢墨亭勘畢及瓜涇徐氏荷葉裝舊鈔本禾中項氏宛委堂舊藏陳仲醇手鈔本各有詳略互異之處因並乞借合前諸本對勘一過補正闕疑隨文注明前人書中辨論之語亦間附數則以資論列雖未必遽臻完善自謂比之各舊刻稍殊矣毛氏得宋刻迥異坊本然所刊津逮本脫誤視稗海本無異惠徵君校出十餘處茲從各鈔本訂補尤多盖毛氏所得實非宋本承訛襲繆然付梓跋語徒自誇耳　惟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紀是書皆作二卷毛跋言宋刻卷數亦同而黃項二鈔本乃分四卷未知何據余校錄是本仍依商毛諸刻以上下分卷用存解題通考之舊云　按　四庫總目避暑錄話提要云晁公武讀書志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郡讀書志考晁志實未載避暑錄話各類中於石林諸書概未收入提要十五卷之說見袁州本郡齋讀書志後趙希弁讀書志中本係誤紀袁州本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皆晁公武撰考異一卷附志二卷乃趙希弁撰　四庫館所收即此本總目於避暑錄話卷數因此誤引後吳門汪氏所刻讀書志二十卷所謂衢本後無希弁附志者提要曾有不可復見之語實則尚在人間也

嚴下放言三卷　存　輝重刊　直齋書錄十子部小說類嚴下放言一卷葉夢得撰休致後所作通考二百十七經籍考子部小說類卷數同淡生堂書目諸子類雜家嚴下放言二卷　戴說鈔又載餘苑鈔本　萬卷堂書目子部小說家葉少蘊嚴下放言三卷

德輝按此書明以來祇傳鈔本明初徐一夔藝圃搜奇三卷本明末山陰祁氏淡生堂餘苑一卷本均彙編寫成而未刻者稗海中鄭景望蒙齋筆談固即此書而誤更撰人書名然以下卷爲上卷中卷爲下卷顛倒割裂已爲　四庫提要抉其謬謬矣家調翁取四庫本校勘刻於道光癸卯年余又以其再校本重刻於是學者乃得此書之全本眞面焉今恭錄提要于後庶讀是書者可以得其導引矣　嚴下放言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

得撰其自崇慶節度使致仕退居卞山時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一卷此本乃三卷疑振孫書爲傳刻之譌又明商維濬稗海中別有蒙齋筆談二卷題曰湘山鄭景望撰其文全與此同但刪去數十條耳厲鶚作宋詩紀事稱景望爲元豐元祐間人所錄景望頴川一詩亦

卽此書之所載此書舊無刻本或疑卽剽取景望而作然考書中稱先祖魏公又稱余紹聖間春試不第又稱大觀初余適在翰林又稱在潁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又稱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又稱遭錢唐兵亂又稱余鎭福唐又稱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數十萬又稱余頃罷鎭建康所述仕履皆與夢得本傳相合又稱嘗撰老子解論語釋言二書今考書錄解題論語類有葉夢得老子解二卷並載老子解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本韓非子之說以爲四肢九竅云云亦與此書相符然則爲蒙齋筆談剽此書而作非此書剽蒙齋筆談而作確有明

證商維濬厲鶚皆誤信僞書考之未審矣夢得老而歸田耽心二氏書中所述多提倡釋老之旨沈作喆王宗傳楊簡之以禪說易實萌芽於此殊不可以立訓然夢得學問博洽又多知故事其所記錄亦頗有可採宋人舊帙姑存以備一家焉又簡明目錄云商維濬稗海刻有鄭景望蒙齋筆談二卷其文全與此同乃剿取此書遺三條卽從說郛本采附卷後知此書舊多闕佚或尙不止此耳

石林家訓一卷（原書十九條今存十二條輝重刊）　直齋書錄十子部雜家類石林家訓一卷通考經籍考二百十四卷數同德輝按家調翁叙錄此書云吹網錄六北齊有顏氏家訓七卷尙已宋時吾祖石林公仿其意爲家訓一卷陳氏書錄解題載此書作一卷然明初徐一夔編入藝圃搜奇中乃作三卷其爲陳氏誤三作一爲三已不可考徐書雖見吹網錄六巖下放言三卷石林先生晚年歸老卞山後所著據直齋書錄解題載此書作放言一卷亦未見傳刻　適友人購有鈔本借得錄之伏讀　四庫彙刻書目未經梓行藝圃搜奇無刻本潛研堂集中跋語云然藏書家但有傳鈔本故放言一書世不多見彙刻書目又載山陰祁氏淡生堂餘苑有巖下放言一卷以此書之卷下爲其上卷而館臣無由見葉氏族譜宜提要未舉及此也是書閎

錄解題子部雜家類載之知當時業已流傳然自來未見專刻惟元末陶宗儀說郛有刋本而說郛舊本在今亦不易得故石林家訓但有傳鈔之本數年前族人將以舊藏一帙付刋屬爲校定按書中所載十二條皆勗其後人以修身力學盡忠保孝讀書愼言之道時舉其身所閱歷者示之前人條各有標題後則總題曰又家訓後四條蓋此書舊有十九條此本已有闕佚經後人鈔撮補綴爲之故編題不甚合體裁也卷首一條爲自序卷末一條是跋語皆與全書相屬跋語論士大夫作小說云云與避暑錄話中一條全文無異惟末多汝等當謹守勿以我爲泛言也二語觀自序云今五十五年

矣自去年自浙東歸考公生於熙甯十年丁巳五十五乃紹興元年辛亥正在避亂繙雲歸後故書中有避難居卞山時是錄話複寫此書跋語非此書跋語勒取錄話之文也又自序內有棟程模楫樽五人已長繕繪綏綿亦能成立等語考族譜載公只五子出處名位並不詳五子中雖不盡可考如棟曾任秀州通判見紫微集程通判臨安府見咸淳臨安志職官通判北廳題名又周必大省齋文稿有問永州守葉程敬又泛舟游山錄稱程永州太守模字叔範見王質雪山集以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見建康集守馬家渡禦金人之功載宋史公本傳而吳郡志提舉兩浙西路鹽茶題名有右朝散大夫葉模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又重修毗陵志葉模乾道九年九月右朝散大夫浙西提舉兼權常州十一月免此外南宋載籍中或尚可蒐討一二至繕繪等五子絕不見昔觀湖錄稱石林有十子常疑其誤今讀家訓知鄭氏語固有徵此書出而族譜之荒略庶幾可正乎公父進士諱助字天祐見米芾畫史睦州建德尉見洪邁夷堅志及頖州倅見避暑錄話母晁氏新城令晁君誠端友之女兄弟見石林公初名見晁補之雞肋集晁夫人墓誌銘贈鎮國夫人見□□再鎮建康時文安封郡夫人見□□周氏周仁熟種之女周煇文安必夫人昆弟文安之諸孫如籌箕文安之子足同產五人此當是周夫人集內詩及劄子可考配淸波雜志稱公爲從姑之夫文云文安之孫輩而譜竟失載其名更可詫矣

竹堂書目子書類冊數同

德輝按此書宋志以下諸書目不載僅見文淵閣菉竹堂書目疑非石林書誤題菉竹目據陸心源儀顧堂集舊鈔本跋云今粵雅堂本係以文淵閣書目僞改則菉竹目載亦不足據也

石林游山方七　家調翁鷗陂漁話卷一云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好集方書如今時所傳蘇沈良方最著亦或見之所撰書中我祖石林先生避暑錄話曾載數條至今有傳其法而活人者偶見張介賓景岳全書載一方名游山方云治心脾痛此藥極奇葉石林游山見一小寺頗整潔問僧所以仰給者則曰素無田產亦不苦求只

貨數藥以贍其脾疼藥最爲流布有詩云草果元胡索靈脂並沒藥酒調二二錢一似手拈郤右等分末每服三錢不拘時温酒調下景岳載此方上標良方二字蓋識所自采按蘇沈良方之外據書錄解題所列某氏方某氏方南宋復有數家此游山方不知采自誰氏今檢石林公遺箸諸種皆無之或在所佚玉澗雜書中耶

以上子部

石林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 七 直齋書錄十八集部別集類石林總集一百卷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紹聖四年進士崇觀間驟貴顯三十一歲掌外制次年遂入翰林中廢至建炎乃執政然財數日而罷

平生所歷州鎮皆有能聲胡文定安國嘗以其蔡潁南京之故薦於朝謂不當以宿累廢晚兩帥金陵當烏珠臨江移三山平郡寇其功不可沒也秦檜秉政欲令帥蜀辭不行忤檜意以崇慶節度使致仕其居在卞山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既沒守者不謹屋與書俱燼於火石林二字本出楚辭天問通考 二百三十八 經籍考卷數同德輝按此書絳雲樓書目補遺中有之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僅此一見其餘藏書家書目均不載今殆無傳本矣

建康集八卷存 輝重刊 直齋書錄十八別集類石林建康集十卷皆帥建康時詩文其初以所蒞官各爲一集後其家編次總而合之此集其一也通考 二百三十八 經籍考卷數同明文淵閣書目日字號第三厨文集類葉夢得建康集一部一册闕菉竹堂書目集類册數同淡生堂書目別集類葉石林建康集八卷二册 德輝按此書明以來無刻本槐花盦始得鈔本刻之鈔本中闕卷三書後二篇論五篇初刻仍其舊後借朱述之緒曾所藏足本刻爲補遺附後而今行本未見補遺余重刊時始據繆氏藝風堂藏本補入然今 四庫箸錄亦止八卷本并闕七篇茲恭錄提要於後以備參考

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箸錄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夢得總集一百卷審是集八卷今俱不傳又載建康集十卷乃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箸此本八卷與振孫所記不合然未有其孫鎡題跋亦云八卷其或書錄解題屢經傳寫誤以八卷爲十卷抑或舊本殘闕亡其二卷後人追改鎡跋以僞充完帙則均不可考矣夢得爲蔡京門客章惇姻家當過江以後公論大明不敢復噓紹述之焰而所箸詩話尚尊熙甯而抑元祐往往於言外見之方回瀛奎律髓於其送嚴壻北使一詩論之頗詳然夢得本晁氏之甥猶及見張耒諸人耳濡目染終有典型故文章高雅猶存北宋之遺風南渡以後與陳與義可以肩隨尤楊范陸諸人皆莫能及固未可以其紹聖餘黨遽

掩其詞藻也又簡明目錄云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南渡詩人以陳與義爲冠而夢得亞之其總集一百卷審是集八卷今皆散佚惟此集存皆其紹興八年再鎭建康時作書錄解題作十卷此本八卷其孫公鎭建康時所箸據直齋書錄解題紀公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建康集十卷今所傳祇此集八卷余嘗求宋本三十年不能得僅得舊鈔嘉泰癸亥刻本後有孫鎡跋爲雍正庚戌冬二十二世孫分湖啟祥鈔藏第三卷內闕文七篇其目爲書唐李弼告後此文尚存首二行四十字書唐李穆卿鈞載杭州汪小米遠孫二家借得舊鈔本校勘一過其闕篇並同遂以爲世間不復有足本即鳩貲族人重刊印行已數載矣既而顧湘舟上舍沅語余嘉興令朱君述之緒曾嘗見余刻本而惜其不全言家有舊鈔足本許以借錄補完因卽託湘舟鈔得全書則所闕七篇具在十餘年思之不見者一旦忽成全璧不禁狂喜如獲瓌寶嘗論今之藏家篋中不乏祕籍顧自詡獨得匿不示人坐使古書善本不獲廣傳於世大失古人付託之意亦孤學者企望之心此其病與不知書者等其咎則較不愛書者爲甚今朱君以金陵名彥作宰浙西酷嗜收書縹緗日富與余無一日之雅乃慨然樂成人美不靳祕本以付鈔胥而顧君於游踪所至肯以一紙爲作蹇修俾志切誦先者得彌抱殘守缺之戀此其意量不皆過人遠甚耶惟朱氏足本後無孫鎡一跋蓋傳鈔祖本或尚在嘉泰本之前固宜無之也又云七篇之佚始於何代今莫可考至其卷帙據書錄解題載是集爲十卷與鎡跋及今本皆不符論者因疑八卷之外尚有二卷佚去後人追改鎡跋以僞充完帙其說亦未始無見按書錄解題謂公薨官各爲一集考公之鎭建康爲紹興元年九月至二年閏四月八年六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前後凡兩度今建康集中詩文按諸時事皆爲後鎭時作後既有集則前雖爲時未久亦必有集以余所見景定建康志中褒忠廟記名臣言行錄續集改葬楊忠襄公祭文皆屬前鎭時事廟記篇尾結銜有行宮留守字爲後鎭時官余疑文作於前書丹立石在後故如此寫刻祭文首尾不全但有中間二段勞季言格曰褒忠廟記結銜以建康志考之知立石在范文穆出鎭時相距已三十餘年兼銜係屬追題故與歷官年紀不合而是集第四卷有掩骼記一篇核其年月此文亦應作於前鎭時然則當時應是前後兩集合編前集不知何時散佚僅僅留此廟記祭文及掩骼記三篇流傳於世尚有形迹可稽而陳氏箸書錄解題時固猶及見兩集合編故十卷之數自非虛語也舊本所闕七篇是否與前集同時而佚亦難懸揣茲旣幸而獲全仍依昔年刊本並其詞藻也又簡明目錄云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南渡詩人以陳與義爲冠而夢得亞之其總集一百卷審是集八卷今皆散佚惟此集存皆其紹興八年再鎭建康時作書錄解題作十卷此本八卷其孫公鎭建康時所箸據直齋書錄解題紀公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建康集十卷今所傳祇此集八卷余嘗求宋本三十年不能得僅得舊鈔嘉泰癸亥刻本後有孫鎡跋爲雍正庚戌冬二十二世孫分湖啟祥鈔藏第三卷內闕文七篇其目爲書唐李弼告後此文尚存首二行四十字書唐李穆卿鈞載杭州汪小米遠孫二家借得舊鈔本校勘一過其闕篇並同遂以爲世間不復有足本即鳩貲族人重刊印行已數載矣既而顧湘舟上舍沅語余嘉興令朱君述之緒曾嘗見余刻本而惜其不全言家有舊鈔足本許以借錄補完因卽託湘舟鈔得全書則所闕七篇具在十餘年思之不見者一旦忽成全璧不禁狂喜如獲瓌寶嘗論今之藏家篋中不乏祕籍顧自詡獨得匿不示人坐使古書善本不獲廣傳於世大失古人付託之意亦孤學者企望之心此其病與不知書者等其咎則較不愛書者爲甚今朱君以金陵名彥作宰浙西酷嗜收書縹緗日富與余無一日之雅乃慨然樂成人美不靳祕本以付鈔胥而顧君於游踪所至肯以一紙爲作蹇修俾志切誦先者得彌抱殘守缺之憾此其意量不皆過人遠甚耶惟朱氏足本後無孫鎡一跋蓋傳鈔祖本或尚在嘉泰本之前固宜無之也又云七篇之佚始於何代今莫可考至其卷帙據書錄解題載是集爲十卷與鎡跋及今本皆不符論者因疑八卷之外尚有二卷佚去後人追改鎡跋以僞充完帙其說亦未始無見按書錄解題謂公薨官各爲一集考公之鎭建康爲紹興元年九月至二年閏四月八年六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前後凡兩度今建康集中詩文按諸時事皆爲後鎭時作後既有集則前雖爲時未久亦必有集以余所見景定建康志中褒忠廟記名臣言行錄續集改葬楊忠襄公祭文皆屬前鎭時事廟記篇尾結銜有行宮留守字爲後鎭時官余疑文作於前書丹立石在後故如此寫刻祭文首尾不全但有中間二段勞季言格曰褒忠廟記結銜以建康志考之知立石在范文穆出鎭時相距已三十餘年兼銜係屬追題故與歷官年紀不合而是集第四卷有掩骼記一篇核其年月此文亦應作於前鎭時然則當時應是前後兩集合編前集不知何時散佚僅僅留此廟記祭文及掩骼記三篇流傳於世尚有形迹可稽而陳氏箸書錄解題時固猶及見兩集合編故十卷之數自非虛語也舊本所闕七篇是否與前集同時而佚亦難懸揣茲旣幸而獲全仍依昔年刊本並

采廟記祭文爲是集補遺可想見十卷之舊又以籍跋有併授年譜之語故昔曾据景定志中年表輯公兩鎮紀年略一卷附於集後近來獲覩石林奏議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擬更參訂增修或可稍加詳核宋本雖不可見後之讀者於此或亦可得其大略耳

石林審是集八卷 亡 書錄解題十八 石林審是集八卷其門人盛光祖子紹所錄亦已入總集通考二百三十八 經籍考同

遺事中

公是集改題

葉石林集略 亡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不載卷數

德輝按此書已入總集故無傳本然聞之江陰繆小山先生云近日浙中出一舊鈔本爲京師書估購去然是不載蓋當時無刻本

許昌倡和集 亡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不載卷數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十六有書許昌倡和集後云葉公爲許昌時先大父貳府事相得歡甚大父以紹聖改元登第對策廷中有宜慮未形之禍之言由是連蹇不能用建中靖國初幾用復已凡四爲郡倅秩滿輒丐宮祠遂自許昌得請洞霄以就休致平生喜賦詩一時士大夫之所推重故晁景迂公以謂遠則似謝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也中更亂離家藏無復有者紹興甲子歲某見葉公于福唐首問詩集存亡抵掌慨歎且曰昔與許昌諸公倡酬甚多許人類以成編他日當授子其後見公石林得之以歸又三十餘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蘇峴叔子爲市舶使者會于郡齋相與道鄉閭人物之偉因出此集披玩始議刻之蓋叔子父祖諸詩亦多在也箕潁隔絕故家淪落殆盡典型未遠其交好之美文采風流之盛猶可慨見于茲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韓某謹書

石林詩話三卷 存 輝重刊 直齋書錄二十二 集部文史類石林詩話一卷通考二百三十九 經籍考石林詩話二卷明文淵閣書目月字號第二廚葉先生詩話一部一冊完全菜

竹堂書目葉先生詩話冊數同淡生堂書目集部詩文評類石林詩話二卷絳雲樓書目集部詩話類石林詩話一卷 陳注

德輝按此書宋本尚有傳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宋刊本疑即百川學海之一學海明時有翻刻此書分三卷毛晉所據者疑別一本 國朝乾隆時何文煥刻歷代詩話則分三卷道光甲辰楓花盦校刻則合諸本校之亦分三卷余又合楓花盦本重刻之此外明有錫山華氏活字學海本與明刻學海卷數行字毫無同異又有陶宗儀說郛三卷本並同今 四庫著錄者併爲一卷茲恭錄提要于後 石林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石林春秋傳已著錄是編論詩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於歐陽修詩一則摘其評河豚詩之誤一則摘其語有不倫亦不復改一則摘其疑夜半鐘聲之誤於蘇軾詩一則譏其繫滿劃愁之句爲險譁一則譏其失李薦一則載其不能聽文同一則譏其石建偷厠之誤皆有所抑揚於其間葢夢得出蔡京之門而其壻章沖則章惇之孫本爲紹述餘黨故於公論大明之後尚陰抑元祐諸人然夢得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窾要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爲是非者比略其門戶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論瑕瑜固兩

不相掩矣又簡明目錄云夢得爲蔡京門客又與章惇姻家本紹述之餘黨故其持論與魏泰多同然夢得學問文章皆出泰上故是編所論其識亦出泰詩話上知其黨同伐異之私分別觀之可矣其書則非無所取也又按家調翁叙錄此書云吹網錄六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石林詩話一卷自來未見單行本其收入叢書者左圭百川學海中始見之分三卷近代惟有津逮祕書刻本仍依陳氏作一卷毛晉跋謂曾經補遺正誤乃書中脫文誤字不可枚舉卽卷首署欵一行里籍旣乖名字亦倒而不知勘改其他更無論矣往年東山族人欲重刊此書以校讐相屬余以舊刻善本不可得因用

鮑氏叢書校臨漢隱居詩話例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二書所引諸條相校旁及何文煥歷代詩話厲鶚宋詩紀事最後乃得百川學海本及塘栖勞氏影元鈔本吾郡顧氏藝海樓舊鈔本於是薈萃諸本互資校勘補闕訂譌或文義相近而字句稍殊則擇優而從其文義皆殊則仍兼注以備參考諸本中雖舛漏亦所難免大段皆從宋刻出視毛刻固已遠勝此外又有單詞片語散見他書可證異同者並收錄之凡閱數月始畢事瘡痏一洗而此書始有完膚矣惟卷數改從百川學海所編左圭宋季人其分卷當有所據拾遺若干條莫考元編次第別附卷後亦昔人舊例也至詩

話中間有語意小誤曾經諸家指出流覽所及輒爲采存用資辨證著書豈能百無一疏正賴後賢之匡輔況文章公器爲裔嗣者無可諱亦無庸諱也依次分條旣綴本書帙尾茲於是篇亦附載世有讀者定能諒之

南宮詩話七存疑宋趙與旹賓退錄引葉石林南宮詩話蘇州詩律深妙云云爲蔡

德輝按宋志二百小說類葉凱南宮詩話一卷似賓退錄有誤且胡仔漁隱叢話引蘇州詩律深妙云云爲蔡

石林詞一卷存輝重刊直齋書錄二十一通考二百四十六經籍考集部歌詞類卷數同

德輝按此書有明毛晉汲古閣六十家詞刻本國朝道光戊戌婁縣裔孫光復刻本即據毛本重雕家調翁又取以校勘桑行是爲楙花盦本均九十九闋　四庫著錄亦即毛本茲恭錄提要於後　石林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一卷與今本同卷首有關注序稱其兄聖功元符中爲鎮江掾葉夢得爲丹徒尉得其小詞爲多味其詞婉麗有温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云云考倚聲一道去古詩頗遠集中亦惟念奴嬌故山漸近一首雜用陶淵之語不得謂之似陶注所擬殊爲不類至於雲峯橫起一

首全仿蘇軾大江東去并即參用其韻又鷓鴣天一曲青山後閴且直用軾詩語足成是以舊刻頗有與東坡詞彼此混入者則注謂夢得近於蘇軾其說不誣夢得著石林詩話主持王安石之學而陰抑蘇黃頗乖正論乃其爲詞則又挹蘇軾之餘波所謂是非之心有終不可澌滅者耶卷首賀新郎一詞毛晉注或刻李玉考王懋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嘗得其婦翁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得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云云則確爲夢得之作晉蓋未核又野刻叢書所記正謂此句作啼鶯語故章沖疑啼字語字相複此本乃改爲流鶯與王楙所記全相牴牾知毛晉疏於考證妄改古書多矣又簡明目錄云其詞初以穠艷擅長晚年刊落浮華乃頗類蘇軾舊本與軾詞互刊由其近似而誤收也

又按家調翁敘錄此書云吹綱錄六石林詞刻本近代惟毛氏汲古閣宋名家詞中有之凡九十九闋郡中顧氏藝海樓舊鈔本同此外單行本絶少吾友戈君順卿載嘗得一本見示乃戊戌秋婁縣裔孫光復新刊序中未言從何本翻雕而其闋亦九十九疑即以毛刻爲祖本特以意分上下二卷書中駁誤不少順卿曾依汲古閣原本及戴竹友所藏舊鈔本校勘一過因余借錄謀重刻復爲蒐檢羣書詳加訂正拾遺刊誤裨益良多潘君功甫曾沂見之亦爲補勘數處余於手繕之餘又稍稍參校一二皆注明句下　校語中稱光復本爲原刻郟鷗鷗天次韻魯卿大錢觀太湖題中錢字原刻誤作夫今依顧氏舊鈔本改正按大錢乃瀕湖港名今隸烏程縣界金友理太湖備考稱大錢口爲苕霅下太湖之大路裔魯卿當日蓋於此泛舟觀湖俗手不知而誤改夫字舉此以見一斑　其在疑似間者存之末敢臆改也謹案　四庫目錄詞曲類有石林詞一卷當即從毛氏名家詞收入毛之卷帙又本之書錄解題往往籍流傳較爲可據故今仍編作一卷以還其舊戈潘二君從宋人書中搜得逸詞四闋潘校采花庵詞選江賦南歌子菩薩蠻二闋附存卷末此外尚不及遍搜而毛刻之非完本已可概見惟未知直齋所錄正復如何耳

茅園派裔孫德輝編撰

雜記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土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冕夫人卒其子卽少蘊也既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穜壻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孿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从兩日爻辭曰晝夜三接三年之象也侯以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與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歷淸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得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眞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宋洪邁夷堅甲志八黃山人原註云黃訒說得之左丞

石林公言吳中俚語若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醜雖鄙亦甚有理宋徐度郤掃編上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益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宋周煇淸波雜志七

石林至新林因江甯尉林恪謁於道傍忽叩新林之名林卽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元避欽宗名作亘今改正温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託其點抹其見賞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紹興戊午魁特奏名宋周煇淸波雜志三

石林公嘗問子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村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既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排擊三傳曰讞其編次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吳程秉逮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宋朱弁曲洧舊聞十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鐘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既自爲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錄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

史遺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近時洪文惠适集漢魏間碑爲隸釋續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箸於錄者二千餘號博古圖隸釋後復刻其文

宋張淏雲谷雜記三

煇頃於池陽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橫卷山陰圖乃葉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尙爾不凡況龍眠眞筆耶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見其全此贊尙慮散逸矧墨妙之雅玩乎當時嘗錄其文恐好奇之士雖不見畫而欲想像高勝今乃箸於是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

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各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絶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爲余臨寫眞僞殆不能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兩伯時也此序曰贊曰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日遠游者以是爲從好等堂及淨樂庵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巖居眞意知止等亭其鄰有朱氏怡雲巷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雪最古今皆沒於蔓草

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俟一成斲之旣成獻忠獻一曰洗凡一曰清絶遂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霅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

洞庭以種橘爲業者其利與農畝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積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凍死明年伐而爲薪取給焉

元陸友研北雜志

葉少蘊得陳州蔡寬夫書云旋爲篹花作幔同上世言李成惜墨如金葉少蘊云同上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環之故名目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淨樂庵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巖居眞意知止等亭其鄰有朱氏怡雲巷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霅最古今皆沒於蔓草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

影響不復存矣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

葉左丞少蘊舊居在郡之鳳池鄉門前有橋名魚城石林總集
政和中寓居城東布德坊元陸友研北雜志
唐箸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隋煬帝聚書至三十七
萬卷皆焚於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俶擾
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藏者悉爲烏有南渡以後惟葉少
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雲川弁山山居
建書樓貯之極爲華煥丁卯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
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於秦豈厄會自有時耶宋王
明清揮麈後錄七

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宋周
密齊魯野語十二

余暇日整比三館亂書得南唐徐楚金說文繫傳愛其博洽有根據而一牛斷爛不可讀會江西漕司劉文潛以書來言李仁昉託訪此書乃從葉石林氏借得之方傳錄未竟而余有補外之命遂令小子概於舟中補足是本得於蘇魏公家而譌乖尚多當是未經校理也乾道癸巳十月二十四日尤袤題說文繫傳末卷附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原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刻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宋王應麟困學紀聞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磈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墨史

劉行簡其爲詩高處陵轢鮑謝下者猶足奴視温李然清深簡遠自成一家呂舍人本中陳參議與義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語不自人間來也石林葉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公爲第一流至公詩亦曰世久無此作矣韓元吉南澗甲乙稿二十二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致仕劉公行狀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瑋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修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學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稽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過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鄙城令岑穰彦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亢宗幹譽沖濬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晁將之無斁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遥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

益人物之盛如此許昌倡和集 陸友研北雜志 元
葉少蘊有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稽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闌干立望江中有彩舫傖亭而南滿載皆婦人嬉笑自若謂爲貴宦人方趨辟之舫已泊岸十許輩衽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吏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儁聲滿江表妾輩乃眞州妓也嘗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隸樂籍儀眞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邑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絶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葉慰謝命之坐同官謀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殺醞自隨敢以一杯爲

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顧從奴挈榼而上饌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奉花牒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寔卽今所謂賀新郎詞也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簾櫳晝掩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霧初回輕暑寶扃尋明月影暗塵侵尙有乘鸞女驚舊恨鎖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黏天葡萄漲綠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重爲我唱金縷卒章益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絶唱人亦罕知其事云宋洪邁夷堅志丁集十二葉晦叔說

豫與讀爲豫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注閑舒皆去聲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上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面牆面立謂其背治內之道反而面乎外也治曰此說非是牆面祇謂無所見耳又何限乎內外之間哉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一

葉少蘊閱故書得朱樸所爲日歷自記其初得爲相時事昭宗拔於國子博士以爲相不可謂無意然所謂朱樸觀其言鄙淺險躁妄庸人也不知何以遽取重如此元陸友研北雜志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說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論語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隱者然則虞仲止有二人矣益貪論

議之多所以前後自相亂元李冶敬齋古今黈卷六
汪應辰字聖錫爲吏部尚書人稱玉山先生有論著欲作
唐書未成而卒論駁石林燕語甚工先公與之同庚在仕
路亦數往來與其兄養源善錫子遠字季路今在朝亦有
時譽宋韓淲澗泉日記上
葉少蘊文字有起伏曲折惜其行爲士人所貶爾宋韓淲澗泉日記
卷下
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政宣間事尊京曰魯公凡
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何也建炎
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
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石林葉夢得少蘊以妙年出蔡京之門靖康初守南京當
罷廢胡文定公安國以其才奏謂不當因蔡氏而棄之實
有文學詩似半山然石林詩話專主半山而陰抑蘇黃非
正論也南渡復位執政帥金陵卜居雪川福壽全備此詩
楮矣石嘗暨閻析木一聯佳取之秦檜之和雖萬世之下
知其非是後四句含胡說過無一毫忠義慷慨之意則猶
是黨蔡尊舒紹述之徒常態也元方回瀛奎律髓二十四
韓元吉萬象亭賦序紹興十有三年石林先生自建康留
鑰移帥長樂惟公以文章道學伯天下推其緒餘見於政
事時閭人歲饑餘盜且擾曾未一歲既懷且威倉廩羨贏

野無燧煙民飽而歌乃闢府治燕寢後築臺建亭盡攬四
山之勝宇曰萬象公時以宴閒臨之命賓客觴酒賦詩以
紀一時之盛某適以舊契之末獲拜公於庭知邦人之德
公公之能與共樂也退而爲之賦賦文澗甲乙稿一南

換字法也朱子語類
梵隆爲葉少蘊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
畫以隆爲龍眠嫡嗣元陸友研北雜志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
曾孫葉少蘊之壻直齋書錄解題經部春秋類

卷下終

贈言

茅園派裔孫德輝編撰

和葉甥少蘊內翰重開西湖見寄二首　晁冲之

使君重鑿西湖罷也復封詩寄我來洲上新題花島處苑中舊體柏梁臺風煙直覺鍾山近魚鳥渾疑澗水開揮翰玉堂還有日行春停騎且留杯

一麾偃蹇江湖去五馬侵尋觀闕來就日金坡通漢苑望雲玉澗斷蘇臺自迎樾立看時渡手種花行到處開笑語風流韓別駕莫令鸚鵡訴餘杯晁具茨集十一

和寄葉甥少蘊內翰見招

翰林赫奕今如此莫道人惟舊雨來龐老終身遠州府劉郎何面向春臺園宜杏子非時結溪澗梅花過日開兩地聲聞無百里相望一覆手中杯同上

次韻再答少蘊知府甥和四兄以道長句并見寄二首

錦袍昔是詩成得別墅今非棋賭來山蔚藍光交抱舍水桃花色合圍臺通人竹塢深深入謝客松扉遠遠開定與西湖爭勝負只應惟欠使君杯

塵埃自與青雲斷歲月誰令白髮來數口無歸同作客一春多病幾登一作望中臺常閑水上鷗從遠只老籠中鶴任開日日避愁無處脫直須到手不停杯同上

復和少蘊內翰甥兼謝伯蘊通判兄再贈

西湖波浪還佳色風物悲人老可驚游接竹林公對叔夢迷春色我思兄酒沾鸚鵡杯行盡詩傍蟾蜍研立成壯思不逢韓吏部高名誰伴謝宣城同上

復用韻

史奏德星今復聚鄉評月旦昔何驚潁川水望須公守荀氏家聲付此兄湖影寵魚同聚散棠陰燕雀半生成若爲修禊無絲竹古調新詩唱渭城同上

次韻夢得見示長篇　朱松

矬馴不因媒鴆暖自呼婦詩成桃李陰知是霹靂手簿書我亦厭丘壑渠自有郝憐支離疏飽食得薪樵俗夫嘗世味甘苦半噉嘔知公超然處心迹兩無垢愁陰老芳物蟲鳥故相誘浪蕊費收拾柔條可結採豈無我輩人一醉開笑口那知市門底客倦枕兩肘眼高可人稀命蹇亨運偶乎生願執鞭兒謂予小友細觀愷悌心宜在帝左右郤來塵埃中宋莫對五柳彀音藏鵠羽正待荊雞剖學政容窺譜問字當載酒虛名翻誤夢恐坐箕與斗言詩終不稱永槐賦瓊玖

久雨短句呈夢得

身閑書有味吏傲俗不親小窗據物表掃盡心眼塵令尹垂珠玉敲門喫行春作意向芳物吾車曾未巾愁陰入病骨鳩婦聲亦嗔冥冥三日雨桃李迹已陳空餘深枝間一青子新穠芳殿春晚猶堪慰佳辰酴醾曉妝靚芍藥醉臉勻日葬鷓鴣婿嫋風扈倒鄰鄰言當呼短舞抵掌回雙鬟年來得相從稍覺安沈淪豈不挂俗事察公極清眞眼中醉鄉路風味良獨醇流光不容玩尺璧何足珍漓俗亦可厭願言勤問津同上

次韻答夢得送荊公墨刻

相馬評書世未知要從風骨識權奇半山妙墨翻風雨尚有典型今復誰同上

次韻少蘊移竹於賈文元園二首時倅軍乃文元裔孫　蘇過

猗與丞相園中有歲寒根千夫屹冠劍坐閱雲來孫當年擁節旄雅志在淇園琅玕映城郭琴筑鳴潺湲春筍半出林橫鞭爭觸藩坐陵霜雪氣高壓桃李繁年來王子猷來乘刺史軒請分一畝陰自訪三家村賦詩屬公考益遺交情敦一雨飽生意莫嫌池水渾

我公經綸手胡爲試盤根忠言與嘉績有後期臧孫胸中五千卷三歲不窺園種德如川增源深自瀾游浚遽辭承明廬出備諸侯藩仁風被草木已覺棠陰繁此君況手植伴公讀書軒未須勞越吟寓目聊江村羣豪爭吐奇和詩相勸敦愧無嶸嶸句往繼火陸渾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蘊重開西湖唱詶之詩

鑿開北渚漲痕收倚杖波吞立鷺洲稍覺蒹葭相與永直疑汴泗看交流壽公且吸杯中月清水頻移鑑裏舟雖走蓬萊通帝籍邦人眞欲寇公留

危檣飛空舊奐輪澄光爽氣壓城闉下臨曲水山陰禊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掃蕪堙少陵有句眞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分鉏耰畢此生不須窮遠問君平黃粱正與夢俱熟環堵眞無纍欲清晚客强陪金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請纓斜川集　卷三

次韻少蘊二首

畫師安得老龍眠寫此西湖李郭船談塵生風看落屑詩壇餘勇戰空拳拍天春漲雲空濶夾岸桃蹊錦接連到處聚觀千萬口要公膏雨作豐年

雲間笑語雜鶯行山意波光兩浩茫老大讀書眞伯業歌呼狂客類平陽丹青遺構風流在尊酒題詩草木芳湛輩不須悲歲月羊公名與峴山長同上

和葉翰林送李從事

賞音眞兩難邂逅多契濶一朝間容刀三歲歌采葛古人抱修能初不露錐末誠令處囊中談笑堪式遏豈無識玉人顧恐鑠金奪遂令緇衣好歛迹裁自脫畫蛇杯已疏志鵠弓濾撥徒嗟湖海上髮白牙齒豁懷公劇梅林念至失焦渴臨風賦新謠憂思不可輟北山小集鈔

酬穎昌葉內翰見招

觸熱西遊泝濁波京華旅食謝經過年侵鏡裏今如此歌缺壺邊可奈何實閤遥知懸玉塵直廬應許到金坡唐孟浩然故事須公一節趨環召猶及昆明百步荷同上

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

四海無廬置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雁中東郭易成生草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張志和結廬東郭茨以生有松竹之句同上

葉少蘊出示鄭先覺閱駿圖爲作長歌　洪炎

丹青得名曹將軍畫馬已來無復人諸生韓幹受曹法絶足亦傳沙苑眞儒林望郎李公麟曹韓復生能與鄰心胸可納天西極紈素頻空冀北羣鄭生晚識李侯比自許筆端輕萬里山川初出大宛城翰墨猶沾渥注水汗血歊沙指顧間霧斂風鬚卷中起戲成十馬皆龍材前有飛黃後山子葉公好尚有祖風苦愛眞龍似畫龍千金不惜市駿骨睥睨神物秋豪中英雄嘗聞妾換馬意氣欲將詩換畫詩工畫妙兩奇崛谷量馬觀未論價公詩自是生駽騮恨公不身親李侯向來曹韓空白頭　西渡集

九月二十四日陪少蘊左轄飲朱氏林亭以朱行中寄其弟詩爲韻席上同賦　葛勝仲

蕭辰天宇澄雲物掃氛霏寒颸振飛翮策策裔聲中官散無町畦出若孤雲縱仰懷山中相隱居鄰二仲鴈言訪精舍連日食指動午坐烹茶龍夜飲燒燭鳳殷勤數唱我省煩慙閔貢美哉澄空堤松竹鎖巖洞怪石初平留嘉樹橐駝種山水有淸音招隱詩可誦初如扣淸角乍若聽幽弄窺臨已不惡況乃陪營從淸談冰霏屑圓機盤走汞淸寒逼吟魂不起梨雲夢半生了官事今假幸少空坐有第一流不飮宜自訟人生行樂耳急若奉漏甕東山恐不免哀職行登用槎通天衢升茅茹諸彙共惟有數奇人辛苦仍蒙左轄復次韻見寄復賦二首　丹陽集十六

四海吳興公嗜學屏塵霧妙齡儀天朝獻納言必中軒雲鵬升洋洋壑魚縱內庭大手筆班傅眞伯仲武庫富所藏砥柱矻不動骯髒妨居中大觀俄歸鳳歸來一邱壑彈冠謝王貢棄我懸雷山窈窕琦玕洞奇礓不待鼇桐竹已前種神伸賈長頭天扶孔獨誦衡霍縮地來林深聽幽弄軒池攬風月杖屨屏營從山貲自足了不待燒鉛汞斯文未應喪審象俄入夢巖廊翊元化告猷無日空上游倚韜鈐出聽秣陵訟方將膾劉闢行酒嬴萬甕急流泪勇退惟深閟神用行藏亦何常此道聖賢共終爲巖野霖且並茗

次韻葉夢得遊西奈山

秋林喜新霽裹飯山中遊遥指大夫橋閒汎野人舟追隨得勝客雅趣同滄州山路已清絶顯氣況蓐收亂石蹲狠羊蒼官聳髯蚪古寺亦何有森森瀟灑侯忘懷一笑粲更以大白浮翰林廊廟委席珍蘊天球如何問三徑更得尋一邱升高澄投足陟險眩迴眸洞庭四萬頃旁占錨腳□中有東西山千奴熟霜秋孤亭快寫望欲去更少休菟裘便可卜何必依先疇徘徊共懷古徂歲眞如流封侯昔此地顧余乃諸劉一朝失茅土窘急須人周雍門曲池歎事往將何求雲木餘參錯煙巖自深幽人生行樂耳愼勿曲

和少蘊石林谷草堂三首

寵辱循環厭宦情蓋頭茅屋手親營清泉橫道凝滋穴翠岫圍居似化城不擬身名炫俱泰且圖心迹遂雙清半庵間地如容我便却徜徉了一生

雲峰帶箭似伊川山溜甘于九隴泉離世未應多怨誹葆眞聊自樂虛緣漫郎擬酌窪尊酒逋客慚馳驛路煙敢請箸書詳勝致千秋萬歲遺人傳

妙年涉筆賦城蕪歲晚無歌擊唾壺曾是北扉稱內相桐川舊傳七里瀨洛宅仍誇八節灘樓聳橋橫墮波影未應能勝此山閒

北門學士居新北南渡使君家在中更有嬌雲兼健水吾邦從此冠玲瓏同上二

貌作圖豪氣年來除已盡元龍雅意卧江湖同上二十一

戊辰三月清明後三日見葉丈于石林承命與讌作古風一首

韓元吉

東風易陰晴一雨曉便止捨舟欣徐行烏鵲聲爲喜岩巖石林谷蒼翠間紅紫丈人厭調元玩意邱壑侯盛圖史千載發詞源一點詣眞理霞裙月中仙珠履天下士時從詩酒樂不負湖山美方瞳照玄髮眉壽端自此緬懷西湖春荆棘迷故里雨鬢看公遊玉節旋屢弭風塵三十載碌碌類餘子晚登載欣堂謦欬聞正始榆枋望天池奮迅思決起當謀白雲居敢援赤松比臨流整游觀三沐聊洗耳南澗甲乙稿一

次韻石林見貽絕句四首

遺事附

平日勳名步玉除碧油幢下見懸車定知他日平泉記不數當年種樹書

敢從州縣歎徒勞斗米眞成費束蒿一醉石林巖月下世問無復武陵桃

詩山白水對開簾佳句中邊勝蜜甜機杼由來千丈錦區區割截笑江淹

先生德業萬人雄尋尺猶收蠹下桐乞與朱絃弄流水坐聽巖壑起松風南澗甲乙稿六

葉少保挽詞六首

奧學餘家法宏材邁古風劃煩尊俎上禦侮笑談中勳業中興殿規模大駕宮公造建業行宮考制度甚備周漢衰聞父老泣遺愛

六州同

望賓諸公右文章百代師匡時存詔令謀國見丞疑易識悲麟意難追吐鳳辭公傳春秋而易未畢門生滿天下誰繼蔡邕碑伯喈作橋公碑

宦達平生早高年及引歸安車榮絳節黃髮遽衰衣未致生芻奠俄驚薤露晞孝心天地惻相望兩靈幃

精舍湖山外天開萬石林五車娛晚歲一壑遂初心激水穿巖竇栽花繞澗陰佳名端不朽揮淚記登臨

翰墨迺家舊吁嗟大父時追隨千里駕訓唱百篇詩小器慚非遠孤童誤見奇慇懃授簡意敢負昔年期公在閩中作萬象亭某爲之賦

遺事附

憶罷儀曹試登門語更清故懷如昨日一醉賞餘春佳句猶霑墨遺編竟掩塵公嘗序高烟雲變朝暮感慨獨傷神南澗甲乙稿三

與吳與薛士隆使君遊弁山石林先生故居

白蘋有嘉招蒼弁得勝踐會心不憚遠乘興恐失便籃輿
犯窮膩共作忍寒面淇蒙雲釀雪浩蕩風落雁松篁漸清
幽猿鶴或悲怨英英文章公作舍鎖葱蒨嶢峰俯前榮佳
木秀諸院窮搜發山骨林立侍談譏西巖踞熊虎東巖峙
屏案履綦故仿佛葢瓦已零亂經營三十年成毀一飛電
摩挲土花碧小立爲三嘆石湖居士集卷十三

范成大

得遠祖石林居士孔耳石題名拓本敬題

石高四尺許色黑水紋甚細正側有大小兩穴形如人
耳故名背近巔左行刻十八字曰少蘊無言慧覺道人
宣和癸卯四月辛亥同來無言者長興劉燾之字無言
善書而於石林公爲前輩今名居次當出其手癸卯爲
宣和五年卽公卜居卞山石林谷之歲葢此石本卞山
厓壁間物卜居時偕無言閒遊題記故有同來之語後
人見爲二公遺跡乃斲取藏之耳若癸亥雜誌所記玲
瓏山歸雲洞無言石林題名雖同在癸卯時固別是一
石也按陶宗儀遊志續編采石林公玉澗雜書記玲瓏山之遊在癸卯三月十六日同遊者尙有葛魯卿

葉廷琯

林彥振莫彥平三人

吾祖昔歸隱卜居蒼弁岑閒踪留片石古刻重兼金異代
蒐藏癖向藏長興丁氏今歸武林汪氏名家著錄心錢氏金石志皆載之　誦芬餘翠墨緬想舊巖林
事繼向禽跡人遊支許儔濡毫讓前輩蠟屐紀新遊避暑文跋尾阮氏兩浙金石志皆載之
應忘話避暑錄話多記山歸雲更待搜乖龍誰割耳猶幸
免封侯艮嶽奇峯封盤固侯者采之洞庭西山後爲金人輦去　槐花盦詩集

嚴遂成

訪葉石林與葛魯卿莫彥平夜游處
依然牛渚可揚舲采石青山不斷青今夜月明魚在水滄
無人影白蘋亭

浣溪沙 少蘊內翰同年寵速且出後堂并製歌詞侑觴卽席和韻二首 葛勝仲

今夜風光戀渚蘋欲教四角出車輪金釵離立座生春神女恍驚巫峽夢飛瓊原是閬風人詔封後院龍儒臣溪岸沉深屢汎蘋傾城容見此椎輪可憐虛度二年春暮暮來時騷客賦朝朝新處後庭人天留花日伴羣臣

又 少蘊內翰同年寵速遣妙隱簾吹笙因成一闋 葛勝仲

東道殷勤玉笋飛華鐙傾國擁珠璣玉奴嫌瘦玉環肥縹緲幸聞緩曲參差猶隔夏侯衣放開雲月出清輝臨江仙 與葉少蘊夢得上巳游法華山九曲池流杯 葛勝仲

小漾洪河分九曲飛泉環繞鄰鄰青蓮往事已成塵羽觴浮玉衾寶劍捧金人 絲綺且依流水調蓬蓬醮鼓催巡勝永和春

玉堂詞客是佳賓茂林修竹地大勝永和春

定風波 與葉少蘊陳經仲彥文燕駱駝橋二首

千疊雲山萬里流坐中碧落與鰲頭眞意見娛吾已領煙景不辭捧詔久汀洲 老去一官眞是慢溪岸獨餘此興未能收留與吳兒傳勝事長記赤闌橋上攬清秋

共喜清涼大火流一聲水調聽歌頭況是羞蛾兼粉領佳景謝公元不碍滄洲 平昔短槃眞太慢氣岸老來都向酒杯收雲水光中修禊事猶記轉頭不覺已三秋 丹陽詞

江城子 和德初燈夕詞次葉石林韻 毛幵

神仙樓觀梵王宮月當中望難窮坐聽三通譙鼓報籠銅還憶當年京輦舊車馬會五門東 華堂歌舞間笙鐘夕香濛度花風碎袖傳杯爭勸紫髯翁歸去不堪春夢斷煙雨曉亂山重 樵隱詞

又

倚牆高樹落驚禽小窗深夜沉沉酒醒燈昏人靜更愁霖惆悵行雲留不住攜手處卻分襟 悠悠風月兩關心擁孤衾恨難禁何況一春憔悴到于今最苦清宵無寐極思見夢也難尋 同上

水調歌頭　和石林韻　趙師俠

世態萬紛變人事亦何忙胸中素韜奇蘊匣劍豈能藏不向燕然紀績便與漁樵爭席擺脫是非鄉要地時難得閒處日偏長　志橫秋謀奪眾漫軒昂蠅頭蝸角微利爭校一豪芒幸有喬林修竹隨分好徜徉粗衣糲食何必計冠裳我已樂蕭散誰與共平章　坦庵詞

蝶戀花　次韻葉少蘊懷隱庵作　李彌遜

方壺小有人誰到底事春知早史君和氣粲如花更築百花深處駐春華　雲關遠枕茗溪淺未放歸懷展看殘紅紫綠陰斜鸞鳳干霄卻上玉皇家　筠谿詞

臨江仙　次韻葉少蘊惜春　趙師俠

試問花枝餘幾許捲簾細雨隨人風光猶忘苦吟身海棠渾怯冷爲我强留春　細聽惜花歌白雪不知醆面生塵吹開吹謝漫驚頻少陵眞有味愛酒覓南鄰　同上

清平樂　次韻葉少蘊和程進道梅花　李彌遜

斷橋缺月點點枝頭雪畫角吹殘聲未歇早是一年春別　壽陽弄粉成妝柔腸結結丁香可怕眞梅輕姤游蜂說與何妨

又　趙師俠

推愁何計車下忘乘墜日上南枝春有意已訝紅酥如綴　兒童緩整餘盃芒鞵午夜重來素面應增月冷眞香不遂風回

又　李彌遜

長紅小白何處尋梅格日日南山雲滿額暗老一分春色　廣平賦罷瑤香細原缺一字花蕊商量留得筆端雨露後來收拾羣芳二月始得此詞放于末章見意　同上

與葉左丞尺牘名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先生孫覿
承以蒙頭面壁爲日用固所望於公也某客江左始讀其
書顧雖昏憒不識其趣面一切世間蜂窠蟻垤之隘已可
笑也孫內翰尺牘注一

萬象亭賦有序
紹興十有三年石林先生自建康留鑰移帥長樂惟公
以文章道學伯天下推其緒餘見於政事時閩人歲饑
餘盜且擾曾未易歲既懷且威倉廩羨贏野無燧煙民
飽而歌乃闢府治燕寢後築臺建亭盡攬四山之勝字
曰萬象公時以燕閒臨之命賓客觴酒賦詩以紀一時
之盛某適以舊契之末獲拜公於庭知邦人之德公而
公之能與共樂也退而爲之賦其詞曰
石林先生治閩之初邦人詠歌延覽登眺臨城之阿面長
江之迴旋俯重巖之嵯峨翦凡草於荊杞發層臺之新基
收攬宇宙以萬象面目之先生曰天地之內所謂景物者
不可以既也方其交於吾前而其象無窮觸於吾心而其
意無窮惟達者可以道會而不可以知通矣斯亭也處於
戶庭重複之末而出于闔闓膠擾之中俯梯直上十尋倚
空窺井邑之鱗次張九衢之飛塵囂聲晝起人煙繽紛勸
絲竹之餘響郁椒蘭之清芬當其連山如環秀色四出林
巒鬱其映帶煙雲度而髣髴陰晴變態所獲非一極東南
而凝睇莽游目於窮髮海波蕩漾蛟龍驚獙朝日之初
升數山川於異域颶風角於天際卷千帆之飄忽或一瞬
而千里或窮年於咫尺瞻雲鵬之獨運哀斥鷃之短翼天
池倏其九萬羌決起於蒿蓬白鷗去而西飛澹長煙之遠
沒田疇俯見禾黍如績耕夫耦而長謠牛馬散於沙磧餘

霞被於林杪明月皎其東壁掛北斗於欄楯瀉銀漢於雉
堞披風露之冷爽想飛僊之來接聽雞犬於雲中奏笙簧
之激越歎嘉賓之奚盡雖妙意其莫述惟吾興之所寓與
彼物而相得故可以追閒風之遊而謝華胥之國也客有
聞而歎曰嗟嗟先生百代之英玉堂金馬載斐厥聲厭帝
所之鈞天斂光芒於一藩而餘風所被尤足以息潢池之
盜而慶高廩之豐年矣夫此邦之形勢最於八州繚周垣
其百里渺澄瀾而爲溝三峰峙而鼎足葢有類夫蓬萊與
瀛洲自無諸迄今千有餘載中更王氏窮侈自泰異時離
宮別館乘山臨海而今之所存大則浮屠老氏之室小則
公卿大夫之廬鳴鐘相聞擇勝以居飛欄危榭往往而在

倚巖壑之幽清醫松檜其映藹雖一班之或見曾未若斯
之宏大碧油畫戟來藩此府往賢近臣葢已百數慨登臨
之遺迹咸褊陋而無取獨先生至而有之舞山光於簾幙
馮地勢之襟帶雜支離之萬種爛錦幄其施施薦酥酪於
樽俎剝珍錯之螺貝發角徵之清唱挽行雲於天外使邦
人聚觀白首驚拜豈吾先生浩然之氣六合爲隘蟠萬象
於胸中耿星辰而不昧遇至美而一發借佳名以自快而
振物之來適際其會彼千古而莫識信一時之有待者耶
於是先生聞之矍然而笑衆賓避席迭起爲壽

代賀葉觀文致仕啟 夢得

伏審抗章謝事歸印綬于殊庭優詔頒恩賜節旄於重鎮
凡此受知之舊悉高易退之風竊以臣之事君嘗有之累上之待下亦舊貪賢之心葢去就之際爲難而榮辱之機可畏唐之劉柳文章雖顯而道德無以過人漢之金張富貴無涯而功名不足葢世至於有文章而濟以道德處富貴而全其功名優游耆艾之年終始明哲之義指日月以告老視軒裳如儻來非公而誰誠古未見恭惟致政太尉躬持一節歷事四朝妙齡獨步于禁林晚歲入司于丞轄從容廟堂之論據經術而有餘密勿蕃宣之勞飾吏事而彌邵風采振秦淮之上威聲播閩粵之間勳庸履書

之勝茲爲稱禮何遽引年老成重于典型士實不忍其去
忠信勸以厚祿上方有寵其行載惟譽望之隆久著登庸
之峻雖孔殘未覺衰老不爲南省之留然裴公繫於安危
難緩北門之拜願少安於燕息當遂慶于來歸某猥以諸
生嘗叨下客鉛刀一割未忘爐冶之收廣厦千間已庇蜉蝣之賜尚俟槐庭之正位庶霑材館之後塵

祭葉少保文

嗚呼天乎而爵公乎典型其不可見而後生者卒無師乎
天之生材勿畀其全有能全之其用則愆或幾于用而喬
其年茲世大患從古以然惟公之材可謂全矣雖有智者

莫得其器貫穿六經馳騁百氏談笑千言落筆萬字時取其餘施于政事妙齡秀發獨步當世遂以文鳴入裁帝制羣凶在朝公不說隨晚遂中興丞轄是司歷殿大邦有仁有威隱然江淮聲譽四馳閫盜俶擾尺箠笞之公問不留山林是思歸奉祠營年旣七十挂冠之請靡俟終日上心嘉公賜以旌節子孫滿前丘壑自佚優游福壽數指可屈凡世所思公無其一今蓋棺其何憾而天下猶且痛惜豈公之材雖用而不久於廟堂公之年雖高而不及於百歲徒令多士誦其文章四夷想其風采時無老成邦國珍瘁則孰不問風而咨嗟過車而墮淚某早以大父之契登公之門無尺寸之長而猥蒙國士之待有通家之舊而不趨

子弟之親訓誘之詛敢或不遵曾數月之不見遂俯仰於千春此其所以呼天自悼而一哀有倍于衆人也 南澗甲乙稿六

譜序

忠毅公集卷二

光緒甲辰集虛草堂校栞張文運樓

邑後學馬其昶纂

公姓左氏諱光斗字共之一字遺直號浮邱又號蒼嶼南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其先由涇縣徙潛山洪武初遷居桐城橫埠河五傳至松坡公麒以俠聞邑中蘆課重民多逋欠繫獄憫而代輸不足則借貸仍不足則鬻產明年官追課如前乃謀額減課上書闕下誓以死爲民請命抵闕前一日家僮左恩竊疏上之恩死於交戟之下麒蒙召見允奏減課額十之三著爲例邑人德之是爲公會祖也祖諱軫父諱出穎號碧衢皆以公貴封中議大夫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章氏母周氏皆封蔡人追贈夫人碧衢公潛脩力學以行誼高鄉里生子九人公次居五時有九龍之目孫及曾孫百有餘人子姓之盛一時無比見桐城縣志及左氏家譜

明神宗萬歷三年乙亥秋九月九日丑時公生於桐城縣東鄉之居宅蕭敬孚先生穆曰宅名大朱莊至今老屋尚有存者始誕紅光繞舍隣人望之以爲火災救輒無有如是者再封公以是時月宿在斗故因以命名焉見公曾孫宰原編年譜後凡不載所出者皆是

八年庚辰公六歲始就塾公生而岐嶷讀書過目數十行無所留滯同館有侮之者緘寸楮訴於師已井井成文開取同學課藝點閱封公竊見以爲妄視之無誤心器之而終謂非穉子所宜語其師曰吾先世多隱德後有達者其在此兒乎但虞一躍冶便元氣盡矣向後須尋過誤扑繩之此究竟受用也

十一年癸未公九歲能屬文時大饑家人食粥因作粥賦又嘗隨封公課耕封公命試作破題卽對曰播厥百穀王道之始也

十六年戊子公十四歲窗前生麥一莖三穗作瑞麥賦上太守趙公祖壽趙戲曰此麥北方常有公應聲曰北常有則常南不常有則瑞矣太守聳然異之

二十一年癸巳公十九歲應縣試時黎公遒炤已奉行取猶領試事拔冠其曾及院試復被黜徐太守民式爲力爭之督學乃搜所落卷亦稱奇而惜其留艮焉

二十二年甲午公二十歲館於戴公完宅與其諸子若孫下帷三年脹脹有得公少豪邁負氣好賦奇書不計直聚書數千卷獨喜觀古節俠諸傳記中夜臨臥輒朗誦一過以爲常既而翻然求程朱之學以自勉曰是可以安身立命也見左氏家傳

二十四年丙申公二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督學爲陳公子貞稱公之文爽氣清健自後試輒高等公自言生平無時文之嗜古文正不欲作碎瑣之學自家邱明及子長昭明選莊蘇外亦無雜嗜云見與人書

二十五年丁酉公二十三歲娶周氏夫人夫人爲公母黨周公諱時與字起吾之女時年十八克脩婦道鄉里稱之封公延師課子竭力以供束脩家益落公乃發憤督課諸弟並遜收生徒以資筆墨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惟三六九日見諸弟各成一藝便欣然忘寢又嘗自謂一身前擔四兄後擔四弟何以釋然

而無憾乎

二十八年庚子公二十六歲舉南直應天鄉試第十一名房師爲浮梁陳公大綬初謁勉之自樹卻紅柬不受謂今日行事之儉卽異日居官之清不從此立定腳跟便無措手處公奉教唯唯益圖所以自勵焉公一日與諸弟飲隣家夜歸見屋上大光燭天知有喜慶事秋果與戴公兩孫同榜初封公讀史嘗手輯漢宋黨禍成書名曰讀史拾餘至是公初第卽舉以授之雲間陳子龍夏允彝讀而歎其絕識以爲此諸子忠孝之所自出也見桐城志及家譜

二十九年辛丑公二十七歲會試不第歸里

三十二年甲辰公三十歲會試不第公兩下第歸益以課諸弟爲業館穀衣履或貧甚不給則周夫人下簪釵佐之封公及太夫人每謂諸子何以無負兄嫂也其後諸弟試輒蹶往返蹈蹬類公少時進試日公必衣冠焚香拜家廟中雖遠不廢

三十三年乙巳公三十一歲周夫人卒

三十四年丙午公三十二歲繼娶戴氏夫人夫人爲戴公完孫女桐城志戴完字仲脩嘉靖甲辰進士官刑部郎時獄多冀其私謁竟不往會同部郎張孙劾嵩枝戍嵩偵其疏與完合草遂出補貴州簽事父諱君祐時年二十一貧士鄉往路矣

賢淑與周夫人同自公起家行人歷僉院夫人皆侍親家居視膳問寢無閒見桐城志

十月長子國柱生

桐城志國柱字子正號碩人崇禎己卯副榜官浙江武康縣知縣甲申挂冠歸隱與諸弟皆以學行著稱號龍眠四傑鄒公維璉撰墓表云長子國柱就試公致書縣令求勿前置曰稱子居老成先吾弗安且斷

三十五年丁未公三十三歲春登王士俊榜進士第十一名房師爲李公允昌殿試三甲九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十月拜內閣中書舍人公署聯於堂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嘗與張公懷卿書云某十月例得中翰職此官頗閒而冷閒可藏拙冷則吾素也引分營職可幸無戾又答同鄉廷尉方魯岳書曰人臣精白乃心靖共爾位何官不可致身豈必金馬

纔堪託足哉觀此二書公之居官立身已可概見矣
三十六年戊申公三十四歲奉差封益府過里省覲值
邑中大水族人嗷嗷封公愀然不懌公乃稱貸買麥
賑三黨老弱更倡義盡策與邑令同心拯救多賴保
聚
三十九年辛亥公三十七歲奉差祭葬奉新蔡太宰國
珍公兩奉使絕饋遺不入是歲邑中復大水羅麥設
賑如前或謂非窮官所辦公愀然曰不記十六七年
游饑乎吾父穉蓑荒洲母嚙指數米薄粥不充兒女
皆菜色而親屬尚待舉火死爲具棺殮無怠容豈吾

有一官而反難之言者謝不敏　公外舅周公家故
饒無子晚年娶妾更遣去五月而生子乃贖之歸周
歿族人覬覦之搆獄以半產陷公公曰伐國不問仁
人此言何爲來哉力白之當事尺寸悉入印册付遺
孤岐更延師教讀成立之後督師史公可法薦爲監
軍道僉事相城志周岐字農父著名復社明史史可
法傳崇禎十七年遵義知府何剛上書言
練兵事四薦幾塘進士就素
允桐城諸生周岐帝雅其言
四十年壬子公三十八歲娶側室袁宜人宜人爲襲敬
生員袁孟新女年十四侍公有中饋才從公於官經理內外無不
當公被逮流宜人年二十七自經以家人救不死時
生賊二萬薄田盧不足復擊西杜等於徐幾寒患難
之中師事尚書惟宜人能紓是苦後門親炊汲

四德者　公自通籍後務接引人材兼善風鑑凡所題品往往奇中家居時與司農方公友善方招飲有子八歲侍蕭敬孚先生旦司農方公卽方大文卽詩人塗山先生也公問讀其子方文卽詩人塗山先生也公問讀何書對曰讀杜詩曰能誦秋興乎對曰能請賜卮酒每歌一篇傾一卮酒音節慷慨公有感於懷掀髯起舞遂約婚姻孫大司馬晉兒時微賤持杯而出遇公於途卻避出語驚人公下輿摩其頂問持杯何爲曰買油夜讀耳曰爾能爲文乎曰能公命題試之奇其文遂以兄子妻之見吳先生詩畫溪逸語

四十四年丙辰公四十二歲五月次子國棟生　桐城志國棟字

四十五年丁巳公四十三歲二月三子國林生　桐城志國林字

子忠號鶴巖順治乙酉舉人官河閒府丞

四十七年己未公四十五歲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封公寓書詔之曰吾始祖載國公當隋之亂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自唐迄今廟祀不絕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公者忠憤激烈魯連抗東海留侯椎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翼而飛履險益壯況御史藉天子之寵靈以澄察抨刺爲任者哉太古久遠之事吾不能知韓范富歐亦人子也汝其勉之公既雅稔庭

江湖里人私謚爲和節先生

訓至是益自發攄思所以承親志者見董文敏撰封公八十壽序及高汝栻皇明績紀三朝法傳錄　是時北闕新破東事起天子怠荒不視朝者三十餘年公入告之初卽上疏曰臣惟今日之事遑安則天下安遑危則天下危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御朝則天下危早御朝則救天下之全遲御朝則救天下之半若終不御朝則終無救而已矣歷數在躬厥惟天子有爲子三十餘年不見父母者乎二祖八宗憑依陛下有爲子若孫三十餘年不見祖宗者乎人主天也羣臣萬物也有萬物三十餘年不見天日者乎此必有物以爲之祟將在內廷耶在外廷耶在外廷則不當有此臣子在內廷則陛下奈何甘受其祟而不悟也哉疏三上皆不省其和按神宗本紀二十七年九月百官伏闕請視朝行政不報

四十八年庚申是年自八月一日爲泰昌元年　公四十六歲二月四子國材生　桐城志國材字子厚號越巢諸生有盛名馬阮並用脩三朝要典國材請闕上大逆誉進欺蔑君父頓翻前案三揭眾成稿忠毅有子云其和案吳應箕傳阮大鋮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　大學士方從哲獨留中得與公上疏論之其和按方從哲傳請補閣臣疏十上乃簡用史繼偕沈淮疏仍留中國職業廢弛上年冬會推閣臣禮部侍郎何宗彥不

寢不下御史張新劾從哲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誅殺中左光斗等亦交章擊之何宗彥傳宗彥清脩有執時望甚隆十二月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彥獨吏科張延登不署名遂不及與旋乞假去御史薛敷政論敷中左光斗等交章詆之　皇后崩禮臣孫如游未請敕徑賚批文訃告公上疏糾正未幾孫由中旨入閣公復論之（其史按神宗本紀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葬定陵三年七月葬孫如游傳十七年葬者明年八月也十月入閣孫如游傳十九年命以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天啟元年如游十四疏乞去）人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即自領至京公以嘉善智昏識短自有東事以來所誤非一事非一日今復召外兵恐蹈漢何進故智遂特疏糾之　巡視中城捕治輦下震悚銓寘爲之一清　兼管西北城有坊官奉要人意當暑繫二人獄絕其食數日公立釋之得不死　欽差直隸印馬屯田監察御史公到官上言方今東事正興餉無所出國家倚漕東南不可恃而京以東畿以南兩河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高者爲茂草低者爲沮洳豈盡其地不可墾哉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則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四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閘議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宮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後鄒公元標還朝過津門詫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爲何物今徧地耶左公力也（其祕按明史河渠志大致元年得史左光斗用汪應蛟策復天津屯田命御史巡視象管理屯田水利明年巡按御史張慎言自枚河而西靜海興濟之間萬頃沃壤河之東何有鹽水沽等處爲畜廢之田惜皆蕪廢今觀象開寇家口以南田三千餘畝潛溝植疏濬之方皆具而有法人何憚而不爲因陳開種種五法章下所司命太僕寺董率營卒及天津三由海屯田規畫數年開井十八萬畝積穀無算戚潛虞左忠毅公傳公親行阡陌督官吏教民種植桑麻蒙詰彷彿江南及公去後至者漫不爲意由是田復荒不墾

又按公答吳伯與書曰弟屯田數月耳而水利之行十三四此二國者何難於西家亦聊以水利之事自可行留不遠之則以破非常之擾是不俟之本懷也近亦試通行荼普開宗不俟喜其行而復寢行之不得其人管不行也所以廢無它奈有治法無治人公蓋早慮及之良可歎也路逆瑞魏忠賢劉朝等矯東宮令旨索世廟戚畹絕莊脅以必從公封還不啟曰尺土皆殿下有御史奉命巡田安敢私授瑞憤而去復說巨璫陳登奪十三場子粒公特疏糾之得旨鐲除自是諸奄始側目公矣

神宗疾不食且半月太子未得見兵部給事中楊公漣偕公等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公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楊公亦謂從哲當宿

閤中復以無故事辭越二日從哲始率羣臣入問及
帝疾亟太子尙躊躇宮門外公與楊公遣人語東宮
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簪
藥侍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　八月
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是時鄭貴妃據乾清宮與
帝所寵李選侍相結邀卦皇太后皇后帝外家王郭
二戚畹偏謁朝臣泣愬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鄭
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帝果趣禮部
封貴妃皇太后楊公與公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
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移慈甯以上二條見楊漣傳　時遼東

荒旱赤地千里公請急截漕二十萬石並發帑銀二
十萬兩置買花布解赴遼東給散有急救遼東饑寒
疏其冠按光宗本紀七月神宗葬丁酉太子遵遺詔發帑金百萬犒遼東將士命御史巡撫遼東觀公疏內有皇上卻極發帑金百萬以及新撫臣未庶奈何能辦此之語則此疏當爲泰昌元年八月上遵遺詔於天啟三年誤時應泰已爲經略於元年三月死於遼陽　九
月朔光宗崩公以臺臣預顧命時李選侍據乾清宮
與心腹閹魏忠賢謀挾皇長子自重內臣王安發其
謀於楊公漣紿選侍抱皇長子出大學士劉一燝等
遂奉駕入慈慶宮擇初六日登極廷臣慮不測請改
期言登極則人心安楊公曰安不安不在登極早暮
在處之得宜議遂定出迎公公責楊誤大事唾其面
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楊公爲竦然乃與公從
周公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
公上疏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
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既非嫡
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退居慈慶不得守
几筵行大禮名分乖舛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
德於殿下無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
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
公孤卿貳何慮乏人何須乳哺而褓負之哉況睿哲

初開正不宜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
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
清然後進慈慶得公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
公公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
選侍益怒遼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
其牋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公乃免冠黃忠端公損神道碑云楊公疏先上選侍不爲動及公疏入乃益怒急遣中使召公公立廡下簷門鑰付楊公曰斗命盡於此選侍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螭頭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別殿選侍既移噦鸞帝所
以奉養之者甚備而其宮奴劉逊等以盜寶繫獄詞

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御史賈繼春首發難排移宮非是而公亦上疏述移宮事言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固當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帝立誅逐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淩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公與楊公協心建議排闥奴扶沖主宸極獲正二公之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見明史本傳及楊漣傳宮官王安傳

廷議枚卜公上請復神宗之舊制以光枚卜之盛典疏先是六月內奉上諭會推閣臣時有禮部侍郎何宗彥未推士論惋惜公因上疏請諭閣臣愛惜人材以塞天下之望至是何公始得與枚卜　光宗年號未定詔廷臣共議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歷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公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歷以後爲泰昌議遂定見本傳

十月覃恩勅封公父文林郎母孺人　是年又上憤辱徒有空言雪恥未見實事疏

附記移宮始末

八月初一日丙午泰昌卽位是爲光宗先大王父與諸臣侍班近瞻天顏無病容也初四日上不豫長安喧傳某日鄭貴妃進紅八人上遂疾初六日廷議枚卜先大王父有請復謚宗之舊制以光枚卜之盛典疏初八日上病甚宗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神色委頓時鄭貴妃侍側一聞此奏以下利劑上及之若非天心轉圜周禍不測矣君無前旨未見卽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

王二皇親獨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二中問安出謂上病勢必不起文昇藥故鄭與李交甚固日在帝左右一圖封太后共洩皇長子附己看承包藏禍心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於股掌之中諸宮侍俱不得近並皇長子時亦向人泣謂父皇素健甚今被諸奴捉弄如此奈何諸臣問其語憂甚而上果趣禮部封鄭貴妃爲皇貴妃李選侍太后一圖封太后之姪與楊公連並與會議乃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封太后一圖封太后父與楊公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兵科楊公署禮科擬旨封貴妃爲皇太后是日邀百官備述選侍淩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公與楊公協心建議排闥奴扶沖主宸極獲正二公之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見明史本傳及楊漣傳宮官王安傳

此奈何諸臣問其語憂甚而上果趣禮部封鄭貴妃姪封太后父與楊公連並與會議乃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封太后一圖封太后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兵科楊公署禮科擬旨封貴妃爲皇太后是日邀百官備述選侍淩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公與楊公協心建議排闥奴扶沖主宸極獲正二公之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見明史本傳及楊漣傳宮官王安傳

昭班身盡瘁勞不能
錄罪權臣鄭宗之
傳錦衣高大有膂
上久不召諸臣
新帳殿一線
等盡心目注久之
四月始愈登極後
藥未效陽君方在
何日上曰狀俟令其
在聯前說甚切
事已前決
如說自是
多供侍久困
又請上須
日醫藥上
上俟視久之曰宮中
言之皇長子曰宮中
邊聞說二十六日
洪二十九日再召見上
鄭等爲默盡心
共勉之又曰
念及此名相
暨皇長子
人扶子從上前
當設酒復
多多益辦
佰接之曰
不遵命卻著
指皇長子
請臣酒飯
上已疾甚
幾祖宗社稷之
但還侍形狀
出傳
李可
夜遂崩
至宮門
矣是時
俱在商議
生母無
子馬一
共勉之又曰疾雖危殆宮中安在諸臣對曰聖壽無疆何
念及此名相慰安使咽不能語遂肯解帳中一小
暨皇長子扶自不應忽一紅衣婦
人扶子從上前扶自不應忽一紅衣婦
人扶子從上前扶自不應忽一紅衣婦
人扶子從上前

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二日
日封諸臣與先帝事則不
侯之因議登極日場有欲
本日午時者並各罰名位
臺臣願進曰今日是太平
無嬉應之嬉遊長子之勿
表箋未上或受朝書之
成服畢羣臣上表受朝書
畢羣臣疑作太平時事
臥起者或言祖慢重喪與
見楊公呼中官宋某令奏
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先已
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
急中外人心奏入皇長子
小驗未畢仍照舊擇吉行
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

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
公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
早暮處之安朝委衷何
後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
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
豈容遲疑作太平時事
卽今夜誰與皇長子同
呼中官宋某令奏與儀
宋曰小主少說話一是遠

諭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
行禮嵩呼禮亦可乃停未及
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楊公
朝服諸臣各愛形怒色先
責楊公誤大事直唾其面
極詬有不潰汝死內足食
言矣手字屬鍊衣駱思恭
內外出入而又不行多爲
領略意中事先大王父與
以遷侍無恩德之故及
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
請移宮公疏先大王父具有
初三日李遷侍震怒摘先
大王父單疏初二日疏上

臣垂簾處分是時李遷侍
賢劉朝等爲腹心左右前後
又使其黨李進忠劉遷等
章奏悉先呈遷侍省覽當等
動及見先大王父疏乃大
左御史宣入遷侍不爲日
非天子召不敢奉若何
子至乾清宮議之皇長子
不肯往使使取疏視之

以爲善遂發閣臣票擬初四日奉
了冊封事旣云尊卑異稱部再
時旣得旨而遷侍駁李進忠必欲
宮漢王稱無加字史重遣等語
臣候駕閣禮加字史進忠必
遷侍移宮西中使答曰毋妄言請至
爲何要帝宮分住李娘娘急甚今日
同居並欲問左祖史武氏之言如何
日不出方曰卽在東宮住亦無害楊公
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也明日爲
不移宮而猶退居太子之宮世間豈
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

聖母在此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
而抗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皇太子
受其撫育耶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
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應宗靈夫死亦
何人者而敢爲此說如此時諸璫中有
先帝舊寵亦是顧命之楊公曰諸侍屬
臣受先帝顧命先帝自欲先顧其子
嫡之理試請遷侍於九廟前質之汝豈有先顧其
帝祿者是食李鄭二家祿者能殺我耶
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毋挾先帝一
抗先帝六尺之孤闖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
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耳時一璫嘉謨助之盡
詞色俱厲徹宮中皇長子遣內官諭楊公出卽
令移宮而李遷侍始於是日移宮居仁壽殿是

日先大王父具有登極必用詔書詔書
年號小楊　父初六日熹宗御極是日上
宮矣　先是李進忠諂承應庫銀兩而其黨劉遷
劉朝田詔等並以盜寶藏被緝至是下錦衣衛問

上嘗內閣謂帝不當薄待庶母先大王父曰宮未移當思所以安皇上宮既移又當思所以安遜侍於是上仁義兼盡一統盡矣後之侍氣淩聖母成疾扁上乃宣諭曰朕幼沖時選使侍終天抱恨既殿扁聖母復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臬考疾篤選侍夜差李進忠劉遜等將朕不自安輒居慈慶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立法有每日章奏先呈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立法有此規制否臬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遜侍阻朕於堧閒司禮監同請選侍許而復衛又使李進忠請回再三朕至乾清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命進忠來奉扯朕衣卿等覩見當時景象安乎不安乎當避宮乎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朝見遜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宮皆所親見遜侍畢恭送梓宮於仁智殿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此等聖諭蓋召方前面發因方相公從哲言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於乾清宮待李選侍有仇諭下繼春必欲出而道中使追奪既出而不通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謀實事不特熹宗上賓後宮互爲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闈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藥之間舉朝寶有隱賊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爲閣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議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保護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憫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姦人逆謀反以移宮爲人情洶懼先大王父與楊公協心建議率能排閹奴扶沖主俾宸極獲正宮府晏然者皆兩公力也

按明萬歷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繼立一月之間號令三變考之前古未嘗有也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洶懼內則鄭貴妃李選侍蟠踞乾清宮要封太后皇后陰謀垂簾外倚逆璫魏忠賢李進忠劉朝等爲腹心引用私人晰買賤玉把持朝政蓋女戎也與閣寺交搆而沖主子然孤危矣先是光宗母王才人死於李選侍手鄭與李蓋兩世母仇隙無忌憚而魏忠賢等專擅日久懼爲正臣所制益肆思結連後宮互爲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闈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藥之間舉朝寶有隱賊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爲閣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議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保護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憫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姦人逆謀反以移宮爲人情洶懼先大王父與楊公協心建議率能排閹奴扶沖主俾宸極獲正宮府晏然者皆兩公力也

文暴其過惡上親言朕用是得罪去而浮議始息與李選侍有仇諭下繼春必欲出而道中使追奪既出而不通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謀實事不特熹宗上賓後宮互爲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闈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藥之間舉朝寶有隱賊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爲閣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議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保護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憫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姦人逆謀反以移宮爲人情洶懼先大王父與楊公協心建議率能排閹奴扶沖主俾宸極獲正宮府晏然者皆兩公力也

安乎不安乎安乎當避宮乎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朝見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宮皆所親見遜侍畢恭送梓宮於仁智殿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此等聖諭蓋召方前面發因方相公從哲言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於乾清宮待李選侍有仇諭下繼春必欲出而道中使追奪既出而不通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謀實事不特熹宗上賓後宮互爲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闈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藥之間舉朝寶有隱賊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爲閣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議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保護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憫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姦人逆謀反以移宮爲

通王安罪案且假借封疆坐以賂致成文言之獄而忠臣一網盡矣後之君子讀其書論其世未嘗不爲之吞嗟而流涕況子孫乎孝每閱家乘稽移宮始末具奏之旨當時羣臣聞見不遠事多遺漏如光宗之賓天始以進女鄭以泄藥又繼以紅丸乃部疏及紅丸矣而遺文昇進女至李選侍一案全在不欲封貴妃而封貴妃而封后又在抗留熹宗不使出既出而道中使追奪既文昇會奏及文昇矣而文昇在文華殿而猶傳諭云如何不通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謀實事不特熹宗上賓後宮互爲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闈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藥之間舉朝寶有隱賊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爲閣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議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保護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憫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姦人逆謀反以移宮爲人情洶懼先大王父與楊公協心建議率能排閹奴扶沖主俾宸極獲正宮府晏然者皆兩公力也

按明萬歷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繼立一月之間號令三變考之前古未嘗有也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洶懼內則鄭貴妃李選侍蟠踞乾清宮要封太后皇后陰謀垂簾外倚逆璫魏忠賢李進忠劉朝等爲腹心引用私人晰買賤玉把持朝政蓋女戎也與閣寺交搆而沖主子然孤危矣先是光宗母王才人死於李選侍手鄭與李蓋兩世母仇隙無忌憚而魏忠賢等專擅日久懼爲正臣所制益肆思結連後宮互爲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闈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藥之間舉朝寶有隱賊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爲閣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議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保護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憫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姦人逆謀反以移宮爲

通王安罪案且假借封疆坐以賂致成文言之獄而忠臣一網盡矣後之君子讀其書論其世未嘗不爲之吞嗟而流涕況子孫乎孝每閱家乘稽移宮始末具奏之旨當時羣臣聞見不遠事多遺漏如光宗之賓天始以進女鄭以泄藥又繼以紅丸乃部疏及紅丸矣而遺文昇進女至李選侍一案全在不欲封貴妃而封貴妃而封后又在抗留熹宗不使出既出而道中使追奪既文昇會奏及文昇矣而文昇在文華殿而猶傳諭云如何不通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謀實事不特熹宗上賓後宮互爲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闈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藥之間舉朝寶有隱賊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爲閣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議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保護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憫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姦人逆謀反以移宮爲人情洶懼先大王父與楊公協心建議率能排閹奴扶沖主俾宸極獲正宮府晏然者皆兩公力也

按明萬歷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繼立一月之間號令三變考之前古未嘗有也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洶懼內則鄭貴妃李選侍蟠踞乾清宮要封太后皇后陰謀垂簾外倚逆璫魏忠賢李進忠劉朝等爲腹心引用私人晰買賤玉把持朝政蓋女戎也與閣寺交搆而沖主子然孤危矣先是光宗母王才人死於李選侍手鄭與李蓋兩世母仇隙無忌憚而魏忠賢等專擅日久懼爲正臣所制益肆思結連後宮互爲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闈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藥之間舉朝寶有隱賊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爲閣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議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保護主獲正皇極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憫仁至義盡內外咸安可不謂姦人逆謀反以移宮爲

左忠毅公年譜定本卷上終

天啟元年辛酉公四十七歲三月巡按直隸兼提督學政公在畿輔力杜請寄識鑑如神衡文之暇惟以道義名節與經世濟人之略與多士相切劘焉（見葉表公校閱文藝必親必潤或削以少佐公曰吾未遑時習知其昔貧士進院一番作館方有生色今忍忘耶）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見方望溪先生文集史公幼貧賤奉其父母居於窮巷以童子試見公公奇之曰子異人也他日名位當在吾上因召之讀書邸第而時時餽遺其父母貲用（見戴滄虛文集）史公在署數年公親教之學每夜半休暇輒就史公評論書史酒酣雄辨以國士目之（見畫溪逸語又云公按臨順天拔史公第一幕客皆不通其文及來謁史公貌陋客愈鄙之公笑曰此非君等所知一日史公與左公子輩竊公衣冠試之身公自外至史公倉皇聽公曰子他日國家杜稷臣於去年三月馬石翁服不足以辱子但數科未得售耳已而果然）

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公抗疏爭之初熊巡撫遼東以剛愎府人怨公時時規諷之熊不悅至是熊不

平公嘗謂同縣倪太僕應眷曰熊公才傻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可也今以之恢復豈不殆哉未幾熊與巡撫王化貞失和化貞敗走與熊俱入關並下獄又有欲專坐熊以迴邊者公曰祇還應得之罪足矣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別意當無他耳（其祠按熊廷弼字遼陽玫江秉謙追言廷弼功帝乃起廷弼於家舊傳天啟元年遼陽陷經略王在晉逮治前劾廷弼者駁應嘉等三秩復詔起廷弼經略薊遼）譜誤爲三年事

上天步甚艱天心甚摯乞以憂危興大業

疏（其祠按疏中嘉謨之成遵與東瞽相詹事張氏）

宗太紀天啟元年夏四月癸巳皇后張氏崩上主

臣克艱以固金甌疏（其祠按神宗本紀四十六年夏大清兵克撫順明總兵張承蔭副將賀世賢等死之）

啟元年嘉謨求退忠賢矯旨許之故疏中有東方之事三年以來不爲不久又有周嘉謨風負時望銓印

塵封之語

上專設援遼事例疏（其祠按公於四十八年冬發爲官五十餘人）

二年壬戌公四十八歲二月孫公承宗入閣公上言既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用請特命承宗兼掌本兵事有平章樞密並急疏（其祠按熹宗本紀二年二月戊寅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三月上姦相內監外戚典兵已丑兼理兵部事

疏（其祠按周朝瑞傳朝瑞借給事卿史惠世揚左光等極論大學士沈淮結中官緣兵爲羽翮之蝟公於三年秋請召還文震孟孟淳亦言臣於去年三月所上無疑舊譜誤列於四年攷熹宗本紀沈淮爲二年三月丙午監典兵外戚一疏參劾沈淮劉朝鄭養性是此典兵事有平章樞密並急疏（其祠按熹宗本紀二年二月戊寅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天啟元年秋七月入閩二年七月卽已致仕歸途年卒無綠至四年復有劾淮疏也

公既

由屯牧改學差復奏請設屯學以爲零星開墾其制不能久欲闢永久之利莫若開功名之途國家衞有學是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是商之子得爲士今誠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俾火耕水耨之子亦得與圜橋觀聽之榮其法使人自爲屯先授田百畝給以武生衣巾使之且耕且讀且射寄學之後文藝有長力田有加者收之庠業益進士益闢者卽就田之入餉之南方富室子弟不得志於有司者必走如鶩南人導北北復踵南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且以屯占籍士子世守其業國家卽世收其利較鬻爵納粟如日中而市者於計孰便請視衞學運學例一體舉行得旨俞允屯學之興自此始其初按食貨志熹宗之世巡按張愼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屯田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道副僉大興水田之利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爲武生給田百畝　又於涿州置水田數百頃以贍貧生併通給鄉試諸生卷資著爲例　公又念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而疆場多故期得兼資奇偉者養之庠序之中每行部輒較諸生射頗經武淵源於學宮一時操觚之士咸能挽強命中畿輔閒翁然向風嗣白蓮教起收功者多儒生是其效也公奏言順天設有武學督以專官祖制良

有深意卽薊密與永平保定河閒亦皆有武生寄學惟正順廣大四府無有八郡之內偏枯若此請於南四府增設武學以示激勸俱議行

三年癸亥公四十九歲三月覃恩晉封公父奉政大夫母宜人　試事將竣奉命考試遼東生員公上言遼土辛苦請將遼生附武清學議行　差滿復命故事謝者　歲科三年未嘗輕撰一士惟不法者罪無赦公御史巡屯督學吏餽金數百曰謝薦規御史輒受之以爲常公獨卻不受諸御史皆慙且恚（嘗過京東諸州縣問長吏及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廉能者皆曰左公左公不受薦不受謝不薦受黃忠端公撰道碑云余）

性好掩覆人小過遇人私相詬揭至手卽焚曰毋污吾目其介節山凝而居心更極簡易如此（一屬官進下陳手本展視則已呈道點收者其人惶怖請罪公曰偶錯不妨但後須謹愼耳）

寺丞　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不納　疏參司務李桂芳（李被論回籍見公以忤璫得禍特出疏參公得復原官崇禎元年六月例籍提問）　進大理少卿

四年甲子公五十歲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是時趙公南星位太宰李公騰芳陳公子廷爲左右侍郎孫公瑋高公攀龍相繼爲總憲而楊公漣爲副都御史吏掌科則魏公大中掌道則袁公化中皆負海內清望

眾正盈廷慨然有澄清一世之志而諸小人不便歲
屆外計則調鄒公維璉再調程公國祥羣小相對錯
愕而公與楊公魏公及諭德繆公昌期尤務揚清激
濁植善良抑僉壬天下號曰楊左繆魏　三月覃恩
勅封公父中議大夫母恭人　四月給事中傅櫆劾
公及魏公大中與內閣中書汪文言交通下文言鎮
撫司獄是時魏忠賢新專國命其黨魏廣微崔呈秀
尤用事益招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君子忠賢
進香涿州阮大鋮叩首馬前進百官圖曰某宜先驅
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忠賢大喜按圖殺諸

君子往往多用大鋮之策初大鋮入都吏科都給事
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鋮次大中大鋮邀中旨
勒士樸不遷以為己地冢宰趙公惡之欲例轉大鋮
大鋮為公同郡疑公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
欲得僉都御史而逭公引公為之兩人亦憾公而江
西又以他故咄大中遂共嗾樞假文言發難袁公化
中與給事中甄淑相繼為公等疏辨大學士葉公向
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暖
味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因力
求速罷時忠賢伺隙欲大逞然終憚葉公舊臣而御

史黃尊素亦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縉
紳之禍由此起僑領之故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斃
職公等得不坐　見太傳及葉向高魏大中諸傳又
大中傳云文言者欽犯初為縣吏輸貲為監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文言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宗之際外宮多故文言力為多方周旋中以文行譽著政府一燬而安居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大學士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　孫慎行傳云冶事中傅櫆與東廠理刑侍繼教招著繕教與傅隱星結為兄弟應星藝忠賢鄙以其第宅居櫆云子也櫆因應星通於忠賢忠賢遂欲殺楊左以曰婿求兩人瑕隙不可得乃曰左某客有往文言者游於楊魏之門今當緻款上書訟之　公兩上疏自明並劾櫆及魏忠賢客氏因自請罷斥奉旨
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所奏心跡自明著照舊供
職公復以親老請告言臣之立身自有本末難進易
退每以勸人豈忍自背況臣病難痊臣親年老必求
決去疏四上皆不允　六月楊公劾忠賢二十四大
罪先以疏示公公力贊之瑞衡次骨未幾工部郎中
萬璟疏刺忠賢羣閹捽至闕下立杖死公哭之以詩
有云我有白簡繼君起與君同遊杖下矣丹心留在
天壤閒默默之生不如死　李按此逆瑞肆虐之始也前之怒楊公者實借此
雪之以規外廷云　七月大學士葉公向高回籍公寄以詩
云西行大鵬猶能解莫戀灘頭舊釣磯又雨致書勸
起東山　李按楊公劾忠賢疏出葉公筆知瑞怒不可犯意在再讓以免網紳之禍葉公向御史

林汝翥以杖南至臬遞諸閣疑其匿葉所圖第而柴之遂洪志求去自葉公去而諸君子相繼照矣

八月公弟光先舉於鄉　十月吏部都給事魏公大中降調出都公作詩送之未幾公與楊公俱削籍楊公之劾忠賢二十四罪也公與其謀又與高公攀龍共發崔呈秀臧私罪秀窘迫求為忠賢義兒魏公大中亦於楊公上疏後率同官疏劾忠賢又疏糾大學士魏廣微廣微益與忠賢合瑞勢益張因廷臣交攻陽斂迹而陰伺其隙會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嗾所親御史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部院爭之忠賢矯旨切責趙公南星高

公攀龍遂皆引罪去公憤甚曰是尚有天日哉乃草奏劾忠賢廣微三十二可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朔日遣家累南還曰無以孤兒寡婦累人也忠賢日散門役錢伺動靜公有家奴福生者京師人洩其語忠賢詗知之遂於前一日出片紙削籍疏不得上尚書趙公南星既逐廣微欲代以私人時侍郎陳公于廷署冢宰持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因矯旨切責謂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抗旨徇情狥制眾正並衰化中等皆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俱斥為民楊

漣左光斗仍追奪誥命宰按典兵疏與三十二可斬弟侍御公處時侍御攻心瑞明祖龍免死狀草草裁再再不免爛疏致譜二通於督師相國孫公承宗冀其來朝以保全善類孫公乃疏請十一月陛見揭稱臣不遽天顏已迫三載信去京二百里擬天呼嵩之日不勝瞻依今冏臣於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萬壽寺日面奏機宜又武商推可否事畢國旅　魏廣微奔告忠賢曰此晉陽之舉也主公立鏟粉矣忠賢悸甚統御牀哭而其黨李蕃崔呈秀連疏詆之至比之王敦李懷光帝亦懼為卻行急召兵部飛騎止之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孫公至通州聞命而返　十二月

混沌圖天地開闢圖戰守和三圖生死循環圖時文數篇葉方一紙其後附寶蕪之季子亦名趙顏其事跡詳錢牧齋列朝詩選神仙類公歸里行李蕭然從封夫人乞銀十兩償興馬費性不治生產又慷慨好急人難故通緡十八年襄槩如洗是歲封公壽登八十公亦五十自分得罪權奸無死理但苦無計以白老親者乃治酒爲封公壽使小僮前作樂爲商聲歌舞楊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於是封公默曉其旨慨然歎曰楊公丈夫哉卽不知楊公父在何如者且夫范滂母婦人也尙能爾吾安能婞婞巾幗乎而公亦時時爲封夫人說滂母事夫人亦爲强顏姚休那先生康曰忠毅生平所誦

五年乙丑公五十一歲公既削籍逐歸忠賢恨不已遂卽日斃之公與楊公各坐贓二萬魏公大中周公朝瑞袁公化中顧公大章坐贓各有差三月十九日忠賢遂矯旨下逮六人諸所誣趙公南星繆公昌期輩並令撫按追贓是日一號殿災大風折屋拔木見墓表及明史楊魏二公傳又閒黨徐大化傳爲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起噩耗而不知有毛昂霄也昂霄汶上舉人部萬程各受業其門當光公之逮私爲營救於西忠賢意亦將置昂霄傅應星力阻之且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率不免而郭亦憫訐遇其一切諭旨自內出者多昂霄筆郭吉昂何寓寓在外嘗見其揭本至外寫示人此何世界哉後昂霄竟漏網無論及之者公七弟試春官在都得逆黨諸聚謀狀不敢試先一月狼狽馳歸白其謀公不爲意楊公以書來訣言此時豎起脊梁勿動些兒惱恨震藥原羅孰爲便著公答書曰死何恨哉但死不歸君父伏刃輩殺之下終是不明不白先時擇便如懼死何未幾緹騎到桐城公私語諸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使人微覘封公見封公容詞坦施不改常度心以稍安乃進諸弟及諸子而勉以讀書幸爲善毋以我爲戒方侍御大鎭來別公曰好爲我作傳自徘徊二親外無一語及家事有別二親別同鄉諸詩先是鄉先達太僕馬公孟禎光祿盛公世承太僕倪公應眷大學士何公如寵俱以公同鄉削籍家居至是咸來泣別訂爲世婚後皆如約

馬其謝救李屯衛邦華先大夫公墓銘云逆璫
益橫用事者劾公建議東林且與左少保善遂喬
公仗公論不撓璫焰公左任其家孫之就時正值
公稽之際即
公卒也翌日開讀僞詔忽晴空雨注頃竟雨止
家人環泣生祭縣中父老子弟張撤示哀緹騎公曰
是速死矣固止之檻車出郭縣人擁馬首號泣焚香
拜北闕復拜緹騎皆爲流涕壯士數百人賫糧
從公欲伏闕爲公訟冤公至黃河始知之譬以利害
周辭諭眾乃佯解散而潛使人入都上民本逆璫捕
逐嚴不得上時最憤激者一二輩民間多識公池
業其人拜泣去故被獲欲就賣更無公名者之勸令改
至是哀德獨至云 至濠梁得楊公書公以詩寄之

至嶧縣公八弟光明往見半季子時季子在張秋
公弟踪跡得之季子曰汝兄忠孝不宜死非命然得
罪權臣死不救矣因贈詩爲別詩云黃河一望水茫茫好把圖作畫堂
乾坤正氣幾乎喪悵然曰汝兄可憐倘六人有一免
者曰皆不免倘明年臣死公二兩亦可憐倘六人有一免
得可算仙與爲天下後公泣而去 至
至德州諸生有越千里來顧救者盛暑迎泣道
旁不遑甯處公歎曰吾何以得此於多士也 過河
聞司理某公事公如平生 止曰溝河公先有字遺
張于度期容城孫孝廉奇逢貢奇彥來會及孫至
而胡款華亦來時緹騎森布左右環伺甚嚴公舉止

自若徐曰吾被逮山門時八十老親一慟絕地此情
何堪因泣下孫膚然曰老公祖朝家大老而露雷霆
總屬聖恩主張須早定公爲收淚以謝款華辭去公
約孫再會於公署大門內月光中相向對語良久時
客氏弟光先素不禮於士人謂所親曰彼逮諸老皆
名賢我欲令吾母求解于姊庶其有濟孫舉此以告
公曰吾雖不肖豈能懼寺人之禍而求生于媚人之
手乎又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又移時而別
孫公承烈墓誌銘云公已孝
父當倉遽略不作轉語余庶得
之義定念在君
發涿州幾北士民攀檻車爭持金錢相贈公有詩謝

之時逆黨偵知士心歸往益嚴防之並下抵桐諸緹
騎於獄密旨捕親屬公八弟隨難京師以王涖民語
先避得免 六月二十六日公與楊公同日到京俱
下南鎮撫司獄二十七日送北司 周袁二公俱五月
廿六日到南鎮撫廿八日送
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 魏公
祠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公等六人畢入適成六瓣
獄卒持以賀公等歎曰芝瑞物也而孱於此吾輩其
有幸乎獄卒併獻忠賢亦歎異久之徐曰誰教
他犯我 是年三月十三日用大
者詭曰欽法大臣當自盡
善今天下操柄重之臣者端
不入紫宸逆不列二十六次
於天市中占其從星

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予踰月而六君子之難作一二十八日之暮嚴刑拷訊諸君子雖各侃侃辨對而問官許顯純神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遂以受金脫封疆罪臣及妄議移宮受贓謝金具詞上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棁敲一百夾扛五十鎮撫用刑之具凡五一棍也堅木為之長尺五寸許中鑿兩孔蓄兩端以鐵鎖貫以鐵鎖之長不得伸縮一棁也以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棁兩人挾受棁者起跪以索力束木之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棁上下則加痛一夾棍也以楊木為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鑽棁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以一人執之安足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扛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已上者從右許猛力敲脛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持左右手傴僂而東步行忍痛聲甚酸楚觀者大慟諸君子俱色黑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公在楊之左魏在楊之右顯在公之右周在公之左袁在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咤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兇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公等不如數與痛棍公與厲勒五日二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公與顧公嘵嘵置辨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牖下大聲曰汝輩歸善伏侍太奶奶分付各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　十五日為楊公誕辰諸君子咸裹巾揖賀　公又有獄中同楊大洪魏廓園顧塵客周衡臺袁熙宇夜話詩云噫嘻哀哉當今之事不可問誰信慷慨回氣運長安猛虎晝食人霧蓋燕雲十六郡我欲呼天天高不可呼我欲告人人心毒如荼皋陶平生正直神獬香可能悉其辜夜來牀頭生芝幹如鐵不在李膺之前則在范滂之側英雄對此益增奇天地愁之失顏色噫嘻吁嗟乎明月蝕于天高山崩入淵如何長夜如長年安得魂去飛翩翩上與二祖列宗訴其緣肯教鴻鳳獨死梟獍乘權　十七日比較公與楊公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公與楊公魏公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公之聲吻吻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棁敲五十袁棁敲五十　二十一日比較公與楊公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公等之名叱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贓銀是與旨抗也罪當

云何公等舉頭欲辨而不能遂俱舁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公與楊公投戶限之外臂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公大聲曰可憐後仍舁入公轉面而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濕重倍常且儘力很打故呼號之聲甚慘　公等之下詔獄也許顯純誣以受賄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乾公元璧撰行狀云公至酷訊公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詔獄坐妄讞移宮爲首奪顯純又詰何以受遼撫及屯吏金公悶不得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然忠賢乃弼亦以兵敗下詔獄爲狀告於朝曰楊左兩人前日皆欲殺我者也何以予爲通賄悪遣不問　時熊廷弼傳見本

各家爲將銀何侯大門內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屬本日被銀多少報數記事者到後衙後出問各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銀不政爭輕重之衙亦不政賄　鎮撫每當比較日遣人坐顯純後棍數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商顯純又加之以虐一日號訐者以他事曲鎮撫牛惟比政始敢審問　鎮撫田爾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下細語顯純猶恐聽方來答仍不詳爲方言　鎮撫田爾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者斬擲人獄中者即所其足故隻字單鎖出入皆極不易非至親密往來其間鮮存不敢者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產頗厭後知其不免遂席地對坐既而坐語君子之左右皆友朋　史

公可法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

卒卒感焉一日使史吏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即撲殺汝史嗛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見方望溪先生集賊張獻忠由沒鄭黃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或竊睡少休則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桐城幸賴史公力得不陷羅以大師揚州殉難死至今桐人廟祀之與公祠宇相望云　是時幾輔好義者皆設部分募應鹿太公旬日得金數千鹿太公者太常卿鹿善繼父也太公爲人好氣樂義與容城孫公日夜奔行郡縣釀金爲公償賊欲以脫公初公督學幾輔幾輔人德之故爭應太公金入未畢而忠賢已害公於獄　見本傳及戴潛虛集　二十四日比較公與楊公魏公各受全刑顧秨敲五十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公與楊魏二公發大監或問獄吏咗吁曰今晚大老爺當有壁挺者　方苞死也　至晚三

君子果俱死于鎖頭葉文仲之手蓋天啟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戌時也其頭拔脫史太傳作七月二十六日衍脫神道碑皆與諸同又譜載公及楊公魏公同時死公與楊公分具先後時而魏公復遲數日始報是夜長虹亙天望之白氣數百丈如匹布起尾箕斗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又里中有星隕光灼灼大如百雀江南耆老過之曰此冤氣之應也集環數丁未會試又來巢及公既殺逸之夕公弟光明夜夢于傍雀噪庭頃之身首皆雀飛去雀亦皆散道追隨過壽州投宿人家主人言羅有白雀大驚索觀則左翅有黑點乃庚子丁未兩來巢舍者問其羅日則將旨逮公之日也宿州公尚寄宿公署未發聞狀回白雀為羅命也夫其毛羽已損附餌飼養七月二十四夜有白雀之封公慘然知為不祥繫擒囚耗至果是日也逮恨錦衣謂郎忠賢取

統死事之酷思未遑厥處輯起劾其肉片片飛已而忠賢先絞後凌遲亦一脫云二十九日公與楊公魏公遣骸俱從詔獄後戶出戶在墻之下以石為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藉以布褥裹以葦席束以草索扶至墻外蠅蚋不敢嘬藏潛處集云公遣繫在獄史公件高左家奴賄公腋猶已裂衣義史拜且泣解帶束公腰而出收其屍屍席褥不可復得義史去帶乃結兩袂之得以歸葬虛溪邊語云史云天寒花田解已紅衿衣公後說君子屍葬舞公以紅衿歸葬

附獄中血書十二通

華按公每於此較後從茶注中出片紙血點淚痕點染紙上有有者讀者無不泣下其文敘書再載若極一時亂後

有野人掘西山鬼壘得一石互爭以為烏金也碎其一角先君聞而謂為卽董書殘詩古苦極帖也其眞蹟余家藏有遺僕南歸竊田宅帖後數於寇亂闖其後裔所藏者共裝為一軸光緒初其族人某為令河南攜之出今公孫已重建要當奉公血書藏諸祠內耳

寄上封公書曰追贓一案要熊廷弼招認要熊廷弼上納無替他上納之理借此追比從何處辦白銀之苦然終不悔也此字發張使回南萬不可通但此身屬之朝廷由不得自己惟願父親母親善自保重勉力加餐男之生死無定亦聽之而已但男赤心為國招此大禍致令性命莫保不能侍養左右辛苦教子又不能送終男之罪也然亦是沒奈何了一字一泣　寄子國柱書曰六月二十八日審我坐贓二萬七月初二日奉旨北鎮撫司不時嚴刑追比五日一比贓完發刑部擬罪此是朝廷明旨敢不遵命但一時我邑無人在京知交斷絕無一人敢來顧盼奈何奈何可著張使回家變賣產業自做秀才時至今所有不留寸土尺木盡數賣了龍眠山房是我終養之處不得已也賣了祇是賣盡尚不能足數今始知當初做官不會要錢之苦然終不悔也此字發張使回南萬不可通太爺太太知道祇說裏面一切平安贓完發回且免一時懸望耳　又曰我死杖下矣性命歸朝廷

何閻妻子環泣哉打問時坐贓二萬殺人獻媚五
日一比體無完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人亡家
破赤貧如洗汝兄弟還當苦志讀書以圖寸進即
不能鳴父之冤亦當結自己之局莫言讀書似我
甚苦人生世上做得些事業也不枉生一場天乎
從來慘禍無如我今日之慘者此時外面百凡小
心百凡忍耐總望汝安頓一家人不要向太爺太
太說恐年老驚慌有意外事也　又曰汝命三十
大利亦望中得總要苦志讀書不虛晷刻此時無
衣無食漫漫挨過我做清官無家私授汝祇落得

一名聲百般刑罰受盡不能生不能死又無藥吃
裏面熱不可言苦矣苦矣此是我自作之孽遺累
父母妻子然終不敢怨天尤人也　又曰無銀打
有銀也打受不過去挨不過去張德明日要進來
應比時要人牽走此時痛苦甚一步不能行至夜
間之苦更甚要些水吃又不方便死矣死矣惟以
此報皇上報二祖列宗已矣可憐可憐　又曰銀
已竭力又責三十棍苦上加痛上加痛此殘生
竟付杖下矣你是親子一切事要商量不可妄爲
恐禍及全家變故莫測惟有小心謹愼不可使性

我此時血氣虛損煩渴之甚日夜濃血如泉湧不
已痛苦難言你明日可同孫大哥親來講講可憐
可憐　又曰汝昨叫史大哥進來我心甚不快他
做他的事何必來看我此時何時此地何地禍出
不測窺伺者眈眈從今後勿讓他來添我悶惱千
萬言之勿忘今日又要銀二百兩少一兩死矣痛
苦難言身邊無人憑無完膚你是親子快來講講
可憐可憐　又曰二十三日又要比銀二百兩知
外面百般設法逢人哀求亦是無濟不過是一條
性命此時僅剩一口氣救我亦是無用汝等祇是

苦志讀書得有進步即是大孝總要安頓一家人
兄弟和氣聽伯叔教誨做好人行好事使子孫無
玷父祖清名我死瞑目矣你是親子可速來講講
可憐可憐　又曰遍身骨斷血肉淋漓性命身家
久已置之不問但讀書做官不能封父母廕子孫
乃以一片忠心與權姦爭是非釀成重禍百般刑
罰受盡也是甘心既已拚命而爭何辭觸鋒而死
身歸君父幸不死於妻子之手得死所矣惟是血
心未能報主老親不得一面又是九泉之恨也
又曰苦極痛極何緣得生何苦求生死矣死矣願

以此報皇上並報二祖列宗於天上獨如太爺太
太何　寄諸子姪書曰苦極污極辱極痛極惟有
呼天而已呼天不應惟有籲天我今日尚何愛此
餘生哉惟是身副憲臣曾受顧命今妄趨死路生
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何以
見先帝於在天傷心哉夫復何言我死後縣中親
友可一一上門申謝道我父身屍不保祇了得一
身事但愧無大益於鄉里此心耿耿耳　寄吳司
馬用先書曰弟赴詔獄以無影之事誣無名之贓
酷加箠楚身無完膚但家破人離老親無終幼子

無聊債家偪促此是生前之孽終不敢作一怨尤
爲也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望在朝諸臣共從君
父起見祖制國體大家留心弟所自恨三朝豢養
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大有負於先帝徒作明
時蠹臣死且不瞑目矣獄中絕筆伏望鑒念不宣
公與楊公魏公既爲獄卒所害周袁二公亦相繼死
於是羣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獄無以厭人心宜付
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顧公刑部獄由是公等慘
死牀外人始聞顧公比對簿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
養正等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
大辟爰書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顧公
於鎮撫顧公曰吾安可再入此獄遂投環卒見顧大章傳

八月十二日忠賢矯旨切責廷臣曰朕自去歲屏逐
兇邪扈清朝宁勵精圖治雖意中與頃軸大臣莫有
爲朕分憂共念者即如楊漣左光斗稱
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文熊廷弼等
案寸斬尚存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受
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
交相私通潛伏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
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力圖速竟庶
俾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織口結舌無敢
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叵測
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捏寫死者希圖
祖宗所立紀綱之律假治亂諫諍欺君
言其楊漣左光斗等二人生負國家之
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自戕皆忠良
迫賊完日明書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
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爲萬世人臣不忠
之戒　公弟

光明子國柱及內兄周日耀等附舟扶櫬南還所過
惟虞公大復爲奠賻慟哭董公應舉以片紙出短章
來祭時以爲足音焉　懸賊二萬下撫按嚴追長子
國柱就獄主縣卓者山東陳公贊化與安廬道彭公
雖同心調護而徵贓令益急變產不及千餘籍諸兄
弟田宅以逮族姻鄰里無不株連始足賊數羣從在
繫者十餘人圄圄塡滿流離載道太夫人以哭子死
長兄光霽以憂死逆璫曰未也不追謝薦何以懲卻
金之矯都御史周應秋因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
旨下封公持其報畢仍地且死既蘇手足遂痠楊直

指春茂抗疏陳家族破亡狀雖忠賢亦心惻曰吾固知左某做宮清也詔免無何李夔龍理楊鴻怨謂直指曲庇復嗾忠賢遣中使搜南州地會其時親王絡繹江上中使避王舟未遑前乃止　忠賢命大學士顧秉謙等定三朝要典擬御製序冠其首欲用是鉗天下口其移宮一案以公與楊公爲罪魁識開棺戮屍有解之者乃免自公等歿後閱二年而熹宗崩信王卽位是爲莊烈皇帝魏忠賢客氏崔呈秀許顯純梁夢環徐大化李夔龍等先後伏誅而魏廣微顧秉謙阮大鋮周應秋傅櫆諸人亦皆削奪竄逐麗逆案

崇禎元年戊辰三月詔曰朕承祖宗鴻基嗣服大寶早夜思維銳脩治理稔知巨惡魏忠賢等竊先帝之寵擅朝廷之威福密結孌姦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衊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圄蔽日沈累彌天冤抑無伸上干元象以至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逆輩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鬱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著該部院並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

應袁贈卽與袁贈應檢卽卽與公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身故捏臟難結家屬波累猶勒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久淹以副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姦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茲寬結解鬱咸與昭蘇偕之正直以後在位諸臣咸以國事爲重毋諍玄黃之角體朕平明之治欽此於是贈卿寇陷諸臣公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右都御史應一子入監讀書予祭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烈魏大中贈太常寺卿太僕寺少卿周朝瑞河南道御史袁化中按察司副使顧大章並贈太僕寺卿　十月戴夫人袁宜人暨長

子國柱伏闕訟寃　宰按戴夫人久欲同死隱奏封公以慰其心且足如與楊魏諸公子請闕三上疏俱蒙批答大略謂當與楊叔山大人共死以全公如制封公猶及見之故卽不死定逆案並先後卹典蓋亦

清吏司郎中方孔炤員外郎倪嘉慶主事李化民車
駕清吏司主事鮑自新武庫清吏司主事陳三重刑
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徐之慶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
郎徐延宗主事湯一浣中書舍人喬可聘行人司行
人郭建邦李之椿等遍天下而最惸最毒者無過楊
漣左光斗一生忠孝寫歸名節自好三十祇料第十
言官寸膽不大私門片紙不投公署其居官則實心
實政昭昭耳目如忽風六曹之積書巡七與百年
水利皆學識俯鑒冰清玉潔至若漫筆忘忠則毫
言論事必慮於其大去惡必於其原故逆瑞恨之獨
而以天日可對之移宮風馬不及之封疆兩案殺之
蔑逮之頃白日晝昏上于天怒百姓俾檄四門榜書
激變光斗以旨從君由雖矯亦真再三哀求乃止空
榻之父老子弟呼號遮道達數百里無閒更密約百
餘人裹糧跣足即闕請命光斗止之曰今日之事非
可以口舌爭也鎮撫未下先支同鄉或馳或奪非
或配斷絕聲援然後為所欲為百官備員鑒臣心
惟呼皇天后土二疏列宗實鑒臣心收屍之日反穿
骨碎亦可已矣乃冤鬼求人里門孤兒早襲三木父
母兄弟族屬脫胎改厲慘二三人始充使非按臣楊
春茂縣官陳贊化多方救護獨左無瞻類並梏亦
無子遺矣今聖明御極狐鼠頑形百計構陷於蔚
庶後允科臣請賜特恩加祠額賜易名賜贈銀伍百兩又
允同鄉請賜特謚尚稽覽奏可給與情終覽奏可更可
痛光斗臨逮時執吳等手曰死何佩以八十餘歲老父七十八歲病母奄奄待
殮何以為情言畢淚下迨光斗死而雙親一哭死
浩蕩暗身陰子而所生受禍之一親未蒙涓滴諒亦仁仁
孝所隱痛也伏愿皇上照楊漣例賜祠謚賜銀照周
昌例與三代誥命照會典例准與虛得祭與臣等
合詞哀籲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月特賜諭祭

文曰崇禎二年四月初一日皇帝遣安慶府知府游雲鴻
敕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左光斗左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
周朝瑞曰惟爾丹心貫日清氣式虹文章獨煥宗工品格共
推孤松挺華紫者天香襲美露蕙含芳動草三尺法開勘獄之
秋百城以肅憲綱一座以防倉儲光考遺弓之日
值瑞雪而化清塵一洗穴當光考遺弓之日
值瑞雪而化清塵一洗穴當光考遺弓之日
值瑞雪而化清塵一洗穴當

辛未崇祀直隸名宦　五年壬申十二月十三日諭

葬於桐城北鄉呂亭驛之松鶴山艮山坤向先是二年六月發部委官造墳時長子智社訟冤天子命發藁更葬封樹于茲　存都至是始得備禮以留滯又二年史公可法過桐城拜公墓爲文哭之哀見者皆流涕乙亥冬之仲月去自崇禎乙酉生史可法奉命整飭安池驻節江上展謁公墓知公之蔵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于時卜於十有二日以吾師數不毛地且爲師感法之義拜於墓側而頌之曰嗚呼生平名節炳炳千古其孰與京忠貞自方於文山睢陽之義亦無愧矣嗚呼公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風雲且變色而拜旨時騈戮於閹宦而甘心焉幾何時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册貞珉貴巖阿不朽乎且師之宜於邱中每遇公餘剏碣以表之鶴志士酬知之會也月

集虛草堂

其昶嘗恭閱　欽定明史藝文志左光斗奏疏三卷文集五卷後求諸左氏得公子國材舊刊本十二可斬等疏皆不存蓋史志所據猶明季人親見公之全書卷帙故視今爲多又有四書文一冊別行其昶今重編公集奏疏仍二卷諸本編次互異今略依時事年月次其先後尺牘雜文舊不分卷今爲二卷古近體詩二卷舊一卷四書文二卷雖不能復史志所載之舊然公之箸作今實盡於此矣別有年譜上下兩卷公曾孫宰所編宰字雒

三康熙辛卯舉人爲福建建陽縣知縣有治績其紀移宮始末及在獄事甚具自云本家藏舊稿及同難諸公所記網羅放失而成者惜所考他事猶疏舛又文不雅馴取舍失要故　四庫全書存目未著錄其祖嘗與外舅姚慕庭先生客江氏例博考遺文證之明史及諸家碑傳志表記載而要刪之仍爲兩卷曰年譜定本刪公集後寄天津廣仁堂刊行蓋公之所遺亦極難矣其平生志事之所得伸者惟力爭李選侍移宮而宸極獲正出按畿輔而興水利開屯學講武備拔史公可法而造成諸賢如定興鹿太公容城孫徵君及大興史公等莫不慷慨奮發急公之難公歿數年正人相繼淪喪高陽孫文正公深有感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至爲三十五忠詩以寄其慨於戲觀公師弟朋友患難死生相與之誼甚足悲也是公之大節在天壞而靈爽之所憑式未嘗不於幾輔尤惓惓焉然則刊公集於茲土也倘亦有篤古奇傑之士聞聲與起而瞻代相咸者與公少學易箸周易文內外篇今已佚父友蕭敬孚曰公晚歲於易特深造其見方中丞孔炤周易時論中者

陳義皆精道光間湘鄉左君春輝刊公集稱易經制藝嗣出似當時猶有全稿今不知其存亡由是觀之公撰述之不盡傳世者固非僅奏疏文集即其潛德隱行如高陽所云遠志包羞區者又豈茲譜之所能盡哉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馬其昶謹記

左忠毅公年譜定本卷下終

桐城左忠毅公以氣節著聞前朝與楊忠愍公同死瑞
鵑天下所共稱爲楊左者也往薊州王君晉之主天津
廣仁堂事議刊公奏議晉師馬通伯先生取公集爲排
比卷次又將輯年譜定本二卷將馬集譜皆繆寫會王
君卒堂事廢壞不果刊今年春先生館余家攜有舊纂
年譜稿本屬校其時政之慘痛不能卒卷歎其時政之
昏暴若此明不亡者幸耳然亦烏知非諸君子忠義之
氣有以維繫而久其祚與公既以身殉國而其所甄拔
培成之材如史公可法者卒能使使既屋之明社支拄於
東南綴屬而不絕茲非其效與公立朝所建白皆卓卓

可紀茲譜所敘悉翔實讀之可以振衰儆而起人忠孝
之情頗以王君殁不竟其功爲憾吾師原序稱公之靈
爽在天下未嘗不於畿輔尤惓惓刊公集於茲土必有
爲古奇傑之士聞聲興起烏乎孰知未幾而庚子亂作
天津首被兵所謂廣仁堂者已不可問即使當時殺青
果竟其又能幸存邪世變無窮士大夫懵不識可否釀
積巨禍更何論蚩蚩之氓　國家肇基悉除前明厰獄
廷杖諸敝政優禮大臣一以寬仁爲本德澤至厚也庚
子之禍蓋振古未有之奇變矣衣冠塡溝壑被僇辱者
不可僂計而一二悚慨奮發不避死亡之誅或廷爭是

非欲弭患於既熾或盡室捐軀義不苟存如宗室翰林
壽富及太常卿袁公昶者世尤惜之時危節義乃立幸
生仁厚之朝天下無事薦紳之徒皆得雍容廟堂以保
全其終始而不獲以節義成名夫亦所遭之時不同也
余既有感於當世之事因益悲公之遇念其集前數刻
世或多有唯茲譜之稿厪存似非偶然者遂授之倖人
以廣其傳吾知海內有志者讀之相與放論世變之由
而思所以持其後其必有慨然深念者已光緒二十八
年秋八月戊子朔門人李國松

袁崇煥傳

張伯楨著

陳三立題

袁督師閻係一代興
亡甚大而蒙冤被禍
忘最酷其行誼方
略勳績擬捨之詳備
論斷之精允無逾
此傳者維綱紀而垂
鑒戒於是乎在作
者亦以自寫矣乙亥
九月陳三立年六十有三

援據精詳議論英
湛有功於世道人心
甚大其微言所存
尤足起衰振懦為
當世之藥石不特文
章馳驟已千古爭
雄也乙亥秋日
吳閩生拜讀敬志

刻袁督師張文烈二傳成自題

寄跡都門感喟深聊耽著述付哀吟汪倫仗義蕭千古 汪院長精衛謂此二傳同爲歷史上必不可無之作且與民族革命關係至深詳明論斷正確至深佩服 并捐俸代爲出版 驚座衡文抵萬金義宰陳公二傳闡幽表徵有 遼瀋故墟空想像明戮袁督師功世教不朽之作 而明遂亡滿洲遂得入主中夏 增城偉業嘆銷沈張文烈公誓今 遼又成故墟矣 歿於增城封增城侯 死不附清戰全家殉難光照汗青 有功世教吾何敢爲表先賢報國心

乙亥十一月十五日東莞張伯楨題於舊京宣武城南滄海叢書社

此書約十五萬餘言分作五卷彙作滄海叢書第四輯現已出版木版精刻佳紙陳墨精印紙套版貴由汪院長精衛捐助不計每部收回紙料印工等費叁元五角若欲購者請將書款徑寄北平宣外爛縵胡同四十九號滄海叢書社書明住址照寄無誤購十部以上九折三十部以上八折百部以上七折 滄海叢書社拜啟

張滄海先生所撰嶺南三忠傳序

滄海先生爲人紀立極爲史學發微爲鄉邦表章忠烈於明季得三人焉網羅闕遺闡除誣妄有傳信之責無阿好之私檗績爲文成書數卷而取材已浩如烟海矣讀者於景仰三賢之外併於天崇間數年史事鈎貫會通取資不竭洵知人論世之所不可少也明季任遼事者熊袁並稱而熊有功亦有過初任經畧才氣無雙一世仰望及其再任乃以三方布置之成見高坐山海關以前敵衝要之廣寧委之愚騃之王化貞究竟登萊天津兩方何嘗一收布置之用而始終局促關門使化貞主

廣寧軍事之進退初猶自知才短急而求經畧自臨其時尙未形成經撫之不和中朝無偏袒化貞之意儻察知化貞難任因其籲請即身臨敵衝事權在握何至聽其率率而馳致閣部佐閫號令不行全局遂不可收拾乎此化貞未敗以前過在自失事機者也廣寧既爲孫得功輩所賣化貞內竄高邦佐請經畧進收廣寧空城不從乞予兵數千用經畧命往守復不許盡棄關外地與化貞奔走同入關其實淸太祖踏踏未敢入廣寧方震孺以按臣無兵柄猶能留關外料理久而後去何以經畧不可片刻留以繫遼西潰敗之人心乎邦佐以

不得請而自經於杏山驛經畧能無愧死乃欲以一走形化貞之僨事自謂所言皆驗罪在化貞而不在己熊自稱性氣先生徒使性氣棄封疆重寄以形人之短是何心術是何才畧縱廣寧未必因此而不失然此人事豈可不盡任疆事者豈可臨難急奔自詡明哲若不幸而以身殉則如袁應泰之荒謬失機朝野猶以死節重之較之都市伏法爲何如況當日之廣寧未必不可入守乎此化貞既敗之後過在不顧大局者也惟袁督師有功無過清世自明其以反間相中明廷之自壞長城業已大白詠毛脅和之說根本不存無知之徒傳述好談兵見人輒拜爲同盟肝腸頗熱爲閩中縣令分校闈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斷不爲其所惑先生集史文佐證以供伺論此物此志也張文烈之崎嶇危難義不偷生觀其終局自可信北都覆沒時留身有待伺隙南歸其不以北都一殉爲全忠正其不以北都一破爲絕望也此決非黨派污衊之詞足瑩世聽益以陳忠愍傳是三忠者無負乎明而滄海先生亦無負乎三忠即無負乎珂鄉東莞矣書成索序謬附一言先生其許我知言乎二十五年七月孟森拜序

明薊遼督師袁崇煥傳

東莞張伯楨

袁崇煥字元素一字自如廣東廣州東莞縣人以明萬歷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時生於水南鄉生有異瑞幼負異質鄉黨稱之（余著袁督師軼事記敘述頗詳盡）其祖世祥父子鵬久旅廣西崇煥隨侍年十四應廣西藤縣試補弟子員三十四年舉於鄉（案碑記崇煥廣西舉人其時想隨侍祖父以應廣西鄉試得舉於鄉而後來人誤以崇煥爲廣西人者自是之故今草此傳特爲敘明原委）四十七年成進士（東莞所記舊觀政工部授福建邵武知縣考夏允彝幸存錄云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拜爲同盟肝腸頗熱爲閩中縣令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蓋本於夏氏說也天啟二年正月清兵破西平堡孫得功以廣寧降王化貞熊廷弼走入關京師戒嚴（采明史熹宗本紀）崇煥時大計至京師語人曰遼事棘矣余將單騎出關關內外及歸（采行狀語）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兵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明史本傳）計榜發得上考（采行狀）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明史本傳）二月擢兵部職方主事（沈國元兩朝從信錄）臺省交薦（采明史熹宗本紀）

畧是月復超擢僉事令與閻鳴泰監軍山海采兩朝信錄旋上方畧疏畧曰臣仍下秩也兩年作令即拔之區屬分已逾崖矣允寺臣之請擬職衙監軍此前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原以兵部主事即日辭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取於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耻趁今光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誤一日之封疆早一日修一日之戰守但事雖遥度勢不預圖惟偕視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守到處處親躬不令其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務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僱騾車立刻發去置屯立營堡諸料如木竹蘆蓆秫稭鍬鋤到部即必用者但關上無餘物不得不借討於別地如竹木莫多於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委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現在浙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鋭卒勢必不可用廣兵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也蒙部覆催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北城急着但恐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還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則必須船又當及時早計須照廣船模樣方可以禦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於天津打造俟

請量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明白開造以便計發至廣西之狼兵雄於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於田州調二千狼兵例無安家千泗州城調二千龍英州調二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每名六兩可到京亦應動何項錢糧令士官選擇精鋭親自押來赴戰現任薊鎮督糧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士官交契甚厚可假一策職任催調本官現署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臣叔任其咎士兵之逃而罰器也翔鳳任其咎其招之練之督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

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託命於眾兵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官薊俱以廉節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疆場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器械之整齊隊伍之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即斬臣於行軍之前以爲輕事者戒伏乞皇上勅下部再覆立賜施行以不虞時日此東事最急第一着臣所以報皇上知遇焉敢留而不竭肝胆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効力以舒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謹案此爲崇煥初出關應敵之計畫御夷之策隆中早定所謂謀定而戰者是也疏上奉諭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明史本傳及崇煥遺集均載其事）時廷弼方聽勘都下崇煥將行入謁之廷弼問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後戰廷弼躍然喜爲圖遼東至宣府要隘并注列戍守先後事宜與商酌竟日乃出（采行狀）按是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明史本傳）護北部（遼事實錄）按是年三月王在晉題云先是樞督二臣將官兵分爲三部守護邊城中部屬山海道今有副使閻鳴泰在焉南部屬西路監軍參議邢慎言北部屬遼東監軍僉事袁崇煥樞督謂兵部尚書張鶴鳴薊遼總督王象乾定

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荊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胆在晉深倚重之題爲審前兵備僉事（明史本傳）按在晉題云職屬袁崇煥胆魄稱雄志力並矯且其澡濯之襟期光明之心事迥迥逸羣職心重之愛之崇煥嘗對職曰我不惜命職應之曰性命與封疆孰重職令其往前屯安揷遼民四鼓入城夜行於荊棘蒙茸虎狼潛伏之地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虞其輕進也（遼事實錄蓋明史本傳采在晉題語也時王在晉以兵部尚書代熊廷弼無遠畧徒作偷安計以故崇煥不能盡其才至是在晉議於距關八里築重城崇煥力爭以爲非策

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亦不省會在晉與薊督王象乾爭論不決而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自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刖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以謀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捕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眾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明史本傳承宗既駁入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慎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在晉督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煥與副將滿桂屯軍寧遠是爲崇煥領兵之始此段采梁先生啟超所撰袁督師傳第三章末一段按是年插部虎墩兎俾聽款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載在新民叢報內遼事實錄云在八月十三日在晉令鳴泰及崇煥出關歇盟虎墩兎者居察漢兒地亦曰插漢兒王子元裔也明史韃靼傳西部之王故稱憨西部從信錄其祖打來孫始駐牧宣塞外俺答方强懼爲所併乃徙帳於遼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薊西四傳至虎墩兎遂益盛韃靼傳按蒙古源流庫圖克圖汗係達延汗裔達延汗元順帝之後即明史小王子稱大元大可汗者也

師崇煥之政畧乃得實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崇煥與副將滿桂屯軍寧遠是爲崇煥領兵之始此段采梁先生啟超所撰袁督師傳第三章末一段按是年插部虎墩兎憨款就款以捍清兵諸事實參考兩朝從信錄明史袁崇煥傳等書神虎墩兎乃合諸部遣使致書於清太祖自稱統四十萬蒙古國主廣寧爲我收賦地倘汝兵往廣寧吾將不利於汝太祖怒復書畧曰來書自稱四十萬眾蒙古之主稱吾爲水濱三萬人之主奈何恃其眾以驕吾國耶聞明洪武取爾大都時爾蒙古四十萬兵敗亡殆盡脫者僅六萬人此六萬之眾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土默特者萬人屬阿索忒雍謝布喀喇沁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其餘三萬亦皆不屬於爾來書以廣寧爲爾收賦地豈爾能興師

轉戰多克堅城彼畏而與爾那明之賞汝從未有如此之厚者徒以畏我征伐之故誘汝以利耳汝惟利是嗜搆怨於素無嫌怨之國皇天后土寧不鑒之時萬歷四十八年春也（書載滿洲秘檔案）此書述當時西部最分明虎墩兎自是與淸爲仇太祖尋殺其使康喀爾拜虎（東華全錄）時遼瀋亡王化貞巡撫廣寧遣桑寇聯絡西部（明史熊廷弼傳）炒花先納款虎墩兎復遣桑阿兒寨等受賞定盟（爾朝從信錄王化貞用西部揭語）廣寧繼陷象乾以東事方亟不可復生患於西與在晉定月餉及新舊額賞歲約百萬（王象乾傳）既遣崇煥與盟象乾復呼貴英恰等面勞之（談遷國榷）因是虎墩兎炒花小歹靑諸部皆就款如朵顏自關以東頗息警矣

按小歹靑於萬歷初與土蠻同時入寇見李成梁傳小歹靑最凶狡雄於諸部見李化龍傳天啟四年歹靑爲邊人格殺見韃靼傳明史有小歹靑歹靑係二人直錦義者爲小歹靑營直鎭安廣寧者爲歹靑虎墩兎等營又考歹靑與岱靑對音蒙古源流云圖們汗弟爲達爾罕岱靑此疑卽小歹靑東華全錄云林丹汗盡奪其叔祖貝勒岱靑部衆此卽歹靑據此則歹靑固虎墩兎屬部卽小歹靑亦八大營之一也因小歹靑諸部皆就款故詳考而論列之是年八月承宗自請督師經畧遼東在

晉調南兵部尚書鳴泰推遼東巡撫崇煥陞調永平道事（載袁督師遺集附錄內）按圖書集成官制部永平道管理山海關石門寨故或稱山海道亦稱山石道鳴泰時爲山海道既陞巡撫故崇煥調永平也九月初三日承宗抵關（孫承宗年譜）並倚崇煥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務績大著（明史本傳）十二月鳴泰令崇煥核虛伍崇煥毅守備莫大功營私雇者二人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其果於用法類此三年春承宗以哈喇愼諸部撫場在八里鋪居內地飭移於高臺堡已又移拱兎市場於與水堡命崇煥往撫拱兎有違言崇煥調停之並款服自

八里鋪至寧遠收復二百七十里（事詳孫承宗年譜及孫承宗遼事實錄）鳳集六月鳴泰被劾聽勘張鳳翼巡撫遼東鳳翼主守關與承宗異議九月承宗復集衆議所守將吏多如鳳翼旨馬世龍請守中後所而崇煥仍力主守寧遠承宗從其言（孫承宗年譜）承宗會事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視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訖工遂爲關外重鎭桂勇敢善戰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爲盡力由是

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四年二月承宗疏陳邊方大計畧云今天下大議似專守關以內然遼東不復關不可守欲復遼以守關則關以外必不可不兵屯必不可不修築而寧遠之議必不可輕罷請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秦晉川湖齊梁燕趙之衆盡號客兵無論粮料不繼即其繼也不逋不譁而坐食使自困蓋以速戰之備爲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若隨遼人之便安插於兩衛三所二十七堡間以耕以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之防漸

減況守在關以內則內備淺薄守在寧遠則山海已爲重關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再以戰言之敵薄寧遠則以置亡置死之兵合與亡與存之衆心堅敢死氣勵亡生礮矢既倍兵民既濟兼以海出其後山峙其前外無可掠中無可市奇伏間出敵必殲焉即或越一城而前而盜城已綴其後即或破一堡而守而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抵關門不顧而前有堅城後有勍兵自可立見掃蕩又或妄意及海則覺華島之駐師與望海臺之泊舡相控而長鯨必授首於波臣故拒敵門庭之中與拒敵門庭之外其勢既辨而促敵於二百里之外與敵促我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伏望皇上立斷無搖衆議庶臣之肝胆有藉而土宇可恢復矣按此疏孫承宗年譜云爲張鳳翼而發蓋即本崇煥爲遼撫即用此策也承宗因謂崇石而專寧前乃可有爲（孫承宗集與袁山石書）道（遺集附錄不詳月日按當在二月後九月前）是年十一月承宗復上疏云臣於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世欽偕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兵一萬二千人東巡至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敵東二十里遂入舟師歷三岔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

探蓋州其鎮道泊高坟登桅遠望約有敵騎三千據廟正縱舟欲前而敵去是役也練我胆志通我間諜凡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晤臣于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欲滅此朝食蓋以爲時機決不可錯明史敘崇煥東巡一段蓋本於孫承宗疏也（此疏載兩朝從信錄）尋以五防敘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明史本傳）十月崇煥聞父喪至豐潤上初乞終制疏畧曰前月二十二日接家報臣父袁子鵬於七月初五日以疾歿於里門當即申報督撫隨蒙撫院批允印交關內道副使劉詔

署掌復奉閣撫批允離任已於本月初二日行至豐潤縣接邸報奉聖旨東事殷殷宰前重地袁崇煥不准守制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籲謂臣小臣也以知縣而擢用則皇上特旨之所留也山石道公錯而被糾則皇上特旨之所寬也茲奪情又蒙特旨矣從來外吏所無之殊遇萃臣一身臣卽捐糜何足云報尙何可惜愛之髮膚乎惟是奔喪報本萬世不刊之典故丁憂爲守制蓋制之所定而不可踰易也先王以孝治天下孝之爲言教也又考也教天下以孝而治成也我皇上德隆虞舜化比成周正以孝道致治三年之愛一本之恩度越

前代奚獨以邊徼小臣限之以守制之情貽之以終天之恨固將爲封疆計也然臣已在關上四年矣熱心自許力阻時違毫無建立雖皇上不以爲罪臣心則以爲慚卽無憂當去況大故相摧哀毀之過神情忡悼方寸無主安足以再辦機宜骨立形消卽拜起俱倩人扶此畿東府縣官所見者安能馳驅戎馬如前日蓋勢無可留而臣之情不容已又力不可支徒棄禮廢法以速罪戾此臣義之所不敢出奉旨封疆重任袁崇煥着遵前旨供職不必再陳該部知道崇煥於是再上守制疏畧云竊惟臣何官也而再辱皇上之明命將趨蹌捐糜之不暇何敢再陳但守制大典至大至重則日奪情夫情而奪之事爲拂經心爲殘忍爲殘忍拂經何顏以抗於將吏之上軍中少長有禮吉凶以時臣先爲不律之身執何紀以律兵士而天理良心寸衷有赫臣亦欲奪情而情之不可奪者已煎灼於臣之肺腑矣況臣絕裾以出臣父再見無期舐犢之思憂鬱而歿臣父之死因臣而臣之身不還之於父令其九原貽痛仍是望子之魂一夫足闕天地之和是父是子遂不足動皇上之惻隱乎但聞訃至今淚血已枯氣息將盡卽勉强撐離魂之殼以囘車終必哀毀憂思而待盡奉旨袁

崇煥身任疆場本朝原有起復故事如何堅求守制顯是避難推諉姑不究還着遵旨行不必再來瀆擾時天啟四年八月十五日也崇煥知守制不可於是再上給假疏略云如不容臣守制又不容臣給假臣惟抱臣父之靈於通州湧泣以死與先魂相依於地下詞亦甚哀而奉旨仍不准其遵旨回任疏云竊惟臣控皇上以不可已之情而皇上臨臣以莫可逃之分一而再再而三臣辭之窮而心已苦矣更敢有說以冒天威惟是臣負不測之罪惟樹不朽之勳始足以贖之臣任矣臣不能與不應手之人而任猶不能舍應手之人而任臣任

之非但謹守寧前而已也必將整練兵馬恢復侵宇撫循屯種以天下復遼東以遼東還天下而不敢疲天下以事遼東若閉關而守無名示弱臣不能任也虛恢以逞失事廢時老師速禍臣不能任也遼陽廣寧皆緣官多不和而敗關門因樞輔一手握定而存遼東監司有副使劉詔與臣已足爲用更設多官前覆可鑒臣不能任也軍中粮餉爲先如發不以時東那西借馬死軍逃臣不能任也兵備監軍原自有體若將吏之更置不得知兵馬之虛實不得問臣不能任也若夫奪情起復何例止今但擇能守之人左輔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三城屹立且守且前恢復可援東事平仍當放臣回里終制當時崇煥自任意氣如此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自是寧遠且爲內地開疆復二百里（詳明史本傳）九月世龍遣哨將曾之甲李承先襲耀州清兵掩之柳河敗没（詳承宗年譜而東華錄則作八月）關外士卒西奔崇煥狂呼邀截使各還守信地城堡得全（詳遼事實錄）臺省劾世龍弁及承宗章疏數十上（詳承宗年譜）承宗去志遂決時魏忠賢勢日熾崇煥慮邊事不可爲見承宗輒流涕求同去（詳茅元儀復遼砭譬此書係駁王在晉書而作）十月承宗得請（詳承宗年譜）初七日以高第爲遼東經略第在部時以柳河之敗舊鎮倉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慰不爲信

可必若聽逃將儒兵倣法以爲哨探之地此則柳河之故智成則曰襲敵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白便去也（詳遼事實錄明史本傳即采此揭）崇煥揭示後遂復乞終制不許第抵鎮疏裁巡撫（案是年十一月遼東巡撫喻安性罷說詳國榷）即下檄世龍撤寧前兵（承宗年譜）崇煥曰我寧前道也旨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矣（說采承宗年譜明史本傳敘此事亦本於承宗年譜六年正月第檄崇煥會議修守關門崇煥力言錦州係寧遠藩籬

城垣壞應修築以資保障第不聽說采兩朝從信錄清兵知經畧易與十四日舉兵西渡遼河將至右屯守將周守濂遁清兵前進錦州及大小凌河松山杏山連山塔山守將左輔等亦棄其廬舍糧儲而退說采東華全錄崇煥聞卽偕大將桂參將大壽守備何可綱霍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是也修武營參將祖大壽領營內健丁出與水瓦窰冲爲援前鋒旣撤王承胤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其轄下之兵緣紅羅山一帶堡在敵後副將朱梅游擊馬爌鄧茂林各簡其健卒與祖參將合營爲寧遠外援其各小堡俱歸併於覺華寧遠各堡官如孟繼孔孫呈惠王泰運周良馭張存仁余國鳳戴光祖孫定遼趙邦寧馬兵一二百或數千俱攢而入在大營中從北應援水營游擊姚禹賢喬桓李士登都司王錫爵守備王鼇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勁兵援之于南中右所城雖小然在寧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永昌與尤岳自願爲死守應聽之各總兵趙率教自應以步卒守其信地爲寧遠之後勁其馬兵各各小堡主將戰將如寶成功高如嵩孫繼武劉應選陳應龍張弘謙等俱應令其領所部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寧遠爲前鋒寧遠一固則敵必不敢舍堅城而西寧遠不守諸城堡如中右中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之力援前屯本道身在前衝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敵然事變不可知且敵之蓄銳三年其圖我必深萬一不測本道當與此城爲存亡而本道申明內有各將領或守或援俱當與本道爲存亡結連一處彼此同心

何可綱霍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是也修武營參將祖大壽領營內健丁出與水瓦窰冲爲援前鋒旣撤王承胤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其轄下之兵緣紅羅山一帶堡在敵後副將朱梅游擊馬爌鄧茂林各簡其健卒與祖參將合營爲寧遠外援其各小堡俱歸併於覺華寧遠各堡官如孟繼孔孫呈惠王泰運周良馭張存仁余國鳳戴光祖孫定遼趙邦寧馬兵一二百或數千俱攢而入在大營中從北應援水營游擊姚禹賢喬桓李士登都司王錫爵守備王鼇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勁兵援之于南中右所城雖小然在寧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永昌與尤岳自願爲死守應聽之各總兵趙率教自應以步卒守其信地爲寧遠之後勁其馬兵各各小堡主將戰將如寶成功高如嵩孫繼武劉應選陳應龍張弘謙等俱應令其領所部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寧遠爲前鋒寧遠一固則敵必不敢舍堅城而西寧遠不守諸城堡如中右中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之力援前屯本道身在前衝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敵然事變不可知且敵之蓄銳三年其圖我必深萬一不測本道當與此城爲存亡而本道申明內有各將領或守或援俱當與本道爲存亡結連一處彼此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但恐賢愚不一除臨陣退縮本道法所當及徑於軍前誅之其法既嚴臺必正之法蓋各人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法則心無不一若潰而入前屯趙總兵以賊論執而殺之放一賊過前屯亦總兵趙率教之罪總兵楊麒固守關門卽放一逃兵入關亦楊麒之罪本道通行各將領外擬合發抄云云據揭中云各人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法則心無不一崇煥勵將士死守寧遠全城之功卽賴此揭也案明史本傳云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卽采此揭又案明史本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卽借大將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大壽守備何可

綱等集將士誓死守當時副將賓朱梅明史書爲外援朱海談也又按左輔自前鋒退後與朱梅並爲外中而明史本傳以朱梅當時實未入寧遠城內亦談也今據揭示特爲正之

二十三日淸軍至寧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路駐營縱所俘入城諭降曰吾以兵三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崇煥答曰來兵稱三十萬虛也約有十三萬吾修治寧遠決守以死詎肯降耶采東華全錄時崇煥偃旅息鼓城中若無人采兩朝從信錄語明日淸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闔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采明史本傳按東華全錄云丁卯上命軍中備攻具戊辰我軍薄城下奮勇攻擊時天寒土凍鑿城已穿出甚大且長之木櫃半在堞內半出城外櫃中伏甲士俯下矢石如是數次又從城上投枯草油物舉火明燭天地矢石俱下及戰方酣從各堞間推下火器礮石齊下力拒不退我兵失利翼日再攻仍不克計攻城二日傷我游擊備禦官各二兵五百辛未上還軍二月壬午上至瀋陽諭諸貝勒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不懌累日據是以觀崇煥誠淸之勁敵矣時寧遠孤城外懸忽聞寇警朝野驚駭崇煥更泣血誓守以厲眾曰苟能同心死守我爲牛羊以報是所甘也眾感其意遂抗敵圖存考明人所紀寧遠事除奏報外大都得之傳聞多張皇之詞又以爲功不盡出崇煥考日本稻葉君山所著全史引朝鮮人紀錄云我國譯官韓瑗隨使及綿花無數須臾地礮火發土石飛揚火光之中見人馬無數騰空亂墜敵大挫而退翌朝見敵隊擁聚於大野之一邊狀如一葉崇煥遣一使備物謝曰老將久橫行天下今日敗於小子豈非數耶建州主先已負重傷及是供禮物及名馬回謝而約再戰之期因懇恚而薨此爲朝鮮使者在圍城中親見其事合之崇煥疏言當確據此則崇煥先事雖極綢繆而臨事又好整以暇有諸葛武侯風宜乎淸太祖畏之也時啟倧亦以自造火藥自焚死蓋據奏報之詞北畧云寧遠被圍時有通判某者浙江人也有智畧急造火藥不置礮中勻篩於蘆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人敵藥甫成通判燕火

欲試忽火星飛於鬚上乞刘焚死云云而國權則云啟侯侯是義烏人因中火藥毒創死據諸家論述則足証明史之說　初中朝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經畧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勵滿桂等曰朕覽塘報敵攻寧遠甚急被城中道將諸臣礮打火攻敵營少退危而復安袁崇煥血書示眾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敵騎然已首挫凶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議敘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

時正月某日也其時高第鎮關門大反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案高第有裁抑將權疏其折辱諸將實緣此後諸將不援坐是失敗復砚其職清軍先攻寧遠不利於是分兵畧覺華島參將金冠等陣亡按經畧高第報云正月十九日敵警至覺華各將日夜鑿冰皆墮指二十六日辰時敵眾數萬來攻寡不敵眾四營盡潰都司王錫斧李士登吳國勛姚與賢艟總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前左後營艟百總俱已陣亡又據同知程維樸報敵人于東事節鉞而蟒玉百萬數十萬惟其出入不一而二十四五日連攻寧城共扎七營以級我軍不知足八年中所就僅若此于古任臣之君至皇祖皇考暨皇上而極于古負君之臣至臣等而極每一

既砚職而以王之臣代第趙率教代麒時清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幸存錄云中國之敢議戰守實自崇煥始三月初七日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敘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蔭錦衣千戶崇煥謝陛蔭疏畧云竊計東事從前半由官爵濫而法紀蕩如漢帝登壇一拜捐金不問遂爲振古美談我皇祖皇考暨皇上任人於東事節鉞而蟒玉百萬數十萬惟其出入不一而足八年中所就僅若此于古任臣之君至皇祖皇考暨皇上而極于古負君之臣至臣等而極每一

念及舍愧無地尙敢望賜乎況臣由按察使躐而
巡撫賜且已多查臣同籍諸臣參政而副使且寥
寥臣已越級而踞其上再加樞貳而世及臣實厚
顏皇上卽不視臣爲饑鷹臣自處敢餒於飲鼠且
武人奔競少監立便欲厚遷稍有不合輒思激去
要挾朝廷開釁同類令邊疆始終不得一人之用
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處於恬何以消諸將之競
況臣原無富貴之心又皇上所鑒也伏乞收囘成
命允臣辭免俾臣之偏心不累於富貴得與將吏
再奮功名皇上之所以待臣應留餘地臣不勝悚
切待命之至奉聖旨袁崇煥存城功高加恩示酬
勤而非例也 詳遼事實錄 先是虎墩兎部下有拙扣兒者善爲
盜率教捕斬四人象乾告兵部以爲故敗欵事賴
承宗救得不死 詳明史趙率教傳 其時有參將王楹出邊
爲朗素部下所殺承宗怒將討之以問崇煥崇煥
不報 案朗素爲虎墩兎偉臣時承宗怒甚崇煥不報欲止其討也 象乾又恐壞
撫局令縛獻殺楹者而加其應增之賞千餘金承
宗疏剌之象乾遂乞歸 王象乾傳 是時虎墩兎近屬歹
青亦以領賞譁於邊邊人格殺之虎墩兎益怏怏
恩威去 詳明史鞫鞫傳案邊人殺歹青亦承宗使之蓋撫綏非承宗所主張也 崇煥
夜急入瀋陽城蓋慮崇煥合毛文龍兵搗其虛故

原不爲過乃三疏控辭愈徵克讓還着遵旨祇承
四月淸兵出十方寺渡遼河駐營 詳開國方略 將復攻
寧遠 詳遼事實錄 先是虎墩兎部下有拙扣兒者善爲
盜率教捕斬四人象乾告兵部以爲故敗欵事賴
承宗救得不死 詳明史趙率教傳 其時有參將王楹出邊
爲朗素部下所殺承宗怒將討之以問崇煥崇煥
部意我軍盡沒移兵相逼 詳開國方略 至是知淸太祖
欲西炒花親統師入助行至養善木 按養善木卽養息牧去奉
天城百餘里 淸太祖卽馳擊之 詳開國方略 殺其侄囊素台
吉 詳遼事實錄 窮追至西拉木輪河而還五月聞毛文
龍兵侵至鞍山驛淸太祖乃囘瀋陽 案河卽今克什克騰旂地 案東華全錄云上方囘軍聞鞍山驛有警乘
夜急入瀋陽城蓋慮崇煥合毛文龍兵搗其虛故

急田瀋陽以固根本也文龍者浙之仁和人以都
司援朝鮮逗遛遼東巡撫王化貞命往河東招致
遺民時有鎭江中軍陳良策縛守將佟養眞殺從
者六十人叛投文龍禮親王(詳本傳)捷乃叛王嚮亭雜錄云鎭江之
龍之功明史(詳本傳)云乘虛襲殺鎭江守將陳良策獻城非文
將非事實特附記之以正明史之誤按文龍塘
報云至石城島與遂左生員王一寧會一寧謂鎭
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拚其
不備城可得也卑職遂同一寧督家丁及屯民直
至鎭江城外一寧當遼城陷沒挺身渡江說朝鮮
君臣起其敬畏氣節凜然及與共事計畫立就據
此則入鎭江實一寧之策也文龍以收復報巡撫

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旋聞淸
軍至逃入朝鮮鎭江遂被屠(詳兩朝從信錄)厥後淸兵勦
之朝鮮境斬千五百人文龍僅以身免(按化貞互相水火卒僨疆事實文龍啟之故朝廷全祖望鮚埼亭集謂文龍一生冒功諱敗以即可死非)文龍逃免遂入皮島駐軍考皮島本朝
鮮地(案日本稻葉君山全史云皮島原名椵島今屬朝鮮平安道在西南海中)在鴨綠
江口之東南北岸十餘里爲鐵山其西北岸八十
里卽抵口淸界(詳東瀋紀要)按明史本傳云皮島亦謂
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
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餘里卽抵口淸界其
東北海則朝鮮也云云此昧於地勢而語亦涉影

響至云在登萊大海中則尤誤文龍居島中籠絡
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之計中
朝是之皮島由此多事矣文龍媚魏忠賢爲奧援
(詳柏起宗東江始末)累加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
鎭皮島如內地(詳明史本傳)然東江地實險要文龍嘗
號於衆謂其跨鮮制遼枕敵手足居敵腹心更有
劍道直搗巢穴又嘗疏言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
腰臣等於東南拊其背而蹯其尾則遼可復復獻
所獲首級三百及俘二名與承宗承宗雖不知所
自然欲用文龍爲牽制亦爲請餉(詳兩朝從信錄及蔡承宗年譜)
部議給文龍餉四十萬報可(詳國榷)顧文龍所居東

幸制最烈崇煥尙稱之按崇煥遼事治標治本疏有云毛師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爲最烈後來王在晉詆崇煥引此語謂文龍不可殺蓋未統觀前後也至東華全錄所載諸敗績明人書錄槩未之采及蓋文龍飾以爲功惑人聽聞特崇煥知其被創兵折耳六月虎墩兎以囊素台吉之死親率所部會同炒花五營至三座寺請崇煥合兵復仇詳遼事實錄初虎墩兎以淸軍欲西亦遣台吉桑昂寨領兵相助離寧遠七十里連營二三十里崇煥遣人賞以酒食慰諭之旋以口淸兵攻炒花引去及是崇煥親出興水縣囑虎墩兎無與敵野戰脫有急移於近邊彼此聲勢相倚我爲彼援因疏言虎帶甲可數十萬論强與弱敵不如虎然敵百戰梟雄虎無紀律論亂與整虎又不如敵虎之力重不大於我我以天下之全力守一遼東而不足虎之勢安足以抗敵但虎被多年豢養且自圖存必不折而入於敵西欵不壞我乃得一力防遼臣現方亟亟圖之以期有濟帝是其言詳遼事實錄方寧遠之圍解也崇煥知淸兵必復至卽議藉遼人守遼土兵部令關內及島上遼民咨赴寧遠以備耕練崇煥疏請酌定率教挾桂兩鎭以專責成言臣駐寧遠地在敵衝不得不分其責於二人今定率

教駐前屯爲後勁桂駐寧遠爲前鋒各分信地如明年復城則率教東出錦州爲前鋒桂爲後勁再一年桂跨而前則錦州又爲後勁大抵兩鎭更迭而前交相爲援臣每對人言謂戰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掉處處堅牢如此作畧想天下所同心也惟敵勢甚强一出輒十餘萬西部雖馴養能必其終處此蓋亦甚難寇近門庭我欲待而彼不我待設不如此不足以守關而壓敵守關與復遼不得分作兩下工夫而戰卽在守詳朝鮮信錄當時率教與桂並負盛名而桂矜己自用詳兩祖紀事及趙率教傳自解圍後意氣彌張深惡率教詳滿桂傳五

月崇煥奏列關外兩鎭參差之情詳兩朝從信錄當時率教與桂並負盛名而桂矜己自用詳滿桂傳按桂與率教本深相得及寧遠被兵率教命一都司四守備東援桂惡其稽緩拒不納以崇煥言乃令入圍旣解率教欲分功桂不許且咎其不親援兩人遂有隙帝爲下詔戒勉詳趙率教傳又按崇煥復言桂非但惡率教與臣及將卒皆不和自解圍後意氣彌張驕蹇謾罵恐壞封疆大計乞移之別鎭以關外事權歸率教此參差實情亦崇煥疏中語也崇煥發疏王之臣不與聞比聞馳至寧遠勒止之崇煥亦遣使追桂而召命已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請用之關門崇煥又以爲不可觀

此則崇煥當時即行轉圜其又以爲不可者別有
深意兩朝從信錄載詔語云寧遠防務着左輔以
原官管理渴桂作速交代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
聽超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崇煥蓋慮桂不任率教
調度交惡益深故從而疏陳移桂別鎮也時中朝
慮其僨事采明史本傳語閏六月廷議督撫去留兵部尚
書王永光謂崇煥慷慨英發氣可吞胡宜專任之
以辦賊調之臣還朝帝不從命之臣督關內以關
外屬崇煥采遼事實錄語復勑二人和衷酌議用桂崇煥
上自訟疏據兩朝從信錄云讀崇煥自訟疏可謂
勇於聞過者矣蓋崇煥上疏認罪始終調停率教

桂二人明史本傳云崇煥以之臣奏留桂又與不
協似誤也據兩朝從信錄云崇煥與之臣會議令桂掛將軍印駐寧遠而別選將駐前屯則足證明史之誤八月崇煥上遼事治標治
本疏云自邊釁以來未有勝着惟王象乾撫存西
部敵窮於無所入孫承宗決出關用遼人之策敵
窮於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覷我虛
實因而傾巢入犯雖敗而走然損於我而償於西
部與毛帥氣又復振秋收以往彼日日能來而我
刻刻當備者也彼老於攻戰且號知兵若犯必攻
錦寧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堕若揚言綴
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舍一難攻之寧
遠輕越其郊而腹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彼蓋料我
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然臣不懼也彼之遠來利速
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祇一味死守令至無
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臣
布置於關外二百里內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
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斷不令敵近關門關門
祇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萬全勝算蓋不貪功
便無由致敗若貪一擊之利令屬交鋒從前之禍
立見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之則自
東事始今便欲局之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
結艱於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理則若有可憑

不在於終局之日也纔下手便已了了勿姑爲而
姑試之蓋天下事固成於有所因亦敗於多所倚
敵而能爲中國患則其獨擁一方生殺予奪之自
由生聚教訓之不易我調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
我以散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皇上以關
內關外分屬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而
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敵也而又與以內地之轉
輸又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人目中已無虎
更兼發蹤指角之有人餉饋捕擒之有具則虎之
不能爲患審矣關內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
可爲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餘兵之馬騾三萬八

千餘見俱未有此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遼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臣今定於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窮於無可繼役又不堪再藉以遼人守遼土上下井牧之相附寡而有多之用且守且戰且築且屯撫西部以拒東遼來歲屯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惰以爲用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畧原不得拘臣二親在慕不宜戀此但未去一日宜一日經營臣與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事則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還祖宗幅員法制之舊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復不必急言平敵而敵無不平即以下手之日爲結局之日可也蓋人可遞易而着數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畧卒之償如左券主謀先定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成敗難易者天蓋勇猛克敵敵必警振奮立功眾必忌況任勞則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即墨大夫幸結獨知於英主耳臣遭遇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皇上與廷臣始終之封疆其有賴矣

采西朝錄謹案此疏論治標法

本趙充國方畧且築且屯之成法而尤以用少節省爲先以明亡邊餉論之可謂贍言百里明史本傳謂崇煥慮廷臣忌己故上此疏而徵引此疏未全然考其時廷臣尚不甚忌崇煥崇煥上此疏蓋爲之臣發也帝優旨褒答九月崇煥議興屯田而令率教任其事旋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第所棄舊土兵部爲巡歷關外事奉旨內臣鎮撫越數百里關城畧地議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着於原封伯爵進肅寧侯內臣劉應坤撫臣袁崇煥原蔭錦衣正千戶並加陞指揮僉事俱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內臣紀用原蔭錦衣百戶加陞正千戶明史本傳云其冬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蔭錦衣竇諼查此旨降於九月而非其冬明史魏忠賢傳及諭旨載忠賢於原封伯爵進肅寧侯並非蔭錦衣也故特明以辨之其時之臣以屯田爲妨民上疏畧曰率教連歲設關外之兵屯關外之地兵民相遘各有怨咨蓋兵苦於力之疲民苦於業之失宜另委文職一員專董其事仍照常收租以充軍餉蓋之臣與崇煥政見各殊也崇煥因之臣疏謗已復上遼地屯田疏畧曰遼東之地往日盡屬軍屯非山陝邊郡軍民錯處比承平以

來邊人喜言民餘丁不知其爲正軍儲卽正軍亦
置身賈販中軍失是以無餉而調屯失是以無兵屯之害全遼兵食
募轉輸遂流毒於天下請言不屯之害
藉天津之截漕國儲外分京庾日罄一不便海運
招商派酒那移交卸多費北直山東爲之疲累二
不便船戶添水和沙苫蓋失法米爛不堪炊兵賤
賣之釀酒家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遼
地新復土無所出食價日昂且轉販而奪薊門之
食薊且以遼困四不便調募至者俱游手不以屯
爲世業倏忽逃亡五不便不屯則兵無恆產亦無
恆心前此見賊輒逃皆烏合無家之衆也六不便

不屯則亦無家畜百貨難通之處諸物常貴兵餉
月二兩不得如他處數錢之用七不便請更端而
言屯之利計伍開屯計屯核伍而虛冒之法不得
行便一兵以屯爲業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
爲土著免征調之煩便二屯則人皆力作游手之
輩不淑自清屯之卽簡之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
止技擊馳射伍伍相習耕之卽所以練之便四屯
則有草有粮兵馬不饑兵且得剩其月餉繕廬舍
飾裘馬爲一鎭富彊便五屯久而軍有餘積且可
漸減折乾月米以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滄有溝
有封有權木根高下縱橫聯絡敵騎不得長驅便
七據是以觀崇煥屯田之策實爲治本之具也十
一月山海關工竣崇煥復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
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
有覘堅城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旣新更當修
錦州中左大凌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從
之說采國榷而之臣其時同鎭守內監力主芝麻灣築
城之議疏入報可砭曖說遼崇煥亦無以難之案國榷載
之臣復請修中前所鐵場堡芝麻灣諸城言班軍
四萬除一萬不足供役兵商稱班軍止五萬宜
覈實撤用餉此事又考芝蕭也先是八月中清太

事實錄又載遣使雖由崇煥設謀實自逆璫逆璫
欲招款東敵意不止於封侯又載朱國弼疏云東
敵與我深仇忠賢乃遣人吊孝邊臣不奉忠賢命
敢徑爲之乎霍維華發崇煥談款之誤云款實忠
賢意使謝過崇煥觀此則遣使往吊實忠賢脅爲
之非崇煥意崇煥亦欲往覘虛實且離間其種人
采遼事實錄 按崇煥東遣偵諭疏云往偵其虛實一也
因離間其諸子及種人上下二也且諭其毋仍前
作難束手歸命三也明史亦謂覘虛實與遼事
實錄所載畧同又考兩朝從信錄載當時諭旨有
其子爭立語崇煥之遣使或專爲此乂考董其昌

續通紀云喇嘛僧及傅以昭等至瀋陽見各王子
行平禮漢官佟養性劉愛塔等十餘人俱在其後
崇煥再出愛塔果歸明當時或受喇嘛僧密誘特
各書未之載耳太宗文皇帝以其來弔遣使及書
報之崇煥以書不便奏聞交來使賫回按東華全
錄云十月李喇嘛回遣方古納溫塔石往遺以書
十二月方吉納溫塔石至言明不遣人來亦無回
書但口說大明國大滿洲口並寫不便奏聞而明
史本傳云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甚誤考
其時崇煥無議和事亦無報書也當時之臣以遣
使爲非計疏稱宜絕和議杜覺端采兩朝從信錄其時御
吉 論海叢書

史智銳亦言督撫執意各忤恐誤疆事采國榷說七年
正月帝召之臣還以關內外盡屬崇煥與中官應
坤用並便宜從事采遼事實錄按明史本傳有罷經畧亦誤
不設語考其時經畧已改督師所敘罷經畧亦誤
也又按此舉係忠賢計盡蓋欲崇煥欵事之成其
後清兵已征朝鮮而遣使議和崇煥仍復書報之
者實爲忠賢及應坤用諸人之所脅逼耳先是三
年三月朝鮮國王李琿爲其侄倖所殺采兩朝從信錄○追
述三年朝鮮一役乃能欵入毛文龍謀之張本
龍謂爲後來誅毛文龍之張本
云琿素仁柔倖常在左右用事入春見琿有疾遂
起謀逆先游說乎山節度使李貴調兵馬五百赴

龍文龍惡琿祖倖因上揭帖云爲戡定正義以安
宗社事據議政府左議政朴弘者等呈前事始知
鮮廷大變臣民慶立是出王太妃之命歷數琿之
不君倖民心已歸萬口一詞鎮居其東稍知始末
應否承襲請乞上裁庶典儀攸遵藩封可定其時
廷議皆言宜聲罪致討勿受方貢惟文龍言琿實
悖德倖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踰年倖卒得封文
龍實主之也廷議以下采明史原稿朝鮮傳語後來明史刪此等語當以原稿爲紀實
又按文龍惡琿之原因緣埠嘗奏辦文龍建人非朝鮮通使事詳董其昌續通紀所載文龍
此舉獎亂臣開邊釁爲明朝失朝鮮之禍胎其罪
極大崇煥誅文龍時數其十二大罪不及此者以

帝既封倧既往不咎耳五年朝鮮總兵李國（明史作李
適韓明廉（明史作韓明璉）舉兵攻倧倧棄城走已而國明
廉爲部將所殺明廉子潤佺義投奔於清（采東華全錄）
而文龍報稱國等被臣擒獲潤在建州約尹義立
爲內應期今冬大舉犯朝鮮（采明史朝鮮傳）於是文龍爲
避兵計遂移鐵山之眾入雲從島（采明史朝鮮傳）六年帝
以雲從去敵遠與寧遠不相救文龍疏辯曰臣所
駐須彌島中有雲從山以陸程計離鐵山八十里
以水程計僅三十里不知何人故立異議指爲規
避以誣東江以地勢論寧遠至遼瀋地平坦無險
要可守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守可以

制勝以之進勦恢復事半而功倍向來廟堂議論
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錢糧半餉軍需若有
若無不以臣言爲是及至今日便欲移島此何見
也若臣自處之愚見今者歲餉已四十萬兩請再
加六十萬兩截漕止十萬石請加二十萬石其軍
需器械請歲給十萬兩聽東江自造并請再加造
沙船九十隻號船六十隻上年六月間臣具疏請
內臣一員并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令宜即令其
監督臣委託胆畧之將授以方畧恢復廣寧駐兵
三岔河可剋期於二年以內先結此小局另議復
遼之大局再爲剋期此爲文龍自己審處之私計

其所以請舊撫王化貞監其軍者（案王化貞爲當
駐東江時薦舉毛文龍之恩人無他欲便其私圖耳時文龍在島江浙奸
民泛海逐利者悉投文龍得入建州互市烈皇小
識云文龍招集行商南貨繒幣北貨參貂咸於文
龍輸稅然後敢發名曰濟朝鮮實闌出塞然忠賢
庇文龍卒給餉百萬兩不之吝也會編修姜曰廣
給事中王夢尹使朝鮮歸疏言文龍兵冊報十五
萬能用者止二三萬餘多衣不蔽體食不充腹（采
朝從信錄曰廣夢尹忠賢黨庇文龍於不充腹食不
陳海外情形疏語）尹罷斥事詳明史姜曰廣傳未幾而有旅順李鑛之變鑛文
龍部將也爲仇者誣揭文龍命拘之鑛懼偕李鉞

高應詔等四千人奔寧遠崇煥知鑛等不得已疏
陳曰鑛等所陳多不得已大都謂等死耳西來死
於法止一身否則四千人俱無生萬一四千人不
甘心而轉興別念將不止一身一家矣明旨謂情
有可原部參亦謂有心報効今道廳所議遵體明
旨發明部參可云兩盡李鑛李鉞俱應革去官職
免死立功其四千人則發寧前擇使爲兵眾各有
生無萌他念先是滿朝既得潤爲向導又以內應
者言東江易破遂謀討朝鮮（采國榷及遼事實錄）七年正月
初八日遣使致書崇煥議和（采東華全錄）欲藉此阻其
兵得一意南下遂大興兵渡鴨綠江（采明史本傳）十四

日克義州是夜分兵擣文龍所居鐵山殺其兵無算（采東華全錄）崇煥初聞警即發水兵五百人往援東江（采明朝從信錄崇煥飛報軍情疏）按明史謂文龍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似誤蓋當時崇煥聞警即援并未接朝命也崇煥飛報軍情疏畧曰敵兵犯鮮臣久已知之臣各移書樞臣尙冀鮮之君臣藉我毛帥爲援能背城借一如去春寧遠不謂其弱莫能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里既遥往以救鮮則不如搗遼瀋但念孤軍深入宜銳不宜多隨與諸臣及諸將領議定於關外三營及前鋒三營撫鎭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分作連

珠三營以副總兵左輔領前鋒游擊金國奇都司靳國臣佐之總兵趙率教居中都司張得勝孫繼武佐之副總兵朱梅後勁游擊黃士英都司孫紹祖佐之而寧遠道臣畢自肅爲監軍進逼三岔河爲搗剿之舉率教於十八日即來往簡調蓋各營精銳聞東警日已駐防於大雙松杏之間矣臣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駐前屯寧遠策應是役也水陸夾攻敵即悍安得不疑又安得不懼疑懼交逼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耶按遼事實錄載是疏在二月云十八日簡調則進逼三岔河當在下旬東華全錄稱是月初六日清兵至平山李

彼以輕騎北上而襲關寧此我之虛怯而彼之所能爲者此時救人乎抑自救也況寧遠至三岔河六百里而遥往返需幾時日今兵馬便可趨險赴援否今發水兵外以總兵趙率教擇數千從東進寧遠道監之直偪三岔河如有可圖之機渡河一試如隙不可入急令全師我兵陣於河而彼或疑焉不以全力東向此幸於萬一也此牒可謂知已知彼蓋崇煥以兵不利野戰不敢貪一擊之利可謂胸有甲兵明史本傳謂崇煥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爲□清所服諸將乃還蓋采此疏

也三月帝以關外撫賞專任崇煥采國權時兵逼三岔河崇煥以西部折而東慮敵騎北上徑襲關寧采國榷即諭虎墩兎與炒花立援與都令等解仇並奏陳講折宣撫情形奉旨建人狡詐百端就來斷殺之言詐也宜假以應之無爲危言所喝至諭虎首與炒花立援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相機宣諭務令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巖鎭朕所洞知封疆事重還益與諸臣協奮心力厲秣兵馬修塞害要以保無虞按崇煥是時方急東事於輯協未遑也事詳兩朝而是年春忠賢所遣太監信錄等不及敷奏蓋崇煥疏陳救之也然文龍奏訴鑛等並欲戮崇煥旂鼓之敷奏其恣肆如此時胡良

遼事實錄載四月太監劉應坤題云水兵東援自芝麻灣間洋於海道中聞有內鎭胡太府亦有兵丁鎗礮器械粮餉過海軍民踴躍據此則胡良輔苗成往鎭皮島攜礮械與文龍采遼事實錄按海叢書

輔苗成已蒞島中爲文龍庇故崇煥對之亦無如何也清軍之征朝鮮也崇煥方銳意恢復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明史本傳四月初八日口清遣崇煥使還報書責其乘問築城不願講和采遼事實錄考東華全錄崇煥初議和曾於忠賢詳遼事實錄前段已敘及故優旨報許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是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

兩朝從信錄載文龍以兵將逃潰皆寧遠徐敷奏煽惑所致屢疏請誅李鑛等其四月揭謂李鑛等擅離汛地高萬重等臨陣脫逃皆徐敷奏煽惑所致罪在不赦又載五月文龍奏從前因疑叢蠹奉旨該鎭繭於奸弁將逃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鑛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六月文龍復奏奉旨逃將李鑛李鉞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等着內鎭臣會同督撫諸臣卽行梟首以肅軍律考崇煥後來誅文龍後卽以敷奏分統其兵當時梟斬李鑛等不及敷奏蓋崇煥疏陳救之也然文龍奏訴鑛等並欲戮崇煥旂鼓之敷奏其恣肆如此時胡良

功棄垂成也故乘敵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采明史本傳案遼事實錄載有兵科李魯生一疏明史本傳所謂言官者即李魯生時錦州繕修已畢大小凌河未完詳東華全錄祇云崇煥得報書知清師必出采兩朝從信錄其時太監劉應坤上增定大帥疏奉旨杜文煥特加制敕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銜駐大凌河管前鋒事詳遼事實錄案明史本傳乃作命世祿駐錦州一段亦采此考其時杜文煥侯世祿俱未至明史本傳故不敘此二人詳東華全錄五月十一日清軍趨大凌河守兵棄城遁詳東華全錄遂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采明史本傳崇煥遣人齎書率教厲其防守言城中火器兵馬俱備必不能克詳崇煥遺集扎趙率教文復疏言敵冒暑深入勢不能久援錦之兵第聲息四出疑而擾之而重兵相機保守寧遠詳兩朝從信錄朝旨並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關上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時爲魏忠賢用事故不免張皇調遣也會西部領眾報效從兩朝信錄詳兩朝信錄崇煥復令王喇嘛督其兵揚旂於錦州之地從兩朝信錄十二日趙率教報云敵分兩路抬拽車梯挨牌馬部輪番交攻西則兩面太府紀用同職及左輔朱梅督各將領併力打射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敵人屍填滿地至亥時敵兵拖屍去將班軍采辦窰木燒毀退兵五里西南下營采遼事實錄而東華全錄祇云清軍退五里而營遣人往調瀋陽兵不敘死傷然以調瀋陽兵一語觀之則死傷亦多也十五日議和使三返不決采東華全錄而明史本傳亦敘其事時崇煥奏報寧錦疏畧云據祖大壽等報十五日奉滿總鎮明文同尤總鎮帶兵東援次日同上旂離山看見敵軍大舉來兵甚急因彼眾我寡徐徐而回敵兵跟至柘鋪對壘良久在陣射死我兵楊推進等七名傷數名敵回至塔山下營我兵回寧遠采兩朝從信錄是時崇煥復上疏云錦州之圍臣即欲衝圍合戰但强弱眾寡不敵蓋天下之精銳鬬內外素所倚重而願歸者滿帥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帥也又合諸選擇將領尚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過河或邀截而逞欲於一擊者豈有幸乎惟憑城尚有一效錦州已擊死數千若使器糗相具即久困何妨正未必耳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輒下但恐其反客爲主於瀋陽遞番往來攻困諸將傾不能救錦者必不能救寧此則剝膚大患故在急調薊宣之兵於山海兵法貴靜變起宜常除遣將調

兵外則別無法（採兩朝從信錄）案此疏可謂知彼知己其後清朝因降祖大壽於錦州即用此法也二十五日（清謂瀋陽兵至二十八日太宗移軍寧遠採東華全錄）崇煥與中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採明史本傳）時崇煥憾堞大呼令分路進殺（詳兩朝從信錄）是役滿桂兵及密雲兵並出寧遠城東二里列陣於南沿城環列鎗礮上稍退以觀動靜明兵仍堅壘不動上欲進擊三大貝勒皆以距城近不可攻上怒諭曰昔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朕攻錦州又不克若遇此野戰之兵尙不能勝之又案明史本傳敘此事後有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蓋忠賢主其病歸而優其敘錄其於撫臣亦庶幾無相負哉鼓之實難准（採遼事實錄李應薦疏）應薦忠賢黨也其幼崇煥假弔修款設策太奇其不急援錦州爲蔥此似不可爲該撫解向後暮氣（採東華錄）謂明兵大敗死傷無算是史臣鋪張之詞不足爲信史明史云士多死蓋兼兩軍而言以是役明清兩軍互有勝負也二十九日太宗自寧遠回六月初四日再攻錦州城南以城濠深濶又值潦暑士卒多死傷（採東華全錄）方錦州被圍時崇煥致當道啟有講款非臣所得專夫用之而不克自用此千古遺憾語（採兩朝從信錄）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採明史本傳）按御史李應薦疏云崇煥撐持危疆數載惟是假弔修款設策太奇其不急援錦州議者亦鄙其爲蔥此似不可爲該撫解向後暮氣鼓之實難准（採遼事實錄李應薦疏）應薦忠賢黨也其幼崇煥蓋忠賢主之又案明史本傳敘此事後有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爲所喜語考明史原稿閻鳴泰傳云鳴泰頌忠賢功德於薊遼建祠多至七所四月與崇煥又建之寧前考國榷云鳴泰以崇煥頌廠臣請建祠於寧前賜額曰元功孫承宗畧明心跡疏云臣以逆璫勢熾去後崇煥放歸猶以不慊於臣相勉崇煥何嘗與臣異據此則建祠實鳴泰強使爲之非崇煥意也崇煥與忠賢等意見不合遂乞休七月初一日（採國榷帝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敘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採明史本傳）忠賢四歲孫鵬翼亦封伯（採熹宗本紀考忠賢傳作從孫鵬翼而明史本傳作忠賢子實誤）而崇煥止增一秩尙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蔭忠賢亦

不許采明史本傳考明史霍維華傳維華爲忠賢謀主所親爲近侍因進仙宮靈露飲帝初甚甘之及得疾體腫忠賢頗以咎維華維華甚懼且慮帝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命讓功崇煥忠賢覺其意降旨頗厲據是以觀則維華非盡不平然亦足見忠賢實惡崇煥也八月十二日熹宗崩莊烈皇帝卽位十一月忠賢伏誅采莊烈帝本紀按明史本傳敘此事有削諸冒功者語今再考明史稿本紀崇禎元年七月乃盡削熹宗大漸時殿功濫恩據此則削諸冒功及誅忠賢是在七月非十一月也時廷臣爭請召崇煥十一月太僕寺少

卿龔萃肅疏云崇煥苦心邊塞功賞甚輕而忠賢及崔呈秀逐之以去可乎奉旨崇煥卽與起用又考是月兵部尙書閻鳴泰及戶部主事陳此心亦俱有疏訟崇煥采崇禎新政紀略崇煥是月擢右都御史采明史本傳史崇禎元年二月江西道休棟隆奏參之臣以計逐崇煥三月之臣被論准其回籍計崇禎新政紀略四月命崇煥以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采明史本傳按五月兵部推尙書霍維華署督師事代王之臣時工科顏繼祖疏陳以維華著事而行而速之臣之去是欲庇之臣也以維華著事而緩崇煥之來是不欲用崇煥也遂罷維華行邊之臣不得移鎭據此則之臣仍在鎭候代故令所司促崇煥上道也詳權當崇煥未歸時都令色令黃把都兒以虎墩兎復謀己忽激離巢崇煥命副將梅以書招之都令等方欲投寧遠而崇煥歸虎墩兎欲掠之都令等慮寧遠不能庇遂投於清然其部衆紛紛逃叛大半投虎墩兎亦有投之臣分隸大壽諸將者詳遼事實錄及臣按王之臣奏云臣未出都門卽聞西部都令色令等攜帶部落二萬餘人投順建州幸敵人不卽收納致令徘徊河上而部落遂多鳥驚獸散此其必至之勢也初都令等聞虎

酋欲謀己也忽激離巢其投足未定之時諸頭目勸投天朝副將朱梅差通官以書招之都令亦欲投寧遠矣後聞虎酋兵動恐天朝不能庇決意投敵敵亦疑忌未敢寄跡於撚河諸處時部衆多悔恨紛紛逃叛都令知覺追逐致倒戈其投敵者十之四五投我者十之一耳臣與朱梅王牧民祖大壽議咸以爲窮蹙來歸我可藉之爲用此疏與遼事實錄所敘畧同又考崇煥遺集乞休疏在六月二十二日其歸在七月初一日朱梅招以書在之臣未出都前崇煥時事都令等之投於清後崇煥歸四日則欲投寧遠在未乞休前既聞崇煥乞

休故慮其不能庇也十月虎墩兎復以索人馬於哈喇愼部西攻白言台吉乘勝逼卜石兎克歸化城駐獨石塞外脅賞（采兩朝錄）案是年四月兵部尚書王之臣言虎酋與白言等皆款夷也乃虎酋向白言索把漢哈剌愼人馬成隙俄擁兵壓哈剌愼之境諸部情急求救邊臣來告我兵若助哈酋則虎必肆螫不助則哈必致怒宜令邊臣選象胥和解勿謂其自相蠶食莫予毒也上從之（采國榷）考是時關內外撫賞分任鳴泰崇煥虎酋之賞在關外當時崇煥蓋已和緩之虎酋稍戢矣又按插漢畏建州之强而宣雲互市卜石兎主之插酋利漢財

物時私附諸部入大市市其馬牛皮角氈罽俺卜諸部多凌轢之或侵漁其貂蔟布物積不能平卜酋久豢於緒絮麴蘗其部落亦稱效扳升有誅茅搆土室以居勢益弱挿部久處荒落忍嗜欲惡衣食既爲建人所偪翻然有故土之思焉據此則卜石兎諸部實弱故虎墩兎欲西併之然以舊巢讓建州使敵坐大甚爲失計且關寧之背亦孤崇煥於都令等東通時即慮敵以輕騎襲關寧若其不歸必有以羈縻虎墩兎不使西行致滯薄盡撤也此爲清朝與蒙古及明興亡大關鍵特明臣泄沓不之知耳逾年哈剌愼汗白言台吉合卜石兎

三十六家力弱又合順義王乃濟今聞欲與建州合彼貪詐無信何自投陷阱也當時東不的不與清合者亦因此四月虎墩兎復遣宰生等百餘騎至宣府新平堡脅賞爲守將所殲其婿貴英恰與焉（采國榷）案明朝紀事本末補云春挿漢遣百人講賞於新平堡貴英在焉守將醉之神廟中夜燔之五月宰生等至新平堡脅賞大譁參將方裕崑入甕城殲之此與國榷所敘畧同但紀事本末補所敘以一事分爲兩事似誤虎墩兎怒因舉兵壓大同殺軍民數萬大同幾不守（采明朝紀事本末補）六月虎墩兎復請賞得勝口帝以市賞日壞徒費金錢隳軍

實詔勿許中外希旨遂並革朵顏三十六家賞會
塞外饑請粟復靳不予諸部闃然復並歸於口清
採國案明史原稿莊烈帝本紀云七月革廣甯塞
權外炒花煖兎貴英及薊鎮三協三十六家賞考炒
花貴英時已死三部又不在廣甯邊外時所革者
實哈剌愼及朵顏三十六家賞也此事紀敘與國
權畧同惟國權載此事在六月史稿則作七月稍
異耳自是以後北邊無一撫夷而肩背皆受敵矣
錦州自崇煥歸後鳴泰與中官用郎議輕兵以防
虛着活局餌敵之計事詳兩朝從信錄及崇實錄按六月閻鳴泰題錦州邊僻原非扼要當日議修已屬失策今

日止可懸爲虛着愼勿認爲實着止可設爲活局
愼勿泥爲死局止可計用之以餌敵愼勿株守以
抗敵又按七月兵部題錦州一城原因圖復河東
故預修河西今則爲敵所必爭守之則頹垣壞壁
修築甚難不守則寸土寸金棄之不易內鎮臣欲
留輕兵以防小修以補郎督臣鳴泰所謂虛着活
局餌敵之意臣部以爲錦州已守有成效不當議
棄應聽新督師熟計而行此兩疏均足証當時錦
州之情形故並采之時忌者又詆率教屯田啟釁
罷之詳明史趙率教傳考天啟七年十一月龔萃肅疏云
趙率教既錄其功何爲不盡其用乎奉旨趙率教

卽與起用據此則率教已罷而復起用明史原稿
將罷之似誤也踰年正月督師王之臣爲遼左主
政久壞上疏奉旨覽奏以遼民集遼地無力者酌
借屯本甚得辟土安民之法據此是變崇煥兵屯
爲民屯四月大清遣騎至閻陽驛投以書謂撫鎮
不能戰又不肯和徒費兵糈殘民命令揷漢西遁
歸附日衆爾國東西受敵將何以支明史稿莊烈帝本紀語
五月大清遣兵三千人往畧地墮錦州及杏山高
橋三城並毀十三站以東墩臺采東華全錄抵寧遠總
兵梅礪却之采國權清軍引還采東華全錄而文龍於錦
州被圍日不復能擣虛相救詳程本直隸海叢書按崇煥揭其

虛冒致當道啟云毛帥每冬冰交合卽避之遠島
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老弱及麗人耳今一攻卽
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遺而朝夕報功人遂易視此
敵謂撲之卽滅十年血戰孰能當其鋒此豈遠事
而天下付之不知則造言生事者欲借毛以行己
私今局已露矣敵見在松山接續而馳聚者二百
里間一片精强當之不易職守而固者也毛守而
未必固者也毛卽避於封疆無害職將何之毛卽
不勝於金甌無損職之所守其關係何如而可以
國事嘗之乎敢質之天下九月文龍奏不平五事
乞身求代已又訴稱乏餉採國權按崇禎新政紀畧

載元年正月十八日兵部尚書閻鳴泰疏陳敵報
屢急奉旨毛文龍遠駐海島牽制終屬虛着覽卿
當日移駐蓋套之奏情形瞭然今卿欲據南衛以
逼敵大意與此疏同督撫諸臣商榷議行同
日兵部一本奉旨這說關外東江爲首尾蓋套居
中敵所必爭須宿重兵卿前說欲移文龍於蓋套
着內外諸臣商榷行又二十四日登撫武之望奏
爲島帥欺罔盡露事奉旨移師蓋套還宜酌行又
二月二十一日潘士閏奏封疆關係甚大閫外寄
託匪輕懇乞聖明立賜斧斷事臣讀春秋傳元帥
三軍之司命主將得人則干城有所寄故智將動

有成算勇將所向無敵未有翔翔海上八年未復
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敵來深匿窮島敵去仍言
牽制而可以言勇如毛文龍者有謂各島兵數自
旅順曰及三山島男婦二萬兵數僅三分之一有
當軍六七年不見一文錢者更不知連年火藥銃
礮等物置之何地耶有謂往歲獻俘皆竊取各處
援兵希重賞者有謂內監齎勅稽查兵餉犒賞五
萬文龍自知虛冒轉送內監復以五六萬金送內
監不點人馬差毛承祿壓送銀鞘上船將船底壓
破令登兵下海撈取不全將登兵打死三人淹死
二十餘人者有謂文龍差徐虎臣領遼人千餘在

鮮地採金又差心腹張姓領遼人二千在鮮地掘
參自鐵山破敵兵直入此二項盡被殺死者有謂
文龍每年招降夷千人俱改毛姓養之內室因鐵
山失陷降夷欲內應假以元宵賜酒盡殺之假報
新功者有謂文龍在海外不問來歷但有渡海者
每銀十兩給引一張即眞奸細不問者有謂抗騙
客商貨本百萬金致令窺絕島不記其數稍觸其
怒捏作奸細竟行殺戮者有謂見島將做官日久
積有多金尋事抄沒錮於大蒼島仍將妻子給與
遼人若林茂春等可証者有謂文龍與四內監結
拜之後對胡太監說人馬散處在外不便查點胡

監笑云點甚麼人馬只要替老祖爺做些功勞多
封幾個侯伯何愁富貴不久長掛一幅畫像頭戴
冕旒身穿袞龍手執圭供一金字龍牌寫當今上
公魏老祖爺朝夕焚香禮拜者先是屢旨移鎮概
不聽命可謂跋扈度其詭謀長技不過以所糜軍
餉輩金潛往長安多方布置爲庇護地耳爲今之
計姑赦其從前欺罔令移鎮要害近地以功贖罪
可也若猶然聽其不移毋論尾大不掉漏卮無底
舉朝之士豈全無口耳鼻眼乎況鐵山已經失守
鮮地已失其半如此伎倆可稱爲長城耶奉旨毛
文龍專閫海外今已八載糧餉器械轉輸不貲近

額皇賞輒開五十萬果有是實數否這本說移鎮
要害近地查兵稽將及限兵數盡汰冗員省費課
實確然可行餘俱依議又考二月二十六日御史
范汝梓奏爲再糾海外事奉旨毛文龍受國厚恩
歲餉不貲自當覩敵西渡或直搗其巢或潛擊其
後方成牽制這兵額即着定其數照數發餉自崇
禎元年爲始說得是該部即酌議來說又案是月
王之臣題東事結局事奉旨樞臣蓋奎之議卿意
尚有異同亦是老成深見毛文龍兵餉作何查核
該部着議來說考蓋奎即蓋州連雲島諸處國權
引姜曰廣論蓋奎謂石根難斷潮落道通猶鹽場

堡然皆絕地也之臣不從鳴泰諸人議即因此之
臣疏陳蓋奎不可守故終未之移耳又考明史范
復粹傳云崇禎元年廷議移文龍內地復粹言海
外億萬生靈必各據一島爲盜又言崇煥功在全
遼而尚寶卿董懋中（案懋中當作茂忠）詆爲逆黨所庇持
論狂謬懋中遂落職其請文龍治兵關寧與詆崇
煥蓋一事也證案清於天啟六年嘗以書招文龍
署云伊尹去夏太公居周天亡南朝將軍豈得救
之耶佟駙馬與廣寧諸將皆得自陳上今皆顯官
將軍若來又非他將比（采稻葉君山書）稻葉君山言此書
得於朝鮮所傳可信玩其書中言似初次招降者

通出塞陽修陰誘罪在不赦當日反跡副都御史
朱童蒙已力言之據此則童蒙之奏當在此時也
五月登萊巡撫孫國楨言內臣王國興擅至海上
稱密旨召文龍踪跡詭秘帝謂初撤鎮未嘗輕遣
內臣命逮國興論死（采國榷說）七月崇煥入都（明史本傳）十
四日（莊烈帝本紀）帝召見平臺咨以方畧（采明史本傳）崇煥
秘陳之大稱上意（采東江始末）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問
曰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
有方畧可具實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而明史於七月崇煥入都下補先奏陳兵事語非
也既疏陳兵事帝不應未見而於召對時復詢方

畧考東江始末謂崇煥秘陳之當得其實蓋以兵事不宜明言使敵知所備也又考紀事云上暫憩便殿給事中許譽卿五年之畧崇煥言聊慰上意耳譽卿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自覺失言頃之上再御便殿崇煥卽奏東敵四十年畜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宵旰於上臣何忍言難此五年中須事事應手云云明史所敘此段亦兼采譽卿語也又考國榷云是日上又出譽卿所論黔事則譽卿亦召對也又云崇煥賜食出至午門或問以五年果効否崇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也云至午門則非暫憩便殿時崇煥此答亦以兵事不宜宣洩爲是權詞非漫無方畧也又考國榷云崇煥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上問建州何日可平崇煥漫應曰五年爲期此皆不知其方略故云明史又於朕自有主持下云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此亦本於崇禎紀事考之臣時以被劾回籍桂亦召還府似無須收還尚方劍而朝臣方患文龍何以又不將尚方劍收還據國榷賜崇煥尚方劍非召對時紀事所敘似誤也（按國榷載二十四日賜崇煥尚方劍考二十四日非召對時也）崇煥以前部亦崇煥秘陳方畧中之一事明史原稿王象乾傳云廷臣多請召象乾不言崇煥似誤考紀事云象乾以原官起用總督宣大陛見上曰見卿矍鑠

城大礮而於野戰則引爲大戒其議和又爲人所劾今觀此疏戰守和並言方畧當時必爲一變矣所謂戰爲奇著者蓋練遼兵使能戰而出奇以勝之也所謂和爲旁著者戰守之外如其言和以緩之使我得修戰備而徐爲圖之且亦令敵易於馴伏也時帝憂揷漢嘗詔廷臣問虎墩兔犯塞若何（采國榷崇禎紀事王象乾撫西部事前已畧言爲敘及茲復采崇禎紀事以駁紀事之誤按撫西部亦崇煥秘陳方畧中之一事明史原稿王象乾傳云廷臣多請召象乾不言崇煥似誤考紀事云象乾以原官起用總督宣大陛見上曰見卿矍鑠

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據此則召象乾實請自崇煥非廷臣也明史原稿爲象乾立傳時大抵依據象乾家人所述之行狀時崇煥已下獄象乾家人諱行狀時諱言之故云請自廷臣時朝臣又患文龍以問崇煥崇煥曰當徐圖之采東江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寓詢五年復遼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采明史及錢龍錫傳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龍錫退詣崇煥曰子方畧將如何對曰不外東江關寧兩路進兵爾龍錫曰舍閫寧實地而問海道何歟對曰譬如奕然局中有四子東江其一也毛文龍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朱氏所敘比龍錫本傳尤詳細分明故並采之考其時崇煥方銳意恢復其視東江進兵重於關寧此亦方畧中之要策當時於帝前必秘陳之也謹按其時以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八月初崇煥抵關聞變馳與廣秘謀省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馳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與臣周旋邊事最久遵化之事有非安性所盡得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厲一方乃靖采明本傳按國榷云寧遠兵譟在七月二十五日云軍變時遣餉至五十三萬有奇二十六日給崇煥十萬金資鼓鑄仍發餉金二十萬明史本傳謂獎厲一方乃靖者即采此也踰年遵化兵譟崇煥上疏曰皇上痛恨虛冒尅減之弊凡請餉之疏俱未蒙溫諭而索餉兵譟則重處在事之臣法弛人玩不嚴不震此皇上神武妙用顧臣以爲一番兵譟一番給發一番逮治譟則得餉不譟則不得餉且不但得餉也又可行其怨毒之報兵何憚不譟即去年之寧遠今年之遵化謂譟不繇餉乎近各鎮多以譟告矣將不能以餉行軍之法兵必以譟制將吏之命將日怯而兵日驕究之譟不勝譟誅不勝誅外防虜訌內防兵潰法窮勢解如封疆何皇上之罪邊臣曰威惠素著何致兵譟廷臣之規邊臣曰古有羅雀掘鼠士無變志義正詞嚴矣然邊臣之威惠皇上之威惠也惠竭而威於何立饑寒相迫慈父不能有其子矧缺餉經時而欲保不逞之徒以無事必不得之數也睢陽羅掘千古不得已之事使邊人以羅掘爲常不利孰甚即如薊督喻安性清而有執虛而能定與臣周旋邊事最久遵化之事有非安性所盡得爲春秋責備賢者今不得不爲法受議使乞餉而

得何至有是是以餉裕而中才能兵餉匱則賢者無以撫衆臣愚謂譁而給餉何如不譁而先足之之爲得也變而懲貪何如未變而先清之之爲要也今各邊餉增於舊額已百餘萬各兵之歷過未給二百餘萬兵肯不索已乎兵索之而管兵者能以口舌應之乎及今不早爲料理養兵本以防亂而反以釀亂亂矣而又募兵止之豈計哉如秦之大盜譁兵爲倡可鑒也宜速令九邊將兵數餉額一一清出何者爲舊額何者爲新增新增者可已之其不可已者編爲定額戶部即當設處何項以待此項之給則新舊有額不憂現餉之缺至歷過月餉應還者若干亦當設處一項陸續酌還如此從頭經理兵有定額餉無缺供將一叢爛之局頓還精明兵不得藉口缺餉爲譁司兵者亦不憂兵譁而得盡其整飭其有苟且故習不修邊政者不時誅黜皇上操賞罰而震勵於上邊臣按功實而遵行於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虎即舛敖如我之有備何中興大業在此舉矣不然日復一日餉之缺而兵盡生心兵不振而虜伺於外再過一二年事有不忍言者臣感皇上特達之知皇上不知臣之不肖謂其知兵此則兵之大關鍵也臣敢畏避不言況九邊無事方得以全力注遼遼局早結

又可分力以強九邊臣欲結遼局安得不兢兢於虜情兵計哉伏乞皇上採其一得恕其狂瞽幸甚旋奉聖旨覽奏虜情邊計具見長慮深籌該部便行該督撫巡按備查兵餉舊額新增裁定抵給務令月餉無缺各鎮士馬騰飽得以早奏恢復之績邊臣向屢奉旨清覈迄未畫一還着勒限奏報如仍前違玩按期參處該科記著 采兵部舊案 厥後清兵犯黃泥窪崇煥令總兵大壽擊却之 采國榷 考黃泥窪瀕遼河在三岔河之北崇煥初已之其不可已者編爲定額戶部即當設處何項以待此項之給則新舊有額不憂現餉之缺至歷過月餉應還者若干亦當設處一項陸續酌還如此從頭經理兵有定額餉無缺供將一叢爛之局頓還精明兵不得藉口缺餉爲譁司兵者亦不憂兵譁而得盡其整飭其有苟且故習不修邊政者不時誅黜皇上操賞罰而震勵於上邊臣按功實而遵行於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虎即舛敖如我之有備何中興大業在此舉矣不然日復一日餉之缺而兵盡生心兵不振而虜伺於外再過一二年事有不忍言者臣感皇上特達之知皇上不知臣之不肖謂其知兵此則兵之大關鍵也臣敢畏避不言況九邊無事方得以全力注遼遼局早結

帝召見象乾於行臺詳 采國榷 時象乾年八十矣據象乾傳 部情形數百言帝色喜諭曰時帝有見卿精神矍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語見上文已引故不再書 卿撫揷於西崇煥禦敵於東恢復共計象乾成功皆卿等之力采崇禎紀事 旋命與崇煥共計象乾至邊與崇煥議皆言西靖而東自寧虎不款而東之有備何中興大業在此舉矣不然日復一日餉之缺而兵盡生心兵不振而虜伺於外再過一二年事有不忍言者臣感皇上特達之知皇上不知臣之不肖謂其知兵此則兵之大關鍵也臣敢畏避不言況九邊無事方得以全力注遼遼局早結吉與揷漢闕揷揷漢不貢隆慶庚午俺答受封開市

哈部夷屢掠之去歲卜石兎西走白台吉僅以身免東投建州其弟跌各兎等不欲也白台吉愧死前略有敘及此事今復據國榷申言之以聯綴崇煥與象乾集合撫叛及對敵人之關鍵哈部今其人無幾朵顏衛三十六家今日亦當聯絡與哈喇慎可得三萬人諸部惟永邵卜最强約三十餘萬人若合卜石兎之兵可禦插漢此言西部分合最詳明也考黃台吉乃俺答子其與插漢鬬明史未詳又考葉向高四裔考云黃台吉嘗勸其父俺答毋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即此事也又按崇禎紀事論云崇煥原知邊事難爲冀以款羈縻歲月故舉象乾專主撫象乾年耄無遠

圖當事俱欲急成功苟且從事不半年而內犯鬧入大同殺戮甚慘撫卒不成此說去事實甚遠考虎憨犯大同在象乾未起用之前象乾撫後虎憨故俏戚也韃靼傳云當事狃於俺答等貢市之便見插之恣於東也謂歲捐金錢數十萬冀苟安旦夕且覬收之爲用而卒不得蓋即采崇禎紀事之說以入傳其論亦非國榷談遷論云胡部合則强分則弱插漢以元裔國初嘗遣使聘問今處其衰再世不貢而順義王逃敗之餘獨虎墩兎爲勁力能扼建敵漢不離烏孫匈奴乎縻之使西部不與建合亦伐交之道也我拒之堅彼計求一逞勢必

谷建寧有餘力以兩制之哉有似正而不神議是也此則按時勢以立言眞不刊之論故特采之是年七月喀喇沁部以喇嘛四人率五百三十人來乞盟八月初三日與喀喇沁部和盟誓自此喀喇沁拉斯喀布汗烏勒赫等舉部來采東華全錄據此則叛去者爲哈剌愼其所役屬朵顏東不的等仍未叛故崇煥急撫之使不與清合亦撫綏之方略也案其時兵部行督師袁崇煥題云該臣會同薊遼總督喻查得哈喇愼三十六家原在薊遼撫賞仇於虎而未與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彥黃台吉據其故穴彥死之而我不能爲各夷之依遂依奴以自固且夷地荒旱粒食無資人俱相食且將爲變夫遼已能抗奴夷即變奚爲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爲向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臣是以招之來許其闗外高臺堡通市度命但只許布米易換柴薪如違禁之物俱肅法嚴禁業責其無與奴通各夷共謂室如懸磬不市責一二布帛於東何繇藉其利以餬口寧願以妻子爲質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哀求備至各置妻子於高臺堡邊外歷歷可見也臣親出論之見其窮迫所爲若絕其活命之方則立斃之也夷肯坐以待斃乎即餓之窘之可空其類乎不可空則

必爲怨府而驅其與奴合況我天啟二年敗回關內外告饑督臣王象乾行臣賞三十六家令其駐米糧來市賣每日百車或數十車軍民利之我歉會因其食彼歉我屯其富於義未愜不如因而樹德存數種於外他夷入犯我得藉作藩籬總在駕馭有法若能戢其暴而柔其心彼將爲我用之不暇寧有他心今諸夷指天說誓必不忘中國此夷受撫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來未嘗生事此時我兵馬盔甲未備只合籠絡俟修飭既周且驅諸夷而用之如不爲我用另有法以處之何敢以虜遺君父而貽釁封疆也事屬軍情不敢發抄再

三計度合詞奏聞旋奉諭西夷通奴機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賣布帛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着該督撫嚴禁其招來屬夷果有饑困查明部落多寡計口量許換米不得賣與布帛及夾帶禁物路將等官倍加偵察如有疏違與通夷論罪該部知道（采兵部舊檔案）明史云哈剌愼三十六家迫於挿漢亦有叛志崇煥復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所敘亦采此也（明史哈剌愼當作朵顏乃見分曉）案是月清副將劉興祚逃歸皮島（采東華全錄）興祚者開原衛人也爲清所得重婿之名曰愛塔（采國榷）按愛塔幼俘入建州某王絕愛之呼爲愛塔愛塔者愛他也及壯配以口口使

守復州（采李倧天香閣集配以下缺二字不詳所配何人）又考興祚初未入學冒用衣巾開原道將撻之遂來降其妻貝勒薩哈廉乳媪女也（采東華全錄）此疑興祚叛後惡之之辭又考天聰九年九月上責薩廉云畢喇習額駙分給大貝勒贍養每以衣食不足不能聊生來告於朕朕潛給衣食而遣之其餘小人以不贍養而訴者何可勝數朕見其虐害愛塔奪其乘馬取其財物謂愛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未幾而愛塔果逃誠心憂國者當虐人如是乎（采東華全錄）按畢喇習額駙與愛塔似係一人蓋薩哈廉爲大貝勒代善子愛塔給大貝勒贍養或配以養女故稱畢喇習

額駙皇朝通考稱舒爾哈齊女岳託女圖倫女天命間俱撫養宮中後下嫁額駙恩格德里滿珠錫禮與巴疑愛塔亦此例也興祚亦當時重要之人明史本傳不敘似失之疎畧故於下段特詳述之先是太祖克遼東用興祚爲副將（采東華全錄）興祚取四衛屠鎮江攻文龍於彌串堡文龍矛能不能拒去之皮島（采國榷）太祖乃令興祚管蓋復金三州（采東華全錄）天啟三年春興祚謀歸正使幕客金應魁通登萊總兵沈有容復州備禦王丙發其謀祚被逮（采兩朝從信錄）登撫袁可立偵報）訊之不承斬丙并屠復州（采國榷）按東華全錄亦云興祚多索民間財畜爲李繼孝所訐解

任自是有叛志蓋不知其通沈有容事也昔柳河之役興祚欲以牛莊內應適召還瀋陽不就（采錢會初學齋詩註）崇煥遣使東弔興祚故在坐（采董其昌續通紀）及清軍圍錦州興祚令其心膂吳堅信報崇煥因得爲備崇煥罷興祚歸無所主始通於文龍凡灰扒魚皮諸部貳於清朝者咸資遺之又遺耿仲明兄弟來附而文龍悉畧以爲己功（采初學齋詩註按文龍所扒一作輝發萬歷三十五年遂爲清所滅事詳東華全錄）至是興祚差二僕送書文龍復被逮太宗故謂事虛釋之興祚與弟興治等謀使弟興賢逃附文龍因自詭曰吾弟已逃吾必被誅當自經死乃作二書誑其妻令送所親善榜式達

海庫爾纏而紿一瞽者醉而縊殺之詐以自代遂焚室潛逃興治等亦詐稱興祚遺言令葬札木谷並逃去（采東華全錄按榜式官名善榜式即能書之稱國權及天聰閒集敎興祚逃事大致與東華全錄同）文龍得之而陰以陣獲報興祚悉甚潛以己意通崇煥（采初學齋詩註按錢曾記興祚事極確蓋崇煥官巡撫時已招降興祚前已畧敎及今再申述之）其後再出興祚即逃歸明以地近故投文龍也孫承宗年譜云興祚守金復公使壯士張盤間行招之興祚誓死歸款又云興祚來歸依文龍於東江文龍死歸崇煥悒悒不得志此欲張承宗用興祚之功究非事實考明季北畧云崇禎元年清廷五王六王及

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興祚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戰敗降文龍此則文龍陰以陣獲報事也崇煥聞於朝乃官興祚（采國權）按興祚興治爲清倚任之人征朝鮮時興祚率十人往江華島責李倧倧遂遣弟覺來莅盟（此事前會畧敎及今再徵引）已復遣興祚送覺歸國錦州之圍亦兩次命興治往與紀用議和至是詐逃遂執其母妻子與兄弟之妻子繫獄（事詳東華全錄）時孫國楨免崇煥請罷登萊巡撫十月錦州軍再譁崇煥請餉閣臣議給三十萬戶部侍郎王家楨方命撫遼東未行以斬餉削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皆

報可崇煥遂留鎮寧遠（采明史本傳國權所敎亦與此畧同）明史本傳云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所敎似失實按國權云國楨罷在九月家楨罷在十月崇煥請罷巡撫非自肅既死時可知其時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駐錦州（采明史本傳）明史原稿云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後來修明史將原稿二十一字刪去似欠分曉故補錄之國權云十月末總兵朱梅落職則合寧錦爲一鎮當在十一月也時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

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采明史本傳）按崇煥議更置大將疏陳臣昔爲巡撫議關外止設一總兵因魏忠賢盜柄崔呈秀欲用其私黨遂增設三四人卒之權勢相侔臂指不運乃止留寧遠及前鋒二人然臂指之不運猶故也臣以爲寧遠一鎮決當併歸前鋒在關內者掛平遼將軍印轄山石二路而以前屯隸之在關外者掛征遼前鋒將軍印轄寧遠一衛而以錦州隸之事宜與山海麻登雲相薊遼總兵趙率教久習遼事須易本兵舊有朱梅祖大壽梅之卒之復業者多爭產訐告兵不能有其土地各城遞復設官分職率教不能專其事而有其兵且謗率教初守前屯隸之在關外者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耕種三年積粮至十餘萬及洽用崇煥乃得信心行事（采復遼時攷證）時崇煥復兵屯身任其事（采初學齋詩註）崇煥入都時慮在晉掣己肘嘗致意吏部尚書王永光曰要遼上做事須易本兵（采明史何可綱傳）是月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擢任王洽（采明史王洽傳）洽先忤忠賢去國時稱其賢（采明史本傳）按崇煥議更置大將疏陳臣昔爲巡撫議關外止設一總兵因魏忠賢盜柄崔呈秀欲用其私黨遂增設三四人卒之權勢相侔臂指不運乃止留寧遠及前鋒二人然臂指之不運猶故也臣以爲寧遠一鎮決當併歸前鋒在關內者掛平遼將軍印轄山石二路而以前屯隸之在關外者掛征遼前鋒將軍印轄寧遠一衛而以錦州隸之事宜與山海麻登雲相薊遼總兵趙率教久習遼事須易本兵舊有朱梅祖大壽梅之卒之復業者多爭產訐告兵不能有其土地各城遞復設官分職率教不能專其事而有其兵且謗率教初守前屯隸之在關外者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耕種三年積粮至十餘萬及洽用崇煥乃得信心行事（采復遼時攷證）時崇煥復兵屯身任其事（采初學齋詩註）崇煥入都時慮在晉掣己肘嘗致意吏部尚書王永光曰要遼上做事須易本兵（采明史何可綱傳）是月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擢任王洽（采明史王洽傳）洽先忤忠賢去國時稱其賢

也而明朝紀事本末補又云象乾出私財市蟒紵
鍍金銀酒巵以貽揮漢曰王太師賀可汗且以需
後命揮漢亦遣人報象乾以酪漿養牛善馬其部
皆曰我祖若父世受王太師恩王太師在吾屬敢
反乎此爲象乾撫綏虎墩兎事與崇煥有重大關
係而明史本傳不敘其事似屬疏忽是時朵顏三
衛大饑東不的求開糶於前屯之南臺堡崇煥許
焉閏四月朔日清兵以正月時渡河爲崇煥所却
至是復渡河崇煥復遣兵拒却之采國權按河謂遼
河也崇煥拒之河則廣寧義州大凌諸城悉收復
矣考東華全錄不載兩次渡河事疑未交綏而國
權則云是月敘拒敵東渡功則其事屬實當是時
驅敵復土神京晏如采初學齋文集紫髯將軍傳引曹學佺語二十七
日敘功賜崇煥蟒衣蔭錦衣千戶大壽蔭本衛正
千戶可網進都督同知采國權按明史本傳云敘春
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明史所敘是十月時事其
時非秋言秋防似誤也初崇煥出關後龍錫屢以
手書問文龍洽亦往復商搉采國權按高撝劾龍錫
疏中語云崇煥與洽書言建州屢欲求款廟堂之
上主張已有其人又云文龍協心一意自當無嫌
猜否則斬其首采國權按此係兩書兩事而明史原
稿錢龍錫傳引此文刪去又云二字似欠分曉明
史並將此文全刪去史家立言蓋有防
明史本傳云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文龍
蓋崇煥初欲用文龍並非始受事時而
也而文龍於是年春忽擁眾至登州聲
史稿張可大傳肆行刦掠采東江始末登萊總兵張可大傳又以登萊兵備王廷試奉
大義乃返采明史原稿
命閱其兵定額二萬八千人大不平五月復上奏
請餉采國權按烈皇小識云廷試多欲人也既飽其
欲遂盛詡文龍忠勇可用士飽馬騰絕無破冒所
言去事實甚遠考明季北畧謂廷試裁其兵文龍
大不平與國榷所載相合又考毛先舒毛太保傳
引屯田主事徐爾一疏謂閹寧一鎮每歲用銀三
百萬今皮島自天啟二年至七年共用銀一百九
萬有奇猶紛紛謂其多乎此不可解者一關寧不
過四百里乃擁兵至十八萬皮島所屬島嶼二十
餘處浩淼一千里今文龍用兵才十五萬乃謂其
實止二萬八千餘皆虛冒錢糧不可解者二文龍
妻子久已歸浙而猶慮其尾大不掉不可解者三
既謂皮島爲扼要倚任文龍而阻其餉是委之敵
耳不可解者四此疏蓋爲廷試裁兵文龍請餉而
發禁書目載有爾一龍飛二疏先舒引此一疏爲
文龍呼寃另一疏則爲熊廷弼訟寃明史廷弼傳

具載之爾一能辨廷弼冤亦當時志士其誤信文龍爲之哮冤則實非也明季北畧云崇煥思殺文龍因奏減島粮兵變可圖遂減八萬止解二萬八千此又誤以廷試裁兵爲崇煥減粮蓋証詆之詞殊非事實時崇煥方奏設鎭司寧遠令東江自覺華轉餉而禁登萊商船入海文龍累疏駁之崇煥不悅因請白往旅順與議事詳國榷而明史本傳云崇煥嘗遣部臣理餉文龍惡之監制抗疏駁之語未明晰又考明史本傳此下又有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語查諸書文龍於孫承宗王之臣爲督師時並未往謁寧謁見國權及東江始末所紀諸事亦無文龍先謁督師崇煥之事文龍來謁不讓蓋在崇煥至雙島時明史所敘似誤也

葉君山全史考稻葉君山云奉天所存之實錄藏崇謨閣中有漢文舊檔寫本六冊其各項稿簿一冊所載皇太極察知遂以守道及韓參將等皆置於法先王之恨亦消勿庸復議今王總兵來島告曰使我仍遣人於上有欲假使者之曰以修和好之言展書觀之所遣者爲石副將此蓋設計欲圖謀殺所遣之人耳我聞斯言驚駭不已豈有正人行詭計之理乎後默察之乃係鹿島之官素與石副將有隙

員等未奉皇帝之言彼等即任意妄爲致使先王惱怒遂起釁端先王遺書於島云我國助金台石乃葉赫國主又奪取哈拉之章嘉地我奏於皇帝使察堡中之人知係我守道官私與金台石相助哈拉之章嘉地乃我韓參將等奪取致起禍端嗣我

故作此事耳乃執彼等訊問治罪伏思上所用明
國之官員人等無不傷害逃來之人故將其傷害
情形盡告於島官以防計殺初聞我皇帝有言西
烏里額駙撫順額駙等二族人獲得叛官金玉和
佟正國通事伊廷祿劉興祚石廷柱等封以指揮
之職俾其巡行海外係屬誠然今兩國與其互相
捍禦迄無終期何若共謀和好息兵之策互相和
睦昔袁巡撫欲和之事因眾官齊相爭議故事迄
未成後以海外大權授我我若奏於皇帝則必納
我言而行之我之謀異於他人斷不以是言誤兩
國之大事先王總兵具書講和游擊金秀珠與王

總兵之家人於十一月十三日遣人入衛寧營之
界逾二月無來信係貴國守邊之人掠其財物及
牲畜隱匿未報今特遣使探問前使者之信及講
和之言是否有成乞擇可使之人遣於皮島我當
面陳一切自古以來兩國相爭不傷來使願熟慮
乘機以示安全之計則民之幸也況我國皇帝已
崩先王亦作上賓何不息兵罷戰以求享太平之
福耶其第二書云毛文龍上書於滿洲曰皇帝思
欲和好宜退還疆土盟誓於天我若懷前仇存異
志掩襲殺害則惟天鑒而誅之倘心口不一陽
奉陰違不遵前誓則上天難欺必使死於非命彼

日迎入皮島適有戶部在屯散放粮食戶部官從
人殊深疑忌屢告其官曰滿洲人不時來往每日
議事駐輒數日已於五月十六日由海至鎮江使
舊日從者三人將兩季禮物馱回藩陽等語今山
東登州府之總兵及塔守道不時以船出海沿岸
放哨登州守道率其屬員及親隨人等復至皮島
因未知確信未納下人之言將其阻止我與爾同
起此事恐失信用故叉遣使答覆其第四書云
毛文龍再拜上書於滿洲曰皇帝陛下吾嘗銘之
於心宣之於口存之於中無時或忘不意使臣之
言過於拘迂即遣回國復聞仍命元年所遣之來

使時東王命戶部官在島發放粮餉將船撤回鐵山上之使臣未及詳察誤入戶部之船乃彼將饋送方物之使臣擒縛解送京師我卽於夜間遣人赴京賄以銀兩始獲赦死今請少待月餘必勉力通融俾還於上正在追悔之際有喀山牛彔滿洲八人逃來據云我皇上與諸貝勒原以一心倚爾行事吾聞之愈覺不安嗣後遣使往來必須詳細認明方保無慮請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傍夾攻則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特此奉聞其第五書曰毛文龍再上書前遣官齎書講和自今日始所有一切我無不承認彼此若

能息止戰爭共享太平不勝歡喜之至卽送闖科還與上及諸貝勒面商業經議妥不意貴使臣誤入戶部之船被解粮者掠獲連我之三人一併解京我亦未之聞也我之大事一敗至此實不及料因闖科一時未能送還故未言謝上諭諸貝勒以我言不由中一片誠心化爲烏有此寃將訴之誰我之心意本欲與上及諸貝勒共圖大事今如此見疑豈非天乎上與諸貝勒東西奔馳攻伐無已何時大事乃成皆不知用兵故也我與上及諸貝勒共謀國事同享榮福俾名垂萬世但不知上與諸貝勒信否倘納我之言宜遣使密商無稍虛僞若謂有欺人語何能欺四五人請勿疑焉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大事成後方見我心書不盡言其第六書云毛文龍再拜上書閱上來書不勝駭疑乃信用輕浮之人竟不加察耶況彼此欲和之事固兩國所願兩國有益之事若不願則亦已耳何大言以欺陵我也事未成且如此一入陷阱之中豈能以禮待我乎又云先將滿洲人遣送則可否則不可斯言誤矣我與劉德庫初議兩國之事成時不僅送滿洲人卽我亦豈能往他處耶今議和之事未成必先固執送還滿洲之言則彼此和好何時成立且闖科之事誠吾之差矣然在彼之

失亦不少也先王在時將我所使之滿洲人二皆殺之貴國三次欲和使臣至江又殺我之偵卒百人一面議和一面頻攻鐵山不止此乃反覆譎詐之行非大人所宜爲也我雖庸才寡術而居心誠實無毫髮變詐之心背天理而行誠能信我之心意本欲與上及諸貝勒共圖大事今如此見疑豈非天乎上與諸貝勒東西奔馳攻伐無已何時大事乃成皆不知用兵故也我與上及諸貝勒共謀國事同享榮福俾名垂萬世但不知上與諸貝勒信否倘納我之言宜遣使密商無稍虛僞抑知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往來之人可觀察其行勢若不願和則各思深遠之計今觀來信人之善惡在乎天不在人也惜前所致之書竟無一言答報夫以巧言相欺是必欲爲仇也然

我亦聞爾之事又何懼哉千言萬語一無詐僞之心若因一隅科而疑我何無智乃爾患得患失之行未能獲益何如同心爲之立萬世不朽之業今我聽命於爾而爾不爲設爾上不可行下不可行聽命於我我又肯爲之乎如以我言爲是請即誠意明白賜書從速遣之如何克行當再奉覆不然將盡殺所使之人方合上之心乎我前遣書自此以後不可再使大臣或在皮島之漢官及明國地方之人有事當愼選其人若果意見漸除許即議和請速行之可也議妥之事抑又何疑因日久未奉明覆故復遣人賫書以陳其第七書曰憶先使趙姓往告上與諸貝勒請率兵來我爲內應如此則取之易如反掌乃不納我言又謂我欲降之心未必全眞所使之劉寶等仍是巧言欺詐請速遣回事自完結上又不納反欲先送滿洲人登岸否則囑勿遣使來即殺之因知事不能成於是欲降之心絕矣其率兵於山東收粮逼迫前往因不合意(原缺殘缺)以吾觀之上何多疑而無定乎又謂我太胡爲不愼於始後必不易駕馭幷以我有叛心密告於袁都司殺之告叛之人有功升爲副將此何意乎我雖爲此地之官而歸順之心常存也我非欺詐因上與諸貝勒未通其意是以未往上何不

見諒乎但來時即爾之臣工也今有畏於心者三事負恩私逃尙無寸功必爲上建立大功方可自進否則誰不謂我奸究乎此其一也聞上方於寧遠議和我今若往尙已和畢上又責我往來無時萬一遣歸則粉身碎骨矣是以懼不敢往此其二也我之兄弟(原檔殘缺)雖照常任之而不待之以榮禮我雖生亦猶死也是又可懼此其三也請上以此三事靜心思之賜書一通共同發誓我即願行東江之事一或播揚恐爲牽連善待所往之人令人守之勿囚禁殘害恐人懼而不往也我與剛干總商欲降之法三弟在寧遠囚弟往山東時明兵又至故擬愼而未動上誠有意於我如用我時遣人來告俾以太祖於天命十年二月遣使劉衛國金盛晉傳與毛文龍書曰爾所使之奸細破我哨卒拿獲訊問毛文龍將明帝所使之大員二人斬殺得罪明帝且明帝已致據云爾將明帝所使之大員二人斬殺得罪明帝且明帝已致由山海關歸之人亦告爾得罪明帝且明帝已致書朝鮮王務將爾弋獲今攻取旅順口與張班之問罪於黃幼公如出一轍朝鮮王已覆書明帝云毛文龍在此觀望逍遙軍中擔報降人數目冒領錢粮朦蔽皇帝實禍我朝鮮國之鼠盜也我欲設法將毛文龍執送否則勸勉其部下之人將其擒

獲等語爾雖爲主効力其奈君幼臣昏何爾縱將所獲朝鮮之八部財帛及爾帝頒發之餉糈堆壘如山誰肯甘心聽爾享用爾能使都城中大小臣工盡皆稱揚乎朕之心以爲爾攻取朝鮮之義州城設與我相倚而居則朝鮮豈能侵爾故爾駐義州後朝鮮若降則爲罷論否則即假兵於我若與我相倚使朝鮮歸降則爾之安享太平方能永久爾既得罪明帝固不能還今又不容於朝鮮我豈能放爾逃脫爾將何歸焉爾之遣使奸細及容留逃亡意恐被我所見責備於爾實則各爲其主且復有懷恨於爾之理乎爾若降我豈不可以効力於

明帝者効力於我耶昔韓信棄楚霸王而歸漢胡景德棄劉武周而降唐因歸降而成偉功遺美名於後世人豈謂其不忠於君叛歸他主乎蓋天意如斯非人力之所能挽回也爾豈不知之又天命之乎昔周國運終末世喪亂聖如孔孟欲救之而猶不能遂即於滅亡爾豈不知貢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韓信棄霸王而歸漢高祖劉正棄宋而歸蒙古忽必烈是皆上觀天時擇主而事留芳名於後世者也朕受天命而生凡朕與諸貝勒不念仇敵視其功動而養育之昔桓公養射己之管仲朝政大治唐太宗養寇仇之胡景德終有稗益爾毛將軍不拘如何效力於爾君爾國將亡君臣

原自鎮江以下至廣寧皆養育之乃彼等猶不甘心殺我所設之官員所遣之使者豈能任奸細之往來並聽其逃叛一無所戮徒釋放以遺之乎不得已殺之我之所殺者理也由朕歸爾之人爾皆容留並不養育且令充兵淪戰陷陣各處遭劫爾之所殺者非理也我國教養昭明自東海以來全國歸順復與哈達葉赫烏拉揮發之人陣前射擊彼苦戰不得出被擒而養之及時興兵往征蒙古投降者過於我之所得今歸附者絡繹不絕是皆我之聲譽有以致之也若肆殺如安邦朕乎朕念將軍乃明智之人今爾不知天時是愚

昏瞶反遣爾於禍有何益哉明國近歲各處刀兵紛起丙辰年都城內各殿之樹被大風連根摧折牌樓之石柱已折戊午已未二年都城內河中流血是非天示滅亡之兆使之知儆乎天時古例將軍何以不知堅將軍深慮焉時會盡失悔何及乎佟駙馬劉副將皆隻身逃來李駙馬及遼東廣寧之各官員等收於陣前豈不知彼等皆被舉而用之乎爾果向我則彼等何與焉是年閏六月文龍遣人赴滿洲講和清太祖復書曰此師非我興之實爾明啟之也今明帝悔與師之非而欲修好遣閻曰臣匪材謬叨皇上重寄矢志平夷已有成畫派大員至山海關爲何言於別人而不使會我之如東江犄角兵法必藉業經入告而總兵毛文龍子

面也不許其和按文龍翰誠通好於滿洲前後各書備載於滿洲老檔內足據以定文龍之罪案可以爲崇煥白冤又考崇禎紀事云文龍逆跡昭然崇煥知其通敵於是借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六月朔文龍來會（案崇煥五月二十九日抵雙島故初一文龍大月朔相會）崇煥曰予慮險至此願相商爲進取計軍國大事在此一舉予有良方不知肯服否因屈體待之初四日崇煥賜東江兵弁賞（案東江始末）初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步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閽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只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盡力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屈強崇煥數其有十二斬罪遂取尚方劍斬之帳前於是命備棺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祿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勅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還鎮以其狀上聞曰臣匪材謬叨皇上重寄矢志平夷已有成畫據海自恣種種不法流傳參劾明知之而無可奈何臣昨年過都下時九卿諸臣無不以此爲慮臣謂徐圖之輔臣錢龍錫爲此一事低徊臣不以此爲慮臣商臣曰入其軍斬其帥如古人作手臣饒爲也臣自到任即收拾關寧兵馬未暇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至關寧之營制定而此事可爲矣於是乎設文臣以監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餉司者令其將若兵有所利而無所疑也又嚴海禁以窘之文龍至其步卒不得入崇煥以張繼善橫截旅順不許一人入其軍臣改貢道於寧遠者欲藉此爲間皆所以圖文龍也賴皇上天縱神武一許臣自去

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龍有死無生矣爲文龍者束手歸命於朝廷一聽臣之節制其能爲今是昨非則有生無死無奈文龍毒之所積積及厥躬皇上豈不以生物爲心無如彼之自作自受何蓋宦官藩鎭陰氣所乘文龍與魏忠賢相固而相藉者也且自速其死如駛臣之疏信口恣肆逼登索餉使欲肆行劫掠道臣王廷試報至而文龍差人亦隨之俱至臣大言於庭曰文官不肯體恤武官稍有不合便思相中成何事體既乏餉何不詳來臣即將運來津糧撥十船餉之且手書相慰糧米之外犒其夷丁千金豬羊酒麵稱之臨發舟仍爲

其請餉凡此皆愚之也文龍果墮彀中是以來寧相見臣體皇上生生之意此時仍未有必殺之之心也文龍館於寧遠請臣還鎭相會臣即還文龍不過修謁見故事一二語而別儻不受節制戮諸寧遠而其下不共聞且恐有負故窘爲梗者於是決意東嚮深入其地尙望所見不如所聞開文龍以有生之路也隨地察訪逢人質問而文龍之惡高積於山向所傳聞不及什一也五月二十九日抵雙島而文龍至矣臣屈體待之杯酒款之文龍若不屑於臣者臣宣諭皇上神聖合堯舜湯武爲一君臣子當勉旃疆場而文龍若怏怏不得志止謂熹宗皇帝恩遇之隆也臣不覺失色徐叩其方略則謂關寧兵馬俱無用止用東江二三千人藏雲隱霧一把火遂了東夷臣愈訝之與之言節制及更定營伍爲道廳以監臨查覈彼悍然不樂而咬恨闖鳴泰武之望二人其意在臣也臣見其難制也不可用也諷之曰久勞邊塞杭州西湖儘有樂地文龍應臣曰久有此心但惟我知滅奴孔窾滅了東夷朝鮮文弱可襲而有也臣曰朝廷不勤遠略當有代君者文龍曰此處誰代得次日臣又召其左右人來婉諭之而令其親信者往復開導文龍於是毅然願編營伍受節制惟道廳必不可

用曰一用道廳必激之爲變島中人俱夷性不可狎也臣以爲若定營伍則有協有將從此收其權亦不難然求其必爲營伍也曰營伍定則年終必行甄別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龍於是悔其言之失私對副將汪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師之意其實營制難我只包管完東事便了臣於是悉其狼子野心終不可制欲撿之還朝待皇上處分然一撿則其下必閙然事將不測惟有迅雷不及掩之法誅之頃刻則眾無得爲文龍死諸翼惡者念便斷矣遂於六月初五日臣授計隨行參將謝尙政等布置已定于是往辭之將帶去銀十萬兩盡

盤上岸促之收銀仍宣告兵衆曰米與銀在是此後接續來爾等不憂餉矣文龍果來謝臣先設一帳房於山上坐待之文龍至臣與之坐曰鎮下各官何不俱來一見文龍亦召之俱來各官既集臣始宣言於衆曰各官兵海上勞苦皇上深念惟汝之鎮主毛文龍不良歷年所爲俱干國法如兵戎重任祖制非五府官不領兵即專征於外必請文臣爲監文龍夜郎自雄專制一方九年以來兵馬錢糧不受經撫管束專恣孰甚一當斬人臣罪莫大於說誑欺君文龍自開鎮以來一切奏報有一事一語核實否捕零夷殺降夷殺難民全無征戰

却報首功劉興祚忠順奔來止二十餘人而曰率數百衆當陣捉降欺誑孰甚二當斬人臣不宜犯無將之戒文龍剛愎撒潑無人臣禮前後章疏具在御前近且有收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語據登萊道申報豈堪聽聞大逆不道三當斬文龍總兵以來每歲餉銀數十萬任意無分毫給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盜邊海錢糧四當斬皮島自開馬市私通外夷五當斬命姓賜氏即朝廷不多行文龍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數千人且以總兵而給副將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滿門封蔭儘足酬勞何得參游守之劄不下千人其走使輿臺俱參游名色藉朝廷之寵靈欺騙朝廷無天無法夫五年平奴

遠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銀九百兩沒其貨奪其舡仍禁其人恬不爲怪積歲所爲劫贓無算躬爲盜賊七當斬收部將之女爲妾凡民間婦女有姿色者俱設法致之或收不復出或旋入旋出身爲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虜掠財貨子女爲常好色海淫八當斬人命關天文龍拘錮難民賢爲父繪冕旒像於島中至今陳汝明等一夥仍不令一人渡海日給之米一盌令往夷地掘參遭夷屠殺無算其畏死不肯往者聽其餓死島中皮島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當斬疏請內臣出鎮用其腹爪陳汝明孟斌周顯謨等輩金長安拜魏忠

所憑者祖宗之法耳法行自貴近始今日不斬文龍何以懲後皇上賜尙方劍正爲此也衆唯唯不敢仰視臣復朝西叩頭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政鎭將中再有如文龍者亦以是法誅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卽取尙方劍付旗牌官張國柄斬文龍於帳前文龍姓毛之丁與各夷丁洶洶於外然臣軍威嚴肅且出其意外遂不敢犯若遲之則文龍不可得而誅矣臣誅文龍之意與當日情事如此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臣不覺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實萬不得已也謹據實奏聞席藁待誅

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臣臨奏不勝戰懼悚惶之至謹題請旨（案崇禎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科抄出采錄覆說存案行旨說兵部呈於兵部舊檔案）旋奉聖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制不受近復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叵測且通夷有迹猶角無資製肘兼礙卿能周慮猝罔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處置亭宜遵照勑諭行仍聽相機行（案兵部舊檔案云崇禎二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謹案斬文龍事明史本傳多采東江始末而潤色其文其敘述亦有舛誤未檢原奏稿未發鈔修時想未之見故明史撰木傳多采東江始末）而潤色其文其敘述亦有舛誤未檢處有刪汰應補處考崇煥自出關至爲督師未嘗與文龍一面雖知其爲通敵但用東江爲恢復計則殺文龍不若用文龍其初會時告以願商進取至於屈體待之欲其悔悟也觀文龍答語輕藐侮慢並不知有皇上然後知其逆跡是眞云朝鮮文弱可襲而有語尤不倫疑此係滿洲以是誘文龍者誅臣卽取尙方劍付旗牌官張國柄斬文龍於帳前文龍姓毛而文龍語間不覺流露也崇煥謂今不殺汝此土非皇上有與文龍襲朝鮮語相針鋒明史刪此語似欠周洽數文龍十二罪云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當斬文龍極悖此等逆語當時列之於奏章東江始末云剛愎撒潑無人臣禮牧馬登州問鼎白下大惡不道三當斬此係兩事前二語謂其不臣後三語似陰刺其通敵蓋據登萊道申報中有是語也茲依明史而增入據報二字又云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此因前有文龍來謁接以賓禮不讓事故云自寧遠還考文龍開鎭皮島後其初未至寧遠前已略述之若常至寧遠崇煥何事往雙島與會耶而東江始末云劫掠商人奪船殺命積歲所爲劫賊無算身爲盜賊七當斬此謂其在東江歷年行劫又值其自寧遠還時茲依奏稿而特注重自寧遠還四字又明史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至何悖逆如是三十七字東江始末無之此蓋采之他書

者又明史云文龍健桉悍卒數萬憚崇煥無一敢動者考明季北略云文龍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崇禎紀事亦云時崇煥布陣嚴密衆亦不敢犯毛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悉就撫東江始末云斬文龍後督師喚賞功官同東江旗鼓馮有時將見在官兵一千八百名共賞銀一千四百兩計其時東江兵二萬八千隨行者三千散者千餘留者千餘安得有數萬之多茲依明史而刪去數萬二字又東江始末謂崇煥往還止備船二十八隻想隨行之兵亦不多其所以敢於殺文龍者以文龍不恤其下逃叛相繼而各兵卒平時又傾向崇煥也然皮島兵二萬八千崇煥分爲四協而兵將帖然者以承祿爲文龍養子繼盛爲文龍舊部用之所以收其心使不爲變也數奏得東江將士心與祚有智勇且仇文龍用之所以相制使不能爲變也惟是崇煥殺文龍必求可以繼文龍而爲恢復之人與祚與治既背滿洲而歸附明朝且其智勇又可用此誠恢復一好機會錢曾謂崇煥虛帥以待有功意在興祚此事前已畧敘述其所紀載誠確實可信也又考他書敘述殺文龍事大都出於傳聞之辭且多袒文龍誣崇煥如明季北略云六月二日崇煥犒師文龍設宴甫坐忽報大淸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三日崇煥又大犒師復報河西有警崇煥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往文龍卽疾救四日崇煥命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遂被殺時敵警寂然師旋聞文龍死皆哭靜志居詩話云崇煥與文龍登舟相視形勢酒間島帥麾下以邊警報者踵至崇煥乃疑曰吾軍亦有偵探卒何以不一至此速吾行爾遂數其跋扈斬之考雙島去遼水程二百餘里河東西有警非一日所能馳救北略云崇煥騙文龍兵他往文龍舟師且兵不過三千人必不能進戰不當受騙靜志居詩話謂文龍以邊警嚇崇煥然崇煥久歷戎行非可以受嚇者其所言又與北略相反皆傳聞之誤也又天問閣集云文龍見崇煥恭謹異常崇煥憶人言不可信曰吾幾失此上將軍遂極交歡已整旅將歸謂參軍王霽曰吾見毛帥可大用汝往觀之霽往文龍踰時乃出霽已不悅及坐文龍北向霽西向及設飲文龍席皆金玉器霽惟瓦食又褻於主席霽大不悅歸謂崇煥曰誠如公言但眼孔大耳問之不言固問乃曰彼謂公猶作兒時戲玩事指向海濱翻亂石等也文龍末至時崇煥與霽游海濱果然崇煥遂大怒曰彼目中無經略安得有朝廷遂誅文龍其所敘述亦不近

情理文龍輕躁事或有之然無敬其主而慢其使之理謂文龍以一戲語見殺尤屬齊東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至明季北略及毛先舒撰傳皆謂崇煥稱有密旨故文龍從容就戮此爲文龍呼寃而以矯詔誣崇煥全非事實今祖望謂此等紀述所見如偪父不足置辯因殺文龍一案爲崇煥辨誣故詳考而著於篇一言以蔽之文龍罪當誅崇煥錄云崇煥誅文龍帝聞之甚喜而崇禎紀事所載有文龍逆跡昭然又有文龍通敵有跡等語而明史本傳云還鎭以其狀上聞未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帝安心任事一切善後事宜委任道將料理仍榜諭東江各島朝鮮聲勢相聯亦與移諭考此諭係爲榜示東江各島及移朝鮮而發詳國權非以安崇煥心也案兵部暴文龍罪狀之諭是專爲榜示東江各島及移朝鮮而發故與十八日所頒之聖旨不同而明史本傳未將全諭采錄止摘諭內安心任事等字指爲安崇煥心似非事實又按諭內有據奏十二罪語則當時崇煥數文龍罪其語即入之疏中明史本傳多失本意修明史時想未見崇煥原奏致有錯誤閱史本傳云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按崇煥數文龍十當斬內有至今陳汝明一款盤踞京師交結近侍等語故帝令所司捕其爪牙也崇煥尋上善後疏曰爲島帥伏法略陳

善後事宜仰懇聖裁事竊惟兵法東西犄角則海上之師在所必用非其人如毛文龍者何嘗有圖敵之心不過藉牽制之名恣爲姦利至姦利之極不道不臣無天無法斯亦古今一奇怪事矣然臣深惟文龍不過莽匹夫何遂悖逆至此則皆海外國易爲亂之地而以能爲亂之人處之宜得不亂況此一鎮也非祖制而之官厚利誅威人所欲得倘更填一帥因仍其局文龍之後寧保無文龍者樹敵釀憂爲禍滋大且文龍嘗誕言有衆數十萬道臣王廷試約定二萬八千臣今至其地令彼各官自行開列則合老幼只四萬七千然

人也而非兵乃副參游都守中千已不下千員即如旅順參將毛永義所管三千六百員名臣親自點數其實能爲兵者不過千人以此分數量之則兵不能二萬矣何用贅一帥爲此缺應停除印已經追出惟勅劍符驗在皮島候追齊一併進繳外臣行令中軍副總兵陳繼盛暫攝其事文龍苛禁諸人與籍沒人妻女爲妾爲婢者俱行令繼盛酌量開釋其改他姓爲毛者不下數千人俱令改姓歸宗臣宣揚皇上德意自文龍伏誅外俱與維新不更處一人臣又遵往事移一檄於朝鮮慰勞存恤於是島上殘人從此始見天日齊心內向此一方人地乃今得爲朝廷有矣臣當揚帆徧歷其地稽其兵馬錢糧但離鎮已久强敵耽耽不宜久居於外於是以錢糧之查覈委之登萊道臣破碎之兵馬令臣旗鼓參將徐敷奏與該鎮旗鼓都司馮有時逐島查刷精壯者籍之爲兵老弱者散之歸農帶來銀米委署通判劉應鶴隨地隨人逐名給散至東江一應營制區畫俱俟諸臣回報日方行奏請定奪先此報聞伏乞勅下該部議覆如果臣言不謬停推此帥省糜費而杜隱憂所關平奴之舉非小也謹題請旨

案崇禎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覆奉旨該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旋奉

聖旨覽奏區畫東江善後事宜具見妥確島兵數既無多應否置帥着即與議覆毛姓兵丁悉聽歸宗有才可用的依舊委用餘俱遵勅諭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案崇禎二年六月十八日兵部舊檔案云崇禎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明

滿史料第八卷亦有刊載同時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特具奏

兵科抄出采

兵部舊檔案

曰海上善後宜周奴子情形叵測懇乞聖明勅諭在事諸臣共圖萬全之策事本科讀督師袁崇煥斬毛文龍之疏不勝快之壯之眞不啻玩騎帥於股掌之上者此豪傑舉動也然文龍所居皮島去奴八百餘里以之自固原有餘文龍所居皮島去奴八百餘里以之自固原有餘以之牽奴原不及間旅順一帶逼近金復海蓋等處實爲要地又距寧遠且近呼吸可以相通倘宿

兵於此無事以壯聲靈有事可探虎穴此扼要之當議者一也數年來逃難遠民集聚各島文龍借之以冒兵借之以冒餉久矣聞諸島如長山石城廣鹿等處皆有可耕之田卽以之分布各島各爲屯種則解散之中不失安撫之意此島民之當議者二也文龍費國家數百萬金錢究竟無一實用前此議者欲徑裁之而不可得今卽不可盡爲散去須量留精壯數千以備海上之聲援餘悉驅之屯種俾各自食其力或亦可以省本折五十萬之半乎此餉額之當議者三也文龍據海自恣繇於事權太重節制無人督師裁帥之說誠爲有見況

兵自不多何須開鎭此設官之當議者四也至若奴子情形詭詐百出忽買米豆忽遣使求款又忽聚兵六萬於東酋營內如關內道臣所報者旣謬爲款書以愚我又將巧爲不意以乘我總當厲兵秣馬而爲有事之防不宜偷安懸料而緩綢繆之計且喜來一帶密邇陵京僅二三百里較之上谷雲中地尤要害生歲所恃屬夷爲衛今挿酋徙地勢空曠奴且挑買勾連束不的酋爲納附萬一有警督師當何以爲捍衛之計薊門督撫以爲堵拒之圖是更不可不蚤定著算者也統冀聖明勅諭在事諸臣應酌行者酌行應戒備者戒備庶

制勝得策而疆圉有賴矣臣昜任悚息待命之至

謹題請旨（案行旨移會督師崇禎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到兵部呈於兵科抄出采兵部舊檔案旋奉聖旨東江善後已有諭旨這所奏旅順扼要及屯島裁帥等事一併議行奴狡叵測倍宜提備着不時嚴飭該部知道（案兵部舊檔案云崇禎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明淸史料第八卷亦有綱入）

守語諸將曰國初中山開平王始戰鄱陽繼戰沙漠眾軍水戰勝馬步戰亦勝故得逐胡元而成一統我今恢復河東不當以水汎了事且要用之陸戰（采東江始末）至是復上言東江一鎭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十萬米十三萬

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采明史本傳）按崇煥官巡撫時嘗疏陳兵不利野戰此改舟師爲馬步軍又增其餉蓋將練兵俾收搗巢夾擊之功此用東江爲恢復之一方略當時帝未知其計畫故以爲疑明史本傳云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卽謂此先分其兵爲四協（前已敘述）後定爲兩協仍用繼盛興治二人（采二湖表忠記黃龍傳）而召敷奏興祚副總兵殺文龍時興治以材官從格左右無譁其力居多故崇煥特擢之令攝兩協事（采明檀及初學集卷十七）按用興治蓋使之練馬步軍亦所以制繼盛興治與繼

盛不相能其弟參將興祚已陣亡繼盛誤聽諜者言謂興祚未死興治益憤三年五月僞爲興祚設齋諸將來弔伏兵出執繼盛並理餉經歷等十一人繼盛愕然不知所謂興治即以狗于軍謂此曹同謀害己不得已誅之而僞爲島中商民盛稱興祚報國之忠興治行權之妙請優恤興祚即以興治鎮東江奏至朝中大駭以其在海外不能詰也興治遂與諸弟放舟至長山島縱兵殺掠樞輔孫承宗以聞兵部議令副將周文郁往撫會永平四城皆復興治聞之稍戢始自長山返東江而龍乃蒞皮島受事案龍指總兵黃龍明史有傳以下所言龍者即黃龍

驁自如復作亂杖其弟興基三十殺參將沈世魁一家明日世魁謀復仇率其黨數人潛入興治署更深殺之而取其首亂乃定又獲通洋船三艘搜出蟒緞湖綠違禁物品龍詰之則登州委員王舜臣李梅所爲也龍禁之獄其黨假以索餉爲名圍龍署劫取所獲禁物與千總王應元謀作亂將士不從縛應元出獻龍戮之而餘黨孔有德等懼誅俱反厥後陷登州遣使招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祿蘇有功陳光福及其黨高志祥等十八人心稍定龍乃躬巡六島慰藉商民其時有高成者故給事大壽左右大壽遣之敵營留半歲奉敵書來與崇煥議款即此事孫承宗年譜云在五月東華全錄云在六月應待考

官此崇禎三年十一月登撫孫元化以劉興治亂東江題請黃龍爲總兵黃龍勘平東江之大畧情形也先是潞洲口向崇煥議和事諜在六月十二日諭貝勒曰前向明議和明若聽朕言則我採葭開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用兵我國當竭力耕織衣食既足又何求乎緞帛者粉飾之物也雖無何傷我屢欲和而彼不從豈可坐待據此則議和實出於潞洲非崇煥原意也以其時考之當在五月孫承宗年譜云降人銀定者故給事大壽左大壽遣之敵營留半歲奉敵書來與崇煥議款

號去爲代請(采權國)滿洲允易尊號稱汗不用國寶令明萬造印給用(詳魏源武聖記及陳華全錄)崇煥復要令歸叛人還侵地(采權國)因疏陳議和之利(采明史莊烈帝本紀)按明史刪此文不載略言臣亦不諱言款誠惠徵宗社二者歸還而我存朝鮮存建州倘憚不爲(采權國)滿洲以土地天授不可還議不決(采魏源聖武記)考滿洲老檔載清太宗祭金太祖世宗陵云嘗聞二帝功高德盛子中心緬懷夢寐景仰茲統師至良鄉知二帝陵寢在焉雖時異世殊而春秋舉祀至今稱頌弗衰誠所謂德愈久而彌光也特備牲牢遣阿巴泰薩哈連代祭并白予懷我國僻在邊陲世守忠信明萬

歷君無故害我二祖彼雖出此我猶尊之僭遵東副將吳希漢刑白馬烏牛盟誓天地漢人出邊者殛滿洲人入邊者殛滿洲人既盟之後直道自守及我與葉赫兩國搆釁彼曲我直明君不以公道區處反庇理曲之葉赫陳兵邊外代爲守禦屢欺我理直之滿洲致成七大恨我見其不能相容必欲見害故告天興師裝上天垂鑒不計國之大小祇論事之曲直以我爲直畀我遼東之地我復遣人議和彼以爲敗我如泰山之壓纍卵貌視我如草芥欺陵不已故復興師天又畀我以河西地後我欲息兵戈享太平開誠布公不作詭計屢遣議和之使明崇禎君更肆欺陵欲索還天畀我之土地去我帝號國寶我以天賜之土地不可退還止議去帝號稱汗不另製寶令彼造印與我彼復不從故我發奮興師凡降城居民秋毫無犯惟誅其軍士之抗拒者攻其城堡之不降者我非樂於誅之伐之也皆明之國君妄自尊大不允議和不啻彼自誅之自攻之耳夫我立雪仇之志而彼恥城下之盟兵甲相尋積漸至此天實爲之于我何預雖然我猶不爲已甚復欲與彼議和乃彼恃其國大兵多蔑理違天將天之言置若罔聞若冰炭之不相入故披瀝悃忱祭告惟二帝英靈昭鑒

而默佑之此爲魏源之所本然文內不及歸叛人事考明之叛人李永芳爲首滿洲老檔載清太祖親率大軍進圍撫順城執一漢人遣書諭游擊李永芳曰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來此汝撫順所一游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今諭汝速降汝降則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即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納爲婿妾如汝者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眾矢交集而死既無力制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

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於汝矣汝勿謂朕虛聲恐嚇而不之信汝思區區一城我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失此弗圖悔無及矣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至親族俱無離散豈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逞一時之忿違朕言致事儻也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請降又令軍士治守具滿洲兵遂樹雲梯攻之不移時登其城永芳始乘馬出城來降云東華全錄載天聰十年十月誅牛彔章京李延庚初劉興祚逃延庚同謀訊實故誅之籍其家產給其弟率

泰率泰永芳次子延庚其長子也貳臣傳云永芳於天聰八年卒與祚逃時永芳尚在疑永芳因明朝有歸叛人之請故遣延庚與興祚同謀蓋歸叛人一節滿洲似許之矣又考東華全錄載與明議和書不一而足惟此次不之載蓋其時莊烈帝初政清明誅忠賢定逆案用韓爌錢龍錫爲相用王洽爲本兵用王象乾撫西部用崇煥經畧遼東滿洲以無隙可乘且慮其挾全盛之威以相圖其初議和書實降心相就故不載入檔冊中至於滿洲欺陵則當時帝亦許之明史稿載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言主款一事崇煥頻以書問之而龍錫與洽未嘗許也此不特帝未之許並龍錫亦未之許似非事實明史對於此等語多刪削不全今詳考滿洲老檔將滿洲與明朝講款之全案詳爲敘述以明此案之眞相謹案天聰元年清太宗與崇煥書曰滿洲□皇帝致書於袁巡撫吾兩國所以搆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寧守臣尊視爾皇帝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升霄漢俾天生諸國之君莫能自主欺藐陵轢難以容忍用是昭告於天興師致

據國權崇煥兩次奏聞而東華全錄則斥爲崇禎

討推天公正不論國之大小僅論事之是非以我之是而是之以爾之非而非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天以我爲是以彼爲非彼時爾明並未援我後哈達復來侵我爾明又未曾助我已亥年我兵伐哈達天以哈達畀我爾明乃庇護哈達偪我復還其人民我既釋還哈達之人民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既稱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國興不救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明雖屢啟釁郎以此言轉奏爾皇之前不然是爾仍願搆兵不息干戈之爭也三月崇煥復書曰遼東提督部院袁崇煥致書於大王張下再辱教書知大王之漸息

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圍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境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我遵前誓殺之爾乃謂我擅殺縱繫我使臣網古里方納吉又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兵衛助葉赫使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之廬舍掠我人民之耕薅不令收穫且移置界碑於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參貂皮五穀財用皆產焉我人賴此以爲生活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之讒言遣使以書來種種惡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之是而是之以爾之非而非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天以我爲是以彼爲非彼時爾明並未援我後哈達復來侵我爾明又未曾助我已亥年我兵伐哈達天以哈達畀我爾明乃庇護哈達偪我復還其人民我既釋還哈達之人民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既稱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國興不救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明雖屢啟釁郎以此言轉奏爾皇之前不然是爾仍願搆兵不息干戈之爭也三月崇煥復書曰遼東提督部院袁崇煥致書於大王張下再辱教書知大王之漸息所以佑大王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大王所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大王之不良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卽宜追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大王亦所必知者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悉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大王通忘之也然大王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哈達葉赫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此倘者寧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問田禾是大王之怨已雪而意

得志滿之日也惟我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大王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願大王再思之也一念殺機啟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不佞又願大王思之也若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財用廣大亦等閒此然往牒不誠多敢違天亦大王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何又稱兵於朝鮮我文武官屬遂疑大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大王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善言相報反自尊大肆言輕我納我逃亡自始至終與我爲難我猶遲之數年因終不修好故即征討惟天意是我而非朝鮮故所向克捷今天誘其衷已和好矣自李喇嘛來我何嘗有不爭朝鮮之說有何言不由衷而爾疑之爾巧言修好仍發哨卒至我地收納逃亡偪處近地修葺城堡是爾之言不由衷也我國將帥實以此疑爾矣又云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此言是也乃又云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夫是與非必明爲剖析然後和好可固若徒以無取動氣之語揜其意而不言則難於議和矣如此欺慢之詞

與前邊東廣寧碌碌諸臣何異哉又云宣揚盛德料理邊情爾皇上之德爾自宣揚他國之人何從而知之爾之邊情爾自理之我之邊情我自理之我奈何爲爾料理也不講兩國修好之言而出此輕人之語果何爲耶爾乃洞察前後明哲之人也惟和平則於國有利豈空言可以制勝乎爾雖輕我我豈因爾言而輕乎輕之重之存乎天意因爾書之輕我故以此報之也爲我兩國和好爾雖存疑慮我不存疑慮若果和好未有不誓諸天地者人或可欺天可欺乎又云先開諸物所當酌裁夫講信修睦藉金帛等物以成禮耳我豈貪多而利

此哉設爾國力有不支則初和之禮可減其半爾國送金五萬兩銀五十萬兩緞五十萬匹我國亦以東珠十粒黑狐皮二張元狐皮十張貂鼠皮二百張人參一千觔相答既和以後兩國往來之禮仍如前議每年爾國送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我國以東珠十粒人參一千觔貂皮五百張相答若如此定約修好永息兵爭兩國之福也至爾等於我實漸加輕慢來書尊爾皇上如天李喇嘛書中以鄰國之君列於爾國諸臣之下尊卑倒置皆爾等私心所致非義之當然也夫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

垣潛圖侵偪得毋因前寧遠城東攻之未墮自以爲得志詐稱和好乘間築城爲戰守計乎不願太平而願戰爭恐非善事爾縱保守一二城他處之城及田禾能盡保乎倘戰爭不息我師長驅而入蒙天眷佑以北京予我爾主南奔身敗名裂又何如耶自古以來爾輩文臣往往如婦女之在閨中徒好大言以致喪師殃民社稷傾覆從前爾國任用非人故河東河西之地盡失兵將俱亡今尚以爲未足而欲動兵戈耶又考天聰三年正月清太宗致袁大人書前因和好使方吉納往返商議爾謂我不宜往征朝鮮遂

罷和議興兵前來我亦發兵往迎於是使臣遂絕往來茲思爾乃大國之人通曉今古我征朝鮮與爾無涉且非無端任意征討者比也我與朝鮮原無仇隙己亥年無端要擊我收服東屬部落之兵一也己未年朝鮮興兵攻我瓦爾喀什路二也後又納我遼東之逃人三也朝鮮侵我三次我乃報之有何不可幸鑒察焉今兩國復尋前盟誓天地而修和好凡有先渝此盟者其人惟天鑒之自來有國家者相善則敬之相惡則報之此自然之理也我固願即息兵同享太平安可因一朝鮮而誤我兩國之大事哉去年正月間會使尹焦齋書未

奉答覆令聞我公復來實欲遣使問安祇以使臣之往來既斷甚形不便故使爾國生員鄭信把總任大良齋書還望勿視為虛文速見覆焉是年閏四月崇煥復清太宗書曰欽命巡邊使尚書袁敬覆書於皇帝陛下來書所言和者蓋不忍兩家之赤子屢遭鋒鏑也上之美意天地鑒之然和亦有道焉非一言可定也我帝繼位明哲果斷嚴於邊務若非十分詳實則不敢上聞上若憐恤人民而罷兵則務思和好之道邊疆之官亦有榮焉不失上之美意我當轉奏但邊務之事邊務大臣議之可施用國中之法如此願上勿以為責考崇煥覆此書後閏四月清太宗答議和書一滿洲曰皇帝致書大明國袁巡撫來書令我先籌講和之道我意前修好時界內皆漢人界外皆滿洲雖不合併任意往來不免竊越境界今應令其父子兄弟離散雜住各處者仍照前一體合居誠恐往來奸細逃人盜賊破壞和好也又應以大凌河為爾界三岔河為我界使此二處之間逃人盜賊易察不致滋生事端永保和好也又云國寶除封諭外不可亂用如此則應與我鑄滿洲口帝印爾當將講和之禮應給之財再熟計之勿視我如察哈爾汗也若視如彼同我不能允我意願罷兵同享太平出於至誠爾亦誠心言之吾等仰面而觀天實鑒臨勿詐勿虞始可對天地而保子孫講三忠之是年六月二十日清太宗答議和書二滿洲曰皇帝致書大明袁巡撫我思干戈之興亦出於天雖宇宙之間之萬物天欲其生則生耳總之干戈何美太平何惡前欲罷干戈而享太平乃使鄭生員二次致書後大人使杜明仲復書我固誠心和爾因復使喇嘛前往如議和需日可先使人來信倘約期已過恐聽旁人之謗言而誤事以七月初五日為限若不見人來信則必被執矣又六月二十七日清

太宗答議和書三滿洲□皇帝致書大明國袁巡撫因喇嘛遲久未歸之故又致書一次逃人來告謂爾之和好是假此係逃人之言既由爾處逃來肯言爾之善乎譬如由我處逃往之人能言我之善乎因不納其言今邊子興、蔑來奸細問之亦云假和拘留喇嘛不遣等語我之心中以爲逃來之人故意誣告之耳奸細及逃人焉有不欺之言乎此等小人和與不和之大事何得而知我不信也然至此時吾之使臣何久無一信來告恐其事已實矣故遣此人持書還我固誠意欲和人可欺天亦可欺乎爾意必有不誠不然孰能聽信謗言耶

若不遣所使之人歸於此數人有何損益信義一失人必不服須知天意亦願太平而不願興師願忠信而不願奸僞也誰是誰非惟天鑒之七月崇煥復清太宗議和書一欽命巡邊使兵部尚書袁敬復皇帝陛下讀皇帝所遣之喇嘛來書首言和好仰面而觀天實鑒臨一語天地鬼神實共鑒之我國幅員九州所失遼東之地初非上所有也遼東之人西來墳墓皆在於彼其心能不思先人之骨乎因不合眾意我受之而不敢言是以亦未奏於帝又往來之禮或有尊卑我帝仁明弘遠初不介意願以名譽爲念無論治理何事皆以道義爲規矩果能修好一惟爾意是從察哈爾尼音珠皆與我修好中國亦以道義行之至鑄印封典之語則非一言可盡也又復清太宗議和書二欽命巡邊使兵部尚書袁敬復書皇帝陛下觀來書知上敬天好生亦出至誠上若如此則可與言矣惟天道無偏曲直分明與其徒求於天不如先求於心天道固循環也來使因往海口是以久駐別無他故也七月再復清太宗議和書三欽命巡邊使兵部尚書袁敬復書皇帝陛下使者還並二書今閱趙登科復來之信知上之善心順天受福人言不足信也夫軍情秘密外人何以得知上惟反躬自問以應天心耳天之心即上之心亦即吾之心也我則豈可虛僞興亡由天何欺妄虛僞爲哉惟十載軍旅今欲一旦罷之雖有大力非二三人所能勝任非二三言所能結束要在上之明決耳七月清太宗答崇煥書曰滿洲□皇帝致書於袁崇煥遣我使臣之書已閱爾言遼東人之枯骨墳墓盡在彼處非欲取遼東乎遼東地方我攻取之非爾所與也先我兩國並無隙怨太平安處爾國有九州之大猶不厭足奪我界外彈丸之地踰洪武永樂時設立之舊界移置界碑於沿邊三十里外因以滿洲□之

疆土取爲明有故天鑒其曲直而賜我以遼東之地何敢違天勿取乎且自古興衰何代無之庸獨爾國不然乎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也天賜之人受之昔大遼之君天子也金太祖乃大遼之屬國也後大遼天祚帝無道金太祖徒有忠心固其不舞而欲殺之天遂譴責將大遼遼東之地賜金金帝向遼講和遼仍視之如臣謂太祖爲東海內部之帝今金國所定大聖之號遼因其兼先帝之名遂不相容竟敢和好復行征討天以大遼之政柄授金天所賜之地大遼豈得而反之乎又金帝天子也元太祖金之屬國也金之永

吉帝無道元太祖以忠心朝賀因觀生象而欲殺之致起刀兵天譴金國以金之西地賜於元元太祖遺使者講和被金阻留令退還所圍之青城乘間修葺堅固再行興師遂遣使者以驕言而敗和好天以金國之政柄授元天所賜之地金豈得而反之乎元順帝圖歡特穆爾云吾身爲天下君何人敢違於我荒淫無道天鑒其過國中兵盜蠭起朱太祖取之所取之地若令反還蒙古爾明肯之乎所取之地不惟小民之枯骨帝與諸貝勒之墳墓不皆在乎是皆妄思欲得也豈得如願以償乎我素日以忠心相處因萬歷帝不相容無故而欲伐我與前轍有何異哉爾國之官員文士高覩爾帝如在天上自覩其身如在雲霄以我所言不合眾臣之心不即奏於皇帝使我二載未得遣使致書於都城而較大遼之欺金殆有甚焉此亦天意耳我豈能强令和好乎其時有所謂李喇嘛者爲議和事致書於清太宗曰我自幼演習秘密朝禮名山上報四恩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乃我僧家之本願也上年袁巡撫念先王盛德遣我致書寧遠承上及各王子供養美饌又遣官遠送銘刻五內又遣方吉納温塔石來報備述上及王子之美意告於官員及軍民人等袁巡撫甚喜因書函外面

字樣不合未經開看至第三次換來袁巡撫開書觀之見內有七恨及索金銀蟒緞布疋等物猶可言也但末有仍願兵戈一語碍難轉奏恐朝廷不喜則辜負上之一片好心諒上並各王子俱有福智心地明白我佛教慈悲爲體方便爲用須要救濟眾生消除嗔恨以成正果我佛家弟子以戒定悟三事念佛成善聖人立四象以斷百非故王子及大臣等皆身得之眾皆有益養生歸正我佛弟子身雖貧而道不窮難行處能行難忍處能忍解度爲體勸化爲用佛祖留下法門有歡喜無煩惱止有慈悲活人更無嗔恨損物若上說七宗惱恨

固是往因然而天道不爽再一說明便可放下袁
巡撫是活佛出世有理沒理他心下自分明所說
河東地方人民請事上當時易遇善人難
遇有我與王喇嘛在此隨緣解說事到不差煩上
及各王子還存好心放得下了難捨者捨將
來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干戈早息即是極樂
種種譬喻無非解化修善同歸極樂衍我如來大
乘慈悲至教敬修寸楮用特奏聞清太宗答李喇
嘛書曰觀來書以佛門弟子為介紹之人欲成兩
國之好喇嘛博通經理乃識人也我兩國是非訊
問明白由在我則規彼宜無偏袒

之心故我以衷言相告自古以來或興或廢何代
無之焉可枚舉如大遼天祚無故欲殺金太祖而
起兵大金章宗無故欲殺元太祖而起兵萬歷無
故侵陵我國偏護葉赫而我兩國之兵起我師既
克廣寧諸貝勒將帥遂欲進山海關我父皇曰昔
遼金元不居其國而入處中國之地易世之後皆
成漢俗因欲驅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自居遼東
地方滿漢各自為國故未入關而
議和遲之四載彼乃乘間修葺寧遠不啻倍
以兵攻寧遠時適嚴寒兵士勞苦
考升遐喇嘛來弔意謂此天欲我兩國和好時也

故其書講和遣官偕往又以書式不合封還至再
今爾喇嘛又云有仍願兵戈一語難以轉奏夫我
以衷言致書明朝皇帝亦以書報彼此通達明晰
則和好可成若順從彼意不使直吐眞情欲議和
好得乎袁巡撫來書欲將天賜我之城池官兵退
還爾喇嘛亦輕聽其語勸我捨而還之又將袁巡
撫之書於上鄰國之君書於下是不欲成兩國之好
也袁巡撫之書不啻尋我之隙謂我所取之物往
牒不載若多取之則違天也又云良辰易遇善人
難逢我因爾喇嘛以修好來其意甚善故我遣官
相報若不以爾為善人何遣使往來不憚煩乎又

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
當向明朝皇帝言之若肯回頭共臻極樂豈不甚
善爾喇嘛既深通佛教明達道理何獨向我喋喋
耶從前遼東廣寧諸臣妄肆欺陵啟釁召兵自貽
伊戚今猶未鑒前車而不自醒悟耶況倡大言使
我兩國不合仍起干戈國人發愁徒費爾喇嘛欲
和好之善心耳語云人相敬則爭心息若徒事欺
陵不惟新好難成即舊好亦敗爾喇嘛豈不知之
爾設再有教言當敬聽之又考是年二月清太宗
致書明執政議和云滿洲□皇帝致書大明國執
政大臣等我之興師非藉修好而肆意貪取也遼

東諸臣助葉赫而圖侵我迫不得已告天興師若不被迫則我小國豈肯征伐大國耶然天下不問國之大小但論事之是非我遼東廣寧各地若非天與則遼東廣寧之城如此之固加之數萬之兵我以少數之兵何能克之大城既得若攻城小兵寡之處豈尙不能乎我思之我重思之天使我兩國罷兵講和而享太平在此時耳願講和而享太平是以誠心遣使如何相議惟命是從七月再致書明國諸大臣書云滿洲口皇帝致書大明國大臣等我欲息兵以享太平自卑己身遣使講和乃王兵部孫道台主張興兵不願和好爾等果係思

念和好之臣如古之張良陳平諸葛亮周瑜才兼文武出而爲將能禦兵入而爲相能治民則爾之言可也不然興兵致討以民爲壑出而不戰袖手坐觀既欲和好復敗和議不念將士軍民之亡苦徒發大言不肯息兵則兵非易事也爾若欲和我不允而興兵則我之人被誅非爾誅之實我自誅之也我若欲和爾不允而興兵爾之人被誅非我誅之實爾自誅之也我誠心欲和爾自大不許盍思天實鑒之而人盡聞之耶上臚列清明議和全案乃根據盛京故宮舊藏滿洲老檔據是以覩則議和實出於滿太宗而崇煥不允遽奏聞故和議終不可成世人妄以擅主和議罪崇煥冤矣清太宗恨崇煥深故行反間之計假手於明以誅之更冤矣余讀滿洲老檔案竊有所疑老檔皇帝陛下又稱曰大王曰上且詞意含混與他書筆氣迥不相同斷爲譯者之誤今無從對證置之可也滿洲知議和不成即議西伐采東華全錄諭貝勒大臣云我屢欲和而彼不從豈可坐待今若西伐當令蒙古科爾沁喀爾喀札魯特敖漢奈曼等國並舉但慮一人之見未協於衆凡滿漢蒙古才能之士如有謀略各以所見入告據此則滿洲知崇煥用與祚等

相圖故於殺文龍後即籌議及此以爲先發制人之策五月搜剿故將毛文龍所屬諸島副將石廷柱往黃骨島備禦石爾部他哈布往鹿島游擊圖魯什往旅順口六月備禦博爾察往新城一路布爾吉赴雅爾古各擒殺有差采東華錄八月誅大臣雅荅以副將阿山等奔寧遠不獲告與同謀考東華全錄云先是阿爾塔什姑夫之子長阿山次阿達海太祖時自以爲有才不得官逃之明貝勒阿敏追之阿山被創二子中傷死孟坦追阿達海阿達海接戰斫孟坦幾死後復來朝太祖見其才能俱授副將職太祖崩阿達海以罪誅至阿山率其弟

噶賴子塞赫及阿達海之子查塔莫洛渾奔明寧遠上遣人往迫阿山等至明界先遣人告臺軍臺軍殺之阿山等懼奔回命宥其罪復舊職阿山首大臣雅荼曾謀同逃譏得實誅雅荼案太祖以宗女妻阿爾塔故特宥之是月復遣大將薄錦州詳見楔秣馬田野中采蔣良騏東華錄按剿各島所以防後襲殺雅荼所以靖內奸其薄錦州則聲東擊西之計皆預爲入大安口龍井關之張本崇煥出禦之清軍還十月敎春秋兩防加崇煥太子太保采國榷崇煥於五月時嘗疏言臣在寧遠敵必不敢越關而西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不聽及詳溪聲紀及剖肝錄清軍薄錦州歸國榷載此事在九月初八日崇煥復疏言薊門敵所窺窺嚴飭薊督峻防固禦爲今日急着帝始下部科議未之決也采溪聲紀按程本直宛疏亦云崇煥再疏發部議疏固猶在御前也參其時當在九月時崇煥所練甲士已精強采宏光元實錄鈔徐石麒疏據耳鼎疏云崇煥雖主款其所練甲士精強邊備未弛又考楊士聰玉堂薈記云己巳之變袁督師士馬仍足相當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蓋崇煥知野戰是其所短非精練之不足以資恢復此亦其五年平遼之方略也其時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采程本頒白宛疏復疏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遼事平弁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計也帝復令廷臣議皆報稱不可采崇禎紀事按紀事謂此疏在文龍被殺後不詳何月下云袁計窮遂致北兵入口以其時核之則當在九十月之間其以是詆崇煥蓋不知其決計渡河也是時溫體仁輩謀翻逆案故羣撓之耳初帝之定逆案也議多出龍錫采明史錢龍錫傳龍錫東林黨魁也御史高捷史孳力持黨局采崇禎紀事孳遠敵必不敢越關而西皆以得罪公論革職采崇禎紀事王永光力引兩人又頗爲龍錫所阨兩人大恨采錢龍錫傳舊額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入權官橐中文龍死盡失其賂禮部侍郎溫體仁文龍鄉人也采劉肝錄初以媚璫詩爲御史毛九華所劾乃引捷孳爲心腹明史溫仁傳至是恨崇煥每思有以報之閣內道梁廷棟曾與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遂合謀傾崇煥采劉肝錄捷孳欲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及諸人亦成一逆案爲翻前案地體仁主之采崇禎紀事案紀事原有捷孳與永光合謀語明史本傳云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宏勳史孳輩謀興大獄爲逆案報仇蓋采此而刪溫體仁主之一語而明史稿王永光傳則云永光與體仁合

欲借崇煥獄株連天下清流又龍錫傳則云羣小日爲翻案計以永光爲主周延儒溫體仁遂相聚合謀借崇煥以及龍錫蓋謂崇煥永光主之而延儒體仁聚謀之也考剖肝錄云體仁五疏請殺崇煥而延儒永光疏救葉廷琯疑陷漁詁載體仁家書則云敵逼潞河卽密參崇煥其事在未下獄前而諸書無永光延儒劾崇煥事然則崇煥獄實體仁主之明史稿所云云似非事實大學士馮銓忠賢乾兒也嘗進呈遼東傳誣楊璉等納熊廷弼賄遂殺廷弼傳首九邊采國史館傳貳臣傳至是亦欲以疆事翻案用數萬金導清軍西伐采弘光實錄考貳臣傳

崇禎十一年睿親王征明克畿輔及山東六十餘城銓率鄉人守涿獲全順治元年清兵入京師睿親王以書徵銓卽至令以大學士入內院其後屢被劾爲忠賢逆黨而始終恩眷不替據此則弘光實錄鈔所載當不虛也清太宗惡崇煥欲去之采魏源聖武記按魏氏此言未詳所出然當時情形實如此哈喇愼布爾噶都爲向導初四日次陽石木河會諸降附蒙古兵十四日與諸貝勒大臣議征明遂進發十九日次哈挿漢眾謂羣力已合當征明三貝勒莽爾古泰密言崇煥聞卽調馬步兵二萬采自冤疏督大凌衛采明史本傳程本直白摭疏謂崇煥赴援在二十八日而先遣率教由山海關赴援采國榷十月大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急此行深入敵境馬疲糧匱縱得入邊明若會各路

代善莽爾古泰清太宗之兄太宗未卽位前稱四貝勒貝勒明謂之勃極烈崇煥遣集左右有與四貝勒書卽此也章京范文程亦進密策令縱反間去崇煥采張宸范文程傳按傳敘在下遵化後以清兵入關時文程駐遵化未從徧京師也然核其情事似在次青城時行狀亦謂用間戮崇煥出范文程采勞臣遵反間語蓋見張宸所撰傳也是則縱反間者不止一楊太監矣二十一日朵顏朝浪伯彥等報敵謀入犯采國榷崇煥聞卽調馬步兵二萬可網等入衛采明史本傳程本直白摭疏謂崇煥赴援在二十八日而先遣率教由山海關赴援采國榷十月大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急督兵赴援三晝夜馳三百五十里抵三屯營欲入

城稍休總兵朱國彥登陴遥語率教曰京師望救
亟矣赴援之兵如救頭然若稍遲時刻致有失事
咎將誰歸吾城不可入也率教遂策馬而西十一
月四日案東華全錄率教殺在十一月朔日疑有一誤遇於遵化交綏
率教奮勇力戰爲流矢所中歿於陣一軍皆殲帝
聞痛悼賜卹從優立祠歲祀不絕率教爲將勇而
廉衆與士卒同甘苦勞而不懈與滿桂並稱一時
良將率教死後無復能繼之者參明史趙率教傳及趙吉士所纂續
諸崇煥令世威回昌平護陵寢令世祿退三河爲
薊後應又以京營不能戰令桂護都城采程本直白寬疏
按程本直白寬疏云諸路援軍兵不練器不利分
之則可壯聲援合之則難用敵愾此崇煥之苦心
也又考明史滿桂傳云桂次順義與世祿俱戰敗

榜諸逃將姓名於通衢以所積俸銀五百餘金及
衣服器具盡分給麾下士卒服冠帶西向稽首與
妻張氏並投環死又有官維賢者爲鎮番參將屢
獲首功調爲山海關北路副總兵京師有警率師
入衛戰於遵化城下維賢與游擊張奇化等奮勇
陷陣維賢中矢而殞奇化亦戰死維賢膽略過人
勇冠諸將人咸惜之參趙士所纂趙朱兩總兵合傳詳表忠記赴援
之客兵不容輕易入城朱鎮之意未可盡非也乃
趙鎮卒隕其身不免有伯仁由我之恨迨後朱鎮
堅守三屯空城出走而卒夫婦同殉國既不負國
又何負於趙哉迨崇煥之入衛也以數奏守山海

關按國榷敷奏其時官副總兵以興祚守沙河采開國方略
寧永平遷安玉田豐潤皆留兵守初十日抵薊州
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
諸道援軍采明史本傳又據國榷云一日勞袁督師兵三萬金十時昌平總
兵尤世威駐密雲大同總兵滿桂駐順義宣鎮總
兵侯世祿駐三河世祿以城小移通州就食采承宗
諸崇煥令世威回昌平護陵寢令世祿退三河爲
薊後應又以京營不能戰令桂護都城采程本直白寬疏
按程本直白寬疏云諸路援軍兵不練器不利分
之則可壯聲援合之則難用敵愾此崇煥之苦心
也又考明史滿桂傳云桂次順義與世祿俱戰敗
等移駐事也又考玉堂薈記云督師箚制諸將不
爲無見厥後滿桂一戰而敗安見箚制爲非宜哉
此與程本直疏同崇煥分遣各軍而自當大敵當
時之方畧如此十二日崇煥遇清軍前哨於馬伸
橋敗之副總兵周文郁曰後陣當續至崇煥宿東
城以待采國榷十三日清軍至駐薊東南角崇煥與
相持半日清軍避而西采程本直白寬疏十五日桂世祿
與清軍戰而敗采東華全錄奔遵都城采明史滿桂傳順皆陷采國榷
崇煥偵知之即西馳是日至河西務

議趨京師而清軍已前薄通州矣時有誣崇煥勾敵者文郁曰我兵宜赴敵不宜入都崇煥不從越日即抵左安門桂世祿亦至崇煥令都司戴承恩擇地營廣渠門外（采國權）按明史本傳亦云清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護京師所敘與國榷同桂不欲爲崇煥用（采孫承宗年譜）帝令屯德勝門外（采滿桂傳）十八日（采國權）帝召見崇煥深嘉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采明史本傳）賜大壽玉帶彩幣餘大將各緋蟒衣一襲令戶部給芻粟時各軍已饑再日矣（采國權）二十日清軍偪都城營城北土城闕令右翼軍擊桂世祿已瞭見崇煥兵復傳令左翼軍進

戰（采東華全錄）世祿避敵獨桂前鬬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甚眾桂亦負創卧鬬將軍廟中崇煥陣廣渠門西令王承胤等陣西北大壽陣南以待戰及午（采國權）清軍分三隊前進貝勒豪格趨右偏敗其伏兵（采東華全錄）追至壕護軍校台柵善前進被殺（采國史館傳）承胤見清軍銳徒陣而南（采國權）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多爾滾由正路入（采東華全錄）與崇煥麾戰文郁兩肋集矢如蝟（采北將軍傳）刃及崇煥材官袁昇高刃格之而折獲免（采國權）而阿濟格所乘馬亦被創死（采國權按紫髯將軍云殺敵千人傷六王子）崇煥南與大壽兵合復進戰（采國權）擊後隊莽果勒岱領歸附蒙古兵驟進接戰遂敗奔（采東華全錄）崇煥令游擊劉應國羅景榮等追之運河騎多陷冰殺傷千計是役也崇煥兵亦傷失數百人矣（采國權）按滋聲紀謂崇煥舍通州而據京城敵偵至高密店詫以爲從天而降當時諸貝勒及額駙俱行蓋以全力萃崇煥軍矣滋聲紀又謂廣渠門之戰敵人稱十五年來無此勁敵於是乎不敢偪京師考東華全錄云是役收兵後命諸貝勒大臣議阿巴泰不從右偏進與同旗豪格相離應削爵上宥之以康古禮郎球韓岱等逗留中途削職罰贖恩格德爾自蒙古首先投誠功大免削職仍罰贖巴克多爾濟並削職罰贖觀事後行罰之多則當時挫衄可知矣又考東華全錄謂崇煥大壽兵二萬據程本直白寇疏則謂僅馬兵九千本直身在行間所言當信而崇煥以之力鬬始雖挫而終勝其士馬精強足以野戰又考孫承宗年譜云敵攻廣渠門見城上不發一矢方揶揄呼笑故東華全錄日豪格阿巴泰兩路兵俱追至城濠當時都中已疑崇煥不肯助戰也然佐亦無益觀於滿桂軍被傷而可見矣又按錢謙益紫髯將軍傳稱周文郁作邊事小紀敘袁督師事甚覈曹學銓敘之曰督師迎戰克捷在敵已迫畿之後此段

公案非身在行間誰知之者國榷所紀當即本之文郁書明史本傳云出與清軍鏖戰互有殺傷不詳敘其事疑秉筆者有所諱飾故畧言之耳非信史也又按漳聲紀論廣渠門之戰謂不諗彼已不辨衰鋭不問堅瑕惑於人言迫於君命而輕於一戰以塞之此而勝焉倖也古人謂甚於敗也敵懸軍深入彼利在速戰我利在堅持不必深於兵者皆知之謀爲乎以不戰疑袁公也此爲不判之論蓋卽崇煥令彼無得進而與我戰彼自困之之策當時非不知之實不得已耳案廣渠門東華全錄作沙窩門在北京外城南國榷所紀與東華全錄悉合今袁崇煥墓卽在廣渠門廣東老義園內今義士負崇煥尸葬萊於此者余著袁崇煥遺聞錄詳述之清軍自東至其右偏則當西北承胤軍正路則當崇煥軍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皆清太祖之子太宗之弟豪格則太宗長子恩格德爾則娶莊親王舒爾哈齊第四女卽太祖親侄女也特附記之以備參考　二十一日帝遣中官勞桂羊酒令入休甕城而令崇煥進兵詳明史滿桂傳及國榷　二十三日復召見平臺崇煥青衣玄帽入面陳敵勢帝慰諭久之越日崇煥以十士馬疲敝請入休外城如桂例不許采國榷　按明史本傳敘崇煥請入休外城在廣渠門戰之前又改外城爲城中均誤也崇煥又請以三千人入城上曰三十人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矣采明州野史拾遺氏堇翁纂荷牐叢談卷三袁崇煥議款一段按此書爲明季鄞縣林時對所撰　時清軍移屯南海子崇煥因立木柵營城東南隅清軍進逼之以路險且隘不敢攻采東華全錄二十七日崇煥遣鄉導任守忠以五百人持礮襲擊南海子采東華全錄清軍頗駭遁采國榷時崇煥僅馬兵九千擬步兵到再戰計程臘月二三日至矣詳程本直寬疏按剖肝錄云崇煥自薊趨京兩日夜行三百里所部兵馬纔九千人意步兵至方合力逐北所陳與白寬疏同先是遵化陷再日兵部始得報帝怒治偵探不明采國榷內閣不與恕龍錫亦與體仁合謀采明史錢龍錫傳召對時卽言本兵備禦疏忽調度乖張遂下治獄采明史王

獲劉文瑞等七人巡捕營獲木工一人錦衣衛鞫之皆言崇煥通敵謀反詳錢家修自寬疏及王世德崇禎遺錄疏云曹永祚捉獲奸細劉文瑞等七人面訊口稱大臣會鞫不謂就手而七人竟走耶遺錄云巡捕營獲一木工云崇煥謀反下鎮撫司勘掌刑指揮李若璉鞫得其枉奏之復下錦衣衛以爲實又明季北畧云崇煥下獄清廷聞之撤兵李總戍部將擒一頭目具述崇煥通敵根底李據之入奏此亦一反間然事在下獄後可見反間之謀實清廷借以誅崇煥可爲鐵

誣於是都下喧傳以爲實（詳崇煥遇錄）按遇錄又云都下流言多出三大營官軍曰一人造謠傳之一隊一隊傳之一營一營傳之都下達諸內廷聞御前矣大臣黜陟往往由此朝廷以爲輿論無私而不知其由於匹夫恩仇與夫奸人反間殊可恨也桂世祿等援軍肆掠畿人不辨又競指爲督師兵（詳莊烈帝紀及剖厥緣）郊外徵侯中之貴園圃墳基多被蹂躪復環訴崇煥賣好不肯力戰帝心動（采崇煥紀事）諭令崇煥不得越薊門一步而崇煥不知也（詳臣及清軍抵通州傳）諭合城謂爾明君臣不願和好而樂兵戈今抗違者不得不殺非予殺之爾君殺之也（采東華錄）

華錄）全按此諭亦反間之一事又考滿洲老檔載天聰三年十一月太宗攻北京傳諭合城謂爾明君臣與葉赫原屬一國爾皇帝諭紳矜軍民知悉我國自與葉赫離間我國分而爲二曲在葉赫而強爲庇護直在我國而強欲戕害屢肆欺陵大恨有七我知其不但容也故告天興師天直我國先賜我河東地我太祖皇帝意圖與民休息遣人致書講和天又賜我河西地仍屢遣人講和爾天啟皇帝崇禎皇帝自大欺人使去滿洲口皇帝之號毋用自製國寶我亦樂於和好遂欲去帝稱汗合爾國造印給用又不允行以故我復告

天興兵由捷徑入破釜沈舟誓不返旆夫君臣者非牧民之父母耶爾明君臣不願和好而願干戈今我兵至矣兵凶戰危可不知乎凡爾紳矜軍民有歸順者必加撫養遣抗勿順者不得不殺非予欲殺之也若謂我國褊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俱自小國而成帝業爾何自居尊大而廢之乎且爾之朱太祖原係僧人蒙天眷佑授爲皇帝豈有一姓永爲皇帝之理乎天運循環有天子而廢爲匹夫者有匹夫而起爲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爲也上天既以佑我爾明國乃使我去帝號天其鑒之矣我以抱恨興師恐不知者以爲自強

征討特此諭知滿洲老檔所載此諭核與東華全錄所載想是同一事而老檔所載尤爲詳明先是（采國史館城漁體仁密疏劾袁崇煥謂崇煥以五年不平遼欺皇上而陰與龍錫及治諜款遂引敵長驅以脅城下之盟今敵偏潞河龍錫猶大言恃崇煥爲長城其黨交日和之臣是以不得不密糾以破羣欺體仁家書語即疏中大意也家書又云崇煥之撫吾密疏實啟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當時體仁得意如此鷗陂漁話云此家書三則見烏程張秋水廣文鵬翥館詩話係體仁與弟幼眞者體仁烏程人秋水與之同里而不

爲之諱則其書當確據此則體仁誣陷崇煥蓄謀已久矣捷葉復疏言文龍以金易遼陽廣寧二衛既有成約崇煥姤其功而殺之且納款爲內應（采綠山人明亡述畧）按述畧云疏連龍錫帝執崇煥龍錫皆下獄據此則疏上於崇煥下獄後大壽未叛前其引宗文抱奇疏則崇煥未下獄時上也抱奇乃東莞縣茶山人（采邑志原修舊本）與崇煥同里其劾崇煥蓋體仁嗾之欲以堅帝信也會淸廷遣歸順王太監王永祚問方畧於首輔韓爌以遷都對帝因是有輕士大夫意乃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軍務觀此則帝是時漸信內臣矣玉堂荅記云崇煥爲人疏直於大璫鮮所結好毀言日至蓋謂此也而明史本傳云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本傳所敘不過括言之未能指實蓋修明史時不知爲體仁輩爲之也其時淸兵至牧馬厥管馬太監二人降至是太宗授副將高中參將鮑承先密計令坐近二太監耳語謂崇煥有密約事可立就今日即撤兵楊太監者佯卧竊聽記其言二十九日陰縱使歸（采東華錄）按明史本傳云大淸設問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蓋采東華錄也據東華全錄則二太監乃歸降非捕獲疑楊太監陰爲淸用而自詭被獲竊聽以其言告帝帝信之不疑時所入臨曰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采明史本傳）方

遣副總兵張宏謨躡敵（采國榷）十二月朔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衛拏擲殿下校尉十人礪其朝服扭押下錦衣獄（采明季北畧）又考國榷亦云上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上問崇煥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並不能對命下錦衣獄賜桂等饌桂前被流矢結好毀言日至蓋謂此也而明史本傳云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細思之皆非事實考其時桂戰於德勝門外崇煥戰於廣渠門外相去頗遠非惟流矢所不能及卽

大磯亦不能至查明史滿桂傳云桂與崇煥並召見桂解衣示創並無有袁軍矢之語且召見桂等在縛崇煥下獄之前此是已忌崇煥者附會之故爲是言以甚崇煥之罪而明季北略及國榷誤采當時附會之訛言以爲紀述其時大壽在旁戰慄失措（采明史本傳）大學士成基命復叩頭請愼重者再帝曰愼重卽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采明史成基命傳）是日淸軍果移營南趨良鄉（采東華全錄）按開國方略載淸軍至良鄉時遣祭房山金太祖墓爲文以告文內斥言崇禎欺陵不允議和前已采述其文茲不贅）考國榷亦云敵騎抵房山呼諸生八人陪祭九龍岡典墓金榜臣亦往此亦用間之一事初二日帝諭桂總理關寧諸軍與大壽同殺敵（采國榷大壽銜崇煥恩次骨（采初學齋詩注崇煥有恩於大壽前已述之）遼兵又素感崇煥與桂相疑（采國榷大壽既至軍城上人詈爲賊以礮石亂擊之所遣邏卒又指爲間諜被殺日帝諭桂總理關寧諸軍與大壽同殺敵（采國榷程本直白冤疏及明史孫承宗傳均詳言其事可網語崇煥謂生文龍國軍心責之驅逐出境自贖既可以奪遼兵又可以存遼左之兵公爲國大臣當從國家起見豈遽卒又指爲間諜被殺不幸而浪次日初二石礎又往見棟曰敵勢甚熾遼兵無主不敗卽潰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煥以繫軍心責之驅逐出境自贖既可以奪遼兵又可以存遼左之兵公爲國大臣當從國家起見也棟曰遼兵有祖大壽在豈遽萬勿從嫌隙

朝房輔臣周延儒問曰公慮祖大壽反耶石祏曰
然儒曰遲速石祏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祏曰
煥始就獄壽意其必釋今日則庶幾有申救而出
之者至三日則知上意眞不可回而廷議果欲殺
煥矣壽與煥功罪惟均者也煥執而壽能已耶不
反何待儒點頭曰奈何體仁曰不然壽若與煥謀
卽合敵耳否則必殺敵反將安之次日棟見石祏
於朝房曰壽幸未反石祏曰言而不中國家之福
也是日壽果率所部逃出關外報入棟懼甚至石
祏私寓曰壽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眞神人
也棟去客曰大司馬心折公矣石祏曰是欲貽搆
不可因讓棟曰爾部運籌何事動輒張皇事有可
行宜急圖無緩棟就出煥石祏曰不可旨意未明
獄中何地而冒昧行之也延儒曰若何石祏曰須
再請明旨方可乃復入奏上遣大璫出諭曰事急
矣當行卽行尙待甚麼旨石祏曰此卽明旨矣公
等見督師善言之時閣部九卿皆往獄所道意崇
煥曰壽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豈尙能得
之於壽哉衆人開譬百端終不可且言未奉明詔

師命耶軍中皆躑躅（采余大成剖析錄中一段）考其時大壽方毀山海關奔錦州（采東華全錄）及承宗遣馬世龍賫詔至大壽遂斂兵待命（采孫承宗年譜）方大壽之東潰也體仁卽劾龍錫挑大壽東行以爲怙逆地（采鴛坡逸話引温體仁家書）按體仁書云逆督既擒奸輔膽落復挑祖大壽東行吾不能不再疏以堅聖斷書語卽疏中大意奸輔蓋指龍錫也提復疏言崇煥遣弟通款遠在數年前其斬將剪忌近在數月內今敵兵豈無故而致陛下細審前後情形崇煥罪案自定龍錫發縱指使臣不勝痛心當執縛崇煥時大壽口不稱冤兩日後忽起異心殆由龍錫崇煥所挑激外

示專制內脅至尊因以漸成款局兩人陰謀詭計
曰中尙知有天子耶（采明史列傳考體仁等之所以
欲罪龍錫者以時逆奄亂政內外機要官咸隸其
門下啣龍錫不附己又以帝之定逆案也雖命閣
部大臣六人同事而議多出於龍錫龍錫亦不憚
恩仇利害悉出帝所發御前紅本細加詳定搜剔
無遺常曰此天下萬世是非所由判也吾敢稍有
顚倒爲信史之罪人乎諸奸黨以此恨之尤刺骨
及下崇煥於獄黨人遂力攻龍錫疏至再三帝意
不能無動龍錫引疾旨卽允其歸然以兵事正旁
午不暇竟崇煥獄也殆黨人復上疏加誣且誣龍

錫出都以崇煥所畀數萬金轉寄姻家巧爲營幹
致國法不伸帝意益動勅刑官五日內具獄其實
龍錫固未嘗受賄卽崇煥亦未嘗行賄也錦衣劉
僑上崇煥獄詞帝令廷臣大議於中府謂斬帥雖
龍錫啟其端而兩書有處置愼重語意不在於專
殺則殺之自是崇煥過舉至講款則倡自崇煥龍
錫未嘗擔承故始則答以在汝商量繼則答以天
子神武不宜講款要之軍國大事皆自爲商度竟
不奏聞何所逃罪龍錫疏言崇煥自知斬帥專殺
有罪故借無心問答爲分過之地講款則前後兩
書未嘗輕許因悉封崇煥原書及所答書稿進驗

乎且疆場之事最爲難料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
之閣臣誰復敢任邊事者後邊臣有事且摭閣臣
耳閣臣遙度邊事輕爲附和此於鬼薪城旦奚加
片紙爲質是使綸扉之上割邊境爲異域也自古
宰相無大故而伏斧鑕者止漢之劉屈氂及世廟
時夏言耳今巷議咸云殺罪輔爲毛文龍報仇物
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殺一
閣臣爲毛文龍復仇固不可爲東江叛將劉興治
樹幟更不可且借一閣臣爲政府異日設後阱尤
不可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
之中有幾宰輔而挫折至此乎疏入忤旨（參二續表忠記）

時廷臣心憫崇煥者指於體仁不

敢救詳訓肝錄獨給事中錢家修及程本直疏陳案錢疏畧云前兵部袁崇煥義氣貫天忠心捧日抱奇既不能勤一矢石猶祿祿立朝已慚尸位乃復捨浮言思圖小怨搆陷千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當日謂不斬抱奇臣不瞑目今請就其誣陷崇煥者言之方天啟年間諸陽失衛山海孤寒當此時誰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顧獨崇煥以八閩小吏報効而東履歷風霜備嘗險阻上無父母下乏妻孥夜靜胡笳征人淚落燈獨何心而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難有不得不然者今奇等謂煥果有異心則何不起於當年而在今日也此煥之冤一錦

州之捷初襲錦衣次蔭中書朝廷報功常典也崇煥三辭始受今奇等謂煥子弟冒濫黃蓋五十餘人臣不知所濫何官所冒何職此煥之冤二都督毛文龍鎮守朝鮮耗兵虧餉兼之私通出塞陽修陰誘罪本不赦今奇等謂其忌功故殺致外敵乘機內入然當日毛文龍反跡副都御史朱童蒙已力言之假令不殺文龍以同消息相通奸生日久天下事尚忍言哉此煥之冤三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獲奸細劉文瑞等七人面語口稱煥附書與伊通敵原抱奇姚宗文即宣於朝謂煥揣通爲禍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諸大臣會鞫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隨班末不謂就日辰刻文瑞七人竟走耶抑崇煥故不借嗟錦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具有翼而能上飛耶總欲殺一崇煥之冤四身居大將未嘗爲子弟乞一官臣查袁崇煥自握兵以來第宅蕭然衣食如故猶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貧扶弱所在有聲今奇等謂動造聖旨日晝殺人非獨所在駭聞長安士庶無不願以百口相保者也此煥之冤五臣思曹谷爲御史時嘗對臣言煥得大將風士卒同甘苦皇上前日逮煥下獄時祖大壽統大兵二十餘萬奮激欲叛何之壁率家四十餘口詣闕代監今奇等謂減耗軍糧擅撻兵將臣不知何以得此人心也此煥之冤六案家修浙江秀水人前以貢生陳詐魏忠賢傳奏列十大罪之錢嘉徵者朱舜尊明詩綜云嘉徵海鹽人順天副榜選授松溪知縣還自閩卒於里朱氏所紀里居官爵俱誤蓋不知其改名家修後爲給事中也程疏畧曰臣從崇煥展轉行間情形悉備請得冒萬死爲皇上陳之蓋崇煥自任復遼殫精拮据甫及期年錦寧一帶壁壘攻觀正擬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惟慮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發部着議疏固猶在御前也乃敵今日果自遵化突入不出崇煥所料脫令薊鎮豫爲戒嚴堡堡錦州城

城寧遠敵亦安得深入若爾而大城小堡望風投降遼撫不能一日守城遂至於斯則何得謂崇煥之坐守遼東任其入薊也至若崇煥自十月二十八日一聞薊警即檄調諸遼將兵赴急西援躬統步馬二萬有奇逐路置防逐城置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計圖背捍神京面拒敵衆十二日即發前撥堵截於馬昇橋十三日敵乃盡撤遼營橫截於薊之東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嶇兩兵對壘相持半日不意突宵遁而西則安得謂崇煥駐劄薊州縱其入京乎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望敵即逃徒

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敵愾也況夫回尤世威於昌平陵寢輦轂固退侯世祿於三河薊有後應京營素不習練易爲搖撼以滿桂邊兵據護京城萬一可保無虞此崇煥千迴萬轉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煥曰散遣援兵不令堵截冤哉至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尤爲可痛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馬疲敝請休息城中未蒙俞允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躬擐甲冑以督後勁自辰至申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竟至運河

萬餘精銳一潰而散夫此關寧數萬之衆實皇上倚天下之物力養之千日用之一朝者也今日因輦轂之近而用屬扈從之精銳遂使敵騎縱橫今日陷良鄉明日陷固安雖援軍雲集誰復抗之此非羣疑之誤中實敵間之密成亦非崇煥之蒙冤實天心之不悔禍也臣敢不辟斧鉞洒血泣陳萬懇皇上天恩一垂察羣疑自解俾崇煥出而收集諸遼兵將如侯世祿張鴻功之例戴罪立功諸遼將之於崇煥恩信結骨月弗踰當必抱崇煥之冤發崇煥之憤感勁聖恩踴躍同袍事平然後執三尺法以定其功

罪崇煥雖死目瞑心甘不然終疑莫釋天威難霽
則崇煥一出遼東此身首不擬付之沙場則擬付
之法市爭早晚不爭生死崇煥籌之稔矣惟是臣
於崇煥門生也生平義氣豪傑相許崇煥冤死義
不獨生伏乞皇上駢收臣於獄俾與崇煥駢斬於
市崇煥爲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爲義氣綱常士
不失義臣與崇煥雖蒙冤地下含笑有餘榮矣況
夫流言四布人各自危凡在崇煥之門者竄匿殆
盡臣獨束身就戮哀籲呼天實爲事至今日非遼
兵莫能遏其勢非崇煥無能用遼兵萬萬從國家
生靈起見非從崇煥起見疏上旋下本直於獄參用

又按程本直漩聲紀云壬申之秋將赴西市願余棄市之後復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屍首並袁公遺骨合而葬之題其上曰一對癡心人兩條潑膽漢九原之下目爲瞑也查壬申爲崇禎五年本直蓋後崇煥二年論死是月十六日桂以中使趣戰（采滿桂傳）督諸將出陣軍無號令不能約束（采崇禎紀事）清軍自艮鄉回以精騎四面麾之桂與孫祖壽俱歿（采明史滿桂傳）清廷遂遣榜式達海賚議和書二置德勝安定門外而移師自通州向永平全師（采東華全錄）又載七月二月誅庫爾纏與交厚力保之謂此人忠誠斷無逃崇禎五年本直蓋後崇煥二年論死是月十六日桂以中使趣戰（采滿桂傳）督諸將出陣軍無號令不能約束（采崇禎紀事）清軍自艮鄉回以精騎四面麾之桂與孫祖壽俱歿（采明史滿桂傳）清廷遂遣榜式達海賚議和書二置德勝安定門外而移師自通州向永平全師（采東華全錄）又載七月二月誅庫爾纏與交厚力保之謂此人忠誠斷無逃

馬疲於永平營易馬二十匹攜所隨十五人蒙古兵五百人以行問崇煥下獄（采開國方畧）而承宗抵關門（采開國方畧）遣合諸將兵護永平遇清軍於青山營帽兒頭除日與祚爲東語東幟斷收攻敵營斬獲五百九十二人掠馬駝輜重而回（采孫承宗年譜）清太宗聞之集貝勒大臣議謂擒與祚勝得永平卽遣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追之（采東華全錄）諸將方收兵太平寨各歸信地與祚至兩灰口清軍猝至以馱馬逸不及甲箭衣自卯至申力戰殺傷無算（采孫承宗年譜）清軍裸與祚尸棄諸野榜式庫月朔日也（采孫承宗年譜）清軍裸與祚尸棄諸野榜式庫爾纏與交厚力保之謂此人忠誠斷無逃東華全錄）按此亦行反間計之一事其時崇煥已下欲逃虜理使彼聞之何以自安上遂不加稽察與祚竟逃及死濟爾哈朗欲攜屍還庫爾纏止之潛以衣衾殮葬上既磔與祚庫爾纏復收其屍以此款罪重遂論死觀此則與祚死後四年太宗猶有餘怒蓋深恨與祚爲崇煥用也與祚死永平遂失守未幾瀋州亦破（采孫承宗年譜）是春大壽可綱既歸承宗清軍攻樂亭大壽以精兵邀之斬三百一十四級可綱

等於開平亦斬六十七級三月清軍往遵化復欲西大壽設伏誘至雙望兵四起斬五十三級采孫承宗年譜四月承宗令可網督諸將營雙望諸山綴永平之師而令大壽直趨灤州采明史何可網傳五月大壽至灤麾鄉兵人砍一柳頃刻平其壕遂克灤城潰兵旨雨出伏騎邀之殺掠殆盡清軍自永救灤知灤破又遇可網邀擊遂屠永城中萬餘人從冷口遁去而承宗調回尚政東遷千餘人復攻克遵化四日而四城皆下時驚以爲神采孫承宗年譜按東華全錄記四城失守事大致與承宗年譜同提聞帝以所復地方皆遼兵力復欲用崇煥守遼非蠻子不可

語采前朕錄時體仁已入閣孫之騄甫野錄云四月聞之大懼遂連疏力請殺崇煥復餌尚政節鉞令揭證殺毛帥米二事爲資敵私通反跡按余大成前朕錄云體仁前後五疏力請殺崇煥除前二疏蓋尚有三疏其密疏大成或未知之實六疏也謝尚政亦東莞人見張輯東莞縣志殺文龍時其力居多體仁餌之揭證蓋欲堅帝信也御史毛羽健會有疏難崇煥五年方畧畧曰督師袁崇煥跌坐陛下曰五年滅敵臣心壯之然恐此語非平日成算迫於顧問猝然以對耳臣今有五問一問方畧從古禦胡攻守兩策故有犁庭掃穴亦有墾田積粟今督師果

厲兵秣馬往擊之乎抑繕隍治堡彼來而我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數來我將何以對之一問兵制從古名將料敵治具有以八萬而破百萬之衆亦有攻敵始終謂非六十萬人不可今督師果止用關門見卒之十二萬乎抑大舉時或別有調發也如止用見卒則以少擊衆十圍五攻正未足言如別有調發則沿邊勝兵不下三十萬何不見一檄以備調遣乎一問粮運我成祖北征先遼運今督師果因粮於敵乎抑師行粮從尚須內地之轉輸也如果因粮於敵則極日平沙無粮可以資敵乎此之局勢不可不察一問善後遼土新創僅支目前司農無兩年之積未見講積貯之法何修修也一問局勢遼事初起有五路進兵三方布置及用西部用朝鮮之說俱不可就今督師之於插漢果必款之可恃即不爲我用亦不爲我害乎其於毛文龍果見此兵之得力可以牽敵又可以束敵乎此之局勢不可不察一問善後遼土陷沒久矣五年不能復禍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復遼瀋間冷日沈沙千里無烟我即得之彼毛憐海蓋諸衛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既置重兵能不轉餉乎今兵十二萬以守關門而有餘異日兵三十萬以戍全遼而不足今餉四百萬

以養鬬兵而尙不足他日餉四千萬以養成遼兵而益無餘將竭天下之力以供一遼事有不忍言者矣（采園椎）按毛氏此疏乃在未殺文龍前蓋不知崇煥後用興祚及請餉三百萬爲平遼之計劃也體仁以羽健嘗疏譽崇煥又羽健亦嘗上疏忤體仁故體仁詆羽健爲錢謙益死黨蓋欲陷之也（參用明史韓爌傳）主事陸澄源亦劾之羽健遂落職御史羅萬爵爲崇煥申辨亦受譴削官（按萬爵吉水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官至御史其事蹟未詳見江西通志選舉表）凡諸爲崇煥者皆斥削關副將與徐敷奏併力而圖文龍文龍既誅崇煥手捧元寶彩幣向敷奏拭貟四拜謝之而崇煥之德敷奏拭貟又入骨矣一切東江更置悉聽敷奏以

么麾而擅樞督之權陞署偏將二十餘人委署中干等缺一百餘人以劉興祚領右協營劉興賢等共居平夷營與劉興基劉興賢等具奏曰太子太保三千餘及收降蓋養夷丁七百餘皆屬之以劉興沛爲參將另領精兵二千二百名各屯長山要地與覺華水營艕峙焉敷奏斌貟兩人之奸愈不可方物矣斌貟又奏崇煥密諭搜皮島參貂輜重以百萬計細載而西仍以修艙爲名駕兵船三十七號繇海上運津門以轉運於家萬曰所共覩也斌貟未回而奴騎突入關門已越城下難盟皇上赫然震怒勅拿崇煥而敷奏斌貟

等肥碎魄奪陰懷挺險之謀矣斌良饑舟津岸擺渡眠梳若明招虜馬南下者正月十七日颶風晝晦忽有奸細釘城炮三十二門津中守士皇皇焉軍民萬眾無弗知斌良謀內應者徒以斌良係崇煥心膜向輦金球與京師權貴結莫敢誰何遂樂不密降手勅令樞以同謀斬將正敷奏斌良罪立付西市且不必言爲款爲叛致奸人挑激有所藉口則逆奴之謀既紬遼人之心亦安一舉萬當又烏可不問而知也蓋興治等反而九月兵部尚書梁題請斬袁崇煥徐敷奏招此指載秘檔內爲比部供招一小部分此檔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

奏上十六日帝御煖閣宣基命體仁人對采國權帝欲族誅崇煥基命言邊臣袁苦處邊臣不可太甚帝怒曰汝謂應如何基命曰臣不過爲邊臣起見恩威出自陛下帝謂免族誅留其妻子沒其財產可乎體仁跪奏曰聖恩浩蕩矣時基命年七十跪幾不能起采行狀按余大成剖肝錄云大成往見廷棟曰公作此已甚獨不爲身後計耶某一任司官凡六易尚書矣前此者非戍則斥無有能免公善爲之且今之所執爲崇煥罪者叛逆也擅主和議也而所執以名叛逆者曰殺文龍以去敵之所忌也夫文龍有應得之罪明旨業已言之是崇煥殺文龍未嘗不是使崇煥當日能斬文龍又能使薊門無警豈尚有題目也哉惟其不然以至有此公今日斬崇煥而不能禁疆場之無事吾恐異日又將以崇煥爲題目也廷棟色動言諸

體仁得末減大成謂廷棟言之體仁得末減仍不
免墮其術中考明史龍錫傳體仁架罪崇煥煥龍錫
欲發自兵部廷棟初許之後憚帝英明不敢任而
止又據廷棟奏題以觀廷棟對於崇煥可謂盡誣
陷之能事斷無爲其陳請末減之理而體仁跪奏
曰聖恩浩蕩曰蜜腹劍過於林甫時帝出御平臺
諭諸臣曰袁崇煥付託不効專事欺隱以市米則
資盜以謀款則殺帥縱敵不戰散遣援兵又潛攜
喇嘛僧詣中堅請入城卿等已知之法司定罪依
律家屬十六以上斬十五以下給功臣家爲奴今
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汝等更有何言諸臣頓

首謝 採權 國是日遂磔崇煥於市 采莊烈帝本紀○按是日爲八月十○
六崇煥享年四十二無子止一女天下冤之 旋下諭曰袁崇煥謀叛欺
君結奸釁國斬帥以踐敵約市米以資盜糧既用
東酋陽導入犯復散援師陰縱長驅及戎馬在郊
頓兵觀望暗藏夷使堅請入城意欲何爲以致廟
社震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辭其家屬當
依律正法姑赦不論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福建財
產盡沒入官此與諭諸臣語畧同其罪崇煥實以
斬帥以踐敵約市米以資盜糧二事蓋用捷堊疏
及廷棟令尚政揭證中語也又考烈皇小識云崇
煥胡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嘛僧入建州啖以厚

利欲解文龍議以就己而敵最重盟誓堅持不可
強之再四不聽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文龍耳在敵
不爲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殺文龍此即捷
堊疏中斬帥以踐敵約語又考國榷云東不的求
開糴南臺堡市我貂參邊臣俱不可獨煥許之時
東不的爲建州窖米謀犯薊西雖有謀報崇煥不
爲信此亦即尚政揭中市米以資盜糧語又按開
國方畧云天聰三年二月清太宗令蘇布地作書
遣明議和書畧云朵顏三衛都督指揮蘇布地等
奏臣等累世以來爲皇帝固守邊圍今滿洲口以
強兵深入臣等不暇爲備以致被困手足無措竊

料滿洲兵或駐兵漢境或返本土勢不使臣等離
其掌握臣等久受厚恩是以馳奏皇上若交好滿
洲口以罷師旅則朝廷赤子獲享太平而邊防屬
國亦得安堵不然臣等愁困小民怨苦何時可已
恐失愛養斯民優恤屬國之道當時明人得書故
疑爲嚮導然此乃設間之一事蘇布地是否被脅
而來尚屬疑問又按明季北畧云江蘇中書夏復
蘇嘗與余言昔在都中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一
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嗽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
崇煥肉悉賣盡又崇禎遺錄云當時喧傳崇煥謀
反人人切齒及行刑百姓爭食其肉又玉堂薈記

云都民羣然以爲崇煥賣國至有啖其肉者其輩語皆出自內閣也考黃遵素說畧言熊廷弼每遇朝審行道之人必以瓦礫擲熊流血滿面說者謂王化貞買出之人欲重熊罪以寬己楊士聰謂輩語皆出內閣然則買肉啖事靡論事之有無縱使有之亦體仁輩效化貞之故智爲之所以重崇煥罪而堅帝之信也奸人之刻毒至於如此顚倒是非造輩語以淆亂青史吁可畏矣明季裨史等書紀崇煥事多本此論及體仁諸誣疏後人竟信以爲眞雖節士遺民之錚錚如夏允彝吳應箕李頌寃畧曰客亦聞夫年來國中所議文龍乎否也遼之文秉談遷等亦爲其煞惑幾於眾口一辭無日虛兵也曰冒餉也曰假俘假提以賄

從置辯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必審乎此而後可以讀明季諸裨史不致爲其所惑故特明以辨之崇煥定罪後家口在遼者徒流浙復改黔在籍者流閩罪只妻子女及同生兄弟餘俱免參用剖肝錄崇煥無子籍其家亦無餘貲天下寃之采明史本傳按行狀云崇煥守不愛錢不惜死之訓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沒者皆同產兄弟崇燦子兆基案崇燦是崇煥之胞兄與弟崇煜及祖遺薄產一查不再問仍留其祖遺屋案在今東莞縣水南鄉數椽以棲崇煥母葉氏使終天年與明史本傳所紀畧同其時文龍子承祿訴父寃不已等亦疏訴文龍寃帝下聽采國榷東江舊弁周文煜

而且曰尾大也曰鞭長也曰一跋扈將軍也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故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皇上欣然聖諭煌煌然也其有一二不合者私也匪公也及夫敵來適其時也囂然而起曰臣言不幸至今日而中也殺崇煥以報文龍也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於是乎爲文龍訟寃者有之矣復官者請恤者紛紛也猶幸皇上之聖而明也一則曰文龍有應得之罪也再則曰

不得藉曰於崇煥也是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客曰是故惡夫佞者曰非敢爲佞也予不得已也曰信如子言崇煥非特無罪且有功也曰據崇煥今日不能無罪拔崇煥平日未嘗無功也客曰亦知敵人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也否也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也否也曰然則謂崇煥無功於平日也不可也而猶未也今日灤之復遵之復永平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遼兵遼馬其來久也試即平日而論自崇煥未蒞遼以

前遼亦有是兵也有是馬也否也然則按崇煥於今日猶未嘗無功也又曰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於數千里而遁敢與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屬也崇煥之功未必不可議也若夫崇煥之過又未嘗不可原也崇煥蓋愛克厥威者也崇煥蓋輕於料敵者也愛克威故不嘗兵於野而募兵於城也敵乃得越薊而西也然而敵能避崇煥之堅於薊也而不能料崇煥之不能無罪也客曰是故惡夫佞者曰非敢爲佞也予不得已也曰信如子言崇煥非特無罪且有功也曰據崇煥今日不能無罪拔崇煥平日未嘗無功也客曰亦知敵人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也否也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也否也曰然則謂崇煥無功於平日也不可也而猶未也今日灤之復遵之復之遇偵也詫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而降也是故廣渠門之大戰也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也於是乎魂銷也於是乎膽落也於是乎不復逼京師而惟出沒於海子采固之間以觀我動靜也使寬以數日崇煥不待步兵後到吾知其可不勞我兵而力遏也寧獨良鄉固安可保無虞也即永平灤州何至受其蹂躪若此慘也而何天之不悔禍也故曰崇煥之過未嘗不可原也而崇煥今日乃何如也身陵遲也家籍沒也後嗣絕也妻孥兄弟以及七旬之母數齡之女方游魂於浙水之上也復齎魂於黔山之間也今且或死或生於八閩之外而莫可問也而謂崇煥果何如也

氏又評袁督師之爲人曰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惟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

（參用程氏所著渡嘉程

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爲上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禮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中署）予謂撫關兩直棘踏徧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采凝瞻呼）讀此言也則袁督師之爲人雖百世以下猶如見之矣崇煥磔後越日遂逮龍錫（采國榷基命三疏引疾（采明史成基命傳）九月遂去位（采明史周延儒傳）十二月龍錫下獄四年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乞宥龍

錫乃命謫戍定海衛（采明史龍錫傳查磔崇煥在三年八月定龍錫戍定海衛則在磔崇煥後一年也）大學士何如寵當帝欲族崇煥時力解得免籍其家得尺牘一篋如寵請付閣中已而問及從容對曰焚之矣如寵固未嘗與崇煥通問也六年宜興罷（案宜興即周延儒）帝心眷如寵召爲首輔與望甚治如寵以烏程（案烏程即溫體仁）方得君恐不能行其志疏辭不允遣行人敦趣已就道矣度其終不相容再以疾辭疏六上乃許之然帝終不知其爲烏程而辭也未幾刑科黃紹杰因亢旱發其隱言自周延儒去位天牖聖衷召舊輔何如寵爲首揆中外臣民懽忭以爲泰交目可期乃

如寵徘徊道路而終不至者蓋君子小人有所疑畏而不前也若罷體仁而甘霖不降請卽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怒紹杰降級調外烏程遂爲首輔（采二續表忠記何文端公如寵傳）體仁入閣凡八年爲首輔者五年時邊警雜沓體仁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及放歸其所推薦皆效體仁蔽賢植黨國事日壞以至於亡（采明史溫體仁傳）其時承宗既復四城乃道大將王威出討朵顏撼其巢大獲（采明史孫承宗王樣等傳時布地圖云蔚不地從不的之譯音譯者隨意故音同而字異）於是哈剌慎汗及朵顏三衛遂隨蒙古阿嚕部長並歸於清

（采東華全錄）是年夏撫夷總兵王世忠散撫賞銀多所侵盜（採明史張謬傳）八月二十六日虎墩兔（采明史張同敞傳）已復擁衆至延綏紅水灘乞增賞未遂卽縱掠塞外總兵吳自勉禦却之（采明史魏學曾傳）五年正月套部着力兔以三百騎入定邊爲虎墩兔求款總兵曹文詔擊之斬百四十級（采國榷）虎墩兔復犯宣府寧鎮賀虎臣潰走故總兵杜文煥禦之始退（采明史紀事本末補）時虎墩兔又以阿嚕部東降復率衆至西拉木輪河掠其營四月太宗親征之虎墩兔大懼

棄歸化城遁（采東華全錄）清兵入宣府奕撫沈棨與中官王坤遣使議和饋金帛牢醴師乃旋（采明史熊明遇傳）六年五月虎墩兔合套部五萬騎薄靈州虎臣戰死（采明史稿賀虎臣傳）帝命世龍代爲寧夏總兵七年挿漢及套部屢入犯世龍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采明史世龍傳）時虎墩兔益西徙部衆潰散五月太宗復親征之分兵入龍門克諸城堡挿漢諸部悉歸附虎墩兔遂走死打草灘（采東華全錄作大草灘在今青海地方）八年二月大兵趨河套收其餘部（采明史稿烈帝本紀）五月虎墩兔之蘇泰太后及子額哲降九年三月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上太宗尊號遂改國號曰大清改元曰崇德（采東華全錄）而崇煥所用興治死耿仲明及孔有德逃之登州黃緣爲將（采王氏稗乘文龍死後島中繼有陳繼孔有德等逃散四方）既而聚登州黃緣爲將東人太祖取遼東時奔入皮島爲文龍爲參將特遂以毛氏稱之後文龍爲崇煥所誅登州巡撫孫元化仲明有德爲參將特附記之以備參考　閏十一月登萊巡撫孫元化遣有德等援大凌至吳橋（采明史稿莊烈帝本紀）部將劫有德叛還攻登州（采平叛記）會黃龍以部卒之亂斬仲明弟仲裕而疏請正仲明主使罪（采明史黃龍傳）五年正月

志祥欲得世魁勅印監軍黃孫茂不予怒殺之而率所部降於清廷逾年夏兵部尚書楊嗣昌決策盡遷其軍民於寧錦諸島乃空島中數經變亂壯士死傷殆盡兵力日衰牽制益無功朝中舉知當撤慮其後無所歸姑設官以羈縻之楊閣昌毅然撤之此舉差强人意惜當局者早不及此也（參用袁崇煥傳）然當時崇煥所築寧錦二城自承宗復四城後寧遠巡撫廷棟推邱禾嘉才遂令駐其地（采明史邱禾嘉傳）大凌右屯二城承宗初用崇煥計設兵戍守（參用明史孫承宗崇煥等傳）至是禾嘉議復廣寧承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逝而進廷棟

主之遂以四年七月興工（采孫承宗傳）命大壽可綱護叛築（采明史何可綱傳）工未竣（采東華錄）大清十萬眾來攻（采何可綱傳）太宗以善射精兵晝在此城攻之恐傷士卒乃列營掘壕以困之而礮（史館祖大壽傳）城中兵屢出悉敗還（采邱禾嘉傳）承宗遣總兵吳襄及監軍張春等合步騎四萬往救次於長山（采孫承宗傳及東華全錄）春等及參將以下三十三員（采東華錄）春嘗爲在晉所降完髮居古廟中久之死（采全遼）勑崇煥疏救之稱爲廉惠者也（采明史張春傳）八月清廷致書招大壽曰襄李喇嘛方吉納等往來時朕心

實欲講和方擬遣使乃聞爾等修築錦州遂以書附爾使者杜明忠寄之書言爾等若不罷錦州城工我即舉兵以往及我興師往來之使遂絕嗣獲爾偵卒銀住我仍欲講和釋而遣歸竟無回報迨我兵至北京諄諄致書欲圖和好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爲鑒亦無一言復我抑思爾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孫彼一時此一時也天時人心各有不同爾國豈無識時勢之士乃不因時制宜惟欲膠柱鼓瑟可乎夫兵凶戰危非我所願亦不得已而爲之耳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再以書往惟將軍裁之如有意和好可仍遣銀住來毋

二人和好故欣然遣使致書我之所以愛慕將軍者良有以也我生長海濱惟知與軍用兵而於教養人民撫綏軍士之道諸多未諳又不曉山川地勢之險易興兵攻戰之事我自當之指揮教養之事請將軍任之願共勞逸同富貴是我之意也我已與銀住言及令其暇時在將軍前述及我二人同謀之意將軍若不信可問銀住將軍若以我言爲是望速答覆將軍其獨斷之幸勿聽他人之言也（采滿洲老檔秘錄）大壽許諾獨可綱不從大壽令掖出城外投於清軍前可綱含笑而死（參東華全錄及明史何可綱傳）大壽與副將劉天祿等三十八人俱降（采東華全錄）旋

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其守將而留諸子爲質遂脫還大凌大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惡爲清廷所有城亦破毀崇煥方督其後爲督師但拒之河不復議築者以大凌爲敵所必爭且非恢復所急也承宗不知仍用前策又昧於不利野戰之戒倉卒赴援以致大敗可網已死大壽脫還自是崇煥所練之精兵承宗蓄以復四城者於斯覆亡殆盡矣大壽還錦州後復爲國堅守（采國史錦州大壽傳）清廷賜之書不報十年清廷以蒙古輸誠朝鮮底定皮島廓清諸捷音宣示大可恃王戌正月初八日復與上定議於是又遣瞽人元忠同舉人朱濟之京棍馬紹愉周惟墉魯宗孔等五人往義州議款至五月間方歸東人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上恨爲所紿大恚（采東華錄全錄）錦州告急十四年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率八總兵軍十三萬馬四萬集寧遠芻粮支一歲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毋浪戰但以車營徐偪出境承疇乃議以兵護粮餉輜重由杏山輸松山再由松山輸錦州步步立營以守爲戰（采東華錄全錄）時陳新甲任中樞主議款益堅然猶欲隱其名會黃學士道周疏駁中寢戊寅冬東兵從牆子嶺入大掠畿南宜督盧象昇統兵入援戰死賈莊遂破濟南屠德藩驅輜重而北分臨內臣孫茂霖鄧希詔得重賄縱之出口皆誅死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而爲白面書生所誤至此黃公於是嬰嚴譴時上念寇禍方殷姑以金幣緩東兵可專意剿賊密與輔臣謝陛及新甲議幸已春新甲令監軍石鳳臺與之通而患洪承疇撓其議因錦州被圍急遣職方郎中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以脅款承疇先知之不敢持前議遂進兵松山死守留粮芻於寧遠杏山諸處若麒計不成航海宵遁喪其六師謝陛見邊事大壞又奏言東邊若肯款款亦可恃王戌正月初八日復與上定議於是又遣瞽人元忠同舉人朱濟之京棍馬紹愉周惟墉魯宗孔等五人往義州議款至五月間方歸東人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上恨爲所紿大恚（采明季北略）時太宗親統大軍橫塹大路斷杏山之餉並分軍敗其護餉之兵承疇背松山而陣夜屢突營不利太宗知其必走乃夜布伏諸要隘吳三桂等六總兵遁追兵伏兵迭擊之皆潰入杏山總兵曹變蛟撤兵入松山與承疇民仰圍守突圍五次皆不遂杏山兵復奔寧遠清軍阨險掩殺二桂等僅以身免兵械輜者先後五萬三千七百餘人於是松山援亦絕十五年二月副將夏承德爲內應民仰變蛟等死承疇降（采東華全錄及參用明史邱民仰曹變蛟等傳）大壽

不得已亦降（采荷脂叢談）初大哥傳按崇煥嘗疏言但恐其反客爲主更番迭調太宗圍大凌河果不出崇煥所料大壽語承疇毋浪戰以車營徐徐出境亦崇煥遺策承疇不能用故敗考其固守錦州自清兵相偪至降實二年被圍者一年亦因崇煥策太宗不肯力攻而必欲降之者卽此也是時舉朝大震帝新鐵於奉先殿遂決和議（采魏源聖武記）初帝與新甲密議款數十紙戒弗洩一日詔至新甲置案頭共僕不知授塘報官抄傳爲方紿諫士亮所劾又謝陞嘗語臺省謂款事上曾於奉先殿新鐵聖意已定諸君弗復爭眾遂以漏洩禁中語

具奏上大怒（采林時對荷脂叢談）時太宗乃致書於帝令歲饋黃金銀幣而報以人參貂皮陸地以寧遠雙樹堡海上以黃城島爲界（參用荷蘭叢談及陳新甲傳）按此時與清和議之成實出新甲（參用荷蘭叢談及東華全錄）帝猶諱言和以新甲洩之于是削謝陞職爲編氓而新甲亦以此伏法（參用荷蘭叢談及陳新甲傳）按此時與清和議又與宋金歲幣無異與崇煥時大異宜帝羞之而不肯發也初清軍屢入塞不能得尺寸地九月清將請直取北京太宗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從旁斫則仆我先克關外四城再克山海乃可得也時三桂守寧遠三桂爲大壽舅遣大壽作書招之三桂猶豫未決十六年八月太宗崩福臨卽位遣鄭

親王濟爾哈朗等征寧遠克中後所及前屯衛（采東華全錄）時流賊李自成偪京師帝以三桂守寧遠有功欲倚以禦賊封安平伯而令蘇遼總兵王永吉徙寧遠兵民五十萬入關三桂留精銳殿後甫至關而京師陷三桂乃遣部將乞師於清順治元年四月多爾袞統師至寧遠三桂上書請速入關（采國史館逆臣傳清兵遂進敗自成入京師而明遂亡矣（采明史稿莊烈帝本紀）又考北京陷時寧遠猶未失故此傳末段將崇煥磔後滿洲進兵入主中原事備言之以見其與明運相終始案孫承宗城寧遠城錦州俱崇煥策其收復四城亦崇煥兵然而大凌之築既

不知敵所必爭長山之援又不知我所以戰此亦不足以當邊寄也昔番禺屈大均撰王子安哀辭有曰先生嘗謂予曰子之鄉有大司馬袁公崇煥者方其督師薊遼予以諸生居幕下其爲國之忠勤予獨知之其不得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天下人更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馬死而遼事遂不可爲吾三十年以來每一念至未嘗不痛心切齒於當日之權奸也大司馬無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訟冤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授子以爲他日國史之採擇其可乎又曰使大司馬被逮時予以一死鳴其冤以十日保之天怒或回使大司馬得

立功自贖則遼事庶幾可爲而吾乃薾弱不能鬱鬱至今悔之無及惟斯疏草子其採入大司馬列傳使後世獲知其忠亦吾所以報大司馬云云當福王時粵人主事梁稷中書舍人露疏白崇煥冤得復爵賜葬采鄭露疏晴雅招都督桂王在粵復賜謚曰襄烈采全祖望鮚埼亭集引高宇泰集考高雞林集采全祖望鮚埼亭集引高宇泰集考高王在粵會北來者以太宗橋子所言崇煥之冤始復官賜謚曰襄愍考列朝南京日曆都撫臣崇煥葬於北京廣渠門廣東舊志未及施行性在粵王時露疏列其忠及政葬老其賜謚又粵初蓋未之見特附記之乾隆四十八年五月高宗純皇帝諭曰袁崇煥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閣政昏不能諒其忱悃以致身罹重

辟深可憫惻着查其子孫有無出仕采東華錄奉特旨官其五世嗣孫炳爲峽江縣丞采東莞縣舊志嘉慶三年九月復予祀賢良祠采東華錄請各省軍政長官及京張伯楨刻其遺集四年額請各省軍政長官及京師各部院長代呈政府配祀關岳袁督師配祀關岳廬案內已彙入叢書六年自捐俸在京師左安門內廣東新義園築一袁督師廟爲旅京鄉人歲時享祀之所自署曰袁廟祝鮀昔楊子雲草太玄嘗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有楊子雲則必好之矣余今草此傳亦抱子雲世不我知之歎敬以質之當世知言之君子

袁傳終

余草袁督師傳畢復參考各書與督師同時而其戰畧見之史册者得一人焉曰撮其梗概附於傳後

陳策

廣東韶州府志載陳太保璘傳云倭列陣露梁舳艫數十里公令諸將卒五鼓咿枚以進遇敵舉燈爲號破響則戰抵賊營倭矢破交集副將鄧子龍朝鮮大將李舜臣皆死公大發煩鎗擊之賊舟退數舍少頃我舟四至烟焰蔽空滄波騰沸酋大敗賊舟千艘俱爲灰燼戡科場應文敘公功第一謂璘血戰無慮數十番而露梁之役毀舟七八百斬

溺二萬餘石曼函首平正成等就俘天日爲昏海波盡赤史册所載未能或加據此則璘功第一實在露梁而東考其時則實陳策佐之以成功者也策字純伯一字翼所廣東東莞縣城內人采東莞縣舊志幼英敏貌魁偉嘗從羣兒戲畫地作陣談笑指揮羣兒拱伏聽命采陳氏家傳及長攻春秋左氏學以忠義自許萬歷四年十三年再中武舉十四年登進士授廣州左衛所鎮撫擢恩陽守備以剿珠池盜李茂功遷廣海游擊擢廣州海防參將采廣州府志鄉賢傳多所擒獲內海肅清采東莞縣舊志二十五年總兵陳璘統廣東兵五千援朝鮮采明史陳璘傳策從璘擊倭分備

露梁島時三路進兵平清正於陸巨酋關白平秀吉者擁衆二十萬據釜山復佯求封貢以緩我師而陰濟舟襲露梁島爲清正援策獲其奸細譖擊之出倭不意焚其舟殆盡（采廣州府志鄉賢傳）考皇明通紀云二十九年二月經畧分水陸四路進攻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明史陳璘傳云璘提督水軍與貴綎及董一元分道進者是也惟璘露梁之戰最烈史不甚分晰按皇明通紀云九月劉綎過行長營十一月石曼子引舟救行長過陳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倘數百艘氛甚惡璘統蒼隼艦迫擊并焚死石曼子是役廣東水軍實策居首功（采明史陳璘傳）策助戰最力璘之功實賴策助以成之者也倭平策復從璘督廣東兵征播酋楊應龍（采東莞縣舊志二十八年二月璘軍次白泥應龍子朝棟率衆二萬渡烏江迎戰（采明史陳璘傳）策敗之迫奔至龍溪山（采陳氏家傳）璘進軍龍溪偵知賊有伏令策以火器擊之賊大潰退四牌保兒囤（采明史陳璘傳）攻下四牌及七牌諸山應龍挈妻子奔海龍囤其囤怪石嵯峨絕頂拂漢四壁若削一道如綫時三省合攻而各有期璘屆期先發兵囤前吶喊疑賊令衆兵於五鼓鄉枚從山後躋攀而進（采陳璘傳）策奮勇先登斬九百二十餘級先擒應龍子維棟降其黨二千餘而應龍平永從縣改四川叠茂游擊擢威茂參將旋奉劉鎮雄等番有功擢遵義副總兵鎮撫建南在任十六年威信大著常署知州事民夷懷之（采廣州府志鄉賢傳）及遷事起四十七年十一月兵部侍郎楊應聘請調湖廣永順土司兵八千人都指揮使彭元錦領之保靖土司兵五千人宣慰彭象乾領之四川酉陽土司兵四千人宣撫冉躍龍領之石柱土司兵四千人應襲馬祥麟同秦邦屏領之督以遵義參將童仲揆加策援遼總兵官統各軍報可（采談遷棗林雜俎）已而元錦以三千塞責四十八年七月兵過通州潰去巡撫徐兆魁言其無益罷之（采明史永順土司傳）是月象

乾至涿州病兵逃散者三千餘人明年象乾遣子姪率親兵出閽采明史保
戰無不克乃虎皮驛兵將赴援揚塵大起敵遂引去所謂人有必死之心足見一班矣三月清兵薄瀋陽采明史賀世賢傳策移兵黃山以遏瀋奉之衝分營扎渾河南采遼事實錄遼陽陷總兵賀世賢尤世功俱戰死采明史賀世賢傳策統川兵自黃山赴援渡渾河距城七里分立二營兵皆執丈五竹柄長鎗大刀利刃鎧甲之外冒以綿帽綿被太祖令右翼四旂兵取棉甲楯車進擊之紅甲護軍奮勇先進鏖戰不退我參將布哈游擊明格錫爾泰歿於陣太祖復令後軍往助衝突而入采開國方畧時巡按張銓檄副總兵官朱萬良姜弼之兵屯虎皮驛爲聲援觀望不敢動采遼事實錄策知援絕激厲士卒奮死力戰按遼事實錄云敵以鐵騎五萬四面麾攻之諸將殊死戰斬敵墮馬者三千餘敵却而復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敵騎益眾良久大敗又明史姜弼傳云兵部尚書張鶴鳴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柱酉陽二土司功蓋云殺敵數千而統石柱酉陽兵者則策也於時策身陷重圍被十餘創猶格殺數十人乃遇害采廣州府志鄉賢傳享年六十九從策於疆場者於積屍中搜得血衣一領髮一束指骨及玉班指一具以爲之殮采陳氏家傳參將吳文傑游擊周

三員寬發一員撫順用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又以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策童仲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副總兵梁仲善弁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侯世祿姜弼將騎梁仲善將步各一萬寬發用金復道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四千弁見調永平七千共二萬據此則策將步一萬疑益以保靖餘兵者則策也策具畧巡按張銓求再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敵銓嘉其奏采南朝綜天啟元年二月清兵攻奉集策率兵擊却之采遼事實錄云班指一具以爲之殮采舊志按遼事實錄云

敦吉守備雷安民及石柱都司秦邦屏（采明史酉陽傳）酉陽冉見龍等俱戰死（采明史酉陽土司傳）所部死傷畧盡無一人棄戈北走者（采廣州府志鄉賢傳）按明史秦良玉傳云邦屏歿良玉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邦屏所領四千是死者二千五百也又明史酉陽土司傳云渾河失利冉見龍等戰死千餘人又保靖土司傳云象乾子姪率親兵出鬬戰於渾河全軍皆歿此皆策所統軍然其戰死之數實已過半矣嗚呼慘哉策死後日將夕清兵擊渾河南營悉殲其眾（采明史方畧）按明史云清兵逼瀋仲揆策兩人馳救次渾河游擊周敦吉曰事急矣請直抵瀋陽與城中夾擊可以成功已而聞瀋陷諸將皆憤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何爲敦吉固請與石柱都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仲揆策及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浙兵二千營橋南邦屏結陣未就清兵來攻却復前者三諸軍遂敗敦吉邦屏及參將吳文傑守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帀副將朱萬良姜弼不救及圍急始前一戰即敗走清兵盡銳攻浙營營中用火器多殺傷火藥盡短兵接遂大潰策先戰死仲揆將奔金止之乃還兵鬬力盡矢竭揮兵殺十七人清兵萬矢齊發仲揆與金名世及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等並死焉明史所紀係本之當日所奏報者其他所紀與之畧同又按沈國元兩朝從信錄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懦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尙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搏戰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及知瀋陽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都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戚金張名世在河南扎營兵既渡河營陣未就而敵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斬敵落馬者二三千人敵却而復前如是者二後敵益眾諸軍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

邦屏皆戰死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敵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敵死者甚眾後火器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自遼事以來敗衂接踵從未聞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餘當敵數萬殺數千人雖眾寡不敵力屈而死其烈烈英氣應多爲厲鬼以殺賊足愧倫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復勘亟宜從優褒錄以鼓士氣者也當川兵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遽動及敵圍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敵遇即披靡不支軍四分散而敵乃得專攻浙營朱萬良姜弼按法

而行自當治以逗遛之罪按遼事實錄諸將死戰
仲揆潰圍出遣將請援於袁應泰應泰曰敵兵强
決不可救不必添陷一枝人馬差官叩頭流血按
院張銓再三激之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罵而起
仲揆望援不至兵盡矢竭揮短兵親斬敵十七名
敵復圍之萬弩齊發仲揆死凡此皆明史之所本
也考開國方畧云三月乙卯取瀋陽癸亥取遼陽
先後止九日迨遼陽陷而張銓被執矣渾河之敗
全軍盡覆銓奏係據逃卒之言倉卒飛報兩朝從
信錄載銓奏瀋陽之陷云賀世賢尤世功從西門
出存亡未卜其後王化貞題則云賀世賢爲亂軍
所殺故終明之世鄙典不及當時奏報多失實如
此惟開國方畧載此戰至爲明晰方畧云瀋陽城
拔忽偵知渾河南有敵兵至太祖率兵迎之明總
兵陳策統四川步兵二萬自黃山來援渡渾河距
城七里分立二營是策聞清兵攻瀋陽卽統兵赴
援故城陷日已營其地而銓奏稱敦吉邦屏決戰
策尚遲疑敦吉邦屏俱慫策麾下策爲主將眾寡
不敵理當持重或當時激諸將盡心報國然後進
兵亦未可知方畧又云明兵大敗追擊追至渾河
盡溺水死陳斬陳策及參將張名世是策戰死在
渾河北可知矣銓奏云邦屏先渡河諸營繼進當

世在河南浙營不合然是役自辰至酉不應浙營
無一人赴戰蓋名世渡河援策俱死河北也考葉
赦祥明季節義錄張名世傳云名世字今我浙江
山陰人萬歷乙未武進士歷都司苗長阿克謀亂
擁兵陷武定府之一州三縣名世擊之盡復其地
忌者謂其多獲金寶思重賂不得因誣爲冒功下
刑部獄督師特疏出之期以北邊立功時邊帥擁
重兵者乘間遁名世曰吾受國恩不能報國何用
生爲遂力戰死於陣據此是名世前進致死可知
然是役諸將俱死而此傳云邊帥擁重兵乘間遁
疑此係指童仲揆言者方畧云我軍既殲陳策二

營之衆復見渾河南有步兵萬餘布置戰車槍礮據壕結營用秫稭爲障以泥塗之我兵將往戰有奉集堡總兵李秉誠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姜弼領騎兵二萬營於白塔鋪遣兵一千爲前探我國雅遜率護軍二百往偵見之不戰而退明兵遥躡其後四貝勒領護軍疾馳迎戰明兵之追雅遜者潰奔掩擊至白塔鋪三總兵統衆布陣四貝勒不待後軍至即率百騎進擊李秉誠朱萬良姜弼皆敗遁日將夕太祖復擊渾河以南步兵布楯車衝入破其營斬副將董仲貴參將張大豐悉殲其衆乃收兵此即破河南浙營之事綱目三編質以董

仲貴爲童仲揆期與明史合然一係總兵一係副將官既不同姓名亦異非一人也蓋是役仲揆仍未死者方畧又云取瀋陽後五日庚申進師至虎皮驛明兵棄城遁辛酉日午我兵至遼陽城南渡河未竟偵卒馳告城西北有兵至太祖統左翼兵先往明總兵李懷信侯世祿蔡國柱姜弼童仲揆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陣四貝勒引軍衝明營之左明兵發礮接戰四貝勒擊敗之左翼兵亦至兩軍夾攻明兵大亂奔潰四貝勒乘勝追擊六十里至鞍山乃還據此仲揆與李懷信諸人戰遼城下必非死於渾河之役可知又遼事實錄載王化貞題云遼陽之戰侯世祿受傷獨重死而復甦姜弼率廣寧兵直犯重圍敵衆辟易不幸各兵俱潰重傷不支仲揆共死於是役歟然則張名世傳所謂邊帥擁重兵乘間遁者必仲揆無疑也遼事實錄稱仲揆潰圍出猶將請援於袁應泰不救仲揆望援不至死焉不知瀋至遼約二百里往返須三四日其時無車往渾河之役自辰至酉祇一日間耳仲揆何從待使人之返耶此與王化貞題稱戚金援止仲揆要以俱死皆非事實當時遼瀋並陷死事不明仲揆是南京人疑其鄉人官京師者爲之請邸因掩其渾河之遁而謂與陳策俱死也修明史者不考實錄特爲童仲揆立傳而以陳策附之顧倒是非淆亂青史非信史也又考夏燮明通鑑考異據綱目三編參之實錄謂策非與仲揆同時陣亡其考辨最確惟仍據三編質實以董仲貴爲童仲揆考方畧敘是役策戰最惡殺清參將游擊三人及策已死清兵於日將夕破渾河南浙營若拉杭爾仲揆與張名世進戰而坐以待亡已非策北視渾河南被斬之董仲貴實刖一人耶至方畧云仲揆戰遼城下此必不誤蓋不惟旂幟分明即殺傷之降卒亦能言其實苟非仲揆必不敘及也因修史者將策附於仲揆傳殊

無史識故特明以辨之策治軍嚴而有恩賞罰明信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采東莞縣舊志）自遼左用兵將士率望風奔潰（采東莞縣舊志）鮮力綿而覆時咸壯（采東莞縣舊志）戰士萬眾殺傷相當（采東莞縣舊志）之（采明史事蹟）聞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蔭一子本衙指揮僉事世襲賜謚忠烈（采東莞縣舊志）祭葬賜祠額曰愍忠（采東莞縣舊志）祝信等（采明史稿）其賜祭文云維天啟年月日皇帝遣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吳中偉諭祭援遼總兵贈少保陳策曰惟爾韜鈐夙望忠義名傳特簡師中俾膺東轂雖我師之偶衄亦天罰之暫稽爾乃發憤輕生介馳殉難鷹揚不再而激烈以步軍滅敵則策亦可以不死又不然渾河之役策仍可以不死策於諸將中畀爲大將以節制諸軍則策可不死不然苟張銓能采策之戰畧多調土兵五萬責之使援策者非懦將逃兵出而特角則策仍可以不死策不死遼不陷明亦可以不亡以在滿洲關係論策亦可步崇煥之後爲千古軍人模範也廣東歷代多將才而將才又多萃於吾邑東莞殆山川之氣尚足吞胡馬革長甘而恒起之魂應能澥聒又下葬諭祭文云惟爾績著於常忠垂汗簡隕星撕遠笔夥條臨睠乃虎臣載頒是用軫惻特諭鄔愍胖蠁如存靈承無斁又首七論祭文云惟爾熊羆不再美男如生日月不居倏臨首七載加諭祭用示軫恤靈爽有知尚其欽服克欽承蓋當時祭賜三廑也（采東莞縣舊志）總兼一生之戰績觀之平倭平播當時已名滿天下此二役論功行賞雖以陳璘居首劉綎次之然非策奮勇先鞭竭此將餙位屬偏裨功歸主將史臣未知之耳及遼事起陳璘既前

袁督師度遼餞別圖詩

陳子壯

曾聞緩帶高談日黃石兵符在握奇田紀傳呼唯
郭令召公受策自淮夷追鋒北向趍三事露布東
征寵六師此去中興麟閣待燕然新勒更何辭

梁國棟

邊庭殘虜昔曾降文武功成憲萬邦欲侍龍顏趨
北闕雲騶櫬艦發珠江
笑倚戎車克壯猷閫前氛祲仗誰收忻看化日回
春日再上邢州護錦旒
獵獵旌旗蔽遠天嘈嘈簫鼓閙離筵先聲已播河
湟鎮鎗無煩上將擁樓船帝傍法曜新參座關外降
夷半實邊主聖正需良宰執廣廷新是舞干年

陶　標

馬邑龍堆戰未休四朝獨運九邊籌早傳黃石奇
人秘未許赤松仙子游鐵騎臨戎頻報塞金河度
雁急防秋從茲載起汾陽老圍打西山火夜收

歐必元

擁傳歸來兩粵中四朝三命主恩濃書從泗水徵
玄石碑樹淮西表晉公采處但歌周室詎賜來疑
是鼎湖弓已知一月能三捷飲御何時到泮宮
薊門東去路三千漢相曾專細柳權今領中樞嚴
鎖鑰無煩上將擁樓船帝傍法曜新參座關外降
夷半實邊主聖正需良宰執廣廷新是舞干年

鄧　楨

鮮鸞望闕復臨邊夾道人看氣倍前素鞞已終風
木恨黃麻親向寥原宣樞星影近台三象卿月光
搖尺五天特簡還從歸沐日對揚恰值建元年冠
加鷹角裁應甚賜有龍文許自專借箸獨當天下
計折衝隨運掌中權黑衣豈直朝來補朱芾猶茲
世共聯身歷四朝元未老城如萬里洵加堅可知
橫草無如此見說分茆即在焉勒石祇堪標懿績
東山久望重蒼生況復氛除海氣清聖主已煩寧
遠佐

吳邦佐

使節邊人遥領百城迎只今華驛催征馬終古胡沙掃赤鯨原是長城雄闕北更行刁斗不須鳴

韓　愈

繡幢紺節映洪濤鐃吹歌成壯巨鰲天上文昌兼將相人間武庫壓蕭曹客緣謝傅雄襟起帝謂汾陽劍氣豪望去朔方憑鎖鑰春風萬里擁旌旄

戴　柱

欲向東山卧未成徵書絡繹下神京威行雁塞風烟淨傳擁龍旂組練明獻納不忘山甫袞安危須仗亞夫營舊題幾遍燕然石看取重磨好勒銘

區懷年

一曲清歌送謝安青雲天上憶彈冠王師一捷奮先聲膽落壇裘小范名絶塞功名勤借著聖朝恩重倚長城門非寇準誰司綸戎有光庭可亞卿大蠹排雲今就道東山起矣慰蒼生

鄭瑞露

秦壘九伐威儀肅漢宫涿鹿月連弓影合盧龍霜落劍花寒明時自笑終童老欲請長纓縶魏羽翰幾年投筆上皇都誰識高陽晉酒徒裂帛始通鴻雁塞登樓今拜鳳凰圖吹笳暗落胡人淚牧馬羣驚漢月孤行矣莫忘黄石語麒麟圖首即江湖

張文運稱司命給引冠裳過蹇脩駕質獨慙難御李鯨生無計效依劉北門鎖鑰應重寄高閣麒麟定許酬計日昇平知不爽多君全慰旰宵憂

彭昌翰

露布淋漓墨未乾威名異域膽猶寒彤雲繚繞麒麟閣駿馬驂驔獬豸冠一卷素書終報國十年青竿起綠蘋爲報桃花莫相笑金章元傍赤松身

司馬雄風動隼旗元戎十乘總如羆聲靈久藉君
王寵謀畧仍當長子師部下角弓懸月影帳前龍
劍拂霜威畫檣金鼓連朝發錦纜風雲夾岸隨諸
葛名高推作陣謝安材練雅能碁橫行氣激波濤
壯招撫恩垂雨露私坐遣虎符宣朔漠行看鳳藻
散茅恩乘涼好逐南樓月按轡誰將細柳馳天上
册書傳賜斧幕中黃石解談詩請看瀟海新銘績
重掃燕然舊勒碑百二金城俱鞏石三千珠履盡
傾巵雖封侯已是君家事但洗餘氛答主知

釋超逸

濟世元推出世豪朝天萬里擁旌旄夙生自信通
三昧雄畧誰能遏六韜鐃吹響傳青海提陣圖嫻
暎紫雲高山河帶礪應同固仗帛芳垂汗馬勞

釋通炯

破虜曾驚出塞年璽書頻沐聖恩偏多時久蘊炎
邦策此日無勞下瀨舡勳業豈歸蕭相後壯圖應
占祖生先名標畫閣疇堪並入望高陵五色烟

梁稷

上將復臨邊安危仗大賢銘勳應胙土圖像自淩
烟鐃吹喧都邑笳聲雜管絃因知賜履日正是舞
戈年

不合引歸崇禎元年起爲薊遼總督今卷中題
詩如特簡遽從歸沐日對揚恰值建元年供帳
夜懸南海月諏鋒春落大江潮請看瀚海新銘
績重掃燕然舊勒碑皆與元素事迹符合且諸
公多明季粵中名士陳集生廓湛若其尤著者
洵明證也讀明史元素廷對數語百世下如聞
其聲乃五年之約甫及三年即以事見法萬里
長城明思陵實自毀耳我朝純廟時爲雪其冤
而旌之並蔭其支庶以官封墓式閎不數成周
盛典矣此圖流傳二百餘年款識闕如人皆忽
焉不察茲特表而出之殆亦元素在天之靈默

爲呵護者耶時光緒戊寅秋八月桂林王鵬運
識於都門

右圖但有作者姓名而上款刓去王幼霞侍御
考爲袁督師任薊遼總督時同人贈行之作其
說甚確卷後題識十八人陳文忠首列文忠與
督師同舉萬歷四十七年己未莊際昌榜進士
次爲梁國棟香山人字景升天啟四年甲子舉
人仕至彭澤知縣又次爲黎密吾鄉王季重先
生爲作傳乃與楊廷麟萬元吉同守贛城城破
殉節贈兵部尚書謚忠愍黎遂球之父字緝之
番禺人六歲而孤哀毀盡禮補博士弟子未四

十謝去時稱高士又鄺湛若卷中署名作鄺瑞
露而諸家傳記但作鄺露蓋以生而甘露降于
庭故以瑞露名後省瑞字然不得此卷則其初
名不可知矣其他諸家多不可考此卷爲叔海
方伯所藏辛酉七月攜至津門出以見示爰書
卷尾以識眼福上虞羅振玉記

右膚功雅奏圖爲長汀江叔海師所藏云得之
臨桂王佑遐給諫首有陳文忠
詩集此詩具在題爲送袁白劫少司馬還朝按
袁崇煥一字自如見東莞縣志本傳他卷中人
可考者趙惇夫字裕子番禺人布衣著有草亭

集黎密字緝之番禺人遂球父著有籟鳴集歐
必元字子建順德人大任從孫有琢玉齋羅浮
勾漏谿上等草歐慶年字子相高明人天啟貢
生著有望羅浮詩羅浮游記釋通岸字覺道一
字智海爲憨大師書記後居訶林有棲雲巷集
梁稷字非馨番禺人爲袁督師客鄺湛若詩自
注云督師以孤忠見法天下冤之後十二年余
與非馨同朝疏白其冤復爵賜葬云云鄺瑞露
當即鄺露原名按赤雅有甲辰二月初六廿露
降詩序云余生日甘露降于庭槐云云所謂瑞
也南海人桂王時官中書舍人著有赤雅嶠雅

叔海師謂膚功雅奏四字亦子壯手筆云乙亥
仲冬一日邑後學倫明跋于故都寓廬

附長汀江叔海瀚絕筆書

滄海先生侍史久不晤教爲念鄙藏袁督師膚
功雅奏承示擬刊附袁集謹當如命辦理專此
奉覆即頌纂祉　弟江瀚拜上十二月
江叔海世丈殁於十二月十七日此書臨終先
三日所寄是爲絕筆書原圖當時存倫哲如明
處借以鈔刻者特附記之編者謹識

袁傳附錄一　終

男仲鋭　仲葛　仲麥　校字

南海康先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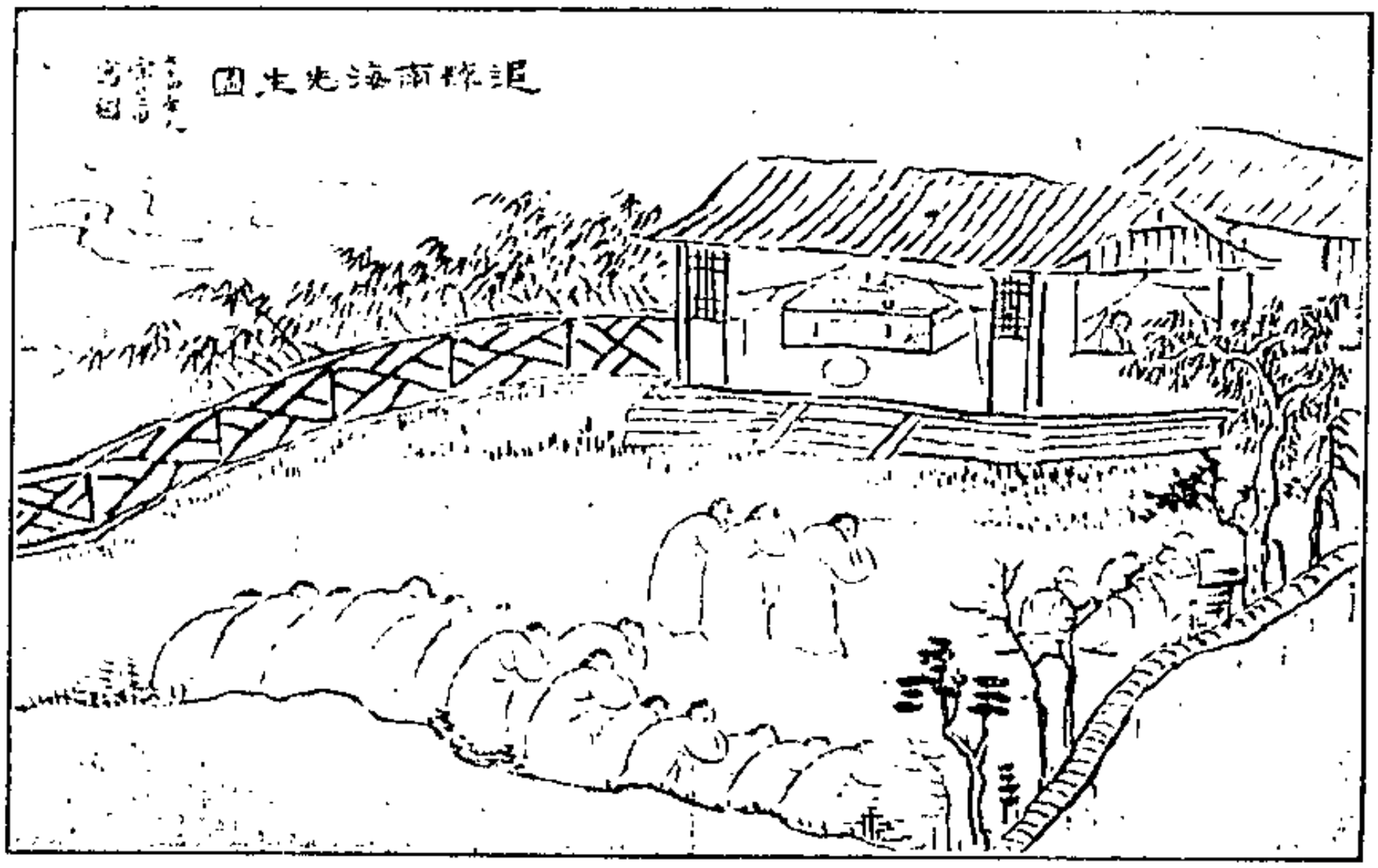
東莞張伯楨著

吳興劉鹽題

逝乾歲月條逾五旬顧影自憐感詩辛戊子陟岵失慈親庚午陟屺痛失
父無母我生不辰遭世變亟對會壽徵三寫現宰官卻思漢法可止則止吾率吾真棄仕
逃禪遂身遊泰欲到彼岸或冥若新一掌彌陀常若借不類不倫不求其全必問因亦不求富何必
不值一頌借望成佛在於即身念茲在茲求仁得仁五蘊皆空一室生春心讀法華六
合頓絵已衰想又無貪瞋二敗五戒書之于紳淪洛安溪世習俗譏剖棄大快堯其聲
信信上悲乎天下溺乎民憂救眾生出其迷津人心夢夢我言諄諄我之素志磨而不
磷百年已半壯志未申天荒地老故鄉猿鶴晨感懷身世淚灑故都荊榛
眷念家國更悲忘故君君未救負師尊豈異喜島捐軀遠師德諍二不違借書名山欲壽自珍兩夷待訪公心大長星千秋而後自有傳人看我
頭顱宗旨隧陶拔我汗漫庶人幸留此一髮以藝千劫

著者仁海居士

康南海先生遺像



追悼南海先生圖

魯宋伯作

追悼南海先生圖

南海康先生傳

門人東莞張伯楨述

先師諱有爲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生時其祖贊修公方官欽州錫名曰有欽郵傳濡滯而太伯祖先命名有爲後以祖諡名應試光緒癸巳領鄉薦乙未成進士復名有爲戊戌政變易號更生丁巳再蒙難更號更甡晚號天游化人母姬十有一月而生以咸豐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未時誕生於南海西樵之銀塘鄉始祖諱建元南宋時自南雄珠璣里始遷於南海十七傳至高祖諱煇號炳堂舉人從同邑鄧中憲馮成修講義理之學從能論其治亂之所由爲詩文已斐然成章於時神

鋒開豁好學敏銳慷慨有遠志光緒二年丙子先師年十九師母張太夫人來歸發從太老師朱先生次琦學朱先生碩德高行博極羣書其品詣在涑水東萊之間與明清間顧亭林王船山爲近動止進退俱有法度每議一事論一學貫串古今能舉其要發先聖大道之本修已愛人之義掃去漢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　先師少農聰警仁孝好施與母病三年服侍不倦少從九江朱先生次琦游勤學負大志從其叔父廣西巡撫國器督軍閩廣草檄謀議有功爲江西知縣自九世祖惟卿公始爲士人二十一傳至　先師凡十三世均以教授世其家母勞太夫人生子二人　先師居長咸豐十一年辛酉已有夙慧五齡能背誦唐詩數百首六齡始入塾從番禺簡侶岑先生鳳儀學是年讀大學中庸論語孝經畢其師初課以對偶出柳成絮爲題　先師應聲曰魚化龍聞者多以大器期之同治七年戊辰父卒　先師居喪執禮如成人既孤三月贊修公官連州學博　先師從學官舍贊修公日夕摩導以儒先高義與夫文字條理始覽綱鑑而識古今次讀大清會典而知掌故并讀三國志明史能論其治亂之所由爲詩文已斐然成章於時神

欽州馮魚山編修爲詞章詩文淵雅講學嶺南身體力行弟子千人爲儒宗會祖諱健生號雲衢以布衣任道治躬尤嚴非禮不履守劉蕺山人譜之學履道行仁鄉人畏而化之祖諱贊修號述之世傳理學盛德篤行由舉人歷欽州學正合浦靈山訓導教諸生有遺愛祀於欽州賓興館連州昭忠祠三世皆有傳載南海縣志父諱達初字植謀號少農聰警仁孝好施與母病三年服侍不倦少從乃洗心受教一意皈依以先聖爲必可爲必能有立以天下爲必可期以一身是謝絕科舉之文士芥富貴之想超然而立於羣倫之表與古聖賢爲羣　先師初入學舍朱先生試以五代史史

裁論　先師考羣書仿史通體暢言之朱先生獎謂博雅該洽合著書體不當但以文論自是日與同學簡竹居徽君朝亮上下其議論各渙然融釋貫通相期以不朽之業自是始從事著述矣光緒丁丑戊寅二年　先師仍從九江先生於禮山草堂大肆力於羣經專攻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諸書其漢書楚詞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朱先生提獎後漢風俗氣節　先師尤致力焉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　先師謂昌黎道術淺薄無實際言道當如莊荀言法當如管韓即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工爲文耳於道無與

原道尤極膚淺朱先生素方嚴責爲猖狂即同學亦暗譏之是年冬　先師乃盡棄其所學閉戶靜坐忽覺天地萬物皆我一體自以爲聖人可學而至則欣然笑一念及蒼生困苦則又流涕痛哭更思有親不事何以學爲即欲束裝歸廬墓上心潮起伏歌哭無端自云思想變遷從此始（先師云此楞嚴所謂飛塵入心求道殆切未有皈依之時多如此光緒五年己卯　先師年二十二別禮山草堂歸臥於樵山之白雲洞專讀道佛書養神遺迹時獨嘯歌徘徊散髮或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嘗夜坐不寐冥然游想天上人間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賤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時張延秋編修鼎華謂博雅該洽合著書體不當但以文論自是日與同學簡竹居徽君朝亮上下其議論各渙然融釋貫通相期以不朽之業自是始從事著述矣光緒丁丑戊寅二年　先師仍從九江先生於禮山草堂大肆力於羣經專攻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諸書其漢書楚詞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朱先生提獎後漢風俗氣節　先師尤致力焉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　先師謂昌黎道術淺薄無實際言道當如莊荀言法當如管韓即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工爲文耳於道無與

入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時張延秋編修鼎華與鄉宦五六人游西樵訪　先師於樵山之洞相與議論不合張編修大聲呵詆拂衣去出而反盛譽之嘗語人曰此來游西樵但見一土山惟遇一異人爲快自是粵中士夫咸知　先師而震驚之矣　先師亦因此交張編修藉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道咸同三朝掌故　先師曰吾自師朱先生而得悉近代文獻之傳嘗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已總酸辛　先師是年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世亂方棘民生多艱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日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讀史方輿紀要等書倪而讀仰而思筆之於書皆經緯世宙之言復徧讀各種譯本西書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夷狄視之遂萌革政之想光緒八年壬午　先師年二十有五是年正月朱先生卒　先師奔視與禮山草堂同學諸子營視喪葬凡諸禮節多出　先師及簡徽君擬議事畢歸西樵又讀遼金元明史及東華錄以爲日課五月赴順天鄉試借以快壯游抵京師謁太學叩石鼓購碑刻下第出都游揚州過鎮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道經上海觀街市

繁盛知西人治術有本大購西書歷裝歸冬月抵鄉閉戶潛修盡釋故見專肄西學光緒十年甲申

先師年二十七春夏間寓城南板箱巷後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乃還西樵居一樓名曰澹如涉獵西書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羅門旁通四教萬緣澄絕所悟益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一杪數十萬里而悟从速齊同之理知大之外尚有至大者小之內尚有至小者剖一而無盡吹萬而不同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宙既知無去來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既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爲存存既知智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脫既知無精神無爭穢則專以悟覺爲受用既以畔援歆羨皆盡絕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吸拒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統物理焉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務致諸生於極樂及五百年後世界如何千年後世界如何人魂人體變通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奧遠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非不得而窮抉經子之奧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賾變披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窮察後來自生物之源人羣之合諸天之界眾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世之變安身立命六通四闢浩然自得然後莫往莫來因於所遇無毀無譽無喪無得無始無終汗漫無爲悠然以游於世又以萬百倍千世生死示現來去無數富貴貧賤安樂患難帝王將相乞丐餓莩牛鳥鷄豕皆所已作無所希望無所逃避其來現也專爲救眾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爲帝王而故爲士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眾生親爲易於援救故日日以救世爲心刻刻以救世爲念舍身命而爲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眾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眾望眾從之以是爲道術以是爲行已光緒十一年乙酉 先師年二十八是年從專算學以幾何理

著人類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時張編修招　先師復游京師二月初將啟行二十三日頭痛大作幾死既而目痛不能識文字醫者束手惟裹頭行吟於室數月不出　先師檢視書稿從容待死已而言曰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後得西醫書讀之創試西藥如方爲之漸收效日走村後大樹下至七月乃瘳歲丙戌十二月　先師爲其弟有溥冠字之曰廣仁後以字行是歲　先師著康子內外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樂之事又續撰公理書依幾何爲之時南皮張香濤之洞督粵欲開局譯書請　先師及萍鄉文芸閣學士廷式主其事既而不果又欲聘　先師爲學海堂掌教　先師悉卻之時　先師方研究天象學乃重定天然歷法以爲人號稱爲年者以地繞日一周之故宜以三百六十五日名爲周十年爲十周百年爲百周地之繞日卑高及平凡有四游宜以二至二分名以東南游北游東游西游分一周爲四游今西人仍存十二月既不用陰歷何必用十二月地球各國皆以冬至推歷以各文明國皆在赤道之北故然至高沖卑沖皆無極準所推氣朔得大意而已不如以分爲准日地相平無少差異南北球異春秋分同而赤道之北之人較多

從其多者應以春分爲正朔地能自轉故有晝夜宜以晝夜爲一轉凡一切萬物皆以十位紀之不用散數周天之度皆定爲一日一日之時皆定爲十下至十分十微十杪以此類推其度量權衡皆以十進爲數故歷晝夜爲一轉四游三百六十五轉爲一周四年一閏是皆　先師所立地球中之定義也光緒十四年戊子　先師年三十一　先師抵京師兼應順天鄉試五月啟程抵都時張編修適病重　先師爲視其殮營其喪九月順天鄉試闈中原擬中第二以經策瑰偉場中多能識之侍郎孫詒經得其卷謂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銜第一鄉試報罷　先師乃謁明陵單騎出居庸關登萬里長城出八達嶺再游湯山西山　先師是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悵然感喟蓋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及此時變法圖強猶可及過此以往外患日逼不可爲矣時公卿中吳縣潘文勤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京師譁然值永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略曰竊見方今外國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剪將及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

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
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亂民徧江楚河隴
間將亂於內生到京師來見兵弱財窮節頹俗敗
紀綱紊亂人情惰偷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游之
樂晏安歡娛若賀太平頃河決久不塞兗豫之民
蕩析愁苦沿江淮間地多苦旱廣東大水京師大
風拔木百餘株甚至地震山傾皆未有之大災也
而尤可駭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縣十餘
甚至冲及永陵山谷陊圮坍折凡十八山形勢全
改以爲皇太后皇上間此奇變必悚惶震悼戒勵
羣臣痛哭戒謹乃伏處下風未聞有恐懼責躬求
賢恤民之特詔親臣重臣未聞有直言極諫痛哭

入告之封章內而侍臣外而藩僚不聞一言下而
部侍司員亦不聞一言上下內外咸知天時人事
危亂將至而畏憚忌諱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生
所爲憂憤迫切瞻望宮闕而惋惋痛哭也生竊聞
漢宋時大學生劉向陳亮有上書之義近咸同時
監生周同穀貢生黎庶昌遞摺言事荷蒙列聖嘉
納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披瀝血誠忘其僭越生以
爲自古立國未有四鄰皆強敵不自強政治而能
晏然保全者也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
利之闢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日
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
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剪朝鮮而窺我邊俄
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
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砲來九日
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英之得緬甸一日
而舉之與我滇爲界矣法既得越南開鐵路以通
商設機謀以誘眾又滇越邏羅間有老撾萬象諸
小國及猓苗諸種狉人日煽之夫敵國並立無日
不訓討軍而虞敵之至也而我兵不數練器不素
備急乃徐購募以應之雖使廉頗韓信爲將庸有
濟乎又美人逐我華工英屬奧大利亞隨之將來

南洋諸島紛紛效尤我民出洋者五百萬計中國
漏卮於洋貨久矣稍藉此尾閭若不保護還無所
業必爲盜賊金田之役將復起矣竊觀內外人情
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從容事無
大小無一能舉有心者歎息而無所爲計無恥者
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廈將傾而處堂爲安積火將
然而寢薪爲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譬彼病
瘵卧不能起手足麻木舉動不屬非徒瘵也又感
風疾百竅迷塞內潰外侵朝不保夕此生所謂百
脈敗潰病中骨髓扁鵲秦緩所望而大憂者也今
兵則水陸不利財則公私潰竭官不擇才而上且

當官學不教士而下患無學而生則未以爲大憂也生所大憂者患我皇太后皇上無欲治之心而已頃奇災異變大告警厲不聞有怵惕修省之事而徒見萬壽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馳驅樂游電燈火輪奇技淫巧輸入大內而已天下將以爲皇太后皇上拂天變而不畏蓄大亂而不知忘祖宗艱大之託國家神器之重矣天命無常而民窮難保生維同治初年大亂甫定上下肅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補之自強此中國圖治第一機會也然聖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變法故也光緒八九年宮庭赫然求治士風大變譬久病初起非更加醫藥不能驟瘳此中興第二機會也不幸法夷入寇於是復蹶得無有讒慝之口間於左右以爲臣下能言者不周於用乎生所欲言者三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今天下法弊極矣六官萬務所集也卿貳多而無所責成司員繁而不分任委每日到堂拱立畫諾卿貳既非專官又多兼差未能視其事由勞苦已甚況欲整頓哉故雖賢智亦皆束手州縣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賦稅教養合責於一人一盜作一獄誤一錢用而被議矣責之如是其重而又選之極輕以萬餘金而賣實缺焉祿之極薄以數百金而責養廉矣其下既

無周人虞衡牧稍之官又無漢人三老嗇夫之化而求其教養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書皆欺飾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選賢才也仍用銓敘武舉以爲將帥也仍用弓石翰林以儲公卿也猶講詩字其他紊於法意而迂於治道舛亂淆決難徧以疏舉今論治者皆知其弊然以爲祖宗之法莫敢言變今之法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領天下則我朝豈能一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而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今之時局前朝所有也則宜仍之若知爲前朝所無也則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與治敵國並立之世固異矣昔漢臣魏相專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謂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宜於治平之世也若孫叔敖改紀管仲制國蘇綽立法此宜於敵國並立之世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採周漢之法意即深得列聖之治術者也皇太后皇上知舊法之害即知變法之利於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實變通盡利裁制厥中如欲採聞之則農

夫耕而君子食焉生愚盡言於後也尤望妙選仁賢及深通治術之士與論治道講求變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變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从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今天下非不稍變舊法也洋差商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藪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國行之而奸蠹何哉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自督撫司道守令以下至民如門堂十重重重絕隔浮圖百級級級難通夫太尊則易蔽易蔽則奸生故辦事不核實以粉飾爲工疾苦不上聞以摧抑爲理至於奸蠹叢生則雖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變之爲愈矣今上下否塞極矣譬患咽喉飲食不下導血氣不上達則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矣通之道在齊威嚴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盡其言於前天下人人得獻其才於上古者師傅以傅德義史官以記言動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所以養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明年皇上大婚禮成親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聲色之防聖德日新宜慎近習之選所謂慎者旌忠侯而已去讒慝而近忠良妙選魁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預燕內以資啟沃則德不期修而自修矣云云時粵國泄沓京朝官尤頑固惟國子監祭酒盛昱翰林院編修黃紹箕刑部主事沈曾植深服其議翁同龢亦韙　先師議然恐以此獲罪遲疑不敢代遞其時粵人李文田許應騤皆官侍郎深疾　先師一日翁與許李同侍記天壇在翁前大訐　先師同龢默然意沮　先師固請乃遞隙祇以抵都時不往投謁　先師嘗曰彼若以吾爲賢也則彼可來先我我布衣也到京不拜客多矣何獨怪我然許李竟以是恨之國子監既不得達盛昱持　先師摺視祁御史世長約以十

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代遞屠侍御仁守派人候之時　先師居宣南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出門數十武卽菜市口也既衣冠將出館僕譚楨告曰今日菜市殺人車不能行　先師心爲動私念方欲上書而適遇殺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遽死既而又思曰吾既爲救天下救衆生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乃慷慨登車從南繞道出及門仁守遣人來告曰祁公在車中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返駕祁公以病請假而津海已冰不能南返遂留京師後仁守以言事革職永不敘用仁守篤守朱學忠純剛直　先師會代其草請開言路

摺請鑄銀錢摺時鐵路議起兩廣總督張之洞請開蘆漢鐵路而苦無款　先師與仁守言宜因漕運之便先築清江浦鐵路即以北漕爲之去漕倉之官役歲可得千數百萬移爲築路之資十二月仁守摺上發交各督撫議於是定築蘆漢爲幹路籌款千萬調張之洞督兩湖辦焉十二月十五日太和門災仁守赴救火還即來　先師寓所屬代草摺一請停頤和園工二請節宰相無狀請以災異罷免時當國者爲採其說預政事時孝欽顧干政　仁守獲罪蓋因此是時方籌辦大婚典禮吉祥止止沈曾植勸　先師暫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遺乃徙居於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終日以讀碑爲事著有廣藝舟雙楫　先師旅京師久熟審朝局知其待亡遂決然舍歸意欲以著書授徒終老矣光緒十六年庚寅　先師年三十三春居嶺州會館有池石之勝既而移家羊城之雲衢書屋六月陳禮吉先生千秋來謁八月梁卓如先生啟超來謁俱著弟子籍干秋治考據　先師初與之論詩禮泛及諸經後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干秋豁然悟　先師謂干秋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同門中所未見也越年辛卯　先師以從游者眾

始債地於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爲學者日益眾如韓文舉梁朝杰曹泰徐勤麥孟華韓銘基等多有成就者　先師以其明七月新學僞經考成刊版流布時義烏朱蓉生侍御一新掌教廣雅書院　先師與之往復辨難先師與語中外之變與孔子之大道朱侍御初不信既而大悟其見於書札中者乃門面語耳詳朱氏論學札歲壬寅移講舍於衙邊街鄺氏祠是時所編之書甚多而以孔子改制考體裁博大乃選同學高才生助纂焉歲癸巳冬再移講舍於府學宮仰高祠顏曰萬木草堂乃以陳千秋梁啟超充學長先師是年鄉試中式第八名主試官顧璜吳郁生也初本擬第二名三藝已付聚奎堂刻矣嗣以次藝書同文用孔子改制義違背朱註恐犯磨勘乃抽出改置第八顧璜曾與伯楨談及此事謂奉命主粵試時李侍郎文田即以先師所著新學僞經考寫送謂到粵衡文不可中此人及填榜後先師名列第二副主考吳郁生欲擯之經顧力爭乃降置第八云光緒二十年甲午　先師年三十七二月十二入都會試寓盛昱家昱肅邸從弟也時有貴人問　先師曰國祚能幾何年　先師答曰禍在眉睫某貴人大駭而心以爲非時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已而朝鮮變起日本乘之與我搆兵有甲午之敗是年七月給事中余聯沅劾　先師以從游者眾

師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於少正卯聖世不容請
焚新學僞經考而禁粵士從學幸沈曾植盛昱及
文編修廷式致電與粵學使徐琪營救張修撰謇
曾編修廣鈞亦奔走援救焉電文中伯羲盛昱之字字
誤作伯翊徐琪疑爲褚伯約之誤時褚方劾李瀚
章而劾 先師之揚傳係鄉人某不慊於 先師
者賄褚爲之李畏褚專事得緩令 先師自燬僞經
考版而止時粵城謗議沸騰 先師避之乃游桂
林旅行中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制考越年乙
未 先師再入都會試寓東城三條胡同金頂廟
時清廷正與日本議和擬割遼臺并償款二萬萬

元三月二十一日電到 先師知之即聯結公車
粵人同上書拒和議湘人和之二十八日書上署
名者湘則全省粵僅八十餘人他直省莫不發憤
連日俱遞章都察院大衣冠塞途臺灣舉人垂涕請
命觀者哀之其時士氣方張 先師乃再約合十
八省舉人於達智橋松筠菴會議與名者千二百
餘人書由 先師起草凡一晝二夜而成文不加
竄書中要旨言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
本練兵强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凡萬四千
餘言民氣憤湧列名爭先恐後一時徧傳都下四
月八日遞呈都察院以既已用寶無從挽回卻不

收先是公車聯名上章孫毓汶已忌之至此千餘
人之大舉尤爲前此所無孫恐滋變聳德宗速用
寶又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誣奏海嘯壞械棄毀北
洋無以爲備孫與李蓮英相比內外恐嚇是日翁
同龢入朝房猶持勿用寶電日相伊藤博文請展
期五日孫謂若爾日本必搗京津吾輩皆有身家
實不敢也同龢厲聲責之曰我豈不知愛身家者
其如國事何孫苦無法乃使李蓮英請之太后於
是大錯成矣是時降旨諭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
之言蓋德宗實有難言之隱也越日榜發 先師
中式進士第五名本擬會元總裁徐桐以次篇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題文分天地人鬼四
比詫其奇詭降第五 先師殿試朝考皆直言時
事讀卷大臣李文田與 先師有宿怨排之殿試
時徐侍郎壽蘅樹銘欲置前十卷各閱卷大臣皆
國之矣惟李文田不圈並加黃簽乃降二甲第四
十八名朝考時翁同龢又擬置第一卷適在李文
田處李吹求不得疵乃於閱錄同龢具以始末告之
遂降二等 先師謁翁同龢同龢不欲就告假歸
十一日引見授工部主事 先師草一書請及時變法富
擬以講學著書終未行前草
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

自強各要政徵引詳博深合國情遂於五月六日遞之都察院以十一日上於朝德宗覽而喜之發下樞垣恭邸閱至論礦務一條以手作圈狀德宗又追入諭即日抄四份以一呈太后一留軍機發各省督撫將軍議一存乾清宮南窗小篋一存勤政殿備省覽同時羣臣言時事之書簡在帝心者共九摺以胡燏棻摺列首　先師摺列次五月　先師再草一書大旨言立科以厲智學設議院以通下情更推言下詔求言開門集議闢館顧問設報達聰開府辟士云云次第曲折之故凡萬餘言尤詳盡遞都察院都御史徐郙使人告　先師曰

凡通籍有衙門者都察院例不得收須交本衙門代遞時孫家鼐長工部乃於五月十一日到工部遞之孫面允代遞五堂皆畫押矣適署工部侍郎者爲李文田不肯畫押又託袁世凱代遞京營督辦處榮祿亦不肯收　先師決心返粵陳次亮熾時官工部主事者有庸書內外編　沈子培曾植尼之謂時有可爲　先師爲之遲遲其行以京朝士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當創辦一報以輸灌其智識當自京師始在京師當自王公大臣始乃商之於送京報人每日刊送附張千份京朝士大夫乃得聞所未聞識議漸變焉時翁同龢以師傅當國頗思振作訪

先師不遇　先師趨謁之相與講變法事反覆講求同龢謂德宗實無權太后極猜忌自經文廷式召見後即不許召見小臣　先師至是始知宮中事時同龢銳意變法　先師說以宜先變科舉同龢決欲行令陳熾草定十二道新政旨意將次第行之時同龢每召獨對毓慶宮恭邸李鴻藻頗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孫毓汶李鴻章後漸不和矣翁內畏太后欲託之恭邸以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後孫毓汶雖被斥而徐用儀猶在政府事事阻撓恭邸與同龢皆欲去之疊經言官奏劾徐猶戀棧六月初九日　先師草摺覓戴少懷庶子鴻慈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與御史王幼遐鵬運言之王新入臺敢言於十四日上焉越日徐用儀竟逐出樞譯兩署矣　先師自倡行新政後漸爲大臣所側目於時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奏劾陳熾沈曾植至是又勸　先師決心返粵陳次亮熾沈曾植尼之謂時有可爲之於八月二十九日出都九月二日到天津十二日到上海十五日入江甯張之洞督兩江欲說之洞開強學會張勇自任後與張論學不合故翻前議　先師

以會章已發行不可中止告乃賃屋設於上海張園之傍遠近響應而張之洞所允供給之費不至且多所掣肘十二月　先師以祝母生日過返里門滬事委徐君勉勤等主之旋以京師御史楊崇伊具疏劾強學會竟遭封禁是時朝野局勢又一變漸諱言新政文廷式長麟汪鳴鑾志銳被斥逾年二月撤毓慶宮逐翁同龢殺太監寇良才杖珍瑾二妃兩宮之間嫌隙已成不可終日矣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先師再游桂林與唐景崧前署臺灣道撫岑春煊開聖學會六月還粵講學於萬木草堂從學者尤眾　先師乃晝夜會講伯楨亦於其時從

而受業　先師以中國患人滿徧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中國近地域數千里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若吾遷民往可以爲新中國於乙未年曾倡議之當乙未丁酉者知巴西曾來約通商招工巴使至香港適東事起駐港候數月而東事益劇知事不諧乃歸國　先師於是再入都擬有建議適有德人踞膠州萬壽恆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見於西花廳待以賓禮問變法之宜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　先師答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爲外交署亦

先師代擬草後九卿無聯名者端榮乃交司業貽穀上之時　先師知所志不行決歸粵臨發翁同龢來留行甫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　先師於朝請召見并加卿銜出洋翁同龢在德宗前力稱之奉旨交總理衙門議許應騤於恭邸前沮之恭邸乃奏令　先師於總理衙門問話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發砲據膠州據去提督章高元朝廷託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不就範日本參謀本部神尾宇都宮謁鄂督張之洞獻聯英拒德之議朝士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聯俄遂卻日本之請　先師走告翁同龢詳言當倚信日本又爲御史楊深秀草疏請聯英日又爲御史陳其璋草疏再請聯英日又自草聯英日策徧告朝士李侍郎端棻深然之獨李鴻章持異議時翁同龢在總署倡之於是王大臣集議但多不明國際情勢咸駭　先師說議卒不行自是旅順大連灣廣州灣之要索相繼起矣越年戊戌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約　先師以初三日下午三鐘至總署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見於西花廳待以賓禮問變法之宜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　先師答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爲外交署亦遞都察院李菽園侍郎端棻亦聯九卿以繼聲囑

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廖壽恒問宜如何變法　先師答曰法律官制爲先李鴻章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　先師答曰法積久而弊生而且今昔異勢今之法律官制誠宜改絃更張即一時不能盡革亦當斟酌爲之新政乃可推行翁同龢問籌款事宜　先師答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度田制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歲入可比今增十倍於是詳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信社會海陸軍種種改革並言日本維新倣效西法制度甚備與我國相近最易倣摹問答極多至暮乃散榮祿先行是日

恭慶雨邸因事未至越日召見樞臣翁同龢以先師之言入奏德宗命召見恭邸謂請先令其條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　先師遂進呈日本變政考及俄彼得變政記（附片請變生童歲科試易八股以策論并下總署議）四月乃奏請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別開法律度支學務農商工礦鐵路郵信社會海陸軍共十二局各省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摺上許應騤等仍在恭邸前攻許多方抑壓至十三日始上即下總署議已而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三月十一日　先師上摺陳三策請拒之若出於戰則敗而後割未遽否則用西人蒲盧爹士之策聽俄人佔據非吾所願猶可返也又否則請盡開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國俄人當無如何摺上不省自是以後法索廣州灣英索九龍威海當俄之索旅大也德宗大怒面責恭邸及李鴻章謂汝等言俄可倚與訂約許以大利今又不獨不能阻乃自渝盟索地親善之謂何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旅大與之密約如故德宗震怒太后曰此何時汝乃欲戰耶德宗默然時以償日本賠款急中允黃思永請用外國公債法發行昭信股票下戶部議北檔房總辦陳宗嫣晏安瀾素主漊括者也力主之司員簽名者二十餘人　先師於翁同龢前力

諍之並以書責張蔭桓而戶部覆摺已上即日奉旨行　先師謂今欲統籌全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不可以二萬萬築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各省舖立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發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挽救危局乃草摺二份交御史王鵬運上之均留中不發時吏部主事洪嘉與守舊黨也三拜　先師之又草請改律例摺交御史宋伯魯陳其璋上不遇閽者忘其住居未荅拜洪以爲輕已大造謠浙人孫灝者欲舉經濟特科洪餂之謂某公惡康如能攻之特科可得也孫故無賴喜從之洪乃草

議駁保國會謂　先師將欲爲民主教皇印數千册徧投朝貴謗益騰乃停會李盛鐸會員也反參保國會以求自免四月初七日潘慶瀾附片劾　先師聚徒不道德宗曰會爲保國豈不甚善慮太后見之將此片抽出時御史黃桂鋆劾保滇會保浙會并及保國會皆洪嘉與爲之　先師遭謗意大沮復萌歸志時翁同龢頻被劾不安於位　先師慮翁去變法無人主持欲成數事乃行於十八日草摺請定國是而明賞罰交御史楊深秀上之畧謂門戶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外患交迫日言變法而眾論不一此皆由國是未定之故昔趙武靈之胡服秦孝公之變法俄彼得及日本維新之變法皆大明賞罰而後能行新政又草一摺交徐子靜學士致靖上之二十三日奉明定國是之諭舉國歡欣又草請派近支王公游歷摺請開局譯書摺皆由楊深秀上之奉旨允行又爲宋侍御伯魯草請催舉經濟特科摺又盛宣懷借款入百萬歲息約三十餘萬無人敢言其非乃請提其息爲譯書設學之費皆奉旨俞允是時　先師已定二十四日出京二十五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所即見懿旨逐翁同龢令榮祿出督直隸蓋訓政之變已伏於是矣　先師二十八早入朝房與榮祿遇與談變法事榮祿入對時即面劾　先師將欲爲民主教皇印數千册徧投朝貴謗益騰乃停會李盛鐸會員也反參保國會以求自免四月初七日潘慶瀾附片劾　先師聚徒不道德宗曰會爲保國豈不甚善慮太后見之將此片抽出時御史黃桂鋆劾保滇會保浙會并及保國會皆洪嘉與爲之　先師遭謗意大沮復萌歸志時翁同龢頻被劾不安於位　先師慮翁去變法無人主持欲成數事乃行於十八日草摺請定國是而明賞罰交御史楊深秀上之畧謂門戶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外患交迫日言變法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又請先開制度局皇上以爲將制度法律先爲改定乃謂之變法今言變法者必無功皇上然之　先師又奏言所謂變法者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累致敗終日誠非變法不可　先師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皇上言今皆守舊者所致耳　先師奏言皇上之聖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即在是既知守舊之致禍然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采擇皇上曰汝條理甚詳　先師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爲不厲行之皇上以目睨簾外既而嘆曰奈掣肘何　先師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　先師對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

然　先師又奏臣於變法之事嘗參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采擇皇上曰汝條理甚詳　先師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爲不厲行之皇上以目睨簾外既而嘆曰奈掣肘何　先師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　先師對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

衰矣又多兼差實無暇晷無法參改新學實無如何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事當無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等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則彼等無從駁議（先師又曰昨日賞李鴻章張蔭桓實是何不明下詔書皇上一笑）自割臺後民志已離欲悚動臣僚之意團結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師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開而民智不開之故皆由以八股試士爲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羣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緣以八股考試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爲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爲無用之學故致此　先師對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皇上曰可　先師對曰皇上既以爲可廢請皇上即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皇上曰然皇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　先師畧言中國礦產徧地生財有道但當設法開源不患財用不足　先師又詳奏譯書派游學派游歷各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猶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未及推廣社會以淪

二十九日宋伯魯摺上皇上即命樞臣擬旨是時京師譁然傳廢八股連數日寂然及皇上得宋摺即令降旨剛毅請下部議皇上曰不可剛又曰此事重大請皇上思之皇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剛乃不敢言及將散直剛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皇上默然既而曰可去請待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后懿旨故至初五日乃降旨也初三日總理大臣代　先師遞謝恩摺皇上曰不必代遞後此康有爲有奏可令其直遞來又令樞臣將所著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英國變政考等書即鈔進呈　先師乃附片並陳譯當譯

夜編書不能赴總署當差時鄉會試既廢八股而用策論生童歲科試仍未改　先師三月時所上之摺交總署議而未行欲因勢請並行之乃自草一摺交侍御宋伯魯代上奉旨允行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改策論矣　先師以愚民之害既去當開民智泰西文明各國對於製新器著新書發見新地皆有獎勵遂於初八日上摺言之奉旨交總署議張蔭桓遂託梁先生啟超代擬稿頒行焉其時新法萌蘖舊黨大恐御史文悌黃桂鋆等奔走謀之將聯名請復八股　先師再草摺交侍御楊深秀上之請御門誓羣臣並定誥新政之律違奉旨交禮部議爲所駁又附片請將優拔貢改策論並請凡朝殿試勿尚楷法得旨允行已有旨

者重懲之於是上降諭切責舊黨稍少息而恨愈深矣時許應騤對開經濟特科及廢八股事多方阻抑侍御楊深秀宋伯魯聯名劾之德宗怒擬罷許職剛毅乞恩不許又請令其自行回奏德宗不得已允之許竟夜走請於剛毅剛云牽攻康某必可免許從之於是聳御史文悌劾宋伯魯楊深秀因旁涉　先師軍機得文悌摺喜甚以爲必陷先師矣德宗閱摺大怒謂文悌受許應騤指使將革職剛毅叩頭懇免至於流涕乃罷文悌摺謂先師盡棄名教保中國不保大清後來僞諭皆緣文悌摺爲定案悌詭詐佯與　先師交好而陰探　先師意向又從　先師僕從詢悉累宿張蔭桓宅張蔭桓之被禍即由於此八股既廢　先師請采用朱子科場貢舉議分科試士令八習一經如詩一科書一科易一科儀禮一科禮記附春秋公羊穀梁一科左傳附之史記兩漢書一科三國晉六朝史一科唐五代宋史一科遼金元明史一科國朝掌故若會典東華錄十朝聖訓一科經史各五科四書則人人須通西學則人專一門摺上意略同摺陳之又爲徐子靜學士致靖草一摺大意略同奉旨交禮部議爲所駁又附片請將優拔貢改試策論並請凡朝殿試勿尚楷法得旨允行已有旨

於京師設大學堂　先師再上摺請於各省開高等學各府開中學各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後款及各規費以充學費並請廢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入供學費二十一日奉旨允行　先師意以爲城鄉多有淫祠皆有租入故欲改爲學校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莠民藉端擾挾波及寺院此則非　先師當時意料所及矣時德宗頻命樞臣催上所著書　先師先成日本變政考每條附加案語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共十二卷舉凡中國之變法條理無不於案語發之網羅宏大一卷甫成即進呈德宗復催又進一卷時

大學堂議起樞垣託草章程　先師命梁先生啟超擬作酌英美日之制爲之以大權歸總教習乃總署覆奏學堂事改大權屬章京於是章京張元濟來商洽　先師爲擬四款一曰籌巨款二曰撥官舍三曰選教習四曰刻學書清廷派大學士孫家鼐管學孫始頗言變法曾與編修蒯光典言曰今朝士深通時務者惟康某一人耳時廣東學政內閣學士張百熙亦奏薦　先師六月一日　先師上商務一摺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就上海廣州試辦由善堂公舉殷實而略開通之商人辦理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再進御覽　先師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一家之祚犧牲無益於是　先師又欲領時務報事藉以觀伺朝局而定進退初八日孫入奏奉旨命　先師督辦時務報　先師前所上制度局之摺經樞垣擱壓至是德宗催問數四并面責張蔭桓總署乃請派軍機王大臣會議竟以敷衍游詞駁之德宗殊批發還再議　先師摺中言於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民政局流言因之紛起咸謂　先師盡廢內閣六部及巡撫藩臬司道矣故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煊請廢卿寺裁局員皆歸之於　先師於是朝野內外咸撼動樞臣私議若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必不可从王文韶曰上意已定我全駁之則必明發上諭飭我等無權矣不若敷衍而了之王大臣喜從王言遂定議所云誓羣臣定國是一條以爲詔書兩下國是已定此條無庸議　先師所請選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議制度一條乃改爲選翰詹科道十二人輪日召見備顧問所請令臣民咸得上書二十二人本衙門士民遞都察院所請開法律局改爲職官遞派員司改定律例均與　先師本意大相反學校局一條則以大學堂及各省中小學堂已經另奉諭旨了之農工商局則以屢奉旨飭辦了之所請

又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爲總辦廣西龍澤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其時適上海時務報汪康年虧欵甚鉅報亦無起色　先師乃草摺交宋伯魯上之請飭梁先生啟超專辦此事並請選擇各省報紙進呈奉旨交孫家鼐議樞臣欲藉故擠　先師於外授意孫令　先師辦官報並以京卿總辦名義相誘　先師卻之是時德宗雖銳意振作而實無權舊黨人多爲　先師危時榮祿居天津厚結李蓮英以媚太后至是出統三軍微聞欲於天津閱兵日行廢立之事　先師弟廣仁屢勸　先師出都曰

起民兵以練陸軍購鐵艦以成海軍則以裁兵併餉等語了之所請民政局則擬令由督撫責成州縣妙選人才了之至鐵路礦務局則請即在總理衙門派人辦理於是所議　先師摺似無一語受駁者又似無一條不行者德宗亦無以難之雖奉旨允行而此摺等於虛文矣時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薦　先師而獨攻改制考上留中湘紳王先謙歐陽節吾大攻新黨新政　先師草摺交侍御楊深秀奏請獎勵陳寶箴嚴責湖南舊黨德宗從之一方獎陳寶箴令其認眞整頓又一方申斥湖南舊黨時粵督譚鍾麟漠視新政又故縱盜賊　先

師草摺交宋侍御伯魯劾之奉旨交陳寶箴查辦當萬壽後　先師進波蘭分滅記詳言波蘭被俄奧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國王被俄人控制之苦守舊黨過抑之深後國王憤悔變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許變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覽畢爲唏噓不置又賞給　先師編書銀二千兩七月初四日總理衙門傳言謂當有旨到命勿出門既而章京李瑞岳來口傳諭旨即令僕人將賞銀捧出　先師倉卒拜受例應詣宮門謝恩惟以未降明旨恐有曲折致爲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摺末極陳時變之急新政變而不

變行而不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末復舉波蘭事反覆言之摺凡數千言德宗大感動非復曩時之迂廻矣時七月十二日也原摺附片辦孔子改制考事辦孔子稱王爲曆朝封典非自創造　先師自上此摺後不復言事是時既許羣臣上書大臣多有抑之者禮部主事王照條陳請德宗東游日本痛抑守舊一摺尚書許應騤懷塔布擲還不肯代遞康廣仁謂皇上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豈容大臣阻蔽不達請　先師草摺劾之王照性慤直即具摺彈劾堂官侍郎堃岫溥頲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懷之而出謂將遞都察院兩

堂乃許代遞而許應騤乃劾王照妄請乘輿出游異國陷之險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鴻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軌故臣等不肯代遞乃敢登堂咆哮然德宗會覽　先師所進俄大彼得變政記極以游外國爲然乃降旨責禮部六堂蔽塞言路並云親游外國之舉朕躬自有權衡無煩該大臣鰓鰓過慮交部嚴加議處於是盡硯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左侍郎堃岫徐會澧右侍郎溥頲曾廣漢六堂之職而令羣僚封章直遞又令各直省府道自行遞摺各州縣交督撫代遞上諭謂藉覘中國人之才識自是　先師請臣民

上書之說乃始行各衙門每日得摺數十件德宗雞鳴即起披覽奏章日昃不遑薦剡交上每巨輪班召見之是時揣摩風氣者翻然變計又爭上條陳以邀寵京肆新學書爲之一空時德宗留意登用新進特加侍讀楊銳主事劉光第中書林旭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命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凡臣工所上之摺令四人閱看擬旨軍機大臣伴食而已時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 先師德宗特交譚嗣同擬旨駁之凡給 先師密諭皆令林旭帶出時譚嗣同與 先師同居林旭亦日日來南海館 先師有所欲白皆藉譚林二人通之

時議多主汰冗官廢卿寺德宗決行之樞臣力諫不聽惟 先師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舊用宋人官差並用之法如以尚書翰林同直南齋侍郎編修均兼學政親王京卿同任樞垣總署提督干把同作營官專問差事不拘官階故請開十二局及民政局選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舊人軍機大臣廖壽恆頗躓斯論託人請 先師代擬摺草 先師乃草摺言官差並用之制引唐宋爲法舉近事爲例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即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抽釐之去鹽宮尤爲要義時德宗方大裁冗散內而卿寺外而雲南廣東湖北三巡撫及各道各局並及漕運時太后不肯裁漕 新局之置德宗則將有待也廖壽恆乃咎 先師於是 先師乃主全裁之議蓋其時德宗勇於變政但左右無人諮詢蓋有行政之人而無議政之人古今亦無此政體於是 先師又請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學士草摺交侍郎徐致靖上之時禮部六堂皆易人德宗即擢倉督李端棻爲禮部尚書少詹王錫蕃爲左侍郎學士徐致靖爲右侍郎內閣學士普潤通武嘗上疏請開議院但 先師曾於日本變政考中力發議院爲泰西第一政而今守舊盈朝萬不可行德宗乃不用普潤通武言而仍拔爲禮部侍郎 先師注意在開制度局既不得請於是又請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草摺交宋侍御伯魯上之王照又言之於是德宗命譚嗣同擬旨並云康熙乾隆咸豐三朝皆有故事飭內監捧三朝聖訓出令其檢查蓋欲有所依據以請於太后時七月二十八日也是時以天津閱兵期迫新黨朝夕憂危 先師奏請倣照日本立參謀本部選天下虎黑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左右上親擐甲冑而統之又請改維新爲法舉近事爲例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即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抽釐之去鹽宮尤爲要義時德宗方大裁冗散內而卿寺

人屯重兵於旅順扼吾之吭無可守矣又以北京連年水災城崩屢次塵土塗天泉惡脈壞王氣將絕又旗人環擁舊黨彌塞下則市儈胥吏中則瑣例繁禮種種皆亡國之象不易掃除非遷都不能維新也借行幸舉之則定天下於無形云云　先師故促　先師飲師默審將帥中惟袁慰亭世凱素機警又夙駐高麗頗知外國事曾與同辦強學會欲引爲助知其與榮祿厚未必就範惟舍此又無他路可行於六月時賠使徐仁錄入其軍幕藉觀志向袁謬稱傾向　先師甚　先師遽信親薦於德宗又爲徐致靖草摺薦之又交譚嗣同遞密奏請結袁以備不測上即降旨召見袁世凱袁於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見於頤和園初一日降旨嘉奬袁世凱並賞給侍郎銜先是自懷搭布既黜李鴻章撤去總署差舊黨惶悚內務府人皆環跪西后前謂德宗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皆走天津謁榮祿謀廢立御史楊崇伊亦榮黨也草摺請訓政持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摺見慶邸慶邸亦贊同於是慶邸與李蓮英皆跪於西后前堅請訓政自八日請開懋勤殿都人士方拭目以望而密詔遽下榮祿見袁世凱破召即調聶士成守天津以斷袁軍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密入京師以備不

測上即降旨召見袁世凱袁於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見於頤和園初一日降旨嘉奬袁世凱並賞給侍郎銜先是自懷搭布既黜李鴻章撤去總署差舊黨惶悚內務府人皆環跪西后前謂德宗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皆走天津謁榮祿謀廢立御史楊崇伊亦榮黨也草摺請訓政持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摺見慶邸慶邸亦贊同於是慶邸與李蓮英皆跪於西后前堅請訓政自八日請開懋勤殿都人士方拭目以望而密詔遽下榮祿見袁世凱破召即調聶士成守天津以斷袁軍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密入京師以備不

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冀望之至諭由楊銳帶出時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傳密諭曰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効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諭草於八月初二初三早由林旭傳出　先師跪讀痛哭即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出都並開用官報關防　先師相與痛哭世昌亦哭超及弟廣仁來籌畫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時在袁世凱幕府亦來　先師乃召梁先生啟

舉座痛哭不成聲　先師乃屬譚嗣同游說袁世凱勤王率死士數百扶皇上登午門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如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自譚嗣同入城後梁先生啟超至金頂廟容純甫處刺探消息　先師發留別書檢行李及夜楊銳宋伯魯李瑞岳王照來慰天將曙乃睡翌日上午九時訪李提摩太與謀適英公使赴北戴河不得要領　先師又見伊藤博文請其游說太后至夕出城入南海館居室牆忽傾心竊惡之黃紹箕餞　先師言變將作榮祿將不利於君勸　先師易裝迂道山東勿經天津林旭來言英俄已開仗是夕太后還宮以爲外患方殷內憂當漸息心少安旋弟廣仁來勸　先師微服行　先師以死生有命答之乃命廣仁留京廣仁送　先師出門遂從此永訣矣　先師獨攜僕李唐於天未明出京車中思黃紹箕言欲改從山東行已而決過天津薄暮抵津沽即登招商局海晏船　先師以該船須俟初六日下午四時啟輪惡久濘船中思另搭別船再運行李入棧至初六早改搭太古公司重慶船十一鐘啟輪　先師以既離天津亦無戒心矣過煙台購梨及石子初九日抵上海下午二時船將入吳淞登船面瞻眺時有浙江貢生姚祖義以其所上書來示　先師因與議論船中人無不爭識康某忽有英人來問曰君爲康某乎　先師姑應之英人即邀　先師至一小室出照片相視曰此爲君之相乎　先師曰然英人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否　先師曰吾安得殺人何問之奇也英人乃手出上海道蔡鈞一函附抄僞上諭一道云康有爲進紅丸弒上即密拿就地正法案戊戌八月初六日北京有電旨到上海言皇上已崩係康有爲進紅丸所弒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電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領事抄傳之　先師覽畢眩然大哭英人曰汝有進丸弒上事否　先師即抄密諭示之並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蘭德也故知君是忠臣必無弒上事特以兵艦救君可速隨我下輪勿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　先師乃隨之下小輪時驟聞上弒之訊痛不欲生預爲蹈海計口占一絕句云忽灑龍漿翳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乃草與家人遺書與徐君勉勤書及與諸門人書託以家事與徐勤書曰吾以救中國故冒險遭變竟至不測命也然神明何會死哉君勉爲烈丈夫吾有老母謹以爲託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無變怠也同門中

誰能仗義護持吾家吾國者吾神明嘉之任公若存並以爲託與諸門人書曰我專爲救中國哀四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世發願專爲救人起見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將來生生世世經歷無量刼救此衆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願我弟子我後學體吾此志亦以救人爲事雖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無死理至于無量數刼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爲可念耳（時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九日也）諸書交與僕人李唐密藏之濮蘭德

兒 先師痛哭慰之曰皇上大行尚無確信盡少待之 先師哭少止至英兵艦旁之某公司即電澳門知新報陳儀侃何穗田等告無恙屬其救家人又電廣州城雲衢書屋萬木草堂命即移家澳門英領事班德瑞來見次日總領事璧君來見並送行而上海道連日搜船追問英領事甚急既知已過英船欲登船搜船主不許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來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夾護之仍慮有變調威海衛大鐵艦協同護送是艦方上煤聞電即行艦中嚴備戰具護至福州度無中國兵船乃還當時 先師在滬託濮蘭德交大同譯書局各書皆

復云局中無人矣十四夕到香港何曉生東即同英港督所派之輔政司波君總巡捕梅君來迎蓋壁君領事先有電告之也 先師居巡捕房弟康有霈來見悉家人已抵澳而太師母未至憂甚十五日師母張夫人自澳來知太師母適由港到澳以畏風浪故不來十六日太師母來 先師抱膝痛哭先是 先師以五日出京僞臨朝以六日幽上命步軍統領崇禮率健兒三百圍宣外南海館捕 先師弟廣仁及門人程式穀（後易名大璋號子良廣西人時在廣仁方）錢維驥（號頊甫湖南人）並僕人王升王貴田升以去如廁本可避免長班張祿以嘗受責懷恨帶兵往廁搜捕遂及於難車騎塞米市胡

同口觀者如堵三人乘一車至步軍衙門訊問 先師何往諸人答以已出天津猶尋死廣仁從容言笑以解之有旨交刑部式穀曰吾等必死矣廣仁曰汝年二十餘我三十餘不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乎一刀而死不愈於久病歲月而死乎式穀曰外國變法前者死後者繼中國新黨寡弱恐我等一死後無繼也廣仁曰入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何患無繼哉至初七日下午四時一卒提廣仁交刑部而於次日釋式穀維驥及諸僕刑部堂官親訊廣仁問汝兄何在廣仁答以已出天津又問曰汝兄何以私逃廣仁答曰我

兄奉旨敦促會於初四日奏報皇上起程並非私逃堂官曰汝兄不來汝必不釋汝必寫書招汝兄來方釋汝獄中飯食臥具皆譚嗣同等爲之供給方步軍圍南海館搜　先師屢宿張蔭桓家緹騎遂又圍張宅時刑部主事區震適在張宅誤以爲　先師捕之去既知其誤釋之張蔭桓亦因此下獄初七日榮祿入都發兵三千閉城門斷鐵路大搜索凡平日與　先師往來者多被累既又大搜天津塘沽客棧及輪船並電煙台上海凡經過輪船一律大索又電廣東拿辦家屬既查知　先師先搭招商局船後改

搭重慶船即發飛鷹快船追捕飛鷹者初購自德國每一時能行三十海里速率倍於重慶追必可至而船主以煤盡中道返下之獄或曰船主義士也煤能返津即可來滬賓仗義耳譚嗣同等謀所以救　先師者甚切皆以爲決無生望矣譚嗣同促梁先生啟超入日使館求救於伊藤博文伊藤聞而頓足隨電上海日領事小田切設法保護不知　先師已鴻飛冥冥矣時又捕梁先生急譚同勸梁先生東渡而自誓就死梁先生乃於初七日出京時京津間風聲鶴唳處處謠傳　先師踪跡捕令嚴急或誤梁先生爲　先師聶士成帶隊登舟強索護梁先生之日領事鄭永昌亦驚惶失措時梁先生擁被股慄面無人色手持破紙草稾書幸去海岸十餘里聶士成兵至則日艦已列隊護之登舟雖再三索問爲日人所拒僅乃免時皇上被幽瀛台王照與日人謀踰南苑救皇上出譚嗣同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行初九日譚嗣同被捕王照被逮甚急日人勸之東行王照遂於初十日離京先是初八日楊深秀遞摺請僞臨朝勿訓政遂被捕昔鄧壽奏請王莽歸政漢室退就臣列其愚不可及今楊深秀復似之然鄧壽不死王莽眞大度哉初九早逮捕楊銳銳

在床未起單衣就縛林旭是日入直亦就縛劉光第徐致靖聞捕乃自投獄時又欲徧捕保國會員則株連徧天下矣朝士聞風驚惶恐及於禍多避而南下者鐵路輪船擠塞甚又傳聞皇上已有不測各國調兵若將有大亂者十一日下僞旨曰刑部奏案情重大請欽派大臣會同審訊摺所有官犯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着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其張蔭桓屢次被人參奏聲名甚劣惟尚非康有爲之黨着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康有爲結黨營私情罪重大業將附和該犯之至康有爲結黨營私情罪重大業將附和該犯之　先師聶士成帶隊

徐致靖等交部嚴訊此外難保官紳中無被其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至意云云十二日下午二時刑部開堂訊問僞旨命軍機大臣榮祿剛毅王文韶廖壽恆會訊已而忽傳僞命不必審訊將六人即行正法下午四時在宣外菜市口行刑觀者塞途康廣仁先就刑欲有所語左右顧盼無一人次及五人從容慷慨顏色不變嗚呼慘哉廣仁就義時衣短衣南海館司閽人張祿覓得　先師之衣爲之縫首市棺葬於南下窪龍爪槐觀音院旁立石樹碑曰南海康廣仁之墓廣仁年僅三十二無子遺一女名同

荷纔八齡耳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揖爲案據先是四月大閱　先師與弟廣仁往參觀還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宅　先師乃與廣仁訪之後文悌視　先師疾廣仁作陪與談變科舉事文悌幼　先師因併及之談者又造爲廣仁出入內廷有在乾清門遇之者展轉傳述舊黨洩憤遂及大戮而楊深秀亦爲文悌所劾謠傳謂爲　先師供奔走致罹於難張蔭桓遣戍亦因文悌劾　先師會宿其家先是初六日聞變梁先生啟超電上海麥先生孟華告變上海初七日得電狄葆賢與日

本亞東時報人設法營救而汪康年訐於上海縣引捕役赴大同譯書局及梁先生家逮捕幸皆事前逃避　先師有別墅在花埭初八日陳榮袞電廣州公善堂區諫之告變區諫之星夜渡江抵別墅語　先師家人闔家飲泣諫之催拾行李初九日五更舉家下舟是日適星期澳港輪船不行初十日乃下澳門船甫開逮捕之兵至蓋粵督譚鍾麟亦於初八日得電已於初八夕引兵圍粵城雲衢書屋矣捕　先師家屬不得故於初九日侵曉而來也兵役大掠捕司閽者三人去　先師電發時已遲若無陳榮袞區諫之則家人皆被逮矣又幸居花埭若在粵城雲衢書屋夜間區諫之無從入城亦及於難矣時太師母還西樵蘇村得區諫之信令僕人關純往迎出港家人驚定而痛相向泣十二日關純偕一女僕護太師母出城十三夕由粵城下香港關純謹愼謂當坐下艙避耳目艙客繁雜竟夕無臥處太師母屏氣不敢作語不敢屑涕其艱苦皆平昔所未曾經者至港入鴻安棧不知家人所在十四日關純復還城查問始知已過澳門十四夕關純還港十五日晨護太師母過澳則知　先師已還港十六日復來港相見太師母深居簡出當患難憂驚僅與一女僕相對隱泣悽苦萬狀時風聲傳播親戚多被擄挾至十一日

花埭屋被封十二日粵城雲衢書屋被封　先師所藏書及所著之稿均散失矣十八日又封西樵蘇村老屋二十二日封廣州城萬木草堂藏書三百餘箱盡付一炬　先師所刻書亦電各省燬版當　先師家族方移而太師母尚未出也何東於初八日託陳欣榮至粵城迎　先師家屬梁鐵君請於廣州英領事用小輪迎太師母雖未得遇而俠士高義不可及　先師每念及而泣　先師遂於二十一日移居香港何東家港澳賃屋用度浩繁俱何穗田供給何東復贈金數千藉濟宗族及供游費焉先是日人宮藏畴寅託梁鐵君賫金二

千　先師卻之　先師於九月五日東渡在港凡二十日時時憂君親之亡哀家族之隱而李端棻張蔭桓之見流徐致靖之下獄宋伯魯陳寶箴陳三立江標熊希齡王鵬運李瑞清張元濟之被革文廷式黃遵憲之被捕日接於耳目其他復八股禁報館捕主筆罷經濟特科農工商局復冗官停漕折務反其舊凡　先師夙所經營者盡皆罷廢久而聞六烈士之被戮益哀惻肝肺矣　先師維新事業自四月二十八日召見至七月二十九日奉密詔凡九十日也　先師嘗云戊戌之難身且十一死事後追思無一生理一若先出上海辦報則上海道掩捕立死二德宗無明詔若遲遲出京必死三榮祿早發電一日無論在途在京必死四無黃紹箕之告宿天津亦死五若從黃紹箕之言出煙台又死六若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無從必死七是日若無電慶船之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必及必死八飛鷹快船不因煤乏還津必死九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煙台必死十上海道不託英人搜查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十一英人不救及不派兵艦護送到福州亦死凡此十一死縱得救一二亦無濟或天欲留　先師之身以有待而大道未絕耶　先師出

亡時曾草奉詔求救文布告海外聲其罪狀謂比諸飛燕之啄皇孫則天之禍宗室殆有過之云云其時太后議廢德宗故　先師首發其謀國內清議競起抗阻海外華僑和之友邦亦起責言太后以廢立事電詢疆吏徵同意兩江總督劉坤一覆電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二語最扼要太后微感悟廢立之議暫罷而仍幽德宗於瀛臺　先師出亡後先至日本由日本而倫敦又抵加拿大己亥九月歸港政府懸重金購　先師嘗云戊戌之難身且先師又特命大學士李鴻章督兩廣意在俟機捕　先師而　先師居港奉母不及四月聞風遠行

此四五年往來歐美不寧厥居歲庚子　先師聯合海外義士有所舉先是瀏陽唐才常與梁先生啟超主湘學深相契自政變後俞廉三代陳寶箴巡撫湖南停辦湘學才常亦出走周游皖漢間招致豪士聯絡會匪乘拳亂作欲在湖北起義事洩被捕於夏口才常在湖南負盛名張之洞知其才欲令誘致　先師自贖才常笑却之且語之洞曰恨公不足望張東之徒成曲學耳竟被害歲癸卯赴港造謁　先師擬命伯楨隨游充記室時吾邑東莞始拚中學伯楨任籌辦辭不獲乃別　先師

歸光緒三十年甲辰二月　先師再爲海外游是歲始作游記所經歷之地及時日俱可考二月初六日乘法國船自港行二月十六日過安南三月十二日適暹羅過檳榔嶼留一月四月十二日自檳榔嶼乘英之舟山船十八日至錫蘭二十日自錫蘭行二十五日六時到亞丁二十六早九時自亞丁行四時至丕倫英屬地一平島也四月三十夜九時抵蘇彝士河口五月初一行蘇彝士河晚六時入地中海五月初三夜十二時至意大利六日抵羅馬游彼得廟教皇宮紀功坊奧古士多宮等十三日二時去羅馬車行十八時到美蘭意大

問　先師曰突厥既立憲開國會矣其國運前途如何　先師答曰吾在突厥聞突人所學皆法國學也突人所期之立憲則盡去舊制之紀綱風俗舉國均自由平等也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而已非蕩無綱紀人人可平等自由也突厥將危亂且亡矣夫平等自由乃法國革命時救病之藥名祇可飲於一時以快人心不可以爲朝夕之糧飧也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雖有積弊祇可去其太甚以漸推行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而大亂耳今突厥青年黨久游法國日事破壞不思建設徒心醉

革命之名而未嘗從事政治理財之學徒豔炫歐美之俗而未嘗審風俗歷史之宜一旦以兵脅其君而收其權乃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一朝而易二百餘條空文憲法然而青黃不接之時歐美之實効又非突人所能驟受于是國人不知措手足惟亂舞僅僅而已國情如是不亡何待七月七日乘汽船往雅典八日泊士免拿島仍突厥地也九日至希臘徧游雅典各勝地乘船還意大利之巴連德詩計甲乙丙丁戊五年以來歷游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墨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著有游記以上所

述皆游記中一部分已編定印行者尚有未定叢稿想已散佚其時日不可考矣游記中並附論歐土政俗中西比較物質救國諸論以供國人采擇宣統元年己酉　先生再居檳榔嶼曾迎養太師母於此太師母年七十八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其長子同簪生　先師年五十始得子太師母嘉慰故名所居曰南蘭堂又於所居葺一亭名曰乾坤一草亭於亭外築一廊顏曰行吟徑十二月太師母選粵踰年庚戌八月　先師復歸港省視至十二月行行後八月武昌起義黨禁解始謀歸國時民軍決行共和清室主立憲　先師乃草共和之說以中國帝制也斯巴達二王並立四也羅馬三頭之治五也羅馬世襲總統專制如王六也此為已過之迹矣其在近世有議長之共和國焉瑞士創之其制以政府各部長共行政其有不諧決以多數數同則折衷於議長故祇有議長而無總統共和之極則也此其一有國民公舉總統之共和國焉美洲是也其制總統握行政之大權而有任期使全國民選之各部隸於總統此其二有上下國會合選代表王之總統共和國焉法國是也其制總統代表王者有任期而無權政府有宰相以行政各部隸於宰相此其三有上下國會合選代表王之總統不代表王

之共和國焉葡萄牙是也其制國會公舉總統握行政權各部隸之無宰相而有任期此其四有虛君之共和國焉加拿大創之匈牙利行之其國會有完全自治權英與奧皇以虛名領之不能干涉焉此其五有君主之共和國焉英創之比利時羅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行之其權全在國會雖有國會雖無成文限制其權然實無權故英稱大不列顛共和王國此其六凡此十二體吾國人將何從焉其古遠不足論厥其近而可行者亦有六體夫各國政體各有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強而合之必有乖謬致敗是故羅馬人不師希臘美人不師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誤師美國則致禍亂矣今時勢推移決行共和周召希臘古羅馬之共和今決不能行既無論矣羅馬大國不宜於共和故不久遂變爲帝政深望國人慎於取法云云　先師又著中華救國論畧曰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必無復於帝政之理守舊者疑於諸夏無君深憂過慮維新者以爲共和已得大功告成然所深慮者則以共和雖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年來未之行四萬萬人士未之知慮其錯行而顛墜也今共和數月矣所聞於耳觸于目者悍將驕兵之日變也都督分府之日爭也士農工商之失業也小民之流離餓斃也紀綱盡廢法典皆無長吏豪猾土匪強盜各自橫行相望成風搜括則擇肥搏噬仇害則焚殺盈村搶掠于白晝勒贖于都會脅紮擊于公會騷擾于城市以至私抽賦稅妄刑無辜暗殺則伏血載途明亂則連城陳戰兵變成習拔立日間莫之過問也故謂今者補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紀綱行法令復秩序守邊疆其爲萬事之本則莫先于弭暴亂以安生業也故不先去悍將驕兵無以靖地方之變亂不先鋤暴民強盜無以保人民之財命不先復土

農工商無以爲生計之維持不先保邊蒙回藏無以保內地之疆土否則雖全舉美法之文明平等自由加之吾國四萬萬人之身其亡國必益速而無救也今國人將欲成良政黨乎其道有二一輸進通識二崇獎道德若能爲之有序措之得宜講乎外勢而先弭內亂以國爲重而民從之有政黨內閣以爲強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加教保中國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備則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云云癸丑二月　先師自日本神戶雙濤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居有小園時值初度梁先生啟超等十餘人設筵祝嘏 先師答之以詩曰

月見山前海有痕須磨寺裏佛仍尊刼灰飛散知何世逋客孤羈得小園蠟屐游頻思賭墅桃花開徧或尋源一枝棲託聊隨喜豺虎中原何處村是

年八月十三日　先師祭戊戌被戮六君子於日本神戶游存篋追憶戊戌英艦送還香港時感慨徘徊賦詩以寄慨曰舊時月色霧難開海外驚看十五回偶免朝衣赴東市忽經灰刼哭西臺永傷白首同歸日怕見黃圖改色來救國殺身誰念爾波濤拍海夜堪哀癸丑七月朔日　先師在日本刊救亡論其目有十一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亡說二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三革命由動於

感情而無通識說四新世界只爭國爲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爲舊義不足計說五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爲輕重存亡論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七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人爲君主之奇異說八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爲奇妙之暗共和法說九虛君之共和國說十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其論滿族亦祖黃帝曰今言革命者若謂政府不善宜力革之宜也若持民族之說謂滿族不同漢族必宜排之則今未知眞漢族者爲誰而滿族亦未始非出中國漢族也近人多謂中國漢族全爲黃帝子孫有欲以黃帝紀年者其實大地萬國無有能純爲一族者也夫黃帝出自崑崙實由中亞洲遷徙而來史記黃帝本紀稱以師兵爲營衛則實由游牧而入中國之北方其時中國地屬有苗書所謂蚩尤爲始作亂爰及於苗民此言黃帝時也至堯舜時大江以南尙爲苗人所據歐人以中國人種同於蒙古人種而馬來人別自爲種族蓋馬來人種出自苗人其音本同而黃帝徙自中亞實卽蒙古之種況史稱匈奴之先淳維出自有殷之後乎惟孔子作春秋以禮樂文章爲重所謂中國夷狄專以別文野而已合於中國之禮者則進而謂之中國不

合於中國之禮者則謂之夷狄故晉伐鮮虞則夷狄之楚莊救鄭則中國之春秋以吳爲夷狄則吳爲泰伯之後實周之宗室安有以爲夷狄者哉可知春秋中國夷狄之辨不純在種族矣卽論種族若必謂今中國人皆黃帝後則左傳曰夫許太岳之亂也乃卽許已爲伏羲後而非黃帝後矣若謂皆爲五帝三王之後遙遙華胄卜姓受氏皆神明之裔也則實不然云云先是壬子十二月初九日値太師母八十二生辰　先師居東京念母欲東裝歸省適麥先生孟華等東渡謁　先師以亂徒橫行桑梓力請勿歸至是年癸丑　先師決欲移

家歸港永承色笑適患瘍日醫主割治乃就治於東京醫院三閱月未痊而七月初七日太師母病風不省人事聖日初八遽爾逝世春秋八十三先師聞喪痛不欲生時袁世凱當國電促　先師歸國　先師卻之十月　先師自日本奔喪歸十一月十六日厝葬太師母於南海西樵蘇村之後岡以弟廣仁祔焉　先師葬親後移居上海辛園時伯楨擬刻叢書　先師知之乃將生平諸稿編定見授內大學注一卷　先師以爲大學一書內聖外王條理畢具提大道之要鈎至德之元誠孔門之寶書學者之階進也是篇存於戴記朱子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務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滯不固務令可行而爲人道之用尙無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後世爲人不可離者則以粗則在人倫言行政治之跡其精出於上天無聲

爲曾子所作誤分經傳夫詩書禮樂易春秋孔子聖作乃名爲經餘雖論語只爲傳禮記則爲記爲義況一篇中豈能自爲經傳乎篇中僅一指曾子亦無曾子所作之據惟記皆孔門弟子後學傳孔子之口說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朱子特選中庸與此篇誠爲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義蓋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鬱而不發蓋二千年矣　先師此註發揮微言大義於舊文錯簡亦多有訂正又中庸注一卷　先師以爲孔子之教論莫精於中庸一篇此書自漢藝文志既別爲篇梁武帝曾爲之註而朱子亦註之鄭康成曰中庸者

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天下之爲道術多矣而折衷於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蕩蕩如天民難名之惟聖孫子思親傳大道具知聖統其云昭明聖祖之德猶述作孔子之行狀云爾子思既趨庭捧手兼傳有子子游之統備知盛德至道之全體原於天命發爲人道本於至誠之性發爲大教之化窮鬼神萬物之微著三世三統之變其粗則在人倫言行政治之跡其精出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後世爲人不可離者則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務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滯不固務令可行而爲人道之用尙

恐法久生弊又豫爲三重之道因時舉措通變宜民惟其錯行代明故可並行不悖既曲成萬物而不遺又久歷百世而寖過因使孔子之教廣大配天地光明並日月仁育覆後世充全球以去聖久遠僞謬滋熾如劉歆之派既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於是大義微言湮矣宋明以來言者雖多則又皆嚮壁虛造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僻陋偏安於一隅後進承流守舊畫地自甘不知孔子三重之道通變因時並行不悖之妙氣弊水淺不足以容民畜眾則羣生將困而不得被其澤聖道不明爲害滋大幸仲尼祖述

堯舜之旨猶存大義子思昭明祖德之說尚有遺言惟據茲義推闡明之庶幾孔子之大道復明而三重之聖德乃久又作論語注二十卷　先師以爲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弟子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敘曾子啟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曾學既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論語之學實曾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存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

考其大畧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據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國家之義擇精語詳他傳無能比焉不幸劉歆篡聖作僞經以奪眞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諸家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于學官且以試士蓋千年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

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此書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三重之聖德乃久又作論語注二十卷　先師以爲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弟子之言行而曾子後學所纂輯也曾學既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論語之學實曾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存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爲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子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脈

絡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門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惜乎數千年來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此書採原分條引而伸之其中微言大義一一爲之表出又禮運注一卷　先師以爲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眞在於是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於是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於是書爲孔氏之微言眞傳其餘論多說小康寡發大同之道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統有五德之運仁智義信各應時而行運仁運者大同之道

禮運者小康之道撥亂世以禮爲治故可以禮括之禮者猶希臘之言憲法特兼該神道較廣大耳治禮運者當先明孔子禮治之木與先聖制作之原然後究其微言大義所在方有心得又新學僞經考十四卷　先師以爲經學所以迷亂乖迕之由蓋出於劉歆僞爲古學以亂眞經之故以劉歆僞經寫以古文遂目眞經爲今文自漢季來經學遂有今文古文之異今文者西漢世立于學官若詩則齊魯韓書則歐陽大小夏侯禮則儀禮大小戴記易則施孟梁邱春秋則公羊穀梁與夫齊魯異又取太史公自序讀之子長自稱天下郡國羣論凡此皆孔子之眞經七十子後學之口說傳授書皆寫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業

今雖有竄亂然大較至可信據也古文者毛氏詩孔氏書費氏易周禮與左氏春秋與其他名古文者及與古文證合者皆劉歆所僞撰而竄改者也鄭康成不辨今古之眞僞和合今古雜揉眞僞號爲經學之集成實則僞古行而今文廢于是孔子之微言絕大義乖大同太平之道閭塞而不明孔經雖未全亡然變亂喪失亦已甚矣故宋人求之經已有疑之乃舍棄經而求之傳得論語孟子至朱子選最粹之大學中庸合爲四書祧六經而代之以教天下垂範幾千年雖多今文傳說然實同于一隅割據偏安迺非大一統之舊觀矣及國朝

高談漢學祖述許鄭不過揚僞古文之殘灰而已於今文之眞經說乃多疑難豈非所謂盜憎主人耶暨道咸後今學萌芽然與僞經並行尊信未能別白眞僞決定是非令學者舍僞從眞而知所從事也然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菴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僞已多　先師因讀史記僞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並無得古文經一事乃取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異又取太史公自序讀之子長自稱天下郡國羣書皆寫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業

乃繙金匱石室之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則子長於中秘之書郡國人間之藏蓋無所不見其生又當河間獻王魯共王之後若有獻書開壁事更無所不知子長對此孔經大事更無所不紀然而史記無之則爲劉歆之僞竄無疑也加以師丹大怒公孫祿范升嚴劾龔勝稱病諸博士嚴拒乃知古文之全爲僞竄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記爲主編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爲主編考古文而辨之編考周秦西漢羣書無不合者雖間有竄亂或儒家以外雜史有之則劉歆採摭之所自出也于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萬理千條縱橫皆合矣

因撰僞經考發其大端俾學者明辨之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僞經而得眞經庶幾孔子之微言大義昭然發矇又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第一上古茫昧無稽考第二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第三諸子創教改制考第四諸子改制託古考第五諸子爭教互攻考第六墨老弟子後學考第七儒教爲孔子所創考第八孔子爲制法之王考第九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第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第十三孔子改制弟子時人據舊制問難考第十四諸子攻儒考第十五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六儒墨交攻考第十七儒攻諸子考第十八儒墨最盛並稱考第十九魯國全從儒教偏傳天下戰國秦漢間尤盛考第二十一武帝後儒教一統考又春秋董氏學八卷　先師以爲漢興惟董生明於春秋兩漢博士公羊家嚴彭祖顏安樂皆其後學劉向稱董仲舒爲王佐雖伊呂無以加卽劉歆作僞力攻公羊亦稱爲羣儒首朱子通論三代人物獨推董生爲醇儒其傳師說最詳其去先秦不遠然則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僞經改國語爲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僞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

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此書第一述春秋悟第二述春秋例第三述春秋口說第五述春秋改制第六述春秋微言大義第七述傳經表第八述董子經說又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十一卷　先師以爲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立之權主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限則人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則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意思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若其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浹乎天人矣漢世家行孔學君臣士庶舫躬從化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撥亂之道既昌若推行至於隋唐應進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載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當秦漢時外則老子韓非所傳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於愚朝民賊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僞經改國語爲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僞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

義乘董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甚且東閣三傳而抱究魯史爲遺經廢置於學而嗤點春秋爲斷爛朝報此又變中之變而春秋掃地絕矣　先師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既著僞經考而別其眞僞又著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筆削改本之所託使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　先師於廣州萬木草堂及廣西桂林之風洞戊戌蒙難東走日本攜以俱後游歐美存於日本已亥九月二十二日清議報館被焚稿遂燼後補成之自庚子年十一月朔日始共一百九十七日而書成閱十四年丙辰冬付伯楨刻于北京踰年丁巳夏五刻成　又大同書十卷　先師以爲上覽古

昔下考當今近觀中國遠攬全地尊極帝王賤及隸庶壽至籛彭夭若殤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蓋天下人民無非憂患苦惱雖有深淺大小而憂患苦惱之交迫並至未有能少免者矣既生亂世目擊苦道思有以救之徧觀世法舍大同之道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蔑以加矣人道之苦無量數不可思議因時因地苦惱變矣此大同書之所由作全書計分十部甲部入世界觀衆苦乙部去國界合大地丙部去級界平民族丁部去種界同人類戊部去形界各獨立已部去衆

界爲天民庚部去產界均生業辛部去亂界治太平壬部去類界愛衆生癸部去苦界至極樂書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驟幾驟行之恐適以釀亂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又著廣藝舟雙楫二十七篇自云十一歲隨侍廉州官舍初臨樂毅論及趙歐書不能工年十九學於朱九江先生朱先生執筆主平腕豎鋒虛拳實指蓋得之謝蘭生先生爲黎山人二樵之傳也　先師於是始學執筆手强甚晝作勢夜晝被數月乃少自然得北宋揚醴泉銘臨之始識古人墨氣筆法復見陳京卿蘭甫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因碑可步趨因並取圭峰虞恭公玄秘塔顏家廟臨之乃少解結搆間及行草取孫過庭書譜及閣帖撫之少讀說文嘗作篆隸苦嶧山及陽冰之無味問於朱先生稱近人鄧完白作篆第一　先師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漸遠於俗及入居京師日購碑版於是盡見秦漢以來及南北朝諸碑泛濫唐宋乃知隸楷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嘉與沈主事曾植謂　先師以鄭文公書轉折多圓六朝轉筆無圓者證之然由此觀六朝碑悟方筆無筆不斷之法畫

必平長又有波折於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張孝廉裕釗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意態遒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　先師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鋒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又得鄧頑伯楷法蒼古質樸蓋鄧頑伯生平寫隸晨禮器最多故筆之中鋒最厚又臨南北碑最夥故其氣息規模自然高古夫精於篆者能監精於隸者能畫精於行草者能點能使轉熟極於漢隸及晉魏之碑者體裁胎息必古於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純乎古體張裕釗兼唐宋體裁而鑄冶之尤集大成是書論書法最詳第一原書第二尊碑第三購碑第四體變第五分變第六說分第七本漢第八傳衛第九寶南第十備魏第十一取隋第十二卑唐第十三體系第十四導源第十五十家第十六十六宗第十七碑品第十八碑評第十九餘論第二十執筆第二十一綴法第二十二學敘第二十三述學第二十四榜書第二十五行草第二十六干祿第二十七論書絕句嗚呼備矣此外尚有春秋郵十卷此書與門弟子說學春秋之凡例戊戌之禍毀失于上海大同書局後補明數卷以爲學春秋者之入門公羊與孟子同義考國語原本僞左傳從國語分出今歸還於國語今文易學今文詩學今文禮學禮類樂記注各上書記四卷戊戌毀版時務芻言俄大彼得變法記丁酉十一月上旬奉旨進呈八月抄沒大彼得變法考上下二卷丁酉十一月進呈八月抄沒政考十六卷戊戌正月奉旨進呈八月抄沒突厥削弱記四卷戊戌七月奉旨進呈八月抄沒波蘭分滅記四卷戊戌六月奉旨進呈八月抄沒戊戌奏稿宣統辛亥印于日本革命記四卷庚子正月奉旨毀版光緒聖政記庚子正月奉旨毀版光緒聖德記奉旨毀版光緒聖政記庚子正月奉旨毀版東京我史郎年譜政見書光緒壬寅印于上海官制考光緒丙午印于上海金主幣救國論上卷印在不忍雜誌內德國游記印在不忍雜誌第九期內奧國游記英國游記那威游記比利時游記荷蘭游記瑞典游記丹麥游記瑞士游記法國游記光緒丙午印于上海法國游記附游記突厥游記印在不忍雜誌內希臘游記印在不忍雜誌內羅馬尼亞游記希臘游記印在不忍雜誌內耶路薩冷游記印在不忍雜誌第八期未完補德國游記印度游記印在不忍雜誌內緬甸游記印在不忍雜誌內錫蘭游記印度游記楞伽游記瓜哇游記日本雜記百國政教藝俗比較論十住記救亡論刊在不忍雜誌共和政體論辛亥印于日本共和論十住記續十彙編刊在不忍雜誌中華救國論印在不忍雜誌廢省議

華民國憲法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選舉法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議員選舉法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議員職權法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組織法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議事細則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旁聽規則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秘書廳規則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會計規則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速記規則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圖書規則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選舉法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選舉法草案印在忍雜誌國會代議院選舉法

國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漸成小分裂終遂必亡八民國之兵止可自亂九民國之兵費必亡國十民國之官方只同盜妓十一民國之賢才必隱淪摧棄十二民國之政俗壞亂人莫不厭之憤之憂之怒之十三民主能行於大國只有一美然美有特因十四美國共和之盛而與中國七相反無能取法誤慕師之故致亂　先師自是常居上海或往來杭州踰年庚申五月初一日　先師遷葬勞太師母及弟廣仁於江蘇勾容縣茅山是年十一月　先師居滬彙搜曩年舊著關於尊孔尊經諸稿命伯楨刊爲一册書中畧謂今日祀孔廢拜經祀聖能行拜跪私塾猶能讀經尙能補救於萬一他日禮失而求諸野或賴此篇之存其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畧曰中國教千年皆歸往孔子而尊爲教主在昔專制之君主以其無德無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國民以神明聖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猶愈乎故宜復崇天壇改祈年殿或太和殿爲明堂於冬至日祭天壇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義之至也禮之崇也無與易之者也其在天壇則總統率百官行禮其在地方鄉邑則各立廟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

跪學校廢讀經循是以往恐禮教滅而六經亡若社會人心不死私家祀聖能行拜跪私塾猶能讀經尙能補救於萬一他日禮失而求諸野或賴此篇之存其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畧曰中國教千年皆歸往孔子而尊爲教主在昔專制之君主以其無德無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國民以神明聖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猶愈乎故宜復崇天壇改祈年殿或太和殿爲明堂於冬至日祭天壇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義之至也禮之崇也無與易之者也其在天壇則總統率百官行禮其在地方鄉邑則各立廟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

廟學田充公以充小學校經費有斯異政舉國惶駭既已廢孔小學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長成未知猶得爲中國人否也抑或誤效法國之革命舉教產以充公乎則彼新舊教爭所毀者教皇之舊教耳其敬奉者固在路德之新教也其尊基督如故也猶吾國昔逐荀子鄭康成於文廟外而尊孟子程朱云耳於孔子無損也今乃公然收文廟之祀田則是直欲廢黜孔子矣在諸公久停丁祭不敬已久寧在此舉然貴部主持教化名爲教育教者文行忠信不知以何爲教育者果行育德不知以何爲育今中國猶是孔教也四萬萬餘人其從耶

教佛教者不過數百萬而止矣餘四萬萬殆猶是孔教也假大部與諸公乃由外國入主中華兵力滂大尙不敢犯四萬萬人之國教而收其祀田況大部與諸公猶是中國人乎以各國異教暴主豪酋謬挾強權妄犯宗教猶觸舉國之怒合而叛之大戰三十年大部與諸公有幾何權力乃能以數日之在位而行萬國異教暴主所不敢行之事乎今四萬萬國人未之知耳又久服從於專制國下未知歐國之例耳又未審共和國之法耳故大部行此巨變之政犯全國之怒尙能安然無事倘如歐俗有此巨變則國民咸操戈而起與政府諸公從事諸公數人能當數萬人之怒乎故大部只能恪守數千年之舊章無更革祀典之權更無收孔廟祭田之權幸收田成命不廢丁祭保存祀田則天下聞風猶知嚮往大教未墜人心未死中國猶有望也云云歲甲子有逼清遜帝移宮之事　先師馳電當道以爭曰優待條件係大清皇帝與民國臨時政府議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證並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國以昭大信無異國際條約今政府擅改條文強令簽認復挾兵搜宮侮遜后如抄沒國寶則內而憲法外而條約皆可立廢尙能立國乎越年乙丑遜帝出居天津　先師由滬來覲以進德修業親賢遠佞奏陳既而漫游內地各省游贛登廬山宿僧寮與老僧談因果事游鄂登黃鶴樓賦詩游魯登泰山謁孔林又游豫臨黃河而嘆順道至洛晤吳將軍佩孚又游秦訪咸陽故蹟造古寺觀摩唐經游晉登五台禮文殊游冀過保定觀蓮池書院歸游吳越登茅山省墓止於三潭印月至歲暮乃歸滬丙寅八月　先師重游京師十四日出都旋返滬講學于天游學院丁卯　先師年七十二月五日慶生朝畢以居滬紛擾於月之十三日赴青島二十日得病猶手書楹聯分贈僕從彌留前擬賜壽謝

恩摺千數百言竟於夏歷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五時卒于青島寓舍暫厝於李村象耳山春秋七十歲原配張夫人副室何夫人梁夫人梁夫人出同凝何夫人出同吉梁夫人出幼殤葬于印度同氏女六人同薇同璧是張夫人出同復同環同倏同令梁夫人出　先師卒後數日同令亦卒年僅十二附葬　先師墓側同薇適順德麥仲華同璧適寶安羅昌同復適南海潘其璇門弟子擬私謚曰仁忠伯楨見聞淺陋侍　先師之日少同學諸子又感離索無從詳論姑記大畧以俟異時修史者采擇焉

南海康先生傳終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南海康先生傳跋

弟子述先生事見聞較爲眞確故能始末備舉鉅細不遺此書可作康先生年譜並可爲一朝史鏡焉

新城王樹枏跋

南海康先生本一代偉人此文洋洋數萬言綜述其學術志行略無遺蘊自首至尾如一筆書波濤起伏石破天驚即以文論亦古今有數之大文字也南海身後得此可以無憾而作者亦可無愧於師門矣三復循誦莫名欽仰謹識數語以申慕忱

桐城吳闓生跋

十生九死百折不回耿耿孤忠老而彌篤可謂能自樹立之大丈夫矣年屆從心齋志以歿痛哉痛哉讀先生傳因題數字然先生於是爲不朽矣

醴泉宋伯魯跋

此篇文則韓潮蘇海事則鉅細靡遺記戊戌事者多矣皆不得統系之紀載此作絡脈分明叙事翔實可作維新史讀傳之千秋茲篇是賴矣

常熟楊圻跋

南海康先生傳爲其弟子張篁溪所著皆事實至沈痛讀之泣下此必傳之作南海瞑矣清史即據以爲本與張忠武合傳光宣朝列傳末一卷也

滿洲金梁跋 戊辰二月

叢書之刻胡以滄海名憶清末甲辰冬余肄東瀛中學講席游學日本時東洋學者多主革命余著罪言政論兩書懼罹文字禍易名滄海時刻人傑紀念錄扶桑紀念錄家族紀念錄梅謙博士序之刊於東京此爲余刻書之始己酉畢業歸國供職比部民國元年擬刻叢書編定滄海叢書目錄後附刻合訂一冊癸丑春先刻袁督師集附錄各一冊張文烈集三冊託梁參政士詒代呈政府四年春奉袁大統總批示表揚刊於一卷內附寒木居詩鈔一卷共一冊政府公報時政府頒布配祀武廟一案謂袁督師崇煥爲文臣不應配祀余草袁督師應配祀關岳意見書各省將軍巡按使暨京師各部院長均采鄙議入告政府五年夏袁總統將以明令特准配祀適帝制事起遂擱置之乃彙集各家呈文諮稿緘札分四冊付刊合上各種彙爲第一輯袁烈康南海先生爲其母勞太夫人及弟廣仁而作丙辰冬刻成同時刻汪兆銘庚戌被逮供詞此稿余供職法部時從舊檔案鈔錄民國元年會草跋附後白梅詩釋敬安寄禪著寄禪原議將全集託余付梓後爲楊度攫去祇餘此冊故先刻之焚餘草乃余自著余二十年前曾刻篁溪存稿一冊後以

不工遂焚其版榮縣趙熙代選可存者刻之故曰焚餘愁思集爲哀悼之作篁溪家譜爲留學東洋時所編歸國後畧有增刪刊成後復有續補存之者所以明譜牒也篁溪歸釣圖題詞辛亥國變後頗萌歸志遂有歸釣圖之作圖爲何維樸等所繪甲寅王闓運等題贈詩文詞頗多輯刊於乙卯南海康先生傳丁卯十月清史館爲南海康先生立傳時余兼任清史館名譽協修館中託草事畧爲撰傳采擇戊辰二月草成原名康南海先生事畧繕呈史館壬申正月將舊稿刪定改名南海康先生傳二月付梓四月成書合上各種彙爲第二輯

余經營刻書垂廿年僅成此二輯固知太倉一粟無補於世亦聊以自娛而已書成日本圖書館暨各省圖書館先後來書求購故特集印紀其始末附諸卷後壬申六月仁海居士識桐城吳闓生日疏疏落落頗極大方

綠記生平著作

鶴皐年譜

鶴皐年譜

余族爾氏爲晉諸姓其古籍於壽陽也自始祖河東公始十五傳至余世爲平舒村余初名庶湖歷試改名韜士字諧庭一字鶴皐以所居山房額別號篤澤村東北四十里有方山往時愛其風景嘗有卜築山中之志顧宦學無成忽忽六十餘年茲老矣獲賦逢初面買山無資竟成證併慙對山靈得毋謂前固復收號訪山以志夙約暇日僅計生平家居之日不過十數年往事一一在心匪爲按年編述出處之概重復者蓋不勝日月逾邁之感矣嘉慶丙寅八月自題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歲

八月十四日酉時生於趙堡縣學署時先君子官鳳臺訓導年四十九得

賈太恭人年四十一見贊亭諱樹指十九歲見龜峯諱醇士十四歲見貫

亭諱恕士九歲姊七歲

十七年壬申二歲

十八年癸酉三歲

祖母維太恭人即世隨先君子歸道

十九年甲戌四歲

二十年乙亥五歲

始識字記絕句是年先君子服闋

姓字必爲疏記小册纍纍姓之所好殊不愿也

二十一年丙子六歲

入家塾讀書

二十二年丁丑七歲

二十三年戊寅八歲

見贊亭貴孝回時補附學生

二十四年己卯九歲

先君子補官朔州訓導姊適吳氏姊丈國子助教吳非檢余姑子也越二年姊沒年十七

二十五年庚辰十歲

學作詩

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歲

始學作文侍母赴朔州任

二十七年壬午十二歲

偕兄貫亭讀諱陽書院由長周驛亭先生諱煙孫江蘇山陽明經選於經學善談論美鬚髯時年六十六自號掃翁飲興豪每開講引巨觴乘興作金石彈圖俗解圖要竅啓發人心思余兄弟深得其益

二十八年癸未十三歲

手鈔詩韻全部欲平仄審也是年冬先君子遷官長治縣教諭便道至家

挈余之任

二十九年甲申十四歲

兄貫亭奉母至署姪朝鸞從焉年四歲爲兄贊亭出先君子得孫晚甚鍾愛之長治爲潞郡大學圖皮書籍自十三經注疏以及廿二史各種悉備余兄弟日恣翻誦而余性尤喜讀史事抄撮尋究日夜不輟即古人姓字必爲疏記小册纍纍姓之所好殊不愿也

三十年乙酉十五歲

先君子督課極嚴以余文字稍進獎勵之是年秋兄貫亭鄉試中式第二十一名舉人

三十一年丙戌十六歲

歸里完婚十二月弓宜人來歸余年十六宜人父諱勳世居本邑授正鎮

母氏張兒附學生持正弟從九品表正

三十二年丁亥十七歲

應縣試取第一名時邑宰龔嶰川先生延其同年陳蘊湊先生開卷得余文極爲奬贊謂不愧讀書人手筆既面締湊先生就館潞郡即余謂署省待亟召晤且約排日爲文爲之批閱所以奬掖者甚至蘊湊先生諱庭學順天宛平籍乾隆丙戌進士嶰川先生諱導江浙江仁和籍亦丙戌進士

三十三年戊子十八歲

應院試受知於學使呂守一先生補附學生先生諱兆亨安徽旌德籍乾隆辛未進士官御史授余幸經使講習之是年秋七月先君子見背余以赴省試行五十里聞訃語詳先君子譜中九月奉柩歸里

三十四年己丑十九歲

葬先君子於村東陽和堤之新阡商母王太恭人祔葬焉是年冬兒貫亨

就館靜樂門人爲李清芬李燮李清芬余亦同往授讀門人爲李繼宜李氏開閱舊家書樓十餘間藏弆極富多善本書籍亦絕佳課餘次第觀覽開卷有益余留靜樂五載非爲修脯計戀其有書可讀耳

三十五年庚寅二十歲

侍置太恭人見背余時適試忻州由盂邑由中路歸

三十六年辛卯二十一歲

先太恭人於二月初彈前十日兒貫亨以痙疾文正公諱非順天大興籍乾隆戊辰進士蔡公諱亦推奬不置咸有知己之感朱文正公諱珪順天大興籍乾隆戊辰進士蔡公諱堯茂浙江德清籍乾隆丁丑進士呂公諱公瀅河南新安籍乾隆壬辰進士

九三年之內父母長兄相遭變故哀慘已極痛不欲生而孤姪朝慧年甫十一發發在牀彌切鶺原之悲乃與兒貫亨携之出門送爲教讀以資成

立

三十七年壬辰二十二歲

是年服闋兒貫亨與余頫年並學家事悉兒福亨一人支持此後遂以爲

常忘內顧焉

三十八年癸巳二十三歲

始應歲試補增廣生

科試補廩膳生學使錢塘曹劍亭先生諱錫寶江蘇華亭籍乾隆丁丑進士官御史時本邑諸生有秦補道魏之目謂余及秦君尚志趙君宗文魏君向中也秋病目甚劇勉就閘咎爲弗售九月辭靜樂館讀書晉陽書院主講爲蘇園公先生諱去疾江蘇常熟籍乾隆癸未進士是年五月第一子

旋瀅生時第一女年五歲長適廩生王敷政爲本邑生員王公獻宸子女

後於辛亥年歿年二十一遣一女

四十年乙未二十五歲

就館太原李觀察家門人爲李應垣李應均俱朝鶚從學是年叔父九疇

四十一年丙申二十六歲

辭李氏館繼居校尉營道院讀書與曲沃張西園國翰靜樂李丹溪清奭介休劉澄齋錫五同舉視旋同牌選拔時相國朱文正公珪山右方伯宏奬人才暇輒課所學爲講經史余蒙誠拔拔舉太原司馬蔡公陽曲令呂公亦以詩賦相勗余有白桃花賦見賞於呂蔡亦推奬不置咸有知己之感朱文正公諱珪順天大興籍乾隆戊辰進士蔡公諱堯茂浙江德清籍乾隆丁丑進士呂公諱公瀅河南新安籍乾隆壬辰進士

四十二年丁酉二十七歲

受知於學使閻若堂先生舉選拔貢生先生諱錫疇字畹洲鑲黃旗人乾隆乙丑進士官翰林侍讀學士是年秋余鄉試中式第五名舉人時鄉閭猶分經墉中余列禮記爲孤經故證第五座師一人支持此後遂以爲長洲褚均心先生諱廷

瑋乾隆癸未進士官翰林侍讀學士一爲欽縣金輔之先生諱榜乾隆壬辰狀元官修選房師爲張文園先生諱灝陝西富平籍乾隆己丑進士官嵐縣令是科解元秦尙志與余同邑同學榜發座師暗學使知兩人者素齊名喜甚以爲針芥之投所見略同果不謬也先是陳蒲洨先生別十餘年至是山北部出守潞郡余單騎往謁至則先生爲之倒屣亟命筮嗣世兄稚從余學余亦以窗課就正蒲洨先生若丁亥年事每一藝出口講指批改悄評隲必期於是而後已余時文工夫畧有所得皆先生指示之力也余弱冠以示人謂師弟淵源有自云

四十三年戊戌二十八歲

會試中式第九十三名座師金壇相國于文襄公諱敏中乾隆丁巳狀元嵗撫秦先生諱嗣曹蒙古鑲黃旗人乾隆辛巳進士官閣學韓城相國王文端公諱杰乾隆辛巳狀元時官少宰房師爲賢紹堂先生諱綸四川井研籍乾隆丁巳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尋派習滿書大教習師其一初爲大宗伯德文莊公諱德保瀾洲鑲白旗人乾隆丁巳進士繼爲相國阿文成公諱桂瀾洲正白旗人乾隆戊午舉人其一爲錢籀石先生諱載浙江秀水籍乾隆壬申進士官少宗伯小數習爲宮竹軒先生諱宮泰滿洲鎭藍旗人乾隆丁丑進士官翰林侍講學士是科狀元藏菟士先生衡亭亦習滿書約余同學冬十月弓宜人携子女至京師暫僦如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四十四年己亥二十九歲

朝鮮歲貢使補附學生是年恭遇覃恩先祖先君子俱邀勅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祖妣龔太孺人前母王太孺人母賈太孺俱贈太安人

四十五年庚子三十歲

梗概其緊要節目隨閱隨譯若萃存作底册以備取材每於灰墨盈帙中忽有所得如獲異珎積累既久端緒可尋於是各按部落條分縷析入立一傳必以見諸實錄紅本者為提綱又以西北一帶山川疆域必先明其地界方向悉閱皇輿全圖譯出山水地名以為提綱其王公等源流支派則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譜訂正勿訛如是者八年而書始成時與余同修此書者惟檢討郭可之在途一人耳

四十八年癸卯三十三歲

正月第二子宣藻生後於癸丑年病殤年十一是年同人作文字會余與編修孫敬軒召吳古儉舒帷顏酌山農鴻吳樸園暨妻馮魚山敏昌王乙齋天藻錢次軒栻檢討李墨莊鼎元撰部郎楚帆自昌歸聘之湯衡皆預焉閱數日一聚討論商榷上下古今極友朋之樂農部管韞山世銘別選戊戌房書行於世

四十九年甲辰三十四歲

四庫全書告成議敘紀錄二次是年高宗純皇帝臨盧京謁陵器進詩册

五十年乙巳三十五歲

二月奉旨大效翰簸諸臣於乾清宮賦一論一七言律一余列二等第十六名過有坊缺吏部夾單開列請旨是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器進詩册

五十一年丙午三十六歲

五月第三子棠孫

五十二年丁未三十七歲

充國史館提調兼總纂官國史三品以上大臣事蹟多奉例得立傳惟查輯必以官書為據私家撰述不得闌入册籍紛如易有舛漏余在史館久國初掌故尚能熟悉實迪必詳必慎所進書未嘗有誤每辰入酉歸雖風雨寒暑無間稿文悉於知余勤勞深為器重公歸猶汪蘇無錫雅正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贈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嫂郭氏贈封安人時國史大臣列傳自雍正十三年以前通完纂竣均纂欽定凡八百餘篇奉旨謚叙紀錄二次欣逢萬壽大慶恭進詩冊是年第四子宣薇生越二年殤子歲薇授室任氏爲本邑宗艾顯任公懋官女

五十六年辛亥四十一歲

四月奉旨大考翰詹諸臣於正大光明殿賦一姿蔵一五言排律一余列三等第十四名引見以部屬用錢分戶部在雲南司主事上行走前次丁巳大效開坊翰林由四品降改者補郎中五六品降改者補員外郎其由編檢降改者補主事此次陸學士伯堦法學士式善皆補員外郎余與編修俞君廷掄等一體改補主事皆和珅所爲也阿文成公命余仍兼國史館總纂七月管戶部現審處審辦八旗爭訟地畝田租之事是年冬十月第一孫世奐生子嫡任氏產後病歿

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二歲

二月高宗純皇帝巡幸五臺余由戶部派往處從往返三十八日秋兼管捐納房事隨大宗伯紀文達公覆校文淵文源兩閣四庫書

五十八年癸丑四十三歲

六月第五子鴻藻生上年兄貫亭捐復原官赴東候補至是補傳山令

五十九年甲寅四十四歲

十月赴熱河覆校文津閣四庫書十二月還京

六十年乙卯四十五歲

戶部纂則例充分纂官八月第三女生越六年殤

嘉慶元年丙辰四十六歲

恭過普恩先君子普貽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世晉贈太宜人

余得補授奉政大夫妻馬氏贈宜人劉氏封宜人是年二月子能藻繼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贊多選授河南司員外郎坐辦雲南司事子案藻由太學生報捐府檢校

候補

五年庚申五十歲

春題授編建司郎中充則例館提調仍坐辦雲南司事兩年以來洊奉

程奏明改定擇其要者輯爲已庚編一册別撰滇司職守說懸於司堂之壁以紀其事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士費士璣陸佳棟羅嘉元朱垂慶沈用維馬繼熊鹿庭芳文雅英瑞劉濟川凡十四人是年恭過普恩先祖先君子俱晉贈朝議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祖母俱晉贈太恭人

六年辛酉五十一歲

三月上謁東陵奉派扈從往返十八日時扈京營保慶一等四月引見加一級七月保錢局監督引見奉旨實泉局監督差竣謝恩士去欽此仍兼

本部行走十一月第六子宿藻生勝湖南候補知縣王公萬齡之女王公
世居太原省城是年子宿藻授室劉氏為平定生員劉公元春女劉公世
居河底鎮與內兄劉育堂同族子成藻補增廣生選拔副貢

七年壬戌五十二歲

邸中俸滿截取保繁缺知府引見記名候陞子成藻效取實錄館謄錄候
補是年秋兄貴亭卒於關山官署年六十一憶少小時隨兄謁書昕夕不
離厥後出門就館以及供職京師亦時相追隨未嘗遠隔日辛丑歲兄作
宰齊魯各宦一方始僅以尺札代面戊申己酉間兄卸任入都相依二載
壬子歲復官蜀又別去十年之間不獲一晤逢爾永別每一念及為之酸
鼻兄官東省二十年歷任四邑所至愛民以實約束胥吏以蘇民為衣傘
頌德性清介卒之日一無所有眷屬幾不能歸子二郎撙候補縣來朝扶

太學生

八年癸亥五十三歲

七月差滿回部供職

九年甲子五四十歲

局庫虧銅案被歷任監督奉旨逮問治罪余名亦在牘中向來監督交代
催憑册造出結相沿致誤追悔莫及

十年乙丑五十五歲

二月同案監督五靈泰選守申訴欽派大臣覆訊奉旨五靈泰發往熱河
効力宗室恩麟遣戍黑龍江丁樹本董成謙鄧淵士均發往伊犁當差欽此是月
十八日由京啓行七月十七日到戍將軍松湘浦先生派充印房筆帖自
余西行後眷屬歸里子成藻以充補實錄館謄錄留京八月第三孫世齡
生

十一年丙寅五十六歲

公事之暇閉戶讀書受業者照處復娶書畫丁廷讓凡四人

十二年丁卯五十七歲

創纂伊犁總統事略十二卷別摘山川疆域為西域釋地二卷是年子成
藻議叙分發四川候補鹽大使子為藻補附學生第四孫世舒生

十三年戊辰五十八歲

七月朔滿蒙恩釋令回籍十月二十日由伊犁啓行次年三月初八日抵
里是役也雖騙萬里備述所經有萬里行程記藻池行稿及西陲百詠詩
刻子為藻補增廣生

十四年己巳五十九歲

三月子為藻授室曹氏為平定曹公玉樹女曹公乾隆庚子進士官浙江
衢州太守四月孫世舒授室潘氏為本邑羅城生員潘君淑英女十月萬
壽恩詔入都恭進詩册隨班行禮十一月旋里

十五年庚午六十歲

松湘浦先生調任兩江總制招余襄理幕務二月至清江浦四月至江寧
是年孫世舒補附學生子為藻舉優貢生鄉試中式第十一舉人

十六年辛未六十一歲

二月由江寧旋里三月訪張鶴圃方伯於太原留課其子張承恩張汲詔
鄧國璋攜湖北中來余以不習南中水土未赴七月陝甘制府那繹堂先
生約余至署授讀十月撤第五子為藻抵蘭令偕門人容安容恩讀書是
年有平舒山莊六景詩刻

十七年壬申六十二歲

兼充蘭山書院山長是年孫世舒補增廣生

十八年癸酉六十三歲

四月請生感余教澤為製西河授楷額縣諸堂中列名者舉人俞登瀛趙

連魁彭鶴齡李德元副榜朱慶元史寶拔貢馬疏韓秉太王者佐滕成章
張應開優貢程敏德庠生張振湘趙泗等一百五十人六月第一曾孫友
準生
十九年甲戌六十四歲
閏二月繹堂先生移節保陽寫書見招仍至署中課讀以第六子嵩藻長
孫世全隨棨先蓮池書院山長四月子嵩藻會試中式第九十七名覆試
一等第十八名殿試第二甲第三名賜進士出身朝考第十一名引見改
翰林院庶吉士余以戊戌通籍今嵩藻火以甲戌入翰林兩世淵源實若
多謂余有積德口揣咏介愚直毫無可稱惟頂戴天恩祖佑勗子敦品勵
志耳
此府君自訂年譜也嗚呼痛哉敘意至此遂絕筆耶 不孝成蓀等方罷牟
復一年長依膝下孰意府君竟棄 不孝等而長逝耶嗚呼痛哉謹和淚識

血附誌數言於簡末府君既以甲戌春來保陽旋聞 不孝揚緒成進士入
詞館甚喜手書寄諭曰余族自十世後聲啓事香及余身閥敘失墜汝能
嘗言吾子孫若皆力學敦品書種子不斷絕足矣今汝幸獲寸進當思繼
祖父之業勉之哉毋墮乃志 不孝揚謹受命誌之不敢忘自是府君氣
體愈加健爽授及門靜止湛園兩昆季經史之學口講指畫昕夕不倦多
年師弟相得益親又以蓮池書院爲畿輔首善之區人才傑出可造就著
書業每月更增課期逐卷必詳加評閱復面爲訓迪以故諸生悅服士風
大振八月 不孝揚緒請假省親至保陽見府君帥履塏檢私心竊愉快謂
九月 不孝揚緒還里時恒府君舉 不孝宿藩及 長孫世全於歲杪亦間西
旋舉家團聚舞綵承歡一門之內雍雍如也角君前歲館閬陽以積勞故
患腰痛旋服藥有效比年來舊恙時作時止府君初不介意終精神亦漸
減是歲十二月旋里後因勞園感風寒累日不思飲食轉成瘧疾不 孝等

公世家得里世系與夫西北遊歷地理形勢熟悉貫通瞭如指掌著有西陲總統事略西域釋地萬里行程記已庚編纂史輯要珥筆集袖爽軒文集題跋詩集藥洋山房試帖濛池行稿四隆百縣其餘訪山隨筆雜錄及采摭諸家紀載裒集成卷者共十餘種伏念府君立身行己之大履官勤政之要若不即今開述一二不孝等罪戾滋大謹泣錄府君自訂年譜授梓至府君嘉言懿行謝家傳補之不孝等當塊昏迷語無倫次伏冀大人先生俯鑒哀恍錫之銘誄以光泉壤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指導 孟孤子 頌撰 梁泣血謹誌

宿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趙客亭先生年譜紀畧

趙容亭先生年譜序

河洛太守趙容亭先生山東大儒也以十三歲入泮中康熙辛酉科舉人為城武縣教諭卓異臨潼縣令總制華公保薦賢能蒙
特旨遷綏德州知州癸未
聖祖西巡待　鑾詔對講經賦詩因
賜御書優擢河南府守後調江南蘇郡未任疾卒方公之在任也亮時應童子試公以方面居黃堂峩太守之尊延亮於賓位手持五經諮研精義數語幸中遂以印文直薦學使俾得進列環橋及奉教已久博聞廣譽始知公在少年即敦孝弟篤詩書以大儒為志而任臨潼之時正值徵君李二曲王豐川兩先生

隣封密邇書問往來遂益見月霽風光雖獨居一室莫非天理流行而發為大業者皆潛德之富有也所以自廣文以至郡守悉根正心誠意之學為移風易俗之本而歿後數十年間猶令人追思愛戴於不置亦可知本深者末自茂實大者聲自宏矣無怪學人著二曲先生年譜既叙二曲
恩優禮並述　起用劉公蔭樞　擢公為河洛守者蓋以見公與劉公皆二曲之流匹也嗚呼昭代列
聖悉以崇儒重道為心往往在位多賢傑以故河南有湯潛庵冉蟫奄耿逸庵三先生浙西山右有陸稼書魏蔚州諸君子通明純粹為海內宗底況山東聖人之鄉孔孟顏閔之遺風猶存海岱英靈之氣不屬我公而誰屬耶嗚呼人在則師在人不在雖不覩仰其顏而百千祀後考其行亦可聞風而興起用是稽公之事隨公之年畧為紀述以誌生平即不能傳公之心於萬一然而光明正大之槩亦可以見於斯至公之詩文箋札皆本德義發為型典自有專集傳行海內茲不復贅也

乾隆九年甲子孟春穀旦

河南靈寶門人呂元亮百拜謹識

趙公容亭者吾鄉洛郡之舊賢大守也憶昔丙戌之秋余走中牟問學於　冉太史蟫巷先生遇余同門友呂子仲生以五經應童子試獲雋而歸問其所以仲生曰此太守容亭趙公薦引之力也因備言面試

五經時畧蒙卑之分幾同師生講習之歡賞奇晰疑討論窮究流連往復竟日而即以印文達之學憲學憲西崖湯公驗信遂拔入郡庠且備道公政事文章卓卓可稱述者不一而足余聞而感嘆以為此誠大遠俗吏之為有古名儒風非原本經術中有實得者不至此也余心竊嚮往思得一見而無緣余官山左數至歷下訪公里居問公行止始知公於丙戌之次年已沒於官署令已歸窆十餘年矣嗚呼余深嘆公之志不克竟而余之終不一見可為惜也又越數載余以戶曹患病迄假旋里庚申之秋濟南命來宰吾儀公德性仁厚政尚和平事無大小不動

芝田趙公奉

督色而處之裕如余私心佩服而未知所自既而訪其家世乃知芝田即洛郡舊太守容亭公之令嗣也余欣然不勝驚喜以為雖不及見公而且身被其賜矣未幾乃弟仲魯復以容亭公年譜來乞余言為序夫以余之固陋不文之人今得是譜而觀之其生平出處進退始終本末無不歷歷如在目前假使當日得親炙休光聽其言論丰旨亦未必若是之親切詳盡余又何能嘿嘿而已也余按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無所不至矣今考

公少年家居困頓時安貧守道漠然無求於世事親友賢而外惟以窮經好古嘉惠來學為己任此豈有一毫富貴之念動於其中哉及其身通士籍由廣文而縣令由縣令而州牧郡守所至政洽民安循聲昭著賢督撫屢加薦揚

聖天子頻垂眷顧斯亦可謂功名顯耀一時矣然而公之志則不僅在此也今即其行事考其用心凡公之發奸伏懲頑梗莫不本於觀物察理之精詳而智取術馭之私巧皆所不屑也公之興大利除大害莫不由於惻怛愛民之誠心而苟且塗飾之私計皆所不為也公之立學校明禮義作人才起教化莫不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緒發為正人心厚風俗之要道而工文辭急利祿之陋習皆所不事也且公今臨潼時政事紛錯旁午猶且不忘學問數以書問道於李二曲暨王豐川兩先生此孰非公之志在道德心切實修夫豈尋常才智之士僥倖一時苟名者所可同日而語耶昔二曲李先生講學關中聲

聞九重數被徵召不就從此望重兩河山陝士子多景從之豐川王先生者則其傳心高弟也余少時亦皆習知其名但以地遠不克領其緒論亦未獲見其所著何書其與周程張朱之學同不同未可知獨念容亭公為當時命世之英苟於二曲豐川之學非實有所見深知其不誣豈肯信之不疑且令二子往學受教耶而二曲豐川答公書亦皆極意推重而豐川且以伊呂周召王佐之才望之是豈無所據而云然乎是公與二曲豐川實有心領神會交相喻於語言文字之外非流俗人所及知者余於是益信公之原本經術中有實得而非徒口耳之學所能彷彿襲取者也余以謫陋之識固未能窺公高深於萬一但公之立品之高志趣之正固有目者所可共見也余故特表而出之使後之讀是譜者志公之志立公之品而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高則幾矣

乾隆乙丑夏日舊隣治年家眷弟川南湯豫誠頓首拜題於籍茅書屋

歷下題容亭先生先清恪公同年友也始先生以名

孝廉司鐸城武能以儒行課法宮士上官材之奏最遷陝之臨潼令三陟而守吾豫之河南河南古雒京地負山阻河幅帽千里又冠蓋驛騷民俗獷悍夙昔號難治先生莊之而吏畏人懷政修奠易迄今垂四十年而雒之人歌詠之雖郭細侯之在汲張方平之在蜀無以遠譬也往時某嘗歲至大梁之都問吾土之賢良循卓而雒之賢大夫士輒頌先生不去口惜乎吾猶不及駟車郊郁之郊與觀風教之所被并未獲與先生之子弟遊為一概生平之全為憾也年來先生家嗣君來宰吾儀儀人輯於治雖時令歲夏郵一編示載曰是先大夫年譜編於門人靈寶呂君者也載受而讀之而先生立身為治而事之予是時始知有豐原公名後數歲聞公筮仕城武學博以身體力行之學教士子膺卓薦擢令臨

之要舉得詳焉嗚呼自學術之不明而長吏之能以教養及人者蓋亦鮮矣士君子平居陳王道說詩書一旦膺諸官邑之地既以空言不適於用而疎空不學之徒師心自是以意為術往往嚴者毛擊寬者紐解又其甚則囊帛積金笑與秩終而已先生遭遇聖明特達之知所至輒張其職觀夫式閭者碩弘奬士類似不出於文吏之為及其却礦徒定伏莽指麾如志不動聲色非其實有得于中而學術之素所蓄積者然與詩曰不懈於位民之攸壓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宜命予於是益思　王父識鑑之精而悔從前未獲一叩所學以進吾德而修吾業也公莊河南甫一載丁內艱懇終制不得因有給假營葬事竣回任之旨家孟鈞銜作　太夫人輓

章有句曰烏情漫為
君恩奪蒼旻曰蒼生想趙衰蓋實錄也歲丙戌予偉雋
南宮有志紹復徂徠先生講堂因思一親公範共訂
千秋大業未及行而公已謝世作古人矣哲人既萎
芳規云邈忽忽四十餘年徒嗟老至癸亥歸田中元
掃墓忽公仲子鷹清來訪拜於墓下出容亭詩集曰
先子之學實體原性命道義之真大用攄民胞物與
之量此特其緒餘耳後又寄靈寶呂氏所輯年譜一
編曰幸為序之子親聆鷹清述公生平行誼既得聞
所未聞及讀呂氏所編分年分月自始迄終立身行
己致君澤民大綱細目一一如繪又究然見所未見
矣愚嘗論吾儒之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其始
本於孝弟忠信其究極於參天贊地受一命而不懈
履大任而不驚在一邑則一邑蒙其休在一郡則一
郡受其賜此之謂體用一源時措咸宜今觀公自窮
之所守以至達之所施皆古名賢大儒體之於身見
之於世筆之於書而公能隨地隨時一步一趨脗合
肖似蕪集衆美略無缺憾非天資學力並擅其優又
豈偏端曲節偶爾幸中或大德不踰小德出入者所
可幾及也哉是公之為人其斷斷必傳無疑也予生
少公二十一年今較公壽所享又已多二十一年幼
承 祖訓志期師古而質魯才庸身居名岳竟等窮
鄉年躋耄期實同晚學雖平生閱境基於困苦達於
知遇與公略同而內省青巖之處與歷任之出不獨

門人呂元亮敬輯

男 鵬洲 庚清 恭校

公姓趙氏諱于京宇豐原號香坡因讀書於濟南明湖之客亭故人稱為客亭先生其上世為吳人自七代祖諱文忠從明永樂皇帝遷順天隸籍錦衣衛有世職正統間改大興籍曾祖諱光遠官太醫院事神宗曾叔祖諱光太為山西河東運使祖諱士通字迂也明季抱道未仕而以琴書自娛父諱明徵字哲公倜儻有大志性至孝好義輕財登順治甲午同榜後為應山令容城教諭未任長伯諱吉徵甲午同榜後為應山令次伯諱祥徵前明狼山副總兵官自明懷宗末年公之祖與公兩伯皆已先居山東之歷城獨留哲公先生居大興守墳墓及哲公先生歿公方六歲始遷歷城家焉

順治九年壬辰九月初一日 公生於順天海岱門之舊宅生而英邁狀貌偉然識者即以大器許之

順治十一年甲午 公年三歲公父哲公先生與公長伯同榜登鄉科

順治十四年丁酉 公年六歲初讀四子書公父哲公先生遊江右與南昌太守宴滕王閣飲酒賦詩得寒疾卒於客邸公祖與兩伯皆已占籍歷城十餘年矣當是時公繼嫡母楊太恭人方二十有五公生母楊太恭人方二十有三公兩姐一妹或八九歲或三歲兩弟皆二三歲零丁孤苦勢不能獨居順天公祖先生於是接至山東共居歷城之衛巷

順治十八年辛丑 公年十歲自七歲以後從師即以讀書為志每欲超邁同學偶然病目二三日同學者皆已過讀數章及愈務求師為多正句讀旬日內必與齊肩且越之而後快同人有怠於習字作文者公悉為代之公祖母胡老孺人性方嚴遇有不合事輒怒不語公伯公母皆篤孝每逢怒時即跼蹐家長跪膝下公獨跪前號泣不已未移時而胡老孺人即色轉蓋憐公之自幼失父又愛公之勤學獨執也

康熙三年甲辰 公年十三歲孟津王公諱鑨者為山東學使公入庠公自十歲以後即已明易經讀古文矣每夜猶燃火香照誦不至夜分不止公幼時即不為人公親族有患暴疾者見鬼為祟公往視則無其後每病即邀公至人以為正直所感

康熙六年丁未 公年十六歲隨公長伯直隸深州廣文任為伯任家事一切財物井井從未私用一錢其後數代州縣印務皆公為襄理因而留心政治經緯劃然

康熙八年己酉 公年十八歲時有遠親至署公代陪宴飲數日有老僕宋祿者密諫曰相公係無父之子家業凋零今日雅與賓客飲徹失此少年光陰他日何以自立且兩位老主母在堂霜居孤苦何以為

養公戚然慟曰爾之言吾之心也於是雙淚俱下揖謝老僕自此謹凜乾惕焚膏繼晷益無虛日矣是年

食廩公仲弟于申卒

康熙十三年甲寅　公年二十三歲公季弟于蕃入庠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公年二十四歲迎邵恭人於涿州恭人司訓邵公長女也嫻習禮教通詩書邵公常愛之不輕許字後於知交處見公詩遂慨然曰吾得某為壻真稱玉潤矣至是成婚遂與公為道義之交

康熙十五年丙辰　公年二十五歲十月長子鶴洲生於涿州

康熙十八年己未　公年二十八歲公長伯諱吉徵者遷湖廣應山縣令公因繼嫡母楊太恭人患瘡遂歸歷城侍左右時已隆冬家無數日糧公方著單褌見太恭人有食栗之意乃於親友家借得敝衣一件典錢六十文買棗栗自挾供奉太恭人泣公亦泣遂謀教書館以為養親計是年邵恭人亦歸歷城

康熙二十年辛酉　公年三十歲館於朱萊儒先生家萊儒係癸丑進士現任郎中敬公甚篤其從學者伊子懷樸伊宗永思姑蘇陳璋也公立教方嚴公直不以貴公子少假顏色亦不以異鄉生徒鄙視之如是者五年如一日所以懷樸永思皆閎肆淹雅能詩古文陳璋遂成進士入翰苑後為閣學皆公之教

元夷夜雨燒燈許殿卿之句張公極嘆賞梓行都下於是公名遍長安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公年三十三歲正月

聖祖東巡公同紳士迎駕鴻臚卿以進士載某服色不合固辱之公據典禮抗聲辨鴻臚為之色阻載某曰子真健人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公年三十四歲會試都中見儀封同年張公孝先相得甚歡即嘆稱為大器及下第乃遊學江南登金山攬金陵勝緊謁蘇撫湯潛庵先生會吳江令郭公琇與理學姜先生結友而歸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公年三十七歲公自三十以後前後皆館於朱氏至是年應直隸學使日照李諫

臣先生聘諫臣先生忠正剛毅每與公講兩脚踏實地之學公深悅與己見合遂成心交是年會試房考黃翰林夢麟閱公卷傾服力薦之後為他人所排黃為抵腕終世夏歷城闔學紳士舉公繼嫡母楊太恭人節行大中丞錢公具疏蒙

恩旌表建坊公弟子蕃亦處館於泰安家既貧困筆耕四方公每與別輒愴然至歲暮相聚偶以盃酒話舊惟稱某某孝某某端慤有品兄弟互為惕勵他不及也又嘗立功過格但記過不記功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公年三十八歲居李學使署中衛文是年三月歸歷城葬公父哲公先生於玉函山公自六歲而孤未嘗記憶至葬時哀毀骨立如新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公年三十九歲居李學使署中

康熙三十年辛未　公年四十歲復館於萊儒朱公舍萊儒堂兄弟子青子垣昆仲浙閩總制朱公諱宏祚先生公子也雅好詩歌常延公至舍討論研幾是時巡撫佛公處屬甚疑朱是大戶不無招搖縱恣事乃密令親信作乞丐守門伺及田報但云見一趙春元敝衣安步而出餘無他見也佛公又問府縣曰趙某何如人也對曰濟南第一甘貧士於是乃已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公年四十一歲是年四月公借聲皇廟街王姓宅移居八月選兗州府城武縣教諭遂將衛巷舊居應分祖產盡讓與堂兄弟不取一片瓦十一月抵城武任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公年四十二歲為城武諸生講五子近思錄深言弟兄爭財親黨搆訟為恥因命書吏在縣門伺察若有非切己事而輕出入者書名以聞於是諸生凜然乃於每月備饌明倫堂約期會文定最殿拔上等者約十有餘人後多中式選拔如王揖劉作霖王秩宗邵時薦皆是也有廩學潘綱者更好詩古文公與日夜講論不輟後綱成名家有文詩集四方稱之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公年四十三歲捐俸修文亭山曾子祠修漢忠臣杞侯廟皆為文立碑時與諸生會詩吟咏其中公又善字學其碑文皆手書

武人多法之至今數十年不絕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公年四十五歲五月送諸生考試曲阜學使淮安劉忍庵先生會考究屬教職公第一又賦詩命衆官和公應聲而就於是學使下堂迎揖待為上賓乃將所自為詩盡出倩公正且求序焉越日書海岱風雅匾額以贈六月長子鶴洲隨任應童子試入庠八月城武令姚某入鄉試闈公代印守倉庫理徵稅一切事宜若素為者雖大猾不能欺十月為合修太山東海孔林誌上條議於撫李公遵撫憲李公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公年四十六歲巡撫李公雖未及行然稱善不絕口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公年四十六歲巡撫李公遵

例大計山東官兗州太守陳公首薦公之品行文章
學使劉公又繼薦公大風大雅山左名俊於是撫軍
上疏舉最遂應卓異之典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公年四十七歲二月公陞陝
西臨潼縣知縣三月公夫人邵恭人卒四月公赴濟
南領憑文他官方欲物色奇巧謝上憲公獨以詩進
撫軍藩臬益敬重之六月赴臨潼任獄中有罪犯株
連未決者幾三十人公於任事第五日提出訊明止
留應罪者數人餘悉解放縣人以為仲子復見潼邑
當川陝甘涼孔道郵驛官馬僅八十餘匹而過差需
用動輒數百不足者往往強借民馬以充固而胥吏
為奸里中苦貼馬錢者日不聊生矣公至則除之悉

以俸錢償田民始安孝廉申鵬翔端慤人也貧而有
骨非公不至公甚重之凡有關民利害所不周知者
悉以咨訪人方之言游之得濾臺焉人有勸以名實
兼得之法者公曰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自得其名奚
以求且君所言實利也非義也為利則以利名矣吾
誰欺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公年四十八歲二月劉魯田
先生至署魯田理學名儒也素與公為性命友公延
至署訓二子簿書之暇則與講究周子通書張子西
銘之學實見民胞物與非虛言臨潼俗尚訟去會城
才六十里莽子事控督撫藩臬者十有八九而本縣
狀更無算向來官皆難之公曰凡訟之多悉由無情

者得盡其詞耳一以情理判決誣告者即反坐罪不
准和有上控者仍以前案斷一年之間訟獄衰息按
察何公謂公曰吾不見潼人詞狀久矣非賢令焉能
如此一日臨事有應杖者數人杖方下一人獨訴不
已公細察其由果有可原者因即向受杖人曰汝不
先白以至此是吾錯也其人反大感悅魯田先生聞
之曰非充己之君子焉能如是心直白日青天矣四
月華陰隱士王山史過署講論易理漢書竟日九月
蒲州名儒吳天章有詩來贈是月臨境四縣俱有蟲
食穀苗潼邑獨無人以為異上憲奏獎五月天
偶愆陽少雨公乃齋戒思過親為祀文以禱雨應時
至有言山南見虎驚人者公選壯役數十名往捕之
並檄山神文言子來牧茲土有為民害者法當剪除
神宜默引弓箙手往捉獻皮不然即發械具務與山
神必索而後已及至山焚文竟無虎跡獲一鹿而還
論者謂公誠心所感天更加祿也八月取公入鄉闈
公至會城聞同考官有受暮夜金先樹私人者乃力
辭歸十月公入武闈為同考官取中齊國忠等五人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公年四十九歲十月有大豪
李元舒串引東宮人來開礦山礦督撫不能阻下其
事於公三詳不可又上議云開礦一事善士杜門不
出而四方盜賊亡命駢肩疊跡而至門殿劫殺害將
不測此職某萬不敢奉行者若使可行自周秦漢唐
以來此山已鑿盡矣古人所謂山林川澤天地自然

之利蓋謂樵夫漁子澤梁無禁者非李元舒輩之所謂礦也暨撫以此書示東宮人東宮人大怒於是親至縣衙排閶而入碎其椅投袂張拳向公公厲聲曰某天子之吏也汝奉何命而來敢若此爾若不去吾將械爾都部請告斷爾頭矣彼見勢不可屈乃俯首退事遂已

康熙四十年辛巳公年五十歲三月捕巨豪任佑中佑中武生也為爭承繼事搆訟制府不如意則閉村堡奮臂抗家有餘財養健兒百餘為之爪牙前官莫可誰何者已數年矣公至則以五百人圍之計擒不能脫乃遁長安匿權貴家為庇公覘得實於是遣身手卒具文巡城察院調兵馬

使率健捕數十堵門夜襲之遂械歸縣衙治以法鄧縣有兩秀才為田產搆訟撫憲縣官與委官不能決者三歷年所至是檄公往覆公至則拘兩造於堂下數之曰爾輩俱讀聖賢書所以誕詞累牘者天良汨蔽耳貴邑有王豐川先生係關西大儒汝獨未聞乎今送爾豐川書室且靜坐三日使爾平旦之氣復萌吾再為爾決可知人性本善兩生即蹙然俯首曰某知罪矣惟明公主斷是從公乃準情酌理以和解處之俾使兩不相妨於是皆欣然心服且感激泣下送公數里一日而畢事既畢於是造豐川先生廬相與訂交蓋盩厔有徵君李二曲先生諱顒者當代理學之宗也豐川就學七年得其真諦無異濂溪明道再見矣是以公素慕之至是乃始覿面豐川先生曰公所學何學也請一言以賜教公曰書不能盡道試舉一事可乎吾聞灞橋風雪中有叔姪行路者叔冷甚姪即解衣覆其叔僕見之亦即解衣覆其姪人若以此義推之道不遠矣豐川慨然曰此外更有何道於是相得甚歡講論竟夕豐川先生諱心敬字爾緝居豐水間故又號豐川所著有證心錄致知格物說深探本源其餘說經答友皆本心得之餘發為宏詞不可枚數是年捐俸立義學延品端者為師四月河南杞縣孝廉張潛谷先生西過潼公因其品高學博留署令二子鶴洲鷹清受業潛谷深於陽明之學公與所由始也大成殿棟為雨所蝕上見列宿殊不勝茂之日論心法以證勿忘勿助理率紳士重修文廟至落成作文立碑署曰學宮者長養人才之地而教化革是懼某捐俸為諸生倡彼梵宇琳宮本屬異端壞三綱滅五常而輦粟囊金者感於鬼神禍福之說尚爭輸之恐後諸生誦法孔子誰甘自外門墻云云五月作城隍廟喜雨樓碑言李陽氷為縉雲令禱於城隍約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迺徙廟而為神記茲吾民播穀而弗得雨西成無望三日間雨當踵陽氷故事不然且將禁賽幸率寮采祝風谷汲華胥渚歸未至城而雨次日又雨且大雨是神之有德於吾民也神則當報云云表渾太師段太尉墓新其廟作碑立樊舞陽祠為前明劉兵科作傳詳上憲入祀鄉

賢劉兵科諱懋當天啟朝以力救楊漣左光斗劾魏
忠賢削官因未受杖故記事諸史未大著其事又訛
懋為茂湮沒且六十餘年又謬謂用懋議裁減驛夫
因此有自成揭竿之禍公是以辨其誣為傳以表之
九月修縣志諮採訪者與張潛谷申鵬翔諸友共訂
至於循良人物皆據事直書自成一手而河田驛路
之累民累官可變可守當為後鑒者雜錯見之垂法
將來十一月制府華公密疏薦公賢良其同薦者驛
道賈鉉同知張聖弼盧羌知州劉榮也賈公清操重
文劉公立身儉潔善教得民一時論者謂華公能進
賢云華公諱顯滿洲人也李二曲門人韓城賈締芳
程伊藻來謁留三日去奉二曲先生命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公年五十一歲正月命二子
鶴洲鷹清隨張孝廉潛谷往謁李二曲先生王豐川
先生致二曲書云素聞關中有三李之稱讀李雪木
先生集以為文近於漢矣讀李子德先生詩以為句
擬於唐矣及讀先生二曲集反身錄乃知紹濂洛而
接孔孟之統端在先生立雪之願謹矢他日今先令
二子拜謁俾後生輩知海內第一流人物庶使志趨
有定不入岐途也又為二曲製匾書山中宰相四字
二曲答書云老夫駑鈍無能借此藏拙非敢云高而
明公獎譽過甚益增愧赧然以明公之好善如顒者
亦在不棄則公之敏皇砥礪可知矣王道本於天德
童之民其有幸乎兩令郎聰明中有樸實坦率將來
能讀父書即皆是大器亦無須鄙人之迂談也豐川
與公書云某非有奇特可道之行不謂明府誤採虛
聲儼然隆旌旄浚郊之盛節別後清風明月之下緬
想高誼感極而且愧極也以明府志識卓越操持堅
勁達古通今威行惠著真致遠之宏基而攀駕古喆
之良軌也由此引而伸之將見周召王佐之勳不難
致於今日矣三月修橫渠書院當年張橫渠先生自
禮院移疾西歸行次臨潼而沒舊有祠今無片瓦公
卜分司空基一區築書院儼先生像刻東西兩銘於
石為碑文以紀其事且致書豐川先生意欲延請豐
川學友來講正學如嵩陽岳麓故事使仕宦者以天
下為己任即愚夫匹婦亦可潛移默化相與慕孝弟

而重廉恥正在營度忽有遷擢綏德州牧之
音遂倉卒經理交代下官事宜悵然而罷豐川先生
又與公書云敬讀尊著諸刻備見為天地立心生民
立命宏義此真有得於橫渠先生之精神命脉者本
心得為數闋有餘矣又何俟他求空談周程張朱之
入乎來贈詩云每逢新霽月如對令公心四月公起
行往綏德任先是潼邑舊有渭水沒田萬餘畝佃民
不能輸稅者累欠至千金公始至即為力詳憲司求
豁免既三詳不可則暫那他銀抵解至是悉召河田
民告曰吾任此繁邑五載已累帑銀無算矣留此逋
册以貽後令爾徒苦我又何益不如我一人當之且
甦爾命於是取册悉焚之民皆觸首謝泣不成聲後

起行時至有携婦抱子白頭扶杖而來送者盈門擁
巷惟辦書胥役微色喜公行過中部見舊令閩中進
士黃昊以得罪憲司豪奴黜職貧羈孤館公以傾橐
贈而別與知交那貸以濟資斧五月抵綏德州任州
舊有公用銀兩出於民者公疑累民乃與吏計之曰
一半足矣即出示減裁六月建宋斄王韓世忠祠立
碑蓋斄王綏德人也有母氏墓在官山嶺遂訛以為
韓信故事公乃賦詩立碑以表之其文畧曰王之忠
勇與武繆等何岳祠在西湖奉之如神明而韓獨無
祀也今擬於田庄河岸建祠立像去官山嶺墓甚近
使公之神氣得依事其母使鄉人歲時奉之不惟乞
靈以福此鄉且以風延綏之民之忠且孝者亦教化
也於是督撫聚而謀曰臨潼係

輦路所經湯泉在焉若不得民信之官來此殫慶安
之一道也綏郡有劉姓者鄉為榆林遊擊當王輔臣
據平涼時死於叛黨朱龍之難一時採風不及遂湮
沒而不彰者卅年公一日夜夢一將軍擐甲帶劍立
階下涔涔垂淚若有所訴者次日即過綏城貢士來
言此事且云城北波羅堡南遭難之石血斑尚在問
白髮人無弗知者公訪得真立為表揚八月憲司有
飭報墾田起租之檄於是他邑報者紛紛村民大擾
公但默然若無事者吏請至再三公曰我
朝開國已六十年矣尚有未墾地乎且延綏一帶傍
山多砂磧雨少不繼則株守石田耳又堪強增稅課
以重困耶是以延郡所屬皆報綏德獨無延師立義
學置古文史鑑以為貧無書者觀誦暇則親往為講
存心立品之實諄諄勸以孝弟務本為先深貶書有
千鍾粟之論以垂鑒誡二曲先生有書來始言朱得
遣子恭送為歙繼言邊方地瘠民野不比中華漸摩
更當加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公年五十二歲十月

聖祖將西巡調公來裝協理臨潼供應
鑾駕先是公去潼後民皆思之至後任某令不獲民
心遂通國大譁詣縣署破門碎鼓毀拆堂閣正擾亂
間忽一人出止之曰閻東壁有我趙爺字切勿動蓋
公素所書勤慎和緩四字以自警者至是東壁獨留
也於是督撫聚而謀曰臨潼係
馬撥公赴潼公至潼數里外見縣民蟻出望公馬近
則俯地一哭聲微雲霄公乃從容諭曰爾言我大好
必能率我教也我以孝睦教爾數年爾且敢凌虐縣
主我對爾且自慚於是民皆失色他官供應
聖駕俱以器物華侈為能公獨擇清冽井泉掃除穢
污幕障以待及
駕過潼駐蹕會城官皆絡繹入省公獨於館中閉目
靜坐終日奴僕諫曰若廳若縣皆赴省會矣主公何
不一行以圖進步公曰吾主敬存誠即所以對
君他吾弗知也奴僕退而笑曰遠在一室中誠敬
萬歲即知乎越數日回

鑾撫憲諭令衆官輪班侍　輦東送十一月二十日
駕自華陰乘　輦行當侍者四人公在內
聖祖詢問姓名俱以次對畢少頃　見公鬚貌偉壯
器宇不凡乃置別官獨與公語遂問家世田產山東
儉歲情形商評天下風俗人物官政得失且
命講易賦詩　進呈是時與人肩　輦駛疾人足多
不及
聖祖恐公落後乃　命內監執公手而誡與人緩步
是以得從容陳對也是夕潼關
駐蹕公於是賦七言詩一首次日至
行宮門前進呈
上云好遂出關送

駕駕已東行數里忽　遣內侍李玉飛馬宣
旨問公得
主上御筆否對曰只得人參黃魚未曾得字回
旨後復又飛馳來云　行在領字是晚　駐蹕閿鄉陝
聖上命爾今晚至　行在領字是晚　駐蹕閿鄉陝
撫鄂公引公至
行宮前跪候
聖祖命侍臣存柱來保捧　字出宣
旨云今來西巡賜他官之字皆是應他懇求所賜之
字皆係紙書因爾居官好應對明白特賜爾絹字一
幅比別人字且多這是獎勵你的意回去好作官遂
謝

恩出　字係臨董書其文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
小字難於寬轉而有餘猶非篤論必如米南宮所云
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以勢為主者是也余學書
三十年始見此意耳是日回程又五日
駕至洛陽遂下
旨云河南地方緊要今漸至不堪非得賢能料理必
不能挽回朕這次行幸陝西見有綏德州知州趙昕
京應對明白居官甚好著補授河南府知府作
速赴任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公年五十三歲正月起程赴
河南路署州印某為交代事勒公錢不如意則將收
受印結不發公去二旬綏人已閉署州於城外矣署
州畏人控上憲於是俯首求免綏人約曰第一事要
速為我趙公發結第二第三云云某乃發三月抵河
南任方未任時值
旨勅陝山督撫將軍與河撫會看砥柱咨議漕轉西
奉事宜公聞信即先馳砥柱山河撫徐公亦至公乃
盤桓周視並考漢唐以來故事力陳不可強為者再
四徐公所見亦然乃合疏奏止而定府治建倉之議
徐公諱潮錢塘大儒也府屬新安以西多盜店行客
宿者往往遭害不見形公至則將店主細查令有司
立簿凡來去西來一行幾人馬幾車幾無不悉載旬
日一稽而將各屬捕快頭目姓名呈來半月取一無
事結狀頃刻貼然以至終任三年之間十四城無巨

益公自少孤成立惟以硯田為業與弟蕃絕無異財及作廣文以至郡守一切皆與弟共無一錢私蓄見者不知公弟為公嫡母出也事兩太恭人至孝每食後必問所食凡幾所得異味不敢先嘗必先奉母然必先奉嫡母而次奉生母兩太恭人性儉勤滌器拂塵之類好自為之公見之必責婢子一日公生母方持器出戶見公自外至或恐罪及女奴乃隱身後避公窺見即疾趨往捧而宥奴人杖始公為縣為州只有錢穀登記一二友至簿書訟獄大疑大難皆自判決咄嗟立就至是年益高氣益弱始延一友為助而學陋識淺筆底不能了了一切仍自為理而公餘之暇則閱諸史與弟及子論斷古人不輟十月公嫡母

聖旨

聖祖曰撫臣有代爾乞假本朕已允爾假完畢大事

聖祖手闢舟窗問曰朕已降旨留爾任矣何尚在此

公對曰臣田籍後方見

聖祖復由運河乘舟南巡公於是赴德州迎鑾

聖祖復由運河乘舟南巡公於是赴德州迎鑾

額曰兒計窮矣乃復具呈撫憲哀請

給假營葬撫憲乃代

奏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公年五十四歲二月

之慫恿撫憲以奉

旨事不敢代 題為答原呈發回公含淚跪柩前稽

呈撫憲趙公世顯代疏懇辭又倩驛道宋公廣業為

徽白衣寺停柩矣一聞信即慘然不食者竟日乃具

楊太恭人卒遵例丁憂解任大中丞徐公謂公曰君

守洛半載吏畏民懷非大君子何克有此且聞行李

蕭然歸葬無具將如之何我今遷移農部幸得資爺

少寬且那三百金助爾行於是拜辭徐公扶柩東歸

徐公亦於是月束裝進

都 陛見及

聖祖訪以豫省賢俊徐公則以公對且曰真是吳公

第一可惜丁憂去矣

聖祖曰何不題留徐公曰此係各盡人子之孝臣不

便題請

聖祖以地方緊要起見遂

旨吏部轉飭河南山東兩撫催往是時公已至齊南

徐鴻文為師為置經書史鑑暇仍親詣學齋命諸生

列坐為講二程語錄言且靜坐心在腔子之功之要

為說文以載道非著空文之理學者無不悅服睢州

青服外燕居衙署仍著布麻衫袍自朝至夕並不見

有微笑容常自誓曰吾倘得為具疏宣

皇上永禁此例以遂人子之心且為不肖營求者誡

七月捐俸率各官建狄梁公祠為天中書院延端士

後連回任所且吾用爾非但為府官也朝臣多薦爾

賢吾方將大用爾幸無負朕心公於是歸葬楊太恭

人於哲公先生側而即於四月內復任及拜印退署

見朝衣前幅皆清淚痕也奪情之事公弗得遂其終

制之志常忽忽如有所失除經理官事不得已而燮

有童生王某者年二十有二在公衙具呈言係已故侍郎諱某庶子五齡痘殤棄曠野雨後復甦為淮安行路人拾抱養成母兄姓氏尚能記憶後淮安人死無所依倚乃重瞻睢郡歸認兄母無奈兄以荒惑見阻遂落魄於草莽中者幾二載聞太公祖有開封孝肅之稱因此特來具控公曰睢州非吾所屬且爾事遠年無憑證何以為斷爾若果係侍郎子但能讀書自立不圖王氏財宗已歸矣兄又何言於是亦收義學與以食洛陽南村有以木偶為佛像者藏機於內使耳目手足皆動搖聲言活佛出現於是愚夫愚婦頂香紙囊衆弟駢肩疊足而來者舉國若狂矣至其中之淫姦盜騙更不勝數公聞其事即遣捉足徒役

并木偶於衙首舉火焚之而立枷杖首惡妖言始息八月府屬盧氏縣山左有竊開礦洞燒金者俱以草木窩棚託身始則數十棚繼且至千每棚約計十數人則不下萬餘矣釀及數旬漸有頭目遂架屋為村舍具什器四方聞風而趨者絡繹不絕縣官既闇茸而管山巡司且與朋謀摧利邑中有四秀才亦入其中為指畫公雖累檄提拿杖決不能少止後又鐫營梟憲戒友來言又倩都下貴人書來且唆以賄公於是大驚曰吾有慚德乎不然此言何以入耳且前朝閹賊之勢由河南礦盜而倡吾為國家守土吏而為婦人仁姑息養癰乎乃祓四秀才而斥巡撿遂委幹濟縣令二員府經歷一員檄嵩營

備弁協同木邑賈令率兵丁健捕鄉勇烏統約計二千人直入山中聲言勦戮棚人始懼乃捧頭遁遁於是將窩棚屋舍盡焚之而決山渠水以灌洞事乃息

五遮路訴子不孝問其夫則已故其三子皆前妻出也公乃令二役躡婦人踪言有男子與婦人語者擒以來二役追數百步果見一遊手迎語乃械歸獄禁及當庭鞫訊宗黨皆集咸言此婦改室已第三姓因其子杜絕伊義弟往來遂有不孝之訴上控公乃出械歸者使辨之衆譁然曰此即婦人義弟也不片刻間淫奔事畢見於是捶笞游手而扯婦人頰立遣別適友人問公曰此婦始具訴時何以即疑其妄公曰淫婦面與衆同耶河南府城週迴廿有餘里而舊無城樓不足以肅觀瞻資彈壓公於是積府縣公餘銀粟建造南東兩樓遠而望之巍然改觀人咸曰趙公樓四月捐俸率紳士修府學文廟立碑以記畧曰孔

子為萬世師非於人性之外有加也亦即其性之所固有者明之使之為其事而求其本曉然於天命之當然則王化聖學胥於是在河南係河岳英靈人得風土之正其於性易明也生甫及申尚矣即賈太傅富鄭公呂文穆公代有其人程邵諸子又講學於此豈非中州之士之幸今天子神聖以愛養百姓為念特頒訓飭士子之文猶憶

西巡時面示臣　曰朕習尚書亦頗明易理且誦張子西銘甚悉是即唐虞三代之隆也教行於上而下徒射策弋名不以天下為己任則是民胞物與之心未明而濟世無具也昔柳子厚記柳州學云孔子之教千有餘載始行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夫柳州僻地也且如此況當二南王化之區程邵賈呂之子姓固在吾知嵩洛之士易成而性易明也又為書伊川先生主敬語於亭言心猶水水止則清心敬則明明之久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確然知其性之固有聖人非有以強我也於是格致誠正之功乃不敢一息或懈讀楊忠愍公集慨然書後言樞山從容就義見道分明是狄道書院中實以身任孔孟之傳非猛然奮不顧身者比作天中書院碑言狄梁公登太行顧白雲瞻悵親舍在下可謂孝諫武后舍三思迎廬陵王太子可謂忠今北邙山下公之墓在洛雖有祠乃羊存禮廢非所以表前賢風後世於是請於中丞以府第之東空建為天中書院儼公之像春秋奉祀延徐生鴻文講學使諸生讀書其中有所瞻仰且示不得遷庶幾表忠教孝知正直君子之遺風未泯亦猶之嵩陽岳麓云爾秋七月剪除宜陽傑惡喬宗仁宗仁村中豪霸也家有餘貲開賭場貸設鉛骰子坑少年子弟錢又放銀重息以網民利若不以時償者則毆詈橫加故往往以田產牲畜減價折算民益大困一日有貧民負欠彼銀數兩彼竟以麻索懸繫手指於樹而搒笞終夕隣里皆為縮舌不敢言次日人見河中有死男子者少二指身無完膚及縣官勘驗招人辨認乃即受笞貧民也縣官雖亦數鞫宗仁無奈庸懦昏惑無遠識而宗仁又有耐刑善為斡旋以故猶豫依違月餘不決公聞之立遣親信密訪又令樸懋家奴作賣藥人往覘之既合符乃提府中親鞫及訊夾時彼果如無事狀乃益信訪言非虛語於是重杖四十而自移座下階親視皂役入辨書房中搜馬姓馬姓果在掌刑房內當庭究訊之下不片刻問宗仁笞殺貧民情節賄買書吏變端種種畢見乃將書吏與馬姓重杖枷示而飭洛陽令三日一訊宗仁訊必夾彼藥既不及施身亦憊遂斃於獄宜陽人聞之連村堡頂香詣神廟謝作新建倉記

立碑初甲申年奉

旨飭勘三門議貯漕糧事宜下議於公公以近河倉

廒舊蹟在鞏縣者有隋洛口倉即漢成皐地今世遠陵谷變遷遺址無存其高阜者險峻低平者陰濕多沙勢不可建在陝州西南六里舊有太原倉亦係隋置數變桑田亦不可又陝州之集津倉係唐開元年置於三門以集漕運者遺跡亦莫可考惟州城內地方塩爽臨河又近且已過三門之險建廒於此密邇汾渭甚便但閱邸抄原係備貯河南府治之題查府城北門外令嘉倉並無古蹟可考現有東北隅民基空隙可建應否建廒陝州或建廒鄜城或府州兩下分貯伏候批示後既定於河南府城積貯漕糧咨候部示公復再議云建廒工大費繁匪伊朝夕可成除一面飭洛陽縣令立就府東北隅可建之處確估應用料物工價呈案核酌然而切憲有三其一如辦買漕糧至今十月中旬運貯尚無定處職府切恐有誤現今各屬差役在本地分頭採辦矣若仍行運衛順流而下即可抵次第恐　部示存貯府城而廒房無備何以兌貯可否俱令在府城附近暫賃空房備貯聽候　部示遵行其二廒房磚瓦並非素備冬月為泥燒磚難以即就況木料本地所產無多務在永嵩靈氏三屬以及懷府地方各處採買亦需時日應否預行採料姑俟明春和暖動工其三職府收貯通省廿有五萬之漕米也又憲積貯粟米未定何時支發過夏則生蟲過伏必作熱捐有浥霉即干上下考成以愚管見若奉　部議准在府城貯米仰懇仍請

部示變為一米二穀照前所估廒房倍行建蓋收貯待奉文運米時府城石碾不下千盤民既落攏耕仍有碎米可粥無有不踴躍爭先者不岐誤若令長貯則穀能經久而無憲矣至是年十有一月如公貯穀議既收畢乃作碑文以紀其事是月公舊識學使湯公諱右曾者試府屬生童呂元亮因有他事已誤府縣考矣因在公前具呈言亮能通五經求補錄送督學公即傳至堂後命作文才為文數行公見之復喚入書室命坐與語曰時文何足以盡經義吾與若面為討論庶幾見爾懷抱於是置五經於几擇段口問亮之所未悉者公復申之當是時公不知為金帶亮亦忘為布衣析疑辨難不覺日已昏黃公慨然曰有童儒若此獨不在直一秀才乎及亮拜辭出公已續名入冊且用印文直廣學使矣越旬餘靈寶案發無亮名亮欲辭歸公曰吾為太守曾不能舉一明經吾且為爾詢之於是乘輿即往督學湯公方堂坐理卷案公即命巡捕入問巡捕曰大庭可問乎公曰吾所言公也非私也倘罪爾吾為爾解巡捕如命語湯公曰非忘也呂某已載府學案矣公歸謂亮曰爾姑俟若之食吾為爾計即與錢千又三日府學案出亮名果列乃辭歸迎婦公又囑縣官為助夫以亮之淺陋疎庸猶被公之愛重若此倘使公為輔相吐哺握髮矣是月西秦商雒賊發有萬衆據山棚處邊河南府屬盧氏靈閿界距府城才三百里

耳羽檄紛至城都聞惶懼無措公於是飭三縣即率健快派鄉勇且各為守而令偵訪通賊要路圖以來是時懷鎮閬公亦領精甲五百來會公曰文官不足以禦寇武弁不足以約民曷若相間兩相濟耶閬亦首肯乃按圖分飭三十餘路撫蟻穴之隙然府城正當考試四方生童輻湊魚龍混淆公又慮賊奸潛入乃飭洛陽縣令簿錄旅館客名與試冊對照查有兩月以來僑居無籍者悉逐出一時逐者數百人於是四門戒嚴稽出入且不時仍與學使公唱和詩篇而賊衆萬餘竟不能犯河南一寸土後十有二月大雪盈尺公喜曰賊居萬山中無宿糧以席為屋所恃以此盜也四月公病心沖不寐又旬日飲食亦減是時聖祖方自江南回鑾抵臨清正以蘇郡乏人勅

直隸河東三省巡撫保薦現任郡守賢俊遷調三撫共薦九人公以才德兼優誠實幹練首舉聖祖於是調公蘇州公已病極而猶強勉理簿書至五月後遂不能食不知味雙足浮腫心氣上溢者日益甚越日山東醫來診其脉曰肝已見止脉蓋由勞心太過主血者大耗故藏血者不能續也脾土也資火以生心不能自主又能生脾乎於是大用參茂歸芍以救之奈胃氣漸消不能散藥諸經遂如石投大海矣至六月八日嘔血數升又二日初十遂告終彌留之際惟望生母楊太恭人呼娘者三餘無一言也公卒後郡城內外變色若嬰兒之失慈父母遂具呈署守崇祀名宦又二旬府城南郭有明火盜連劫二

戈履永徑乎此殆天為滅也於是諭守禦官選健卒往覘往覘數十里並無一人踪又五日潼關檄來報云賊首飢降餘衆已鳥散矣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公年五十六歲正月初二日除嫡母楊太恭人服正月二十六日為公生母楊太恭人設悅之辰始以優樂為壽蓋有嫡母在堂優觴製錦皆在嫡母生母辰誕亦第以私宴祝即有私度公心者卑禮厚帛欲張大之公亦力却弗受至是年乃行三月新安令張琦丁父憂虧累庫銀二千餘兩檄數千石公以琦素孝友常為兄賠官累救兄死且為官有守於是傳約衆官分助而自出三百金為之倡又勸縣中紳士捐穀石不月餘而張累垂清是月

家民於是益思公不置七月下旬公二子扶公柩奉
楊太恭人歸山東方起行時亮時赴郡恭送見公二
子面深墨行李蕭然且聞車輿徙役之費仍是寅恭
察家襄助公官可知也八月公柩至濟南劉魯田先
生在濟寔聞公歿大慟又身病不能往弔因寄書與
公二子曰尊公為人不忮不求有仲子之風政事一
本經術是董仲舒也其品詣非我不能知其行述非
我不能作若徒以詩人稱之則畧其大而舉其小反
寄某某籬邊矣可惜魯田發書後病遂劇亦卒十一
月公二子葬公於濟南城東茂陵山之側濟南紳士
戴太僕公璠主政朱公絳朱公綱楊廉學之繁等舉
公孝友端方居官清正應崇祀典遂蒙撫軍督學允
准咨 部於次年戊子入主歷城鄉賢祠又數年河
南府人儼公像於專祠綏德臨潼人聞公歿亦先後
舉名宦入祠
雍正初年陝西修通省誌遂列循良人物傳公次子
鷹清於公歿後即繼公志立雪豐川先生門下至
乾隆五年公長子鶴洲膺河撫鷹為儀封令有仁聲
皆公德也

趙容亭先生年譜紀畧

陳大中丞 題請入祀疏稿

陝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弘謀為敬陳芻
蕘仰祈
睿鑒事該臣等看得忠孝廉人倫所重循良為吏治
之先苟懿行克洽于輿情斯祀事宜邀乎
盛典茲有前明雲南金滄道寶鷄縣楊畏知孝友根
心忠誠致主承歡喻志謖然獨慕
偉矣敬宗之大義溯元而筮仕敬歷南滇著盛績
于監司澄清西土隻身保障全城之民命安然一死
從容萬里之孤忠凜若當此餘分閏位之際猶存丹
心碧血之遺明史之
表章已邀定論宮墻之俎豆宜薦馨香 又鄠縣已
故處士李栢篤行堪師高風可式
宋之深情泣血號天難酬思親之篤
後絕意榮名希賢千載之前專心正學慕里門之先
達派衍橫渠啟後進之英才教宗鹿洞蕭蕭環堵潔
清嚴一介之操藉藉聲華踪跡絕五都之市梓里之
儀型久著洋林之裡祀攸宜 又已故寧羌州知州
劉榮經綸宰物開濟誠民以不容已之婆心敷不忍
人之實政山城初蒞早憐未起之瘡痍赤子當前便
欲立登之祇席招流遺而勸耕鑿地興賣劍之歌蠲
米粟而賑貧窮戶有活人之誦因民所利育山蠶而
教織維至今紬號劉公教士必誠興社學而課詩書
當日人推北斗惠民則代輸正賦恤隣則兼濟輞飢

官歷的宣到處有及民之績人懷惠愛于今深崇德之思　又已故臨潼縣知縣趙于京學富練綢政優撫字一行作吏載來書卷以相隨篤志愛人撫此蒼黎而如結農桑首勸不徒循督課之虛文禮讓必敦常切于化民之實意每單車而問俗父老子弟儼若家人若午夜以披文明允平反案無留牘遂刑清而政簡亦俗易而風移至于減浮耗以恤民生省催科以除夙弊修舉廢墜則文廟聿新闡表忠良則諸祠並立書院成而羹墻如覩邑志輯而典質可風是以

聖駕西巡

特隆超擢至今士民庶望猶有遐思歌誦如新

旌揚宜及以上四人或節行見重于鄉閭或政績久騰于部屋採宮墻之士論遵崇報之舊章據布政司慧中查明所具事實册結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原册結送部外臣謹會同督臣慶復學臣胡中藻合詞具題伏祈

皇上

睿鑒施行謹題奉

旨該部議奏

乾隆拾壹年拾壹月題

乾隆拾貳年拾貳月拾伍日禮部覆題准行文陝撫入祀拾捌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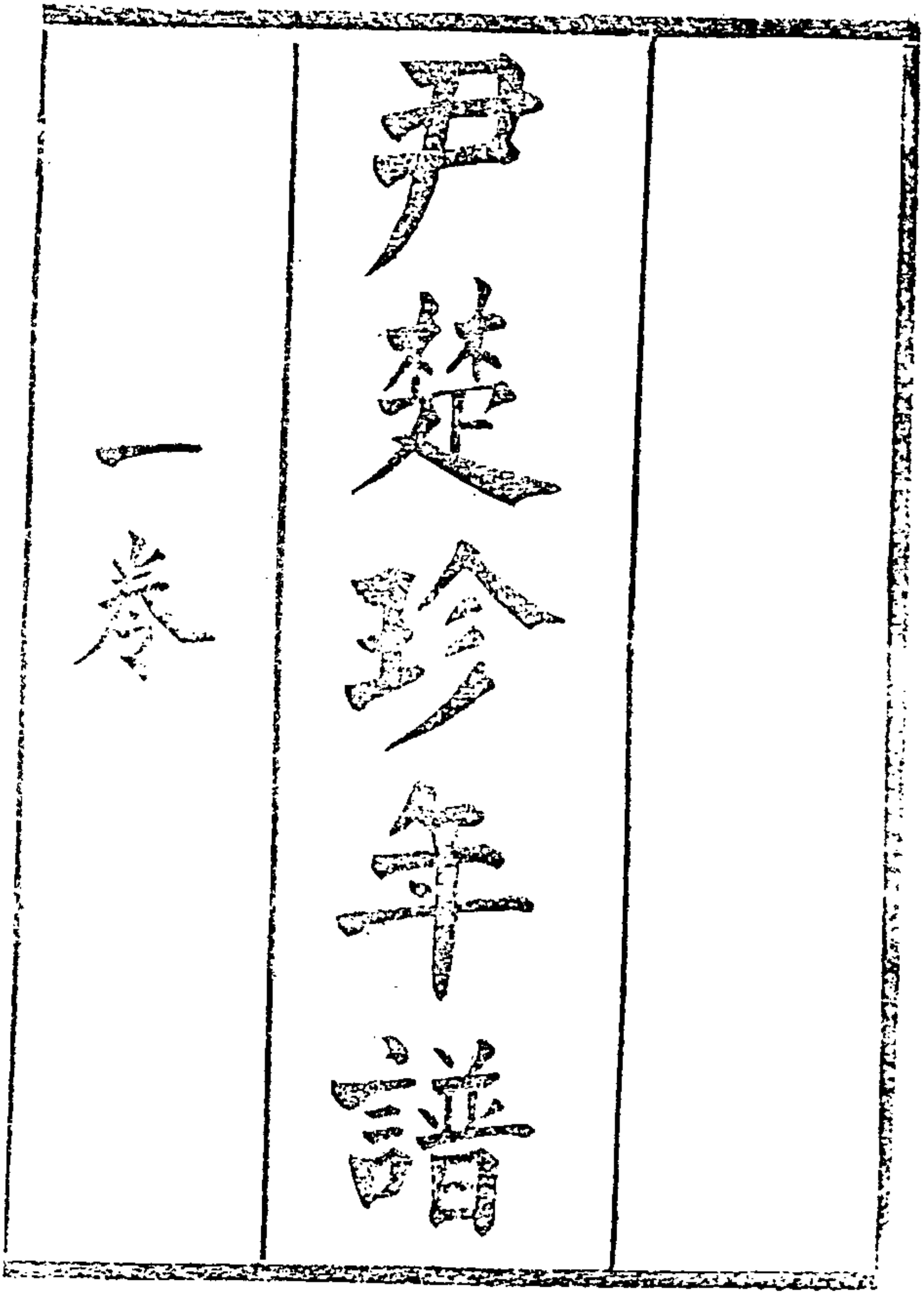
旨依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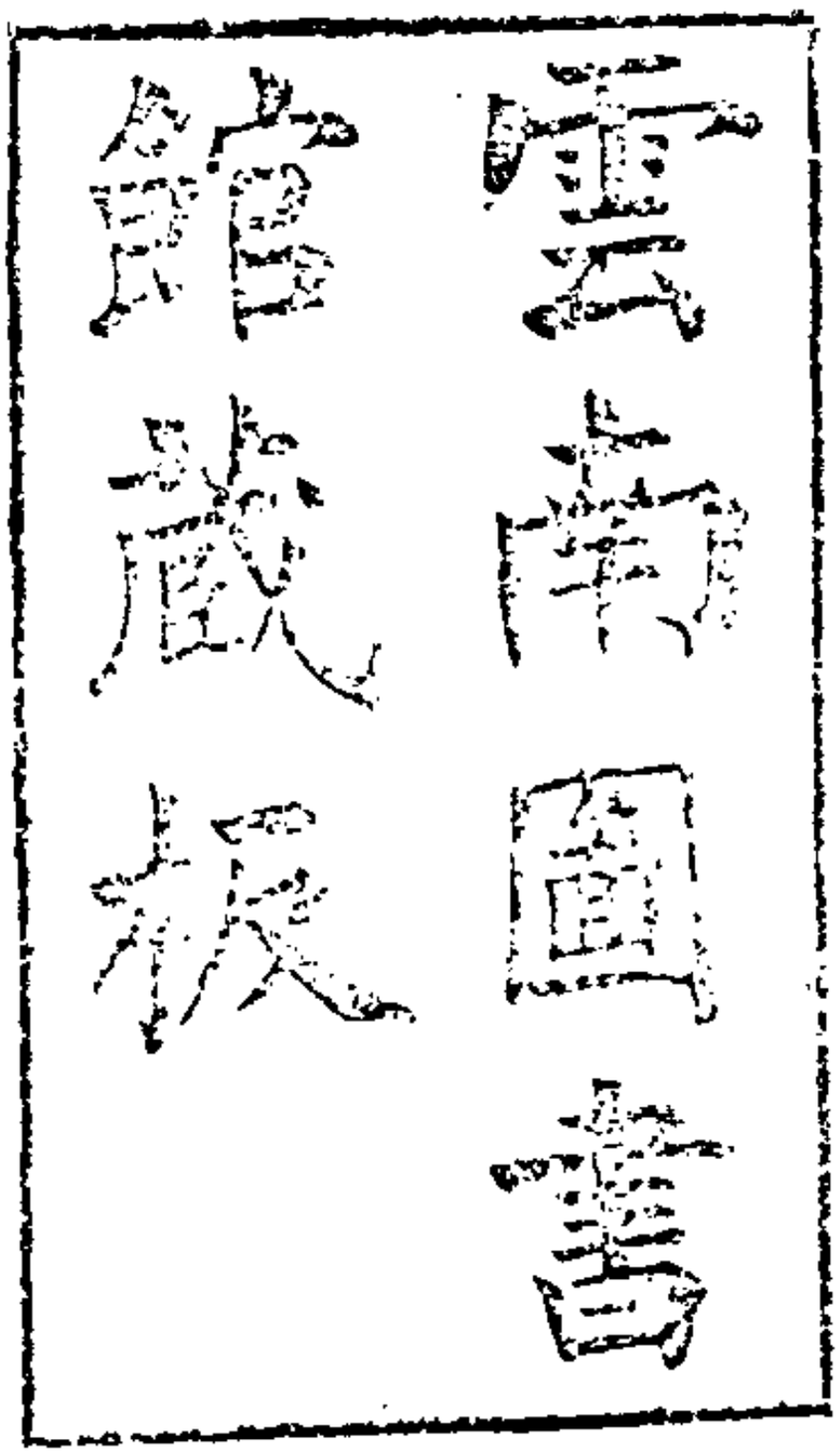
跋後

嗚維容亭先生以不世出之才孝友端方通明剛毅既已膺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不獲擢拔許以大用迨年未週甲僅僅以太守終世不克享其成者竟未畢其志是可惜也然以視世之呫嗶終身而未達者，天聽與夫得覩闕廷虛前席而卒沒沒者則有間矣世人徒景先生遇合之奇遂略其博雅之才而後學之士讀先生著作者未悉先生生平或又專以詩人目之嗚呼詩豈足以重先生也

乾隆十年乙丑仲春沛水後學宋士正跋





尹楚珍先生年譜

乾隆戊午子生於是歲十一月十八日子時旹雲南叢書二編十部之

公命名壯圖及冠字萬起號楚珍不孝等謹按府君自壯圖楚珍自記

府始祖前明乙未科進士兵科給事中諱華以劾王先世居河南懷慶

振諱雲南太和縣縣丞遂籍蒙自七傳至明四川井研縣學博崇祀鄉賢名宦諱鴻漸九傳至明乙酉科舉人廣東興寧縣知縣行取兵部武庫司

主事崇祀名宦諱愉曾祖康熙丁酉科舉人歲貢生候選訓導文岱祖

西桂林府同知諱宗梁考乾隆甲戌科進士內閣典籍記名主政前翰林院庶吉士諱均

己未二歲時祖庚朗公任粵西桂林司馬開子生命星

家推算早歲登第歷陳官階壽甚命乳名天祿

庚申三歲

辛酉四歲

壬戌五歲二弟會圖生

癸亥六歲

甲子七歲子就傅家塾受業杜式巷夫子時祖自粵西

致仕歸省祖濟卿公入祀鄉賢祠

乙丑八歲

丙寅九歲從迷陽劉隨軒夫子學楷法是年始聘夫人

李氏

丁卯十歲長女弟生

戊辰十一歲祖庚朗公卒是冬權厝於別野松皐先大

人築室殯側攜手課讀每間二日歸省祖母一次步

行往返習以爲常

己巳十二歲

庚午十三歲祖庚朗公卜葬於白雲山

辛未十四歲復從杜式巷大子舜夫子勤講論善誘

拔不勞而功倍先大夫嘗課加嚴歲每夜闌尚不得就

寢太夫人尤不作姑息愛得寸親演劇不得寓目間

與同伴潛往未駐足而家人已踵請至歸即長跪竟

夕或醜夷有爭訴之不得直陰責之不能讓下至臧

獲曉舌亦必譜阿隨之是以子幼雖頑劣日在虔惕

震怖中不敢與人角勝洎壯老未嘗得罪於鄉黨賓

友其故實基於此八月次女弟生

壬申十五歲

癸酉十六歲五月三弟全圖生秋九月先大夫膺鄉薦

先大夫以宿學久困棘闈咸以爲有志竟成子自是

益奮志讀書束修自愛與堂叔父繡陌公砥礪遊學

以不可錄諸書爲龜鑑

甲戌十七歲先大夫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乙亥十八歲先妣太夫人之京師任是歲子入學

丙子十九歲秋七月予始赴省應鄉試過通海縣謁大
銀臺趙亘輿先生先生望重吾滇任藩司歸清風兩
袖瞻其言論丰采頗消鄙吝至省謁武孝廉楊文濤
翁翁與子叔祖天來公丁卯同榜先大夫赴省試以
降等定爲莫逆交比見予極加青目泊後堂弟英圖
赴省應試亦然八月四弟慶圖生於京邸
丁丑二十歲先大夫以散館仍歸進士班候銓援例爲
內閣中書是歲子從族兄持之翁學詩法
戊寅二十一歲叔父繡陌公自別野入城同予肄業日
以古人行誼相切劘自是益究心天人理欲之辨

己卯二十二歲春三月李氏夫人來歸夏六月七弟健
圖生於京邸秋七月予赴省鄉試謁唐見三先生細
究詩律

庚辰二十三歲伯父雲鶴公以學博膺鄉薦公車赴京
予購大布二疋求伯父遺我父母或詫予瑣瀆不近
情獨伯父欣然曰此兒器識不凡吾不忍拂其戀親
之忱竟代爲攜之是歲長女重錦生長適季

辛巳二十四歲夏四月祖母王太夫人卒秋七月予赴
郡科試列一等一名食廩餼

壬午二十五歲春正月予學耕於張桃寨之餘田夏六

月先大夫伍太夫人自京奔喪歸是秋子鄉試中式
第七名

癸未二十六歲予下第歸里冬祖母發引權厝於紅土
坡先大夫廬於墓側或以湫隘不可居先大夫曰求
諸吾哀思而已予聞之凜然

甲申二十七歲先大夫服闋授室二弟會圖
乙酉二十八歲先大夫入京候補六月抵京師七月四
叔父和堂公至京應北闈鄉試知四月朔長子佩珩
生秋九月山西曹定軒世兄西笥伯命與予同窗會課即請先大夫批閱

丙戌二十九歲禮部會試予得中進士欽點翰林院庶
吉士六月叔父和堂公卒於邸寓予幼值府君宦於
京叔父教甚嚴比捷南宮先大夫顧謂叔父曰此子
稍有成皆吾弟歷年教育之力也

丁亥三十歲置側室奚氏
戊子三十一歲予約同年直隸李石渠安徽王春圃江
西喻允齋山西王仲乾滿洲名諸虞門漢軍福景堂
七人共爲夏課

己丑三十二歲夏五月散館予列二等引見改部曹先
大夫聞之曰詞垣雖清貴然而學耕於張桃寨之餘田學習部務諳練世情

可期實用不必以失館職快快也簽對刑部安徽司
主事秋八月先大夫補內閣中書每日同車先大夫
自長安門入內閣予方轉入刑部衙門習以爲常冬
庚寅三十三歲一日予以吏部述旨班失接奏匣因以
致譴之由力白於中堂遂已不
堂是日中堂劉文正公遣署吏部各司員侍立文正公大
呼曰小尹昵肉君趨出掖聲曰司官官小人不小也
在此毘處今日各衙門堂上奏事官先傳於乾清宮俟
奏事畢武英殿門下接事是
以兩衙門俱誤接事不爲
亦無甚大失及明君退朝之日此大好大氣性府
君生平坦易和樂不敢忍一
實廣不定爲莫逆交至
人詩一事是以歷任同
不能模稜容與

君珍先生年譜 輕爲唯諾

辛卯三十四歲春正月余題陞文選司員外郎時高宗
純皇帝東巡扈蹕堂官爲少宰曹地山先生派予隨
圍辦事滿員爲考功司主事國棟隨蹕登泰山夏五
月予奉命典試廣西正使汪經耘先生爲先大夫甲
戌同年予以父執事之公傾心相遇得士謝天曾等
四十五人副榜八人秋九月予自粵西起程登衡嶽
造觀日臺夜觀東海日出與水光激射浩瀚汪洋不
可名狀下視羣山環列如宿霧是宵即宿其上踰時
整衣緑石磴下至中途方鴈予口占長歌記之冬
十月還京師復命是歲予以合例保送御史
王辰三十五歲春二月予俸滿引見以知府記名是月
側室奚氏生次女長適周夏六月二弟會圖送太夫
人李夫人至京師攜來者四弟慶圖七弟健圖從弟
是圖從姑長女長子侃珀秋九月姑遇孝聖憲皇太
后八旬萬壽覃恩先大夫以內閣中書得請會祖父
母六品誥軸予以吏部員外郎請祖父母五品誥軸
先大夫以現任不受子職封與冬十月予奉欽命充
武闈會試同考官得士趙士魁等十餘人趙士魁成
一甲三名進士張兆熊張可舉花朝侍衛其餘以營

守備用
癸巳三十六歲春二月予攝考功司事功司爲吏部繁
要首缺各省官員處分由五部歸功司議檢核稍疏
書吏即乘機舞弊予目力本鈍必逐字了然於心然
後畫諾有輕重失宜者必與同寅按例研究是以每
日進署獨早而公退較遲不敢特才見長亦不敢因
仍苟且夏四月予蒙恩陞授禮部祠祭司郎中事較
前特簡從容退食得敘天倫之樂是月次子佩環生
十一月側室奚氏生第三子佩興早殤
甲午三十七歲夏四月予以祠祭司職守登覲象臺驗

日食分寸晷度得遍觀璿璣玉衡淳天儀并西洋測
景銅壺滴漏夏六月退禮部積年蠹吏一名冬十八
予蒙恩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
乙未三十八歲春正月奉先大夫命初偕同鄉行圍拜
禮自是桑梓之誼益加親密
丙申三十九歲夏四月金川大功告竣時高宗純皇帝
巡幸天津鑾同駐蹕桐柏村予隨各官員往迎聖駕
是月二子佩恩生秋七月偕同鄉興修雲南北館
丁酉四十歲春正月庚寅孝聖憲皇太后賓天予派送
梓宮至泰東陵是年恭逢升祔尊謚恩加一級請封而
父母四品封典時先大夫致仕例得以子職請封三
月予轉掌江南道御史奉命監糴南城秋八月予奉
欽命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士章學誠等二十餘人
先是李夫人攖疾延醫脈視七月杪愈劇竊恐秋闈
或得分校兩幼弟未解妥持將後事一切預備萬一
有變可免兩親臨事張皇迨初六日黎明赴關候旨
出而復入者三情同永訣俄奉分校之命達入闈同
人歡聚譏談予自閫卷外愁緒縈腸寢不安席比出
闈而李夫人已於八月十六日卒於內寢是月襯厝

於景忠巷無祔不孝等謹按先君與李夫人自少琴瑟
在堂輒飲泣作達觀狀出本房取中名錄呈視父母
視父見第七名章君學誠即拍案曰此名士也爲竹
君朱年伯高弟與子頡相善不圖出汝門下又閱至
王君定柱年十五歲益失然色喜次日新進門生來
謁府君導小門生謁見視父見章君以友呼之章君
遜避執門下禮王君弱不勝衣蓋借以慰視父母之
也修冬十月予蒙恩題掌京畿道監察御史十一月予
奉命巡視中城每收詞理訟定限二十日完結吏胥
不敢作奸拖累民以爲便門不孝等謹按中城爲正陽
嚴巡夜令每胡同筋埔役二名日內察院巡視一夜兵馬司各分
日內察院巡視一夜兵馬司各分四更後議定十
不意查補役缺否次日如有缺役之役重
責餘走報役示緝勒限北道
行是年卯城無報竊者故事
以詰實民之貪先君知之
司以除夕元旦兩日可賚職先君詰之曰是三日太
倉米扣除否對云例不扣除府君折之曰不扣除而
寢其事郎係胥銷子以此二日必親來監散可諭貧
民得知是二日男女稟稟不滅庶府君向兵馬司言曰
足見百姓趨食如鶩爲官者認眞一日
民卽沾一日實惠也國官聞之悚然
戊戌四十一歲春三月上賑外省災予奏請欽派御史
分往監賑疏上不行秋七月側室吳氏生第三女長
適伍
己亥四十二歲秋八月從弟是圃殤冬十月閱滇省鄉
試題名錄族叔來賓公中式第一名從弟英圃中式
第十一名先大夫太夫人喜溢眉宇感激天恩祖德
無盡不數日予蒙恩補授光祿寺少卿十一月陞授

太僕寺少卿先大夫感激聖恩最以勉力報効
庚子四十三歲春正月稽查口外洋牧馬匹二月族叔
來賓公從兄喬年六弟兢圖公卓來京三月奠綵觴
爲先大夫太夫人六旬雙壽稱祝夏四月上幸熱河
蒙恩擢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翼日赴熱河謝恩
召見諭云雲南無大員見汝好是以不次擢用汝其
勉之又温語垂詢家世并出身履歷予敬謹奏對尋
回京赴任適紀曉嵐先生亦任閣學訪予寓所手曰我自
甲戌同尊人服官備歷艱虞乃至此位今汝不勞而
獲實我同年尹公之他厚德所致也是歲恭逢高宗

純皇帝七旬萬壽覃恩先大夫封通議大夫太夫人
封淑人祖父母受三品誥贈曾祖父母受三品贈資
辛丑四十四歲春正月予以二品階蒙恩賜哈密瓜麈
魚等物二十餘品自此每年闔家得飫天貺秋九月
二弟會圖攜七弟健圖自長安完娶歸冬十一月奚
氏側室生第四女長適嚴
壬寅四十五歲春二月奉命稽察中書科事冬十月赴
文淵閣直閣事十一月側室奚氏生第四子佩珊出
嗣堂弟南圖
癸卯四十六歲秋八月奉命副大冢宰劉石菴洗馬魯

及諸臣于同扈從諸臣陪宴駐蹕三日予奉命行嘉
祥縣曾子祠拈香將事畢馳返行在復命至王家營
渡黃河抵揚州駐蹕天寧寺翼日奉命往梅花嶺史
可法墓祠拈香予有不朽非關一片骨梅花時助反
魂香之句時揚州進黃方物于蒙恩頒賜綢緞綿繡
並香串等物每日清晨侍駕幸平山堂及各花園亭
臺池沼飛橋複道望去一片錦繡山川鑾回行宮扈
從官員得以任意遊娛探幽攬勝抵蘇州侍駕遊虎
邱登靈巖下瞰太湖煙波浩渺抵浙江駐蹕城內行
宮二日駐西湖行宮三日召試浙江進冊若生予奉

命讀卷同事爲稿和二中堂朱石君先生得士一等張師誠何金姚祖同韓錫璋四人二等張彤等十二人奉命和御製南坍北漲詩一首因得遍覽蘇隄天竺山靈隱寺雷峯塔淨慈寺及龍井虎溪諸名勝壽登城隍山觀錢塘潮時上筵宴浙江巡撫諸臣予同扈從諸臣陪宴同鑾至鎮江駐蹕金山寺二日上大閱水操於揚子江得親睹戰艦火砲練整服出沒風濤如履平地洵巨觀也翌日上舟行湖江而上予奉命往江寧曹彬廟下壺詞并明靖難方孝孺等十八祠墓拈香將事畢馳返行在復命翼日上親謁明太

祖陵予與陪祀是日京報上新得元孫御製五世一堂詩命扈從諸臣屬和予詩有弧始懸時孫作祖爺重合慶祖仍孫之句爲同僚所誦自入蘇州浙江江寧督撫織造關榷各貢方物俱按品分頒慶邀恩賜隨蹕北還至吳鄉縣之黃新庄三弟全圖來迎時弟以省覲入都相見甚樂憶予始由弟方總角今居然成人詢知學殖長進喜慰曷極及家園景況快何如也翼日抵京仰見先大夫太夫人康健饗饌私心益喜九月遂舞綵爲先大夫太夫人七旬雙壽稱觴三日以誥贈奉直大夫兵部郎中堂弟進圖偕二弟合圖來京

丙午四十九歲春正月老屋鴛巡山西五臺先謁昌州

泰陵予同侍從諸臣蒙恩頒賞緞疋等物夏五月予扈駕幸避暑山莊間三五日發御製詩命扈從文臣屬和莊有羅漢山磬錘山獅子林布達喇諸名勝予俱有題咏公退將學射於鑲藍旗副都統范公宜恒後扈從大臣御前校射遂隨衆魚貫陞階文臣中獨予操弓挾矢上大悅蒙恩頻復賞射不中翼日召見諭以射乃男子之事可以觀德并非文臣所不該學者倘家世及本省時務甚詳秋八月丁祭予奉命分祭啟聖公十三日恭逢聖誕上陞殿受扈從官及蒙古諸王子朝賀予得隨諸臣與宴十五日扈從回

鑾冬十月予奉命總閱四庫全書

丁未五十歲春二月從兄喬年偕從弟英圖來京會試夏四月從弟英圖成進士五月殿試引見上聞其名即云此必尹壯圖弟也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翼日予進招謝恩率英圖於德勝門迎駕碰頭謝恩六月先大夫患腹疾變爲痢症醫治不效於九月初一日長逝痛哉不孝等謹按府君事先孝意承志靡微不入公退偕戴及圖繞膝前燕笑博歡及居廬哀毀骨立遂攖痼疾三年始瘳

戊申五十一歲夏四月予自京奉太夫人眷屬扶柩南歸不孝等謹按府君京二十二載自丁酉先妣孝太夫人去世堂叔勝世母吳氏繼亡七叔母楊太

宜人雨華俱與阿先祖父母自江長江水遠祖母畏其險先君手書一帶行命諸父奉柩及眷屬溯江而上擬於湖湖會合焉秋七月予往嘉定訪辛眉錢夫子求撰先大夫墓誌瞻依一日而同八月抵浙江晤朱石君先生談心性之學冬十月奉太夫人抵湖南湘潭二弟等奉先大夫柩亦到旋賀舟擇日解纜十一月入廣西省垂太夫人遊七星巖抵梧州泊舟三日往遊道往馬頭徑柳慶州謁蒼水夫子師弟依依款留一日舟復進二月奉大夫已酉五十二歲春正月抵田舍舟人扶柩抵里門諸兒輩哭迎入城治喪至是設香案望北謝恩泣血遍告親黨俱鄰迎執手慟泣柩安堂門予以鳴冤入祖至家閱宅門捨成禮葬言於三月出殯孝夫人隨同發引卜葬白雲山擇屆於是化寺予回城侍奉老母命七弟健圍在山供朝夕奠其事冬十月先大夫尚葬於白雲山祖塋側孝夫人於別業紅十二月寧州郭月翁與先大夫自少和善聞柩歸來

庚戌五十三歲春三月予

蒙邑登白雲山致奠

夫人囑曰汝受國恩深宜矢忠報勿幸未衰汝
弟四人晨夕侍側可勿沾沾內顧也夏六月抵京師
仍與六弟英圖同寓翼日往熱河恭請聖安召見溫
旨垂詢老母命回京有缺即當補汝也秋七月恭逢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自熱河回鑾沿途列侍錦繡
彌天子同王大臣迎鑾於圓明園扈駕還宮八月朔
上御太和殿予率六弟英圖共諸臣入賀退朝攜六
弟英圖道左瞻仰見所未見冬十月蒙恩補授原缺
翌日具摺謝恩是年予五旬有三生辰將屆愚想忽
生思吾家世受國恩予又少年登第毫無才學中鮮

攀援蒙特達之知一歲三遷官躋二品天高地厚莫
報涓埃自服官以來日擊皇上聖明乾綱獨攬獨有
各督撫竭力進貢巧認罰鍰稍爲聖時之累前因二
老迎養在京不敢徑言今先大夫業已安葬老母在
籍現有諸弟侍養頗得歡心不孝此稍竭微忱適爲
虛生人世罔草創奏章畧云近有嚴罰示懲而不覺
反隣於姑縱者如督撫自請罰銀若干萬兩者在
聖主不過爲愛惜人才起見而國計民生有陰受其
弊而不覺者其榮鰥之督撫藉口以快其營營之私

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屬員之依助日後遇有虧
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爲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
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請永停罰銀
之例如才具平庸者或即罷斥或用京職無庸再膺
外任繕成即於月之十八予初度日遞進奏上諭此
奏似有所見但督撫進貢罰項必有確實憑據著明
白回奏予因纔陳各督撫簠簋不飭之處動借罰項
爲名以致各省虧空屬民間受累中有商民皆驚
額與陝一語實係指辭失當上震怒命戶部侍郎慶
成帶予同往山西大同府盤察倉庫不見虧虛又命

由大同而太原而眞定保定以及山東江蘇等處盤
察總無虧虛實據自知虛妄請旨治罪
辛亥五十四歲春正月望於江南高郵舟次奉旨尹壯
圖著革職交慶成帶回刑部治罪二月入刑部獄翼
日三法司會審軍機大臣大學士九卿集於白雲亭
詰訊方畢和中堂忽微哂云上云彭元瑞百希天子
頌以頌爲規今尹閣學直以謗爲規矣翼日決本進
奉上諭尹壯圖俯首認罪將餘詞謊奏各實情逆一
供吐大學士九卿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問擬斬決
在諸臣以尹壯圖如此乖謬不敬自應按律問擬即

不立罷典刑亦豈[illegible]
治兢惕爲懷從前彭元瑞呈進古稀頌贊揚鴻業固
作古稀說有以頌爲規之語今尹壯圖逞臆妄言亦
不劾以謗爲規不值遽加之重罪也尹壯圖著加恩
免其治罪以內閣侍讀用仍帶草職留任八年無過
方準開復是四月大考翰林六場英圖引見皇上論
帶領諸大臣云尹英圖比乃兒輩好看此知縣用子
閱之知爲子所累不藥潛然執知六旨之以縣令保
障荆南不數年坐陞施南太守乎五月上命予補缺
無期改用主事遂補禮部儀制司同寅慶南石先生

頗爲相得子每到司輒抵談不倦冬十月爲環兒完
姻於滿城令李公署
壬子五十五歲春三月珩兒夫婦攜四女來京秋八月
蒙聖恩諭令回籍養母當卽趨朝謝恩於二十五日
起程冬十月抵武昌閱六弟將由松滋赴施南任覓
僕送其幕友張君來常德一晤舟抵常德而
張君果先至詢其官聲竊爲慰藉十一月抵貴州施
秉縣適遇來賓叔公車進京詢知老母康强闔家平
安狀殊慰遽懷
癸丑五十六歲春二月入滇因將奉命歸養札知本省

督撫卽由曲靖府回籍過阿迷知宿外氏宅拜謁舅
父母詢知老母平安三月抵里門老母冠帔庭前北
面率予望闕謝恩畢瞻拜老母諸弟環繞膝前間三
日詣先塋拜掃秋九月老母壽誕綵觴慶祝縣大賜
春聯額紀恩冬十一月珩兒攜環兒夫婦歸

甲寅五十七歲春正月予應迷陽山長之聘不孝等謹
守張公王樹延府君主講郡城書院府君以去家百
里外惟迷陽接壤且係母家可以迎養太守頷之
台州敎具聞書延請二月赴迷陽主講靈泉書院冬十二月奉
太夫人自迷陽歸

乙卯五十八歲春正月復奉太夫人赴迷陽掌敎二月
同年全宜之兄以楚雄廣文告歸一見歡洽出金相
贈其情堅不可却盤桓兩月而別又老友唐學中先
生亦從新現來相聚甚歡四月三子佩恩入泮冬十
一月予奉太夫人回蒙
不孝等謹按府君自著年譜起於乾隆戊午止於
乙卯凡五十有八年嘉慶丙辰以後不孝等就耳
目所及者輯而續之謹附於後
嘉慶元年丙辰府君五十九歲仍兼主講迷陽蒙邑兩
書院冬十月不孝佩珩舉長子府君命名伯昆十一
月奉祖母歸

丁巳府君六十歲春二月五女芳生先是府君閉湖北
施南教匪猖獗堂叔毓鍾公任恩縣縣軍事旁午未
遑頻寄家音無確耗者半載時深懸切因命堂弟佩
笈前往省視並令不孝恩就近完婚是月黔省逆苗
滋擾蔓及湘境人心洶洶師宗縣距蒙邑較近所屬
五普復肆猖獗本郡戒嚴邑人益懼府君請於縣令
約紳耆爲城守計按四門中央設立五隊編甲置長
又爲雇覓鄉勇請邑之武生劉公西伯耆率訓練凡
村堡俱遵古法圍練府君亦子弟執兵從事閱邑
俱奮人得安堵逆匪亦聞風喪足先祖母安之若不

知有此事者比接堂叔毓鍾公克捷音及一切部署
殺賊攻卡屢建功勳喜溢眉宇頻書獎勵三月佩環
舉長子府君命名仲玉十一月佩珩舉次子府君命
名叔友
戊午府君六十一歲春二月仍赴迷敬館秋八月不孝
恩偕新婦自楚歸是年府君方週花甲兩邑戚友生
徒競欲稱慶府君以不言老堅辭而請者益力於是
附於先祖母八旬誕辰前爲合祝家宴八席姑姊妹
輩子婦以次就坐潔治甘旨歡宴膝前先祖母爲之
頤解焉

己未府君六十二歲春二月初三日倏聞高宗純皇帝
賓天淚隨聲湧搶地呼天疾趨對門寺內向北叩頭
盡哀寢苫食粥成服七日面稟先祖母趙行到省親
詣萬壽亭望牌哭臨復請於制軍富公綱擬星奔入
都恭詣梓宮制軍富公以例不符止之忍泣銜哀莫
知所措適於二月十三日接到軍機大臣廷寄奉上
諭前原任內閣學士尹壯圖會以各省倉庫多有虧
缺藉詞彌補層層朘削以致生民受病之處具摺陳
奏其事雖查無實據而所奏實不爲無因似此敢言
之臣急宜錄用尹壯圖前以禮部主事請假回籍著
即馳驛欽此府君跪聆之餘感激泣下謹謝恩訖

富綱傳知尹壯圖令其即行來京候旨擢用並著准
其馳驛欽此府君跪聆之餘感激泣下謹謝恩訖
面馳書稟知先祖母並諭諸父小心奉養一面促裝
趨行挈不孝珩日行一二百里雖極困乏點酒不沾
時虞家人騷擾嚴加防範惟念先祖母每值府君出
門輒病比返輒愈及瀕行不捨而又不肯明言諸情
狀時爲歆慰四月初一日抵京謁見成親王慶相國
桂恭請聖安即乞歸養初三日奉上諭前因原任內
閣學士尹壯圖曾奏在直省倉庫多有虧缺經派令
慶成帶同尹壯圖前赴近省盤查該督撫等

冀圖朦蔽多係設法挪移彌縫掩飾遂致尹壯圖以陳奏不實降調回籍此皆朕所深知是以降旨令其馳驛來京另候擢用今尹壯圖於本月到京具呈謝恩據稱軍機王大臣面奏尹壯圖現有老母八十等語尹壯圖籍係雲南距京較遠既難迎養若留供職則伊母子離塁聯達朕心實有所不忍尹壯圖著加恩賞給盤費令馳驛回籍侍母厲政言著加恩賞給盤費令馳驛回籍侍母他年再候旨來京供職欽此欽遵於次日傳集召見垂詢甚悉並諭以尚有欲言即行直奏府君隨於次日陳奏裁抑陋規一摺大略以當今之事莫急於川陝軍務尤莫急於各省吏治日見澄清賊匪自易消滅恭閱皇上叠降諭旨於各省屬員趨奉上司朘剝民脂等弊詰誡嚴切可謂無微不燭惟今日外省陋習相沿幾有積重難返之勢在及早剔刷破格調劑庶期有益我朝功令森嚴有司於廉俸之外多收一物即爲贓私上司亦即以此爲舊制屬員之具拂意者加罪不患無詞逢意者薦賢置之不問此官民受害之源也國家取民之制較三代尤輕百姓或於正供之外略有贏餘或向來地方本有閑款又或地當商以及各行賠墊者日陋規爲地方官自然留

息日久相沿特以未經奏明上下容隱臣以爲與其任彼隱瞞以釀無窮之弊何如明爲指破以施調劑之恩應請皇上慎選廉潔重臣飭往各省逐一清查乾隆三十年以前舊有者若干以後續加者若干聽各州縣細查一一證明恕己往隱匿之徒開將來自新之路酌理準情勒爲成式其數目自二千兩以上至數萬者准州縣留用其半以資辦公其半呈明督撫分撥衙門繁苦缺屬員自不敢以辦公竭蹶借口將來虧空不難按限彌補矣朝日奉上諭陋規一項原不應公然以此名目達於院前但州縣於通都大邑一時槩行革除今若遽行明示科條則地方州縣或因辦公竭蹶設法病民滋事巧取其弊轉較向來陋規爲甚至於分別二千兩以下者勿庸核辦二千兩以上至於數萬者留半充公其餘分撥衙門酌量緩急以資辦公庶幾有益於地方官辦事而於屬員之具拂意者爲成式是明導以取財之方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尹壯圖所奏實不可行前令其回籍侍養著賞給伊母大緞二疋交尹壯圖帶回以示恩眷至尹壯圖現給事中銜准其在籍奏事所有呈遞奏摺即交雲南巡撫轉遞但須擇緊要事件據實入告不得因有奏事

之人請[illegible]地方[illegible]不[illegible]出於[illegible]
此墨日隨同聖上詣[illegible]哭臨後祇領恩賜緞疋移寓
於姚公祖同宅內師弟依依命不孝珩留京應試館
事盧南石先生並諭傾心受教而後啟行沿途確訪
堂叔毓鍾公軍營獲勝實蹟欣然色喜頻寄札慰勞
秋七月馳抵里門先期稟知祖母率眷屬迎接恩賜
望閭門頭先祖母感激益勵庭訓圖報冬十月接奉
謝恩摺硃批諭以在[illegible]官每年隨時密
陳府君聞命之下惶悚無地因宣[illegible]一摺並請賞給
空白印花封貼以昭慎重[illegible]軍初[illegible]先生敦請

主講省城五華書院府君以先祖母年高未敢遠離
因就府崇文書院之聘十二月撫軍初奉旨傳諭府
君至省隨將吏部印花叩頭祇領歸二十六日為二
叔父生辰府君延客盡歡舉仿耆社之會自是每歲
以為常
庚申府君六十三歲春三月奉先祖母率眷屬詣崇文
書院主講閏四月奏請[illegible]拔貢才以儲實用三條一
嚴保舉處分倘所保得人不惜進賢上賞如所保之人
有犯貪酷敗檢諸罪保舉者亦酌其情法輕重示罰
俾諸大臣謹之又謹適與如不得已古訓相符矣一
科場關節之禁宜操其要害也[illegible]中有通關節者名
曰亮[illegible]房考於閱卷時必先將[illegible]文壓住而以庸淺
之卷與其卷同薦以視之主司總理全局往往易受
其愚設主司偶向某房搜閱落卷[illegible]等咸以主考房
考俱係欽點差受節制往往曉[illegible]爭執是以搜卷之

例扞格難行請勅下主司命房考於頭場正卷薦畢
各將落卷送主司搜閱倘得佳文即發監試補印薦
條如有爭執監試即可將兩造棄取之文進呈妍媸
不難立辨矣一八旗人材宜廣為鼓勵以儲實用也
國家任人圖政內而六部九卿外而督撫藩臬莫不
滿漢兼用以成相維之藝而六部司員尤為造就人
材之藪乃漢員分部及散館改部者將近百人而滿
員寥寥無幾良由各部滿司員俱由本部筆帖式保
題俟用其中行走勤敏固不乏人但於稿案文義未
上諭命在京大臣各舉所知密為陳奏誠揆[illegible]知恢
能賜臨請勅下八旗[illegible]兄嚴督子弟誦習經書精通

文理先於童試廣取生員若干名鄉會試廣取舉人
進士若干名庶分部學習不致之人遇有郎中員外
主事缺出先儘科甲班挑補行之十年則八旗子弟
明體達用之材輩漢員爲更優矣事下軍機大臣尋
議覆上奉上諭此次密保人員外間無由知悉其所
保之人將來如實有貪賕枉法情事經朕指出自應
交部嚴議本有成例可循如果有出色之人建堅功
績必將保舉人員量加優獎權衡出自朕裁其主考
披閱落卷亦係現行事例所有議令各房落卷由監
試御史交進一節著禮部載入科場條例至滿洲素

以騎射清語爲重即隨時訓諭尙恐未臻諳熟若保
舉各缺皆由科甲之人是令其專攻舉業更致拋荒
本務轉非造就滿洲人材之意自應循照舊例無庸
另立科條欽此秋七月又密奏一次八月從弟佩棻
中式尋又密奏一次由撫軍初公處奉到硃批甚屬
可嘉朕心欣許留中備覽但此二事不同處一係結
交內廷不得不嚴一係外省陋規並非賄囑然履冰
務防其漸朕時加意焉汝老母安善否隨具摺謝恩
十一月命從弟佩棻製裝會試時不孝珩應北闈鄉
試薦而不第府君諭以安命並囑佩棻共師盧南石

先生十二月府君奉先祖母歸復接撫軍初頤園先
生札敦請掌教省城五華書院府君以祖母康健而
膝前侍奉多人殊不以出門爲苦遂許之
辛酉府君六十四歲春正月赴省主講五華書院奉先
祖母取道阿迷順接姑母同行諸叔及諸從弟從女
弟皆從往所受脩金僅供食指府君弗計也是月入
省密奏一次二月新任撫軍伊公桑阿奉旨傳府君
到署將密奏二件擲還嚴行申飭府君跪聆天語煌
煌實深惶悚并感聖恩寬大不治以妄言之罪具摺
恭謝自啟館以來生徒四五百人書舍竟不能容僦
寺以爲院前後鄉試中者李君蟠根倪君玢等四十
餘人九月諸從兄弟先奉祖母歸十月密奏一次蒙
留中未發十二月府君始歸。
壬戌府君六十五歲仍奉先祖母赴五華書院姑母暨
諸從兄弟偕行如前九月不孝珩歸自京適值祖母
誕辰備綵舟奉祖母率親屬遊滇池以爲壽逾數日
不孝珩先奉祖母歸冬十一月府君以先祖母眼目微
眚亦堅辭講席歸
癸亥府君六十六歲是年各憲仍敦請主講並議另儲
資聘爲按季定省之需府君勉出就道囑諸從暨不

孝等加意侍奉府君每三月一歸省焉二月密奏一次旋由欽差兵部侍郎那公奉到上諭給事中衛尹壯圖陳奏一摺朕詳加披閱大意以天下之大萬幾之煩皆係朕一人獨理而內外諸臣俱不過謹身寡過浮沉於旅進旅退之中無一人能匡扶弼亮欲於內之卿貳翰林科道部曹外之藩臬道府中愼選二十人輪值內廷俾每日奏章論旨於進呈後盡心檢校然後發抄有疎忽僞衛之處許其就近請對詳辯可否所言皆迂闊紕謬斷不可行近日如藩司陳孝昇道員薩榮安等冒銷侵扣軍需欵項劣蹟顯然經

署巡撫初彭齡參出而伊竟無一言奏及著那彥寶等傳到尹壯圖將以上各情節向伊面加詢問令其將摺中所稱委貽將順完係何人朕必立加譴責斷不廻亦當據實具奏其或有意袒護不得飾詞搪塞了事並因何不將陳孝昇等列款參奏之處據實明白登覆府君跪聆之下益感天恩區區忱寶不容已隨又陳奏一件爲硃筆諭旨云進宮齋戒突有一人超入逞兇拒捕一事伏讀諭旨不勝惶愧交集奏云一時糊塗之見以爲皆撫係天下重寄與其處懲於既犯之後何若防於未用之先因皇超越前古窮思此等狂妄兇徒匪特爲朝列縉紳意想所不到即草野編氓稍有知識者亦斷不入其黨彼豈能憑空扳扯無辜惟借此省身修德足徵如天之不指冒昧求

二三狂妄譴羽況尙有二子可訓卽不難得其平日
綢繆之人今皇上宏開湯網罪僅及身好生之德固
足浹人肌髓但綱漏吞舟此事行之於今恐不足爲
兒頑炯戒臣愚以爲帝王之治天下與儒生克己不
同譬克己則所治專在己橫逆之來儘可以安人待
之若治天下則必使人知畏治而後不敢輕於犯法
我皇上授天自信自不屑斤斤計較宂蟻蠕動之微
卽臣夙無學識亦明知聖天子百靈擁護更不必沾
沾作將來預防之慮所賞皇上正在勵精圖治之時
遇事過於寬容內外臣工或恃寬縱因循玩惕天性仁慈必不肯認

眞鋤奸刷弊於吏治民生亦有關礙伏祈聖主垂念
刑賞爲馭世大權火烈則民鮮死法行則民知恩闢
後一切訐謨雨露之餘不廢泳霜方與春溫秋肅之
天道朋合傳臣民感知畏法而不敢輕犯其所惠愛
保全者多矣九月初四日撫軍永公奉到硃批汝差
人傳知尹壯圖此次所奏尙是朕留覽欽此是月值
秋季回蒙定省並祝先祖母壽辰復赴書院冬十二
月府君自省歸堅辭內長陵力白先祖母精神漸減
各憲亦難相強時本縣縣謂書院落成卽延請主講
雖館穀不豐府君欣然馬

甲子府君六十七歲主講本邑書院每課生童二百餘
卷府君批閱甚詳循循善誘文風日蔚初年獲雋者
二人越二年相繼發者則有李君先德楊君淇堂叔
與圖湯君聯榮李君端丑王君培本李君證堂鍾君
廷華皆少年英雋是歲不孝中式冬十月豎從弟
佩蓀計偕北上府君親送於都門寓所時先祖母
八十有六不惟視聽不衰步履亦健居亦無多鼠夜轉
不寐府君以始母可上慰慈心多設護更不必沾
阿迷卿歸寧數次又令叔母暨二姑姐讌論流

連竟日府君亦有關礙伏祈聖主垂念
值宿府君頻頻省視少痛則請於先祖母素不善
疾然每值府君他出輒病府君歸輒愈以故府君不
敢輕離左右
乙丑府君六十八歲每晨必到書院課士比先祖母殮
膳無不趨回省視服侍湯藥先邑之寺廟皆爲題方
丈大字又嘗取行樂手卷作蝯頭小楷凡少時以至
林下所著詩文爲編書於其上計字數十萬有奇蓋
同堂之不篤也則著聞遠見弟姪論恤男女之無別也
則著嫂叔不親授論又增七款艾撰蒙以養正論並
榜於堂之兩楹子貢成得編目警心居恒講理學綱
角時與德陽叔祖研之甚洽比年遠出相見爲難

生是家居對榻或旬餘朝夕講論孜孜不倦
七月只女弟生六月知不孝珩會試未第而從弟佩
蓉已提聞引見蹤頭蒙恩以主事用即於九日赴省
遞謝恩先祖母旋染患甚劇諸父差人迎至阿迷
遇諸途大駭兼程趨回調理數日乃瘳而府君亦於
是得腹疾矣維時不孝珩自京言旋相國朱文正公
寄書致意有楚珍我師之語並寄玉如意爲壽蓋文
正公與府君相契最深相知最久比年歸養尤注意
懃懃懇懇

丙寅府君六十九歲入春以來腹疾漸甚而赴院閱課
親膳定省依然如前維虞祖母知覺頗諱其疾值眷
季弟歸仍同叔父率領不孝弟兄輩親往致祭府君
精力雖衰而愛主之忱倍摯比歲家居邸抄莫覩朝
政罕得與聞時切辜恩之懼每與諸父聚談輒欷歔
感不置云

丁卯府君七十歲往歲先祖母健時上元節凡邑有伶
工戲娛之頻無不命設以博勝下歡至是咸禁止之
二月腹疾又作仍強爲支持生徒課卷半令七叔父
閱看然前茅必自詳定加批其侍先祖母也則拄杖
往時無一遺忘者

戊辰嘉慶十三年府君七十一歲正月堂弟佩蓉自
幅以示康健屢訓之曰余受主恩深重無可報効惟
望汝等勉體吾意勝在家趨侍多矣余當攜爾拜掃
白雲山先塋即由此行珩唯唯山故陡峻離城八十
里府君不以爲勞瀕行諄諄致囑而孰知竟成永訣
耶府君自山回腹疾又作不孝環素多病惟不孝恩
請醫侍藥府君仍恐貽祖母憂不肯宣露晚年頗嗜
觀魚植卉不孝恩購奇石名花以進頗支拄精神強
爲部署小除日凡年例分遺百餘人下逮臧獲恒如
往時無一遺忘者

戊辰嘉慶十三年府君七十一歲正月堂弟佩蓉自

擊三叔父大慟亦爲之流涕恒鬱鬱不釋二月後飮
食益少泄瀉漸劇不孝恩同次兄女弟輪流侍奉少
差則注望不孝珩春闈捷音猶手書勉勵時先祖母
昏耄益甚府君疲憊倍形閔五月朔疾愈重不孝恩
頻進參餌覺少差然元氣已耗二十三日雖猶支撐
趨視祖母二十四日則寸步難移乃口授遺疏命不
孝恩書之言不及私再問己端坐搖手而逝嗚呼痛
哉時不孝恩在京甫接府君勉勵手書並賜紀夢詩
章內有雙鶴聯翩蓮房滿室之句不孝珩已極駭異
因思蓮座近佛鶴馭素軺寫幻夢未必有據孰意

八月初八日從弟佩棻自署聞府君遺疏已有差官
賫赴灤河投遞俄而家中訃至矣嗚呼痛哉不孝等記
卽日匍匐歸里苫塊餘生和淚濡墨謹就不孝等記
憶所及隨譜疏證於下並補敘丙辰以下十三年事
挂漏或不能免增飾則不敢蹈記曰父沒而不能讀
父之書遺編具在墜緒茫茫不孝等所爲椎心泣血
而大懇隕越也府君天性孝友弱冠上侍曾祖母鄧
能體察形聲比事大炎大母無不先意承志昆弟五
人終身同爨怡怡無間一族之廿亦必共嘗四世一
堂一力主持不倦自奉居與行公請崇祀鄉賢

義之爲必男以正率家以寬御下及門之士先後景
附而聲氣援引門戶爭勝之見卒未嘗有落職以來
絕無觸望比徵召回籍奏事自視益復欲然事事克
己而待人則恕甚橫逆之來仍包容聽其自化所在
翕然人之見之者以爲如坐春風鄉黨宗族咸所欽
慕歿之日無不失聲傷悼學問文章耄而猶勤品藻
作者不失銖銖凡指摘奧窾一以細心體之多得精
意裒集筆墨有詳批綱挈性理語錄文稿四卷奉和
御製詩及所過名山詩共二卷俱藏於家有待付梓

府君歿之十月同里

由學申詳大吏咨部具題於庚辰年十一月二十日
邀奉恩命得膺祀典茲將年譜先行敬刊伏乞大
人先生賜覽
道光五年十一月不孝佩珩 恩珩敬續

忠文靖節編

吳江張方湛玉川述

楊忠節公名廷樞字維斗江南蘇州府吳縣人崇禎庚午解元東林後繼揅復社文章聲氣主盟一時本朝平定江南辟地蘆虛汎舟崔葦閒順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以未薙髮爲官兵所執至泗洲寺見巡撫土國寶勸諭不從曰頭可斷髮不可斷二十八日以血書其衣并賦詩十二首寄歸五月初二日遂見殺學者私謚忠文先生

明史本傳

南京失守蘇常相繼下于是廷樞聞變走辟鄧尉山中久之四方弄兵者羣起廷樞負重名咸指目廷樞當事者執廷樞好言慰之廷樞嫚罵不已殺之蘆虛泗洲寺首已墮壁從項中出益膺門人迮紹原購其屍葬焉

本朝賜謚忠節

分湖志云聲由項中出曰生爲大明臣死作大明鬼謹案聲由項中出則有之豈能歷歷復爲人言哉二句不過襲用公語耳

家書

史可法已死天下事不可爲矣聞五月初十日南京城破帝于一鼓出奔予恨不爲揚子江頭凌御史然又恐死而無益凡爲臣子者無刻不思報效君父空空一死雖曰盡忠其實一無報效之處于心終有所不快不如苟延性命于旦夕見幾而作倡義與師雖一成一旅成敗杳不可知庶幾盡臣子報效之心滿腔碧血牛點忠魂未始不在流離竄伏中也爲此特

寄家書自今以後可無念予予將乘一葉扁舟入太湖中去三萬六千頃煙波浩蕩逋臣于此可以遷延歲月非敢置君父于不聞也南北兩京一朝失守然太祖皇帝之聖子神孫皆在昔孺子篡而光武中興欽宗狩而紹興復建前代之事昭昭可見設有忠臣義士出而扶持舊主恢復大業即治予以竄逆之罪固所不辭否則本朝養士三百年水盡山窮雲遮日莫尚有此不怕死之孤臣行吟湖土決不食新朝之祿開各城之門如趙之龍輩所爲也取旂先登舊臂

一呼必有起而相應者卽或昊天不弔國祚竟亾亦當生爲大明之臣死作大明之鬼刎頸斷首直意中事耳我家累世書香清芬相續爾曹各自閉戶讀書謹守遺澤勿以亏之存亾爲慮五月二十四日虎邱舟次寄

明季遺聞云乙酉稱宏光元年實順治二年也

大清兵破歸睢巡按御史凌駟死之遺書于師曰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錢塘江上伍相國也五月初九日　大清兵由老鸛河渡盡抵南岸初十日閉京師各城門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宏光與諸內臣雜坐酣飲一鼓出奔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開各城門以待　大清

兵

家書

十三日往鄧尉看梅花花正大放旦不給賞亏雖生長姑蘇卻從未游此此時香生鼻觀心曠神怡竟忘此身在則棘中也俄而忽聞黃石齋被誅不覺爲之愕愕世事日非作何了局也中清靜可以卜居擬結

數椽暫時息足但未知得遂此志否二月十五日寄

訪迦陵上人

上人名靜覺號迦陵居觀音山之南甫庚丙戌三月亏在齋堂中遇之清談竟日臨別贈以詩曰閒道孤山卻在斯萬方多難日一鴈獨棲時世遠心無近凝雲馳意未移歸途指鄧尉且喜夕陽遲

覆陸聖謀書

與足下別纔一月耳目之所見無非不平之事耳之所聞盡是傷心之語復何言哉然胸中耿耿只此一段何時吐出想足下清夜念及之亦代爲躊躇也頃承厚貺并以好言相慰且感且愧惟有在蘆葦叢中望空遙拜而已停雲伊邇落日增悲敬覆不盡

伍子灘

分湖東南石蕩口有伍子灘土人相傳子胥入吳處亏謂子胥從郤中至姑蘇無緣經此丙戌九月往訪友人蔣子明路出其地口占二絕

蘆花秋老尚存根一片遙灘認水痕吳國忠臣楚孝子可憐無處弔孤魂

江水浮來自郢濱無緣繞道及湖滸此閒吳越平分地莫遣吳臣作越臣

家書

太湖東南四十里即予昔年課讀之蘆墟也其地頗有舊交舟行所至可以隨處停泊村酒山肴盤桓竟日皆戀戀有故人之意舟中炊煙偶斷無不以糧相餉然予豈藉此以圖一飽哉無可措手苟延性命蘆中窮士昔周伍相國今揄著鄙人矣鄙中親友如有念我者來我于分湖石蕩湖可也十一月初七日奇

寄許滄庵

別來五載公私塗炭回念東林聚首時縱談事變髮指眥裂曾幾何時而復社諸友風流雲散僅有存者即弟竄身鄧尉匿跡蘆墟深負國恩不知所報雖生猶死惟念吳頭越尾故人宛在必有所以教我者敬述數行略呈近況區區不盡之意尚祈先生諒之

與汪休仲書

僕蓬蒿水濱以舟爲舍刻刻皆驚風駭浪也流離之苦于斯極矣中秋佳日念梧桐清陰神魂欲往奈朝夕異聞身不自主方將奔走不暇何心與足下放懷痛飲共賞明月乎世事日乖數莖終恐不免未知能與足下共起世外否念之不勝憤涕足下如有暇早來一晤言固所願也非知己亦不敢語者常托君求內兄相懇窮途之中殊爲面赤緩急人所時有高明或不怪說也先此草復不盡

分湖志載長水金石麟梧月吟序云汪子軒霞其齋有半額如月未盈題曰梧月軒復庵子筆也慨自大雅淪胥清流逝只癰癰天步依春冥而翳愁隆隆日絲趁秋濤而流恨醉鶯花于文酸諸我焦琴煮伯汝于墨颺歌茲脫籜鳳林蓁蓁高人飲梧露之英鶴潔漯漯仙子汎月華之駕婆娑畫影猶飛揚子之魂鬱渤騷腸欲灑雪公之涕聊揚枕屑用綴珠林謹案梧月軒在南莘塔即忠節公下帷處易亭遺老名元啓題詠氏家乘後云軒霞性至孝尊甫明衡先生有梧月吟兩章先後和者甚眾後遂以名其軒軒霞聚翠言于四壁先君詩云怕踐階前一片石遺書猶自滿繩床讀者爲誉句

蘇州有明朝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于古人積學高文名常滿乎宇內爲孝廉者一十八載生世閒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名教綱常之重任願爲朱室文文山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年其月則仲夏之月才隱遯于山阿忽罹陷于羅網時遭其變命付于天雖云突如其來吾已知之久矣轟轟烈烈視死如歸炳炳煩煩成仁無愧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須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辜累朝所受之恩魂惘惘而升天當爲厲鬼氣英英而墜地期待來生舟中書志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俟異日願我知己面付遺孤如痛父母卽思忠孝垂沒之言以此爲訣四月廿八日舟中血書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忠文靖節編 卷第二 七 世楷堂藏板

吳江縣志云楊廷樞受業太學陳元素以恩貢領崇禎庚午應天解元避地虛遷鄧尉眞如塢順治四年爲官兵所執見巡撫土國寶勸諭不從以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忠文靖節編 卷第二 八 世楷堂藏板

血書衣并賦詩十二章寄歸五月二日見殺賴門人迮紹原陸聖謀力得成殮分湖志云迮紹原字休仲葬塔人爲邑諸生師事楊廷樞廷樞遇害縣首于市紹原覰其首而殮焉同時有陸山斗字聖謀者亦與其事謹案山斗趙田人楊震伯戒子遺囑云先文忠被難日賴門人迮軒霞紹原力得以成殮每祀先文忠必以配享戒子孫無怠

絕命詞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忠文靖節編 卷第二 九 世楷堂藏板

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先生今日之事乃其志也西月廿四日被縛餓五日未死大罵卒未殺不知尙有幾日死偏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信國燕市時無異俯仰快然可以無恨覺一生讀書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遺墨以俟後人知之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于今重復有斯人

氣概凌空死不難蓑宏血淚未能乾夜來星斗中天粲一點忠魂在此間

社稷傾頹已二年偷生視息亦何顏祇今骸骨還天
地方信孕生不苟然
篤賊常山有舌鋒日星炯炯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
後夜半聲傳遠市鐘
髮膚楚痛性情覓認取神明絕不干白刃交加鞭撻
下仰天長嘯自然安
絕粒數朝猶未死胸中浩氣殊不已千年尚有取夷
齊燕市七日亦可擬
嬌兒未在眼前看骨肉奔離亦可憐留語他年成立
後毋忘忠孝是家傳

道南一脈至于今莊簡勳猷勒鼎銘端孝家風眞孝
友貽謀應不愧斯人
生平知己偏天涯忠孝相期爾我知況有及門諸弟
子可憐患難不同時
男兒有志未能伸空負先朝豢養深三百年來培育
士願將殘骨報皇恩

吳江縣志云以血書衣并賦詩十二首寄歸謹案
當即此詞也惜又忘其一二

告示

吳江縣正堂丁爲勸諭事照得前明解元楊維斗先
生當我
朝定鼎之初先生遁跡空門不遵
國制受死于永安橋下所謂逆天者亾其死固宜但
其不忘故國培養士類之恩欲完髮以見先人無貪
祿苟延從容就義先生之志行誠堪表坊世俗者也
始經泗洲寺僧立木主于寺中本署縣因公偶過其
地見先生木主在寺之敗廡頹簷下因愀然動念思
欲建祠于先生之受死故處尋至永安橋下先已見
有社倉一區竊意往迹將泯輒歎息流連不忍置及
至迤南設有義學一所思建先生木主于學中第憑
靈非舊無以妥慰精魂擬移社倉于義學處所改義
學于永安橋邊入先生木主即以楊公祠名仍兼義
學斯一舉而三善備焉然神清風爲克舉此已而
謀之紳士會有沈莊具有同心願捐地畝計值一百
二十兩用移社倉並有陳文星郁大業等慨然任爲
己任各願捐資興建于四月十九日興工可見該生

等忠孝存心有追溯前哲而契同好者矣准是工費浩繁必得眾擎易舉合亟出示勸諭爲此示仰紳衿士庶人等知悉須念闡揚忠孝原以砥礪風俗人心務各爭先樂輸俾得祠宇速成爾捐助諸名將來附勒碑陰當與先生竝垂令聞于不朽特示

乾隆十年五月十九日示

楊公祠在泗洲寺東宋安撫橋北乾隆十年邑令衛陽丁元正建并爲之記云方鳩工而亏不獲蔵其事代亏者爲熊君晉與分湖巡司史君遷義醵金之以爲考獻徵文之助癸卯春日同里沈楙悳識

修建如前議

楊忠節公靖節編蘆墟張分厓先生所述也先生爲三吳名宿及門問字者數千人惜艱于所遇卷凡十薦而不售晚更肆力于古所著學林裁略諸書俱未刊刻此編葢其隨手所錄楊公垂歿之言大半採入吏乘然如與迮休仲書余僅于三江漁父存一錄中見之其餘未知所本然則當年之散佚者多矣故登之以爲考獻徵文之助癸卯春日同里沈楙悳識

張義潮傳

張義潮五代史記吐蕃傳東都事略西蕃傳並作張義潮舊唐書宣宗紀再修功德記石本及撰抄州及杜牧撰抄州刺史張公舉墓誌並作張義潮考李氏再修功德記石本亦作義潮大中二年賜沙州僧政洪辯敕書及通鑑考異引沙州人通鑑李氏再修功德記及張延綬傳並稱南陽張公舉其舊望五代史記作義潮涼州留後孫超將拓拔承謙對唐明宗問孫超等世家稱張掖人張義朝云云是以義潮里貫爲張掖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開元天寶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羈縻西番三十國軍鎮監務大小三百餘戍守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沒五代史吐蕃傳惟沙州至大歷中尚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閻朝縱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又二歲糧械皆竭始以城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唐書吐蕃傳案吐蕃傳不明記周鼎守沙州之年而敘於元和十四年吐蕃寇鹽州之後穆宗即位之初閻朝之降在元和之初考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元和之末者考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在元和十一年中大歷十四年賜洪辯等使上表安閭二人名不見他書唐書吐蕃傳方鎮表通鑑吳安通鑑考異引李氏再修功德記及通鑑長編並稱南陽張公舉其舊望五代史記作義潮涼州留後孫超將拓拔承謙對唐明宗問孫超等世家稱張掖人張義朝云云是以義潮里貫爲張掖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開元天寶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羈縻西番三十國軍鎮監務大小三百餘戍守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沒五代史吐蕃傳惟沙州至大歷中尚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閻朝縱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又二歲糧械皆竭始以城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唐書吐蕃傳案吐蕃傳不明記周鼎守沙州之年而敘於元和十四年吐蕃寇鹽州之後穆宗即位之初閻朝之降在元和之初考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在元和十一年中大歷十四年賜洪辯等使上表安閭二人名不見他書唐書吐蕃傳方鎮表通鑑吳安通鑑考異引李氏再修功德記及通鑑長編並稱南陽張公舉其舊望五代史記作義潮涼州留後孫超將拓拔承謙對唐明宗問孫超等世家稱張掖人張義朝云云是以義潮里貫爲張掖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開元天寶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羈縻西番三十國軍鎮監務大小三百餘戍守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沒五代史吐蕃傳惟沙州至大歷中尚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閻朝縱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又二歲糧械皆竭始以城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唐書吐蕃傳案吐蕃傳不明記周鼎守沙州之年而敘於元和十四年吐蕃寇鹽州之後穆宗即位之初閻朝之降在元和之初考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在元和十一年中大歷十四年賜洪辯等使上表安閭二人名不見他書唐書吐蕃傳方鎮表通鑑吳安通鑑考異引李氏再修功德記及通鑑長編並稱南陽張公舉其舊望五代史記作義潮涼州留後孫超將拓拔承謙對唐明宗問孫超等世家稱張掖人張義朝云云是以義潮里貫爲張掖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開元天寶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羈縻西番三十國軍鎮監務大小三百餘戍守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沒五代史吐蕃傳惟沙州至大歷中尚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

自號宰相與鄯州節度使尚婢婢搆兵連年不決大中四年恐熱大暑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藉塵下內怨皆欲圖之唐書吐蕃傳及通鑑義潮乘隙一旦率衆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梃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因防禦使周丕請命於朝唐書吐蕃傳五年正月壬戌表聞八月義潮復遣兄義潭州人李明達李明振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並獻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圖籍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慰使拜明達河西節度衙推兼監察御史明振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御史中丞吳安正等亦授官武衛有差十一月詔於沙州置歸義軍領沙甘瓜肅鄯伊西河蘭岷廓十一州以義潮爲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金吾大將軍特進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兼採兩唐書本紀唐書吐蕃傳方鎮表通鑑吳安通鑑考異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勅李氏再修功德記案通鑑義潮附及地拜歸義軍節度使從唐紀十一月拜歸義軍節度使從唐紀十一月賜洪辯等敕有賜議潮敕及通鑑考異引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安閭二人名不見他書唐書吐蕃傳方鎮表通鑑吳安通鑑考異引李氏再修功德記及通鑑長編並稱南陽張公舉其舊望五代史記作義潮涼州留後孫超將拓拔承謙對唐明宗問孫超等世家稱張掖人張義朝云云是以義潮里貫爲張掖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開元天寶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羈縻西番三十國軍鎮監務大小三百餘戍守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沒五代史吐蕃傳惟沙州至大歷中尚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閻朝縱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又二歲糧械皆竭始以城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唐書吐蕃傳案吐蕃傳不明記周鼎守沙州之年而敘於元和十四年吐蕃寇鹽州之後穆宗即位之初閻朝之降在元和之初考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在元和十一年中大歷十四年賜洪辯等使上表安閭二人名不見他書唐書吐蕃傳方鎮表通鑑吳安通鑑考異引李氏再修功德記及通鑑長編並稱南陽張公舉其舊望五代史記作義潮涼州留後孫超將拓拔承謙對唐明宗問孫超等世家稱張掖人張義朝云云是以義潮里貫爲張掖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開元天寶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羈縻西番三十國軍鎮監務大小三百餘戍守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沒五代史吐蕃傳惟沙州至大歷中尚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

百戶兼採兩唐書本紀唐書吐蕃傳方鎮表通鑑吳安通鑑考異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勅李氏再修功德記案通鑑義潮附及地拜歸義軍節度使從唐紀十一月賜洪辯等敕有賜議潮敕及通鑑考異引李氏再修功德記及通鑑長編並稱南陽張公舉其舊望五代史記作義潮涼州留後孫超將拓拔承謙對唐明宗問孫超等世家稱張掖人張義朝云云是以義潮里貫爲張掖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開元天寶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羈縻西番三十國軍鎮監務大小三百餘戍守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沒五代史吐蕃傳惟沙州至大歷中尚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閻朝縱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又二歲糧械皆竭始以城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唐書吐蕃傳案吐蕃傳不明記周鼎守沙州之年而敘於元和十四年吐蕃寇鹽州之後穆宗即位之初閻朝之降在元和之初考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在元和十一年中大歷十四年賜洪辯等使上表安閭二人名不見他書唐書吐蕃傳方鎮表通鑑吳安通鑑考異引李氏再修功德記及通鑑長編並稱南陽張公舉其舊望五代史記作義潮涼州留後孫超將拓拔承謙對唐明宗問孫超等世家稱張掖人張義朝云云是以義潮里貫爲張掖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開元天寶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羈縻西番三十國軍鎮監務大小三百餘戍守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沒五代史吐蕃傳惟沙州至大歷中尚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

校吏部尚書兼金吾大將軍特進食邑二千戶實封三

西歸義沙門亦與有勞焉其遣使殆與義潮同在正月也又杜牧撰敦煌僧正慧超除臨壇大德故賜勅在五月也又有遂使悍戾者好空惡殺義勇者多邑地宜峻語蓋亦歸義時有功沙門之一撰華嚴音義者即此人也附著之以彰忠義懿宗咸通二年義潮自將漢兵七千人復涼州遣使入告捷唐書方鎮表咸通三年以河西三州隸涼州節度使李氏再修功記張惟深名上存沙瓜伊西口河等州節度使兼司徒等州在咸通記云唐書方鎮表咸通十三年卒者惟敦於命族子淮深徐望伯代守瓜州刺史張淮深卒弟淮深嗣爲節度淮深卒詔淮深嗣爲節度景福元年朝命許之賜瓜州刺史索勳勳乃白爲節度使時接書又以義潮爲歸義軍長史於義潮初拜歸義軍節度及克涼州以前河西節度使兼涼州刺史充之治沙州也七年七月遣使貢方物表以明振長子弘愿充沙州刺史墨離軍押蕃落使弘愿合併爲一使刺史兼節度副使次子弘定充

以咸通十三年遷伊西等州節度尤不知所據咸通中除設涼州節度外不聞歸義軍諸州中又析出伊州節度所轄諸州又析出西州別立伊西節度也通附正之於此自河西歸朝廷邊陲無事者歷五朝垂六十年張氏世守之蓋終唐之世云張氏世守河西其世次可考者止於乾宗中此後當仍是張氏宋史沙州傳謂至宋時張氏之後絕而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當得其實又五代史記吐蕃傳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白號白衣天子敦煌石室所出白衣王畜卽張奉成是義潮末孫其以咸通中仍文中金山國聖文神武帝與宋惠信勢共仰文中金山國聖文神武帝與宋惠信勢共仰文中金山國聖文神武帝與宋惠信勢共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６１
作者＝
页数＝７７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